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亚森·罗平探索全集 (4)

三十口棺材岛



亚森·罗平探案全集 4

金三角

李振球 智莉 译

第一部 火星雨

一 柯拉丽妈妈

还不到六点半，天就很黑了，两个士兵来到卡利拉博物馆对面，谢洛街和彼埃尔—夏龙街的交叉路口。两个当中，一个穿天蓝色步兵军大衣，另一个是塞内加尔人，穿浅灰毛料军服，紧腰上装，肥大的短裤，这是战争期间朱阿夫军团和非洲军团的着装。他们两个一个只有一条左腿，一个只剩一条右臂。

他们绕街心广场转了一圈，停下来。街心广场中央是一丛美丽的矮雪轮花。那个士兵扔过去一支香烟，塞内加尔士兵拾起来，猛地抽了几口，然后用拇指和食指把它掐灭，放在口袋里。两人都没有说话。

就在这时候，从卡利拉街又走来两个士兵，他们的军服有点不伦不类，看不出什么兵种。不过，其中一个戴着朱阿夫军团的小圆帽，另一个则戴着炮兵帽子。前者手里拄着丁字拐杖，后者撑着手杖。

这两个人倚在人行道旁的书亭上。

又有三个人分别从彼埃尔—夏龙街、布里塔尔街和谢洛街走来。他们一个是独臂轻步兵，一个是瘸腿工兵，一个是髌骨受过伤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他们一直朝前走，走到一棵树旁，靠在那儿。

他们七人没有进行任何交谈，仿佛互相都不认识，也没有注意别人。

他们一动不动地靠着树或书亭，或站在雪轮花前面。这是一九一五年四月三日的晚上，难得有几个行人走过这条光线幽暗的冷僻街口，也没有人去注意这几个站立不动的人影。六点半的钟声敲响了。

这时面向广场的一幢房子的门开了。一个男人从门里走出来，然后把门关上，穿过谢洛街，绕着广场走了一圈。这是一位穿着卡其服的军官，头戴红色警帽，帽子上飘着三根金色的饰带，头上的绷带把额头和颈背都遮住了。这人很高很瘦，右腿是木制的假肢，拄着一根拐杖。

这位军官离开广场，走到彼埃尔—夏龙街，然后转过身四处张望。

他仔细地观察广场中的一棵树。用拐杖头轻轻地顶了一下往外突出的肚子，收收腹便又走了。

这回，他决定沿着彼埃尔—夏龙街走到巴黎市中心去。因此他来到香榭丽舍大街，上了左边的人行道。

他又走了二百多步，这里有一家大旅社，正如告示上写的，已改名为野战医院。军官在不远处隐蔽着，等候着。六点三刻过了，七点的钟声又响了。

又过了几分钟。

从医院走出来五个人，接着又出来两个人。最后从门厅里走出一个女郎，穿着有红十字标志的蓝大衣。

“就是她，”军官自言自语道。

她从他刚才走过的路，到达彼埃尔—夏龙街，又迈上右边的人行道，径直朝谢洛街口走去。

她步伐轻盈、矫健而有节奏。她走得快时，蓝纱巾在她肩头飘动。她的大衣虽然很宽大，但人们还是看得出她臀部扭动和青春的风度。

军官一直漫不经心地跟在她后面，并一边抡着他的手杖，像一个在街头闲逛的人。

这时，街上除了这个军官和女郎以外，根本看不到别的人。可是，当女郎刚刚穿过马尔索街的时候，早就停在街上的一辆汽车开动了，朝着那年轻女人前进的方向行驶，在她身后，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

这是一辆出租汽车。军官注意到了两点：车里坐了两个男人，其中一个留着浓密的小胡子，头上戴一顶灰毡帽，几乎一直把身子探出车外，同司机说着话。

可是护士头也不回地往前走着。军官换到另一边的人行道上，加快了脚步，因为那护士离街口越来越近，汽车加快了速度。军官从他所在的地方打量了一下广场，但不管他的目光如何敏锐，黑暗中，根本看不见那七个残废军人。此外，这时候根本没有任何行人，也没有任何车辆。天幕下，黑暗中，在两条宽阔的街道交叉口上，唯有垂着窗帘的两列有轨电车划破沉寂的夜色。年轻女郎也在注意观察街上的情况，但她似乎没有发现令人不安的迹象。她没有一点迟疑不决的表示，一直跟在她后面的汽车也并没有使她感到惊讶，她没有回过一次头。然而汽车追了上来，在广场边上，离那护士最多只有十至十五米的距离行驶着，当她专心地开始朝树林走去时，汽车又逼近一步，离开了车道，沿着人行道行驶。靠人行道对面一侧，即左侧，把身子探出车外的那个人，这时打开车门，站在了踏脚板上。那军官又急忙赶过来，也顾不上被人发现。事情已到千钧一发之际，这些人似乎对一切都毫不在乎。军官把哨子放在了嘴上。毫无疑问，预料中的事即将发生。

果然汽车戛然而止。

两个男人从两边车门跳出，冲到广场的人行道上，离书亭只有几米远。

随着年轻女人的一声惨叫，军官尖利的哨音同时响起。说时迟那时快，那两个男人抓到了猎物，就迅速往车里拖。而那几名残废军人好像是从树洞里窜出来的一样，奋力追赶着匪徒。战斗持续时间不长。可以说没有战斗。司机一发现有人伏击，便以最快的速度驾车逃走。而那两个男人见事情败露，又见面前举着这么多的手杖和拐杖，军官还用枪瞄准他们，就丢下那个女人逃走了。为了怕中弹，他们左躲右闪，最后消失在布里塔尔街的黑暗中。

“快追，亚邦，”军官对一只胳膊的塞内加尔人吩咐道，“去捉一个来见我。”

军官扶着那个吓得浑身打战的年轻女人，她差点晕过去了。他十分关切地对她说：

“别怕，柯拉丽妈妈，是我，贝尔瓦上尉……帕特里斯·贝尔瓦……”

她含糊不清地说：

“啊！是您，上尉……”

“是的，是您的朋友们，您在野战医院护理过的伤员，我从康复中心把他们找了来保护您的。”

“谢谢……谢谢……”

她声音颤抖着，又问：

“那么其他的人？那两个男的呢？”

“跑了。亚邦正在追捕他们。”

“他们想要我干什么？你们怎么会奇迹般地出现在这里？”“这个问题我们留到以后再谈，柯拉丽妈妈。我们先谈谈您吧。我把您带到什么地方去呢？您看，您应当到这里来……恢复和休息一下。”

在一个士兵的帮助下，他把她扶进三刻钟以前他从那里出去的那间房子里。

年轻女人顺从了他。

他们走进底层的客厅，他打开电灯，那里烧着一堆柴火。“请坐。”他说。

女人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接着上尉吩咐道：“你，普拉尔，到餐厅找一个杯子来。你，里布拉，到厨房去拿一瓶凉水来……夏特兰到柜子里拿瓶朗姆酒来……还有……”“还有，”她笑着说，“只要一杯水就够了。”现在她苍白的两颊恢复了红润，嘴唇有了血色，洋溢在脸上的笑容恢复了自信。

这张脸充满了妩媚和温柔，五官端正，皮肤细腻，表情像孩子一样的纯真、好奇；她在看东西的时候，两眼总是睁得大大的。但这和蔼和温柔，又常给人一种坚毅的印象。她目光深沉，前额被白护士帽下的两条黑带遮住了。

“啊，”当她喝完一杯水后，上尉高兴地说道，“您看起来好多了，柯拉丽妈妈，是吗？”

“是好多了！”

“好极了！可刚才真可怕！多险啊！那么应该弄清楚，搞个水落石出是吗？现在，小伙子们，过来向柯拉丽妈妈问好。嗯，伙计们，是谁说的，过去柯拉丽妈妈把我们照料得舒舒服服，把枕头拍得又松又软，让我们的脑袋一睡上去就陷进去了，我们将来也要照顾她，像孩子照顾自己的妈妈那样？”他们这些断臂的，缺腿的残废军人都赶紧向她围拢来，高兴地看着她。她亲切地同他们握手。

“里布拉，怎么样，这条腿好了吗？”

“不痛了，柯拉丽妈妈。”

“你呢，瓦蒂内，你的肩膀怎样？”

“一点伤疤都没有了，柯拉丽妈妈……”

“那么你呢，普拉尔？你呢？尤利斯？……”她越来越激动，把他们称为她的孩子。

帕特里斯大声说道：

“啊！柯拉丽妈妈，瞧您流泪了！妈妈，妈妈，您是多么关心我们大家。当我们躺在手术台上，为了不叫喊而克制着自己的时候，我们看见您的眼里滚动着大滴大滴的泪珠。柯拉丽妈妈是为她的孩子们流泪。那时我们就更咬紧牙关不吱声了。”“我呀，哭得更凶了，”她说，“因为你们是怕我难过。”“今天您又哭了。啊！不，这是够伤心的！您爱我们，我们也爱您。没有什么值得悲伤的。那么柯拉丽妈妈，笑一笑吧……喏，亚邦回来了，亚邦总是笑嘻嘻的。”

她赶快站了起来。

“您相信他能逮一个回来吗？”

“当然，我相信！我告诉亚邦揪一个回来，他准能办到。我只担心一件事……”

他们都向门厅走去。塞内加尔人已经上了阶梯。他的右手拎着那人的脖子，应该说拎着一件破衣服更恰当，真像牵个木偶。上尉吩咐：

“放开他，”

亚邦松开手，那人倒在门厅的地上。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军官喃喃地说，“亚邦只有一只右手，可他这只手如果掐着某人的喉咙，这人就非毙命不可，否则就是奇迹了。德国鬼子可领教过他的厉害。”

亚邦身材高大，皮肤黑亮，一头鬃发，下颏上长着卷曲的髭须，左肩上的袖子空瘪瘪的，胸前挂着两枚勋章；亚邦的一边脸，一边下颏，和一半嘴唇被炸弹炸掉了。另一半嘴唇裂到耳根，总像在笑，也像对他面部的伤疤感到吃惊，虽然勉强做了整容和植皮，但依然如此。

此外，亚邦失去了说话能力。他最多能含混不清地发出咕哝声，因此人们得要他多次的重复才能明白他的意思。他一边反复地说着，一边轮番地望望上司，又看看俘虏，就像一只好猎狗对待它的猎物一样。

“好，”军官说，“只是以后手要轻一点。”他朝那人弯下身子，拍了拍，发现他只是昏厥过去，他对护士说：

“您认识他吗？”

“不认识。”她肯定地说。

“您肯定从没见过？任何地方都没见过这个人？”这个人的头很大，头发乌黑，涂着发蜡，胡须灰白。穿着裁剪得体的深蓝色套装，说明他生活富裕。

“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年轻女人说。上尉搜查那人的口袋，发现连个纸片都没有。“那好，”上尉站起身来说，“等他醒了再审问。亚邦，把他的手脚捆好，丢在门厅里，你在这里看着他。你们其他人，该回康复中心去了。我有钥匙。向柯拉丽妈妈道别，快走吧。”伤员们一一道了别，上尉把他们送到门外，又回来，把柯拉丽带到客厅，然后说：

“现在，我们来谈谈吧，柯拉丽妈妈。在解释之前，先听我简单说几句。”

他们坐在燃烧着的火炉前，火焰欢快地跳跃着。帕特里斯把一个坐垫塞到柯拉丽妈妈的脚下，又关了一盏灯，这灯似乎使她感到不自在，现在她自然多了，于是他马上说：“您知道，柯拉丽妈妈，我八天前出院，住在纳伊瓦马约街这家医院的康复中心附属病室。我每天早上在那里换药，晚上在那里睡觉。其他时间我就散步溜达，中餐和晚餐东家吃到西家，有时拜访一些老朋友。今天早晨，我在一家卖咖啡的餐厅里等一个朋友，我忽然听到别人最后说的几句话……应当向您说明一下，这间大厅被隔成两部分，中间的隔板一人高，一边作咖啡厅，另一边作餐厅。我当时独自一人在餐厅这边，那边的两个顾客背对着这边，我看不见他们，他们大概以为这边没有人，说话的声音很大，有些话被我听见了，于是我记在了本子上。”上尉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说道：

“这些话引起我注意是有道理的，您也会明白的。他们在说这些话之前，还谈了一些别的问题，什么火星、火星雨的问题，战前有过两次，是一种夜间信号，一旦发生情况就可以各就各位，立刻采取行动。这些您懂吗？”

“不懂……为什么呢？”

“您看，啊！我忘了告诉您，那两个人是用英语谈话的，他们用词倒很准确，只不过发音不标准，我肯定他们两个都不是英国人。我把这些话翻译给您听：

“‘那么，总之，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其中的一个人说，‘您和他务必在今晚七点以前赶到指定地点。’

“‘我们将赶到那里，上校。汽车已定好。’另一个人说。‘‘好，请记住，那小女人是七点离开野战医院。’“‘不用担心。绝对不会错，因为她老走那条路，经过彼埃尔—夏龙街。’

“‘您的一切计划都落实了吗？’

“ ‘ 一点一点都已落实。将在谢洛街尽头的广场上动手，即便那里有几个人也来不及救她，因为我们的行动会像闪电似的快速。 ’ ”

“ ‘ 司机可靠吗？ ’ ”

“ ‘ 我相信，我们给了他那么多的报酬，他会听我们的话的，这就行了。 ’ ”

“ ‘ 很好，我坐车到约定的地方等您。您便把那女郎交给我。这样我们就能控制局面了。 ’ ”

“ ‘ 弄到那小女人，上校，不能说不是件美事，那妮子真是太漂亮了。 ’ ”

“ ‘ 是很漂亮，我很早就见过她，但没能和她认识……因此这回我采取了迅速果断的措施。 ’ ”

“ 上校又说， ‘ 可能她会又哭又闹，大喊大叫。这更好！我喜欢有人抵抗……在我最兴奋的时候。 ’ ”

“ 说完他就哈哈大笑起来。另一个也跟着笑了。他们付了款，我也就立即起身走到门口去看，只有一个人从这个门走出去，这人嘴上留着浓密的髭须，向下垂着，头上戴着一顶灰毡帽。另一个是从侧门走的。这时街上只有一辆出租车，这家伙上了车，我就没有再追踪。仅仅……仅仅……因为我知道您是每天晚上七点钟离开医院，而且是从彼埃尔—夏龙街回家的，是吗？所以我就以为…… ”

上尉没说下去。年轻女人思索着，显出不安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她说：

“ 为什么您不告诉我呢？ ”

上尉说：

“ 告诉您！那么，如果说的不是您呢？为什么要打扰您？要是与您有关，您又该如何防范呢？您的敌人，一计不成，一定又会设置新的陷阱，谁知道呢？我们无法预料。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同他们斗争。于是我把这些在康复中心做治疗的您的者病号们找来了。我正好有个朋友就住在广场上，我请他在六点到九点把房子借给我用。这就是我所做的，柯拉丽妈妈。至于我现在做的，您都知道了，您对此有什么想法呢？ ”

她把手伸给上尉：

“ 我想，您把我从一场我自己一无所知，却十分可怕的危险中救了出来，我感谢您。 ”

“ 啊！不用谢， ” 上尉说，“ 我不接受感谢。对于我来说，成功就是快乐！不过，我要问您，您对这件事本身有什么看法。 ” 她毫不犹豫地坦率回答：

“ 我没什么看法。您对我说的所有这一切，没有一句话或者一件事能使我想起点什么。 ”

“ 您没有敌人吗？ ”

“ 没有个人恩怨。 ”

“ 两个劫持您的人要把您交给另一个男人，他说认识您，您认识他吗？ ”

她有点脸红了，说：

“ 任何女人一生中总会遇到一些公开或非公开追求她的男人。我不知道他是谁。 ”

上尉沉默了好长时间，然后说：

“ 那么我们只好通过审问俘虏来弄清一些情况了。如果他拒绝交待，那就对他不起……我就把他交给警察局，让他们去弄个明白。 ”

年轻女人哆嗦了一下：

“交给警察局？”

“当然，否则我拿他怎么办呢？这不是我的事，是警察局的事。”“不，不！”她着急地嚷着，“毫无意义！这样人家就会涉入我的私生活！……就要进行调查！……我的名字就会进入所有的故事中去！……”

“然而，柯拉丽妈妈，我不能……”

“啊！我求您，哀求您，朋友，再想个别的办法吧，只要不涉及到我！我不想让人谈论我！”

上尉看了她一眼，感到非常惊讶，她居然那么激动，他说：“不会谈到您的，柯拉丽妈妈，我保证。”

“那么，您要怎样处理这个人呢？”

“我的上帝呀，”他笑着说，“首先我要礼貌地问他愿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然后感谢他对您的关照，然后请他出去。”他站起来又说：

“您想见他吗，柯拉丽妈妈？”

“不，”她说，“我太累了！如果您不需要我，您就独自一人去审问吧，过后再把情况告诉我……”

由于护士工作的辛劳和刚才所受的惊吓，她确实显得精疲力尽了。上尉没再坚持，走出客厅，把门关上。她听他在说：

“喂，亚邦，你看好了吗？没什么新情况吗？你的俘虏呢？啊！您在这儿，伙计？您开始呼吸了？啊！亚邦的手是太重了点……嗯？什么？您不说话……啊！这样！可是，怎么啦？他不动了……妈妈，只怕是……”

他叫了一声，柯拉丽往门厅跑去，遇到上尉，他想拦住她，急忙对她说：

“别来，有什么用呢？”

“您受伤了！”她惊叫道。

“我？”

“您袖口上有血。”

“真的，没关系，是沾了那俘虏的血。”

“他受伤了？”

“是的，嘴里出血，血管破裂了……”

“怎么！亚邦是不是掐得太……”

“不是亚邦弄的。”

“那么是谁呢？”

“他的同伙。”

“那么，他们又返回来了？”

“是的，他们把他掐死了。”

“他们掐死的！不，这叫人难以相信。”

她终于推开了上尉，走到俘虏跟前。俘虏一动也不动，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脖子上系着一条两头有环扣的细的红丝绳。

二 右手和左腿

“又减少了一个坏蛋，柯拉丽妈妈，”帕特里斯·贝尔瓦把柯拉丽带进客厅，并随即同亚邦一起进行了调查以后说，“我看到这坏蛋的手表上刻着自己的名字：穆斯塔法·拉法拉约夫，请记住这个名字。”

他说这些话时，语气轻松，不再激动了，然后他一边在房子里走来走去，一边说：

“我们经历过多少磨难，看到那么多勇敢的人倒下去，柯拉丽妈妈，别为穆斯塔法·拉法拉约夫伤心落泪了，他是被同伙杀死的。不需要致悼词，是吗？亚邦已把他弄走了，趁现在广场上没人，把他拖到布里塔尔街，越过铁栅栏扔进卡利拉博物馆的花园里。那里的铁栅栏虽然高，但亚邦的右手不会有困难。这样，柯拉丽妈妈，事情就掩盖过去了，人家不会谈到您了，这回我可是要您感谢了。”

他笑起来。

“是要感谢，而不是问候。萨佩洛特是一个多坏的狱卒！那些人多巧妙地弄死了我的俘虏！我怎么就没有料到，第二个劫持人，就是那个戴毡帽的家伙，会去告诉等在汽车里的第三个同伙，而他们两人又会一起来救他们的这个同伙呢？他们来过了，当我和您在客厅聊天的时候，他们从便门进来，经过厨房来到与门厅相连的小门前，打开一条窄缝，那俘虏一直昏迷着被捆在那里，离他们两人很近。怎么办呢？不可能在亚邦的看守下把他拖出门厅。如果不救出他，他便会暴露和出卖他的同谋，那么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就不能实现。怎么办？于是一个同伙弯下腰悄悄地伸出手，把绳子套住俘虏的脖子，慢慢地慢慢地，不声不响地拉着环扣，直到他咽气。无声无息，一切都在静悄悄中进行。他们来了，杀了人，又走了，道声晚安，这就完了，他们的同伙永远说不了话啦。”上尉显得很高兴。

“俘虏死了，”他说，“明天早晨，司法部门将会在一个封闭的花园里发现一具尸体，而不了解任何情况。我们同样不知道。柯拉丽妈妈，我们永远不明白那些人为什么要绑架您。真的，我像狱卒，警察一样毫无用处，我甚至还不如他们。”他继续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虽然他少了一条腿，却并没有感到不方便，他每走一步，都要尽量带动大腿和膝关节，才能保持灵活，这样就引起臀部和肩膀的不协调。不过，他身材魁梧，举止潇洒，也就弥补了这种缺陷；而且他表面上对这种无关紧要的不协调表现得很不在意，这样这种不协调也就不明显了。他面部轮廓开阔，由于饱经风霜，皮肤黝黑，他坦率，诙谐，经常爱开玩笑。贝尔瓦上尉年龄在二十八至三十岁之间。他的风度使人想起第一帝国时期的军官们，兵营的生活赋予他们一种特别的神情，即便在沙龙里，在女人身边也改不了。他停下来欣赏柯拉丽。她美丽的脸庞上渗着汗珠。他在她身边坐下来，轻声地说：

“我一点也不了解您。在医院，护士和大夫们叫您柯拉丽夫人。您的伤员们称您妈妈。那么您夫家姓什么，娘家又姓什么呢？您结婚了吗？或者是寡居？您住在哪里？这些都一无所知。每天，您都在同一时间经过或离开同一条街道。偶尔有一个披着长白发留着胡须的男仆，脖子上围着围巾，戴着一副黄眼镜，陪您或者接您。也有的时候坐在院子里的同一把椅子上等您。有人问他，他从不回答。

“因此我对您一无所知，您是如此善良慈悲，我敢说，您又如此地美貌。

柯拉丽妈妈，可能由于我对您很不了解，所以我想，您的生活一定很神秘，要不就是很痛苦，对，很痛苦！您给人的印象是，您时时生活在痛苦和不安之中。您很孤独，没有人关心您的幸福和安全。很早以前，我就想……我就想着一件事，我等待机会找您谈……我想，您无疑需要一个朋友，一个兄弟来帮助您和保护您。我说得不对吗？柯拉丽妈妈？”

上尉说话的时候，年轻女人的心在收缩着，她要与上尉保持一点距离，她不愿意让他了解他谈到的那些隐私。她喃喃地说：“是的，您说得不对。我的生活很简单，我不需要保护。”“您不需要保护！”上尉更加激动地说，“那么，这些歹徒要劫持您？这个阴谋就是针对您的呀？劫持您的匪徒见阴谋败露，竟然杀人灭口啦？这难道还不是问题吗？我弄错了吗？您周围潜伏着危险，有一些铤而走险的仇敌，您需要有人保护，以免中了他们的阴谋，也不对吗？如果您不接受我的帮助……那么……那么……”

她仍然沉默不语，甚至变得越来越反感，以至具有敌意。军官用手指头敲着壁炉的大理石贴面，向柯拉丽说：“好吧，”他以坚决的口气说，“好，如果您拒绝我的帮助，那么，我将强迫您接受。”

她摇摇头。

“我强迫您接受，”他语气坚定地重复说，“这是我的义务，也是我的权利。”

“不，”她小声说。

“我绝对有权利，”贝尔瓦上尉说，“而这样做，是为了一个超出一切的理由，使我不必征求您的同意，柯拉丽妈妈。”“什么理由？”年轻女人望着他说。

“我爱您。”

他说得很明确，没有初恋者那种胆怯，而是像个为吐露真情感到自豪和幸福的男子汉。

她羞红了脸，低下了头，而上尉却欣喜若狂地说：“我不是逼您说出来，嗯，妈妈？我没有热烈的言词，也不下跪，没有大的动作，也不必握手。我只有几句话要对您说，不是跪着说。您不难了解我。是的，柯拉丽妈妈，您徒劳地装出不愿和人接触的样子，您很清楚我爱您，您老早就知道了。当您那双纤细手接触到我流血的头颅时，我们就共同播下了爱情的种子。别人的动作使我感到疼痛，而您的双手使我感觉充满着爱抚，无限深情的爱抚，还有您的无限深情的目光。我疼痛的时候，您给我抚爱，掉下眼泪。可是谁见了您会不爱呢？刚才那七位病友都爱着您，柯拉丽妈妈。亚邦喜欢您。这都是些单纯的士兵。他们保持着沉默。而我，我是上尉。我昂着头，无拘无束地大胆说了出来，请相信他吧。”

年轻女人用双手捂着她滚烫的面颊，上身弯下来，不言不语。上尉又以洪钟般的嗓音说：

“您明白吗，我是昂着头，毫无顾忌地大胆说出来的，您说是吗？如果战前我像现在这样残废，我是不会这样向您表露我的爱情的，我请您原谅我的冒昧。但是，现在……啊！柯拉丽妈妈，请相信，这时，面对着您这样一个我热烈爱着的女人，我甚至没有想到我是个残废。我也从没有想过我是否有点可笑或者狂妄。”他停下来，换了一口气，又站起身来接着说：“事情本该这样，人们应该懂得，这场战争中致残的人，不是受蔑视的、倒霉的和被生活抛弃的不幸者，他们是完全正常的人。对，正常的人！少一条腿，那

又怎样？它既不妨碍我的大脑，也不妨碍我的心脏。战争夺去了我的一条腿，一只胳膊，甚至夺去了两条腿，两只胳膊，我难道就没有爱的权利了吗？就只有忍受难堪或被人怜悯的痛苦吗？怜悯？我们不需要别人怜悯，不需要别人勉为其难地来爱我们，也不需要别人对我们的仁慈、怜爱。我们对女人所要求的，正如对社会，路人，对我们属于其中一部分的世界所要求的一样，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完全平等。”上尉又敲了敲壁炉：

“是的，完全的平等。我们，无论是瘸腿的、断臂的、失明的、畸形的、残缺不全的所有人，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决不比任何人弱，甚至可能还强一些。怎么样！这些人曾用两条腿快速地攻击敌人，一旦他们截了肢，就不如那些坐在办公室，把脚搁在壁炉上的人了吗？根本不是！那么请把我们同别的人一样对待吧！请相信，我们会争取到我们应有的地位，并懂得如何维护它。没有什么幸福我们不能得不到，经过训练和锻炼，没有什么工作我们不能干。亚邦的右手已经胜过常人的两只手，上尉的左腿，只要他乐意，可以每小时走八公里。”

他笑了笑又继续说：

“右手和左腿……左手和右腿……只要我们懂得如何使用它们，其他就无关紧要了。我们在什么事情上退却过？无论是从事一项工作，或生儿育女，我们不是和残废前一样吗？可能还更好一些。我可以说，我们生的孩子将一样长得结实，他们照样会有胳膊有腿，其他方面……出色的心理素质和充沛的精力。柯拉丽妈妈，这就是我们的愿望。我们不会让我们的假腿阻碍我们前进，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用拐杖同血肉的腿一样站得稳稳当当。我们不认为爱上我们是一种牺牲，也不必高喊英雄主义，因为这样的姑娘嫁给一个盲人士兵是体面的！”

“还有一点，我们不是什么与众不同的人！任何缺陷都不能难倒我们，这是得到两三代的人认同的一个常理。您知道，在法兰西这样的国度里，已经拥有数以百万计的残废人的时候，健全人的概念不再那么刻板，总之在未来的新人道主义中，将包括两只胳膊的人，一只胳膊的人，正如有棕色头发的人，有金黄色头发的人，有留胡子的，也有不留胡子的人一样。这些都是很自然的事。人人过着随意的生活，并不需要完美无缺。因为我的生命是您给的，柯拉丽妈妈，我的幸福也有赖于您。我不要等很久，就会得到您对我的小小演说的答复。好！总算说完了。本来我还有话要说，但没有必要一天说完，是吗？……”上尉停住了，柯拉丽一言不发。他的内心感到惶恐不安。自他向她表白爱情以后，柯拉丽一直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她的手在脸上和额头上来回搓着。两肩轻轻颤抖着，弯着腰。她把纤细的手指移开，动作非常优美，上尉看见了她美丽的脸庞。“你为什么哭呢，柯拉丽妈妈？”

他用你称呼，并没有使她感到不安。她为他包扎过伤口，他们之间早已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贝尔瓦上尉对她显得亲昵而又尊敬，使人无可厚非。他问她：

“是因为我使您落泪的吗？”

“不，”她低声说，“是因为您的乐观，您的风度，您没有屈从于命运，而是居高临下地驾驭着它，你们当中最卑微的人也毫不费力地超越了命运，我不知道世上还有什么比无忧无虑地生活更美好和更感人的了。”

他重新在她身旁坐下。

“那么您不抱怨我刚才对您说的那些话吗？……”“抱怨您？”她说，

装着没听明白他的意思，“所有的女人都赞成您的意见！如果要她们在 frontline 归来的人当中挑选喜爱的人的话，我敢肯定，会挑那些伤势最重的人。”

他点点头。

“我问的不是喜爱不喜爱，而是要您对我的话作一个明确的答复。要我再重复一遍吗？”

“不。”

“那么请回答我……”

“我的朋友，我的回答是，您不要再说这些话了。”他郑重其事地说：

“您不让我说吗？”

“我不让您说！”

“那么，我发誓，下次见到您时，一定沉默……”她低声说：

“您再也见不到我了。”

这句话使上尉更加纳闷。

“为什么再也见不到您了，柯拉丽妈妈？”

“因为我不愿见到您。”

“您这样做的理由呢？”

“理由？”

她眼睛看着他，然后慢慢地说：

“我已经结婚了。”

这番话似乎并不使上尉感到意外，他非常冷静地说：“那好，您将结第二次婚。您的丈夫一定是个老头，您并不爱他。他将会明白这点的……”

“别开玩笑，我的朋友……”

柯拉丽起身要走，他急忙抓住她的手。

“您说得对，柯拉丽妈妈，请您原谅，我在同您谈这件十分严肃的事情时，语气不够认真。这关系到我的生活，也关系到您的生活。我深信，我们的生活终将走到一起，您的拒绝并不构成障碍，因此您的答复也是无用的。我对您别无所求。我等待着命运的恩赐，使我们终将结合。”

“不会。”她说。

“会的，事情终将如此。”他说。

“事情不会如愿，肯定不成。我请您以名誉担保，答应我，不再去找我，也不要打听我的名字。我本想促进我们的友谊，可是您的自白拉远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不希望任何人走进我的生活……任何人。”

她说话语气强烈，同时还试图挣脱被上尉抓住的胳膊。帕特里斯·贝尔瓦反驳说：

“您错了……您没有权利这样糟蹋自己……我请您考虑考虑……”

她推开上尉。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柯拉丽这一推，把她放在壁炉上的提包碰掉在地上，由于扣得不紧，提包打开了，从里面滚出两三样东西，她赶忙去拾，贝尔瓦也赶忙弯腰去捡。“嗒，还有这个。”他说。

这是一个用草编的小盒，也碰开了，念珠从里面滚了出来。他们两人都无言地站在那里，上尉盯着念珠，小声地说：“奇怪的巧合……紫晶念珠……古老的金丝托座……一样的工艺，一样的材料，这太奇怪了……”

他浑身一哆嗦，而年轻女人直截了当地问：

“怎么回事？”

他捻着念珠链中的一颗较大的念珠，项链的一头串着十多颗念珠，另一

头串着短短的祈祷链。这颗念珠沿托座边断裂了。“这，”他说，“这太巧了，巧得令人难以想象，我不敢冒昧……不过我可以当场验证……在此之前，请告诉我，这串念珠是谁给您的？……”

“没有谁给我，”她说，“我一直就有的。”

“可是在您拥有它之前，它曾经属于某个人，是吗？”“属于我母亲，肯定的。”

“啊！您从母亲那里得来的？”

“是的，我认为是从她那里来的，她还留给我一些其他的首饰。”

“您母亲去世了？”

“是的。她死的时候，我才四岁。我对她的印象很模糊。可您为什么问这个，与念珠有关吗？”

“关于这个，”他说，“这颗断成两半的紫晶念珠……”他解开他的军上衣，从背心口袋里取出一只表。这只表的小银链上挂着几件饰物。

其中也有一颗断掉一半的紫晶圆球，也装有一副金丝托座。这两颗圆球看起来大小一样，颜色一样，金丝托座也一样。他们不安地对视着。柯拉丽轻轻地说：

“这只是个巧合，不会有别的事……”

“当然，”上尉说，“可是我们得承认，这两个半颗的紫晶圆球可以正好合上……”

“这不可能，”柯拉丽惊慌不安，她在想，她只一失手就引出了一桩事，事实是无可辩驳的，她只这样说了一句。然而上尉决心试试。他右手拿着半颗念珠，左手拿着表饰上的半颗紫晶球，慢慢地摸索着一点点地对准，最后手不动了，已经完全合上了。

两个半球凹凸部分正好一一对应，合得严丝密缝。两个紫晶半圆球的颜色一样。合起来就成了一个完整的圆球。他们很激动，充满着神秘感，好久没有说一句话。贝尔瓦小声说：

“我也不知道这表饰上的紫晶珠的来历。我从孩提时代起，就看见它装在我的一个纸盒里，同其他一些价值不大的钟钥匙、旧戒指、旧图章等混在一起。两三年前，我从中选了玩艺做表饰。这半颗紫晶球是哪来的，我不知道。可是据我所知……”他把球又分开，然后仔细地察看，最后作结论似地说：“我知道，毫无疑问，这颗最大的念珠曾经掉在地上，裂成两半，一半还留在念珠链上，一半就做了表饰，就这样。我和您现在拥有的半颗紫晶球，二十年前属于某个主人。”他走到柯拉丽身边，用同样的语气，并略带严肃地说：“您刚才禁止我说，我还是相信命运，事情终将使我们走到一起。您还否认吗？究竟会不会这样，或者纯粹是巧合，我们都无权下结论——或许存在一个事实，它证明，我们两人的命运过去就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安排好了，我们将在未来重逢，永不分离。但未来太遥远，我们不能等待，今天您受到威胁，我要向您伸出友谊之手。请注意，我不再向您谈论爱情了，只谈友谊，同意吗？”她仍然一言不发，两颗紫晶球严丝密缝地，奇迹般地合拢的事实困扰着她，她好像并没有听见上尉说话。“同意吗？”上尉又问。

停了一会儿，她答道：

“不。”

“那么，命运向您表明了它的意愿，还不够吗？”她说：

“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那好，我会视情况而定。这不会要很长时间的。在此之前，我保证决不去找您。”

“也不要打听我。”

“决不。我向您保证。”

她握了握他的手说：

“再见！”

上尉回答：

“再见！”

她动身走了，走到门边，又转过身来，犹豫了一会。上尉站在壁炉边一动不动。柯拉丽又说了一声：

“再见！”

他马上又回了一声：

“再见，柯拉丽妈妈。”

此刻，他们要说的话都说了，上尉没再挽留。她走了。门关上了，这时上尉只好走到窗前。上尉看着柯拉丽纤细的身影在树林中穿行，消失在夜色里。他的心里感到痛苦：“我还能再见到她吗？”

“是的，我会再见到她的！”他大声说，“可能就在明天。神明会保佑我吗？”

他拄着拐杖走了。

上尉在附近一家餐馆吃完晚饭，就到了纳伊区。野战医院的康复中心是马约街的一座漂亮别墅，前面是布洛涅树林。那里的纪律松弛，上尉晚上可以随时进出，只要向女看护请个假就行了。“亚邦在吗？”上尉问。

“在，上尉，他正在同他的情人打牌。”

“他有爱和被爱的权利，”他说，“有我的信吧？”“没有，上尉，只有一个包裹。”

“谁寄的？”

“是一个信使送来的，只说了一句，‘这是给贝尔瓦上尉的。’我把它放在您房间里了。”

想，可能是弄错了，便把钥匙装进了口袋。

“今天的谜够多的了，”他自言自语地说，“睡觉吧。”然而，当他去拉窗帘的时候，透过玻璃窗，看见离布洛涅树林很远的地方，有一片火星在漆黑的夜空闪烁。于是他想起了在餐馆听到的关于火星雨的那番谈话，这是他们阴谋劫持柯拉丽妈妈……

三 一把生锈的钥匙

帕特里斯·贝尔瓦一直同父亲住在巴黎，八岁的时候被送到伦敦的一所法语学校学习，直到十岁多才离开那里。开始的时候，他每周都能接到他父亲的信。后来有一天，校长告诉他，他父亲去世了，他成孤儿了，但学费有保证。到他成年以后，由一位英国律师出面，他继承了一笔二十万法郎的遗产。二十万法郎对于一个花钱大手大脚的青年来说，是不够的。后来他被派到阿尔及利亚服兵役，因为没有钱，便欠下两万法郎的债。他开始动用他的遗产，后来他参加了工作。他头脑聪敏，思维活跃，没有特别的爱好，但是他富于创造性和具有决断能力，主意很多，敢想、敢做，赢得了信誉，积累了资金，就办实业。他在殖民地兴办电力，购买资源和水力，搞汽车服务，船只运输，开发矿藏等等。几年之间，他办了十二个实业，都取得了成功。

大战爆发，给了他一个极好的冒险机会。他全身心投入战斗，马恩河战役后，从殖民军的上士晋升为中尉。九月十五日这天，他腿肚子中弹截了肢。两个月以后，因为他玩了点名堂，人家不知道他残废，于是他又当上了第二流驾驶员的飞机观测员。一月十日一次事故结束了两个英雄的事业。这回贝尔瓦上尉的头部受重伤，被送到香榭丽舍街的野战医院。这段时间，被他称为柯拉丽妈妈的女人也来到这个医院当护士。

他不得不做穿颅手术，这手术获得了成功。手术很复杂，很痛苦，可他从不叫苦，而且很高兴帮助他的病友，所有的病友都真诚地喜爱他。他同他们开心，安慰他们，以他的热情和乐观鼓励他们正视困难，他们谁也不会忘记他接待为他做假肢的制造商的情景。

“啊！啊！一条假腿！为什么要做假腿，先生？无疑是为了欺骗别人，使人看不出我是瘸子，是吗？先生，您认为，像我这样的法国军官，瘸腿是件羞耻的事，所以必须掩盖起来，是吗？”“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上尉。但是……”

“那么您那个东西要多少钱呢？”

“五百法郎。”

“五百法郎！您认为我可以拿五百法郎装一个假肢，而上十万同我一样可怜的家伙就只能安一个木腿，是吗？”在场的人好开心，柯拉丽妈妈听着也笑了。帕特里斯只要博得柯拉丽妈妈一笑，就心满意足了。

正如上尉说的，他一开始就对柯拉丽一见钟情，她美丽动人，举止优雅，目光温柔，对病人和善，她像一股暖流穿透人的全身。从一开始，她的魅力就使他动心，围绕着他。她的声音使他充满活力，她的目光和芳香让他愉悦。然而，尽管他沉浸在爱情之中，他仍感到这个柔弱的女子周围充满了危险，他需要为她效力。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证明他是正确的，危险越来越明显，他终于有幸把这个女人从敌人的威胁下救了出来。第一次战绩令他欣慰。然而斗争并没结束，新的进攻又将开始。现在他就在想，这种火星雨的信号同劫持柯拉丽的阴谋之间是否有什么联系呢？难道那两个人所谈的两件事是属于同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火星还在那里闪烁着。

根据帕特里斯·贝尔瓦的判断，火星是从塞纳河上特罗卡代罗与帕西火车站之间的地方升上空的。

“那么，”他想，“直线距离最多两三公里远，走，去看看。”在康复中心的三楼，一间房子的锁孔里透出微光，亚邦就住在这里。上尉从女看护

那里知道，亚邦正在和他的情人玩纸牌。他走了进去。

亚邦已经不玩了。他在一把扶椅上睡着了，牌摊在桌上，左肩上垂着一只袖子，下面露着一个女人的头，脸粗俗得令人可怕，嘴唇同亚邦一样厚，一嘴的黑牙齿，皮肤油腻发黄，像在油里浸过一样。她叫安惹尔，是个厨子，亚邦的情妇，她在打鼾。帕特里斯满意地看着他们。这正好证实了他的观点的正确。如果说亚邦能找到意中人，那么重残的人就不能得到爱情的愉快吗？上尉推了推亚邦的肩膀。亚邦醒了，笑了笑，其实他知道上尉要来，还没醒来就笑了。

“我需要你帮忙，亚邦。”

亚邦高兴地咕哝了一声，推开倒在桌上打鼾的安惹尔。当他们走到外面的时候，已经看不到火星了。树荫挡住了他们的视线。他们顺着大街走，为了节约时间，搭了一段环形铁路到了亨利·马丁街。从那里，上尉又到了通向帕西火车站的拉杜尔街。

一路上，上尉不停地向亚邦讲述他担心的事情，尽管他明知这位黑人不可能明白，但这是他的习惯。亚邦是他的战友，后来成了他的勤务兵，像条狗样的忠实上尉。他在他的长官成为瘸腿的同一天头部受伤。亚邦认为他命中注定要同上尉经受同样的考验，他庆幸自己两次受伤，他乐意与贝尔瓦上尉共生死。而上尉对这种忠实，报之以亲切的友情，有时开玩笑，有时很严厉，这使亚邦更加亲近他。亚邦起着一个被动的亲信作用，上尉征询他的意见，但不必听取，上尉还可以找他出出气。“你有什么想法，亚邦先生？”上尉挽着他的胳膊，一边走一边说，“我认为，这是一码事。你也这样认为，是吗？”亚邦会发两个音，一个是“是”，一个是“不”。他咕哝一声：

“是。”

“那么，肯定，”军官说，“我们可以这么说，柯拉丽妈妈又遇到了新的危险，是吗？”

“是。”亚邦回答，他基本上总是同意上尉的意见。“那好，现在要弄明白火星雨是什么东西。像以前法国齐伯林飞艇第一次飞到这里一样，我猜可能要一周的时间……可是你听见了吗？”

“是……”

“我猜想，可能这是一个叛变的信号，是为了齐伯林飞艇第二次飞来……”

“是……”

“是‘不’，不是‘是’，蠢货。你怎么会认为是给齐伯林飞艇发的信号呢，因为根据我听见的谈话，这种信号战前出现过两次，对吗？可是也许这并不是真正的信号呢？”

“不。”

“怎么不是呢？那么是什么呢？大傻瓜？你最好还是闭上嘴，听我的，你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我承认我也莫名其妙了。天哪！问题太复杂了，要解决这些问题，我还不够格！”

帕特里斯·贝尔瓦走出拉杜尔街时，感到更迷惑不解了。他面前有好几条路，选择哪条好呢？虽然他已经来到帕西中心区了，可仍然看不见任何火星。

“无疑是放完了，”他说，“我们白费力气。这是你的错，亚邦。如果不是因为把你从心上人的怀里拉出来而耽误了宝贵的几分钟，我们就及时赶

到了。我为你那安惹尔的魅力所倾倒，可是……”

他辨别了一下方向，但越来越弄不清了。没有掌握足够的情况，盲目出击，必定毫无结果。正当他准备放弃的时候，从富兰克林街开出一辆汽车，它是从特罗卡代罗开来的，里面坐着一个人，喊着：

“向左拐……然后直行，一直开到我告诉您的地方。”这声音，帕特里斯·贝尔瓦上尉听着与早上在餐馆里听见的一样。

“这会不会就是那个戴灰毡帽的人呢？”他喃喃地道，“也就是说，是想劫持柯拉丽妈妈的两个歹徒中的一个？”“是，”亚邦咕哝了一声。

“是吗？是火星雨把他们召来的。不要放过这条线索。快跑，亚邦。”

可是亚邦用不着跑那么快。那辆老爷车穿过雷诺瓦街，在离街口三四米远的一扇大门前停下来了，上尉也走到了。从车上下来五个男人。

有一个按了按门铃。

过了三四十秒钟，帕特里斯又听到按第二次门铃。五个人在街上等着。最后又按第三次门铃，这时大门上的一道便门打开了一点缝。停了一会儿，他们在商量什么。开门的那人想问问情况。外面有两个人冲上去用力推门，门开了，那帮人都涌了进去。声音很响，门又关上了。上尉马上研究周围情况。雷诺瓦街是一条老的乡村小道，它在塞纳河畔，弯弯曲曲地从帕西村的花园和房子之间穿过。它还保留着一些外省的乡土气息，不过越来越少了，旧居都在路的两边，淹没在树丛之中。那里还保留着巴尔扎克的旧居。在一座神秘的花园里，亚森·罗平发现日晷仪的缝隙中藏着一个包税人的钻石。那房子连着一堵墙，五个人冲进去以后，汽车就停在房子旁边，这情形使上尉无法靠近。这房子看起来像第一帝国时期修建的旧旅店。圆形窗户，底层有铁栅护窗，二楼装着百叶窗，当街排成很长的一排。稍远处有一座看起来独立的附属建筑。“这边没办法，”上尉说，“这里像座旧城堡一样与世隔绝。我们到别处看看。”

从雷诺瓦街延伸过来的小街分割着一幢幢的老建筑，向河边伸展。沿着那幢房子的墙壁有一条小路。上尉和亚邦来到这里。这条路是用尖利的碎石铺的，有阶梯，昏暗的路灯发出微弱的光亮。“帮我一把，亚邦，这墙太高，利用这根电杆也许能爬上去……”

在亚邦的帮助下，上尉爬到了电灯泡的高度，伸出手去，可是他发现屋顶装的全是玻璃，根本不可能爬上去。他满脸不高兴地爬了下来。

“见鬼，亚邦，你早该同我讲。差点割破手了。你想什么啦？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死心踏地地陪着我。”他们转了一个弯，街上一点亮光也没有，漆黑一片，上尉摸黑往前走。亚邦把手搭在他肩上。

“亚邦你这是干什么？”

亚邦的手把他推到墙根。这地方有扇门。

“很明显，”他说，“这是一扇门，你以为我没看见？只有你亚邦先生才长着眼睛！”

亚邦递给他一盒火柴，他接连划了几根，仔细地观察着这扇门。

“我同你说什么啦？”他嘀咕着，“毫无办法，门太结实了，又是铁栏杆，又是铁钉的……你看连门把手都没有……倒是有一个锁孔……得赶快量个大小，订做一把钥匙！……噢！我这儿不是有一把这种钥匙吗，是一个信使刚刚给我送到康复中心的？”他不吱声了，脑子里又闪过一个荒唐的念头，不管这念头有多荒唐，他还是觉得对他有启示，不妨试一下。他回到原来的

地方，身上带着这把钥匙，他从口袋里取出来，走到门口，找到锁孔。上尉一下就把钥匙插进去了，他向左边拧了一下，钥匙转动了。他一推，门就开了。

“进去，”他说。

亚邦没有动，帕特里斯猜想他是害怕了。其实他自己也同样地害怕。真奇怪，这把钥匙怎么正好是开这个门锁的呢？而这个寄给他钥匙的陌生人，何以料到他会用得上呢？……实在太奇怪了……而帕特里斯决定行动，不准备去寻找答案，那可能是偶然的恶作剧，在同他开玩笑。

“进去吧，”他得意地重复了一遍。

树枝拂打着他的面孔，他感到自己是走在草地上，他面前是一个花园。天漆黑一团，看不见草地上的小径，这样走了一两分钟后，他碰着了一块岩石，上面流淌着水帘。“倒霉！”他抱怨道，“我衣服都弄湿了，该死的亚邦！”话还没有说完，就听见花园深处有狗在狂叫，接着叫声朝他们逼近。帕特里斯懂得，这是一条看门狗，发现了他们的到来，正朝他们扑过来，上尉虽然勇敢，但面对黑夜中的这个阵势，还是害怕了。怎样自卫呢？开枪会暴露目标，可他身上只有一把手枪。这条狗像森林里的野猪一样很快地冲过来，看上去是很凶猛的。它肯定是挣脱了锁链，因它跑的时候有铁链拖地的声音。帕特里斯弯下身。这时，他透过黑暗看见亚邦走到他跟前来保护他，立即发生了一场搏斗。

“加油，亚邦，为什么不让我上呢？加油，好小子……瞧。”两个对手在草地上滚成一团。帕特里斯弯下腰想救亚邦。他先摸到了狗，然后摸到了亚邦的衣服。可是两个对手在地上紧紧地扭成一团，疯狂地搏斗，上尉简直无从插手。战斗没有持续多久。几分钟后，两个对手都不动了。地上发出喘气声。

“喂！怎么样，亚邦？”上尉不安地问。

亚邦咕哝着从地上爬起来。帕特里斯在火柴光下，看到亚邦的独臂五指掐着那条狗的喉咙，一条断了的锁链还吊在狗脖子上。“谢谢，亚邦，我脱险了。现在你可以放下它了，它不会再反抗了。”

亚邦听从命令松开了手。他掐得太紧了，那狗在草地上蜷曲着一会儿，哼哼几声，便不再动了。

“可怜的畜生，”帕特里斯说，“它向我们这些盗贼扑来是它应尽的职责。亚邦，我们也在尽职责，尽管还不十分明确。”从一扇窗玻璃内射出一线亮光，照着他们，他们穿过岩石里的一级一级的石阶和一层一层的平台，来到房子的晒台上。从这里看去，所有的窗户同临街的窗户一样，是圆形的，很高，都装着百叶窗。他们刚才在下面所看到的亮光就是从一扇百叶窗里透出来的。

上尉命令亚邦躲在花坛后面，他靠近房子听了听，听到有模糊不清的说话声。他看见百叶窗关得严严实实，既看不见也听不清。可是他走到第四扇窗子前，踏上了一级台阶。台阶上是一扇门……

“既然，”上尉说，“人家送给花园的钥匙，就没有理由认为花园里的房门会打不开。”

门果然打开了。里面的声音听得更清楚了，上尉觉得这声音是从楼梯间那边传来的，这楼梯好像连着房子不住人的那头，那里有点亮光。上尉走了上去。

门是开着的。他把脑袋从门缝探进去看，然后弯着腰进去了。他来到一个小阳台上，那阳台位于大厅一半高的地方。厅内三边都陈列着一排排的书，一直擦到天花板。大厅两头靠墙有两个螺旋形的铁楼梯。

靠楼梯的铁栏杆处也堆满了书。这些栏杆是为了保护书廊的，在这里帕特里斯正好被遮住，下面离他三四米远的那一伙人看不见他。

他轻轻地挪开两堆书，这时，说话声突然一下子变成激烈的叫喊，并且他一眼就瞧见那五个人正朝一个男人扑过去，那人没来得及抵挡，就被疯狂地推倒在地。

最初，上尉想冲下去救那个人。他把亚邦叫了来，有亚邦帮忙，他肯定可以制服他们。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并没有使用武器，似乎并不想把他弄死。他们只不过抓着那人的脖子，肩膀和脚腕。准备干什么呢？

他们其中的一个人猛然站起，以头头的口气命令道：“把他捆起来……把嘴塞住……让他叫去，没人听见。”上尉很快就听出是早上在餐馆谈话人中的一个，这人又矮又瘦，却显得风流，皮肤黄褐色，一脸凶相。

“我们终于把这家伙逮着了！”那人说，“我看，这回他可得说说啰。你们都有决心吗，朋友们？”

其中一个恨恨地说：

“都有决心！不要拖延，赶快，不管发生什么事！”说这话的人留着浓密的小胡子，帕特里斯认出他就是餐馆里的另一个谈话人，也就是劫持柯拉丽的两个人中的一个，事后他逃走了。他的灰毡帽搁在一张椅子上。

“都有决心，嗯，布尔赖夫，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呢？”那头头冷笑道，“好吧，行动吧！啊！埃萨莱斯老家伙，你拒绝供出秘密！可笑！”

所有的行动都是事先商量好的，都有严格的分工，他们做起来令人难以想象的迅捷。

他们把埃萨莱斯捆好，举起来扔到一把翻倒的靠背椅里，再用绳子把他捆在椅子上。

两条腿也用绳子捆在另一张一样高的椅子上，脚伸在外面，然后脱去鞋袜。头头命令道，“开始！”

在两扇朝花园开的窗户之间，有一个大壁炉，里面燃烧着通红的，甚至白炽的炭火，那些人把捆着埃萨莱斯的两张椅子推到壁炉前，把他的脚朝前靠在离炉膛只有十厘米的地方。虽然嘴被堵住，他还是发出了痛苦的惨叫声，被捆住的腿也极力向后缩。“往前！往前！再靠近些！”头头愤怒地吼着。帕特里斯握住手枪。

“啊！我要冲上去，”他在心里想，“我不会让他们为非作歹的……”

可就在这时，当他就要站起来采取行动时，他突然看到了最出乎意外的场面。

在他的对面，即大厅的另一头，与他所在的阳台对称的地方，一个女人的头靠在铁栏杆上，由于惧怕而脸色苍白，两只惊恐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凝视着下边炽热的炉膛前发生的恐怖场面。上尉认出是柯拉丽妈妈。

四 炉火面前

柯拉丽妈妈！柯拉丽妈妈隐居在这幢房子里，强盗们袭击了这里，上尉也莫名其妙地赶到了这里。

他立刻想到——可能，至少有一个谜团解开了——她也是走小路来的，她从台阶进入室内，是她把门打开的。然而她怎么能打开呢？特别是她来干什么呢？

一连串的疑问闪过他的脑海，但并不急于寻找答案。柯拉丽神思恍惚的脸庞使他怦然心动。这时下边又叫了一声，比第一次更惨。她看见受害者的脚在通红的炉火前挣扎。然而这次，上尉只注意着柯拉丽，而没有急于去救援。他决定与柯拉丽保持一致行动，一动不动，专心地静待时机。“停！”那头子命令道。“后退。受够了吧？”他走向前去又说：

“喂，我亲爱的埃萨莱斯，你感到怎么样？你对这个故事满意吗？要知道，这还只是开始。如果你不说，我们最后就要真正采用大革命时期用火焚脚的方法，执行者就是我们。那么，说定了，你说不说？”

那头子骂了一句粗话。

“嗯？你想说什么？你拒绝？你这顽固的家伙，你难道没看清形势？或许你还存有一线希望？什么希望！你疯了。谁会来救你呢？你的仆人？那些看门人，贴身男仆和总管都听我的，我给了他们放了假，他们都赶紧走了。女佣人？女厨子吗？她们住在房子的另一头，你自己说的，她们一点也听不到这头的声音。那还有谁呢？你的妻子吗？她也睡在离这间房子很远的地方，她也什么都听不到。你的秘书西蒙？他刚才给我们开门的时候，就被捆上了。而且也将如此这般处理，布尔顿夫！”那个扶着椅子的大胡子站起来问：

“什么事？”

“布尔顿夫，把秘书关在什么地方了？”

“关在门房的屋里。”

“你知道夫人的卧室吗？”

“知道，您曾经指给我看过。”

“你们四个人都去，把夫人和秘书带到这里来！”四个汉子从柯拉丽呆着的地方下边的门出来，他们还没有走远，那头子就急忙俯身到埃萨莱斯身边说：

“埃萨莱斯，现在只有我们两人。这是我的主意。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谈。”

他把身子弯得更低，说话声很小，以致帕特里斯都听不清楚。“这些人都是蠢驴，我随便找来的，我只对他们透露了我计划中很少的一些情况。只要我们，埃萨莱斯，我们两人谈妥就行了。你不愿意说，这样会有什么结果，你很清楚。好啦，埃萨莱斯，你不要顽固，不要同我耍花招。你已身陷囹圄，你不能不服从我的意志。你与其这样受苦，还不如明智一点接受和解办法。一人一半好吗？我们和平解决，平均分配来解决。把我的一半给你，把你的一半给我，合在一起，我们就取得最后胜利了。谁知道对手们是不是也将扫平为他们设置的一切障碍呢？因此我再说一遍，平分秋色。回答我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他把塞在埃萨莱斯口里的东西抽出来，侧着耳朵听。帕特里斯这回没听

到受害者说什么。可是那头子立刻站起身来变得恼羞成怒了。

“ 嗯！什么？你给我什么？真是的，亏你说得出口！这样的建议给我！给布尔顿夫或他的伙伴还差不多。他们会理解的。可是我？我？我是法克西上校。啊！不行，乖乖，我的胃口比他们大，我！我同意平分秋色。等到秋天，决不！”

帕特里斯一字一句都听得明白，同时他也留神到柯拉丽妈妈，她的脸忧伤得变了形，说明她也听到了。

上尉又看了看受害者，壁炉上的镜子照见了一部分。受害者穿着配有饰物的丝绒睡袍和一条栗色法兰绒裤，年纪约五十来岁，头全部秃了，脸上油光发亮，鼻子肥大弯曲，深邃的眼睛嵌在浓眉下边，面颊肿胀，长着一脸灰白胡须。帕特里斯还从壁炉左侧第一和第二个窗户之间挂的镜子里清楚地看到，这是一张坚毅、有力的脸，同时极富表情。

“ 一张东方人的脸，” 帕特里斯心想，“ 我在埃及和土耳其看见过这样的面孔。”

这些人的名字，法克西上校、穆斯塔法、布尔顿夫、埃萨莱斯等，他们的口音、举止、身形和面貌，无不使他想起在亚历山大旅馆或在波斯普鲁斯海峡两岸，或在安德里诺普尔集市以及在爱琴海的希腊船上所见到过的人，他们都是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人，而且都定居在巴黎。埃萨莱斯是帕特里斯熟悉的一位银行家的名字，而这位法克西上校说话的语音、语调倒像个老巴黎人。门口又响起了说话声。门砰地一下打开了，四个汉子拖着一个被捆绑的男人走进来，又把他扔在门边。

“ 这就是西蒙，” 叫布尔顿夫的人大声说。

“ 那女人呢？” 头头急忙问，“ 我满以为你们把她抓来了！” “ 真的没抓到。”

“ 嗯？怎么！她逃跑了？”

“ 她从窗户逃走的。”

“ 应当去追呀！她一定在花园里……你们记得吧，刚才，那条看门狗在叫……”

“ 要是她跑了呢？”

“ 怎么可能？”

“ 从小街的门逃走？”

“ 不可能？”

“ 为什么？”

“ 多少年了，这扇门都不用了，也没有钥匙呀。” “ 那么，” 布尔顿夫又说，“ 我们总不能打着灯笼去搜捕，为了找一个女人而惊扰四邻。”

“ 那倒是，可这女人……”

上校很生气，他转向埃萨莱斯。

“ 你真运气，老家伙。今天她两次从我手指缝里溜走了，你那鬼女人！她刚才同你说这事吗？嗨！不是那个该死的上尉插手……我早抓到手了，我会报复他的……”

帕特里斯把拳头捏得紧紧的。他明白了。柯拉丽妈妈藏在她自己的房里。突然五个歹徒破门而入，她可能费了很大的劲才从窗户里跳下来，沿着平台走上台阶，来到对面的空房子，躲在这间图书室的走廊里，看到了折磨她丈夫的可怕场面。“ 她的丈夫！她的丈夫！” 帕特里斯心里想着，不觉颤抖起

来。如果他对这点还有怀疑的话，那么急剧发展的事态，很快就使他完全明白过来，那头子讥讽地说：

“是的，埃萨莱斯，我承认，我非常喜欢你的妻子，而今天的下午我让她溜走了，我本想，今天晚上解决了同你的问题之后，即刻就去同她寻欢。她一旦落到我手里，就是我的人质，等你全部履行我们的协议之后，我将还给你，我保证。你是规规矩矩的，埃萨莱斯，你那样爱着你的柯拉丽！令我赞叹！”他走到壁炉的右边，打开了第三和第四个窗户之间的电灯。那里挂着埃萨莱斯的肖像，肖像下面是一个遮着布帘的画框，那头子拉开布帘，柯拉丽就出现在亮光之下了。“她是当今的王后！迷人的魔女！偶像！明珠中的明珠！埃萨莱斯银行家王冠上的钻石！她是多么美丽！请看她秀气的脸部，椭圆形的脸蛋洁白无瑕，妩媚的脖子和优美的双肩，埃萨莱斯，我们那里的国家，没有一位贵妃比得上你的柯拉丽！不要多久，她就是我的了！我一定能找到她。啊！柯拉丽！柯拉丽！……”帕特里斯看了一眼柯拉丽，她羞得满脸通红。每句话都使帕特里斯气得发抖。他听说柯拉丽要成为另一个人的妻子已经十分痛苦，加上把她像个猎物一样摆在这帮男人面前展示，就更使他愤怒。

他在想，柯拉丽为什么这时还呆在厅里。她即便逃不出花园，也可以到这头随便哪间房里，打开一扇窗户呼救。谁会阻止她呢？她肯定不爱她的丈夫。如果她爱他的话，她就会不惜冒一切危险去保护他。而且怎么能让他去受刑，而目睹这最可怕场面，听着他痛苦的叫喊呢？

“都是些蠢货！”头子一边把布帘拉上，一边嚷道：“柯拉丽，我会叫你付出最高的代价，那是你必须做的，干吧，伙计们，同我们的朋友了结一下吧！开始！向前十公分。烫吗，嗯！埃萨莱斯？不管怎样，还能忍受。等着，好朋友，等着。”他解开俘虏的右手，并在他旁边放一张小圆桌，上面放一支铅笔和一张纸。他说：

“这是供你书写用的，因为你的嘴堵住了，不能说，不能叫。你不会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吗？草草地写几个字，你就自由了。你答应吗？不？伙计们，再向前十公分。”

他又走到秘书跟前，弯腰去看了看，帕特里斯也借着很强的灯光，认出了这个人，他就是有时陪柯拉丽到医院的那个老头。这时头子对秘书说：

“你，西蒙，我不让你受罪。我知道你忠心耿耿地对待主子，而主子却什么也不让你知道。另外，我相信，你会对一切保持沉默，因为只要你泄露一点情况，你的主子就会比我们的主子更糟糕。明白吗？喂！怎么你不回答？是不是他们把你的脖子勒得太紧了？等等，我来给你松松……”

壁炉前，酷刑还在继续。那里两只脚烧得通红，好像透明的，在火焰中闪闪发亮，受刑者用力使劲地把腿向后蜷缩，并不断地从堵住的嘴中发出低沉的呻吟声。

“啊！该死的，”帕特里斯想，“难道我们就让他像烤小鸡一样吗？”

他看着柯拉丽。她一动也不动，脸上抽搐得变了形，叫人辨认不出来了，眼睛呆呆地望着那惨景。

“再推进五公分，”头子在房子的一头吼着，他在给西蒙老头松绑。

手下的人照办了。受刑者大叫了一声，帕特里斯感到心里很矛盾。可这时，他发觉一件并不令他惊奇的事，或者至少他以为是没有意义的事。受刑者的手由于抽搐，一点一点地移动着，抓着桌子边，胳膊撑在大理石上。

这只手则慢慢地转动着装在一个轴上的抽屉，把手伸进去抽出一支枪，迅速地藏在椅背里，而这时候，那帮人正在用力地按住他的脚，那个头子正在忙着同西蒙说话。

他的行动或者不如说他的企图简直是发疯，他的这种处境，一个人无法战胜五个行动自由又有武器的歹徒。然而上尉从镜子里看见了那张脸上所表现的决心。

“再向前推进五公分，”法克西回到壁炉前命令道。他看了看烧焦的皮肉，笑着说：

“有些地方的皮烤得发胀了，血管也快爆裂了。埃萨莱斯，你很痛苦，我不再怀疑你有坚强的意志。你开始写了，是吗？没写？你不愿意？你还抱着希望吗？你妻子能帮助你吗？算了吧，你要明白，即使她逃出去了，她也什么都不会说。怎么样？你嘲弄我吗？……”

他突然大发雷霆地吼道：

“把他的脚放到火里去！让他烧出焦味来！啊！你不在乎我？好吧，你等着，老先生，让我来收拾你，我亲自来割掉你一只或两只耳朵……你听到了吗？就像我的国家那样做。”他从背心里掏出一把匕首，匕首在灯光下闪着光。他的脸上露出兽性的凶残。他嚎叫一声举起了手，毫不留情地站在他跟前。可是说时迟那时快，埃萨莱斯先下手了。

手枪瞄准了猛一扣扳机，上校手中的匕首掉了。他站了一会儿，做了个威胁的动作，吃惊地睁着眼睛，仿佛他还没有明白眼前发生的事情，然后倒在了受害者的身上，以全身的重量压住了埃萨莱斯的胳膊。这时候埃萨莱斯正在瞄准上校的一个同伙。上校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说：

“啊！野蛮的家伙……野蛮的家伙……你杀我……你失算了，埃萨莱斯……我早已料到。如果我今晚回不去，将会有封信送到警察局……人们就会知道你背信弃义的丑行，埃萨莱斯……你全部的历史……你的企图……啊！卑鄙……这是愚蠢！……我们两个人本来可以达成协议……”

他又嘀咕了几句听不清的话，滚到地上咽气了。比这个场面更令人恐怖的是上校临终前说的话，以及无疑是控告歹徒和埃萨莱斯的信。布尔赖夫下掉了埃萨莱斯的武器。埃萨莱斯趁没人扶住椅子的机会，把腿往回缩，没有任何人阻拦。然而寂静增加了恐怖。躺在地上的尸体还在继续流血。不远处是一动不动的西蒙。受刑者仍然在那里，火苗随时都可能吞噬他的皮肉。站在他旁边的四个刽子手不知所措，但他们的脸上表现出对敌手一不做二不休的决心。

他们的目光都探向布尔赖夫，而他似乎决心干一场。这人身材矮胖，很有力气，上唇留着八字须。帕特里斯已经注意到，这人表面上没有头子残忍，也没有那么风流和威风，但他显得更沉着和冷酷。

至于上校，没人理他。他们所干的这行是不讲感情的。最后布尔赖夫像决策人那样下定决心了。他走过去拿起放在门边的灰毡帽，把它弄平了，然后从里面拿出一小团东西，帕特里斯傻眼了。这是一根红绳子，同套在亚邦抓的那个同伙穆斯塔法脖子上的一模一样。

布尔赖夫把它展开来，捏着两个环扣，在膝盖上试试它的牢度，然后又走到埃萨莱斯跟前，把绳子套在受刑者脖子上，把嘴里塞的东西弄出来。

“埃萨莱斯，”他说，他的镇静自若比上校的粗暴和讥讽更使人感到惊讶，“埃萨莱斯，我不会使你难受。我讨厌严刑拷打，我不愿这样做。你知

道你应该怎么办。你说一个字，我做一件事，就得了。只要你说‘是’或‘不’，我就将根据‘是’或‘不’来回答你，‘自由’或……”

他停了一会儿，接着又说：

“或者‘死’。”

话说得很干脆，很坚决，意味着这是一次不可撤销的判决。很明显，埃萨莱斯面对着一个结局，那就是绝对地服从。要么一下子说出来，要么就是死。

帕特里斯准备出来干预，他又一次看了看柯拉丽妈妈，看她除了恐怖还有什么别的表情。可是柯拉丽的态度没变，她容许最坏的情况威胁她的丈夫？帕特里斯克制着。

“我们意见一致吗？”布尔赖夫问他的同伙。

“完全一致，”一个人回答。

“你们都负责吗？”

“是的，我们负责。”

布尔赖夫把两手靠拢，把脖子上的绳子打结，轻轻地拉紧，然后简单地说：

“是还是不？”

“是。”

众人都喜孜孜的。同伙们松了口气，布尔赖夫赞许地点点头。“啊！你同意了？……正是时候……我看，没有人比你离死神更近了，埃萨莱斯。”

还没解绳子，布尔赖夫又说：

“好，你说。不过，我了解你，你的回答使我惊讶，我对上校说过，你在死到临头的时候也不会吐出你的秘密，难道是我错了？”埃萨莱斯答道：

“不，我既不怕死，也不怕用刑……”

“那么，你还有别的话要说吗？”

“是。”

“有什么价值吗？”

“是的。刚才你们出去了的时候，我同上校说过，如果他肯背叛你们，可以同我私下里分享整个秘密，他拒绝了这件事。”“那我为什么又要接受呢？”

“因为这是关系到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的事，你懂，他不懂。”“那么，是作一笔交易吗？”

“是的。”

“钱吗？”

“是的。”

布尔赖夫耸耸肩说：

“肯定是给几张千元的支票吧？你以为，布尔赖夫和他的伙伴们是傻瓜吗？……喏，埃萨莱斯，为什么你想同我们和解呢？你的秘密，我们差不多全知道了……”

“你们知道秘密，但你们对使用方法一无所知。你们根本不知道秘密的地方，就这样。”

“我们会发现的。”

“永远不可能。”

“你死了，我们会去搜查。”

“我死了？由于上校的告发，几小时后，你们将受到追捕，可能被抓获，你们根本不可能进行什么搜查。因此你们一点选择余地都没有了。要么我给你们钱，要么入狱。”“要是我们接受和解，”布尔赖夫感到他说得有理，

“什么时候付款呢？”

“立即就付。”

“在这儿吗？”

“是。”

“不会很少吧，我再说一遍。”

“不会，比你希望的多得多，无限的多。”

“多少？”

“四百万。”

五 丈夫和妻子

这伙人像触了电一样，身子一振。布尔赖夫急忙走过来。“嗯？你说什么？”

“我说四百万，你们每人一百万。”

“什么！……什么！……你保证吗？……四百万？……”“是四百万。”

这数字太大了，太出乎人们的意外，不但那伙人感到意外，帕特里斯也感到吃惊。他们以为是个陷阱，布尔赖夫不得不说：“你的这个建议超过了我们的预计……因而我在想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乐意要少一点，是吗？”

“是，”布尔赖夫坦率地说。

“可惜，不能再少。为了逃脱死亡，我只有一个办法，打开我的保险箱。里面正好放着四捆千元的钞票。”布尔赖夫还不明白，而且越来越怀疑。

“谁能担保，我们得到四百万后，不会要求更多呢？”“要求什么？藏金的秘密？”

“是的。”

“不会的，因为你们知道我宁愿死。四百万是我的最大限度。你要吗？我不要求你们的任何承诺，任何誓言，一旦你们腰包装满，就会只想着溜之大吉，你们不会杀我，因为你杀了我，你们就完蛋了。”

道理说得无可置疑，布尔赖夫没有反驳。

“保险箱在这间房里吗？”

“是的，在第一和第二扇窗子之间，我的肖像后面。”布尔赖夫取掉画框，说：

“没看见。”

“保险箱固定在槽板中，中间有一块盖板。盖板中央有一朵花饰，是用生铁制作的，四角也有四朵花，按字母 CORA 顺序分别向右转动四朵花，这是密钥。”

“这四个字母就是柯拉丽名字的头四个字吗？”布尔赖夫一边接埃萨莱斯所说的去做，一边问着。

“不是的，是可兰经名字的前四个字母。你好了没有？”一会儿功夫，布尔赖夫就说：

“好了，钥匙呢？”

“没有钥匙。第五个字母 N 是中间那朵花。”

布尔赖夫转动第五朵花，里面的松锁机关响了一下。“你只要把它抽出来，”埃萨莱斯指挥着，“保险箱不大。它就嵌在墙上的一块石头里，把手伸进去，你就能拿到四个文件夹。”真的，帕特里斯这时总以为会发生什么异常情况，使布尔赖夫无法找到，让他陷入埃萨莱斯设置的圈套。布尔赖夫的同伙也有这种感觉，因为他们脸色刷白，布尔赖夫也是小心翼翼地，心怀疑虑地做着。

最后，布尔赖夫转过身来，回到埃萨莱斯身边，手里拿着用带子捆在一起的四个文件夹，厚厚的一摞。他解开绳结，拿出一叠，放在膝盖上，他的膝盖在发抖。当他从里面抽出一扎大面值钞票时，他像一个发烧的老人一样，全身都在发抖。他喃喃地说：“千元一张的钞票……共有十包。”

那伙人像抢劫一样地，一人拿了一扎，翻了翻里面，嘀咕着：“十包……”

对了……十包千元钞票。”

一会儿，他们中的一个人惊叫道：

“快走……快走……”

他们突然感到害怕了。他们无法想象，埃萨莱斯怎么会给他们这样一大笔钱，他一定会在他们离开房子之前又把钱追回去。这是肯定的。天花板会掉在他们头上。墙壁会合拢来夹住他们，把他们憋死。这倒使他们的敌人省了心。

帕特里斯·贝尔瓦也这样认为。灾难即将来临，埃萨莱斯的报复是不可避免的。像他这样勇于斗争的人，如果不是脑子里又打了什么主意，是决不会轻易抛出四百万巨款的。帕特里斯感到很紧张，气都喘不过来了。从他目睹这场悲剧开始到现在，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激动得全身发抖，同时他注意到柯拉丽妈妈也表现得越来越不安。然而布尔赖夫却恢复了冷静，他拦着他的伙伴们说：

“别傻了！他同西蒙老头会挣脱绳索来追我们的。”而这四个人都是一手捏着钞票，另一只手空着的，于是他们四个人一起把埃萨莱斯的胳膊捆在椅子上。埃萨莱斯骂道：“蠢货！你们是为盗取秘密而来，你们知道它的无比重要性，你们为了区区四百万法郎而丧失理智，上校比你们有胆量。”他们又把他的嘴塞住，而布尔赖夫朝他头上重重地击了一拳，把他打晕过去了。

“这样我们便可以放心撤退了。”布尔赖夫说。有一个人问：

“那么上校就留在这儿了？”

“当然。”

这办法似乎不妥，他又说：

“不管怎样，我们最要紧的问题，并不是进一步伤害埃萨莱斯，而是尽快逃走，埃萨莱斯也是为此。我们都得赶在上校那封控告信送到警察局长手里之前，我估计中午以前会送到。”“那怎么办？”

“我们把他装进汽车，随便扔到什么地方，让警察去收拾。”“他的证件呢？”

“我们到路上再去搜搜。帮我一把。”

他们把上校的伤口包扎了一下，使它不再流血，然后每人用一只手抬着尸体的四肢，而另一只手捏着钞票。

帕特里斯听见他们急匆匆地穿过了另一个房间，接着就是踏着门厅石板的响声。

“现在，”上尉心想，“埃萨莱斯或西蒙会去按一个机关的按钮，这伙东西便完蛋了。”

埃萨莱斯一动不动，西蒙也一动不动。

上尉听见声音走远了，又听见开门和关门声，汽车发动，最后离去的声音。一切都结束了，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那伙强盗拿着四百万法郎逃之夭夭了。

接下来是一阵长时间的静寂，帕特里斯一直焦虑不安。他想到悲剧还没有闭幕，他非常害怕再发生意外的事情，他想让柯拉丽知道他在这里。

一个新情况阻止了他这样做，柯拉丽站起身来了。柯拉丽的面部表情不再是害怕和恐怖，可是帕特里斯突然发现她情绪变得很不好，双眉紧蹙，嘴唇紧闭，目光不同寻常。他不由得害怕起来。他知道柯拉丽妈妈要采取行动了。是什么行动呢？难道这将是悲剧的结局吗？

她向她旁边的螺旋形楼梯的角落走去，她慢慢地往下走，并不想压低自己的脚步声。

她的丈夫肯定听见了。从镜子里，帕特里斯看见他抬起头，用眼睛盯着她。柯拉丽站住了。她的态度毫不迟疑，一定有明确的打算，只是在考虑最佳的做法。

“啊！”帕特里斯心里想，“您要干什么，柯拉丽妈妈？”他一怔，柯拉丽异常的目光暴露了她心里的秘密，她发现了从上校手中掉到地上的匕首。

帕特里斯一下就猜到，她会拿起匕首去杀她的丈夫。她苍白的脸说明了她的决心。她还没动手，埃萨莱斯吓得直哆嗦，他用尽全身力气想挣脱绑住他的绳索。她向前走，又停住了，猛一弯腰拾起了匕首。

她很快又前进了一步，来到埃萨莱斯躺着的椅子的右侧。他只要侧过头去就能看见。这是恐怖的一刹那，夫妻两人的目光相遇了。

这两人思绪万千，害怕，仇恨，慌乱而矛盾的感情交织在一起，一个要杀人，一个等待着死亡。这些在帕特里斯的头脑和意识深处引起强烈的反响。该怎么办呢？在这场悲剧面前，他该站在哪一方呢？他要么去干预、阻止柯拉丽做这不可弥补的过失，要么就是他亲自用手枪打死这个男人。

老实说，帕特里斯从一开始就有一种逐渐占主导地位的感觉，那就是对整个这场争斗产生了一种好奇。这种好奇并不庸俗，反而很高尚。他并非想要知道那些下流事的底细，而想要了解他所钟情的女人神秘的内心。她被卷入一系列事件的旋涡中，但她却能很快控制住自己，冷静地，自若地选择一个最令人恐怖的解决办法。一些其它的问题又萦绕在上尉的脑海。她为什么要采取这个办法呢？是报复、惩罚，还是一种仇恨的暴发？帕特里斯·贝尔瓦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

柯拉丽举起胳膊，她面前的丈夫连最绝望的表情都没有。他的目光中既没有乞求，也没有威胁，他静静地等待着。离他们不远的地方，西蒙老头用手肘撑起半个身子，迷惑地望着他们。柯拉丽还举着胳膊，她全身都暴发出力量来执行她的意志。她就要刺下去了，目光紧盯着她的目标，但这目光不再那么凶狠，不再那么阴森可怖了。帕特里斯看到她有些犹豫了。柯拉丽已恢复了一点女性的仁慈，但没有恢复她的温柔。“啊！柯拉丽妈妈，”帕特里斯心里想，“你终于清醒了，我又认识你了。你纵然有理由杀死这个男人，你也不能杀……我宁愿这样好些。”

慢慢地柯拉丽的胳膊垂下来了。面部线条松弛下来了。帕特里斯猜想，她摆脱了杀人念头的纠缠，一定感到欣慰。她惊讶地望着手中的匕首，好像从一场恶梦中醒来，然后俯身在她丈夫身上，帮他身上的绳子割断。

她在割绳子时带着明显的厌恶感，避免碰到他的身体，也不看她丈夫的目光。绳子一根根地割断了，埃萨莱斯自由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最令人不解。这个男人刚刚遭受了严刑，遭受了烧脚的痛苦折磨，可他一句感谢的话没说，一句生气的话也没说，便赤着脚奔向桌子上的电话机。

他就像一个饿汉看见了一块面包一样，慌忙拿起电话。这是他的救星，是他的生命。他气喘吁吁地对着话筒大声喊道：“中心台 39—40。”

然后很快转向他的妻子：

“滚开！”

她好像没听见，她正弯腰替西蒙老头解绳子。

埃萨莱斯对着电话不耐烦地吼叫：

“喂……小姐……不能等明天，今天，马上……接 39—40……赶快……”

他又命令柯拉丽道：

“滚开！……”

柯拉丽表示她不走开，相反地她想听听。他伸出拳头，又说：“滚！滚！……我命令你滚开。你也滚，西蒙。”西蒙老头站起来向埃萨莱斯走去，他好像要说话，无疑是想抗议。可是他的动作不明显，他想了想后朝门口走去，一句话也没说就出去了。

“滚！滚！”埃萨莱斯用威胁的动作吼着。

可是，柯拉丽走近他，两手交叉，坚持向他挑衅。正在这时，线路接通了，埃萨莱斯问道：

“是 39—40 吗？啊！好……”

他迟疑着，很明显，柯拉丽在场对他有很大的妨碍，他要说的话不能让柯拉丽知道。但时间紧迫，他只好不管她了，把话筒贴着耳朵，用英语说：

“是格雷戈瓦吗？……是我，埃萨莱斯……喂……是的，我是从雷诺瓦街打电话……不要浪费时间了……听着……”他坐下来继续说：

“告诉你，穆斯塔法死了。上校也死了……该死的，别打断我，我们都要完蛋了……”

“是的！完蛋，你也一样……听着，他们都来了，上校，布尔赖夫以及他们的同伙，他们用武力和威胁……我把上校毙了。但他给警察局事先写好了一封信，把我们全告了。信一会儿就要寄到了。那么你知道，布尔赖夫和他的三个混蛋同伙就会躲起来，赶快到他们那里去把钱拿回来……我估计他们一小时后会在那里，最多两小时。那里是个保险的地方，是他们准备好的，以为你我不知道。因此错不了，他们一定会去的……”

埃萨莱斯停了一会儿，想了想，又接着说：

“你还留着他们卧室的房间钥匙吗？有？……那就行。还有他们每个房间壁柜的钥匙吗？有？很好。那么，他们睡着后，最好确定他们睡得很熟的时候，你溜进他们的房间，搜他们的壁柜。他们肯定都把钱放进壁柜里了，你会很容易找到的。你知道这是四百万，把它装进你的旅行袋里，然后赶快溜出来找我。”他又停了一下。这次是埃萨莱斯听对方讲话，然后他又说：“你说什么？到这里？雷诺瓦街来见我？你疯了！你不想想，上校告发了，我还能呆在这里么？不，到车站附近的旅馆等我。十二点或一点钟，也可能再晚一点时间，我会到那里的。别担心，放心吃你的中午饭，到时再说。喂，明白了吗？一切由我担待。一会儿见。”

电话打完了。埃萨莱斯满以为，他采取了措施，他的四百万元又将回到他的手中，他不再担心有什么问题了。他放下电话，又回到他刚才受刑的椅子边，背对着壁炉坐下，把裤脚放下，很勉强地穿上鞋袜，还做出痛苦的样子，不过仍不失冷静，像个从容不迫的人。

柯拉丽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他。

“我该走了，”帕特里斯·贝尔瓦上尉心里想，他感到偷听丈夫和妻子之间的谈话实在有点尴尬。但他又留下来了，他担心柯拉丽妈妈，担心埃萨莱斯袭击她。

“你怎么总这样看着我？”埃萨莱斯说。

柯拉丽克制着自己的愤怒说：

“怎么？我没有权利怀疑吗？”

他讥讽地说：

“我为什么要撒谎？如果不是肯定你一开始就在这里，我就不会当着你的面打电话。”

“我在上面。”

“那么，你都听见了？”

“是的。”

“也看见了？”

“是的。”

“那么你看见我在受刑，听见我在叫唤，你没有做出任何事情来保护我，使我免受痛苦，逃脱死亡！”

“没有，因为我知道真相。”

“什么真相？”

“我一直怀疑而不敢接受的真相。”

“什么真相？”他更加大声地重复着。

“关于你出卖同伙的真相。”

“你疯了，我可没有出卖。”

“啊！别抵赖。的确有一部分事实我不知道，我听不懂他们说的话的意思，以及他们所要求于您的。但是他们想向您索取的秘密，就是叛国的秘密。”

埃萨莱斯耸耸肩膀说：

“叛国是指背叛自己的祖国，我又不是法国人。”“您是法国人，”她喊道，“您要求加入法国国籍，您已获得法国国籍。您在法国娶了我，您住在法国，您又在法国致富。那么您背叛法国就是叛国。”

“那么，这是为了谁呢？”

“啊！这也是我不明白的。多少年来，上校、布尔赖夫以及您所有的同伙，你们干了一番大业，这是他们说的，现在你们为共同事业创造的财富而争吵，他们谴责您想独吞这笔财富，而又想保守这个不属于您的秘密。我觉得这件事比叛国更肮脏更卑鄙……，我不知道这叫偷还是抢。”

“够了！”

埃萨莱斯用拳头捶着椅子的扶手。柯拉丽并不胆怯，她说：“够了，您说得对。我们之间的话说得够多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您打算逃跑。这就是自白。警察局使您害怕。”他又耸了耸肩膀说：

“我什么都不怕。”

“那好，您走呀。”

“是的。”

“那么，话就说到这里，您几点钟出发？”

“就走，中午时分。”

“如果被人抓住呢？”

“人家不会抓我。”

“可是要是有人抓您呢？”

“会放了我。”

“至少要进行调查，要吃一场官司吧？”

“不会，事情将无声无息的结束。”

“您希望……”

“我肯定。”

“上帝听见您说的！毫无疑问，您将离开法国啰？”“有可能我就离开。”

“也就是说？……”

“两三周以内。”

“请提前告诉我日子，以便我最后放下心来。”

“我会预先告诉你，柯拉丽，那是为了另一个原因。”“什么原因？”

“为了让你同我在一起。”

“同您在一起！”

他狡猾地笑了笑。

“你是我的妻子，妻子应当跟着丈夫。你知道，在我们那里，丈夫对妻子拥有一切权利，甚至可以叫她死，而你是我的妻子。”柯拉丽摇摇头，以一种无比蔑视的口气说：

“我不是您的妻子，我对您只有仇恨和厌恶，我不愿再见到您，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您怎么威胁，我也不会再见您。”埃萨莱斯站起来，弯着腰，全身颤抖地朝柯拉丽走过去，握着拳头，一字一句地说：

“你说什么？你敢说什么？我，我是主人，我命令你，我叫一声你就得来。”

“我不会同您在一起的，我向上帝发誓，对永恒的救世主发誓。”

他气得直跺脚，一脸凶相，破口大骂道：

“那么你要留下来了！是的，你有许多我不知道的理由要留下来，这是很容易猜到的……内心深处的原因，是吗？……你的生活中有了意中人，是吗？……住口！住口！……难怪你总是那样讨厌我，是吗？……你的仇恨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是从结婚的第一分钟，甚至结婚前就开始了……我们一直像一对死敌一样生活在一起。可是我，我爱你……我喜欢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就会拜倒在你的脚下。你的脚步声也会令我的心激动不已……而你，你总显出厌恶我的样子。你想抛弃我，另觅新欢？那我会宁愿让你死，贱货。”

他的拳头捏得紧紧的，颤抖地在柯拉丽的头上挥动，好像对待猎物那样，要把她的头敲碎。一阵颤栗使他的下颌发出咯咯的响声，额头上冒出大滴大滴的汗珠。

柯拉丽在他面前显得柔弱而纤细，她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帕特里斯·贝尔瓦显得很不安，他准备采取行动，可是他看到柯拉丽镇静的脸上流露着蔑视和厌恶。最后，埃萨莱斯终于控制了自己的情绪说：

“你一定得同我在一起，柯拉丽，不管你愿意或者不愿意，我是你的丈夫。你刚才已经体验到了，当你对我动了杀机，拿起匕首的时候，你没有勇气做下去。以后也总会这样，你的气总会消，而你终将与你的主人欢聚。”

她答道：

“我留在这里，留在这间屋子里同你斗争，破坏你已完成的背信弃义的事。我会不带个人恩怨行事的，因为我没有恩怨，但是我将永不停息地进行斗争，以减少你造成的罪恶。”埃萨莱斯低声地说：

“我可是记仇的，你要当心，柯拉丽。当你认为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时候，很可能就是我找你算帐的时候，当心！”他按了一下电铃，西蒙老头立刻进来了。他对西蒙说：“那么，两个仆人都逃走了？”

他不等回答又说：

“走得好，一个女佣和女厨就足够用了。她们没听见，是吗？她们睡的地方远，没关系。我走后，你好好监督她们。”“我必须六点钟起床做准备，我累死了。领我到卧室去，然后你再回来熄灯。”

他在西蒙的帮助下走了。

帕特里斯立刻明白了，柯拉丽不愿在丈夫面前示弱，实际上她已精疲力尽，没有力气走路了，她一下瘫倒在地，跪在那里划十字。

当她站起来的时候，她盯着门边的地毯，看了好一会儿，她看见了写着她名字的一页信纸。她拾起来读道：“柯拉丽妈妈，这场斗争力量悬殊，为什么您不求助我的友谊呢？只要您一示意，我就来到您的身边。”

柯拉丽被帕特里斯这封信搅得心慌意乱，差点跌倒。但是她没有像帕特里斯要求的那样做出什么表示，而是尽最大努力地走出房门。

六 七点十九分

这一夜，帕特里斯在康复中心的卧室里辗转难眠。昨晚目睹的情形，使他有种被追捕和夜里做恶梦一样的压迫感。他觉得，在这一系列令人愤慨的事情中，他只起着一种目击者的作用，而不能采取行动。这些事情还没完，他想使它们停息，可是相反，一切变得更加紧张，更加激烈。这对夫妻的离别，并没有使柯拉丽稍稍摆脱危险。来自各方面的危险随时可能发生，而帕特里斯·贝尔瓦承认无法预见，以至消除。

两个小时他没睡着，便打开灯，在一个记事本上飞快地一页页地记录着这半天所见到的事情，他想把一堆乱麻似的事情理出个头绪来。

六点钟，他去叫醒了亚邦，并把他带走。亚邦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帕特里斯两臂交叉地站着说：

“那么，你认为你的任务完成了！我一头泡在黑暗中，你先生倒睡大觉了，那么一切都好啦！您真是一个硬塑料脑袋，亲爱的。”塑料这个字逗得亚邦咧着嘴大笑，高兴得直咕哝。“一篇相当长的演说，”上尉命令道，“现在要叫你发表。搬张椅子来坐着，读读这篇记事，然后谈谈你的意见。怎么？你不会看？好得很！你的屁股没有受过塞内加尔中学坐板凳的苦！真是非凡的教育！”

上尉叹了口气，从他手里把记事本拿过来说：

“听着，想一想，进行推理、演绎、最后得出结论。我们所面临的情况是这样的，我概括地说说：

“第一，有一个巨富的叫埃萨莱斯的银行家，这位先生是个最大的无赖，他同时背叛了法国、埃及、英国、土耳其、保加利亚和希腊。证据是他的同伙用火烤他的脚，他杀了一个同伙，又用四百万法郎骗走了四个同伙，同时又责成另一个同伙立即追回那些钱。这帮人都将在上午十一点转入地下活动，因为到十二点，警察局就会采取行动了。”

帕特里斯·贝尔瓦喘了口气，又接着说：

“第二，柯拉丽妈妈——我还不明白，她为什么嫁给了这个无赖，她厌恶他，想杀他。而这个无赖却爱着她，也想杀了她。有一个上校也爱她，为她送了命。一个叫穆斯塔法的人根据上校的指示去劫她，却被一个塞内加尔人掐死了。一个缺了一条腿的上尉也爱着她，但她却唯恐避之不及，因为她已经同那个她所憎恨的男人结了婚。她和上尉一样都有半颗紫晶球。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事情，为一把生锈的钥匙，一根红丝绳，一条被掐死的狗，烧红的壁炉等等。如果你明白我说的一句话，我就把我的假腿扔一边去，因为我自己都一点不明白，而我是你的上尉。”亚邦咧着嘴笑着，脸上的伤痕裂得很长。确如上尉说的，他是绝对理解不了帕特里斯所讲的事，连大概意思也没弄明白，不过当帕特里斯用粗暴的口气对他说话时，他还高兴得直跺脚。“够了，”上尉命令道，“现在让我来推理、判断和作结论吧。”他靠着壁炉，两只胳膊撑在壁炉的大理石贴面上，用手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头。他高兴是因为他久已形成的乐观性格，但这回的高兴只是表面的，他心里却一直想着柯拉丽，为她担心，怎样保护她呢？

他想了很多计划，应当选择哪一个呢？他是不是应当拨个电话找那个叫格雷戈瓦的人呢，还是找警察局？是不是回到雷诺瓦街去？他不知如何做好。需要行动，是的，他是有能力的。如果仅仅是行动，他会满腔热情地怀

着对敌人的仇恨投入战斗，可是这是准备行动，必须估计到一些障碍，要拨开迷雾看到事情的真相。正如他说的，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抓到别人抓不到的东西，这就不属他的能力范围了。

他突然转向亚邦。亚邦的沉默使他感到难受。

“你总这样哭丧着脸！你使我感到气馁，你总是把事情看得一团漆黑……像个黑人一样……滚！”

亚邦难堪地走开了。这时有人敲门，并在门外喊着：“上尉，您有电话。”

帕特里斯急急忙忙地出去了。谁会一大早给他来电话呢？“是谁打来的？”他问走在前面的女护士。

“我不知道，上尉……是个男人的声音……他急着找您。电话铃响了很久，我在下面厨房里听到……”

帕特里斯不由得想到雷诺瓦街埃萨莱斯公馆大图书室的那部电话机。两件事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他来到二楼，沿着走廊走去。电话机安在一间候客室旁边的洗衣房里，他进去后把门关上了。

“喂！……我是贝尔瓦上尉。什么事？”

的确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是他不认识的一个男人的声音，讲话时声音非常急促，直喘气。

“贝尔瓦上尉！……啊！好……是您……我只怕太晚了……我还来得及……你收到钥匙和信了吗？……”

“您是谁？”

“你收到钥匙和信了吗？”那人还是坚持问。

“钥匙收到了，信没收到。”帕特里斯回答。

“没收到信！这太可怕了。那么你不知道吗？……”帕特里斯从电话里听到一声尖叫，然后就是一些断断续续的声音，是争吵的声音，然后就像是贴着耳朵说的，他清楚地听出那边断断续续的讲话：

“太晚了……帕特里斯……是你吗？……听着，紫晶球……是的，在我身上……颈饰……啊！太晚了……我多想！帕特里斯……柯拉丽……帕特里斯……帕特里斯……”

接着又是一声大叫，撕心裂肺的叫声，然后是阵阵渐渐远去的喊叫声：“救命啊！……救命啊！凶手！凶手，卑鄙的家伙……”喊声越来越微弱。接下来是一片寂静。突然那头响起了轻微的噼啪声，凶手把电话挂断了。

这一切前后不过二十秒钟。帕特里斯吃力地放下话筒，因为他的手指把电话机握得太紧了。

他呆呆地站在那里。他的眼睛盯着窗子外面，院子里大楼上的大钟，这时是七点十九分。他又机械地重复着这些具有文献价值的数字，然后他心里想，即使这一切是真的，但这幕戏显得太不真实；即使这个罪过不是他自己犯下的，他内心也十分痛苦。呼叫声还在他耳边回响，忽然他又拿起话筒，好像一个失望的人寄希望于万一。

“喂……小姐……是您在电话里叫我吗？您听见喊叫声了吗？……喂！喂！……”

没有人回答他，他又开始发脾气，斥责接线小姐。从洗衣房走出去，碰到亚邦，撞了他一下。

“滚开！全是你的错……理所当然，你应当留在那里照看柯拉丽。那好，

你快去，帮她的忙，我呢，我要去通知警察局……如果不是妨碍了我，这事早就处理了，我们也不会到达这步田地。走，快点。”

他又拦住了亚邦，说：

“不，你别动。你的计划是荒谬的。你还是留在这里。啊！不是在这里，是留在我身边。你太不冷静了，乖乖。”他把亚邦推开，自己又回到洗衣房，他气愤地大步走来走去，做着各种生气的动作，说着气话。然而，他慢慢地从混乱的思想中理出了一条思路：总之，没有任何证据说明雷诺瓦街公馆发生了惨案。他所保留的记忆不应当干扰他，使他总是想到同样的场面，同样的悲剧假相。当然正如他预感的那样，悲剧还在继续，可能远不只柯拉丽一人。

这个思路又引出了一个想法，为什么不马上着手调查呢？“是的，为什么不呢？”他想，“在打搅警察局之前，在找到那个同我打电话的人之前，甚至出发之前，谁能阻止我往雷诺瓦街打电话呢？无论以什么名义，无论以什么借口都行。这样我就心中有数了……”

帕特里斯又感到这样做没有大的意义。假如没人接电话呢？岂不证明那里发生了凶杀？或者干脆他们都没有起床？可是他必须行动。他在电话号码簿上查找埃萨莱斯的电话，终于拨了号码，他焦急不安地等待。他听到那边的铃声，他从头到脚都被震动了。电话接通了，那边有人回答。

“喂，”他说。

“喂，”一个声音回答说，“您是哪位？”

这是埃萨莱斯的声音。

尽管听起来没有任何异常，是一种很自然的声音，可是，这种时刻，埃萨莱斯应当在整理行装准备逃走，帕特里斯感到很震惊，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想了想说：

“是埃萨莱斯先生吗？”

“是的，我有幸同哪位在说话呢？……”

“是野战医院康复中心的一个伤员……”

“大概是贝尔瓦上尉吧？”

帕特里斯很惊奇，柯拉丽的丈夫难道认识他？他喃喃地说：“对……我就是贝尔瓦上尉。”

“啊！正巧，上尉！”埃萨莱斯以高兴的语气说，“我正好刚刚给康复中心打电话找您……”

“啊！是您……”帕特里斯无比惊讶地打断他的话。“是的，我希望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同帕特里斯·贝尔瓦上尉联系，以便向您道谢。”

“是您……是您……”帕特里斯越来越惊慌失措，语无伦次……

埃萨莱斯语气有点吃惊，他说：

“是的，这真是奇妙的巧合，对吗？可惜电话给切断了，或者说另一个电话串线了。”

“那么，您听见了？”

“听见什么，上尉？”

“喊叫声……”

“喊叫声？”

“至少，我感觉是喊叫声，但是听得不大清楚……”“我这边只听见有人找您接电话，而且很急。因为我不急，我就把电话挂了，推迟了向您道谢。”

“感谢我吗？”

“是的，我听说昨天晚上有人劫持我的妻子，是您救了她。因此，我想拜访您，并表示我的感激之情。您看我们是不是约见一下呢？在医院好吗？今天下午三点……”

帕特里斯没有回答。这个正受到逮捕威胁并准备逃跑的人，竟然如此大胆，使他感到震惊。同时，帕特里斯想，埃萨莱斯是出于什么动机给他打电话呢，他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而且帕特里斯沉默不语，并没有引起银行家的不安，他依然彬彬有礼，他以自问自答的形式讲话，回答他自己提出的问题，显得非常自然。然后两人互相道了再见，电话就结束了。

不管怎么说，帕特里斯还是感到放心多了。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往床上一躺，睡了两个小时，然后又把亚邦叫起来。“下次，”帕特里斯说，“你要指挥好你的神经，不要像刚才那样不知所措。你滑稽可笑，不要再说话了。你吃过饭了吗？没有，我也没有。你去看过医生吗？没有？我也没有。正好大夫答应给我摘掉头上这讨厌的绷带，你想我有多高兴啊！一条木腿就够了，对于一个恋爱的情人来说，头上缠着纱布像什么样！好啦，你快一点。准备好了就去医院。柯拉丽妈妈不能禁止我去找她！”帕特里斯很高兴，这是一小时以后，他和亚邦向马约门走去的路上告诉亚邦的话。天开始破晓，黑暗被驱散了。“当然，当然，亚邦，这才刚刚开始。这是我们要做的。首先，柯拉丽并未受到威胁，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样，围绕着几百万法郎的争斗发生在同伙之间，距离她很远。至于给我打电话的那个不幸的人，我听见他不安的叫喊。很明显，这是一个陌生的朋友，因为他称我帕特里斯，并用你相称。肯定是他给我寄来的花园钥匙，可惜随钥匙附来的信遗失了，而且事情很急，当他就要告诉我一切的时候遭到了袭击。是谁袭击了他，你说说看？大概是他一个同伙，害怕他泄露情况。就这些，亚邦，一切都很明白。也可能事实与我的预想完全相反。但我不在乎，主要根据假设行事。如果我的假设错了，我保留把全部责任推给你的权利，就这么定了……”

到达马约门后，他们上了一辆汽车，帕特里斯想转到雷诺瓦街看看。他们到达帕西十字路口时，看见柯拉丽妈妈在西蒙老头陪同下，从雷诺瓦街走出来。

柯拉丽叫了一辆汽车，她和西蒙一起上去了。

帕特里斯追踪到香榭丽舍野战医院。

时间正好十一点。

“一切顺利，”帕特里斯说，“她的丈夫逃走了，可她还没有改变她每天的生活日程。”

他们就近用了午餐，然后沿着大街溜达，同时监视着医院周围的动静，到一点半钟才进去。

很快，帕特里斯就发现，在院子的尽头士兵们集合的地方，西蒙老头坐在他平日坐的那把椅子上。他脖子上围着一条大围巾，遮住了半个脸，戴着一副黄色的大眼镜，在抽着烟斗。柯拉丽妈妈在四楼的一间病房里，坐在一个病人的床头，拉着病人的手，这病人是个男的，已经睡着了。

帕特里斯感到柯拉丽妈妈很疲倦，眼睛周围有一道黑圈，面容比平时更苍白。

“我可怜的妈妈，”帕特里斯心想，“这些坏蛋终将把她杀了。”他想起了昨天夜里的事，明白了为什么柯拉丽的生活这样隐秘。在野战医院这个

小天地里，人们叫她好心姐姐。为了避开周围的辱骂，她不用丈夫的姓，并隐瞒家里的住址。她以意志和谨慎战胜了很多困难，很好地保护了自己，以致帕特里斯不敢接近她。他站在门口，远远地望着柯拉丽，又怕被她看见，心里想：“啊！不，啊，不！我去给她一张名片！”

他决定走进去，可这时一个女人一边上楼，一边大声在他身旁喊道：

“夫人在哪里？……让她快点来，西蒙……”

西蒙老头也上了楼，指指在病房里的柯拉丽，那女人便跑了过去。

她对柯拉丽说了几句话，柯拉丽显得惊慌失措，开始跑向门口，经过帕特里斯身边，迅速下楼去。西蒙和那女人跟在后面。“我有汽车，夫人，”那女人喘着粗气说，“从家里出来正好有辆车，我就租了它。快点，夫人……警察局长命令我……”帕特里斯也下了楼，什么也没听到，可是他刚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使他下了决心。他一把抓着亚邦，跳进了一辆车，让司机追踪柯拉丽的车子。

“亚邦，新情况，有新情况，”上尉说，“事情有了急剧的变化，那个女人肯定是埃萨莱斯府上的女佣人，她根据警察局长的命令来找女主人。这是上校的揭发引来的抄家、调查，以及各种柯拉丽妈妈讨厌的事。你竟敢劝我保持谨慎？你想想，我能让她在危险中孤立无援吗？你的想法有多肮脏，可怜的亚邦！”他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他大声说：

“妈的！但愿埃萨莱斯这混蛋没被抓住！否则就要大难临头！可是这人太自信，太犹豫不决了……”

一路上，贝尔瓦上尉忧心忡忡，他排除了各种疑虑，最后得出结论。只有埃萨莱斯被逮捕，才会使得女佣人这样急急忙忙，才使得柯拉丽立即动身。这种情况下出面干预，揭露真相，伸张正义，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何况这种揭露可以根据柯拉丽的利益进行增减……

两辆车几乎同时在埃萨莱斯公馆前停下，那儿已经停着另一辆车。柯拉丽下了车，消失在门里。女佣人和西蒙也跨过了人行道。“来，”帕特里斯喊着亚邦。

大门虚掩着，帕特里斯走进去。大门里站着两名警察。帕特里斯匆忙地做个手势打了招呼，装作这个家的人走进去了。他想做的显而易见，没有什么能阻拦他。

他走在石板上的脚步声，使他想起了布尔赖夫及其一伙逃跑的情形。他走的正好也是这条路。与图书室相连的客厅的门是朝左边开的，上校的尸体正是从这扇门抬走的。门里传出说话声，他穿过了客厅。

这时他听见柯拉丽可怕的喊叫声：

“啊！上帝！啊！上帝！这怎么可能呢？”

两个警察在门口拦住了他。他对他们说：

“我是埃萨莱斯夫人的亲戚……唯一的亲戚……”“我们有命令，上尉……”

“我知道，那是当然的！不要放任何人进去了！亚邦留在这里。”他进去了。

在这间宽大的房子里，聚集着六七个人，无疑是警察局长、法官之类的先生。他们弯着腰围在那里看什么东西，帕特里斯被挡着，没有看见什么。突然柯拉丽从人群中挤出来，踉踉跄跄地向他这边走来，手在空中挥动着。她的女佣人扶住她，把她扶到椅子上坐下。

“怎么啦？”帕特里斯问。

“夫人不舒服，”女佣人回答，“真吓人，啊！我都吓坏了。”“究竟怎么啦？……为什么？”

“因为，先生！……您想想看！这种场面……我也是，感到很吃惊。”

“什么场面？”

有一个先生走了过来。

“埃萨莱斯夫人病了吗？”

“不要紧，”女佣人回答，“她晕过去了……身体太虚弱。”“如果她能走动了，就把她带走，她在这里没用。”接着他又用询问的口气对帕特里斯·贝尔瓦说：“上尉您？……”

帕特里斯装着不懂的样子。

“是的，先生，我们得把埃萨莱斯夫人带走，她在这儿确实没用。只不过，我不得不首先……”

帕特里斯为了避开问话人，赶忙绕了个弯，趁法官们开始散开的时候走上前去。

他看见这个场面以后方才明白，柯拉丽为什么会晕过去，女仆为什么那么激动，连他自己都感到毛骨悚然了。这个场面比昨天夜里可怕得多。

离壁炉不远处，就在埃萨莱斯昨夜受刑的地方，埃萨莱斯仰面躺在地上。他穿着睡衣，栗色法兰绒长裤，有饰带的丝绒上装，头上和肩膀上盖着毛巾。旁边一个无疑是法医的人一只手揭开盖布，另一只手对着死者的脸部指指点点，并用很小的声音做着解释。这张脸可以说是无法形容的一团肉，一部分像是被烤焦了，另一部分像血淋淋的肉泥，混杂着碎骨，皮，头发，胡须，还有一只碎了的眼球。

“噢！”帕特里斯喃喃地说，“真卑鄙！是把整个头放进火里烧的，有人把他拉了出来，是吗？”

那个同帕特里斯打过招呼的，看起来像个要人的先生又走过来说：

“您是谁？”

“贝尔瓦上尉，先生，埃萨莱斯夫人的一个朋友，是曾被她奋力抢救过的伤员……”

“好的，先生，”要人说，“但是您不能留在这儿。任何人都不准留在这儿。局长先生，除了法医之外，请让所有的人都从这间房子撤出去，并派人守门。您不能以任何借口放人进来，任何理由……”

“先生，”帕特里斯坚持说，“我有特别重要的情况向您报告。”“我倒是乐意听听，上尉，不过得等一会儿。请原谅。”

七 十二点二十三分

从雷诺瓦街到花园平台，有一个宽大的门厅，那门厅的一半被一条宽阔的楼梯占据。埃萨莱斯公馆被门厅分成两部分，这两部分之间的往来只能通过门厅。

左侧是客厅和图书室，图书室连着一幢独立的建筑，装有专用楼梯。门厅右侧是弹子房和餐厅，房子的楼层稍矮些，楼上临街一侧是埃萨莱斯的卧室，靠花园一侧是柯拉丽的卧室。从这里过去就是仆人住的耳房，西蒙老头也睡在那里。帕特里斯和亚邦被请到弹子房等候。一刻钟以后西蒙和女仆进来了。

老秘书被主人的惨死吓傻了，他表情怪异，喃喃自语。帕特里斯问他，老头贴在上尉耳朵边说：

“事情还没完……恐怕还会出事……还会出事！……甚至就在今天……也许马上……”

“马上？”帕特里斯问。

“是的……是……”老头颤栗地说。

他不再说话了。

至于女仆，当帕特里斯问她时，她说：

“先生，今天早晨，首先发生的一件怪事，是管家、跟班、门房都不见了，三个人都走了。然后六点半钟的时候，西蒙先生来告诉我们，先生说他在图书室里，不要去打扰他，也不要叫他吃早饭。夫人有点不舒服，九点钟我们给她送去了巧克力……十点钟她同西蒙先生走了。我整理好房间，厨房还没动静。十一点，十二点……最后一点钟的时候，有人按门铃，我从窗户看了一下，从一辆汽车里下来四位先生。我赶快开门。一位先生自我介绍说他是警察局长，要见先生。我把他们领进屋，敲了敲门，又摇了摇门，没人回答。他们中的一个人把锁套开了……于是，于是……您已经在那里看到了……或者没有看到……更坏的事，因为可怜的先生这时差不多整个头都在炉条底下。哎！真会有这样的坏蛋！……他是被人害死的，是吗？有位先生刚才说，他是死于中风，跌倒在炉子下面。可我……”

老西蒙听着，没有说什么，全身仍在颤抖，灰白胡须乱蓬蓬的，双眼藏在黄眼镜片后面。听到这里，他冷冷地一笑，走到帕特里斯身边耳语说：

“恐怕还会出事！……出事！……柯拉丽夫人……她得走……赶快走……否则她也会有危险……”

上尉听了一惊，他想盘问一下老人，但他没能听到更多的情况，一个警察来找他，并把他带到图书室去了。

老秘书说了很久，接着说的是女厨子和女仆。然后她们都回到柯拉丽身边。

四点多钟的时候，又开来一辆汽车。帕特里斯看见有两位先生走进门厅，大家都恭敬地向他们敬礼。他认出一位是司法部长，一位是内政部长。他们在图书室碰了一下头，半小时以后就走了。最后，四点多钟的时候，一个警察来叫帕特里斯，把他带到二楼，警察敲敲门就走了。帕特里斯走进一间面积很小的客厅，木柴的火光照见那里坐着两个人：一位是柯拉丽，帕特里斯向她鞠了一躬；另一位坐在她的对面，他同他说过话，像是调查这件事情的负责人。

这人大约五十岁，长得肥头大耳，举止笨重，但一双眼睛却机敏有神。

“先生，您一定是预审法官了？”帕特里斯问。“不，”对方回答，“我叫德马里翁，当过法官，现在是调查此案的特别代表……不是您说的预审法官，我看还不能预审。”“怎么？”帕特里斯感到十分惊奇地说，“还不能预审。”他望望柯拉丽，柯拉丽正专注地盯着他，然后她又看着正在说话的德马里翁先生。德马里翁接着说：

“当我们都弄清楚以后，上尉先生，我敢肯定，我们在所有方面都会达成一致……就像夫人与我之间的意见一致一样。”“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帕特里斯说，“但是我仍然担心，许多问题会搞不清楚。”

“当然，可我们终将会搞清楚，我们一起来搞清楚。请谈谈您所知道的情况吧。”

帕特里斯想了想说：

“先生，我毫不掩饰，我感到吃惊。我要向您叙述的事情很重要，这里却无人记录。因此它就不具备我必须宣誓声明并签字的证词的价值，是吗？”

“上尉，您要谈的事情有无价值要由您来确定，由您来确定它的重要性。现在只是事前交换有关事实的一次谈话……况且您能提供的情况，埃萨莱斯夫人已经谈过了。”

帕特里斯没有马上回答，他隐约地感觉到，柯拉丽与法官之间已经有协议，因此他的出现和卖力，有不受欢迎之嫌，人们想把他打发走。于是他决定，持保留态度，等法官亮牌出来，他说：“的确，夫人向您提供了情况，因此您也知道昨天我在餐馆听到的情况？”

“是的。”

“那么劫持埃萨莱斯夫人的企图呢？”

“知道。”

“那么暗杀呢？”

“知道。”

“昨天夜里有人对埃萨莱斯进行勒索，刑罚，上校的死，交出四百万法郎，然后就是埃萨莱斯与格雷戈瓦的电话谈话，最后她的丈夫对她的恫吓，等等细节，埃萨莱斯夫人都向您说了？”“对，上尉，这些我都知道，也就是说您所知道的，我都知道。而且，我还通过私人调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的确……的确……”帕特里斯重复着，“我看我不必提供情况了，您已经有了足够的证据，可以做结论了。”上尉一边继续提问，一边回避回答问题，他说：

“我能问您，在某个问题上是否有结论吗？”

“天哪，我的上尉，我的结论还没有最后定。但是我将依据埃萨莱斯先生今天中午写给他妻子的信做结论，除非有相反的证据。那封信是在他的书桌上发现的，尚未写完。埃萨莱斯夫人请我阅读了这封信，必要的话，您也可以看看。信的内容如下：

柯拉丽：

昨天，你把我的出走归咎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你错了，而我没有能够据理说服你的谴责，可能我也不对。我离开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包围着我的仇恨，你已目睹了这种仇恨的无比凶残。这些敌人千方百计，恨不得剥我的皮，扒我的肉，我只有溜之大吉。因此我走了，但请记住，我的意志你是绝对要服从的，柯拉丽。我一发出信号，你就得来和我相会。如果你不离开巴黎，那么你就难逃我的愤怒，即便我死了，也得如此。我已做好

一切安排，以便在这种情况下……

“信就写到这里，”德马里翁先生把信还给柯拉丽后说，“无可争辩的迹象表明，这封信是埃萨莱斯先生死前不久写的，因为他书桌上的一只座钟也被打翻了，钟停在十二点二十三分上。我猜想，他一定是感到很不舒服，想站起来，头一晕栽倒在地。不幸壁炉离得很近，炉火正旺，他的头撞到铁栏杆上，因而伤势很重——法医验过了——接着就晕过去了。离火太近，因此把他烧成这样……您已看见……”

帕特里斯对这种出人意料的解释大吃一惊，他说：“这么说，先生，您认为埃萨莱斯先生是死于意外？而不是谋杀吗？”

“谋杀！可是没有任何迹象说明这个假设。”

“然而……”

“上尉，您被联想所害了，这也是正常的。一两天来，您看到了一系列的悲剧事件，您的想象自然导致您作出谋杀之类的悲剧性结论。不过请您考虑考虑……为什么是谋杀，是谁杀的？布尔赖夫及其同伙吗？他们何致于此呢？他们得了大把钞票，就算那个叫格雷戈瓦的人，从他们手中把钱夺了回来，那么杀了埃萨莱斯先生，并不能重新得到钱。再说，他们从哪儿进去的呢？又从哪儿出去的呢？不，请原谅，上尉，埃萨莱斯先生死于意外，事实无可争辩，这是法医的意见，他将据此写出报告。”帕特里斯对柯拉丽说：

“夫人的意见也是如此吗？”

柯拉丽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

“是的。”

“西蒙老头也这样认为的吗？”

“噢！西蒙老头，”法官又说，“他瞎说，按他说，悲剧又将重新开始，危险涉及到埃萨莱斯夫人，她必须马上逃走。这就是我从他所说的话里得出的印象。他还把我领到与花园相连，朝向雷诺瓦街的一条小街的旧门前，把那条看家狗的尸体指给我看，又指着这扇门与上图书室的台阶之间的脚印给我看。这些迹象您也知道是吗？这是您和您的伙伴经过时留下的。那条被掐死的狗，我想一定是塞内加尔人干的，是吗？”

帕特里斯明白了，法官的保留态度和解释，他与柯拉丽达成的默契，所有这些的真正目的，已逐渐地不言自明了。帕特里斯直截了当地说：

“那么不是犯罪啰？”

“不是。”

“那么也不是预审了？”

“不需要了。”

“那么事情就无声无息了？平静了，忘记了？”

“正是如此。”

贝尔瓦上尉开始习惯性地迈着方步。他想起了埃萨莱斯的预言：

“没有人逮捕我……即使抓住了，也会把我放掉……事情将无声无息……”

埃萨莱斯很有见识。法律保持着沉默。那么法律又怎样找到柯拉丽这个沉默的同谋的呢？

这种情形使上尉感到非常愤慨。柯拉丽与德马里翁之间不可否认地存在着协议。他怀疑，这人欺骗了柯拉丽，使她牺牲自己的利益去为奇谈怪论服务。因此他们首先就要避开他，帕特里斯。“噢！噢！”帕特里斯心里想，

“这位先生的冷淡和讥讽令人讨厌。他在竭力地蔑视我。”

他克制着自己，装着愿意和解的样子，他又坐到法官的身边说：“请原谅，先生，我的固执一定冒犯了您。不过我的表现不仅仅是由于对埃萨莱斯夫人的同情或者感情——这种同情和感情，夫人似乎在拒绝。我的表现还由于我们之间的一种神秘联系，这种联系源于我们目力不及的过去年代。埃萨莱斯夫人有没有把这些细节告诉过您？我以为这非常重要，以至我不能不把它和现在我们担心的事联系起来。”

德马里翁看着柯拉丽，待她点头后回答说：

“是的，埃萨莱斯夫人告诉过我，并且还……”

法官有点犹豫，在征求柯拉丽的意见。柯拉丽红着脸，不知所措。

然而德马里翁在等待她的允许；他要谈得更深一点。柯拉丽最后终于开了口，她低声说：

“贝尔瓦上尉应该知道我们发现的情况，这个事实既关系到我，也关系到他，我没有权利向他隐瞒，先生。”德马里翁说：

“有必要讲吗？我看让上尉瞧瞧我找到的那本影集就够了。拿着，上尉。”

德马里翁递给上尉一个很薄的灰布封面的影集。

帕特里斯不安地接过来。当他打开来一眼看去的时候，是那样地惊奇，不由得叫起来：

“真不敢相信！”

第一页有两张照片，右边一张是一个穿着英国小学生制服的小男孩，另一张是一个小女孩。相片下面有两行字，右边是“帕特里斯十岁”，左边是“柯拉丽三岁”。

帕特里斯激动地翻过了这一页。

第二页还是他们的相片，他十五岁，柯拉丽八岁。接下来是他十九岁、二十三岁、二十八岁的照片，旁边总是伴着柯拉丽，开始是小女孩模样，后来就成了少女、少妇了。“真不敢相信！”帕特里斯喃喃地说，“这怎么可能呢？我的照片，我自己都不知道，很明显这是业余爱好者的作品，它追踪着我的一生。我服兵役时，有我的士兵照……骑马的照片……是谁下令拍的呢？是谁把它们同您的照片收集在一起的呢？夫人？”他紧盯着柯拉丽。柯拉丽避开他的目光，低下了头，照片中反映出的他们的亲密关系，引起她深深的不安。

上尉又说：

“谁收集的？您知道吗？这本影集从哪儿来的？”德马里翁先生回答说：

“这是法医在解开埃萨莱斯的衣服时发现的。埃萨莱斯先生的衬衣里面的汗衫有个手缝的内袋，法医感觉到里面有个硬东西，掏出来是个影集。”

这回帕特里斯与柯拉丽的目光相遇了，他们两人同时想到了是埃萨莱斯先生收集的。二十五年来他一直珍藏在胸前，他同他们一起生活，死了还带着他们。这种想法围绕着上尉，使他不想去思考它的特殊的含义。

“您敢肯定您说的吗？先生？”帕特里斯问。

“发现相册时，我也在场，”德马里翁说，“此外真是太巧了，我还发现了另外一件东西，证实并补充了它。这是一个用金丝托架固定的紫晶颈饰。”

“您说什么？您说什么？”贝尔瓦上尉大声说，“一个颈饰？一个紫晶颈饰？”

“您自己瞧瞧，先生。”法官在征询了埃萨莱斯夫人意见后说。德马里翁先生把一个紫晶球递给上尉，比柯拉丽与帕特里斯的两个半个合起来还要大。无论是与柯拉丽的念珠，还是帕特里斯的表饰相比，做工同样精细。

托架用的是扣环。

“我可以打开吗？”上尉问。

柯拉丽表示同意。

他打开了。

紫晶珠分开两半，中间夹着两张很小的照片，一张是柯拉丽穿护士服，一张是帕特里斯穿军官制服。

帕特里斯思考着，脸色刷白。过了一会儿，他说：“这个颈饰从哪儿来的？是您发现的吗？先生？”“是，上尉。”

“从哪儿发现的呢？”

法官似乎有点犹豫。帕特里斯根据柯拉丽的态度，感到她并不清楚这个细节。

最后德马里翁先生回答说：

“我是从死者手中发现的。”

“从死者手中，从埃萨莱斯先生手中吗？”

帕特里斯像是受到意外打击一样地跳起来，把身子转向法官，急于听到他的第二次回答，以证实其可靠性。

“是的，在他手中。我把他握紧的拳头松开才拿到的。”上尉站起来，用拳头击了一下桌子，喊道：

“喂，先生，我要告诉您一件事，我把它作为最后的一个证据，证明我的合作不是没有用处的。在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之后，这件事具有明显的意义。先生，今天早上，一个人给我打电话。电话好不容易接通了，这个人似乎很激动，他遭到了罪恶的袭击，声音都传过来了。我在电话里听见了挣扎和痛苦的叫喊，我听见这个不幸的人很想告诉我一些重要情况，‘帕特里斯……柯拉丽……柯拉丽……紫晶颈饰……是的，在我手里……颈饰……啊！太晚了……我多想！……帕特里斯……柯拉丽……’

“这就是我所听到的，先生。这里提供了两个事实：今天早晨七点十九分，一个男人被杀了，他拿着一个紫晶颈饰，这第一个事实是无可辩驳的。几小时后，中午十二点二十三分，人们从另一个男人手里发现了这同一颗紫晶颈饰，这第二个事实也是无可争辩的。把两个事实联系起来看，您就不能不得出结论，第一次犯罪就在这里，在这所公馆的图书室。我从电话里听见声响，而且这间图书室从昨晚开始，一直在发生悲剧事件。”这个事实实际上成了对埃萨莱斯的又一次指控，似乎对法官产生了影响。帕特里斯把法官引进一场激烈的辩论。帕特里斯提供的论据合符逻辑，不会使人想到居心不良。

柯拉丽有点迷惑不解，帕特里斯却根本没有注意，他只想到她的慌乱是因为感到耻辱和害羞。

德马里翁先生反驳说：

“您说两个事实无可争辩，是吗？上尉，关于第一个事实，我提醒您注意，我们并没有发现这个可能在七点十九分被杀害的男人的尸体。”

“我们会找到的。”

“好的。第二点，关于从埃萨莱斯手中找到的紫晶颈饰问题，那么谁能告诉我们，埃萨莱斯是从被杀害者手中夺走的，而不是从别的地方拿来的呢？因为，毕竟我们不知道这个时候，埃萨莱斯是否在家，甚或在他的图书室。”

“我知道。”

“您知道？”

“谋杀之后几分钟，我给他打电话，他接了电话，回了话。此外，为了怕露马脚，他告诉我，他刚刚给我打过电话，但串线了。”德马里翁先生想了想又说：

“他早上出去了吗？”

“埃萨莱斯夫人可以说说。”

为避开帕特里斯的目光，她没有转过脸就说：

“我想他没有出去，他死的时候穿的还是内衣。”“从昨晚以来，您见过他吗？”

“今天早上，七点到九点的时候，他三次来敲过我的门，我没有开门。快到十一点的时候，我一个人就出去了。我听见他在叫西蒙老头，命令他陪着我。西蒙很快就追上了我。这就是我所知道的。”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每人都在琢磨着这桩奇怪的事情。最后，德马里翁先生终于明白，像贝尔瓦上尉这样刚毅的人不是轻易好对付的。于是他像进行构思以前想了解对方的最后想法的人那样说：

“坦率地说，上尉，您的假设在我看来，还很模糊。您的假设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不采纳的话，您将怎样行动？这两个问题很明确，您能回答吗？”

“我将像您提问一样，明确地告诉您，先生。”

他走到法官身边说：

“先生，这里就是我战斗和出击的地方——是的，出击，如果必要的话——这是我的选择。一个从前认识我，也认识当时还是孩子的埃萨莱斯夫人的男子，收集我们各个时期的照片，一定有着不可言明的爱我们的理由，他把花园门的钥匙交给我，使我们彼此接近，本来他要向我们坦露隐情，可是当他要实行他的计划的时候，却惨遭杀害。然而一切向我证明，他是被埃萨莱斯杀死的。因此我决心控告，不管我的行动后果如何。请相信，先生，我的控告不会一无所成的。总会有办法让人受理的……我会站到房顶上去呼唤真理。”

德马里翁先生开始笑起来，说：

“天哪！上尉，您说到哪里去了！”

“我将凭良心办事，先生，而埃萨莱斯夫人会原谅我的，我相信。我这也是为了她，她知道。她知道如果法律不帮忙，如果这件事情就这样平息下去，她也就完了。她知道威胁她的敌人是毫不留情的，他们为了他们的目的，为了把她干掉，是决不会退却的，她是敌人的障碍。更可怕的是，他们的诡计连最明白的人也看不见。对付这些敌人，必须进行最顽强的斗争，尤其是不知道敌人下了多大的赌注。只有法律才能揭穿他们。”德马里翁先生想了想，然后把手放在帕特里斯的肩上，冷冷地说：

“如果法律部门知道这笔赌注呢？……”

帕特里斯惊讶地看着他：

“您知道什么？……”

“也许。”

“您能告诉我吗？”

“当然啰！您逼得我……”

“什么？”

“噢！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小笔钱……”

“到底多少？……”

“十亿。”

“十亿？”

“很简单。可惜其中三分之二，或者四分之三，战前就运出了法国。不过两亿五或三亿比十亿还值钱，这里有个微妙的道理……”

“什么道理？”

“它们都是黄金。”

八 埃萨莱斯的诡计

这回贝尔瓦上尉的口气变得温和一点儿了。他隐约地感觉到他的一些看法将使法律部门不得不谨慎行事。

“您肯定是这样吗？”他问道。

“是的，上尉。我已经研究两年了。我的调查表明，法国出口的黄金真是说不明白。不过我承认，同埃萨莱斯夫人交谈之后，我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偷运的，是谁在整个法国，以至最小的乡镇，建立起巨大的黄金走私机构，通过这种渠道，大量的黄金一点点地流了出去。”

“那么埃萨莱斯夫人知道啰？”

“不知道，她只是有些怀疑。昨天晚上，您到这里之前，她听见埃萨莱斯和那伙歹徒之间的谈话。她告诉了我，并给了我一个谜底。我想这个谜没有您的参加，我会追根究底，查个水落石出的——况且，这也是内政部长的命令，而埃萨莱斯夫人也希望这样——但是您的热情消除了我的犹豫，因此我无法排除您，上尉，我就断然决定了……像您这样顽强的合作者，是不会不受欢迎的。”

“这么说……”帕特里斯急于了解情况。

“这么说，这儿就是该阴谋集团的首脑机关。埃萨莱斯就是坐落在拉法埃特街的法兰西—东方银行的行长。他表面上是埃及人，实际上是土耳其人，在巴黎金融界有很大影响。他的国籍是英国，可是同埃及旧权贵保持着秘密联系。埃萨莱斯为外国势力效劳，我还不能明确指出是哪国；搜刮，我也找不到另外的字眼来形容搜刮法国的黄金，然后尽一切可能把落入他保险柜的黄金偷运出去。“据可靠材料报告，他两年间成功地偷运了七亿法郎的黄金。最后一批黄金正准备着，但战争爆发了。您很清楚，这样数额巨大的黄金偷运，战时就不像平时那么容易。在边境上车辆要接受检查，在港口，船只起航也都要进行检查。总之，偷运是不可能的。因此有两亿五到三亿法郎的黄金还滞留在法国。十个月过去了，到了现在，埃萨莱斯掌握着这笔神话般的财富，他想一点一点地鲸吞据为己有，可是他的那帮同伙……”

“就是昨天夜里我看见的那些人吗？”

“是的。有五六个值得怀疑的地中海地区的人，他们伪造国籍，冒充保加利亚人什么的，其实他们是那边分行的私人联络员。他们从前都是埃萨莱斯银行支行的负责人。他们又为埃萨莱斯雇佣了几百名代理人，遍布村村落落，通过他们与农民吃吃喝喝，拉关系，用钱去买黄金，把国家的黄金搜刮一空。战争爆发后，这些人停了买卖，聚到埃萨莱斯身边。埃萨莱斯也把拉法埃特街的银行关闭了。”

“那么后来呢？”

“后来发生的事，我们就知道了。可能他的同伙从他们的政府那里得知，最后一批黄金并未运到，他们就猜想，埃萨莱斯想把他银行的三亿法郎黄金据为己有。于是老伙计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不调和的斗争，一方想要得到自己的一份，而另一方坚决不让，硬说已经运走。到昨天，这场斗争已到了白热化程度。下午，那帮人想劫持埃萨莱斯夫人做人质，对埃萨莱斯进行勒索。晚上……晚上，您见到了，那是最高潮……”

“可是为什么恰巧选在昨天动手呢？”

“因为这批歹徒认为，几亿法郎的黄金要在昨天夜里运走。他们并不知

道上几次偷运黄金是用什么方式，但他们知道，每次偷运之前都要发一个信号。”

“对，是不是火星雨？”

“是的。在花园的一个角落里有几个旧暖房，下面有个壁炉。壁炉积满油污、炭黑以及岩屑，一点火就爆出火花和火星，远远地就看得见，就用它作信号。埃萨莱斯昨天晚上亲自点燃了壁炉。那伙人慌了，便横下心赶到这里。”

“埃萨莱斯的计划失败了？”

“失败了。他的同伙的计划也失败了，上校死了。其他人仅仅得到几捆钞票，而且又被收回去了。斗争并没有结束，于是今天早上演出了最令人震惊的悲剧。根据您所说的，一个认识您的男人想与您联系，他在七点十九分被人杀害。很可能是埃萨莱斯所为，因为他害怕那人干预。几个小时以后，也就是十二点二十三分，埃萨莱斯本人也被杀死，这可能是他的一个同伙干的。这就是全部事实，上尉。现在您同我知道的一样多了。您是否认为这个案件应当保密，只能采取非常规的调查呢？”帕特里斯考虑了一下说：

“是的，我认为应该这样。”

“唉！是的，”德马里翁先生喊道，“把流失黄金的事公之于众，不仅毫无益处，而且会引起人们的猜测，您想一想，两年之内流失这么多黄金，如果没有令人遗憾的默契是不可能的。我的私人调查即将证明，我也相信，有某些重要和不重要的银行信贷机构，表现软弱无能，并且进行了交易，对此我并不一定要说出来，公开带来灾难，因此只好沉默。”

“可是，能够沉默下去吗？”

“为什么不能呢？”

“天哪！有了几具尸体了，比如法克西上校，……”“上校是自杀的。”

“您将会或者已经在卡利拉花园找到穆斯塔法的尸体。”“这是社会新闻。”

“埃萨莱斯先生的死呢？”

“是一次意外事故。”

“由同一伙罪犯干下的各种罪行都将变成孤立的彼此没有联系的。”

“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

“舆论就不会有相反的看法吗？”

“公众会朝我们认为好的方面想，这是战争时期。”“新闻会出来说话。”

“新闻不会出来说话，我们有新闻检查。”

“如果又有某种新的犯罪事实呢？……”

“新的犯罪？为什么？事情已经了结，至少主动犯罪和悲剧性事件没有了。主角们都死了，到埃萨莱斯被杀，悲剧已降下帷幕。至于布尔赖夫及其其他的配角，八天之内都将进集中营。我们将得到几亿法郎的黄金，谁也不敢认领，法兰西将有权支配它。我将努力去做这方面的工作。”

帕特里斯·贝尔瓦点点头。

“另外还有埃萨莱斯夫人的问题，先生，我们不能不顾她丈夫方面的威胁。”

“他已经死了。”

“但无论如何，威胁依然存在。西蒙老头曾经非常恐惧地同您谈过。”

“他是有点疯了。”

“正确地说，是他的头脑感到危险迫在眉睫。先生，斗争还没有结束，可能才刚刚开始。”

“好吧，上尉，我们正处在这个时期，是吗？那您就尽您所能保护埃萨莱斯夫人，使她免遭毒手。而我也听从您的吩咐，尽我所能。我们的合作是长期的，因为我的使命就在这里，将来只要有事，您等着，它必将发生在这所房子与花园的围墙内。”“您为什么这样认为呢？”

“昨天晚上，埃萨莱斯夫人听见了一些谈话。法克西上校多次重复说，‘黄金就在这里，埃萨莱斯。’他还说，‘多少年来，每个星期，你的汽车把拉法埃特银行的黄金往这里运。西蒙，司机和你，把一袋袋的黄金从左边地下室的气窗往里塞。你怎么从这里运走的？我一无所知。但这是战争期间，黄金都在这里，总有七八百袋，一点都没有出过你的家门。我想到了这一点，所以日夜派人守护，黄金就在这里。’”

“您没有找到一点线索吗？”

“没有。顶多，我只找到一件价值一般的东西。”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揉皱了的纸，他把它展开来，接着说：“从埃萨莱斯手中除发现那个颈饰外，还有这张纸，上面写得乱七八糟，不过还能看出几个字，是急忙潦草地写的。可以辨认出的只有三个字：金三角。金三角是什么意思呢？同我们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我暂时还不明白。我只想到，这张纸片同那个颈饰都是埃萨莱斯从那个七点十九分被杀害的男人手中拿走的，而埃萨莱斯正在辨认这张纸时被杀了。”

“对，事情应该是这样。您看，先生，”帕特里斯总结似地说，“所有这些细节都彼此有着联系。请相信，这都源于一件事。”“对，”德马里翁先生站起来说，“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请追踪第二个方面的情况，上尉。我同意您的意见，发现在同一个颈饰里，同一个影集里，有您和埃萨莱斯夫人的照片，是件非常奇怪的事。因此问题就在这里，解开这个谜就接近了真相。一会儿见，上尉。再有，您可以动用我和我手下的人。”说到这里，前法官握着帕特里斯的手……

帕特里斯留住他。

“我需要您，先生。从现在起，就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是吗？”

“已经采取了，上尉。房子不是由我们看着吗？”“是……是……我知道……不过，不管怎样……我有一个预感，今天还会要……您记得西蒙老头的话吗？……”德马里翁笑笑。

“得了，上尉，不要草木皆兵了。如果说敌人找上门来，他们也该想一想。我们明天再谈，好吗？上尉？”他同帕特里斯握过手，又对埃萨莱斯夫人鞠了一躬，然后出去了。

为了慎重起见，贝尔瓦上尉同他一起走出门去，停在门口，又返回来。埃萨莱斯夫人好像没听见似的，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弯着腰，侧着头。上尉喊了声：“柯拉丽。”

她没回答，他怀着热切的希望叫了一声“柯拉丽，”可是她还是没有回答，柯拉丽的沉默好像使他乐不可支。因为这表明她不再感到拘束，也不生气，柯拉丽愿意他作为可以求助的朋友留在她身边。而帕特里斯既不想那些困惑他的问题，也不想围绕在他们身边的一系列犯罪活动，更不想他们身边可能存在的危险。他只想着柯拉丽的痛苦和无人照顾。

“您不必回答，柯拉丽，您不要说话。让我来告诉您。我必须告诉您所

不知道的一切，也就是说，您想让我离开这所房子的原因……离开这所房子，您也得离开……”

他把手放在柯拉丽坐的椅子的扶手上，并轻轻碰了一下她的头发。

“柯拉丽，您在想，您家庭的耻辱会使您离开我。您为做这么一个男人的妻子而感到羞愧，您为此感到迷惘和不安，仿佛您也成了罪人。为什么要这样？是您的错吗？您不要再想了，我敢说，你们两人之间，过去一定充满着痛苦和仇恨，这桩婚姻一定是某桩我不知情的阴谋的产物，您本人并不愿意，是吗？是的，柯拉丽，还有别的事，我就要告诉您，别的事……”他朝柯拉丽弯下腰去，壁炉的火光照着柯拉丽妩媚的脸庞，他越来越激动地大声说着话，以你相称，但又显得尊敬而亲切：“我该不该说呢，柯拉丽妈妈？不需要，是吗？你明白，你心里清楚。啊！我觉得你浑身都在发抖。对，从第一天开始，你就爱上了他，那个大个子伤员，尽管他残废了，脸上有刀伤。你不说话，你默认了。是的，我知道……可能今天我说这些使你感到厌恶。我可能应该再等等……为什么？我对你无所求。我知道，这已经够满足了。我不会同你说更多的了，你一定会不得不告诉我，在这之前我将保持沉默。可是，我们之间将保持一种美妙的爱情，柯拉丽妈妈。知道你爱我就够了，柯拉丽……好！你哭了！你是想否认吗？可是当你哭的时候，妈妈，我了解你，这是倾注你整个的爱心的温柔和爱情。你哭了吗？啊！我不相信你会爱我到这种程度！”

帕特里斯也是热泪盈眶。柯拉丽的泪水顺着两颊往下滴，而帕特里斯多想亲吻这沾满泪水的脸颊啊。

他望着望着，忽然感到柯拉丽和他想的不是一回事，她在关注着一件意外的事情。在他们无声地爱恋中，她在倾听着，可他并没有听见。

尽管这声音很不容易听见，但他忽然听见了。与其说是听见一种声音，还不如说是感觉到混杂在远离城市的嘈杂声中的声音。出什么事了？

不知不觉中天已黑下来。帕特里斯并没发觉。小厅不大，炉子又烧得很热，埃萨莱斯夫人打开一半窗子，可是很快又关上了。她仔细地听着，危险就来自窗外。

帕特里斯连忙跑到窗前，他没有听见声音。但危险是明摆着的，在窗外昏暗的暮色中，他透过玻璃依稀看见有人影，接着他看见两扇窗户之间有个东西亮了一下，他看着像一支枪。他想：“如果不是我在戒备，柯拉丽就完了。”

事实上，柯拉丽就站在窗子对面，中间没有任何障碍物，因此上尉故意用轻松的口气大声说：

“柯拉丽，您可能有点累了，我们就告辞了。”同时他转到扶椅后面保护她。可是他还没来得及走过去。她看见左轮枪的火光，急忙往后一闪，口里喃喃地说：“啊！帕特里斯……帕特里斯……”

随着两声枪响，便是一阵呻吟。

“你受伤了？”帕特里斯喊着朝柯拉丽奔过去。“没有，没有，”她说，“只是害怕……”

“噢！你没伤着，可怜的人！”

“没有，没有……”

“你能肯定吗？”

他等了三四十秒钟，拉开电灯，看了看柯拉丽，他等她恢复镇静。

他跑到窗前，把窗子全部打开，跳到阳台上，这间小客厅是在二楼，沿着围墙有铁栅栏。帕特里斯因为腿不方便，好不容易才下去了。

到了楼下，他绊着倒在平台上的梯子，跌了一跤。后来又同从底层赶来的警察相撞，他们中一个大声喊道：“我看见一个人影从那里逃走了。”

“从哪里？”帕特里斯问。

那人朝小街跑去，帕特里斯跟在后面追。正在这时，从门的左侧传来尖厉的叫喊声：

“救命啊！……救命！……”

当帕特里斯赶到时，警察已经拿着电筒照过去，他们两人都看见地上，一个人蜷曲成一团。

“门开了，”帕特里斯喊道，“凶手跑了……快追。”警察朝小街跑去，亚邦也跟着，这时帕特里斯喝道：“快，亚邦，警察朝小街这头追，你就朝小街那头追。快，我留下来照顾受伤的人。”

借着警察的电筒光，帕特里斯弯腰去看倒在地上的。他认出是西蒙老头，一根红丝绳套在他的脖子上，差不多已经窒息了。“还好吗？”上尉问，“您听见我说话吗？”他解开套在老人脖子上的绳子后问他。西蒙结结巴巴说了几个不连贯的字母，然后突然唱起歌来，接着又是一阵一阵的发笑，声音不大，中间还夹着打嗝的声音，他已经疯了。“先生，”帕特里斯在德马里翁向他走来，并彼此交流看法时说，“您真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吗？”

“您是对的，”德马里翁先生承认说，“我们应当立即采取防范措施，保障柯拉丽夫人的安全，这幢房子昼夜派人守卫。”几分钟以后，警察和亚邦一无所获而回，在街上拾到一把门钥匙，与帕特里斯的那把一样旧，一样长了锈，是凶手逃跑时掉在地上的。

晚上七点钟，帕特里斯同亚邦离开了雷诺瓦街公馆，回到纳伊区。

帕特里斯习惯地抓着亚邦的肩膀，靠在他身上走路，他说：“我猜到你脑子里想的什么，亚邦。”

亚邦咕哝了一声。

“这就好，”贝尔瓦上尉赞同地说，“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你主要觉得警察局对这种情况无能为力，是吗？你说，他们是一群窝囊废，对吗？你这样说，亚邦先生，就是愚蠢，就是傲慢。我一点都不奇怪，我会纠正你，这先不谈。不管怎么说，警察局还是做了他们能做的事，除了战争时期的因素之外，他们所要做的毕竟同处理埃萨莱斯夫人与贝尔瓦上尉之间的神秘关系不一样。因此我应该行动，我只能依靠我自己。好，那么我有没有能力对付这样的对手，这个坏家伙又返回由警察守卫的公馆，搭着梯子，偷听了我和德马里翁先生的谈话，以及我和柯拉丽妈妈的谈话，最后给了我们两枪。嗯，你说说看，我有力量吗？整个法国的警察都是任务压头，他们能给我提供必要的援助吗？不会的，要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必须需要一个具备多种素质的杰出人物才行。这个人还没有露过面。”

帕特里斯更加靠紧在亚邦的胳膊上。

“你有这样的好友吗？认识这样的人吗？一个天才，半个上帝！”亚邦高兴地咕哝了一句，放开了上尉的胳膊。亚邦身上总带着一个电筒，他打开电筒开关，用牙齿咬住电筒的手柄，又从口袋里掏出一节粉笔。

沿街有一道很长的白粉墙，因为年代较久，已经变脏变黑。亚邦走到墙壁前，借着电筒光，用笨拙的手写着，每一笔都要费很大劲，而且这几个字

是他唯一能记住和拼写的。他一共写了两个字，帕特里斯一下就读出来：亚森·罗平。

“亚森·罗平”帕特里斯低声地重复着。

帕特里斯惊奇地看着亚邦：

“你疯了？这是什么意思，亚森·罗平？什么？你推荐亚森·罗平？”

亚邦点头表示肯定。

“亚森·罗平，你认识他？”

“是的。”亚邦咕哝说。

帕特里斯想起来了，亚邦住院期间，好心的病友给他讲亚森·罗平的故事，于是他笑道：

“是的，你认识他，就像人们认识书中的人一样。”“不！”亚邦不同意上尉的话。

“你认识他本人？”

“是的。”

“那么他死了以后，你还见过他？”

“是的。”

“见鬼！亚邦先生对亚森·罗平的影响力真够大的，居然能让他复活，听凭亚邦先生的调遣？”

“是的。”

“天哪！你已经使我无限崇敬，那么现在只有向你鞠躬了。已故亚森·罗平的朋友，这就够精彩了！那么什么时候，你可以把这个幽灵调来帮忙呢？六个月？三个月？一个月？半个月？”亚邦做了个手势。

“大约十五天，”贝尔瓦上尉说，“好哇！把你朋友的灵魂召来，我很高兴与他接触。真的，你把我看得很平庸，因此你认为我需要一个合作者。你把我当成一个无能的笨蛋，是吗？”

九 帕特里斯和柯拉丽

一切都如德马里翁先生所预料的那样过去了。没有新闻，也没有舆论。各种事件和事情都无人在意。巨富银行家埃萨莱斯的葬礼也无人知晓。

但是在葬礼的第二天，贝尔瓦上尉在警察局的支持下，与军事当局进行了交涉，在雷诺瓦街的公馆，作了新的部署，它被改作香榭丽舍野战医院的第二附属医院，由埃萨莱斯夫人监护。除贝尔瓦上尉以外，还有七名残废军人也住进了里面。柯拉丽不再用女仆和厨子，一个人住着。各种活计，七个残废军人就足够了，一个看门，一个当厨子，一个管家。亚邦被分配做随身仆从，料理柯拉丽妈妈的私人事务，晚上他就睡在柯拉丽房门外的走道上，白天他就守在她的窗前。

“这样，就没人从门口或窗户靠近她啦！”帕特里斯说：“谁也进不去！即使飞进一只蚊子，我也要找你算账。”尽管如此，帕特里斯还是不放心。那些胆大包天的亡命之徒，他见得太多了，他不相信有什么绝对的防范措施。危险总是出人预料地无孔不入的，而且人们无法知道威胁来自何方，防范就更难。埃萨莱斯死了，下一个轮到谁呢？由谁来实行他在最后的信中提到的针对柯拉丽的复仇计划呢？

德马里翁先生马上开始了调查，但他对那些戏剧性的事件漠不关心。因为找不到那个死前在电话里向帕特里斯呼救的人的尸体，也搜寻不到袭击帕特里斯和柯拉丽的凶手的任何踪迹，以及无法判断凶手使用的梯子从何而来，因此他不再考虑这些问题了，他只是忙着调查一千八百袋黄金，这是他的头等大事。“我们有理由肯定，黄金就在这里，”德马里翁说，“就在花园与房屋之间的这个正方形的四边之内。显然一袋五十公斤重的黄金，体积要比同样重量的煤炭小得多。可是不管怎样，一千八百袋黄金可能也有七八立方米的体积，这样大一堆东西是不好隐藏的。”

两天以后，他作出结论，黄金既没有压在房子里，也没有藏在房子底下。以前，埃萨莱斯的汽车司机晚上把法兰西—东方银行保险柜中的黄金运到雷诺瓦街以后，埃萨莱斯同司机和叫格雷戈瓦的人，再用一根粗铁丝把它从气窗塞进去，这是上校的一个同伙说的。

铁丝上有滑动的铁钩，用它挂袋子，这些袋子就堆在图书室底下的大地下室里，铁丝和挂钩都已找到。

德马里翁先生同他的警察们，使尽浑身解数，以极大的耐心，寻遍这个地下室的角角落落。通过他们的努力，至少可以说，这里没有一点值得怀疑的地方，更没有秘密。只有从图书室到地下室去的梯子，还有在楼梯口上有一块翻板，上面铺着地毯。除了雷诺瓦街的一个气窗外，另一个气窗开在花园上面，同第一层的平台一样高，两个气窗内都有根笨重的铁护窗挡着，成千上万根金条可以从这里塞进去，又可以从这里运出来。德马里翁先生心里纳闷，这黄金究竟是怎么运走的呢？真是一个谜。为什么要送在雷诺瓦街的地下室作转移站呢？这又是一个谜。而法克西，布尔赖夫及其同伙，都一致肯定这批黄金没运走，还在这里。那么就应该发现得了。我们已经找遍了这所房子，就只剩下花园没找。走，到花园去找找看。

这是一个美丽的旧式花园，从前是一个大庄园的组成部分。十八世纪末，有人来整修帕西区排水渠，从雷诺瓦街到堤岸两百米宽，从花园下去有四层平台，与绿草如茵的草坪相连，草坪中排列着树丛和灌木。

站在花园的任何一层平台上，可以眺望塞纳河风光，左岸是一抹平川，远处是重峦叠嶂的山丘，真是美不胜收。四层平台之间由二十级台阶，二十步小路相连，台阶就开在护坡上，常常被长得很茂密的常春藤覆盖着。

花园里到处都是塑像、断柱和柱头碎片。最上一层平台的石栏杆，是用很古老的陶土装饰的。这层平台上还有两处圆顶庙宇式建筑的废墟，那是从前饮酒喝茶的地方。图书室前面，有一个环形水池，中间站着一个小女孩，手里拿着一个流着水的海螺。这个水池的水太满，溢出来形成涓涓细流在岩石上穿过。头天晚上，帕特里斯就跌倒在这里。

“总之，有三四顷面积要搜寻。”德马里翁先生说。这项工作动用了帕特里斯的伤员和十二名警察。这工作相当容易，而且应该有结果。正如德马里翁先生说的，一千八百袋黄金不可能看不见，总会留下痕迹的。不管是运进去，还是运出来，总该有个出入口。然而，草地也好，沙石路也好，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常春藤、护坡、平台，所有的地方都察看过，都一无所获。人们从通往塞纳河的旧排水系统和帕西区的引水渠中，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找，仍然没有发现可以隐藏黄金的地方。帕特里斯和柯拉丽也参与了搜寻工作。尽管他们都明白这件事情的利害关系，并且他们对刚刚发生的悲剧还心有余悸。可是实际上，他们只热衷于他们那无法理解的命运，他们的谈话内容几乎没有不是关于以往的痛苦的。

柯拉丽的母亲是法国驻萨洛尼卡的一位领事的女儿，嫁给了当地一个十分富有的塞尔维亚家族的奥多拉维兹伯爵。这人年纪很大，柯拉丽出生一年后就去世了。那时孤儿、寡母正在法国，确切地说，就住在雷诺瓦街公馆，奥多拉维兹通过一个年轻的埃及人埃萨莱斯买下了这所房子，当时埃萨莱斯是他的秘书兼管家。柯拉丽在这里度过了三年的童年生活。接着母亲去世了，她孤苦伶仃一个人，由埃萨莱斯把她带到萨洛尼卡，她的外祖父让比他小得多的妹妹照看她。不幸这个女人在埃萨莱斯的控制下，代替侄女签了一个协议，使得孩子的全部财产交给了埃萨莱斯掌管，并且一点点地被他弄走了。

在柯拉丽十七岁的时候，她遭受了一场灾难，给她留下了最可怕的记忆，对她的生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一天早上，她在萨洛尼卡的乡村，被一帮土耳其人劫走，把她关在一所省长所垂涎的宫殿里过了两个星期。埃萨莱斯救了她，但这次营救非常奇怪，致使柯拉丽经常怀疑，这是土耳其人和埃及人玩的诡计。从那以后，她总是生病，情绪消沉，害怕再遭到劫持。一个月以后，由于姑妈的逼迫她嫁给了这个埃萨莱斯。他曾向她求过爱，而现在又以救命恩人的面貌出现在她跟前。这是一次可悲的结合；在她看来，那是一个恐怖的日子，她受尽了折磨。柯拉丽成了她所憎恨的男人的妻子，这种关系相反地激起了她的仇恨和蔑视。

结婚的当年，他们定居到雷诺瓦街公馆。埃萨莱斯很早就在萨洛尼卡建立并领导着法兰西—东方银行分行的工作，他几乎统揽了这家银行的全部股票，买下了拉法埃特街的房子，成为巴黎金融界巨头之一，并在埃及享有国王的封号。这是有一天在美丽的帕西公园，柯拉丽告诉帕特里斯的。他们回忆过去这段暗淡的生活，并与帕特里斯同时期的生活进行对照。然而不论是帕特里斯，还是柯拉丽，都没有找到任何共同之处。两个人生活在不同的地方，生活中没有一个人是两人同时都认识的。没有任何一点能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各自都拥有半颗紫晶球，为什么他们的照片会出现在同一个颈饰里，或出现在同一本影集中。

“就按这样解释，”帕特里斯说，“颈饰是埃萨莱斯从那个关照我们并被杀害的陌生人手中夺走的，那么相册呢，他放在自己内衣的口袋里？……”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帕特里斯又问：

“西蒙呢？”

“西蒙一直住在这里。”

“是从您母亲在世时起吗？”

“不，是从母亲去世一两年后，我到萨洛尼卡了，埃萨莱斯委托他看管这些房产。”

“他是埃萨莱斯的秘书吗？”

“我从来不知道他的确切身份，秘书吗？不是。心腹吗？也不是。他们从来不在一起谈话。有三四回他来萨洛尼卡看我们。我记得有一次，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听见他非常粗暴地对埃萨莱斯说话，并且好像还威胁他。”

“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我一点也不了解西蒙。他住得离我们远，差不多总在花园里抽烟斗，或是在沉思，或是同他经常请来的两三个花工一起整整树木花草。”

“他待您怎样？”

“这个，我说不清楚，我们从不交谈，他由于工作忙没有机会接近我。不过，有时我感到，他总透过黄眼镜盯着我，可能是一种关心。另外，最近一段时间，他很乐意陪我去医院，在那里，或是在路上，他显得更关心，更热情……所以这两天来我在想……”

她犹豫了一阵后继续说：

“哎 这不过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不过，有件事我还没同您说……为什么我进了香榭丽舍野战医院。您受了伤，住进了这家医院，是吗？为什么？是西蒙领我去的，他知道我愿意当护士，他指给我看这家医院……他料到我们会相见的……”那么，您再想想……后来颈饰中的照片，我们两人的，您穿着军服，我穿着护士服，可能就是在这医院照的……这所房子里的人，只有西蒙去过。

“我还要提醒您一下，他到过萨洛尼卡，他看见我从孩子长成姑娘，他是有可能连续地拍下这一本相片的。因此，如果我们认为，他派了个通讯员跟随您，那么，有可能，您认为，他想在我们之间进行干预，还有给您寄花园门钥匙的陌生朋友……”“这个朋友就是西蒙是吗？”帕特里斯打断她的话说，“这种假设不能接受。”

“为什么？”

“因为这个朋友死了，这个正如您所说的，他试图进行干预，给我寄来花园钥匙，想在电话里告诉我真相，这个朋友被杀害了……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听见有人掐住这个人的喉咙后的叫喊……垂死的叫喊……临终时发出的呻吟。”

“能肯定吗？”

“绝对地肯定。我毫不怀疑。我说的这个陌生的朋友没有完成他的任务就死了，被人谋杀了，而西蒙还活着。”帕特里斯又说：

“另外，这个人的声音同西蒙的声音不一样，一种我从来没听说过的，也永远不会再听见的声音。”

柯拉丽不再坚持，她相信帕特里斯的看法。

他们坐在花园的一条凳子上，沐浴着四月的春光。栗树的嫩叶和枝杈在阳光中摇曳。花坛中的桂竹花有黄色、金褐色，飘着浓郁的芬芳，蜜蜂在花间飞来飞去，花枝招展。突然，帕特里斯一惊，柯拉丽毫无顾忌地把手放在了他的手上。他注视着她，看到她激动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怎么啦？柯拉丽妈妈？”

柯拉丽这时低下头俯在上尉的肩上。帕特里斯不敢动，他不敢在这亲热的举动中，加上半点抚爱的表示，他怕触犯柯拉丽。他只是不停地问：“怎么啦？您有什么事？我的朋友。”“噢！”她喃喃地说，“真奇怪！您瞧，帕特里斯，您瞧这花。”他们站在第三个平台上，俯视第四个平台。这是最后一个最矮的平台，它没有桂竹香花坛，而是开放着春天的各种花朵的花圃，有郁金香等，中间是一大片蝴蝶花。

“您看那里，那里！”她用手指着中间那大片蝴蝶花说，“您看……您看见了吗？……字……”

果然，帕特里斯慢慢地看明白了，那些蝴蝶花丛在地上组成了几个字，并不是一下就能辨认出来的，要看很久，才能看出来。那些字母拼起来就是：帕特里斯和柯拉丽。

“啊！”他说，“我明白了！……”

的确很奇怪，很感人，一只友好的手把蝴蝶花组成了两个人的名字！这两个人总是由一只神秘的手把他们连在一起，而现在又通过辛勤的劳动，让小花生长起来，井然有序地开放！柯拉丽站起来说：

“这是西蒙干的，他管理花园。”

“很明显，”帕特里斯有点动摇地说，“我的看法不变，我们不认识的朋友死了，但西蒙认识他。可能在某些方面，西蒙同他有默契，他一定知道很多。哎！要是他肯说，我们的事就会很顺利。”一小时后，太阳已经落山了，他们上到平台上。在最上层的平台上，他们看到了德马里翁先生，德马里翁向他们招手，要他们过去，并对他们说：

“我向你们宣布一件十分奇妙的东西，一件关于你们，夫人……和您，帕特里斯的特别有趣的新发现。”他把他们带到平台的一端，连着图书室的无人居住的房子前面。那里有两个警察，手里拿着十字镐。德马里翁解释说，警察在刨土之前，首先扒开覆盖在有陶土饰物的围墙上的常春藤。一个细节吸引了他的注意，这堵只有几米长的小墙涂了一层石灰，这层石灰看起来比墙本身要新一些。

“这是为什么？”德马里翁先生说，“应该考虑这是不是一种标志？我叫人把这层石灰剥去，于是我发现，下面又有一层，比上层薄些，里面掺有高低不平的石子。往前走，靠近些……不要太近，退一点……你们好好地看看。”

里面这层的确是用白色小石头抹的，中间嵌有黑色小石子，组成了笔划很粗的几个字，这几个字仍然是：帕特里斯和柯拉丽。“您有什么想法？”德马里翁先生问，“请注意，这组字可能已有很多年了……，根据常春藤生长情况看，至少有十年……”“至少十年……”帕特里斯单独同柯拉丽在一起时说，“十年，也就是说，您还没有结婚，还住在萨洛尼卡，而那时候没有人来过这花园，没有人，除了西蒙以及西蒙叫他们进来的人。”帕特里斯归结说：

“这些人中有我们的朋友，柯拉丽，这个陌生的朋友死了，西蒙知道真

相。”

下午，他们见到了西蒙老头。自从发生悲剧以来，他们就看见他总那样在花园或房子的走道上走来走去，一副惊慌失措和不安的样子。脖子上围着围巾，眼镜架在鼻梁上。他老是嘀咕着些别人无法理解的话。夜里，住在他旁边的残废军人好几次听见他唱歌。

有两次，帕特里斯想让他说话，他只是点头而不说话，或者就一阵傻笑。

问题变得复杂了，无法预料能否解决。是谁在他们的童年时代，就根据不可更改的法律指定他们成婚的呢？又是谁当他们还不认识的时候，就在去年秋天种上了蝴蝶花呢？又是谁在十年前把他们的名字用小石子嵌在墙上的呢？

这许多的问题困扰着这对突然萌发了爱情的恋人，同时忽然使他们发现，他们曾经拥有过一段共同的经历。他们在花园所走的每一步都像是在遗忘的记忆里朝圣，他们每转悠一次都期待着发现连结他们的新证据。

果然，几天之中，有两次在一棵树干上，有一次在一条椅背上，看见了他们名字的缩写。还有两次，他们的名字出现在爬着常青藤的白粉旧墙上。这两次除了名字外，还附上两个日期：“帕特里斯和柯拉丽，1904”，……“帕特里斯和柯拉丽，1907”。“一个写于十一年前，一个只有八年，”帕特里斯说，“总是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帕特里斯和柯拉丽。”

他们的手紧紧相握，神秘的过去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爱情使他们陶醉，他们无需用语言来表达。

但他们还是想要单独在一起。在埃萨莱斯被杀的两个星期以后的一天，他们走到小街的侧门前，决定出去看看，他们一直走到塞纳河河岸。没人看见他们。这道门的周围以及他们经过的路旁的高大的老黄杨树掩蔽着他们。德马里翁先生正和他手下的人在检查花园另一端的暖房以及发信号的壁炉。然而，一走到街上，帕特里斯就站住了，几乎就在他对面的那堵墙上有一道同样的门。他正在思考，柯拉丽告诉他：“这没什么奇怪，这堵墙是一个花园的界墙，从前是我们花园的一部分。”

“是谁住在那里？”

“没人住。靠雷诺瓦街我房子前有一间小屋，那里一直是关着的。”

帕特里斯喃喃地说：

“一样的门……甚至可能是一样的钥匙？”

他把别人寄给他的那把生锈的钥匙插进锁孔，锁就打开了。“我们进去吧，”他说，“奇迹在继续，这个花园会更好。”这是一片很狭小的地方，长着杂乱无章的植物。可是在茂密的草丛中，从门口到平台有一条土路，这条路像是有人经常走过。在那个唯一的平台上有座小屋，已经破烂不堪，护窗板关得严严实实，没有楼层，上面只有一个像顶塔一样的小亭子。这花园有个门专门通向雷诺瓦街，一个院子和一堵高墙把它隔开了。这门被用木板和木头钉死了。

他们绕到房子的右侧，那里的景象使他们大吃一惊，那里青枝绿叶，是个像长方形内院似的的地方，维护得很好，黄杨和紫杉修剪成拱廊一样，这个如画的袖珍花园显得静谧、安详。这里也有桂竹香花，有四条小路从院子的四角连接院子的中央，院子中央竖着五根柱子，周围用碎石、砾石粗制滥造地垒起来，像个露天教堂。

这个小教堂里有块墓碑，墓碑前有一张木制的旧跪凳，周围有木栏杆，

栏杆左边挂着象牙雕塑的耶稣像，右边是一串用金丝托架固定的紫晶球念珠。

“柯拉丽，柯拉丽，”帕特里斯激动得声音颤抖地说，“是谁埋在这里啦？……”

他们走过去，墓碑上摆着一些珍珠花圈。他们数了数，一共有十九个，标志着已经有了十九个年头。把花圈拿开，便看见已经被风雨剥蚀的碑文：

这里安息着

帕特里斯和柯拉丽

两人于一八九五年四月十四日被害

此仇必报。

十 红丝绳

柯拉丽两腿直哆嗦，她扑在跪凳上，热切地、茫然地祈祷着。为谁祈祷呢？为陌生的灵魂祈求安息吗？她不知道。可是她无比地激动，只有祈祷才能使她平静下来。帕特里斯贴近她的耳朵说：“您母亲叫什么名字，柯拉丽？”

“路易丝，”柯拉丽答道。

“我父亲叫阿尔芒，这既不是您的母亲，也不是我的父亲，那么……”

帕特里斯也显得很激动，他弯腰看那十九个珍珠花圈，然后又看了一遍碑文，他说：

“那么，柯拉丽，这种巧合真是太离奇了，我的父亲也死于一八九五年。”

“我的母亲也是这一年死的，”她说，“但我记不清日子了。”“我们会知道的，柯拉丽，”帕特里斯说，“一切都可以得到证实。可是从现在起，就面对着一个事实，把帕特里斯和柯拉丽的名字连在一起的这个人，不仅仅想着我们，也不只是盯着未来，更可能是怀念过去，怀念被害的柯拉丽和帕特里斯，而且发誓要报仇。喏，柯拉丽，我们到这里来，一定不要让人知道。”他们踏上小路，穿过两个门。没有人看见他们回来。帕特里斯立即把柯拉丽送到她房里，吩咐亚邦和手下人多加小心，就出去了。

他直到晚上才回来，第二天一早又出去了，直到第三天下午三点钟，他才求见柯拉丽。

她马上问他：

“您知道了什么情况吗？……”

“我了解了很多情况，柯拉丽，但是现在还不清楚，几乎可以说：更不清楚。不过，过去的事给了我们光明。”“能够说明前天我们所见到的那些事吗？”她不安地问道。“听我说，柯拉丽。”

他在柯拉丽对面坐下后说：

“我不能告诉您我所进行的各种活动，但我可以简单地告诉您事情已进展到什么程度。我先跑到帕西区政府，接着又到了塞尔维亚公使团。”

“那么，”她说，“您坚持认为与我母亲有关吗？”“是的，我拿到她的死亡证书的复制件，柯拉丽，您的母亲死于一八九五年四月十四日。”

“噢！”她说，“那是墓碑上的日期。”

“同一个日子。”

“那么柯拉丽的名字呢……我的母亲叫路易丝呀。”“您的母亲叫路易丝·柯拉丽，奥多拉维兹伯爵夫人。”“噢！我的母亲……我亲爱的母亲……那么她是被杀害的……那天在那儿我是为她祈祷的。”

“是为她，柯拉丽，也是为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叫阿尔芒·帕特里斯·贝尔瓦。我是在德罗奥于市府里找到他的确切名字的。他也死于一八九五年四月十四日。”

帕特里斯有理由认为，现在奇异的光芒照亮了过去。这个事实肯定是成立的，碑文与他的父亲和她的母亲有关，两个人都在同一天被杀害。是谁杀的？什么原因杀的？发生了什么惨剧？这是柯拉丽向帕特里斯提出的问题。

“目前我还无法回答您的问题，”他说，“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较容易解决，而且它还可以证实我们的基本观点，就是这间小屋是谁的？在雷诺瓦街，外面没有任何标记，您看见那院墙和门毫无特别之处。但我只要查房产号码就够了。我到了该区的税务所，获悉它的房产税是由住

在歌剧院大街的一位公证人交的。我又访问了这个公证人，了解的情况……”他停了一会儿又说：

“这小屋是我父亲二十一年前买下的，两年后我父亲去世，这小屋作为我父亲的遗产，由前任公证人卖给了一位叫西蒙·迪奥多基斯的希腊人。”

“原来是他！”柯拉丽喊道，“迪奥多基斯是西蒙的名字。”“是的，”帕特里斯继续说，“西蒙·迪奥多基斯是我父亲的朋友，因为根据别人找到的遗嘱，我父亲指定他为概括遗赠财产承受人，而这位西蒙·迪奥多基斯，又通过前任公证人及伦敦律师，支付了我在校的膳宿费，并在我成年后将一笔二十万法郎的遗产交给了我。”

他们沉默了好长时间。他们感到很多事情还不明朗，朦朦胧胧，有如夜雾笼罩的感觉。

特别是有一件事情比所有其他的问题更重要。帕特里斯喃喃地说：

“您的母亲和我的父亲相爱过，柯拉丽。”

这种想法把他们连得更紧，并深深地困扰着他们。上辈人的爱加深了下辈人的爱，上辈人的爱遭到可悲的扼杀，最后以流血和死亡告终。

“您的母亲和我的父亲相爱，”帕特里斯说，“可能这对情人爱得有点发狂，有点孩子气。他们之间的称呼不按常人的叫法，而是选用了第二个名字，即柯拉丽和帕特里斯。一天您母亲的紫晶念珠掉在地上，最大的一颗碎成两半，我父亲用半颗紫晶球做了表饰，装在表链上。后来您母亲成了寡妇，我父亲成了鳏夫，那时您两岁，我八岁。为了他所倾心的情人，父亲把我送到了英国，他买下了这所小屋，您母亲就住在旁边的公馆里，他穿过小街，拿着这把钥匙同您母亲幽会。他们在这所小屋或在花园里被人杀害。我们以后会弄明白的，因为这场谋杀一定会有目睹证据，西蒙·迪奥多基斯那里会有，既然他敢于把它刻在碑文上。”“那么是谁杀的？”柯拉丽小声问。

“您可能同我一样，柯拉丽，您怀疑是他。您心里厌恶这个名字，虽然我们没有任何线索可以肯定。”

“埃萨莱斯！”柯拉丽不安地喊出来。

“很可能是他。”

她把头埋在两手里。

“不，不，……这不可能……我不可能是一个杀死我母亲的人的妻子。”

“您使用了他的姓，但您从来不是他的妻子。他死前，您这样对他说过，我在场也听说过。我们不谈任何我们还不肯定的事情。不过您要记住他是您的恶神，我们还要记住，西蒙是我父亲的概括遗赠财产承受人。他买下了两个情人的房子，在碑文上立下了复仇的誓言。西蒙还在您母亲去世几个月后，使埃萨莱斯起用他做房产看管人和他的秘书，从而进一步进入埃萨莱斯的生活圈子。这是为了什么？难道这不是为了执行复仇计划？”“他没有报仇？”

“我们又怎么知道呢？我们知道埃萨莱斯怎么死的吗？当然他不是西蒙杀死的，因为当时西蒙正在医院。但可能是他派人杀的呢？再说，复仇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毕竟西蒙要按我父亲的吩咐办事。无疑他首先要达到一个目的，我父亲和您母亲的心愿，要让我们两个结合起来，柯拉丽。这个目的支配着他的生命。很明显，是他把那半颗紫晶球丢到我儿时的玩具里，另一半给您做了念珠。是他一直搜集我们的照片。给我们寄钥匙和信的陌生朋友也是他，可惜那封信没收到。”

“那么，帕特里斯，您不再认为这个陌生的朋友死了吗？您不是在电话

里听见痛苦的呼叫吗？”

“我不知道，西蒙是单独行动？或是有亲信、助手参加这项计划？七点十九分被杀的是不是这个人？我不知道。这个灾难性的早晨所发生的一切还没弄清楚。我们只能相信一点，那就是二十年来，西蒙·迪奥多基斯一直为着我们和为了替我们的亲人复仇，长期艰苦地执行着他的使命，西蒙·迪奥多基斯还活着。”帕特里斯接着说：

“他活着，可是疯了！我们无法向他致谢，无法向他打听关于他所了解的黑暗过去，或者您现在所面临的危险。然而，他，只有他……”

帕特里斯又想试一试，尽管他明白又将失败。西蒙不久前住在仆人宿舍的一侧，紧靠两个残废军人的房间。帕特里斯到那里去，西蒙正好在那里。

西蒙坐在朝花园的椅子上打盹，嘴里含着一个已经熄灭了的烟斗，房间很小，没有几件家具，但是干净明亮，这老人神秘的一生就是这样度过的。德马里翁先生几次趁老人不在的时候去搜查过，帕特里斯也去过，各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唯一值得一提的发现是，在一个五斗柜的后面，看到一张铅笔画：三条相交的直线构成一个大等边三角形。在这个三角形内，还胡乱地用金粉进行了涂抹。金三角！除了这个发现，没有任何线索超过德马里翁先生的搜查。

帕特里斯直接朝老人走去，并拍拍他的肩膀。

“西蒙，”他说。

西蒙扶起他的黄眼镜，朝帕特里斯看了看，而帕特里斯真想摘掉他这副眼镜，它遮住了老人的目光，不让人进入他的心灵和记忆的深处。

西蒙又开始傻笑。

“啊！”帕特里斯心里想，“这就是我的朋友，我父亲的朋友。他爱我的父亲，他尊重他的意志，他忠于他的记忆，他为他建了墓碑，他祈祷，发誓要为他复仇。可是他的神智不行了。”帕特里斯感到任何语言都是无用的。然而，如果声音不能唤起失常的神经的反映的话，可能眼睛会保持某种记忆。帕特里斯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西蒙看见过无数次的几个字：

帕特里斯和柯拉丽——1895年4月14日。

老人点点头，接着又开始小声痛苦的傻笑。上尉又写道：

阿尔芒·贝尔瓦

老人依然是一种麻木状态。帕特里斯又做了些试验，在纸上写埃萨莱斯和法克西上校的名字，画三角形。老人不理解地傻笑。可是，突然他的笑声变得那么孩子气。帕特里斯又写布尔赖夫的名字，而这回，老人的记忆开始苏醒了。他想站起来，又坐下去，然后又站起来，从墙上取下帽子，离开房间，帕特里斯也跟着，他走出公馆，然后向左朝奥德伊方向走去。他像梦游人一样往前走，并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他经过布兰维里埃街，穿过塞纳河，又毫不迟疑地踏上了往格勒奈尔区的路。然后他在一条大街上停下，用胳膊向帕特里斯做了个手势叫他也停下。

一个书报亭挡住了他们的视线。老人把头伸过去，帕特里斯也学着样伸过头去。

就在对面，这条街与另一条街相交的街口上，有一家咖啡店，平台上堆着几个柳条箱。

箱子后面坐着四个顾客，三个人脸朝里面。帕特里斯只看见那个面孔朝外的人，他认出来是布尔赖夫。

这时西蒙老头已经走了，仿佛他的任务已经完成，剩下的事让别人去做。帕特里斯用眼睛扫了一眼，看见有个邮局，他急忙走进去。他知道德马里翁先生现在雷诺瓦街，他电话告诉他布尔赖夫在这里，德马里翁先生答应马上上来。

自从埃萨莱斯被杀以来，德马里翁先生对于法克西上校的四个同谋的调查毫无进展。人们发现了格雷戈瓦先生的藏匿地点及其带壁柜的房间，可是全部是空荡荡的，同伙们都销声匿迹了。“西蒙老头，”帕特里斯心想，“他知道他们的习惯，也应该知道，他们每周的哪一天，哪一个时辰在这家咖啡店里碰面，他听到布尔赖夫这个名字，一下子恢复了记忆。”

几分钟后，德马里翁先生带着他的警察乘汽车赶到。事不宜迟，平台被包围了，同案犯没有抵抗，束手被擒。德马里翁先生把三个押送到拘留所看管，而把布尔赖夫推进一个特别的厅堂内。“来，”德马里翁先生对帕特里斯说，“我们来审讯他。”帕特里斯推辞道：

“埃萨莱斯夫人一个人在那里……”

“不只一个人，您手下的所有人都在那里。”

“是的，可我宁愿呆在那里，我第一次离开她，各种担心都有可能。”

“只要几分钟，”德马里翁先生坚持道，“应当马上利用逮捕对案犯造成的恐慌心理。”

帕特里斯跟着他，可是他们都明白，布尔赖夫不像那些人那样好对付，他对他们的威胁只是耸耸肩膀而已。“先生，你们这样恐吓我毫无作用，我不怕，开枪吗？开玩笑！在法国，是不会枪毙一个说‘是’或‘不是’的人，而且我们四个都是中立国家的人。起诉吗？判刑？那是从没有的事。你们很清楚，如果你们现在把事情平息了，把穆斯塔法、法克西、埃萨莱斯的尸体都收起来，这件事就不会无故地再闹起来了。不，先生，我很平静，我不过进进集中营而已。”

“那么，”德马里翁先生说“您拒绝回答问题？”“不是的！进集中营算了。不过集中营有二十个等级，我想受到优待，在那里舒舒服服地呆到战争结束。可是您知道了什么呢？”“几乎全部。”

“得，我的价值就不高了。您知道埃萨莱斯死的头天晚上的事吗？”

“是的，四百万法郎的交易，这笔钱怎样了？”布尔赖夫做了个很气愤的样子。

“又被抢走了！偷走了！那是个圈套！”

“谁抢走的？”

“一个叫格雷戈瓦的人。”

“他是谁？”

“这个坏蛋，我们后来打听到，这个格雷戈瓦不是别人，是埃萨莱斯临时雇来的司机。”

“那么就是他帮埃萨莱斯把黄金从银行运到公馆里的吗？”“是吧，我们还知道……喏，这是可能的，格雷戈瓦是个女的。”“一个女的！”

“真的，是埃萨莱斯的情妇，我们多次证实。那是一个很壮实的女人，同男人一样有力，她是什么都不怕的。”“您知道她住在哪里吗？”

“不知道。”

“黄金呢？您没有一点线索，一点可疑的线索吗？”“没有。黄金在花园里或雷诺瓦街的公馆里。我们看见他每星期运回一次黄金，进去就没有出

来。我们每晚派人监视。黄金还在那里，我敢担保。”

“没有一点关于埃萨莱斯被谋杀的线索吗？”

“没有。”

“您敢保证吗？”

“我为什么要撒谎呢？”

“不会是您？……或者您的一个朋友吗？”

“我们就知道会有人怀疑我们。真巧，幸亏我们有不在场的证据。”

“能证明吗？”

“无可辩驳地证明。”

“我们将予以审查。没有别的交待吗？”

“没有。可是我有个想法……或者一个问题请您回答，谁出卖了我们？您的回答可以澄清，因为只有一个人知道我们每周四点到五点来这儿碰面一次……只有埃萨莱斯……他本人经常亲自来这儿与我们商讨事情，埃萨莱斯死了，谁来揭露我们呢？”“西蒙老头。”

“怎么！怎么！西蒙·迪奥多基斯！”

“埃萨莱斯的秘书西蒙·迪奥多基斯。”

“他！啊！无赖，我会找他算账的……不，这不可能！”“为什么您说不可能呢？”

“为什么？因为……”

布尔赖夫思索了好一阵，他一定认为不便于说出来，接着他把话说完：

“因为西蒙老人同我们是一起的。”

“您说什么？”帕特里斯非常惊讶地问。

“我说，我肯定，西蒙·迪奥多基斯同我们是一起的，他是我们的人。因为他经常告诉我们埃萨莱斯的一些鬼鬼祟祟的阴谋活动。那天晚上九点钟，他用电话通知我们，埃萨莱斯点燃了旧暖房的壁炉，即将发出火星信号，他为我们开了门，当然装着抵抗的样子，让我们把他捆在门房里。也是他把仆人放了假并付了钱。”“法克西上校没有像对待同谋人那样对待他……”

“这是演给埃萨莱斯看的一出戏，从始至终都是演的戏！”“好。那么西蒙为什么要出卖埃萨莱斯呢？为了钱？”“不是的，为了仇恨。他恨埃萨莱斯恨得直咬牙。”“什么原因？”

“我不知道。西蒙是一个沉默不语的人，而且很久以来就如此。”

“他知道黄金藏在哪里吗？”德马里翁先生问。“不知道，他找过，但没找着！他从没弄明白装有黄金的口袋是如何从地下室运走的，地下室只是一个临时存放的地方。”“黄金是从这幢房子运走的。可是谁能说这回不是这样呢？”“这回我们派人从外面监视，从各个方向监视，这是西蒙单枪匹马所不能办到的。”

帕特里斯又说：

“您对西蒙还有什么更多的情况吗？”

“没有了。啊！不过，他有件事很奇怪，出事的晚上的前一天，我收到一封信，是西蒙写给我的，向我提供了一些情况，信封里还有另一封信，肯定是弄错了，信看起来很重要。”“那封信上说些什么？”帕特里斯不安地问。“关于一把钥匙的事。”

“您可以说得更详细些吗？”

“信在这儿，我准备还给他，一直替他保管着。喏，这就是他写的，……”

帕特里斯接过信，他很快就看到他的名字，正如布尔赖夫说的，信是写给自己的，而他并没有收到。

帕特里斯：

今晚您将收到一把钥匙，它可以打开通向塞纳河的小街上的两个门，一个门在小街的右边，那是你爱的女人的花园门，另一个是在小街的左边，我请你在四月十四日上午九点去约会的花园门，你爱的她那时也会到那里去。您将知道我是谁以及我要达到的目的。你们两人都将叫我讲有关过去的事情，这些事实将使你们亲近起来。

从现在到四月十四日，晚上会有一场搏斗，斗争将是可怕的。如果我倒下去了，那么你所爱的人必将面临最大的危险，保护她，她一刻也不能离开你的保护。如果我有幸活下来，你们将享受到我长期为你们谋划的幸福。

请接受我全部的爱

“信没有署名，”布尔赖夫说，“但是我再说一遍，这是西蒙的笔迹。信中讲的女人，就是指埃萨莱斯夫人。”“可是她究竟有什么危险呢？”帕特里斯不安地说，“埃萨莱斯已经死了，没什么可怕的了。”

“谁知道呢？他可是是一个很残酷的人。”

“他可能把复仇的任务交给谁了呢？谁会继续干下去呢？”“我一无所知，不过要当心。”

帕特里斯没再听他讲，他急忙把信交给德马里翁先生，不想再听下去，匆匆地走了。

他跳上一辆汽车对司机说：“雷诺瓦街，快。”他急急忙忙地赶回来，仿佛西蒙提到的危险已降临到柯拉丽的头上，敌人趁他不在家的时候袭击他心爱的人。西蒙不是说，“如果我倒下去了，谁能保护她呢？”这种假设已经部分成为现实，因为西蒙已失去正常思维。

“瞧，怎么，”帕特里斯喃喃地说，“我真傻……是我自己想象的……毫无道理……”

可是他还是越来越感到不安。他想着西蒙老头有意告诉他，这钥匙可以开柯拉丽花园的门，就是为了让帕特里斯在需要时可以随时进去，直到柯拉丽身边进行有效的监护。他远远地看见了西蒙。天黑了，老人回到屋里。帕特里斯在进门前赶上了他，听见他嘴里哼着歌。帕特里斯向站岗的士兵问：“没出事吗？”

“没有，上尉。”

“柯拉丽夫人呢？”

“她在花园里散步，半小时前上楼去了。”

“亚邦呢？”

“亚邦陪着柯拉丽，可能在夫人门口。”

帕特里斯这才稍微放下心来，他大步上了楼。当他来到二楼的时候，发现没有开灯，漆黑一片，大吃一惊。他打开电灯，发现走廊头上，亚邦跪在柯拉丽妈妈的房门口，头靠在墙上，房门开着。

“你在干什么？”他边跑边喊。

亚邦没有回答，帕特里斯看见他衣服的肩膀上渗出的血，这时塞内加尔人瘫倒在地了。

“天哪！他受伤了……可能死了！”

他从亚邦身上跳过去，冲进房里，立即把灯打开。柯拉丽躺在一张长沙发上，一条可怕的红细丝绳系在她的颈上。然而帕特里斯并没有像别人面临

不可挽回的不幸时那样失望和恐怖，他感到柯拉丽的脸并不像死人那样苍白，事实上她还在呼吸。

“她没有死……她没有死，”帕特里斯心里想，“她不会死，我敢担保……亚邦也不会……他没有击中要害。”他解开柯拉丽脖子上的绳子。

几秒钟以后，她开始大口大口地呼吸，然后恢复了知觉，她朝他微笑着。

但是她很快就记起来，她抓着帕特里斯的两只胳膊，她很虚弱，用颤抖的声音对他说：

“噢！帕特里斯，我怕……我担心您……”

“怕什么，柯拉丽？那个卑鄙的家伙是什么样？……”“我没看见……灯灭了……那人很快就掐住了我的喉咙，低声地告诉我，‘今晚上先杀你，然后再杀你的情人……’噢！帕特里斯，我担心您……我为你担心，帕特里斯……”

十一 堕入深渊

帕特里斯立即决定，把柯拉丽抱到自己的床上，让她别动，别叫喊。然后他又去看亚邦，他受的伤不重。他拼命按铃，把房前屋后的哨兵都召来。

哨兵们立即赶到，他说：

“你们都是笨蛋，有人进到这里来了，柯拉丽妈妈和亚邦险些没命了……”

大家感到十分惊讶。他命令道：

“安静！你们都应该挨棍子，我原谅了你们这一次，但是今天夜里，整个晚上，你们都要谈论柯拉丽妈妈死了。”一个哨兵问：

“可是同谁谈呢？上尉？没有任何人来这里。”“有人来，笨蛋，因为柯拉丽妈妈和亚邦遭到了袭击，除非这事就是你们干的……不是的？那么……别再傻乎乎的！不是叫你们去对别人说，而是你们之间谈话时说……甚至心里还怀念着她。现在就有人在偷听，窥视着你们，听你们说的话，猜测你们没有说的话。因此柯拉丽妈妈明天不会出房门，你们轮流守护，其余的人睡觉去，吃完晚饭就睡。别在屋里走动，保持安静。”“西蒙老头呢，上尉？”

“把他关在房里，他疯了，他会有危险。人家会利用他的痴呆，让他开门。去把他关起来！”

帕特里斯的计划很明了。因为敌人认为柯拉丽死定了，便向她泄露了他们的目的，敌人要杀他，杀帕特里斯。所以必须让敌人自由行动，毫不怀疑他的计划，也不提防他。敌人来了以后再收拾，让敌人中圈套。

帕特里斯满怀希望地迎接着他设想的斗争。他给亚邦包扎了伤口，亚邦的伤不严重，他又询问了亚邦和柯拉丽一些情况。他们的回答是一致的。柯拉丽有点疲倦躺在沙发上看书，亚邦在过道上，房门开着，按阿拉伯人的方式蹲在那里。他们两人都没有听见一点可疑的声音。忽然亚邦看见走道的灯光下出现一个人影，顿时这盏灯和柯拉丽卧室的灯同时熄灭了。亚邦刚要站起，脖颈上被猛地一击，失去了知觉。柯拉丽想从小客厅的门逃出去，门开不开，她开始喊叫，可是她立刻被人抓住按倒。所有这一切发生在很短的几秒钟里。

帕特里斯询问的结果，只有一条线索，凶手不是从楼梯上来的，而是从仆人厢房一侧来的。仆人厢房头上有一个很小的楼梯连着厨房和配膳间，配膳间有道便门通雷诺瓦街。帕特里斯发现，这扇门锁着，可是有人掌握了门钥匙。晚上，帕特里斯在柯拉丽床前陪了一会儿，九点钟回到自己的房间。他的房间离得稍远一点，在另一头，从前是埃萨莱斯的吸烟室。

他并没有受到袭击，其实他是多么希望他的计划获得圆满成功。午夜前，帕特里斯坐在靠墙的一张圆形书桌前，拿出记事本，开始在上面详细记录着一天发生的事情。

写了三四十分钟后，他就要把记事本收起来的时候，他好像听见隐隐约约的沙沙声，他不觉神经高度紧张起来。这声音来自窗外。他想起了那天曾经有人向他和柯拉丽开枪的事。但是现在窗子连一点缝都没开。

他继续写着，头也没抬，好像一点都没有警觉，实际上他是不经意地在写他的不安。

“他就在那里望着我，该怎么办？我想，他还没有砸碎玻璃，还没朝我

开枪，行动还不肯定，他一定会那样。不，他的计划一定有不同的方式，一定更狡猾。我想，他是在窥测我睡觉的时间，待我睡着了不知不觉地进来。

“从现在起，我真正感觉到我是处在他的目光注视之下。他对我怀着仇恨，我们互相仇恨着，就像两把利剑在寻找机会刺出去。他像一头猛兽那样蜷缩在黑暗中盯着我，盯着他的猎物，选择一个吞噬我的位置。但是我，我也知道，他是在失败和覆灭前预先送上门的战利品。他准备了刀子和红丝绳。我将以我的两只手结束这场战斗，我的手粗壮而有力量，它是不可战胜的……”帕特里斯把桌子收起来，点燃一支香烟，平静地吸着，他每天晚上都如此。他脱下衣服，把它仔细地折好；搭在椅背上，又把表上满弦，然后睡觉，熄灯。

“最后，”他心里想，“我就会知道的，我会知道这人是谁，埃萨莱斯的一个朋友？是他的阴谋的继任人？可他为什么仇恨柯拉丽？那么他爱她？所以试图把我也干掉？我会知道的……我会明白的……”

然而一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窗外没有任何动静，只有书桌那边有干裂声。这肯定是人们夜间听见的那种家具的干裂声。

帕特里斯的那种战斗的热望开始消退，他于是想到柯拉丽妈妈担心他被杀死是毫无根据的，而且他的敌人那么大的个子也是无法抓住的。他的脑子乱糟糟的，差点都要睡着了。这时还是那个地方发出撕裂声。

需要行动的想法使他跳下床，开了灯。一切似乎都是老样子，没有任何异常的痕迹。

“管它呢，”帕特里斯心里想，“我已精疲力尽了，敌人已猜到我的意图，为他们设下了陷阱。睡吧，今天夜里不会有事。”第二天，他检查了一下窗户，他注意到一楼沿花园的那面墙，有一道很宽的挑檐，人可以扶着阳台和天沟在上面走。他观看了所有房间，都可以从挑檐进去。

“有动静吗？”他问两个站岗的哨兵。

“应该没有，上尉。我们都没有给他开过门。”

帕特里斯没有管西蒙老头，他总是在抽他那已经熄灭的烟斗。他进入他的房间搜查，以防它成为敌人隐蔽的地方。那里没有发现任何人，但是在壁橱里发现了几样东西，是上次与德马里翁先生一起搜查时所未见到的：一副绳梯，一根像煤气管道用的铅管，一盏小焊接灯。

“这些都是可疑物品，”他想，“这些东西是怎么弄进来的呢？是西蒙无意地，不由自主地拾来的吗？或者，我是否应该怀疑，西蒙只不过是敌人的工具呢？在他精神失常前，他认识这个敌人，而现在仍然对他有影响。”

西蒙坐在窗前，背对着帕特里斯。帕特里斯走到他跟前，被吓了一跳，老人拿着黑白珠子做的花圈，上面写着1915年4月14日。这是西蒙为他的亡友做的第二十个花圈。

“您要献给他们，”帕特里斯大声说，“一种友谊和复仇的本能伴您度过一生，直到神经错乱还一如继往。您要去献花圈，是吗？西蒙？您明天去？因为明天是四月十四日，神圣的纪念日……”他低头去看这个不可理解的人，他们的目光相遇了，就像两条路在十字路口相交了，所有善良的，或恶毒的，友好的，或背信弃义的感情纠结在一起，构成一幕悲剧。西蒙以为帕特里斯要拿他的花圈，死死地抓住，而且很愤怒的样子。

“别怕，”帕特里斯说，“我不要。明天，西蒙，明天我和柯拉丽，我们正好去赴约，是你给我们选定的日子。明天，可能对于可怕的过去的纪念，

会使你精神得到解脱。”

对帕特里斯来说，这一天的时间显得很长。他多么希望赶快把真相弄得明白啊！真相不是就要在四月十四日这天弄清吗？傍晚，德马里翁先生到雷诺瓦街来，告诉帕特里斯：“瞧，我收到一封非常奇怪的匿名信，字写得潦潦草草……我念给您听：‘先生，黄金即将起运，请注意，明天晚上，一千八百袋黄金将运往外国……一位法国朋友。’”

“明天是四月十四日，”帕特里斯说，“赶在一起了。”“对，您为什么这样说？”

“啊！没什么……想想而已……”

他很想把有关四月十四日这天的所有情况，以及西蒙老头的奇特表现，告诉德马里翁先生。但由于说不清的原因，他没有说出来。也许他想独自一人把事情处理到底，也许是因为害羞，他没有向德马里翁先生透露有关过去的秘密，他保持沉默了，他问：“那么，这封信怎样处理呢？”

“天哪！我在想，这究竟是一种正常的警告呢？还是敌人在声东击西？我去找布尔赖夫谈谈。”

“那边没有特别的情况吗？”

“没有，我已不再指望他们。布尔赖夫说他不在现场是真的，他和他的同伙仅仅是几个配角而已。”

这一回，帕特里斯只有一件事没说：两件事情凑巧是同一天。帕特里斯和德马里翁为黄金偷运的事各奔东西，突然间又被命运驱使聚在了一起。过去和现在都聚在一起，结果即将明朗。就在黄金偷运出境的四月十四日这一天，一个陌生的声音召唤着帕特里斯和柯拉丽去赴他们父母二十年前就安排好的约会。第二天，四月十四日。

上午九点钟，帕特里斯问西蒙的情况。

“他出去了，上尉，”哨兵回答，“您解除了他的禁闭。”帕特里斯到他的房间里看了看，花圈不见了，壁橱里的三样东西绳梯、铅管和焊接灯也不见了。他问：

“西蒙没带东西出去吗？”

“上尉，他拿了一个花圈。”

“没别的了？”

“没有，上尉。”

窗子打开了，帕特里斯断定东西是从这里拿走的。这个老头无意地参与了一个阴谋，这个假设得到了证实。差一点儿十点的时候，柯拉丽在花园里见到了帕特里斯。帕特里斯把最新情况告诉了柯拉丽，柯拉丽脸色苍白，显得很不安。他们在草地上转了一圈，在树丛掩蔽下没人看见。他们来到小街门口，帕特里斯开了门。

当他们打开另一扇门的时候犹豫了一下。他很懊悔没有告诉德马里翁先生，他一个人同柯拉丽来这里，有某种迹象表明，此行有危险。不过，他又排除了这种念头。不过出于谨慎，他带了两支枪。这样还怕什么呢？

“我们进去好吗？柯拉丽？”

“好。”她说。

“您好像犹豫不决，担心……”

“的确是这样，”柯拉丽喃喃地说，“我好紧张。”“为什么，您害怕吗？”

“不……也许是……我今天不怕，但有时有些怕。我想念我可怜的母亲，她像我一样，在四月的一天早上跨过这个门。她很高兴，来这里幽会……当时我好像要留住她，对她喊，‘别往前走……死神在等待你……别往前走……’这些可怕的话，现在轮到我来听了……我听见他们哼着歌曲……我不要再往前走了，我怕……”

“回去吧，柯拉丽。”

她挽住他的胳膊，坚决地说：

“走，我要去祈祷，祈祷会让我好受些。”

她大胆地沿着她母亲走过的小路，踏上树木繁茂，杂草丛生的草地。他们绕过左边的小屋，走到他们父母安息的绿色的内院。他们一眼就发现那里放着第二十个花圈。

“西蒙来过，”帕特里斯说，“本能胜过一切，他不得不过来。他肯定在附近不远处。”

当柯拉丽跪着祈祷的时候，他在附近寻找，但是没有看见西蒙的影子。他只好又去检查小屋，很明显，这是非常危险的举动，他们缓慢谨慎地行动着，即使不是由于惧怕，至少是因为来到一个曾经发生过人死和犯罪的地方，不免有些恐慌。柯拉丽向帕特里斯做了个手势。

“来，”她说。

帕特里斯不知道应该怎样进入门窗紧闭的小屋。可是当他们走近屋子的时候，朝院子的门开得大大的，于是他们想到西蒙在里面等他们。

他们跨进小屋的门槛时，正好是十点整。一个小门厅通向厨房的一侧，门厅另一边是卧室，正面是正房。房门虚掩着。柯拉丽小声说：

“以前事情就是在这里发生的……”

“是的，”帕特里斯说，我们进去可以找到西蒙。不过如果您没有勇气的话，柯拉丽，还是不要去。”

一种不假思索的冲动驱使着柯拉丽，谁也不能阻拦她，她继续向前走去。

房子虽然很大，但家具的陈设给人以亲切的感觉。沙发、椅子、地毯、门帘，一切给人舒适的感觉，可以说同这房子的主人惨死前没有两样。这房子更像一个车间，因为房子的天花板中央嵌着一块玻璃，光线从房顶射进来。两扇窗子却被帘子挡得严严实实。

“西蒙不在这里。”帕特里斯说。

柯拉丽没有吱声，她仔细地审视着每样东西，激动得脸色都变了。房里有很多上个世纪的书籍，封面都是黄色或蓝色，上面都有铅笔签的柯拉丽的名字。还有柯拉丽夫人未完成的作品，一块刺绣布，一块羊毛壁毯上还插着一根针。也有些签着帕特里斯名字的书，一盒雪茄，吸墨纸，点水笔和一瓶墨水。镜框里还有两张小照：帕特里斯和柯拉丽。

过去的的生活还在继续，不仅仅是一对情人短暂的爱情，而是两个人长期的平静和安定的共同生活仍在继续。“啊！妈妈，妈妈，”柯拉丽低声地呼唤。

她每看见一件遗物就激动不已，偎在帕特里斯的肩膀上抽泣。“我们走吧。”帕特里斯说。

“好，好，这样会好些，朋友，我们将来再来……我们将再回到他们身旁……我们将恢复他们被破坏了的的生活的温馨。我们走吧，今天我感到支持不住了。”

可是他们刚走了几步，就惊恐地停下来，门被关上了。他们的眼睛不安地对视着。

“我们没有关门，是吗？”他说。

“没有，我们没关门。”她说。

帕特里斯过去开门，可是门既没有把手，也没有锁。这门只有一扇，全用木头做的，又厚又硬，是用橡树木心做的。既没有刨光，也没有上漆，只有些划破的痕迹，像是用东西敲击过。

而且……另外……门右边，有几个铅笔写的字：

帕特里斯和柯拉丽——一八九五年四月十四日，上帝将为我们复仇。

字下面画着一个十字，十字下面写着另一个日期，字体不同，是新写的：

一九一五年四月十四日。

“一九一五年！……一九一五年……”帕特里斯喊道，“太可怕了！……是今天的日期！谁写的？这是刚写的。噢！太可怕了！……瞧……瞧……我们走不了啦！……”

他冲到一个窗子前，把帘子拉开，把窗子打开，他不禁叫起来。窗户被堵死了，玻璃窗和护窗板之间砌着砾石。他又跑到另一个窗户，也是同样的障碍。

那里有两个门，右边一个通卧室，左边一个通向与厨房连接的客厅。

他赶快去开门，可是都被堵死了。

他一时惊呆了，然后又朝第三个门跑去，他想撞开它。门纹丝不动，仿佛铁板一块。

于是他们惊慌地对视着，心里都想到了可怕的问题。历史的故事又重演了，悲剧又在相同的环境下重演了，继父亲和母亲之后的是他们的儿子和女儿，过去的情人和今天的情人都成瓮中之鳖，敌人的利爪抓住了他们。毫无疑问，敌人会让他们同他们的父母一样地死去……一八九五年四月十四日……一九一五年四月十四日……

第二部 亚森·罗平的胜利

一 惊恐

“啊！不，不，”帕特里斯喊道，“这不可能！”他扑向窗户，扑向房门；他抓着壁炉里的柴架去砸被堵死的门窗的墙，可是毫无结果。他父亲从前也这样干过，也只是在木门上和砾石堵死的墙上留下一些令人可笑的，擦不掉的痕迹而已。“啊！柯拉丽妈妈，柯拉丽妈妈，”帕特里斯失望地叫喊着，“这是我的过错。我把您引向了深渊！我是疯了，想单独作战。我应该向那些了解情况的有经验的人求教！……不，我以为我能够……请原谅我，柯拉丽。”

柯拉丽跌坐在椅子上。帕特里斯几乎跪在柯拉丽跟前，双手搂着她，祈求她原谅。

柯拉丽微笑着，安慰他，轻轻地说：

“喂，朋友，不要气馁。可能我们弄错了……毕竟现在还不能证明这不是意外。”

“那么日期！”帕特里斯说，“今年的这个日期，正好是今天，是另一个人写的……而前面的一个日期是我们的父母写的……柯拉丽，他们写这个日期是不是表示着一种预谋和一种不可改变的意志，要我们一起了结呢？”

她浑身颤抖着。但她还是安慰他说：

“好了，我很希望这样，但是我们还没到这个地步。我们有仇敌，我们也有朋友……他们会来找我们的……”“即使他们会去寻找，可他们怎么找得到我们呢，柯拉丽？我们想方设法不让别人知道我们的行踪，况且也没人知道这所房子。”

“西蒙老头不是知道吗？”

“西蒙来过，他献了花圈，可是另一个人也同他一起来过，那个人控制着他，可能把西蒙打发走了，现在西蒙在演戏。”“这是什么意思，帕特里斯？”

他感到了她的慌乱，同时也感到了自己的软弱，他为此感到羞耻。

“好，”他极力控制住自己说，“我们再等等。袭击不一定就发生。我们被关在里面并不等于就完了。而且我们还能抵抗，是吗？请相信，我还有力量，有办法。等着，柯拉丽，让我们行动起来。最重要的是要找到敌人可能进攻的入口。”

找了一个小时，也没发现任何痕迹。敲打墙壁，并无异样的声音。掀开地毯，下面铺着磁砖，图案也没有异常。那么肯定只有从门进入，可是他们无法阻止敌人开门，因为门是朝外开的。他们把房间里的家具搬到门口，构成一道障碍，以防万一。

然后，帕特里斯把两支手枪上了子弹，放在身边。“这样，”他说，“我们可以放心了。任何敌人敢来侵袭都会叫他灭亡。”

可是历史的记忆沉重地压在他们的心头。在相同的境遇中，说着同样的话，做着同样的事；同样的想法，同样的恐惧。帕特里斯的父亲肯定也有武器，柯拉丽的母亲一定合十祈祷过。他们两个人一起搬过家具堵门，也一样地敲过墙，掀过地毯。想到过去，他们更加不安。

为了驱赶可怕的念头，他们翻看着他们的父母阅读过的书籍，小说和小

册子。在一些书里，在一章或一卷的末尾，总有他们留下的几行字。这是帕特里斯的父亲和柯拉丽的母亲用来通信的方式。

我亲爱的帕特里斯，我今天早晨跑到这里是为了重温昨天的情景，幻想即将到来的生活。你将比我早到，你会读到这几行字，我爱你……

在另外一本书上写着：

我亲爱的柯拉丽，你刚走，我就等不及明天见你，我不愿离开这个小屋，我们在这里的爱情生活无比愉悦……他们翻遍了大部分的书，除了温柔的爱情，没有找到对他们有启示的东西。

他们在等待和不安中度过了两个小时。

“没什么事，”帕特里斯说，“可能不会有什么事。最可怕的是，万一有什么事，我们注定出不去，这样……”

帕特里斯没有说出结果，柯拉丽心里明白，他们都意识到，他们会被饥饿困死。但帕特里斯却说：

“不，不，我们不要怕。不，对于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来说，饿死是不容易的，需要整整几天，三四天或更多天。这段时间我们会得救的。”

“怎么会呢？”柯拉丽说。

“怎么？我们的士兵，亚邦，德里马翁先生都会来救我们的。到今天晚上我们还不回去，他们就会担心了。”“您告诉过他们吗，帕特里斯？他们无法知道我们在哪里。”“他们会知道的。很容易知道。两个花园只隔着一条小街。再说，我们的行动不是在报纸上登了吗？这张报纸放在我房间的写字台里了。亚邦会知道的。他不会不告诉德里马翁先生的。而且……而且，还有西蒙……他究竟怎样了呢？人们都没有注意到他的来往行踪吗？他不会通知某个人？”

这些话很难安抚人心。如果他们没饿死的话，那是敌人又想出了另一种刑罚。他们苦于无计可施。帕特里斯又开始查找，偶然间又发现了一个新内容。

他翻开了一本他们还没有看过的书，那是一本一八九五年出版的书，帕特里斯发现有两页折在一起，他把它展开，这是他父亲写给他的一段笔记：

帕特里斯，我的儿子，如果有一天命运使你见到这些字，那是因为我们没能战胜死亡。关于这次死亡的经过，帕特里斯，你可以到杂屋的两扇窗户之间的墙上去看。我或许来得及把它记录下来。

这时候两个受害者才预感到等待他们的悲剧命运，这也正是帕特里斯的父亲和柯拉丽的母亲在这个小屋所经历过的危险。现在要弄清楚帕特里斯的父亲有没有实行他的计划。在两扇窗子之间，同这房子的周围一样，有两米高的木质护壁板，护壁板以上的墙壁涂的是石膏。帕特里斯和柯拉丽一眼就发现，这个地方的护壁板好像重新做过，因为木板颜色不一致。帕特里斯用壁炉架的尖撬开第一块板。

木板碎裂了。在这块木板下面的墙上，有几行字。这是西蒙老头的惯用手法，墙上写了字，就用木板或石灰盖上。帕特里斯又用同样的方法撬了几块护壁板，又发现了好几行用铅笔潦草地写的字，当时一定很紧急了。

帕特里斯读着，心情非常激动。这是他父亲在面对死神的时候写下的。几小时后他就死了。这是临终的见证，是父亲对杀死他和他的爱人的敌人的诅咒。

他低声地读道：

我写这些，是为了不让强盗的阴谋得逞，是相信敌人总会得到惩罚。毫无疑问，我和柯拉丽都将死去，但是我们要让世人知道我们的死因。

几天前，他曾对柯拉丽说：

‘您拒绝我的爱，您的仇恨使我难以忍受。我要杀死您和您情人，要用看起来像自杀的方式杀了您，而我不受指责。一切准备就绪。您敢，柯拉丽！’

果然一切准备就绪。他根本不认识我，可是他一定知道柯拉丽每天到这里来幽会，于是他在这间小屋子里为我们准备了坟墓。

“我们将怎样死去呢？我们一无所知。肯定没有吃的。我们已经被囚禁四个小时了。我们面前的门被封死了，这扇沉重的门一定是晚上安上的。所有的出口、门、窗，都是在我们最后经过或看见以后用水泥和石块堵死的。逃跑是不可能的。我们会怎么样呢？”

读到这里停住了。帕特里斯说：

“柯拉丽，您看，他们同我们经历着同样的痛苦。他们也担心饿死。他们也经受了毫无办法的漫长而痛苦的几个小时。这一段是在意识有点不太清楚的时候写下的。”

帕特里斯仔细看了一下，然后补充说道：

“他们可能认为，杀害他们的人是见不到这些话的。瞧，这两个窗户原来只挂着一个大窗帘，整个这面墙只用一根窗帘杆。我们的父母死后，没有人掀开过这个窗帘，这样事实就被隐瞒下来……直到有一天西蒙发现了，他出于谨慎，做了新木板把它盖住，并且在窗户上增加了两个窗帘。因此一切显得很正常。”帕特里斯继续读到这样几行字：

啊！如果是我一人受苦，一人去死该有多好啊！但是最可恶的是，我连累了我亲爱的柯拉丽。她虽然尽力控制自己，但还是被吓昏了，吓呆了。我可怜的爱人！我仿佛已经在她温柔的脸上看到了死样的苍白。原谅我吧，我的爱人。

帕特里斯和柯拉丽相互对视着。他们的内心充满同样的感情，同样的不安和敏感，对他人的痛苦都具有同样的忘我精神。帕特里斯低声地说：

“他爱您的母亲，就像我爱您一样。我也同他一样不怕死。我冒过无数次死亡的危险，而且是面带微笑！可是为了您，柯拉丽，我宁愿为您去遭受各种折磨……”

帕特里斯开始踱来踱去。突然他愤怒地说：

“我要救您，柯拉丽，我发誓。复仇是多么令人开心的事！我们的命运都是相同的，您听着，柯拉丽，我要让他在这里死去……就在这里。啊！我要用我全部的仇恨去报复他！”他又撬开几块板，想找点有用的东西，因为他们处在同样的境况。

但都是刚才读到的那类发誓复仇的话：

柯拉丽，此仇必报。即便我们不报，正直的神明也将惩罚他们。不，敌人的计划是不会得逞的。不会的，人们不会相信我们是为了摆脱愉悦和幸福而自杀的，人们会明白这是谋害。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我将在这里留下无可辩驳的证据……

“空话！空话！”帕特里斯怒吼道，“不过是些威胁和痛苦的叫喊。对我们毫无指导意义……我的父亲，您就没有给我留下一句能拯救您的柯拉丽的女儿的话吗？您的柯拉丽死去了，那么您保佑我的柯拉丽脱离不幸吧，父亲！帮助我吧！给我启示吧！”

他的父亲只用其他一些呼救和失望的话语回答了他。

谁来救我们？我们被封锁着，被活埋在这个坟墓里，受此酷刑，而不能自己。我的手枪就放在桌子上，有什么用呢？敌人并不袭击我们。敌人有足够的时间。他用无情的时

间和时间的力量来摧垮我们。谁来救我们？谁来救我心爱的柯拉丽？

形势逼人，他们感到一种悲剧性的恐怖。他们仿佛已经死过一次，他们仿佛经受过前人经受过考验，而且情况都一样，前人经历过的每一步，他们也丝毫未能逃脱。他们的命运与他们父母的命运是如此的相似，他们受着相同的折磨，死亡即将来临。柯拉丽失望了，开始哭泣。帕特里斯看见她流泪，心慌意乱，只好去撬木板。木板被横木固定，他干得很吃力。最后他读到：

怎么回事？我们感到有人在外面走动，就在花园墙跟前。我们把耳朵贴在堵死的窗户上听，好像是脚步声。这可能吗？噢！可能！这是最后的斗争……但愿外面有行动，而不要那种令人窒息的寂静。

……对！……对！……声音越来越清楚了……是用十字镐掘地的声音。不在房子前，而在房子右侧靠厨房的那边。

帕特里斯使劲撬板，柯拉丽走过来帮助他。这回，一个窗帘的角掀开了。他继续读到：

响声和沉静交替着——运土的声音以及悄声做别的事情时的安静。这样又过了一小时。

然后有人进了门厅……只有一个人……肯定是他。我们熟悉他的脚步声……他并不想减轻他的脚步声……他往厨房那边走去，又像刚才那样用十字镐掘地，而且掘在石头上。我们听见石头碎裂的声音。

现在他出去了，又是另一种声音，好像沿着房子上去了，这个坏蛋不得不爬上去完成他的计划……

帕特里斯停下来，听了听。

两个人尖起耳朵听着。帕特里斯低声说：

“听……”

“听到了，听到了，”她说，“我听见……外边有脚步声……房子前面或花园里有脚步声……”

他们两个走到一扇窗子前，这扇窗户用砾石堵死后没有关上。他们仔细听着。

真的有人走动，而且他们猜想一定是敌人来了，他们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感到一阵快慰。

有人围着房子转了两圈。他们同他们的父母一样，一点也不熟悉这个声音。这是一个陌生人的脚步，或者是步子的节奏改变了。然后停了几分钟，什么声音也没有了。突然又有一种声音，虽然他们一直期待着听见它，但是真正听见后，内心不免有些惊慌。帕特里斯一边读着他父亲二十年前记录的那些东西，一边低沉地说：

“这是那人用十字镐掘土的声音。”

是的，正是这种声音。有人在掘土，不是在房子前面，而是在厨房的右边。

这样，可恶的历史悲剧在继续重演。从前的事简单地重复着，而且阴森可怖，因为这悲剧已经发生过，因此已经预告和准备着死亡。

一小时又过去了。掘地在时断时续地进行。就像挖墓一样。挖墓人并不着急，休息一阵，再干一阵。

帕特里斯和柯拉丽两人靠在一起，手拉着手，面对着面地站在那儿听着。

“停了，”帕特里斯低声说。

“是的，”柯拉丽说，“可能……”

“是的，柯拉丽，他进了门厅……啊！没必要听了……我们只要回忆……
啞……’他向厨房走去，他又像刚才一样拿十字镐掘地，而且掘在石头上……’然后……然后……噢！柯拉丽，一样的碎石的声音……”

他真的是在回忆，可是又同可怕的现实完全一致。现在与过去融为一体。他们在等待着即将发生的事情。敌人很快又到了外面，“声音好像沿着房子上去了，这个坏蛋不得不爬上去完成他的计划。”

然后……然后……又该怎样呢？他们不再想墙上的那些话，也许不敢想。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外边那看不见有时甚至感觉不到的行动上。二十年来，敌人从无间断地在暗中执行着一个针对他们的神秘计划，每个细节都像钟表的运转那样井井有条。敌人进到屋里了，他们听见从门边传来窸窣窸窣的声音，像是有人往门下塞东西。接着，在两间相邻的房子的门那边，隐约听见有种声音，在敞开的护窗板砌着砾石的窗外也有同样的声音，后来房顶上也有声音。

他们抬头往上看，这回不再怀疑大难临头，至少要结束了。他们看见，屋顶中间天花板上装着玻璃的框架，那是房间唯一的采光渠道。

他们总是想着同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到底会怎样呢？敌人就要在这个玻璃框上露面，就要原形毕露吗？敌人在屋顶上忙了很久。脚步声震动着铺在上面的锌板，那是沿着屋子的右边铺到天窗边沿的。

忽然，这个天窗或者天窗的一部分，四块玻璃中的一个角被一只手轻轻地掀起来，并用一根棍子撑开了一点。敌人又从屋顶上下去了。

帕特里斯几乎绝望了，他想要知道得更多，于是他又开始撬护墙板，最后几块板子下面是结尾部分，是用最后几分钟写成的。敌人又回来了，在被堵死的门窗前又响起了窸窣声，屋顶上又有了声响，天窗开了一点缝，一切安排得井然有序，可以说时间很紧迫了。帕特里斯的父亲和柯拉丽的母亲都有同样的感觉。命运沿着同样的道路，用同样的方式，为着同样的目的重复着。声音在继续。

“他又上去了……他又上去了……他的脚步声还在屋顶上……他走到了天窗边……他想看看吗？……我们看得到他可恶的嘴脸吗？……”

“他又上去了……他又上去了……”柯拉丽搂着帕特里斯低声地说。

果然听见敌人踏着房顶上锌板的响声。

“是的，”帕特里斯说，“……他像刚才那样上去了，不排除还有别人上去。只是不知道我们将见到谁的面孔……我们的父母，他们认识他们的敌人。”

她想起了杀害她母亲的凶手，不禁怕得发抖，她问：“是他吗？”

“对，是他……我父亲记下了他的名字。”

帕特里斯几乎看到了全部的笔录。

他半弯着腰，用手指着：

“啞……读这个名字……埃萨莱斯……您看……这里，看到吗？这是我父亲写的最后几个字……念，柯拉丽：

天窗开得更大了……一只手推开了它……我们看见了……他对我们笑呢……啊！坏蛋……埃萨莱斯……埃萨莱斯……

然后，他从天窗里扔了一个东西下来，落在房子中间我们的头上……一架梯子，绳梯……

我们不明白……绳梯停在我们面前……然后，我终于看见了……梯子下面横杠上别着一张纸，我看到上面有埃萨莱斯写的几个字：‘柯拉丽她一人上来可以获救。我给她十分钟时间考虑，否则……’

“啊！”帕特里斯站起来说：“那么这一套还会故技重演吗？这副梯子……我在西蒙老头的壁橱中发现的绳梯……”柯拉丽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天窗，因为那里响着脚步声。上面静了一会儿。帕特里斯和柯拉丽相信，这个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即将见到……

帕特里斯恶狠狠地低声说：

“是谁呢？能够在这场灾难中扮演角色的只有三个人，而两个已经死了：埃萨莱斯和我的父亲。第三个就是西蒙，可是他疯了，他在疯傻状态下还能使这场阴谋继续吗？但是怎么想得到，他竟会如此精确地做到了，不，不……是另一个人在控制他，另一个人也来了，躲在幕后。”

他感到柯拉丽的手指紧紧地抓着他的胳膊。

“别吱声，是他……”

“不……不……”他说。

“是他……我敢肯定……”

柯拉丽猜中了正在进行着的另一件事，果然，像从前一样，天窗开得更大了，一只手推开了它。他们忽然看见了……他们看见一个人的头从开着的天窗中露出来。这是西蒙老头的脸。

真的，他们看见他并不感到特别意外。之所以对迫害他们的人是西蒙而不是别人并不感到意外，是因为几周来西蒙同他们在一起，扮演着悲剧角色。不管他们是否愿意，他总是随处可见，他的角色神秘、令人难以理解。是不自觉的同谋？受盲目的命运驱使？这有什么关系！反正是他在干，他在不停地进攻，令人防不胜防。帕特里斯嘀咕着：

“疯子……疯子……”

“他可能不疯……他不一定疯。”

柯拉丽颤抖着。

上面的人透过黄眼镜片瞧着他们，在他那冷漠的脸上，既看不出仇恨，也看不出得意。

“柯拉丽，”帕特里斯低声地说，“……你让我……我来……”他把她轻轻推开，装做扶她到椅子上去坐下，而实际上，他只有一个想法，走到放手枪的桌边去，拿起武器射击。西蒙一动不动，活像个兴妖作怪的凶神……柯拉丽无法猜透这个盯着她的人。

“不，”她喃喃地说，她害怕帕特里斯的行动会加速这可怕的结果，“不，不要……”

可是帕特里斯比她坚决，他接近了目标，再进一步努力就摸到手枪了。

他迅速下定了决心。瞄准后就开枪，枪响了。上面的人头不见了。

“啊！”柯拉丽喊道，“您错了，帕特里斯，他会报仇的……”“不，不会的……”帕特里斯说，手里握着手枪，“不，谁知道我就打得中！……子弹打着窗框边……可能打飞了，那么……”他们手拉着手抱着一线希望等待着。

这希望没有多久，房顶上的声音又响了。

接着，又同过去一样，他们好像已经看见了，同从前一样，从开着的天窗扔进一样东西，这东西落在房子的中央……一个梯子……一副绳梯……那

是帕特里斯在西蒙老头的壁橱里看见过的。同从前一样，他们等待着，而且很清楚，一切都会重复进行，事情毫无改变地一件件地发生，他们快速地在梯子下面一根横杠上去找别着的纸条。

柯拉丽找到了，那是一个纸筒，纸已经发黄，变脆，被磨损了。

这是二十年前，埃萨莱斯写的那张纸条，像从前一样地用于同样的目的，进行同样的威胁。

“柯拉丽一人上来，她可以得救。我给她十分钟时间考虑。否则……”

二 棺材钉子

“否则，……”这个词帕特里斯机械地重复了好多次，它的可怕的含义他们两人都已领悟。“否则……”意味着，如果柯拉丽不服从，不屈服于敌人，如果她不跟这个牢狱的主人出去，那就只有死。

此刻，他们两人谁也不再考虑怎样的死法，甚至也不考虑死的问题。

他们只考虑敌人给他们下达的生离死别的命令。一个走，另一个死。如果柯拉丽牺牲帕特里斯，她就可以活下去。然而这是什么样的代价，怎么能作出这种牺牲呢？

两个年轻人长时间地沉默着，满心的犹豫和不安。现在事情已经摆明，悲剧肯定发生在他们身上，无法避免，只有坐以待毙。虽然如此，但是他们能够改变事情的结局。多么可怕的问题！从前的柯拉丽面临过这个问题，但她用爱解决了它，因为她死去了……”

这个问题今天又重新出现。

帕特里斯读着父亲的记录，并且很快地把那些模糊的字描出来。帕特里斯读道：

我祈求柯拉丽……她扑在我的膝盖前。她愿意同我一起死……

帕特里斯望着柯拉丽。他低声对她说话，而她什么也没听见。于是，他把她拉起来，感情冲动地喊道：

“你走，柯拉丽。你知道，我之所以没有马上说出来，那是因为犹豫。不……只不过……我在想这个人的建议……而我怕你……这太可怕了，他所要求的，柯拉丽。他答应救你，是因为他爱你……那样，你知道……没关系，柯拉丽，你应当服从……你必须活下去……走……在这里等着毫无用处，十分钟就要过去了……他可能会改变主意的……把你也处死，不，柯拉丽，走吧，赶快走。”

她回答得很干脆：

“我留下来。”

他一惊。

“你这是疯了！为什么要做这样无益的牺牲？如果你服从了，还怕什么呢？”

“不怕。”

“那么走吧！”

“我留下来。”

“可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固执？这样做毫无用处。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我爱您，帕特里斯。”

他依然不知所措。他不是不知道柯拉丽爱他，才这样说的。但是她爱他爱到至死不渝，是他所没有想到的。

“啊！”他说，“你爱我，我的柯拉丽……你爱我……”“我爱你，我的帕特里斯。”

她用胳膊搂着他的脖子，他感到他们的这种拥抱是无法分开的。然而他退却了，他决心救她。

“很好，”他说，“如果你爱我，你就应该听从我，应该活下去。请相信，同你一道死要比我一人去死痛苦千百倍。我知道你自由了，活下去了，

我死也是甜蜜的。”

她不听他的话，继续表白，她这样做感到幸福，她高兴地向他倾诉很久以来藏在心头的衷情。

“从第一天见到你，我就爱上你了，帕特里斯。我不需要你告诉我，我已经知道，我没早说，是因为我在等待一个郑重的机会，让我望着你的眼睛，全身心地投入你的怀抱，再对你说。现在已到死亡边缘了，我应该说，听我说，请别逼我离开，这比死更痛苦。”

“不，不，”帕特里斯试图摆脱她，“你的职责是走。”“我的职责是留在我爱的人身边。”

他又做了努力，抓着她的手说：

“你的职责是逃走，”他喃喃地说，“只有你获得自由，我才能有救。”

“你说什么，帕特里斯？”

“是的，”他说，“为了救我，你必须逃出魔掌，揭露真相，想办法救我，通知我的朋友……你呼喊，你使用一点对策……”她带着忧伤的微笑和疑惑看着他，他把话停住了。“你想哄我，可怜的爱人，”她说，“你比我更不相信你自己的话。不，帕特里斯，你很清楚，如果我落入这个人的手，他不会让我有讲话的自由，他会把我的手脚捆起来弄到隐蔽的地方藏起来，直到你咽了最后一口气。”

“你敢肯定吗？”

“帕特里斯，你也知道结果会怎样的。”

“会怎样？”

“你想，帕特里斯，这个人让我出去决不是仁慈，而是他的计划，一旦我落到他手里，他就会实行他的罪恶计划。你预料不到吗？你会预料到的，是吗？我唯一的办法是避免落入魔掌。那么，我的帕特里斯，与其数小时后死，何不现在就在你的怀抱里死去呢？让你的嘴唇贴着我的嘴唇？就这样死好吗？这样活一瞬间不也是最美好的吗？”

他迟疑不决。他明白，一旦嘴唇贴在一起，就会使他丧失理智。“这太可怕了，”他喃喃地说，“……你怎么会让我接受你的牺牲呢？你，这么年轻……还有很长的幸福生活在等待着你……”“如果没有你，日子只能是不幸和绝望的……”“应该活下去，柯拉丽。我真心地祈求你。”“没有你，我活不下去，帕特里斯。你是我唯一的慰藉。除了爱你，没有其他理由。你教会我爱人，我爱你……”噢！多么神圣的话语！它掷地有声。女儿的这些话，正是母亲以同样的激情和奉献精神说过的！在回顾死亡和面对死亡的时候说这些话更显得神圣！柯拉丽毫无惧色地说出这些话，她的恐怖已在爱情中消失；爱情使她的声音颤抖，使她那双美丽的眼睛热泪盈眶。

帕特里斯用热烈的目光看着她。现在他也感觉，这样去死是值得的。

然而他还是做了最后的努力。

“柯拉丽，如果我命令你走呢？”

“也就是说，”她说，“你命令我与那个男人结合，让我委身于他吗？这是你所愿意的吗？帕特里斯？”

她的反问使帕特里斯一惊。

“啊！真可恶！这个男人……这个男人……你，我的柯拉丽，是如此的纯洁，如此春春焕发……”

对于这个男人，他们两人都没有把他完全想象成西蒙的形象。虽然敌人

在上面可恶地露了一面，但仍让人觉得神秘。也许他就是西蒙，也许是另外一个人，不管怎样，蹲在他们头上的是敌人，是恶神，在为他们制造死亡，对柯拉丽怀着肮脏的想法。帕特里斯问了一句：

“你从没有发现西蒙追求你吗？……”

“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他没有追求过我……他甚至回避我……”

“那就是他疯了……”

“他不疯……我不信……他是在报复。”

“不可能。他是我父亲的朋友。他一生一直在为促成我们的结合而努力，而现在却存心要杀我们，这是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帕特里斯，我不明白……”

他们不再谈西蒙了，因为这与西蒙或者也许是另一个人要杀死他们这件事情比起来，显然无关紧要。现在他们要同死亡作斗争，而不要考虑制造死亡的人，可他们对付得了吗？“你同意了，帕特里斯，是吗？”柯拉丽低声问。他没有回答。她又说：

“我不走，但是我希望你答应我。我请求你，不然这会是一种思念的折磨，我担心你会吃更大的苦头。我们应当有难同当。你同意了，是吗？”

“是的，”他说。

“把你的手给我。看着我的眼睛，笑一笑，我的帕特里斯。”他们顿时沉浸在狂热的愉悦里，陶醉在爱与欲的激情中。柯拉丽说：

“你还在想什么，帕特里斯？你怎么还是这样心慌意乱的……”“瞧……瞧……”

他发出一声嘶哑的叫喊。这回他肯定看见了。梯子往上收了，十分钟已经过去。

他奔过去，急忙抓住一根梯子的横杠。

她一动也不动。

他要干什么？他不知道。这副梯子是救柯拉丽的唯一机会。他是否要放弃，屈服于不可避免的死亡呢？一分钟，两分钟过去了。上面的人又把绳梯挂住了，因为帕特里斯感到有东西牢牢地把梯子固定住了。

柯拉丽求他：

“帕特里斯，帕特里斯，你想干什么？……”他望了一眼周围和他的上面，似乎在想一个主意，他从回忆中搜索到一个主意，是他父亲急中生智想出来的。忽然，他抬起左腿，把脚踏在第五级横杠上，胳膊抓着绳子往上爬。

真是荒谬的主意！想爬上去？爬到天窗上？制服敌人，自己得救了，柯拉丽也得救了？他的父亲失败了，他怎么能够成功呢？帕特里斯在梯子上没有呆上几秒钟，就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挂在天窗上的绳梯的挂钩脱落了，掉在帕特里斯身旁。紧接着上面发出一阵冷笑。然后啪的一声天窗关闭了。帕特里斯愤怒地站起来，咒骂敌人，他怒不可遏地开了两枪，打碎了两块玻璃。他又跑到门、窗前，用壁炉柴架使劲地砸。他砸墙，砸地板，他向嘲笑他的看不见的魔鬼挥动着拳头。突然，在他向空中挥动了几下后，他不动了。上面好像盖上了一层厚厚的幕布。屋子里一片黑暗。

他明白了。敌人把天窗的护窗板放下了，遮得严严实实。“帕特里斯！帕特里斯！”柯拉丽呼喊，黑暗使她惊慌失措，她完全失去了控制力，“帕特里斯！你在哪儿，我的帕特里斯。啊！我怕……你在哪儿？”

于是，他们像盲人一样，在黑暗中摸索着。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比迷

失在无情的黑夜中更可怕了。

“帕特里斯！你在哪儿？我的帕特里斯！”

他们的手终于碰在了一起，可怜的柯拉丽，她的手是冰凉的；而帕特里斯的手却滚烫，像燃烧的火。他们的手紧紧地贴在一起，交织在一起，握在一起，手仿佛成了他们还活着的一种感觉。“啊！别离开我，我的帕特里斯，”柯拉丽哀求着。“我在这里，别怕……我们不会被分开。”

柯拉丽喃喃地说：

“我们不会被分开，你说得对……我们已在我们的坟墓中。”多可怕的字眼，柯拉丽说得那么伤心，帕特里斯蓦地一惊。“不！……你说什么？不应该绝望……等到最后一刻，可能会有人来救我们。”

他抽出一只手，掏出枪，瞄着天窗透光的地方开了三枪。他们听见木头炸裂的声音和敌人的嘲笑声。可是护窗板是用金属加固的，严丝密缝。

很快透光的缝隙不见了，他们明白，敌人已把门窗上的缝隙堵严了，并且把护窗板钉在了天窗上，活儿做得很仔细，花了很长时间。

多么恐怖的声音！钉天窗的锤响像敲在了他们的心上。这是敌人在为他们钉棺材，装着他们的这口大棺材正在上盖。已经没有希望了！获救已经不可能了！锤子多敲一下，就加深了一层黑暗；增加了他们与外界的一重障碍，这是无法推倒的墙。“帕特里斯，我怕……噢！这声音使我难受。”她倒在帕特里斯的怀中。帕特里斯感到柯拉丽在哭泣。上面的准备工作即将结束。他们预感到他们会在最后一天的黎明死去。他们听见房子底下有声音，可怕的机器开动了，或者电动机开始工作了。敌人挖空心思作好了一切准备，没有任何得救的希望了，命运只有在不可改变的严酷事实中走完它的历程。他们的命运历程即将走完。死神助纣为虐，死神与敌人狼狈为奸。敌人既是死神，又是行动的策划者，他制造了这场决心消灭他们的斗争。

“别离开我，”柯拉丽哽咽着说，“别离开我……”“只要还有时间，”他说，“……我们就要报仇。”“有什么用呢，我的帕特里斯，敌人要把我们怎么样呢？”他的火柴盒里还有几根火柴。他一根根地划着，把柯拉丽领到他父亲写着遗言的护壁板前。

“你要干什么？”她问。

“我不想让人家把我们的死当成自杀。我要像我们的父母那样为未来做准备。让人将来读到我写的遗言，为我们报仇。”他从口袋里掏出铅笔，弯下腰在空白处写起来：

帕特里斯·贝尔瓦与未婚妻柯拉丽同时死于西蒙·迪奥多基斯的谋杀，一九一五年

四月十四日。

当他写完以后，他又看见他父亲写的几行字，他们一直还没看见过。

“还有火柴吗？”他问，“你看见吗？那里有几个字……肯定是我父亲写的最后几个字。”

她划着了火柴。

在摇曳着的火柴光下，他们看到了一些字母，歪歪扭扭的，看来是匆忙中写下的几个字：窒息而死……缺氧……火柴熄灭了。他们默默无语地站起来。窒息而死……他们明白了他们的父母所遭到的厄运，他们即将经历。这么大的房子缺少空气还不至于窒息，除非日子久了，空气变质，因此……他停了一下，又说：

“对……是这样……我想起来了……”

他把他所怀疑的事情，或者就是现实已经肯定的事情告诉了柯拉丽。

他在西蒙的壁橱里曾经见到过绳梯，此外还有一卷铅管，现在西蒙都把它们拿来了。从他们被关进来的时刻起，他就在房子周围来来去去地、仔仔细细地堵塞漏洞，从墙壁到屋顶他干得极其细微精确。西蒙老头可能只需要把埋设在墙内，屋顶上的煤气管道接到厨房里的煤气表上就可以了。

因此他们也同他们的父母一样，将遭受同样的厄运，煤气中毒，窒息而死。

他们两个像是得了恐慌症，手拉着手在屋里跑来跑去，神经紊乱，没了主意；他们丧失了意志，就像受到暴风雨袭击的小虫。柯拉丽说着一些不连贯的话。帕特里斯则要求她保持安静。他自己也感到很痛苦，无力同死亡所带来的可怕而沉重的黑暗搏斗。他们想逃跑，想逃脱寒冷的痛苦，他们的脖子都已经冰凉了。要逃走，要逃出去。可是怎么逃呢？墙壁是不可越，黑暗比墙壁更坚固。

他们停下来，已经精疲力尽了。从一个地方传来一阵轻轻的嘘声，那是从密封不好的煤气喷嘴里传来的。他们明白这声音来自上面。

帕特里斯悲哀地说：

“只需半小时，最多一小时。”

她又恢复了理智，说：

“我们勇敢些，帕特里斯。”

“啊！要是只我一个人就好了！可是你，我可怜的柯拉丽……”她用非常微弱的声音说：

“我不难受。”

“你会难受的，你太虚弱了！”

“人越虚弱，就越不难受。而且，我知道，我们都不会痛苦的，我的帕特里斯。”

她忽然显得很平静，而他则更显得安详。

他们都不说话，坐在大沙发上。两人的手指头紧紧地抓在一起。他们慢慢地沉浸在宁静之中，仿佛完成了任务，或摆脱了事情的羁绊，在听凭别人的摆布。命运之神的命令是明确的，他们不再愤怒，只是服从和祈祷。

她搂着帕特里斯的脖子说：

“上帝作证，你是我的未婚夫。祈求他像接受一对夫妇那样接受我们。”

她的温柔使帕特里斯感动得落泪。她吻干了他的泪水，然后主动地把嘴唇给他。

“啊！”他说，“你说得好，这样的死，虽死犹生。”天边的宁静笼罩着他们。他们已闻到弥漫在他们身边的煤气味，可是他们并不感到害怕。

帕特里斯低声说：

“柯拉丽，直到最后一秒钟，一切的一切都和从前一样。你的母亲和我的父亲同我们一样地相爱着，也是这样嘴唇贴着嘴唇，拥抱在一起死去的。他们决心让我们结合，他们终于使我们结合了。”她说：

“我们的坟墓就在他们的旁边。”

他们的意识开始一点点地模糊起来，他们的思维就像隔着越来越厚的浓雾看东西那样地模糊不清。没有吃东西，饥饿加上眩晕，他们的意识在不知不觉中丧失，同时失去了不安和忧虑的感觉。这是一种精神恍惚，是一种昏沉，是死亡和安息的过程，他们随即便忘却了恐怖。

柯拉丽首先失去知觉，说胡话。使得帕特里斯吃了一惊。“我的爱人，鲜花撒下来了，这是玫瑰花。噢！多香啊！”他也感到幸福和亢奋，他表现得温情、快乐和激动。他没有恐怖感，他觉得柯拉丽慢慢地在从他的胳膊中滑脱，他仿佛同她一起来到了一个光明灿烂的无垠的深渊前，他们飘呀飘，轻轻地毫不费力地飘落到一个快乐的地方。

时间在一点点地推移。他们总是在飘荡，帕特里斯托着柯拉丽的腰肢，她微微有点向后仰，眼睛闭着，脸上带着微笑。他记起了一些画面，人们在观看上帝所接受的夫妇们在蔚蓝的充满光明和空气的天空中飘荡，他在那个快乐的地方上空转了几大圈。可是当他快到那里的时候，他疲倦了。柯拉丽在他胳膊上很沉。下沉加快了。光明的天空变得阴沉了。飘来了大朵的乌云，接着是乌云滚滚，一片黑暗。

突然，他感到精疲力尽，脸上汗淋淋的，整个身躯像发烧一样地颤抖，他掉在了一个黑洞里……

三 陌生人

这还不是完全的死亡。临终状态下，还保持着梦幻般的意识，生活中的真实与死亡状态下的新世界的景象交织在一起。这种状态里，柯拉丽已经不存在了，他很伤心。他仿佛听见和看见一个人从一条黑色的通道里来到他面前。这个人毫无疑问像是西蒙老头。他是来看看他的受害者是否已经死亡，他先将柯拉丽抬走了，然后来到他跟前，帕特里斯跟前，也把他抬走，并把他放在一个地方。这一切都非常清晰，他怀疑自己是不是醒着。

又过了几小时……或者只过了几秒钟。最后帕特里斯仿佛睡着了，可是感到非常恐怖，无论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感到极大的痛苦。他到了一个黑洞的深处，他竭尽全身力气想走出去，就像一个掉在大海里的人总也无法上岸，他就这样游着，多么艰难啊！水的重量压迫着他，使他感到窒息。他该爬上去，手和脚钩住了滑下来的东西，好像是绳梯，可是它没有支撑点，一直向下滑落。

然而黑暗似乎渐渐退去了，有了一丝光亮。帕特里斯的压迫感减轻了。他微睁着眼睛，吸了几口气，看了一下周围，感到惊讶不已，他发现自己正躺在洞开的门外露天的一张沙发上。他旁边另一张沙发上，躺着柯拉丽。她一动不动，好像非常痛苦的样子。

他想：

“她从黑洞中爬上来了……同我一样耗尽了气力……我可怜的柯拉丽……”

在帕特里斯和柯拉丽之间摆着一张圆桌，上面摆着两杯水。他口渴极了，想喝一杯。可是他不敢喝。这时从门里出来一个人，帕特里斯知道这是小屋的门，帕特里斯审视了一下，不像是西蒙老头，而是他从未见过的陌生人。

他自言自语地说：

“我不是在做梦吧……我肯定不是在做梦，这个陌生人是一个朋友。”

他试着高声地说几句话，以证实自己的想法。可是他没有力气。而这个陌生人走过来，轻声地对他说：

“不要担心了，我的上尉，一切顺利。拿着，喝一口。”陌生人递给他一杯水，帕特里斯一饮而尽，毫无疑问，他也高兴地看见柯拉丽也在喝水。

“是的，一切顺利，”他说，“我的上帝！活着有多好！柯拉丽还活着，不是吗？”

他没有等到回答，又沉沉地睡着了。

当他再度醒来时，危机已经过去。尽管脑子还有点紊乱，呼吸也不大顺畅，然而他站起来了，他明白，他的感觉是正常的，他是在小屋门口。柯拉丽刚才喝了第二杯水，也睡得很平静。他又试着高声地说道：

“活着有多好！”

他想活动一下，可是他不敢走进小屋，尽管小屋的门是开着的。他离开小屋，朝墓地那边的内院溜达，然后就是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他也不知道他的举动目的何在，也根本不明白发生的这一切，他只是随便走走，他又朝小屋靠花园的那边走去，突然停下来。

离小屋前几米远的地方，小路旁一棵树底下，一个男人躺在一把柳条椅上，头在树荫下，腿在太阳里。他好像睡着了，膝盖上摊放着一本书。

这时，只到这时，帕特里斯才明白，他和柯拉丽逃脱了死亡，他们两个

人都活着，这个人就是他们的救命恩人，他这种睡觉的姿态表明现在绝对安全，和他对现在感到满意。帕特里斯打量着他，他身材瘦长，肩膀宽阔，皮肤黝黑，留着唇须，两鬓有几缕白发，年龄最多不超过五十岁。服装剪裁非常考究。帕特里斯弯腰看看书名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回忆录》。他还看到那人放在草地上的帽子边上有两个字母：L.P.。“是他救了我，”帕特里斯想，“我感激他。他把我们两人搬到屋外，而且看护着我们。可是怎么会有这样的奇迹发生呢？是谁派他来的呢？”

他拍了拍那人的肩膀。他马上站起来，脸上带着微笑。“请原谅，我的上尉，我的事情太多，只要有几分钟，我就打个盹……无论在哪里……像拿破仑一样，对吗？上帝，是的，我并不在意这个相似之处……噢，谈论我的太多了。您呢，上尉，怎么样了？柯拉丽妈妈的不适好了吗？我以为打开门，把你们抬到外面以后，就不必再唤醒你们了。我放心，是因为我做了必要的安排。你们两个能够呼吸了，吸点清新的空气就行了。”他看着帕特里斯的样子，停住了，开始快乐地笑起来。“啊！我忘了，您还不认识我？真的，我写给您的信被人截住了。因此我应当自我介绍一下，堂路易·佩雷纳，出身于西班牙的一个古老家族，真正的贵族，有证件……”他笑得更厉害了。

“可是我看您还是一点也不明白。半个月前的一个晚上，亚邦提过我的名字，他把我的名字写在这条街上的墙上，对吗？啊！啊！您开始明白了……我想，是的，就是您请来援救您的那位先生……我是否直截了当地叫您的名字呢？……得了，上尉。亚森·罗平愿为您效劳。”

帕特里斯惊呆了。他根本不记得亚邦的提议以及他曾让亚邦求救于著名侦探的事。现在亚森·罗平就在他面前，他以他个人的意志力和不可思议的奇迹把他和柯拉丽从封闭的棺材中救了出来。帕特里斯握着他的手说：

“谢谢！”

“嘘！”堂路易高兴地说，“不用谢！握握手就够了。我的手是可以握的，请相信我，上尉。如果说我思想意识上有一些毛病，但我干过许多好事弥补了它，因而我受到正直的人的敬重……首先受到我自己的敬重……”

他又停住了，好像在思考，然后捏住帕特里斯上衣的一颗钮扣说：

“别动……有人在侦察我们……”

“谁？”

“有人在花园头上的堤岸上……围墙不高……上面有一个栅栏。他通过栅栏朝这里看，想看看我们。”

“您怎么知道？您背朝着平台，而且那里有很多树。”“您听。”

“我没有听见什么特别的声音。”

“是的，是马达的声音……汽车停下来了。那么，汽车停在堤岸上干什么，堤岸旁是一道围墙并没有民房？”“那么，您看那会是谁呢？”

“可能是西蒙老头。”

“西蒙？”

“当然。他在看看我是不是肯定把你们两人都救出来了。”“那么他不疯吗？”

“他疯？他比你我更明白。”

“可是……”

“可是，您会说，西蒙保护着你们，他的目的是要使你们结合，他交给您花园的钥匙，等等。”

“您全知道？”

“应当知道。否则，我怎么救您呢？”

“可是，”帕特里斯不安地说，“如果匪徒再来，我们是不是要有点防范？我们回小屋那边去吧，柯拉丽一个人在那儿。”“没有任何危险。”

“为什么？”

“我在这儿。”

帕特里斯更加奇怪了，他问：

“这么说西蒙认识您？他知道您在这儿？”

“是的，我曾经给您写过一封信，收信人写的是亚邦，这封信被他截走了。信中我告诉您我要来，他便提前行动了。我习惯只提前几个小时到达，这样才出其不意。”

“这以前，您并不知道他就是敌人……您一点也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

“您是上午到的吗？”

“不，是下午一点三刻。”

帕特里斯掏出怀表。

“现在是四点钟，那么您已经来了两个小时了……”“不，我是一小时前到这儿的。”

“您问过亚邦吗？”

“您以为我会浪费时间！亚邦只说了您不在那儿，他开始感觉奇怪。”

“那么？”

“我就去找您。”

“我先到您的房间，像我熟悉的那样对您的房间进行了搜索，我终于发现您那张圆柱形的书桌底下有一条缝，那里连着相邻的房间的墙壁，从墙缝中我找到您的记事本，于是我了解了事情的详细情况。西蒙也是通过这样的办法掌握您最细微的想法。他知道您四月十四日到这里凭吊的打算。他头天晚上看见您在写，他必须了解您写的事。于是他通过您本人便了解到您已采取了保护措施，他就没动手。您看这一切有多方便。德马里翁先生没看见您，很担心；他也可能会找到您，但是他要等到……明天。”“那就太晚了。”帕特里斯说。

“是的，太晚了。这不是他的事，也不是警察局的事。我也更希望他们不要插手。我已要求你的伤员们对他们怀疑的事情保持沉默。因此，如果德马里翁先生今天来了，他会认为一切正常。那头的问题放心了，我就根据您的情况，由亚邦陪同，穿过小街，进了这个花园。”

“门开着的吗？”

“门是关着的，但正好这时西蒙从花园出来。他的运气真不好，是吗？我就大胆趁机用手拨去门闩，我们就进来了，他不敢反对。他肯定知道我是什么人。”

“可是，您当时并不知道敌人就是他吧？”

“我怎么会不知道就是他呢？……您的记事本上不写着吗？”“我并没怀疑他就是敌人……”

“但是，上尉，您的记事本的每一篇都是对他的谴责。没有一件事情他没有参与，没有一桩罪行不是他策划的！”“既然如此，就该把他抓起来。”

“抓起来以后呢？抓起来对我有什么用？逼他招供吗？不，让他自由行

动对我更有利。他迟早会要完蛋的。您看见了吗？他在房子周围转悠，没有溜走。这样我更好行动，首先要救你们两个……如果来得及的话。我和亚邦直奔小屋而来，小屋的门是开着的，但是另一扇楼梯间的门锁着，我拿出两片钥匙，然后拼命撬锁。“这时我闻到了煤气味。西蒙把一只旧煤气表装在外面小街的供气管道上，使你们煤气中毒。接下来我们把你们两人都弄出来，进行常规抢救，按摩推拿等等，你们便得救了。”帕特里斯问：

“死亡设备搬走了吗？”

“没有，他准备再回来收拾整理的，以便不让人抓住把柄，以为你们是自杀的……神秘的自杀，看不出死亡的原因，总之，同您的父亲和柯拉丽的母亲过去的悲剧一样。”“那么您了解了一些情况吗？”

“怎么，我不是有眼睛看吗？您父亲不是在墙上揭露了吗？我同您知道得一样多，上慰……也许比您知道得还多。”“比我知道得还多？”

“天哪，这是职业习惯……经验。很多别人不可解释的问题，对我来说，都是最简单和明白不过的事。因此……”“因此？……”

堂路易犹豫了一下，最后回答说：

“不，不……我还是不说的好……迷雾在一点点地消散。让我们等一等，暂时……”

他侧耳倾听。

“别动，他肯定是看见您了。现在他明白了，他走了。”帕特里斯激动地说：

“他走了！您看见……最好抓住他。这坏蛋，以后就找不到他了。我们怎么报仇呢？”

堂路易笑笑：

“瞧，您把这个关心您二十年，撮合您和柯拉丽的人看成是坏蛋！他是您的恩人！”

“噢！这个我知道！可发生的这一切太令人难以理解了！我只能恨他……后悔让他走了……我要折磨他，可是……”帕特里斯做了个表示失望的手势，两只手抱着头。堂路易安慰他：

“不用担心。他现在已快走投无路了，就像我手中的这片树叶。”

“怎么？”

“他的汽车司机是我的人。”

“什么？您说什么？”

“我是说，我安排了一个人开出租汽车，让这辆出租车在小街一带巡行，西蒙肯定会跳上这辆车的。”

“就是说您已经想到了……”帕特里斯说，他越来越不明白了。“我听见花园那头有汽车发动机的声音，于是我才告诉您。”“您的人可靠吗？”

“当然。”

“这没关系！西蒙会叫他把车开到离巴黎很远的地方去，然后把司机干掉……那时候，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知道呢？”

“您以为没有特别通行证能把车子开出巴黎，可以在大马路上闲逛吗？……不可能。西蒙要离开巴黎，就只有让人把他送往某个火车站。等二十分钟我们就会知道了。快，我们去蹓蹓。”“怎么蹓？”

“乘汽车。”

“您有安全通行证吗？”

“有，全法国都有效。”

“这可能吗？”

“完全可能，而且是署名堂路易·佩雷纳的货真价实的安全通行证，由内政部长签了名，而且盖了……”

“盖了章？”

“盖了共和国总统的章。”

帕特里斯一下子由惊愕变得激动起来。在他遭受的这场可怕的事件中，他一直受着敌人不可抗拒的意志的支配，他总是经受着失败和死亡威胁的折磨，而现在突然出现了一个更加强大的意志在支持着他，一切突然之间起了变化。命运好像转了向，像一只航船一路顺风驶向港湾。

“说真的，上尉，”堂路易说，“我以为您会像柯拉丽妈妈一样哭起来。您太容易冲动，上尉……加上肚子饿，可能……应该去吃一顿。走……”

堂路易扶着他慢慢地向小屋走去，用有点沉重的语气说：“对于这一切，上尉，我要求您绝对保守秘密。除了几个老朋友，还有亚邦，我是在非洲认识他的，他救过我的命，在法国没有人知道我的真名实姓。我叫堂路易·佩雷纳。我在摩洛哥打过仗，曾有机会在法国的邻国，一个中立国家讨人喜欢的国王跟前工作过，这个国王虽然不得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但他很希望我们胜利。他让我来，因此，我就请他委派我，并为我弄到一张安全通行证。于是我就正式执行一项为期两天的秘密使命。两天以后我就得回去……以后我再来，战争期间，我以我的方式为法国服务……不是干坏事，请相信这点，人们总有一天会明白。”他们来到柯拉丽睡觉的椅子旁。堂路易示意帕特里斯站住。“还有一句话，上尉，我敢说，我是在对一个信赖我的人说话，这两天的时间是专门用来为保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服务的。因此我要告诉您，尽管我同情您的遭遇，但一旦我发现了一千八百袋黄金后，我就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了。我之所以接受我朋友亚邦的召唤也正由于此。一旦黄金到了我们手里，也就是说最迟后天晚上，我就要离开这里。何况这两件事互相关联，一个问题有了结果，另一个问题也就解决了。现在我说得够多了，解释得够多了，请把我介绍给柯拉丽妈妈，我们一起工作！”

他笑着说：

“对她不必保密，上尉。把我的真名告诉她。我一点也不怕，所有的女士都知道亚森·罗平。”

四十分钟以后，柯拉丽妈妈已经回到自己的卧室，她受到很好的照顾和保护。帕特里斯端来了营养丰富的饭菜。而堂路易则在平台上踱着步吸烟。

“好了吗？上尉，我们开始吗？”

他看了看表。

“现在是五点半钟，离天黑还有一个多小时，时间足够了。”“足够了？……一个小时达到目的，我想您不会太自信了吧？”“是最后目的，而不是我自己规定的目的，是的……甚至提前。一小时怎么样？为什么不行？上帝，也许几分钟我们就能找到藏黄金的地方。”

堂路易让帕特里斯带他到图书室的地窖里去，那是埃萨莱斯转运黄金的地方。

“黄金一定是从这个气窗中投进去的，是吗，上尉？”“是的。”

“没有别的出口吗？”

“除了通图书室的楼梯，以及那个气窗外，没有别的地方。”“气窗开

在平台上吗？”

“是的。”

“那么，问题就清楚了，黄金先从第一个气窗运进去，然后再从第二个气窗转出去。”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上尉，您怎么会想到还有别的地方呢？您看，人们总是犯一个毛病，就是老去找呀找的。”他们来到平台上。堂路易站在气窗旁，他很快察看了一下周围，气窗不高。在图书室窗户前四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圆形的水池，水池中央有一个小孩的塑像，小孩拿着一只海螺，从海螺中喷出水来。

堂路易走近水池看了看，然后弯腰搬动了塑像，又把它从左到右地转圈儿。

底座也随着转了四分之一圈。

“找到了，”他站直身子说。

“什么？”

“水池快干了。”

果然，水位迅速下降，池底露了出来。

堂路易跳到池子里，蹲下去看。水池的内壁铺着大理石方砖，红白两种颜色组成大幅的图案，人们称为希腊方形回纹饰。一个图案中间嵌入了一个环扣，堂路易往上一提就拔出来了。组成一个图案的这一部分随着环扣的拔出而向下降，现出一个长三十公分，宽二十公分的气口。

堂路易肯定地说：

“黄金就是从这里运走的。这是第二步。人们用挂钩铁索的同样方法把它运走。瞧，这条管道上面的铁索。”

“真见鬼！”贝尔瓦上尉大声说，“可是铁索，我们看不到头！”“不，我们只要知道它通到哪里就行了。您别急，上尉，您一直走到花园下面靠墙那儿，与房屋垂直的方向。您砍一根较长的树枝。噢，我忘了告诉您，我要从小街出去。您有钥匙吗？好，请给我。”

帕特里斯给了他钥匙，然后走到堤岸边的墙壁旁。“再向右一点，”堂路易指挥他。“再往右一点。好，现在您等着。”他走出花园，从小街到了墙的另一边的堤岸上，喊道：“您在那儿吗？上尉。”

“是的。”

“把您的树枝竖起来，让我从这儿看得见……啊，好极了！”帕特里斯穿过堤岸会合了堂路易。

沿塞纳河河滩修了一道堤岸，是供泊船用的。驳船在那儿靠岸装卸货物，并经常一排排地泊在那里。

帕特里斯和堂路易在那里走下几级石阶，堤岸上有各种各样的加工场，他们走进了一处看起来已经废弃了的加工场。在那些废品中间有很多碎石和砖块，有一间工房，玻璃已经破碎，还有一个蒸汽起重机的底座。一根木柱上的标牌写着：贝尔杜建筑工地。堂路易沿着护坡走，走到一个平台上。这个平台一半堆着沙子，墙里有一根根的铁栅栏条，沙子用木板挡着，把下面遮住了。堂路易掀开铁栅栏，并开玩笑地说：

“您发现没有，这次一路所见，没有一扇门是关着的……我希望这次也不例外。”

堂路易的假设得到了证实，尽管如此，他还是不能不感到惊奇，走进任何一间屋子，工人们手里都拿着工具。“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异常的发现，”堂路易喃喃地说，同时打亮了手电。“水桶、十字镐、手推车……啊！啊！如我所料……还有铁轨……整套的窄轨……帮我一下，上尉，把里边清理一下。很好……我们找到了。”

正对铁栅栏的地面上有一个长方形的气口，同水池里的那个正好一样。那里也悬着铁索，上面挂着很多铁钩。堂路易解释说：

“装黄金的袋子就运到这里。装在这个角落里的小斗车里，晚上把窄轨铺起来，一直铺到河滩上，小斗车再把东西运到驳船上……一种非常简单的游戏！”

“就这样，法国的黄金流失了……我也不知道流失到哪个国家。”

“您认为那一千八百袋已经运走了吗？”

“我担心。”

“那么我们来晚了？”

两人沉默了很长时间。堂路易在思考。帕特里斯虽然对这个意想不到的结局有点失望，但依然感到惊讶，他的这个同伴儿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就非常巧妙地理清了头绪。帕特里斯说：

“这真是奇迹，您怎么想到的？”

堂路易没有说话，从口袋里掏出那本帕特里斯已经看到过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回忆录》来，用手指着某些段落让他读。这段文字是作者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的最后几年写的。书中写道：

每天，我们都到我住处边的帕西村去，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汲水。那里小溪、瀑布随处可见，这是通过人们精心修造的管道引来的水。

人们知道我是业余机械爱好者，就让我看水流汇集的水池。只要将大理石的小人向左转四分之一圈，所有的水就通过池壁的导水管直泻塞纳河……

帕特里斯合上书，堂路易向他说明：

“后来埃萨莱斯肯定进行了改装。水通过别的渠道排泄，原来的管道就用来偷运黄金。此外，河床变得狭窄，修筑了堤岸，管道就安在堤岸下边。您看到了，上尉，一切都很容易发现，因为这本书告诉了我。”

“那当然，可是只有读了这本书才会知道。”“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在西蒙的房间里发现了这本书，就把它装进了我的口袋，我的好奇心想要了解他为什么要读它。”帕特里斯说：

“噢！他正是这样发现了埃萨莱斯的秘密，他原来并不知道。他在他主人的文书中发现了这本书，因此他有了依据。您认为呢？不同意？我想您不同意我的看法，是吗？您有什么想法呢？”堂路易没有回答。他凝望着塞纳河。沿着堤岸，离工地不远的地方，泊着一只驳船，上面好像没有人。但是从甲板的排气管中升起一道细细的烟雾。

“去看看。”堂路易说。

驳船上写着：拉·农莎兰特—特鲁伊。

他们从堤岸跨上驳船，又跨过放在甲板上的缆绳和空桶。经过一架梯子来到一间兼作卧室和厨房的船舱内。里面有个男人，长得虎背熊腰，很壮实，黑而鬃曲的头发，脸上没有胡须。身上穿着肮脏的缀满补丁的罩衫和长裤子。

堂路易递给他二十法郎，那人赶忙接住了。

“伙计，请问你这几天是否看见贝尔杜工地前停过一只驳船？”“是的，

一只机动驳船，昨天开走了。”

“这只驳船叫什么名字？”

“‘美丽的赫莱娜’。上面有两个男的，一个女的，都是外国人，他们说话……我听不出是哪国的话……可能是英语，也许是西班牙语……反正我听不懂……”

“贝尔杜工地没开工吗？”

“是的，老板应征打仗去了，然后工头走了……所有的人都得去，不是吗，连我也躲不过。尽管我有心脏病，我也在等待应征。”“那么，工地既然不开工，这只船来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他们干了整整一个晚上。他们在堤岸上铺铁轨。我听见有斗车开动，有人装船……装什么？我不知道。一大早他们解缆开走了。”

“他们去哪儿了？”

“他们朝芒特方向走的。”

“谢谢，伙计。我问的就这些。”

十分钟以后，帕特里斯和堂路易回到埃萨莱斯公馆，找到了西蒙·迪奥多基斯乘坐的那辆汽车的司机。正如堂路易预计的那样，西蒙让他把车开到圣拉扎尔车站，在那里买了火车票。“朝什么方向去的？”堂路易问。

司机答道：“朝芒特方向。”

四 “美丽的赫莱娜”号

“没错，”帕特里斯说，“写给德马里翁的匿名信告诉他黄金已经起运……那只船上的人行动很快，乘人不备连夜干的……他们都是外国人……他们去的方向……一切都吻合。可能黄金在存放的地窖与终点之间有一个停留的隐藏处，要不就是挂在管道中挂钩上等待起运？……”

“但这些无关紧要。现在重要的是弄清‘美丽的赫莱娜’缩在哪个角落里等待着良机出发。从前埃萨莱斯比较谨慎，用‘火星雨’发信号，我曾经观察到它。这回，西蒙老头在埃萨莱斯之后继续干，无疑是为了自己的打算。他告诉船员，黄金从鲁昂和勒阿弗尔用汽船运到东方。几十吨黄金压在舱底，上面盖了一层煤，很简单，您说是吗？我们猜对了，是吗？我有把握……”至于芒特，他买了去芒特的火车票，‘美丽的赫莱娜’也是开往那里的，对吗？这就清楚了，不是吗？他会赶到芒特，在那里伪装成水手，登上那条船……神不知鬼不觉，黄金和强盗都消失了。您看呢？没错吧？”

这回堂路易还是没有回答。然而，他肯定是赞同帕特里斯的这种分析的，因为稍后，他说：

“好，我到那里去，我们会看到的……”

堂路易对司机说：

“开车，用最快的速度，我必须在一小时内赶到芒特。至于您，上尉……”

“我嘛，陪您一道去。”

“谁守在这里呢？”

“柯拉丽妈妈？她还有什么危险吗？现在不会再有人害她了。西蒙这次的阴谋失败后，只关心个人的安危……以及他的黄金。”“您坚持这样认为吗？”

“绝对如此。”

“您可能错了。不过这毕竟是您个人的事。走吧……噢！谨慎为妙……”

他喊亚邦：

“亚邦！”

如果说亚邦对帕特里斯表现的是一种愚忠的话，那么他对堂路易则有点宗教式的崇拜。只要堂路易有一个细微的示意，他就会如醉如痴地投入。他在堂路易面前笑个不停。“亚邦，你完全好了吗？你的伤愈合了吗？没太累吧？好，这样我就放心了。”

他把他带到堤岸上，离贝尔杜工地不远的地方。“从今天晚上九点钟起，你就坐在这条凳子上守在这里。你带点吃喝的东西来，要特别留意下边发生的事。会有什么事呢？也许什么事也没有。无论如何，我回来之前你不要动……除非有什么情况。”

他停了一下，又说：

“特别是，亚邦，你要当心西蒙。是他把你打伤的。如果你看见他，你就逮住他……把他带到这里来……可是别把他弄死，记着！别大意，嗯！我不要死的……而要一个活的。懂吗，亚邦？”帕特里斯着急地说：

“您担心这里会出什么事吗？不可能，西蒙已经走了……”“上尉，”堂路易说，“一个好的将领在追击敌人的时候，还必须保障阵地的安全并加强守卫。很明显贝尔杜土地是我们的对手的一个最重要的联络点。所以要派人监视。”堂路易对柯拉丽也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她非常疲乏，需要休

息和看护。她被扶到汽车里，然后汽车全速驶到靠近巴黎市中心的一个地方，她被送进了马约街的康复中心，以摆脱可能的跟踪。帕特里斯亲自把她交给大夫，并叮嘱了一番。禁止任何人靠近她。柯拉丽没有说半句话，只写了几个字：帕特里斯上尉。晚上九点，汽车奔驰在圣日耳曼和芒特的公路上。帕特里斯坐在汽车后座堂路易的身旁，他感到胜利的喜悦，他脑子里充满着假设，而且在他看来，这些假设具有确定无疑的价值。但是他还有几个疑点不明白，他想听听亚森·罗平的意见。“对我来说，”帕特里斯说，“有两个问题无论如何无法解释。首先，埃萨莱斯七月四日早晨七点十九分杀死的那个人是谁？我在电话里听见了他临死前的惨叫。是谁死了？尸体到哪里去了？”堂路易总是不作回答，帕特里斯又说：

“第二个问题更令人奇怪，那就是西蒙的表现。他一生致力于一个目标：为他被害的朋友贝尔瓦报仇，同时极力成全我与柯拉丽两人的幸福。他所做的每件事与他的生活都是一致的。我猜他患有强迫症和怪癖。后来，他的敌人埃萨莱斯突然倒下去了，而他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我和柯拉丽进行迫害，以致策划并执行了过去埃萨莱斯用来迫害过我们父母的那种可怕阴谋。

“您看，这件事情是否有点奇怪，是不是黄金的诱惑力使他昏了头？是不是他发现了黄金的秘密后，想把神奇的财富据为己有？可以这样解释他的犯罪吗？一个老实人变成强盗，是因为要满足觉醒了的本能？您怎么认为？”

堂路易仍然沉默不语。帕特里斯期待这位著名的冒险家能一下子解开这些谜团，此刻他感到生气和吃惊。他作了最后一次试探：“那么，金三角呢？也是一个谜？因为毕竟不存在三角！金三角在哪里？您对此有什么想法吗？”

堂路易又没有说话，上尉最后忍不住地说：

“究竟怎么啦？您不答话……您好像忧心忡忡……”“也许是这样，”堂路易说。

“什么原因？”

“噢！没什么原因。”

“可是……”

“怎么！我觉得事情进展得太顺利了。”

“我们的事情。”

他看到帕特里斯还想问，于是说：

“上尉，我对您很坦率，我非常关注您的事情，可是我得向您承认，我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和一个目标，现在我得全力以赴。那就是追踪这批被盗走的黄金，我不想让它们从我们手中溜掉……从你们的情况看，我是成功了，从另一方面看又没有达到目的。你们两个安然无恙了，可是我还没弄到那一千八百袋黄金，我必须弄到手……我必须弄到手。”

“您会弄到手的，因为您已经知道它们在哪里。”“只有它们，”堂路易说，“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才算弄到手了。可直到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

在芒特，他们没花多长时间，很快就打听到，有个旅客样子同西蒙老头一样，他在“三帝”旅馆下榻，现在正在四楼一间客房里睡觉。

堂路易住在楼下，而帕特里斯由于腿的原故怕引人注目，便住到了另一家旅店。

帕特里斯第二天醒得晚，堂路易来电话告诉他，西蒙去了邮局后又到了塞纳河边，然后又去了火车站，从那里带回一个相当时髦的女人，头上围着一条厚纱巾，遮住了脸。两个人在他四楼的房间里用餐。

四点钟的时候，堂路易又来电话，请他赶快到城边上塞纳河对面的一个小咖啡店去见他。在那里，帕特里斯看见西蒙在堤岸上散步。他背着手一副毫无目的地闲逛的样子。“一条围巾，一副眼镜，总是那套奇异的服装，同样的风度。”帕特里斯说。

他又补充道：

“您看他装着无忧无虑的样子，但是他的眼睛一定在朝河上望，朝‘美丽的赫莱娜’开来的方向张望。”

“对，对，”堂路易小声说，“留神那个女人。”“啊！是她？”帕特里斯说，“我在街上碰到过两三次。”一件轧别丁大衣勾勒出她高大的身材和宽阔的肩膀，她戴着一顶宽边毡帽，一条纱巾从帽檐上垂下来。她递给西蒙一张蓝色的电报纸，西蒙赶忙阅读。然后他们又交谈了一会儿，似乎在商量去向，他们从咖啡店前面经过，没走多远又停下来。西蒙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交给他的女伴。女伴走开，回城去了。西蒙继续在河边散步。

“上尉，您呆在这里。”堂路易说。

“可是，”帕特里斯反对说，“敌人似乎已有戒备。他不会回来了。”

“最好谨慎些，上尉。可惜我们无法知道西蒙在纸上写的什么。”“那么我追上去……”

“您去追那个女人？不，不，上尉。您对付不了她，您没有力气。我去正合适……”

堂路易走了。

帕特里斯等在那里。几只船在河上来来往往。他机械地看着它们的船名。堂路易走后半小时，他忽然听见近几年驳船上安装的大马力发动机的非常清晰的节奏声。

果然河湾处出现了一只驳船。当它从他前面驶过的时候，他清清楚楚地看到：“美丽的赫莱娜”号，他激动不已。驳船在啪啪的爆烈声中迅速驶来。驳船造得很厚实、宽大，虽然好像没装什么货，可是吃水很深。

帕特里斯看见上面坐着两个内河船船员，他们漫不经心地坐在那里吸烟。后面的缆绳系着一条小船。

驳船又开走了，到了河湾处。

帕特里斯又等了一个小时，堂路易才回来。帕特里斯马上就问：“喂！看见‘美丽的赫莱娜’了吗？”

“在离这儿两公里的地方，他们解下小船接西蒙。”“他同他们走了吗？”

“是的。”

“肯定吗？”

“您问得太多了，上尉。”

“不管怎么样，已经胜利在握。我们坐汽车追他们，超过他们，然后在，比如说维尔农，通知军事当局或其他当局实行逮捕，抓获它……”

“我们不通知任何人，上尉。我们自己就可以干。”“我们自己？怎么干？可是……”

两个人对视着。帕特里斯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堂路易并不生气。

“您担心我卷走三亿法郎的黄金是吗？天哪！这么多怎么能藏得住啊。”

“可是，”帕特里斯说，“我可以问您，对这些黄金有什么想法吗？”

“您可以问，上尉，不过请允许我把问题推迟到我们成功以后再回答。而现在的问题是找船。”

他们又回到“三帝”旅馆，然后乘汽车往维尔农方向去。这回他们谁也没有说话。

公路在罗斯尼河岸下面几公里处穿过河流。当他们到达罗斯尼的时候，“美丽的赫莱娜”已经进入拉罗什·圭翁峰下的大河湾，公路从这里通向博尼埃尔的国道。这次航程至少要三小时，而汽车可以爬坡走近路，十五分钟后他们就到了博尼埃尔。他们穿过乡村。

在他们右边不远处有一家旅店。堂路易让汽车停下，对司机说：“如果半夜我们还没回来，您就回巴黎去。上尉您陪着我一道去。”

帕特里斯跟着堂路易朝右边走去，他们从小路走到了河滩，沿河滩走了一刻钟。堂路易终于找到一条小船，这小船系在一个木桩上，离一栋关着百叶窗的别墅不远。

堂路易解开了缆绳。

这时已经快七点了，天很快就黑下来，但是有月光。“首先，”堂路易说，“有一点要说明一下。我们要等着驳船，它将在十点到达。我们将在河中相遇，那么借着月光……或者用我的手电筒照着，命令它停下来，这样毫无疑问，因为您穿的是制服，他们会服从的。这时我们便登船。”

“要是不服从呢？”

“就撞它。他们有三个人，我们只两个人。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

“接下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他们有两个船员是无关重要的，是受雇于西蒙的，但对西蒙的事情一无所知，他们根本不知道货物的性质。西蒙已黔驴技穷，两名船员已被我重金收买，他们会把驳船开到我让他们去的地方。不过这件事要由我出面，上尉，我告诉您，这条驳船将按我的意志处理。我将在对我适合的时间交付出去。这是我的战利品，我的成果。除我之外，谁也无权插手。”

上尉勃然大怒。

“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角色。”

“既然如此，您以名誉向我保证，您对该您过问的事严守秘密。好了，我们各走各的。我一人上船去，而您回去干您的事。请您注意，我不要求您马上答复。您有足够的时间考虑并作出决定。按照您自己的利益和可贵的一丝不苟的精神。”

“我吗，请原谅，我曾告诉过您，我有一个小小的弱点，只要情况允许，我就要休息，我现在想用点时间睡觉。困极了，晚安，上尉。”

堂路易没多说话，便把大衣一裹，跳进船里睡觉去了。帕特里斯极力控制自己的愤怒。堂路易说话语气虽然礼貌，但是带有冷漠的讥讽和嘲笑，对他很有影响。他很清楚，没有他的帮助，堂路易是无法行动的。而且，他怎么能够忘记是堂路易救了他和柯拉丽的命呢？

时间过去几小时了。冒险家还酣睡在清新的夜幕中。帕特里斯之所以犹豫，是因为他在寻找一个既能阻止堂路易鲸吞巨额财富，又能打击西蒙，摆脱敌人的行动计划。他为自己充当同谋而感到惊愕。然而当远处传来发动机的声音时，堂路易醒了，帕特里斯决定同他一起准备行动。

他们没有任何交谈。村里的钟声响了十一下，“美丽的赫莱娜”在前进。

帕特里斯越来越激动。“美丽的赫莱娜”成了西蒙的猎物，几亿元的黄金将夺回来，柯拉丽将脱离危险，最可怕的恶梦结束了，埃萨莱斯的阴谋将永远不能继续了。发动机声越来越近。有节奏的啪啪声响彻在塞纳河上。堂路易使劲划着双桨向江心前进。忽然一个黑影出现在月光中。那个黑影在那里呆了十至十五分钟。

“需要我帮忙吗？”帕特里斯说，“不然激流会把您冲走，您都站不住了。”

“没问题，”堂路易说，并哼起了小调。

“可是，毕竟……”

帕特里斯惊呆了。小船掉头向河滩划去。

“可是，到底……到底……”他重复地说，“……到底干什么？您背道而驶……干什么？您放弃了？……我不明白……是不是因为我们只有两个人，是吗？二比三……您害怕了？是不是这样？”堂路易跳到岸上，把手伸给帕特里斯，帕特里斯把他推开，抱怨道：

“您得说清楚？……”

“说起来话太长了，”堂路易答道，“我只问一个问题：我在西蒙老头房间里找到的那本《本杰明·富兰克林回忆录》，您在搜查中看到过吗？”

“见鬼！我看，我们还有别的问题……”

“这个问题最迫切，上尉。”

“哎！没有看到过。”

“那么，”堂路易说，“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受骗了，或者说得正确一点，是我受骗了。赶快上路，上尉。”

帕特里斯站在船上不动，他把船一推，抓起桨说：“我以上帝的名义！我看他根本就瞧不起我，这家伙！”离河岸十米远的地方，他喊道：

“如果您害怕了，我就一个人去，不需要任何人帮忙！”堂路易回答说：

“一会儿见，上尉，我在旅馆等您。”

帕特里斯毫不费劲地把船划到了河中间。他以威严的声音发出了命令，“美丽的赫莱娜”停住了，他平平稳稳地登上了船。船上有两个年纪较大的水手，像是巴斯克那边的人，帕特里斯向他们自我介绍说，他是军事当局派来检查他们这只船的。他既没有看见西蒙老头，更没有找到黄金，船舱几乎是空的。询问很简单。

“你们到哪里去？”

“到鲁昂。我们的船被军需处征用了。”

“你们在路上带了一个人吗？”

“是的，那是在芒特带的。”

“叫什么名字？”

“西蒙·迪奥多基斯。”

“他现在呢？”

“他搭了一程船又乘火车去了。”

“他来干什么呢？”

“他付给我们运费。”

“运的什么东西？”

“我们在巴黎装了两天货。”

“是不是袋子？”

“是的。”

“是什么东西？”

“我们不知道。他付给我们很高的报酬。这就够了。”“这些货运到什么地方？”

“昨天晚上我们把货转到了从波瓦西下游开来的一艘小汽轮上。”

“汽轮叫什么名字？”

“叫‘羚羊’号，上面有六个船员。”

“现在在哪里？”

“在前面。它开得很快。可能过了鲁昂。西蒙·迪奥多基斯将在那里与他们会合。”

“你们认识西蒙多久了？”

“我们是第一次见他。但我们知道他是在埃萨莱斯先生手下做事的。”

“啊！你们替埃萨莱斯先生做过事吗？”

“做过几次……一样的工作，一样的行程。”“你们是看见信号来的吗？”

“一个工厂的旧烟囱，他点燃它。”

“老是运袋子吗？”

“是的，总是一些袋子。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他的报酬很丰厚。”

帕特里斯没有多问。他赶忙掉过船头，回到岸上去找堂路易。他正在桌前用餐。

“快，”他急忙说，“货已经在—艘叫‘羚羊’号的汽轮上，汽轮正在鲁昂和勒阿弗尔之间，我们去追它。”

堂路易站起来，交给他一个白纸包。

“上尉，这是两份三明治。今天晚上很辛苦。我很抱歉，您将同我一样不能睡觉。走，这回我来开车，车发动了，坐在我旁边，上尉。”

他们两人和司机上了汽车。可是刚刚上路，帕特里斯喊道：“喂！请注意！不是朝这头开！这不是回芒特和巴黎了！”“我就是要这样，”堂路易讥笑地说。

“嗯？什么？回巴黎？”

“那当然。”

“噢！不！不！这岂不是舍近求远吗？我告诉您，那两个水手……”

“您那两个水手是骗子。”

“他们肯定货卸在……”

“卸货？是搭客？”

“可是‘羚羊’号……”

“‘羚羊’号？一只船。我再说一遍，我们上当了，上尉，太上当了！西蒙老头很有两下子！我们面前的对手是西蒙老头！他可不是好对付的！他给我设了一个圈套，让我去钻。多亏发现得还及时！是吗？最好的玩笑也有完，现在不是开玩笑了吗！”“可是……”

“您不愿意，上尉？您搜查了‘美丽的赫菜娜’后，又要去追‘羚羊’号？随您的便，您去芒特好了，不过我要告诉您，西蒙现在正在巴黎，比我们早到三四个小时。”

帕特里斯一惊。西蒙在巴黎！柯拉丽也在巴黎。他没有反对。堂路易又接着说：

“啊！这个无赖！他表演得真不错。什么《富兰克林回忆录》！……他知道我来了，他说：‘亚森·罗平吗？一个危险的家伙，他会把事情理清，会把我和黄金一起解决。为了摆脱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使他急急忙忙地朝一条轨道上跑，来不及发觉错误。’嗯！他多厉害？富兰克林的书成了一个诱饵，这页书是他有意翻到那里的，这样我就不可避免地很容易发现了排水系统，这等于是抛给我一根阿里亚娜的线头，乖乖地被西蒙牵着鼻子走，从地窖走到贝尔杜工场，又到这里，一切很顺利。可是请注意！在贝尔杜工场里，一个人也没有，那里唯独停着一条驳船，我在那里可以了解情况，因为他肯定我会去打听的。我打听了，于是我就上当了。”

“但是，那人？……”

“嗨！那是西蒙的同伙，他怕有人跟踪西蒙到圣拉扎尔车站，便两次告诉我去芒特方向。”

“到了芒特，继续演戏，载着西蒙和黄金的‘美丽的赫莱娜，从河上开来，当然上面既没有西蒙也没有黄金。‘那么您去看‘羚羊’号吧，我们把人和东西转到‘羚羊’号汽轮上了。’我们追‘羚羊’号到鲁昂，又追到勒阿弗尔，一直追到世界的尽头，当然那只能是水中捞月，因为‘羚羊’号并不存在。就算有这条船，它也一定会逃避我们的调查。那么这一轮表演完了，几亿元的黄金就流走了，西蒙也就失踪了。我们现在只有一件事要做，那就是放弃追寻。您听着，放弃追寻，是老实人的目的。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

汽车全速行驶着。堂路易时不时地要停下来，因为一些地方的哨卡要查看安全通行证。然后车又飞快前进，像发了疯似的，令人头晕。

“这……怎么？……”帕特里斯将信将疑地问，“您在路上发现什么迹象吗？”

“在芒特看见的那个女人，有点值得怀疑。我突然想起了，在第一只驳船‘农沙兰特’号上给我们提供情况的那个人……您记得吗？……在贝尔杜工场！我站在这人的对面，我感到有点怪……有点说不出的味道，我觉得像个女扮男装的人。这个印象又重复出现过一次。我把他同芒特的那个女人一对照……然后……然后，我就明白了……”

堂路易想了想又低声说：

“可是这女人到底是谁呢？”

沉默了一会儿后，帕特里斯随口说：

“格雷戈瓦，肯定是……”

“嗯？您说什么？格雷戈瓦？”

“我想是她，因为格雷戈瓦是个女的。”

“怎么？您在那里说什么？”

“很明显……您想想……我在咖啡店的平台上截住他们的那天，是那伙人揭露的。”

“怎么！您的记事本上只字未提！”

“啊！……真的……我忘了这个细节。”

“细节！把这叫细节。这可是最重要的事情，上尉！如果我早知道，我就会猜到那个船夫就是格雷戈瓦，我们就不会浪费整整一个晚上。他妈的，您真会开玩笑，上尉！”但这并没有使堂路易感到扫兴。当帕特里斯受到预感的影响而变得忧心忡忡的时候，堂路易却唱起了胜利歌。“还来得及！战斗具有复杂性！因此，说真的，太容易了，我还不喜欢呢。我，我是罗平！”

那么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呢？情况怎么弄得这么紧迫呢？富兰克林，黄金通道，在不停地运行，打听到的这些到芒特的路线，‘美丽的赫莱娜’，所有这些把我禁锢住了。鲜花太多了，请不要再献了！就这样黄金被偷运到了一只驳船上！……和平时好办，可现在是战争时期，要安全通行证，有巡逻船，有搜查、没收等等制度……像西蒙这样的老头如何能通过这样的航程呢？不，我不相信，正因为如此，我特意把亚邦派到贝尔杜工场去站岗。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工场很像个冒险中心！嗯？我说得对吗？罗平先生还没有失去嗅觉吧？上尉，我告诉您，我明天晚上要走了。此外，我会，也应当告诉您，不管胜利与失败，我都得走……可是我们终将胜利……一切都将水落石出……谜团将解开……甚至没有什么金三角……啊！我不想给您送一个金属的漂亮三角形。不要被一些话迷惑住。可能装黄金的袋子是按几何图形三角形堆积的……或者在地里挖了一个三角形的洞。没关系，我们会得到它的！黄金将属于我们！而帕特里斯与柯拉丽将双双来到市长先生面前，接受我的祝福，他们会有好多孩子的！”

他们已经到达巴黎附近。帕特里斯变得越来越不安，他问道：“那么，您认为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噢！噢！我没有这样说，悲剧还没有结束。我们把煤气中毒这幕戏称为第三场，第三场之后，肯定将有第四场，可能还有第五场。敌人并没有放下武器呀！”

他们沿着堤岸行驶。

“我们从这儿下去，”堂路易说。

他轻轻地打了个口哨，又连续打了三次。

“没有回答，”他喃喃地说，“亚邦不在这儿了。战斗已经开始了。”

“柯拉丽……”

“您担心她什么呢？西蒙不知道她的地址。”

贝尔杜工场没有人。堤岸下面也没有人。可是他们发现月光下泊着另一条“农沙兰特号”驳船。

“走，”堂路易说，“这条驳船是那个格雷戈瓦平时的住处，她已经回来了，她以为我们还在勒阿弗尔的公路上呢！我倒希望她在这里。那么亚邦肯定来过，而且肯定做了记号。您来吗，上尉？”“只是，怪害怕的！”

“怕什么？”堂路易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怕我们会出事……”

“可能不会有事。”

两人都打开了手电，摸了摸手枪。

他们走过登船的跳板，下了几级梯子，来到船舱。门是关着的。

“喂！伙计，开开门。”

没有人答应。他们开始推门，但怎么也推不开，门很厚，一点也不像普通的舱门。

最后还是推开了。

“见鬼！”堂路易先进去，“我没想到是这个女人！”“什么？”

“瞧……这个叫格雷戈瓦的女人……她好像死了……”她倒在一张铁床上，穿着那件男人穿的圆领罩衫，胸口敞开着。脸上一副特别恐怖的表情。从船舱中混乱的情况看，曾进行过激烈的搏斗。

“我没有弄错。她身旁搁着她在芒特穿的衣服。可是出什么事了，上尉？”

帕特里斯惊叫了一声。

“那儿……瞧我们的对面……窗户下面……”

这是朝河上开的一个小窗。玻璃都砸碎了。

“嗨！”堂路易说，“怎么？对了，有人被扔到河里去了……”“这条头巾……蓝色的头巾……”帕特里斯结结巴巴地说，“这是柯拉丽的护士头巾……”

堂路易生气了。

“不可能！没人知道她的地址。”

“可是……”

“可是，什么？您没给她写过信吧？……没给她发过电报吧？”“是的……我从芒特……给她发过信……”

“您说什么？那么……您，您是疯了……您没拍电报吧？”“拍过……”

“您从芒特邮电局拍的？”

“是的。”

“邮电局有人吗？”

“有，一个女的。”

“什么样的女人？就是这个被杀害的女人？”

“是的。”

“可她并没有看见您写的内容？”

“没有，不过我重写了两次。”

“您这糊涂虫，随便把它扔到地上了……那么先来的人……啊？说实话，您得承认，上尉……”

帕特里斯已经走出很远了，他赶快朝汽车跑去。半小时后，他手里拿着两份电报回来了，这两份电报是从柯拉丽的桌子上找到的。

第一份电报内容是：

一切都好，放心，别外出。我爱您——帕特里斯上尉。第二份电报很明显是西蒙发的：

事态严重。计划改变，我们将返回。您今晚九点在您家花园的小门等候。
——帕特里斯上尉。

第二份电报，柯拉丽八点才收到，然后她便急急忙忙地出发了。

五 第四场戏

“上尉，”堂路易说，“您干了两件漂亮的蠢事。首先您没有告诉我格雷戈瓦是个女的，第二……”

堂路易看到上尉一副沮丧的样子，就没有继续指责他。他把手搭在上尉的肩上说：

“得了，上尉，别再懊悔啦。情况比您想象的要好。”帕特里斯喃喃地说：

“为了逃避这个人，柯拉丽从这个窗子里跳出去了。”堂路易耸耸肩膀说：

“柯拉丽妈妈还活着……在西蒙的手中，但是还活着。”“您怎么知道呢？而且，不管怎样，落到这个恶魔手中，不是等于死了吗，甚至比死了还可怕吗？”

“那是死的威胁。但是，如果我们及时赶到，她还会活命。我们一定能赶到。”

“您有线索吗？”

“您以为我会袖手旁观吗？对我这样有经验的人来说，要解开这个舱里的谜半小时还不够吗？”

“那么，我们走吧，”帕特里斯大声说着，他已经准备战斗了，“快去追敌人吧。”

“还没完，”堂路易说，继续在周围查看，“听着，尽我所知，上尉，我简单地向您介绍一下，这并不是向您炫耀我的推演，也不是告诉您一些我用作证据的细微末节。真相是赤裸裸的。一点就是一切，因此……”

“因此？”

“柯拉丽妈妈九点钟到那里去赴约，西蒙同他的女伴等在那里。他们两个把她捆起来，嘴里塞上东西，把她带到这里。请注意，他们认为这里很安全，他相信，我和您还没有发现这个圈套。总之这是一个合适的临时过夜的地方，西蒙打算把柯拉丽妈妈交给他的女同谋，然后再去寻找一个最后的处所——牢狱。幸而，我为此感到骄傲，我把亚邦留在了这里。亚邦在黑暗中坐在凳子上监视，他从远处看见有人过堤岸，他会认出是西蒙。“亚邦立刻跳到驳船的甲板上，他来到这里，两个劫持者还没有来得及关门。四个人挤在这个狭窄的地方，黑洞洞的，于是发生可怕的撞击。我知道，亚邦在这种情况下是很令人可怕的。可惜的是，他那毫不留情的手掐死的不是西蒙而是……这个女人。西蒙把她当了替罪羊。他没有松开柯拉丽，把柯拉丽抱到梯子上，然后回来锁上门，把亚邦和那女人关在里面搏斗。”“您这样认为吗？……您认为是亚邦而不是西蒙杀死这个女人的吗？”

“当然。如果没有别的证据，那么这女人的喉骨断裂就是亚邦留下的痕迹。只是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亚邦让敌人跑了，自己不去把门撞开追西蒙。我猜他是受伤了，没有足够的力气。我还猜想，这个女人没有立即断气，而且还说了话，指责西蒙没有保护她。亚邦便砸了窗户……”

“一只胳膊受了伤又跳进塞纳河中？”帕特里斯反问道。“他没有跳到河里，沿窗户有边沿。他把脚踏着边沿，从那里上岸去的。”

“就算是这样，他耽误了十几二十分钟，追不上西蒙了。”“那没关系，这女人死之前，还来得及告诉他西蒙的去处。”“您怎么知道呢？”

“这就是我们说了半天所需要寻找的答案，上尉……我刚才发现了。”

“在这里？”

“刚才，我对亚邦总是抱着希望。这个女人指着船舱的一个地方——无疑就是这个抽屉，他把它打开，里面有张名片。亚邦把这张名片别在窗帘上好让我知道。我刚才发现别针的时候看见的。这颗别针是金质的，我亲自用它把一个摩洛哥的十字架别在他胸前。”

“那么地址呢？”

“吉马德街十八号，阿美戴·瓦什罗。吉马德街离这里很近，证明情况正确。”

他们迅速出发了，丢下这个女人，正如堂路易说的，留给警察局去收尸吧。

他们穿过贝尔杜工场，瞥了一眼，堂路易发现：“缺了一张梯子，记住这个细节。西蒙肯定从这儿经过，他又在干蠢事。”

汽车开到了吉马德街，这是帕西区的一条小街，十八号是一栋老建筑的大宅院，他们按了门铃，这时已是凌晨两点。很久才有人开门，当他们穿过拱门时，门房探出头来问：“谁呀？”

“我们急需会见阿美戴·瓦什罗先生。”

“我就是。”

“是您？”

“是的，是我，看门人。有什么证件吗？”

“有警察局的命令，”堂路易说着，出示一枚证章。他们进到屋内。

阿美戴·瓦什罗是一个小老头，看上去很老实，留着白颊髯，像个教堂执事的样子。

“请如实回答我，”堂路易以严厉的声调命令道，“不要转弯抹角，是吗？我们在追寻西蒙·迪奥多基斯。”

看门人一愣。

“要害他吗？如果要害他，那就别问我。我宁死也不愿伤害这个好人西蒙先生。”

堂路易的语气缓和下来：

“害他？相反，我们找他是来为他效劳的，为了帮助他避开一次大危险。”

“大危险，”瓦什罗大声说，“啊！这我倒不奇怪。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激动不安过。”

“他来过了？”

“是的，半夜以后。”

“他还在这儿吗？”

“没有，他又走了。”

帕特里斯做了个失望的表示，问道：

“他是不是留下一个人在这儿？”

“没有，但他想带一个人来。”

“一个太太？”

瓦什罗先生犹豫了。

“我们知道，”堂路易说，“西蒙·迪奥多基斯想把一位他最尊敬的太太藏在一个地方。”

“您能说说这个太太的名字吗？”看门人不信任地问。“当然可以，她是埃萨莱斯夫人，银行家的遗孀，西蒙在她家充任秘书工作。埃萨莱斯夫人受到迫害，他保护她免遭敌人的毒手，我们是来救援他们两人的，我们是来着手处理这桩罪案的，我们请求您……”

“那好，”瓦什罗先生完全放心了说，“我认识西蒙·迪奥多基斯很多年了，从他请我做木工活儿开始，他供给我钱，让我有了这份工作，而且他经常到我这儿来聊天，谈许多事情……”“谈埃萨莱斯的事呢？或是谈有关帕特里斯·贝尔瓦的计划呢？”堂路易随意地问。

看门人又犹豫了一阵，然后说：

“说了很多事。西蒙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做了很多好事。他雇我到这里是为了做好事。刚才他还冒着生命危险救埃萨莱斯夫人……”

“再问一句，埃萨莱斯去世后，您见过他吗？”“没有，这是头一次见他。他到这里是一点钟。他喘着气，听着街上的声音，小声对我说：‘有人跟踪我……有人跟踪我……我敢肯定……’可是谁呢？我问他，他说：‘你不认识……他只有一只手，而且他会掐你的喉咙……’然后他停了一会儿……用小得我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对我说：‘你同我一起去找一位太太，埃萨莱斯夫人……有人要杀她……我已经把她藏起来了，她已经昏迷了……要把她弄来……可是，不，还是我一个人去，我会安排……但我不知道……我的房间是不是还空着？’我要告诉您，昨天，他在这里要了一套房子，他想把她藏在这里。他有时回来看看，因为这套房子与其他出租的房间是单独隔开的。”

“那么后来呢？”帕特里斯不安地问。

“后来他就走了。”

“可是为什么还没回来呢？”

“我也担心。可能是跟踪他的人袭击了他？要不就是这位太太……太太遇到了不幸？……”

“您说什么？这位太太遭到不幸？”

“真担心。他告诉我我要一起到那边去找她，他说：‘快，我们赶快去救她，我把她放在一个洞里了……两三个钟头还可以，但时间长了，她会憋死的……缺少空气……’”

帕特里斯抓住老人，他已身不由己地失去了控制。他想到柯拉丽已经病倒，精疲力尽，已经濒临死亡，因受恐吓和虐待，已经心慌意乱，魂不守舍了。他大声说道：

“您说！赶快说。您赶快告诉我们她现在在哪里？您以为别人瞧不起我们！她在哪里？他告诉过您……您知道……”他摇着瓦什罗先生的肩膀，朝他发泄自己的愤怒。堂路易笑道：

“很好，上尉！我向您致意！我的合作已使您有了进步。瓦什罗先生现在同意了。”

“噢！好，”帕特里斯说，“您会看到我不会饶了这个家伙的！”“不行，先生，”看门人坚决、镇定地说，“你们欺骗了我，先生们。你们都是西蒙先生的敌人。我不会再告诉你们一句话了。”“你不说了？你不说了？”

帕特里斯怒火中烧，拔出手枪对着他。

“我数到三，如果你不说，你就会知道贝尔瓦上尉不是好惹的。”看门人瑟瑟发抖，看着上尉的表情，好像刚才的某件事使现在的局面发生了变化。

“贝尔瓦上尉！您说什么？您是贝尔瓦上尉？”

“对，我的好人，看来这使你想起了什么！”

“您是贝尔瓦上尉？帕特里斯·贝尔瓦？”

“为了你自己，如果从现在起两秒钟内你再不说……”“帕特里斯·贝尔瓦！您是帕特里斯·贝尔瓦，可您坚持把西蒙先生当成您的敌人？不，不，这不可能。什么！您想……”“我要把他打死，就像打死一条狗一样……是的，把你这个西蒙的无赖同谋一起……噢！毫不留情！嘿！就这样！你打主意了吗？”

“不幸啊！”看门人喃喃地说，“……真不幸！您不知道您在干什么……杀死西蒙！您！您！最可鄙的人才会犯这种罪！”“怎么样？说吧，老笨蛋！”

“您，要杀西蒙，您，帕特里斯！您，贝尔瓦上尉！您！”“为什么不能杀呢？”

“有些事情……”

“什么事情？……”

“这……”

“什么！您倒是说呀，老笨蛋！怎么回事？”“您，帕特里斯！要杀西蒙！”

“为什么不杀？说呀！为什么不杀？”

看门人沉默了一会儿后，低声地说：

“他是他的儿子。”

帕特里斯愤怒不已。他一心想着柯拉丽落在了西蒙手中，被藏在一个洞里。他很不耐烦，一直担心害怕，现在突然听到这话，便笑起来：

“西蒙的儿子！您胡说八道！噢！多么滑稽！你真是好心，想救他这个老强盗！这有多简单。‘别杀这个人，他是您的父亲。’我的父亲，是这个卑鄙的西蒙！西蒙·迪奥多基斯，是贝尔瓦上尉的父亲！不，这真是奇谈怪论。”

堂路易静静地听着。他示意帕特里斯安静，并说：“上尉，请允许我把这件事情弄明白好吗？几分钟就够了，不会耽误事的，而且只会相反。”

没等上尉回答，堂路易弯下腰去，慢慢地问道：“请说明白点儿，瓦什罗先生，我们很感兴趣。这件事很简单明了，不要费很多口舌。您说了很多但没有说清楚。西蒙·迪奥多基斯不是您的恩人的真名实姓，对吗？”

“是的。”

“他叫阿尔芒·贝尔瓦，他的情人昵称他为帕特里斯·贝尔瓦。”

“对，就像他儿子的称呼一样。”

“这个阿尔芒·贝尔瓦同他的情人，柯拉丽·埃萨莱斯的母亲同时死于一个凶手之手，是吗？”

“是的，可是柯拉丽·埃萨莱斯的母亲死了，而他并没有死。”“那发生在一八九五年四月十四日。”

“是一八九五年四月十四日。”

帕特里斯抓住堂路易的胳膊说：

“过来，柯拉丽很危险。那个恶魔把她活埋了。救人去。”堂路易回答说：

“这个恶魔，您以为是您的父亲吗？”

“您疯了！”

“可是，上尉，您在发抖……”

“可能……可能……这是为了柯拉丽！……我不要听这个人说的话！他的话像梦呓一样！叫他闭嘴！我早该杀了他！”他跌坐在一张椅子上，胳膊撑在桌上，头埋在手心。说实话，这是很可怕的时刻，没有什么灾难能使他这样惊慌失措。堂路易激动地望着他，然后对看门人说：

“请说说，瓦什罗先生。用几句话，不要详细讲，以后还有机会。您说说一八九五年四月十四日的事……”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四日，一位公证人的书记在警察分局局长陪同下，在离此不远我的老板那里定做两口棺材，要求立刻交货。于是全工场的人都投入这项工作。晚上十点钟，我和老板还有一个伙计，一起把棺材送到雷诺瓦街的一个小屋。”“这我知道，继续讲。”

“那里有两具尸体。人们用裹尸布包好它们，装进棺材。十一点的时候，老板就把我一人留下来了，另外还有一个修女。就要钉钉子了。而这时候，守夜和祈祷的修女睡着了，一事情发生了……噢！是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我永远也忘不了，先生……我吓得站不住了……浑身发抖……先生，那具男尸动了……它活了。”

堂路易问道：

“您一点不了解这桩罪行吗？您对这次谋杀一无所知吗？”“是的，有人说，他们两人是煤气中毒死的。隔了几个小时，这个男人才恢复了知觉。他像是毒死的一样。”“您怎么没告诉那修女呢？”

“我都说不出话了。我吓呆了。看见死人复活，他一点一点地醒来了，最后睁开了眼睛。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她死了，是吗？’马上，他就对我说：‘不要说。保持沉默。人们以为我死了，这更好。’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答应了。这个突然出现的奇事使我丧失了意志……我像个孩子那么听话……他爬起来，俯身去看另一口棺材，解开裹尸布，亲吻拥抱了那具女尸很多次，他说：‘我要为你报仇。我将终生为复仇而献身，因此，我将按照你的意愿，让我们的孩子结合。我之所以不自杀，是为了帕特里斯和柯拉丽。永别了。’接着他又对我说：‘帮我一下。’于是我们把柯拉丽的尸体抬出来，放到隔壁的小房间里，又到花园里抬了几块大石头放进棺材，替代两具尸体。弄好后，我就钉棺材，叫醒修女后，我就走了。而他同柯拉丽的尸体一起关在小房间里。早晨送葬的人抬走了棺材。”

帕特里斯松开手，惊慌失神地望着堂路易和看门人。然后他眼睛盯着看门老头说：

“坟墓呢？……两个死者安葬在被谋害的小屋旁的那墓地呢？碑上还有文字？……”

“那是阿尔芒·贝尔瓦要这样做的。我那时就住在那屋子的顶楼上。我为他租了一套房子，他以西蒙·迪奥多基斯的名义偷偷地住在那里，因为阿尔芒·贝尔瓦在法律上已经死亡，他住在那房子里几个月都没有出去过。后来，他用新名字通过我又买回那小屋。我们一点一点地掘柯拉丽和他自己的坟墓。我再说一遍，是他自己要替自己挖的。帕特里斯和柯拉丽两人都死了。好像他没有离开她一样。我认为，可能是他的绝望使他失去了心理平衡……噢！不过不很厉害……只是在怀念和凭吊死者时才那样。他把他们两人的名字写在各个地方，坟上，墙上，树上以至花坛上。这两个名字也是您与柯拉丽·埃萨莱斯的名字……这是为被害的死者复仇，也是为了他的儿子和她的女儿……噢！对于这个，他的头脑很清醒，非常清醒，先生！”

帕特里斯一脸的怒气，向他伸出拳头，以一种克制的声音喊道：“凭什么证据，马上拿出证据来。此刻有个人正在垂危中，她正是受这个罪恶的强盗所害……一个垂死的女人。这就是证据！”“您不用担心，”瓦什罗先生说，“我的朋友只是想救她，决不是杀她。”

“他把我和她引到小屋去，想象别人杀害我们的父母那样杀害我们……”

“他只想让你们结合在一起，你和她。”

“对，在死亡中。”

“在活着的时候。您是他心爱的儿子。他说他为您感到骄傲。”“他是强盗！恶魔！”上尉痛恨地说。

“他是世界上最诚实的人，先生，他是您的父亲。”帕特里斯像是被诅咒鞭挞了一样，跳起来说：

“证据！证据！”他喊道，“在摆出无可辩驳的事实以前，我不许您再说一句话。”

老人坐在椅子上不动了。他只把手伸向一张桃花心木的书桌，打开面板，按一下弹簧，打开一个抽屉，拿出一叠纸来。“您认识您父亲的笔迹是吗？您应当保留了您在英国学习期间他写给您的信。好吧！您读读他写给我的这些信。您会看到他的儿子，即您的名字上百次地在信中重复着，还有他一心想为你们撮合的柯拉丽的名字。他对您的生活、学习、工作等等的牵挂无一不在信中。您也将会看到他让记者给您拍的照片以及他亲自到萨洛尼卡给柯拉丽拍的照片。您还会看到他对埃萨莱斯的仇恨。他在他身边充任秘书，他有他的复仇计划。他有持久的耐心。当他知道埃萨莱斯与柯拉丽结婚的时候，他绝望过。但很快他又高兴起来，他的复仇计划更厉害，他要把您和埃萨莱斯的妻子连在一起。”

老人把信摆在帕特里斯的眼前。他一眼就认出了他父亲的笔迹。他飞快地读着，他的名字不断地出现在信里。瓦什罗先生看着他，最后对他说：

“您还怀疑吗，上尉？”

他用拳头敲打着自己的头，说：

“他把我们关进小屋，我们看见他的头出现在天窗上……他怀着仇恨看着我们死去……他恨我们胜过埃萨莱斯……”“错了！那是幻觉！”老人反驳说。

“或许是疯了，”帕特里斯喃喃地说。

他气得用力敲着桌子。

“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他大声喊叫，“这个人不是我父亲。不！是一个恶棍……”

他在室内踱了几步，然后在堂路易跟前停下，断断续续地说：“我们走吧。我也疯了。一场恶梦……没有别的解释……恶梦中的事情颠倒，神经错乱。我们走……柯拉丽处在危险之中……这才是最重要的……”

老人摇摇头说：

“我很担心……”

“您担心什么？”上尉吼叫着。

“我担心我可怜的朋友被人盯上了……他又怎么可能救埃萨莱斯夫人呢？他对我说，不幸的是，她呼吸可能都困难。”“她呼吸可能都困难……”帕特里斯心情沉重地说，“那么柯拉丽的生命垂危了……柯拉丽……”

帕特里斯像喝醉了酒似的挽着堂路易出了门。

“她完了，是吗？”他说。

“绝对没有完，”堂路易说，“西蒙像您一样在积极行动，他已接近尾声了，他怕得发抖，他说话不可信。请相信我，柯拉丽妈妈暂时没有危险。我们还有几个小时。”

“您能肯定吗？”

“绝对。”

“可是亚邦……”

“怎么样？……”

“如果亚邦掐死他。”

“我已命令亚邦不要掐死他。因此即使他抓到西蒙，也是活的。重要的是，西蒙还活着，就不用担心了。他不会让柯拉丽妈妈受苦的。”

“为什么他那么恨她呢？为什么？这个人骨子里是怎么想的？他毕生致力于我们的爱情事业，可现在这爱变成了憎恨。”突然，他按住堂路易的胳膊，有气无力地说：

“您相信他是我的父亲吗？”

“听着……不能否认有些巧合……”

“我求您，”上尉打断他的话说，“……不要转弯抹角……直截了当地回答我。谈您的看法，就两个字。”

堂路易答道：

“西蒙·迪奥多基斯是您的父亲，上尉。”

“啊！住口！住口！这太可怕了！上帝，太可怕了！”“相反，”堂路易说，“迷雾已经散了一些，我认为，与瓦什罗先生交谈给了我启示。”

“可能吗？……”

在帕特里斯混乱的脑子里，涌现出一个又一个的念头。他忽然问：

“西蒙会不会又折回瓦什罗那里呢？……我们不去了，他可能就会把柯拉丽带到那里去？”

“不会的，”堂路易说，“如果他能这样，他早就这样做了。不，我们还是去找他。”

“可是往哪里去？”

“喂！上帝！朝整个斗争发生的地方……藏黄金的地方。敌人所有的活动都是围绕着黄金，就在那个隐蔽处，敌人是不会离开那儿的。此外，我们知道离贝尔杜工场也不远。”帕特里斯没说话，跟着他走。可是堂路易突然叫起来：“您听到了吗？”

“是的，有枪声。”

这时，他们来到雷诺瓦街街口了。房子挡住了他们的视线，看不出是什么地方开枪，但很像是从埃萨莱斯公馆或公馆附近传来的。帕特里斯不安地问：

“是亚邦吧？”

“我担心他，”堂路易说，“可亚邦不会开枪，可能是有人朝他开枪……噢！天哪！要是可怜的亚邦倒下了……”“这是朝柯拉丽开的枪，是朝她！”帕特里斯说。堂路易笑道：

“啊！上尉，我感到遗憾，我已卷进了这个事件中。我来之前，您很有能力……而且也有一点见识。为什么该死的西蒙要对柯拉丽下手，因为她在

他的控制之下，是不是？”

他们急急忙忙地往前走。他们经过埃萨莱斯公馆时，发现一切都平静了，他们继续沿小街走下去。

帕特里斯身上带着钥匙，可是朝小屋花园的小门里面插着门闩。

“噢！噢！”堂路易说，“这说明我们太性急了。走，到堤岸上去，上尉。我要到贝尔杜工场去看个明白。”

没多久，天开始蒙蒙亮。

堤岸上还没有人。

堂路易没有发现贝尔杜工场有什么异样。但当他与帕特里斯会合时，帕特里斯指给他看小屋花园的走道下边，有一副梯子，堂路易认出来是贝尔杜工场丢失的那副梯子。这一发现使他很快就增添了力量，他说：

“西蒙有花园的钥匙。很明显，是亚邦用这梯子爬进花园的。那么亚邦看见西蒙从他朋友瓦什罗那里回来找隐蔽处，又带走了柯拉丽妈妈。那么现在西蒙是已经把柯拉丽妈妈劫走了呢？还是没劫走柯拉丽就逃走了呢？我不知道。不过，无论如何……”他弯下腰去看走道，接着又说：

“无论如何，可以肯定，亚邦知道了藏黄金的地方，很可能柯拉丽就在那里，很可能，唉！她还在那里，假如敌人首先想到自己的安全，而来不及把她劫走的话。”

“您能肯定吗？”

“上尉，亚邦总是随身带着一段粉笔。因为他不会写字，除了我的名字，他就画两条直线，与上面的一条横线组成一个三角形。金三角。”

堂路易站起身来说：

“这种记号有点简单，但他相信我会认识的。他从不怀疑，我会到这儿来，有这三条线就足够了。可怜的亚邦！”“可是，”帕特里斯说，“按照您的说法，一切都在我们到达巴黎之前就发生了，午夜到一点之时。”

“是的。”

“那么我们四五点以后听见的枪声呢？”

“这点我还不能肯定。总之西蒙躲起来了。天蒙蒙亮时，他没听见亚邦的声音就放心了，于是可能走动了几步。悄悄地等在那里的亚邦冲了过去。”

“这么说您猜想……”

“我猜想发生了搏斗，亚邦受伤了，而西蒙……”“西蒙逃走了？”

“也许死了。其余的，再有几分钟我们就知道了。”堂路易把梯子靠在墙上的栅栏门上，又帮助上尉爬上去，然后把腿跨过栅栏门，把梯子提上来，扔在花园里。他仔细观察着，最后穿过长得很高的青草和茂密的灌木，朝小屋走去。天很快就大亮了，一切都看得很清晰。他们绕过小屋，来到院子，走在前面的堂路易转过身来说：

“我没有搞错。”

他马上扑过去。

门厅的门前，两个对手厮打成一团。亚邦头部受伤，血顺着脸流下来，右手掐着西蒙的喉咙。

堂路易很快就断定亚邦死了，而西蒙·迪奥多基斯还活着。

六 西蒙挑战

他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亚邦的手掰开。这个塞内加尔人至死也不放掉他的敌人，他的手硬得像铁，他的指甲像老虎的利爪，掐进敌人的脖颈，使他的敌人昏迷过去，呼吸衰弱。在院子的砌石路上，发现了西蒙一支手枪。

“算你走运，老强盗，”堂路易小声说，“亚邦没来得及在中弹之前把你掐死。把你留下来……可亚邦死了，你可以写信给你家里，说你要入地狱了。迪奥多基斯，你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接着他又激动地说：

“可怜的亚邦，他在非洲救了我的命……而今天，可以这样说，他为执行我的命令死去了……可怜的亚邦！”

堂路易把亚邦的眼睛合上，跪在他身边，吻着亚邦流血的面孔，对他轻声说着话。他答应为他单纯、忠诚的灵魂做祈祷，纪念他，为他报仇……

然后他同帕特里斯一起把亚邦的尸体抬到大厅旁边的小房间里。

“今天晚上，上尉，”他说，“悲剧结束后，就去报告警方，要为他，为其他人报仇。”

他开始仔细观察搏斗现场，然后去看亚邦，又去看西蒙，他在观察他们穿的衣服和鞋子。

帕特里斯把他的敌人拖到墙根坐着，他站在他的对面，无声地满怀仇恨地盯着他。西蒙！西蒙·迪奥多基斯！这个恶魔前天制造了一起阴谋，就是他趴在天窗上笑看他们死亡！西蒙·迪奥多基斯像野兽似地把柯拉丽关在一个洞穴里，准备任意地折磨她！他看样子很痛苦，呼吸困难，喉头被掐破了，那无疑是亚邦毫不留情的手干的，他的黄眼镜搏斗时掉了，浓密的白眉毛下面，沉重的眼皮向下耷拉着。

堂路易说：

“上尉，搜搜他身上。”

帕特里斯似乎感到厌恶，堂路易便亲自动手到他口袋里去找，他掏出一个皮夹来递给上尉。

皮夹里有一张西蒙·迪奥多基斯的居留证，上面注明希腊人，并贴有照片，戴着眼镜，围着围巾，头发很长……是近照，上面盖有警察局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印章。还有一系列的证件，单据，备忘录之类，写的都是埃萨莱斯的秘书西蒙的名字，还有一封阿美戴·瓦什罗写的信，里面写着：

亲爱的西蒙先生：

我成功了，我在野战医院拍摄了一张埃萨莱斯夫人和帕特里斯这对年轻朋友并肩站在一起的照片。能使您满意，我也感到高兴。可是您什么时候把真相告诉您亲爱的儿子呢？他会多高兴啊！……

在信的下面，是西蒙·迪奥多基斯自己的批注：我再次向自己庄严保证，在我的未婚妻柯拉丽的冤仇未报之前，在帕特里斯和柯拉丽·埃萨莱斯相爱与结合以前，我决不会向我心爱的儿子披露真相。

“这真的是您父亲的笔迹吗？”堂路易问。

“是的，”帕特里斯惊慌地说，“……同这卑鄙的家伙写给瓦什罗的信上的笔迹一样……啊！多么可耻！……这家伙！……这强盗！……”

西蒙动了一下，他的眼皮几次睁开又闭上。然后完全醒过来，他看见了帕特里斯。

帕特里斯马上以克制的声音说：

“柯拉丽呢？……”

西蒙好像不明白，还是痴呆呆的样子，惊慌地望着帕特里斯。帕特里斯又生硬地问：

“柯拉丽？……她在哪里？……你把她藏在哪儿了？她死了，是吗？”

西蒙慢慢地恢复了意识，他喃喃地说：

“帕特里斯……帕特里斯……”

西蒙向周围望了望，他看见了堂路易，可能想起了他同亚邦的无情搏斗，然后闭上了眼睛。帕特里斯无比愤怒地喊道：“听着……别再耽搁了！……马上回答……否则就要你的命。”西蒙又睁开了布满血丝的通红的眼睛。他指了指他的喉咙，表示他说话很困难，最后很费劲地说：

“帕特里斯，是你吗？……我等了你好长时间！……可今天，我们成了仇敌……”

“两个不共戴天的仇人，”帕特里斯一字一顿地说，“我们之中，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亚邦死了……柯拉丽可能也死了……她现在在哪儿？你必须回答……西蒙……”

西蒙又低声地说：

“帕特里斯……是你吗？……”

这种亲昵的称呼激怒了上尉，他粗暴地拎着西蒙的衣领。西蒙一眼看见他另一只手拿着自己的皮夹，对帕特里斯的粗暴没有反抗，他说：

“你对我不要这么凶，帕特里斯……你读过那些信，你就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啊！我多幸福！”

帕特里斯松开手，厌恶地看着他，低声地说：

“我不许你谈这些……这是不可能的事。”

“这是真的，帕特里斯。”

“你说谎！你说谎！”上尉大声吼着，他无法控制自己，心中的痛苦使他的脸变了形，叫人认不出来了。

“噢！我料想你已经猜到，那么不用向你解释……”“你撒谎！……你是一个强盗！……如果真是那样，为什么你要谋杀我和柯拉丽？为什么要杀死我们两个？”

“我疯了，帕特里斯……是的，我有时疯……所发生的灾难刺激了我……我先前的柯拉丽死了……我生活在埃萨莱斯的黑暗中……还有……还有……尤其是黄金……我真是要杀死你们两人吗？我想不起来了……要不，我记得我做了一个梦，是在小屋里，对吗？同从前一样……啊！疯了……多残酷啊！我像个奴隶，做着违心的事！……在小屋里，像从前一样，肯定是用同样的方式？……用同样的工具，对吗？……是的，真的，那是在梦中，我又重复了一次与我心爱的柯拉丽的悲剧……不是自己受折磨，而是自己折磨别人……多残酷啊！……”

他自言自语地小声说着，有时犹豫，有时沉默，显出很痛苦的样子。帕特里斯听着，心里越来越感到不安。堂路易眼睛紧盯着他，好像在研究他究竟想干什么。

西蒙又说：

“我可怜的帕特里斯……我多么爱你……可是现在你成了我最大的仇敌。怎么会这样呢？……你怎么能忘掉……噢！为什么埃萨莱斯死了以后，没人把我抓起来呢？那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失去理智……”

“那么埃萨莱斯是您杀死的吗？”帕特里斯问。“不，我不是直接的……是别人代替我报的仇。”“谁？”

“我不知道……一切都不可理解。我们对此保持沉默……那会使我倒霉的……自从柯拉丽死后，我一直很痛苦。”“柯拉丽！”帕特里斯惊叫道。

“是的，我所爱的柯拉丽死了……至于小柯拉丽，我也为她受了苦……她不该嫁给埃萨莱斯，不然，很多事就不会发生……”帕特里斯感到心情很压抑，小声地问：

“她在哪儿？……”

“我不能告诉你。”

“噢！”帕特里斯怒不可遏地说，“她死了！”“不，她活着，我向你发誓。”

“那么她在哪儿？这才是重要的……其他的都成为过去……这是一个人的生命攸关的事，是关系到柯拉丽生命的事。”“知道。”

西蒙停住了，他看了一眼堂路易说：

“我说……可是……”

“有什么说不得的吗？”

“这个人在这里，帕特里斯，先让他出去吧！”

堂路易·佩雷纳笑着说：

“这个人是指我吗？”

“是您。”

“我应当回避是吗？”

“是的。”

“我走开，老强盗，你就说出柯拉丽在哪儿吗？”“是的。”

堂路易很开心地说：

“嗨！见鬼，柯拉丽同黄金藏在一起。救出柯拉丽，就等于找到了黄金。”

“什么？”帕特里斯以一种反感的语气说。

“是这样，上尉，”堂路易不无讥讽地说，“我没猜错的话，尊敬的西蒙先生将以口头许诺，帮您去找柯拉丽妈妈，让您给他自由，我猜您可能会接受他的建议，是吗？”

“不。”

“为什么不呢？您对他毫不信任，您是对的。尊敬的西蒙先生尽管是疯子，他还会打发我们到芒特去溜达，他如此高明，精神是这样平衡，接受他毫无信义的许诺是危险的。因此……”“因此？……”

“这里，上尉，尊敬的西蒙先生将同您做一笔交易……‘我给您柯拉丽，但我留下黄金。’”

“那怎么样呢？”

“怎么样？如果您单独同这位尊敬的绅士谈，那他就高兴了。交易很快就会做成，可是我呢……天哪！”

帕特里斯站起来，走到堂路易跟前，带着咄咄逼人的口气说：“我想，您也不会反对，是吗？这关系到一个女人的生命。”“当然，可是另一方面，三亿法郎的黄金呢？”

“那么你拒绝？”

“我拒绝！”

“这个女人生命危在旦夕，您拒绝！您要让她死！……可是毕竟，您忘

了这是我的事……这事儿……这事儿……”两个人面对面站着，堂路易显得冷静、自信，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这使帕特里斯很生气。实际上，帕特里斯对受到堂路易控制感到不满，但作为他的合作者又感到有些为难，他了解自己的过去。他握着拳头，一字一句地说：

“您拒绝是吗？”

“是的，”堂路易始终保持着冷静，“是的，上尉，我拒绝这笔交易，我认为这是荒谬的……是道地的骗局。天哪！三亿法郎……放弃这笔财富！永远办不到！然而，我决不反对您与尊敬的西蒙先生单独谈谈……但我不走远了。这样可以吧，西蒙老头？”“可以。”

“好，你们两人去谈，签一个协议。尊敬的西蒙·迪奥多基斯先生是完全信任他儿子的，他会告诉您柯拉丽妈妈关藏哪里，并把她交给您的，上尉。”

“您？您？”帕特里斯气得直咬牙。

“我嘛，我要去对现在和过去进行补充调查，再去察看一下您差点在那里毙命的小屋子，上尉，一会儿见。可是您要执行您的保证。”

堂路易打着手电筒走进小屋，然后又到了工具房。帕特里斯看见亮光射在被砌死的窗户之间的墙壁上。

上尉立刻朝西蒙跟前走去，用命令的口气说：

“行了，他走了，赶快吧！”

“你肯定他听不见吗？”

“绝对听不见。”

“你别相信他，帕特里斯，他想夺走黄金。”

帕特里斯不耐烦地说：

“别浪费时间，柯拉丽……”

“我告诉过你，柯拉丽还活着。”

“您离开她的时候还活着，可是离开以后……”

“啊！离开后……”

“怎么？您有点担忧……”

“我不能担保，从昨天夜里有五六个钟头了，我怕……”帕特里斯吓得背上冒出了冷汗，他听到了确切的回答，他恨不得掐死这个老头。

他控制住自己说：

“我们不要浪费时间，讲得再多都是无用的，让我到她那儿去。”

“我们一起去。”

“你没有力气。”

“不，不，我有力气……离这儿不远，只不过，只不过，听着……”

老头好像已精疲力尽，他的呼吸时断时续，好像亚邦的手仍掐着他的喉咙似的，他倒在地上呻吟着。

“我在听着，可是你快说！”

“喏，”西蒙说，“……喏……只要几分钟……柯拉丽就自由了。只是有个条件……只有一个条件……帕特里斯。”“我同意，什么条件？”

“行，帕特里斯，您以她的脑袋担保，把黄金留下来，并且不让任何人知道……”

“我以她的脑袋担保。”

“你担保了，好，可是另一个……你那该死的同伴……他会跟踪我们，会来的。”

“不会的。”

“好……除非你同意……”

“什么？啊！看在上帝的面上！……”

“你同意这样……听着……记住，必须快去救柯拉丽……赶快……否则……”

帕特里斯左腿弯曲，几乎跪下了，气呼呼地说：“那么……好……”他以亲昵的语气称呼他的敌人，“……你就说，为了柯拉丽……”

“是的，可这个人……”

“嗨！救柯拉丽要紧！”

“你说什么？如果他看见我们？……如果他抢走我的黄金？”“没关系的！”

“噢！别这样说，帕特里斯！……黄金！所有的黄金全在那儿！自从这批黄金到了我手里，我的生活都改变了。过去已一去不复返了……不再有仇恨……不再有爱……只有黄金……一袋袋的黄金。我死比柯拉丽死更好……那么全世界就不存在了……”“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你有什么要求？”

帕特里斯抓住这人的胳膊，这就是他的父亲，他从来没有这样厌恶过，他恳求他，甚至掉下了眼泪。他相信，这个老头也会伤心落泪。

“您想干什么？”

“这个，听着。他在那儿，是吗？”

“是的。”

“在工具房里？”

“是的。”

“这样……别让他出来……”

“什么？”

“不……我们的事情办完后，再让他出来。”

“但……”

“这很简单，你明白吗？你只要动一下手就行了……把门关上……锁坏了，那儿有两根门闩，这就够了……明白吗？”帕特里斯生气了。

“您疯了！我能这样干，我！……他是我和柯拉丽的救命恩人！”“可现在他害了柯拉丽，你想想……如果他不在那里，不插手这件事，柯拉丽就自由了……你同意吗？”

“不。”

“为什么？你知道他是什么人？是强盗……卑鄙的家伙，他一心只想抢夺几亿法郎的黄金。可你却顾虑重重，帕特里斯，这有多荒唐，是吗？你同意了？”

“不，一千个不同意。”

“那对柯拉丽很不利……是的，我看你还没认清形势。还来得及，帕特里斯，否则就太迟了。”

“噢！住口。”

“不，应当使你明白，你有责任。当那个该死的黑人追我的时候，我要尽量摆脱柯拉丽，我以为一两个小时就能放她出来……可后来……后来……你知道后来发生了事情……当时是夜里十一点……已经八个钟头了……那么你想想看……”

帕特里斯握紧拳头，他从来没想到一个男子汉会受到这样的折磨。西蒙

还在无情地继续唠叨着：

“她已不能呼吸了，我敢说……她只能呼吸很少一点空气……我想，盖在她身上，保护她的东西会不会塌下来，如果那样她就会窒息……而你却在这里讨价还价，你把这人关十分钟不行吗？……不会超过十分钟，你听见了……还犹豫吗？那么杀死她的人是你自己，帕特里斯，想一想吧……她被活埋了！……”帕特里斯站了起来，他已下定决心。没什么难事，烦人的事他不会愿意干，何况西蒙要求他的并不难！

西蒙说：

“你很清楚我要干什么，这是非常容易的事！走，到门口去，把门关上就回来。”

“这是你最后一个条件，是吗？没有别的了吧？”“没有别的要求了。你做完这件事，柯拉丽就会得救。”上尉迈着坚定的步伐穿过门厅朝小屋走去。

工具房内，灯光在闪烁。

他不声不响地毫不犹豫地关上了门，赶忙转回身来，他感到轻松了。这是卑鄙的行为，但他以为是尽了应尽的责任。“行了吧，我们赶快去。”他说。

“扶我一把，”西蒙说，“我站不起来。”

帕特里斯挽着他的胳膊扶他起来，可是老头靠在他身上，两条腿直哆嗦。

“噢！该死的，”西蒙说，“那个该死的黑人把我掐坏了，我感到憋气，不能走路了。”

帕特里斯几乎是抱着他在走，西蒙有气无力地说：“走这里……笔直走……”

他们拐过小屋角落，向墓地走去。

“你肯定关了门吗？”老头又问，“关好了，是吗？我听见了……啊！这家伙叫人可怕……不要相信他……你保证不对任何人说，嗯？你要起誓，以纪念你母亲的名义……不，最好是以柯拉丽担保……只要你背叛你的誓言，她立刻就没命了！”他停下来，他说不下去了，喘了口气，让空气吸进肺里。尽管这个样子，他还是接着说：

“我可以放心了，是吗？此外，你对黄金没兴趣。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要说呢？不过，你得向我发誓，你以名誉担保……这样更好，你的誓言，嗯？”

帕特里斯抱着他的腰，对于上尉来说，两个人抱成一团，一步一步地慢慢移动，真是受罪。但是为了救柯拉丽，他克制着。他所痛恨的人的身躯紧紧地贴在他身上，他真恨不得把他掐死。然而上尉的心里总默诵着一句话：“我是他的儿子……我是他的儿子……”

“就在这儿。”老头说。

“这儿？可这是墓地。”

“这是我的柯拉丽的坟墓，这边是我的坟墓，就是这儿。”帕特里斯惊愕地转过身去。

“没有什么痕迹吧？你回去的时候要把它弄好，嗯？否则他会找到我们的线索，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个地方了……”帕特里斯大吼起来：

“嘿！有什么可怕的！赶快，柯拉丽在这儿吗？……在底下？已经埋了？噢！卑鄙！”

在帕特里斯看来，现在一分钟就像一小时那么长，任何迟疑或失误都将

关系到柯拉丽的生命。他按照老头的要求立下了种种誓言，他以柯拉丽担保，以名誉担保，此刻他真是刀山都敢上。西蒙蹲在草地上，指着小祭台下面说：

“这儿……下边……”

“可能吗？在墓碑下面？”

“是的。”

“把石碑竖起来？”帕特里斯不安地问。

“对。”

“我一个人不行……这是不可能的……必须三个人。”“不，”老人说，“那里有一个杠杆装置，很容易……只要压住一头就行了……”

“压哪里？”

“这里，右边。”

帕特里斯走过去，抓着那块写着“此处安息着帕特里斯和柯拉丽……”的大石碑，一用劲儿，石碑果然一下就竖起来了。“等等，”老头说，“还必须用东西把它撑住，否则又会落下来。”“怎么撑？”

“用一根铁杆。”

三道石阶都露在外面，下面有一个容量很小的地窖，一个人可以弯腰勉强进去。帕特里斯找到那根铁杆，先用肩顶着，然后用铁杆支撑着石碑。

“好，”西蒙说。“现在不动了，你只要弯着腰就能进去。我的棺材就放在那里，我经常来这里躺在我爱的柯拉丽身边，一呆就是几个小时，还和她说话，我们两人谈话，我告诉你，我们谈话……啊！帕特里斯！……”

帕特里斯身材高大，呆在狭小的墓穴里是很难受的。他问道：“还该怎么办？”

“你没听见柯拉丽，你的柯拉丽在那儿吗？那里有一道隔墙……几块用泥巴砌的砖……还有一扇门……后面是另一个墓穴……柯拉丽的墓穴……再后面，帕特里斯，是另外一个洞穴……那里放着一袋袋的黄金。”

西蒙跪在草地上，趴在那里，指点着……

“门在左边……再往前一点……没找到？这才怪……你赶快看看……啊！行了吗？没有？哎！要是我能下去就好了！可那里只能容下一个人。”

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

“再往里一点……好……你能动吗？”

“能。”帕特里斯说。

“不要动作太大，嗯？”

“很难受。”

“好，继续下去，孩子。”老头哈哈大笑起来。

西蒙猛地一下抽掉铁杆，于是墓碑以不可抗拒的力量重重地落了下来。

尽管帕特里斯全身都埋在了土里，他还是想站起来。西蒙手里拿着铁杆朝他头上击去。帕特里斯大叫一声就动弹不得了，石板又盖住了。这样持续了几秒钟。

“你看，”西蒙大声喊道，“我干得不错，把你同你的同伴分开了。他从没上过当，他呀！可是不管怎样，我演的这出戏多么成功！”

西蒙一刻也没耽搁，他知道帕特里斯受了伤，在底下呆的姿势不好受，他没有能力顶开盖着的墓碑。这里的事情他不必担心了。虽然西蒙走路很吃力，他还是回到了小屋，当然他本来就是假装的。他一口气就走到了前厅门前，把他的脚印擦掉，他像计划的那样，笔直朝目标走去，他要赶快行动。

他知道一旦计划完成，所有的道路就畅通无阻了。

到达前厅门前，他侧耳倾听，堂路易在工具房和卧室里敲打着墙壁。

“很好，”西蒙讥笑道，“这家伙上当了，这回轮到他了！说实话，所有这些先生们都不行。”

很快，他又走到小屋右侧的厨房里，打开煤气计量表，钥匙一转，煤气就出来了。对帕特里斯和柯拉丽没有成功的诡计，又一次用在了堂路易身上。

不过他感到疲倦极了，昏迷了两三分钟，他最怕敌人这会儿也没办法了。

可是这还没有完，还必须行动，以确保自己的安全。他围着小屋转了一圈，找到他的黄眼镜，把它戴上，走到花园里，开开门，又重新关上，然后穿过小街，来到堤岸上。

这回，他来到贝尔杜工场的矮墙前。他对下一步的打算有点犹豫。但是看着来来往行的行人，马车夫和菜农时，便毫不迟疑地登上一辆汽车，朝吉马德街看门人瓦什罗那里开去。他在门房找到了他的朋友，立刻受到热情、亲切的接待。“啊！是您，西蒙先生？”门房喊道，“可是上帝！您这个样子！”“别作声，别称我的名字，”西蒙一边走进门房一边说，“没人看见我吗？”

“没人看见，现在还只有七点半钟，人家刚刚起床。但是，先生！他们把您怎么样了，那些无耻的家伙？您看起来有点喘不上气来，您遭到袭击了。”

“是的，那个黑人追我……”

“还有其他人吗？”

“什么其他人？”

“到这儿来过的人……帕特里斯呢？”

“嗯！帕特里斯来过？”西蒙说，他总是把声音压得很低。“是的，那天晚上他来过这里。您走了以后，他同他的朋友就来了。”

“你对他说了？”

“他不是您的儿子吗？……当然他应当……”

“原来这样，”西蒙又说，“……难怪他对我说的话并不感到惊讶。”

“他们现在在哪儿？”

“同柯拉丽在一起，我把她救出来了，就交给他了。可现在不是她的问题。快……找一个大夫……时间很紧……”“客房里有一个。”

“我不要，你拿电话号码簿来。”

“这儿。”

“你打开找一找。”

“找谁？”

“热拉德大夫。”

“嗯！但这不可能，热拉德大夫？您不想想……”“为什么？他的诊所很近，就在蒙莫朗西街。”

“我知道。可您不知道？……关于他有不好的传闻，西蒙先生……是关于伪造护照和证件的事……”

“你得了吧……”

“怎么，西蒙先生，您想走了？”

“你走开点儿。”

西蒙翻着电话号码，打不通，是占线。他把号码记在报纸上，然后又重

新拨号。

人家回话，大夫出门了，要十点钟才回来。

“这倒好，”西蒙说，“我还没力气马上去。告诉他我十点钟去。”“以西蒙的名义通知他吗？”

“用我的真名实姓，阿尔芒·贝尔瓦。就说有急事……必须进行手术。”

门房按他的吩咐，一边把电话挂上，一边说：

“噢！可怜的西蒙先生！像您这样的好人，如此善良，会有什么事呢？”

“你别管，我的住宿安排好了吗？”

“当然。”

“走，不要让人看见。”

“没人看见我们，您知道。”

“快，带上你的手枪。你可以离开门房吗？”

“可以……五分钟。”

门房后面有一个院子，连着一条长廊。长廊的尽头又有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一所带阁楼的小平房。

他们走了进去。

前面是门厅，接着三个相连的房间。

只有第二个房间里摆设了家具，最后一个房间正对着与吉马德街平行的一条街。

他们在第二个房间里停下来。

西蒙似乎已精疲力竭，可是他立刻又站起来，不假思索地做了个果断的手势，说：

“你关了大门吗？”

“关了，西蒙先生。”

“没有任何人看见我们进来吗？”

“是的。”

“不会有人想到你在这儿吗？”

“是的。”

“把你的手枪给我。”

门房把手枪给了他。

“喏。”

“你看，”西蒙说，“如果我开枪，人家不会听见枪声吗？”“肯定听不见。谁能听得见呢？可是……”

“可是什么？”

“您要开枪？”

“我感到别扭！”

“对您，西蒙先生，对您自己？您要自杀？”“笨蛋！”

“那么对谁呢？”

“对妨碍我的人，可能出卖我的人。”

“那是谁呢？”

“当然是你！”西蒙冷笑道。

西蒙朝门房开了一枪。

瓦什罗先生应声倒下。

西蒙扔了枪，木然地站在那里，他身体有些支持不住，摇摇晃晃了。他

一个个地掰着手指头，数着几个钟头以来，他已经摆脱了几个人：格雷戈瓦、柯拉丽、亚邦、帕特里斯、堂路易和瓦什罗先生。

他嘴角上挂着得意的笑容，挣扎了一下，然后告别、逃走。现在他已无能为力了。他的手没能扶住东西，终于昏倒了，胸口像被重物压碎了一样。

可是差一刻十点的时候，他突然恢复了意志。他站了起来，控制住自己，不顾身体的痛苦，从房子的另一个门出去了。十点钟，他换乘了两次车，来到蒙莫朗西街。正好热拉德大夫刚下汽车，走上豪华别墅的台阶，这是战争爆发后他在这里开的一家诊所。

七 热拉德大夫

热拉德大夫的诊所在一座美丽的花园中，里面有很多小屋，都各有用途，正屋是用来作大手术的。

热拉德大夫的办公室就设在那里。他让西蒙·迪奥多基斯先进去。一位男护士给西蒙做了常规检查，然后把他带到房子尽头的—个厅里。

大夫已在那里等候了。这是一位六十岁左右但仍显得年轻的男人，脸上刮得干干净净，右眼戴着一只眼镜，脸上表情有些做作，身上穿着件白大褂。

西蒙说话困难，因此很费劲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昨天夜里，一个歹徒袭击了他，掐住了他的喉咙，把他的东西抢劫一空，把他打得半死，丢在街上。

“您当时就该叫一个医生看看。”大夫眼睛紧盯着他说。西蒙没有答话，大夫又说：

“没什么大毛病。没有外伤，只是有点喉管痉挛，我们来做个插管。”

他命令他的助手拿一根长长的管子插进病人的喉管里。大夫出去了，半小时后又回来把管子取出，检查了一下，病人呼吸通畅了。

“好了，”热拉德大夫说，“比我想象的好得多。很明显，您这是喉管受抑制的症状，回去休息休息就好了。”

西蒙付了钱，大夫把他送到门口。他忽然站住，以一种信赖的口气说：

“我是阿尔布恩夫人的朋友。”

大夫好像没明白他这话的意思，于是他又说：

“这个名字您不大熟悉？如果我提醒您？这名字是穆斯格拉南夫人的化名，我想我们可以谈谈。”

“我们谈什么？”热拉德大夫显得更加惊讶。

“大夫，您不相信我，您错了。只有我们两人，所有的门都是双层隔音的，我们可以谈谈。”

“我一点也不拒绝与您谈话，只是我得知道……”“您稍等一下，大夫。”

“病人在等我。”

“很快，大夫。我并不与您谈很多，就几句话，请坐下。”西蒙很干脆地坐下来，大夫也在他对面坐下并越来越感到诧异。

西蒙开门见山地说：

“我是希腊人，希腊是一个中立国家，一直同法国友好，我可以很容易地获得护照并离开法国。可是由于个人的一些原因，我不想在护照上使用真名，而是用另外的名字。用什么名字，我们可以商量，我希望您帮助我毫无阻碍地离开法国。”大夫愤怒地站起来。

西蒙坚持说：

“不瞒您说，我这是在求您。谈个价，好吗？我很干脆，要多少？”

大夫用手指着门。

……

西蒙没有表示反对，他拿起帽子走了。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又说：

“两万法郎，怎么样？”

“是不是让我叫人来？”大夫说，“把您扔出去呢？”西蒙·迪奥多基斯笑了，他沉着地，一个数字一停顿地说：“三万如何？……四万？……五万？……噢！噢！再多些！这像一笔大赌注……一个整数……可是您知道这

得什么都包括在内。不只是货真价实的护照，而且您还要保证我能离开法国，就像我的朋友穆斯格拉南夫人一样，还可以再优惠些！好吧，我不再还价了，我需要您。那么说定了，大夫？十万？”热拉德大夫看了他很久，然后迅速地把门关上，又回来坐到书桌前。他只说了一句：

“我们谈谈吧。”

“我没有别的要求，我们都是老实人。我首先再重复一遍我的意见：我们协议，十万法郎，怎样？”

“可以……”大夫说，“除非您的情况不像您所说的那样。”“您说什么？”

“我是说，十万是讨论问题的基础，就这样。”西蒙·迪奥多基斯犹豫了一下，站起身来，看起来这人胃口很大。不过他又坐了下来。大夫马上又说：

“请问您的真名实姓？”

“不能告诉您。我再说一遍，由于个人原因……”“那么，要二十万。”

“怎么？”西蒙跳起来说，“见鬼！您的手也太狠了，这么大的数目！”

热拉德回答得很冷静：

“谁逼您了！我们只是在讨论，您是自由的。”“您既然同意为我造一张假护照，我的真名与您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可大了。帮助一个人逃跑，这确实是逃跑。帮助一个间谍逃跑，比帮助一个普通人逃跑，所担的风险要大得多。”“我不是间谍。”

“我怎么知道呢？您到我这里来，要我干不光彩的事。您隐瞒了姓名、身份，想急急忙忙地溜走，为此您准备付十万法郎。尽管这样，您还想装成正人君子一样地走。您想想看，这是荒唐的！一个诚实的人是不会干小偷或杀人狂的勾当的。”西蒙老头沉住气，他用手绢擦干脸上的汗珠。他在揣度，很显然，热拉德是一个善斗的人，最好还是不要告诉他。可是不管怎样，协议是有条件的，而且这个谈判就要失败。“噢！噢！”他极力地笑了笑说，“您这样说话！”“这是实话，”大夫说，“我没加任何假设，我只是讲讲情况，申述一下我的意见。”

“您说得完全对。”

“因此我答复您的问题：我们达成协议了，是吗？”“我们达成协议了。也许，这是我最后的一点要求——您是否可以比对我的朋友穆斯格拉南夫人更优惠些。”“您怎么知道我对她与对您不同呢？”大夫问，“您怎么知道这个情况的。”

“穆斯格拉南夫人亲自讲的，您没有收取她的任何报酬。”大夫颇为得意地一笑说：

“我没有收取她的钱，这是事实。可是她给我很多，穆斯格拉南夫人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她的惠顾值很高的价钱。”一阵沉默后，西蒙老头面对他的对手，越来越感到局促不安。热拉德大夫终于又开口说：

“我的疏忽可能引起了您的不快。您和穆斯格拉南夫人之间也许有过感情关系……如果这样，请原谅我……何况，亲爱的先生，在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这一切现在就无关紧要了。”他叹了一口气说，“可怜的穆斯格拉南夫人！”

“您为什么这样说呢？”西蒙问。

“为什么？不正是由于刚刚发生的事吗？”

“我真的一无所知……”

“怎么，您不知道发生的可怕悲剧？”

“她走了以后，我就没有收到她的信。”

“啊！……我，可是昨天晚上收到一封信，听说她已回到法国，我感到十分震惊。”

“穆斯格拉南已回到法国？”

“是的，她还约我今天早上见面……真是奇怪的约会。”“在哪儿？”西蒙带着明显的不安问道。

“如果告诉您，您要付一千法郎。”

“那么您说吧。”

“在一只驳船上。”

“嗯！”

“是的，在一艘叫‘农沙兰特’号的驳船上，泊在帕西区堤岸，贝尔杜工场前面。”

“这可能吗？”西蒙结巴着说。

“这是事实，您知道信的签名是谁吗？她签的格雷戈瓦的名字。”

“格雷戈瓦……一个男人的名字……”老头声音沉闷地说。“真的像个男人名字……她的信我正好带在身上。她告诉我她过着一种非常危险的生活，她不相信那个与她合作的人。她想征求我的意见。”

“那么……那么……您去过了？”

“去过了。”

“什么时候？”

“今天早上。您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好在那里。不幸的是……”

“不幸？……”

“我去得太晚了。”

“太晚了？……”

“是的，格雷戈瓦先生，或者说穆斯格拉南夫人死了。”“死了！”

“被人掐死了。”

“这太可怕了，”西蒙呼吸困难的毛病好像又复发了，“您还知道什么？”

“关于什么？”

“她说的那个男人。”

“她不信任的那个人吗？”

“对。”

“她说了，她信中告诉我，他是一个希腊人，自称叫西蒙·迪奥多基斯。她甚至还告诉我这人的特征……我看得不仔细。”他打开信，翻到第二页，喃喃地说：

“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背有些驼……围着一条围巾……而且总是围着围巾，戴一副宽大的黄眼镜。”

热拉德大夫停下来，非常惊讶地望着西蒙。两个人好一阵没说话，然后大夫又机械地重复着：

“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背有点驼……围着一条围巾……戴着一副黄眼镜……”

大夫每读完一句，都要停下来，细细琢磨一番。

最后他说：

“您就是西蒙·迪奥多基斯……”

对方没有表示异议。这些事情都如此凑巧，同时又如此自然，他感到撒谎是无用的。

热拉德大夫挥动着手，说：

“我已准确地预见：情况远不是您说的那样。不要再说废话了，这件事很严重，我要担的风险更可怕。”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原来的价钱不行了。”

“要多少呢？”

“一百万。”

“啊！不，不！”西蒙大声喊道，“不！而且我没有碰过穆斯格拉南夫人。我自己也遭到了袭击，被人掐伤了喉咙。这都是一个人干的，一个叫亚邦的黑人。他看见我，就掐住了我的喉咙。”大夫抓着他的胳膊说：

“请重复一遍这个名字，您刚才说的是亚邦吗？”

“肯定是他，一个一条胳膊的残废军人，塞内加尔人。”“您同亚邦搏斗过？”

“是的。”

“您打死了他。”

“是为了自卫。”

“好，您把他打死了，是吗？”

“这……”

大夫笑着耸耸肩膀说：

“听着，先生，奇怪的巧合。当我从驳船下来的时候，碰上了五六个残废军人，他们对我说，他们在寻找他们的战友亚邦，还寻找他们的上尉贝尔瓦和上尉的一个朋友，以及他们住在那家的一位太太。

“这四个人都失踪了，他们谴责这些是一个人干的……可是，他们告诉了我这个名字……啊！真是越来越奇怪！是西蒙·迪奥多基斯。他们谴责的就是您……这不奇怪吗？而另一方面，您会承认一些新的事实，因此……”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干脆利落地说：

“两百万。”

这回西蒙没话可说了，他感到自己像一只老鼠落到了猫掌里。大夫在同他下赌注，玩的欲擒故纵的伎俩，他无法逃脱这致命的一击……

他只说了一句：

“这是讹诈……”

大夫做了一个赞同的手势：

“是的，我看没有别的词形容了。这是讹诈，而且我并不否认，我利用了这一机会。巧妙的机会落到了我手里，我占了上风。您处在我的位置上也会这样做的，您有什么法子呢？我与我国的司法部门有过几桩纠纷，您不是不知道。我们，我和它已经和解了，可是我的职业地位动摇了，所以我不能随便拒绝您给我的更多的实惠。”

“如果我拒绝顺从您呢？”

“那么，我会打电话给警察局，现在他们很看得起我，因为我为那些先生帮过忙。”

西蒙看看窗户那边，又看了看门那边。大夫已抓起了话筒。眼下他毫无

办法，只有让步……

“好吧，”西蒙说，“总之，这样更好，您了解我，我了解您，我们有话好商量。”

“以刚才的数目为基础。”

“是的。”

“二百万吗？”

“是的，请告诉我，您打算怎么办。”

“这不难，我自有办法，我没有必要先告诉您。重要的问题是帮您逃走，是吗？使您摆脱危险，对吗？这些都由我担保。”“谁能保证呢？”

“您先付给我一半现金，事成之后再付另一半。现在剩下护照的问题，这对我是次要的问题，再造一份就是。用什么名字？”“随便您。”

大夫取出一张纸，一边看着对方，一边记下对方的特征，口中念道：灰白头发……无须……黄眼镜……他又问道：“您保证会付给我这笔钱吗？……我要银行的现款……货真价实的现钞……”

“会给您的。”

“在哪儿呢？”

“藏在一个找不到的地方。”

“说得清楚些。”

“我可以告诉您，但就是告诉了您地方，您也找不到。”“那么说说看。”

“这是交给格雷戈瓦保管的一笔钱，一共四百万……在驳船上，我们可以一起去取，我先付给您一百万。”大夫在桌上拍了一掌说：

“嗯？您说什么？”

“我说这笔钱在驳船上。”

“是泊在贝尔杜工场边上的驳船吗？穆斯格拉南夫人就是在那里被掐死的，对吗？”

“是的，我藏了四百万法郎在那里，我将给您一百万。”大夫摇着头说：

“不，我不接受这笔钱！”

“为什么？您疯了？”

“为什么？因为您不能用不属于您的钱付款。”“您说什么？”西蒙惊慌失措的喊道。

“这四百万法郎属于我，因此您不能用它付款。”西蒙耸耸肩膀说：

“您是在胡说。您说它是属于您的，您首先拥有了它。”“当然。”

“您想拥有它？”

“是的。”

“怎么？请您解释一下，马上解释清楚。”西蒙恨得直咬牙。“我知道，那个找不到的地方指的就是两本旧的、没用了的工商年鉴，那是巴黎政府部门用的工商年鉴，每本年鉴分为两卷。把每卷书页撕下，在空壳里面装一百万。”

“您在说谎！……您在说谎！”

“它们都放在船舱的一张小桌子上。”

“后来呢？后来呢？”

“后来？好，它们就到了这里。”

“到了这里？”

“就在您面前的这张小桌子上。因此，我已成为这笔钱的合法拥有者，

所以我不能接受……”

“小偷！小偷！”西蒙叫着，他气得发抖，挥动着拳头，“您只不过是这个小偷，我会让您吐出来的……啊！强盗……”热拉德大夫非常镇静，他笑着，举起手以示抗议，他说：“话说得言过其实，也很不公正！是的，我再再说一遍，太不公正！我提醒您注意，您的情妇穆斯格拉南夫人待我很好。一天，说得确切点，是一天早上，她对我吐露真情说：‘朋友——她称我为朋友，这段时间，她对我都以你相称——朋友，我死以后——她有不祥的预感——我死后，我家里所有财物都属于你。’她死了，她的家就是驳船。如果我不执行她的遗愿，岂不是对不起她？”西蒙老头没在听他说话，他心中又生出一个恶毒的念头。他站起来对着大夫做了个疯狂的动作。

大夫说：

“别浪费宝贵的时间了，亲爱的先生，您决定了吗？”大夫摆弄着刚才按护照要求写下其特征的纸片。西蒙一句话也没说地走向前去。最后他说：

“这张纸给我……我要看看您是怎样替我做护照的……用什么名字……”

他抓过纸片，用眼睛浏览了一下，突然吓得往后一退。“您填的什么名字？您填的什么名字？您有什么权利给我填这个名字？为什么？为什么？”

“是您说的随我便的。”

“可是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为什么您要写这个名字？”“我也不知道……想了又想，我不能用西蒙·迪奥多基斯，是吗？因为您不叫这个名字……我也不能用阿尔芒·贝尔瓦，因为您也不叫这个名字，于是我就用了这个名字。”“为什么偏偏地要用这个名字呢？”

“因为这正是您的真名实姓。”

老头惊恐万状，他的身子越来越弯到大夫身上了，他战战兢兢地说：

“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能够猜出……”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大夫冷笑道：

“我相信，真的只有一个人能够知道，因此，我就是这个人。”“只有一个人，”老头继续说着，他似乎又呼吸困难了，“……只有一个人能够找到藏四百万法郎的地方，您只用几秒钟就找到了它们……”

大夫没有回答，只是微笑着，脸上的肌肉松弛下来。西蒙不敢把那个令人生畏的名字说出来。他低下头去，像奴隶在主子面前那样。他已感到这场斗争的分量，某种可怕的东西压垮了他。在他心目中，他面前的这个人，像巨人一般，他的一句话，一个动作，就能消灭他，这是一个非凡的人。最后他还是胆战心惊地说：

“亚森·罗平……亚森·罗平……”

“你说出来了，”大夫愤怒地站起来喊道。

他摘下单片眼镜，从口袋里掏出油膏，往脸上一抹，然后在壁柜的水盆中洗净，微笑的脸上现出狡诈，风度落落大方。“亚森·罗平，”西蒙吓呆了，只是重复着，“亚森·罗平……我完了……”

“老笨蛋，真是蠢到极点了。你多笨！怎么！你知道我的名气，你非常害怕我，而一个智力超群、正派的人，应当借鉴于你这样的老混蛋，你以为我会那么傻，让你把我关进煤气箱里去。”亚森·罗平像个熟练的喜剧演员那样，踱来踱去，口里念着台词，有的地方加重语气增加效果，而且他得意地欣赏着自己的讲话，他觉得世界上不能没有他的位置，不能抹杀他的作用。

他接着说：

“ 请注意，现在我要拎住你的脖子，马上与你演第五场戏。我们正在演戏，不过我的这场戏很短。我又是一名演员了，又开始进入了角色！我真想看看你这个恶棍的脑瓜子里，到底装的什么鬼主意！多可笑，我到工具房里，把我的电筒挂在一根绳子上，这样使帕特里斯以为我在里边。我已经出来了，听见帕特里斯第三次反对，后来才同意把我关在里面的，是吗？那是我的手电筒！” “ 这是你所谓的杰作，是吗？我真佩服你……可是十分钟后，你回来的时候，嗯？精彩的幕后戏！我敲工具房与左边房间之间的门……只不过，西蒙老头，我不在工具房，而在旁边的房子里！西蒙老头毫不怀疑地放心走了，他相信里面的人定死无疑。这是你所谓的绝招，是吗？我就这样控制了局面，以致无需一直跟踪你。我肯定，像二加二等于四那样，你必定会去找你的朋友，看门人阿美戴·瓦什罗先生，而且你是直接去的。” 亚森·罗平叹了口气，继续说：

“ 啊！在那里你太粗心了，西蒙老头，我摆脱困境后……我去了那里，门房没有人。干什么去了呢？怎样才能再找到你的踪迹呢？幸运得很，上天帮助了我，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什么？一个刚用铅笔写的电话号码。得！得！这是一条线索！我拨了这个电话号码，接通了。我沉着的说：‘ 先生，我是刚打电话的人，我只知道您的电话号码，不知道地址。’ 电话告诉了我地址：蒙莫朗西街热拉德大夫诊所。于是我明白了，热拉德大夫是谁。好，西蒙老头先要打通关节，才能得到护照。热拉德大夫是伪造护照的专家。“ 噢！噢！西蒙老头想逃走？不能放走这条害虫！我顾不上去看你杀死在房角的那位可怜的朋友，就来到了这里。我见到了热拉德大夫。一些麻烦使他变得聪明，随和了。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男人，他把这个位置让给了我了一个上午。我这个代价有点高，是吗？就快完了……你的约会定在十点钟，我有两个钟头，时间很充裕。于是我去搜查了驳船，拿走了那四百万法郎，核对了一些东西，然后就来到这里。”

亚森·罗平在者头前面站住，对他说：

“ 喂，你准备好了吗？”

西蒙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浑身哆嗦着。

“ 准备什么？” 亚森·罗平不等他回答又说，“ 出远门去，你的护照是正式的，巴黎——地狱，单程，快车，卧铺——棺材，上车！”

沉默了很长时间。老头在思考，很明显他是在寻找出路，逃脱敌人的控制。可是亚森·罗平的妙语连珠，使他心慌意乱，他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几个含混不清的字。

最后他鼓起勇气说：

“ 那么帕特里斯呢？”

“ 帕特里斯？” 亚森·罗平重复说。

“ 他现在怎样了？”

“ 你还想到他了？”

“ 我用他的命换我的命。”

亚森·罗平惊愕地说：

“ 听你这么说，他在死亡的危险中？”

“ 是的，因此我提议做笔交易：以他的命换我的命。” 亚森·罗平在胸前叉着手，愤怒地说：

“当真！你敢说这种话！帕特里斯是我的朋友，你以为我会抛弃他吗？我，亚森·罗平，如果我的朋友帕特里斯还处在危险中，我能对你死在眉头开玩笑吗？西蒙老头，你太卑劣了。到时间了，你该到极乐世界去休息了。”

他揭开帷幔，打开门，喊道：

“喂，上尉？”

接着他又喊了第二声，说：

“啊！我看您已恢复知觉了，上尉。这样更好！您看到我不至于太吃惊，是吗？不！啊！我请您不要感谢，只是请您来一下。我们的西蒙老头要见您。在这种时刻，无论从哪方面说，他都有这种权利。”

然后他转身对西蒙说：

“瞧瞧你的儿子，没有人性的父亲。”

八 最后一个死者

帕特里斯走进来，头上缠着绷带。由于西蒙用铁棍的打击，加上石碑的重量，他的旧伤口裂开了。他脸色苍白，显得很痛苦。当他一眼看见西蒙·迪奥多基斯时，他怒不可遏，然而他克制着，站在西蒙的面前，一动不动。亚森·罗平一边搓着手，一边小声说：

“精彩的场面！多么精彩！这是一场戏吗？父亲和儿子！犯罪者和受害人！注意，乐队……弱音器演奏震音……他们要干什么？儿子要杀父亲，或者父亲要杀儿子？扣人心弦的时刻……安静！只有血缘的声音萦绕耳际，这是怎样的时刻啊！好！血缘的声音说话了，他们就要相互拥抱了，为的是更好地把对方闷死。”帕特里斯向前走了两步，亚森·罗平宣布的动作就要完成，上尉的胳膊已经张开了，准备投入战斗。可是突然西蒙难受地瘫软了，他受到另一个更强的意志的控制，他放弃了，乞求道：“帕特里斯……帕特里斯……你要干什么？”

他伸着双手，乞求对方的怜悯，而对方克制住自己的冲动，不安地久久地盯着这个同他有着说不清楚的神秘关系的男人。帕特里斯把拳头举得高高的，说：

“柯拉丽！……柯拉丽！……告诉我她在哪里，那么你的命才能有救。”

老头一惊，由于提到使他受害的柯拉丽，激起了他的仇恨，使他又恢复了力量，他冷笑道：

“不，不……想救柯拉丽？不，我宁愿去死，而且柯拉丽藏在放黄金的地方……不，决不，我宁愿死……”

“那么，毙了他，上尉，”堂路易说，“毙了他，因为他宁愿死。”想到可以马上杀人复仇，上尉热血沸腾，脸涨得通红，但他犹豫了。

“不，不，”他小声说，“不，我不能……”“为什么？”堂路易坚持说，“……很简单的事！上去！像捉一只小鸡似地扭了他的脖子。”

“我不能。”

“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能掐死他呢？你感到厌恶！可这是个法国佬，是在战场上……”

“对的，可是这个人……”

“你不想用手，是吗？不想掐住他的肌肉，紧紧地掐住？……上尉，拿我的手枪，朝他的脑袋开枪。”

帕特里斯接过武器，瞄准西蒙老头。一阵可怕的寂静。西蒙老头把眼睛闭上了，大滴大滴的汗珠从苍白的脸上往下流。上尉的胳膊终于垂下来，他说：

“我不能。”

“开枪！”堂路易不耐烦地命令他。

“不……不……”

“为什么？我再问一遍。”

“我不能。”

“你不能？你让我把你的理由说出来吗？上尉，你是把这当成你父亲了。”

“也许是的，”上尉声音很低地说，“……他的外貌总让我相信他就是我的父亲。”

“那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恶棍，一个强盗！”

“不，不，我没有权利。让他去死，但不是用我的手，我没有权利。”

“那么你放弃复仇了？”

“这太可怕了，这是恶梦！”

堂路易走近他，拍着他的肩膀，郑重地说：

“如果这不是你的父亲呢？”

帕特里斯不解地望着他：

“您说什么？”

“我是说，不能根据外貌和推测来肯定，怀疑不能没有证据。另一方面，你反感，你厌恶……这也是应当考虑的。“像你这样纯洁、忠诚、有荣誉感和自信心的人，怎么能接受一个坏蛋做父亲呢？请想一想，帕特里斯。”

他停顿了一下，又重复说了一遍：

“请想想这点，帕特里斯……还有一件事也值得考虑，我敢保证。”

“什么事？”帕特里斯问，茫然地看着堂路易。

堂路易说：

“我过去是怎么样的，你想象得到吗？你感激我，是一种觉醒，是吗？你知道，我在整个事件中的表现，并不是受什么高尚动机的支配，是吗？”

“是，是的。”帕特里斯用力地说。

“那好，上尉，你相信我会叫你杀你的父亲吗？”帕特里斯似乎没有明白。

“我相信，您肯定……噢！我请求您了……”

堂路易继续说：

“你能相信，如果这是你父亲，我会叫你去恨他吗？”“噢！那么这不是我的父亲？”

“不，不是，”堂路易以坚定的自信和高昂的热情说，“不，一千个不是！你看看他！看看这个无赖！他卑鄙的脸上满是缺德和罪恶。这件事情从始至终无一不是他干的……没有一件，你听见了吗？我们面对的不是两个罪犯。罪恶勾当并不是从埃萨莱斯开始，再由西蒙老头来完成的。只有一个罪犯，是一个人，懂吗，帕特里斯？是同一个强盗，他杀死了亚邦，看门人瓦什罗，还有他的女同谋者。也是这个强盗，很早就开始了他的罪恶勾当；他已经除清了妨碍他的人。被杀害的人中，有你认识的一个人，帕特里斯，是一个与你血缘关系的人。”

“谁？您说的这个人是谁？”帕特里斯迷惑地问。“你听说过这人在电话里痛苦的叫唤，他叫你帕特里斯，他为你而活着！可这强盗把他杀了！那个人就是你的父亲，帕特里斯！是阿尔芒·贝尔瓦！现在明白了吗？”

帕特里斯不明白，堂路易的话使他陷入迷雾中，没有使他得到一点启示，然而他脑子里冒出来可怕的念头，他说：“我听见了我父亲的声音……他在叫我？”

“那是你的父亲，帕特里斯。”

“这个人把他杀了？……”

“就是这个人干的。”堂路易指着老头。

西蒙睁着惊恐的眼睛，一动不动，像个等待判处死刑的囚犯。帕特里斯盯着他，气得发抖。

慢慢地在他紊乱的思想里，逐渐产生了愉悦。这个肮脏的人不是他的父

亲，他的父亲已经死了，他希望这样好些。他的心情舒畅了，他可以重新抬起头，自由地怀着正义和圣洁的仇恨去憎恨。

“你是谁？你是谁？”

他又问堂路易：

“他叫什么名字？……请您告诉我……我要知道他的名字，然后撕碎他。”

“他的名字？”堂路易说，“他的名字？你怎么猜不着呢？其实，我自己也寻思了很久，也只是一个假设。”

“什么样的假设？什么想法？”帕特里斯激动地喊道。“你想知道吗？……”

“噢！我求您！我急着要干掉他，但我得先知道他的名字。”“那好……”

两个人都沉默着，互相对视着，站在那里。

可是堂路易看来是想拖延一点时间，他说：

“你对真相还缺少思想准备，帕特里斯，我想让你听到之后，无可否认。帕特里斯，你不要以为我是在开玩笑，生活也像戏剧艺术一样，如果准备不足，就会缺乏戏剧效果。我并不是要追求这样的效果，但是我要使你充分地、无可否认地相信，这个人不是你的父亲，现在你已经承认了。他也不是西蒙·迪奥多基斯，尽管他外貌很像，甚至具有他的一些特征。

“你开始明白了吗？我再重复一遍我刚才说的话，这场斗争中，我们面对的不是两个罪犯，并不是从埃萨莱斯开始的罪恶勾当，由叫做西蒙·迪奥多基斯的人来完成。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活着的罪犯干的。从一开始，就是他干的这一切，他消灭了所有妨碍他行动的人和他需要冒名顶替的人，利用他们的外表去干坏事的人……现在明白了吗？还要我把这场庞杂事件中的核心人物的名字说出来吗？这个人不顾他的同伙的反对和抗议，一意孤行地制造阴谋，以求达到个人的目的。再回顾一下你亲眼所见的那些吧，帕特里斯。

“你不仅可以问自己的记忆，甚至回忆第一天以来的情况。你还可以问问别人，以及柯拉丽向你说的过去的一切。那么谁是唯一的迫害狂，谁是唯一的强盗，凶手，谁是杀害你父亲、柯拉丽的母亲、法克西上校、格雷戈瓦、亚邦、瓦什罗等人的唯一恶魔呢？帕特里斯，想一想，我觉得你差不多猜到了。如果说真相还没有呈现出来，那是因为他的幽灵在你身边游荡。这个人的名字已经在你的头脑中酝酿而生了。这个人丑恶的灵魂正从黑暗中走出来，他原形毕露了，他的假面具揭开了。你就站在这个罪犯面前，也就是说……”

由谁来说出这个名字呢？是由堂路易吗？他会强烈地、确定无疑地说出来。由帕特里斯来说吗？他会迟疑不决，刚产生的确信中带着惊讶。但是，当那四个字的声音在寂静中响起时，上尉便毫不怀疑了。他并不想弄明白这来自事实的结论是怎样奇迹般地作出的。他立即就接受了这个结论，这是无可辩驳的，因为有确凿证据的事实。他曾经许多次地重复过这个名字，但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它，这个名字最符合逻辑，它给最不可理解的问题做了最有说服力的解释。

“埃萨莱斯……埃萨莱斯……”

“埃萨莱斯，”堂路易重复说，“埃萨莱斯杀了你父亲，可以说他杀了他两次。一次在小屋里，剥夺了他的一切幸福以及活下来的理智；第二次是

几天前，在图书室，你的父亲阿尔芒·贝尔瓦正在给你打电话的时候被埃萨莱斯杀害。杀害柯拉丽母亲的这个人又把柯拉丽藏在了一个找不到的墓穴之中。”这回他死定了。上尉的眼里流露出一种不屈不挠的决心。杀害他父亲和柯拉丽的凶手死在眉睫。除害的责任是明确的，是光明正大的。

这个十恶不赦的埃萨莱斯应当死在作为儿子和未婚夫的手里。

“祈祷吧，”他冷冷地说，“再有十秒钟你就要死了。”他一秒一秒地数着，数到十秒的时候，敌人疯狂地跳了起来，使劲大喊大叫，看起来他还很年轻，很有力气。这使帕特里斯犹豫不决。

“好！你杀了我吧！……对，一切都结束了！……我失败了……我接受这个失败。然而这这也是一个胜利，因为柯拉丽死了，我的黄金保住了！……我死了，没有人找得到它，无论是我视为生命的黄金……还是我钟爱的柯拉丽。啊！帕特里斯，帕特里斯，我们两人疯狂地爱着的女人，已不存在了……也许她正奄奄一息，等不到人去救她了。我失去了她，你也得不到她，帕特里斯，我的仇报了。柯拉丽死了！柯拉丽死了！”

他歇斯底里地吼叫着，结巴着。帕特里斯看着他，对着他准备动手，可是他还在大声喊叫着一些刺伤他的话：“她死了，帕特里斯，帕特里斯……完了！毫无办法了！你连她的尸首都找不到，她被埋在黄金窟里。在石碑底下？不，不是的，我不会这么愚蠢！不，帕特里斯，你永远也找不到。黄金把她闷死了。她死了！柯拉丽死了！你拥有她会多快乐啊！你一定很痛苦，帕特里斯！柯拉丽死了！柯拉丽死了！”“别这么大声喊叫，你把她吵醒了。”堂路易·佩雷纳轻轻地说。

他从桌上的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点燃了，抽着均匀地吐出烟雾。好像是他无意发出的一种警告语。然而他这样的举动引起了一阵惊愕，两个对手都惊呆了。帕特里斯放下了胳膊。西蒙瘫坐在扶手椅里。两个人都知道亚森·罗平很有两下子，这是他要说话的表现。

但是对于帕特里斯来说，需要的不是一些俏皮话似的隐语，而是肯定的答复。他声音哽咽地问：

“您说什么？人们会弄醒她？”

“天哪！”堂路易说，“声音太大会把人弄醒！”“她还活着？”

“死人是不会弄醒的，活人才说弄醒。”

“柯拉丽还活着！柯拉丽还活着！”帕特里斯脸色变得开朗了，他兴奋地喊着，“这可能吗？那么，她在哪儿？噢！求您告诉我，我要听到您的担保！……要不，这不是真的，是吗？我不相信……您笑了……”

堂路易答复道：

“我把刚才对这坏蛋说的话再对您说一遍，上尉：‘您以为我干事可能半途而废吗？’您不了解我，上尉，我干就要干到底。这是一种习惯……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习惯。因此……”他走到房子的另一头。这头有一个门，用布帘遮着，帕特里斯刚才就是从那儿进来的。与第一个门相对称的，还有第二个门，也是用布帘遮着，堂路易掀开帘子。

帕特里斯用很清晰的声音说：

“不，她不在那儿……我不敢相信……这会使我失望……请发誓……”

“我才不对你发誓……上尉。您只要睁开眼睛。天哪！拿出法国军官的风度来！瞧您的脸色多难看！肯定是她，柯拉丽妈妈。她睡在这张床上，由两个人看护。没有任何危险，没有受伤，只是有点发烧，十分疲倦。可怜的

柯拉丽妈妈，我从没看见她像现在这样虚弱，这样昏沉。”

帕特里斯喜孜孜地走上前去，堂路易拦住了他。

“可以了，上尉，不要再靠近了。我之所以把她弄到这里，而没有把她抬到她家里，是因为我认为有必要换换环境和气氛。别再让她激动。她已经够受了，您不要把事情弄糟。”“您说得对，”帕特里斯说，“可是您能肯定？……”“她不是活着吗？”堂路易笑着说，“像您和我一样地活着，她准备着给您幸福，准备做帕特里斯·贝尔瓦夫人。只要稍微忍耐一下。而且请不要忘了，还要克服一个障碍，上尉，因为她毕竟嫁了人……”

他把门关上，把帕特里斯带到埃萨莱斯跟前。

“喏，这就是障碍，上尉。这回下决心了吗？在您和柯拉丽妈妈之间，还存在着这个无赖。您怎么办呢？”

埃萨莱斯没有朝隔壁房间看一眼，他仿佛知道，堂路易·佩雷纳的话是不用怀疑的。他弯着腰，软弱无力地坐在椅子上。堂路易喊他：

“说吧，亲爱的，你好像不大自在、有什么使你担心的？你可能害怕了？为什么？我答应你，在我们预先没有达成协议，我们三个人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我们什么也不会干。那么我们就赶快吧，由帕特里斯·贝尔瓦上尉，堂路易·佩雷纳和西蒙老头三人组成一个法庭。那么辩论开始。没有人发言为埃萨莱斯先生辩护吗？没有。埃萨莱斯被判处死刑。不能减刑，没有上诉权，不能赦免，没有缓期。立即执行，裁定！”

他拍着老头的肩膀说：

“你看，没有拖延吧，一致通过。嗯！这个判决让大家满意，大家的情绪都很好。剩下的问题是怎么个死法。你的意见呢？是用枪？那好。这样干净利落。贝尔瓦上尉，子弹盒给您，枪在这里。”

帕特里斯一动不动地盯着这个干尽坏事的卑鄙家伙。一股巨大的仇恨之火在他胸中燃起，然而他回答说：

“我不杀他。”

“您说得对，”堂路易说，“这样做可以保持您的名誉。不，您也没有权利杀他，您知道他是您钟爱的女人的丈夫。这个障碍不该您来清除。而且杀人是倒胃口的事，我也感到这样，这只野兽太脏了。那么，老头，只有请你帮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堂路易沉默了一会儿，俯身看着埃萨莱斯。这坏蛋听见了吗？他还活着吗？他昏过去了，失去了知觉。

堂路易狠狠地摇着他的肩膀。埃萨莱斯呻吟着：

“黄金……一袋袋的黄金……”

“啊！你在想这个，你这老坏蛋？你还对它念念不忘？”堂路易说完大笑起来。

“是的，这点忘了说。您想着它，老坏蛋！你关心它？好，亲爱的，黄金都进到我腰包了……一个大口袋把一千八百袋黄金全装下了。”

老头抗议道：

“藏金窟……”

“你的藏金窟？它已不存在了。没必要向你证明，嗯！因为柯拉丽已经在这里了，既然你是把柯拉丽藏在黄金里面，那么你可以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了……因此你完蛋了。你想要得到的妻子已经自由了，对你来说，尤其可怕的是，她自由自在地呆在她的情人身边，永远不再离开。你的财宝已经被别人发现了，这也完了，是吗？我们的意见一致，这是你的命根子。”

堂路易把枪递给了他，而他拿过来瞄准亚森·罗平，可是他的手臂却又无力地垂了下来。

“很好！”堂路易说，“你的良知在反对，你的胳膊不想对着我。很好！我们都知道，你是想以我的命来抵你这个老强盗的命。在你的一切希望破灭之后，就只剩下了死。这是最大的解脱。”他抓住埃萨莱斯的手对准自己的头。

“好，勇敢一点。你下狠心，很好。上尉和我都拒绝杀你，以免坏了我们的名誉，你决心自己动手，我们很感动。我总是说：‘埃萨莱斯虽然是个无赖，但是他临死的时候，会像个英雄那样死得很漂亮，嘴上还含着微笑，钮扣上挂着鲜花。还有点斗争，但是我们已经接近目标了。我再次祝贺你，这样很潇洒。你明白你在这个世界上已成为多余的人了，你妨碍了帕特里斯和柯拉丽……有丈夫就是一道障碍……法律有规定……那么，你宁愿退出。勇敢点儿！拿出绅士派头来！理直气壮地！爱情没有了，黄金没有了，埃萨莱斯！你垂涎已久的闪光的金币，你想用它来过舒服日子的，可现在都飞了……没有了更好，是吗？”埃萨莱斯几乎没有答话。也许他感到走投无路了？或者他真的明白了，堂路易说得对，他活着已没有价值了？他把枪举到头上，对准了太阳穴。

一接触到这铁家伙，他浑身都发抖了，他呻吟着：“饶了我吧！”

“不，不，”堂路易说，“决不能饶了你。我不会帮忙的！如果你没有杀了亚邦，也许我们会想别的法子了结你。你不要再哀求我怜悯你。你到了该死的时候了，你说的有道理。我不阻拦你。”而且，你的护照准备好了，你的车票就在你的口袋里。不能后退了，人家在那儿等着你。知道吗，不要怕麻烦。你以前不是看见地狱的画面吗？每个人都有一座坟墓，都盖着巨大的石碑，每个人掀起石碑都用背支撑着，以躲开脚下炙人的火焰。那是真正的火浴。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被火焰焚烧。先生的火浴已准备好了。”

轻轻地，慢慢地，那坏蛋把手指头伸进枪扳机护圈内，放在扳机上。埃萨莱斯瘫软了，像一堆烂泥，如同死了一般。“注意，”堂路易继续说，“你是绝对自由的，这与我无关，我一点也不愿意对你施加影响，不，我不是让你自杀，我只是助你一臂之力。”

事实上，他松开了手指头，只是扶着他的胳膊。他以他的智慧和意志力压垮了埃萨莱斯，这意志力是毁灭性的，是横扫千军的，是百折不回的，埃萨莱斯无法抵挡。

每一秒钟，死亡都在向埃萨莱斯渗透，他的本能在瓦解，思想在崩溃，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休息，一动也不动。“你看，这很简单。你昏昏沉沉的。差不多是一种快乐的感觉，是吗？多轻松啊！不要再活下去了，不要再受苦了！不要再想那些黄金了，你没有过，也不会再有了，你也不要想那个女人了，她已属于另一个人，他就要拥吻她了……你能够这样活下去吗？你能想象得到这对情人的无限幸福吗？不可能，是吗？那么……”埃萨莱斯慢慢地退让着，他很害怕。他所面对的是压倒他的大自然的力量，命运的力量，他不得不服从。一阵眩晕，他跌进了深渊。

“好啦，去吧……别忘了你已经死过一次了……记住……人们会为你以埃萨莱斯的名义举行葬仪，会把你埋掉。因此，你再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只能属于正义一边。当然我会给你指路，把你引向正义。这是监狱，那是断头台。断头台……老伙计……嗯？冰冷的黎明……铡刀……”

完了，埃萨莱斯跌进黑暗的深渊。他感到周围的东西在旋转。堂路易的意志已渗透到他的体内，把他彻底打败了。过了一会儿，他转向帕特里斯，想哀求他。

可是帕特里斯无动于衷，两手交叉望着杀害他父亲的凶手。这是罪有应得。是命运安排的。帕特里斯·贝尔瓦不作调解。“好了，去吧……没什么了不起的，这是彻底休息！现在已经开始了！忘了吧！……没有搏斗了……你想你的黄金，可是没有了……三亿法郎的黄金泡汤了……柯拉丽也失去了。母亲和女儿，你一个也没得到。所以生活是一个骗局。还是走的好。稍微用点力，一个小小动作……”

强盗完成了一个小小的动作。他无意识地扣了一下扳机，子弹就出去了。于是他向前一栽，膝盖跪在地板上。堂路易不得不跳到一边去，怕他头上喷出的血溅到身上。他说：“天哪！这坏蛋的血弄到身上会倒霉的。可是上帝呀，他有多坏哟！我坚信这是我一生中做的又一件好事，他的自杀给了我一个天堂的位子。噢！我要求不高……只要一个加座就行了。我有权利。你说呢，上尉？”

九 真相大白

当天晚上，帕特里斯沿着帕西堤岸散步。这时将近六点。时不时有卡车或有轨电车驶过。行人稀少，几乎只有帕特里斯一人。从上午以后，他就再没见到堂路易·佩雷纳。堂路易只给他留了一句话，让他把亚邦的尸体弄到埃萨莱斯公馆去，并且到贝尔杜工场去看看。

约会时间快到了，帕特里斯对这次会见很高兴，堂路易最后会把真相都告诉他。事件的真相他虽然知道一部分，但还有很多弄不明白的地方，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答。悲剧已经结束，强盗死了，帷幕已经拉下。一切进行顺利。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再没有什么陷阱了。可见帕特里斯·贝尔瓦还是不安地等待着把这出悲剧弄个水落石出的时刻。

“这个叫亚森·罗平的怪人的几句话，”他心里想，“他的几句话就能把这个谜揭开。有了他，什么都变得简单。一小时后，他就要走了。”

帕特里斯问自己：

“他会带着黄金的秘密离开吗？他会帮我解答金三角的问题吗？那黄金他怎么守护呢？他会带走吗？”

从特罗卡代罗方向开来一辆车，减速停在人行道上。肯定是堂路易来了。

可是帕特里斯大吃一惊，他认出是德马里翁先生。他开门下了车，并向他走过来，同他握手：

“喂！上尉，还好吗？我准时赶来约会了，嗯？您的头又受了伤吗？”

“是的……这没什么，”帕特里斯答道，“可您这是什么约会呢？”“怎么？是您告诉我的？”

“我没有让您来约会。”

“噢！噢！”德马里翁说，“这是怎么搞的？喏，这是人家送给我的给警察局的通知，我念给您听：‘贝尔瓦上尉通知德马里翁先生：金三角的问题已经解决。一千八百袋黄金由他处理。请您六点钟到帕西堤岸，带上政府授权证书，洽谈接受移交条件事宜。最好带二十名壮实的警察，一半在离埃萨莱斯公馆前一百米处站岗，另一半在公馆后面一百米处站岗。’就这个，听清了吗？”“听清了，可这不是我写的。”

“那么是谁呢？”

“是一个怪人，他轻而易举地解开了所有难题，一定是他给您带的话。”

“叫什么名字？”

“我不能说。”

“噢！噢！战争期间，是很难保守秘密的。”

“并不难，先生，只要想保密就能做到。”从德马里翁先生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德马里翁先生和帕特里斯都回过头去，看见一个穿着黑色长礼服式的大衣的先生，他的脖子上围着一个高领，像位英国绅士。“这就是我对您说的那位朋友，”帕特里斯好不容易认出了堂路易，“他两次救了我和我未婚妻的命。”

德马里翁打过招呼，堂路易很快就说：

“先生，您的时间很宝贵，我的时间也很紧，因为今天晚上我就要离开巴黎，明天离开法国。我的解释十分简短，何况，您从始至终掌握了到今天早上才结束的悲剧的主要情况，而且贝尔瓦上尉会向您介绍您还不了解的情

况。此外，由于您的职业性质与您对问题的敏感，您能很容易地澄清一些疑难点的。我只说要点，我们的亚邦死了，他是昨天晚上与敌人搏斗中丧生的。另外，您还会找到三具尸体：格雷戈瓦，她的真实姓名是穆斯格拉南夫人，在这艘驳船上；瓦什罗先生的尸体在吉马德街十八号一座房子的角落里；还有一具在蒙莫朗西街热拉德大夫的诊所里，那是西蒙·迪奥多基斯先生的尸体。”

“西蒙老头？”德马里翁先生惊奇地问。

“西蒙老头自杀了。贝尔瓦上尉将把这个人以及他的真实身份和有关的情况都告诉您。我相信，您和我一样会认为此事不必声张。而且我再说一遍，这事就让它过去吧。所有这些，从您的角度来看都是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您最关心的，并为此亲自出动的，是黄金问题，是吗？”

“的确如此。”

“我们就来谈黄金问题。您带警察来了吗？”“带了，可是为什么？藏金的地方，您即使给我们指出来，对于不知情的人来说也还是找不到。”

“当然，但是知道的人越多，就越难保守秘密。无论如何，”堂路易一字一句地说，“无论如何，这是我的一个条件。”德马里翁先生笑了笑：

“您会知道，我们已预先接受了这个条件。我们已经布好了岗。还有其他条件吗？”

“下面这条更加重要，正因为重要，我怀疑您是否被授予了足够的权力。”

“您说说看。”

“好。”

堂路易·佩雷纳声音很平淡，就像讲述一个毫无价值的故事那样，干巴巴地说出了他的意见：

“先生，两个月前，由于我与东方国家有些关系以及在奥托曼帝国一些阶层有些影响，我使得领导土耳其的现政权接受单方面停火的建议。这不过是花几亿元钱的事。我向盟国转达了这个建议，但被拒绝了，不是因为财政上的原因，而是政治原因，这不是我的事。这外交上的小小挫折，使我难以忍受。我遭受了第一次谈判的失败，我不愿再有第二次。因此我很谨慎。”他停了一下，德马里翁先生困惑不解，但不敢打断他。接着他又说，声调显得庄重了：

“现在是一九一五年四月，您不会不知道，同盟国与欧洲最大的中立国在进行谈判，谈判即将达成协议。因为这个国家的命运需要这样做，举国人民热情高涨。

“谈判涉及的问题很多，双方争执不下的问题之一是经费问题。这个大国要求我们借给价值三亿元的黄金，同时表示，即使我们拒绝借钱，它也不会改变态度，因为决定是不可改变的。正好！这三亿元的黄金归我了，我来做主，我把它们交给我们的新朋友使用。这是我最后的条件，实际上是我唯一的条件。”德里马翁感到震惊。这是什么意思？这个令人感到震惊的人物是谁？他把一些最重大的问题像开玩笑一样地处理，他还以个人提出的方案来结束这场世界性的大冲突。

他回答说：

“可是，先生，这毕竟不是我们职权范围的事，这必须由有关的人来审查讨论。”

“每个人都有权使用自己的钱。”

德里马翁先生做了个无可奈何的动作。

“那么您想想，先生，您自己说的，这个国家只是把它作为次要的问题提出来的。”

“对，但是光是讨论就要把协议的签定推迟几天。”“那么就推迟几天吧！”

“只能推迟几个小时，先生。”

“究竟为什么？”

“为了您不知道的原因，先生，这里大家都不知道……除了我，只有五百里以外的一些人知道。”

“什么原因？”

“俄国人已经没有弹药了。”

德马里翁耸耸肩，一副不耐烦的样子。这是什么故事，真叫人听了会站着睡觉！

“俄国人没有弹药了，”堂路易重复一遍说，“可是他们还在进行可怕的战斗，无疑再过几小时就要完了。俄国的前线将会遭到打击，而俄国部队就将撤退……撤到哪里去？很明显，这种可能性……是确定无疑的，不可避免的，这决不会影响我们谈到的这个大国的意志。然而这个国家有一个激进的中立党派。如果推迟执行协议，如何能叫他们拿起武器呢？！这就使准备参战的领导人为难！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我要使我的国家避免这个错误，因此我提出了这个条件。”

德马里翁先生不知如何是好。他做着手势，摇摇头，小声地说：“这不可能。决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条件。需要时间……谈判……”

“只要五分钟……最多六分钟。”

“可是，先生，您说的事情……”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局势很明朗，没有真正的危险，即使有也转眼之间便可排除。”

“但，这不可能，先生，不可能！我们有困难……”“什么困难？”

“各种各样的困难，上千个不可克服的困难……”德马里翁先生大声嚷道。

一个人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这个人已站在他身边有一阵子了，他听到了堂路易的讲话。他坐汽车来的，把车停得远远的。帕特里斯非常吃惊。他的到来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应，包括德马里翁和堂路易先生。

这是一个有相当年纪的人，一脸皱纹，但很有生气，他说：“我亲爱的德马里翁先生，我认为您看问题的角度不实际。”“我也这样认为，议长先生。”堂路易说。

“啊！您认识我，先生。”刚来的人说。

“您是瓦伦莱部长先生，是吗？议长先生？几年前我曾荣幸地受到过您的接见，那时您是参议院议长。”

“是的，是这样！……我好像记得……不过记不很清楚……”“不用记了，议长先生。过去的事没有意义。重要的是您和我意见一致。”

“我并不知道同您意见一致，只是我认为这无关紧要。这是我要对您说的，亲爱的德马里翁先生，问题不在于您该不该讨论先生的建议。这种情况下，没有交易可言。在交易中，双方都要拿点东西出来，而我们，我们什么

也没有……而这位先生带来了一切。他向我们宣布：‘你们要三亿法郎的黄金吗？如果要，就请这样做。如果不要，就再见了。’就这样，是吗，德马里翁？”“是的，议长先生。”

“那好，您能离得了这位先生吗？您能不要先生的帮助找到藏黄金的地方吗？请注意，他做得很漂亮，因为他把您带到现场来了，并且差不多把地方告诉您了。还不够吗？您寻找几个星期，以至几个月，您能找得到这个秘密吗？”

德马里翁先生很直率，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不能，议长先生，”他明确地说，“我不再指望了。”“那么？……”他转向堂路易问，“那么您，先生，这是您最后一句话吗？”

“是我最后的话。”

“如果我拒绝……就再见了？”

“您说得很对，议长先生。”

“如果我们接受，就可以立即移交了？”

“对。”

“我们接受。”

这句后说得毫不含糊。前参议院院长还做了个小小的动作以加强他的话的肯定意义。

稍停了一会，他又说：

“我们接受。今天晚上通知大使。”

“您给我担保，议长先生？”

“我担保。”

“这样，我们达成协议。”

“我们达成协议。说吧。”

达成协议很迅速，从议长出场还不到五分钟。现在就只需要堂路易履行诺言了。不能再托辞了，不用再说空话了，只要事实，只要证明。

的确，这是庄严的时刻。四个人站在那里，仿佛是散步的人碰在一起闲谈似的。瓦伦莱用一条胳膊撑在堤岸上的矮墙上，面朝塞纳河，用手杖在沙滩上戳来戳去。帕特里斯和德马里翁都默不作声，毫无表情。

堂路易笑了：

“议长先生，您不要太相信，我会用一根魔棍变出金子来，或者向您指出这么贵重的金属藏在什么地方。我原来总以为‘金三角’以它神秘奇异的色彩把人引入歧途。现在据我看来，并非如此，它就是指黄金堆放的地方，这个地方或一个三角形。‘金三角’的含义是这样的：黄金按三角形的形状堆放，存放黄金的地方也是一个三角形状。事实就这么简单，您可能感到失望，议长先生！”

“我并没有失望，”瓦伦莱说，“只要您把我领到一千八百袋黄金面前。”

堂路易坚持说：

“我要求您说话兑现，议长先生。您是完全赞同的。”“我完全赞同，绝对的，彻底的，只要您把我带到黄金面前。”“您已经站在黄金面前了，议长先生。”

“怎么，我站在黄金面前了！……您说什么？”

“这就是我说的，议长先生。尽管您还没有摸到黄金，但没有谁比您更靠近它了。”

尽管瓦伦莱克制着自己，但仍不免流露出惊讶之色。“这总不是说我就站在黄金上吧，总得把路面或矮墙弄掉吧？……”

“还要除掉一些障碍，议长先生。不过您和黄金之间不存在障碍。”

“我和黄金之间不存在任何障碍？”

“不存在，议长先生，因为您只要做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可以碰到了。”

“一个小小的动作！”瓦伦莱机械地重复着堂路易的话。“我说的小动作，是不用费力气，几乎用不着动，您只要用拐杖在水坑里一戳……或者……”

“或者？”

“或者在一个沙堆里一戳。”

瓦伦莱无动于衷地静静地呆在那儿。他只微微地耸动了一下肩膀。他没有按人指导的去做，他不需要去做，他明白了。其他人都被奇迹和如此简单的事实惊呆了，就像他们猛然看见闪电一样。

寂静中，没有人提出异议，也没有任何怀疑的表示。堂路易继续轻声地说：

“如果您还有半点怀疑，我看您不会有了，您只要拿拐杖往下戳……噢！不要太深……最多五十公分就够了……您就会感到很硬，您就停下来。那就是黄金，一共是一千八百袋。“像您现在看见的，并没有堆起来。一公斤黄金相当——请原谅，这是技术细节，需要算一算——一公斤黄金相当三千一百法郎。那么，我大概算了一下，一袋黄金有五十公斤重，合十五万五千法郎，一袋黄金体积很小。

“这些袋子一袋一袋地堆放，大约五立方米，不会更大。如果把它堆成金字塔形，底座每边三米左右，由于金条中间有缝隙，实际上可能是三米五宽。至于高度同这座墙一样。整个上面盖一层沙子。就成了您看见的这个样子……”

堂路易停了一下又说：

“黄金藏在这里已有几个月了，议长先生……寻找它的人没有发现，而且也没有人偶然发现。想想看，仅仅是一堆沙子！人们在地窖里找，在洞穴、井底、阴沟里寻找。可就是这堆沙子！谁曾想过去刨开一个口子看看里面怎么样？狗停在它旁边，孩子们在上面玩耍、堆沙，流浪汉躺在上面睡觉。雨水浇软，太阳晒硬，白雪给它穿上银装，可都在表面，有谁能看见下面。底下是一个看不透的神秘世界，是一片探不到的黑暗。在世人看来，一个公共场所，沙堆里面是不会藏金子的。因此可以想象这个把三亿法郎的黄金埋在沙堆底下的人，是个多么狡猾的人，议长先生。”瓦伦莱听着堂路易的谈论，没有打断他。听到最后他摇了两三次头，然后说：

“的确是个狡猾的人，可是有比他更精明的人，先生。”“我不相信。”

“这个人猜到沙堆底下隐藏了三亿法郎的黄金。他是一位大师，人们都要向他鞠躬致敬。”

堂路易受到了赞扬，便鞠躬致意。瓦伦莱向他伸出了手：“我不知道怎样奖赏您为国家所做的贡献，先生。”“我并不要求奖赏。”堂路易说。“好，先生，我想您将受到比我地位更高的领导的亲自感谢。”“有这个必要吗，议长先生。”

“这是必不可少的。我承认，我想知道您是怎么揭开这个秘密的，因为我也很好奇。因此请您一小时后到部里去一趟。”“我很遗憾，议长先生，

再过一刻钟我就要走了。”“不，不行，您不能就这样走了！”瓦伦莱说得很清楚。“为什么呢？议长先生。”

“天哪！我们还不知道您的尊姓大名和您的身份。”“这并不重要。”

“和平时期可能是这样。可现在是战争时期。”“那么，议长先生，对我破个例。”“噢！噢！破例……”

“这就算对我的奖赏吧，您拒绝吗？”

“这是我唯一不得不拒绝的事，可是您并不要求。像您这样的好公民一定懂得应当服从需要。”

“我理解您说的需要，议长先生，可惜……”

“可惜什么？……”

“我没有服从的习惯。”

堂路易的语气有点傲气。而瓦伦莱没有注意到，他笑着说：“这是坏习惯，先生，要请您迁就一次。德马里翁先生会帮助您的。是吗，亲爱的德马里翁先生，您同这位先生商量一下。一小时后到部里来，嗯？我绝对相信您。否则……再见了，先生，我等着您。”

瓦伦莱先生非常客气地鞠了一躬。一边轻松地旋转着他的拐杖，一边在德马里翁先生的陪同下向汽车走去。

“好极了，”堂路易冷笑道，“多厉害的家伙！一转手他就收下了三亿法郎的黄金，签署了历史性的条约，还对亚森·罗平下达了逮捕令。”

“您说什么？”帕特里斯不解地问，“要逮捕您？”“至少要审查我的证件，诸如此类的事，很多很多麻烦。”“太可恶了！”

“这是法律，亲爱的上尉。我们只有听命。”

“可是……”

“上尉，请相信，这类麻烦决不会剥夺我为国效劳的一腔热情。在战争期间，我愿为法兰西做点事，我要充分利用在法国逗留的时间直接为它服务。事情已经完了。而且我还有另一笔报酬……四百万法郎。因为柯拉丽妈妈使我很钦佩，我相信她是不会要这笔钱的……这笔钱本来属于她。”

“我替她担保。”

“谢谢，请相信，我会很好地使用这笔赠款，除了国家的荣誉和最后的胜利，我决不会乱花一分钱。现在我还留点时间给您。德马里翁先生已经在集合他手下的人了。为了方便他们做事，避免议论纷纷，我们到沙滩前的护坡堤上去。那里抓我也方便。”他们走了下去，帕特里斯一边走一边说：

“您给我几分钟，我接受了，可是首先请您原谅……”“原谅什么呢，上尉？出卖我，把我关在小屋里？是您愿意的吗？您是为了保护柯拉丽妈妈。以为我会把发现的财宝据为己有？您会这样想吗？怎么可能想到亚森·罗平会要这三亿法郎的黄金呢？”

“那么，不是原谅，就是感谢。”

“感谢什么？感谢我救了您，救了柯拉丽妈妈的命？不要谢。对我来说救人是一种体育运动。”

帕特里斯握着堂路易的手，握得紧紧的。然后激动地说：“我就不谢了。不用说，您帮我摆脱了可怕的恶梦，告诉我不是那个恶魔的儿子，并揭露了他的真实身份。我也不用说，我很幸福，生活在我的面前展开了光辉的一页，柯拉丽可以自由自在地爱我了。不，不说了。但是我得向您承认，我的幸福还……怎么说呢？……还有点阴影……我有点害怕……我是没有什么怀疑的

了。但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很明白真相，我因此有些不安。所以请您说说……告诉我……我想知道……”

“真相已经大白了！”堂路易大声说，“真相是复杂的，又是简单的！您还不明白？请想想问题是怎么提出的。十六七年间，西蒙·迪奥多基斯待您像一个好朋友，忠实地为您作出牺牲，总之，像一位父亲一样。除了复仇，除了您和柯拉丽的幸福，别无要求。他要使你们两人结合。他搜集你们的照片，注视着你们的生活。他差不多把你们连在一起了。他把花园门的钥匙寄给您，准备让你们幽会。可是，突然之间，情况完全变了！他变成了你们凶狠的敌人，只想杀死你们，杀死您和柯拉丽！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是为什么呢？这是一件事情造成的。四月三日至四日晚上到次日白天，埃萨莱斯公馆发生了一场悲剧。在此之前，您是西蒙·迪奥多基斯的儿子。此后您就成了他的最大敌人。这使你睁开了眼睛，是吗？嗯，我就是从这儿发现端倪的。”

帕特里斯摇头不语。他当然知道，可是谜底还不很清楚。“您坐下来，”堂路易说，“坐在沙堆上，听我说，十分钟就够了。”他们坐在贝尔杜工场上。太阳开始落山了，塞纳河对岸隐隐约约看不大清了。堤岸旁驳船在轻轻地摇晃着。

堂路易说：

“那天晚上您在埃萨莱斯公馆的图书室的阳台上，目睹了这场悲剧，您看见两个人被那伙人捆住，埃萨莱斯和西蒙·迪奥多基斯。这两个人现在都死了。一个是您的父亲。我们来谈另一个人埃萨莱斯。这天晚上，他的情况很危急。他是为一个受到德国控制的东方国家搜罗法国的黄金的。他想把最后这几亿元的财富运走。‘美丽的赫莱娜’号得到火星雨信号，把船停泊在贝尔杜工场堤岸前。准备当天夜里把埋在沙堆里的黄金装上机动驳船。一切顺利，但是他的同伙突然得到西蒙的通知，也赶来了。“在讨价还价中，法克西上校死了。而埃萨莱斯知道，他的同伙们已了解到他偷运黄金的阴谋计划，法克西上校已告发到司法部门。他完了。怎么办？逃跑吗？战争期间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逃跑就意味着放弃黄金，放弃柯拉丽，决不能这样。于是，他想出一个办法，那就是自己消失，隐蔽起来。然而又必须仍呆在那里，留在战场上，守着黄金和柯拉丽。到了晚上，他就执行了这个计划。埃萨莱斯变成了另一个人，西蒙·迪奥多基斯。”帕特里斯静静地听着，仿佛每句话都使他在令人窒息的黑暗中看到光明。

“这个叫做西蒙的老头，”堂路易说，“也就是您的父亲，您不怀疑了，是吗？他的生命受到了威胁。以前的阿尔芒·贝尔瓦同柯拉丽的母亲都是埃萨莱斯的受害者。您的父亲阿尔芒·贝尔瓦触及到了目标。他向埃萨莱斯的敌人法克西上校及其同伙揭发了他，他成功地使您靠近了柯拉丽，他给您寄去小屋的钥匙。有几天，他可能还以为再过几天一切将如愿以偿。

“可是第二天早晨，当他醒来的时候，一定有某种征兆，这我无法知道，使他感到面临危险，毫无疑问他有预感，埃萨莱斯正在拟订他的计划。他也给自己提出问题：怎么办？……通知您，毫不犹豫地通知您。他马上给您打了电话。因为时间很紧迫。危险已经明朗化。埃萨莱斯在窥视，选择第二次机会来围捕他。他或者被追逐……也许是他躲在图书室里……他有机会给您打电话吗？您在不在呢？”

“管它的，无论如何不顾一切他要通知您。因此他拨通了电话，找到您了，他呼唤着您，听出了是您的声音。正好这时埃萨莱斯来推门，您的父亲

气喘吁吁地在电话里喊着：‘是您吗，帕特里斯？钥匙收到了吗？信呢？没有？这太可怕了！那么你不知道……’接着是一声惨叫，您听见电话那头不和谐的争吵声。嘴唇贴在话筒上，断断续续地说出一些话：‘帕特里斯，紫晶球……帕特里斯，我多想！……帕特里斯，柯拉丽……’后来就是大叫一声……声音渐渐微弱……最后没有声音了。这就是整个过程。您的父亲死了，被杀害了。他曾逃脱了小屋的死亡，但这回埃萨莱斯却对他的老情敌报了仇。”

堂路易停顿下来。他激动的语言使得这出悲剧栩栩如生。仿佛悲剧又在儿子的眼前重演了一遍。

帕特里斯大惊失色地说：

“我的父亲，我的父亲……”

“那是您的父亲，”堂路易肯定地说，“那时正好是早上七点十九分，正和您笔记中记载的一样。几分钟以后，您为了要知道和了解情况，您又打了电话，而这个给您回电话的人是埃萨莱斯，那时您父亲的尸体就在他脚旁。”

“啊！卑鄙的家伙。这具尸体我们没有找到，也无法找到……”

“埃萨莱斯把这具尸体化了妆，非常简单的化妆，脸已变了形。因此，上尉，整个事情就这样，死了的西蒙·迪奥多基斯复活了，而活着的埃萨莱斯死了，摇身一变成了西蒙·迪奥多基斯。”“对，”帕特里斯喃喃地说，“我清楚了……我明白了……”堂路易继续说：

“这两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我不知道。埃萨莱斯是否早已知道西蒙老头就是他的情敌，就是柯拉丽母亲的情人，就是从他手中逃脱了死亡的人呢？他是否知道西蒙就是您的父亲，也就是阿尔芒·贝尔瓦呢？许多问题都没法得到解答，但这并不重要。但是我想，这场新的悲剧决不是偶然的。我坚信，埃萨莱斯一定观察到他的身材和风度与他有相同之处，他早就蓄谋取代西蒙·迪奥多基斯，伺机消失。因此，这很简单。西蒙戴假发，没有胡须。而埃萨莱斯秃头，留胡子。他把胡子剃光，把西蒙老头的面孔弄得血肉模糊，把自己的须毛粘到他脸上，把自己的衣服给死者穿上，自己再穿上死者的衣服，戴上假发和黄眼镜，围上围巾，这样改头换面便成功了。”

帕特里斯想了想说：

“这是早上七点十九分发生的事，可是中午十二点二十三分发生的另一件事呢？”

“没发生另外的事情……”

“可是，这表指着十二点二十三分？”

“没有的事。那是为了逃脱搜查，特别是为了避免别人对假西蒙的怀疑。”

“什么怀疑？”

“怎么？怀疑他杀死了埃萨莱斯呀。如果早上发现了尸体，那是谁杀的？西蒙立即会受到怀疑。人家要审讯他，逮捕他。假西蒙会暴露，埃萨莱斯就会被识破……不，应当让西蒙有自由，让他随意活动。为此，他用了整个一上午整理犯罪现场，没让任何人进图书室。他三次去敲妻子的门，好让她确信埃萨莱斯上午还活着。“然后，当她出门的时候，他高声向西蒙吩咐，也就是吩咐他自己陪她到香榭丽舍野战医院。因此，埃萨莱斯夫人认为她丈夫还活着，陪同她的是西蒙老头，实际上，那边房子是空的，只留下西蒙老头

的尸体，而陪她的是她自己的丈夫。“后来如何呢？正像这强盗预料的那样，下午一点钟，司法部门接到法克西上校预先写好的揭发信，派人来到死人的地方。是谁的尸体？没有人怀疑。女佣们认出是他们的主人，而埃萨莱斯夫人赶到时，瞧见她丈夫躺在壁炉前，正是他昨晚受刑的地方。西蒙老头，也就是埃萨莱斯也出来确认了这一事实。您自己也走进了陷阱，上了当。”

帕特里斯摇头说：

“对，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是环环相套的。”“大家都受骗了，”堂路易说，“没有人看出来。不是还有一个证据吗，埃萨莱斯亲自写的信，放在他的书桌上，这信署的日期是四月四日中午，收信人是他的妻子，他不是说他要走了吗？此外，有些骗局明明是假的，可是他安排得非常巧妙，使它具有迷惑性。比如您父亲的内衣口袋里装着一本小相册，埃萨莱斯疏忽了，忘记换下这件内衣。好极了！人们发现了这本相册，便很快地接受了这个不真实的事情：埃萨莱斯身上珍藏着有他妻子和贝尔瓦上尉的照片的相册！”

“同时，在死者手中，即您父亲的手中，发现一个有你们两人小照的紫晶球，还有一张揉皱了的画着金三角的纸片。人们很快又接受了，埃萨莱斯从别人那里偷来的文物紫晶球，因为珍贵所以他至死也不放松。就这样，他排除了别人的怀疑，埃萨莱斯被人杀害了，人们亲眼看见了尸体，再也不关心这个问题了！于是假西蒙控制了局势。于是埃萨莱斯死了，西蒙却活着！”堂路易哈哈大笑。对他说来，冒险是很有趣的事，他像艺术家一样，享受着揭穿恶人的诡计和阴谋的乐趣。“不管怎样，”他继续说，“埃萨莱斯戴着不可识破的面具，干着他的勾当。那天他通过半开的天窗听见您和柯拉丽妈妈的谈话后，怒火中烧，趴在天窗上，对你们开了枪，但是没有击中，便溜走了。然后他在花园小门处演出了一场闹剧，嚷着抓凶手，并把钥匙抛到围墙外，造成假象，装成被敌人掐得半死躺在地上，假装敌人开枪，这场闹剧以他装疯结束。”

“他装疯的目的呢？”

“目的？让人家对他放心，不再盘问他，不再怀疑他。他疯了，可以不说，一个人行动。否则他一开口说话，埃萨莱斯夫人就会听出来，即使他学得很像，也会被发现。”

“他疯了以后，就成了一个对什么事都没有责任的人。他疯了，他的疯是一个既成事实。他很自由：他亲自把您领到他的老同伙那里去，让你们去抓他们，使你们最清楚地看到，这个疯子不关心自己的利益。这是个疯子，可怜的疯子，一个于人无害的疯子，任他去吧！”

“从此他不用与他的两个对手，柯拉丽妈妈和上尉您去正面相斗。这样他倒很方便了。我猜他手里有您父亲的日记本。每天他又能读到您的笔记。通过这个途径，他了解了坟墓的历史，而且知道四月十四日柯拉丽妈妈和您会去凭吊。而且是他施诡计促使你们去的，因为他早有准备。他把过去用于父亲和母亲的那套方法搬来对付儿子帕特里斯和女儿柯拉丽。他的这一手在开始的时候成功了，但到后来，由于我们可怜的亚邦——他的新对手，想到了要我去那里……”

“还有必要说下去吗？后来的事，您了解的同我一样，您也可以像我一样作出判断。这可耻的强盗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掐死了他的女伴儿，或者说情妇格雷戈瓦，即穆斯格拉南夫人，他把柯拉丽埋在了沙堆里，杀死了亚邦，把我封锁起来，至少他想把我封锁在小屋里，而把您埋在您父亲挖的坟墓里，

还干掉了看门人瓦什罗。现在，上尉，您认为我该阻止他自杀吗？这位狡猾的先生最后还想冒充您的父亲呢？”

“您是对的，”帕特里斯说，“您从始至终都是正确的。整个事情以及各个细节，我都弄明白了。不过还有一点，就是那个金三角，您是怎么发现的？是什么把您引向这些沙堆的呢？还有您怎么把柯拉丽从可怕的死亡中救出来的呢？”

“噢！”堂路易答道，“这个更简单了，我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现的。只几句话就能说清，您来看……先站远一点。德马里翁先生和他手下的人有点碍事了。”

警察已分散到贝尔杜工场的两个入口处。德马里翁先生在对他们训话。很清楚地听见他在谈论堂路易。这时堂路易走到了他的身边。

“我们到驳船上去，”堂路易说。“我有些重要证件留在那里了。”帕特里斯跟着他上了船。

在躺着格雷戈瓦尸体的船舱对面，是另一个船舱，通过同一道梯子进去。舱里有一把椅子，一张桌子。

“上尉，”堂路易说，并打开了抽屉，他拿出那封他藏在那里的信，“上尉，这封信请您转交……算了，我不说废话了。我没有时间来满足您的好奇心了。那些先生们就要来了，马上就该谈关于金三角的问题了。好，开始吧，不要耽搁时间了。”堂路易一边听着外面的声音，一边说：

“金三角！有些问题的解决纯属偶然，叫做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是事件本身引导我们去解决，我们无意识地去取舍，分析问题，观察这儿，排除那儿，突然间就发现了目标……今天早上埃萨莱斯把您关进坟墓之后，就来看我。他以为我被关在小屋里了，就打开了煤气表，然后走了，他去了贝尔杜工场的堤岸上。他在那里犹豫，他的这一犹豫，被我注意到了，这就是宝贵的线索。他肯定是想救柯拉丽妈妈。人来人往，他又走开了。知道这个地方以后，我就回来救了您，我找来埃萨莱斯公馆的伙计们，请他们照料您。

“接着我又回到这里，事态的发展使我不能不回来。我猜测黄金不在排水沟里，‘美丽的赫莱娜’号也没有起运，那么一定是在花园外面，在水沟外面，在这一带。我搜索了这艘驳船，不是为了寻找黄金，而是想搜寻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我承认，同时也是为了寻找交到格雷戈瓦手里的那四百万法郎。当我搜查不到我要的东西时，我就想起埃德加·博埃的故事：一封失窃的信……您记得吗；是一份外交文件被盗，人们都知道它被藏在一间房间里。于是人们搜查了这个房间的每个角落，把所有的地板都撬开了，也没有找到。杜邦先生来了，他立刻朝墙上挂着的书报走去，里边伸出来一张旧纸，这就是那份文件。

“我本能地运用了这个方法。我专拣人们想不到的地方，并不隐蔽的地方去找，因为那确实太容易发现了。因此，我就用这个方法在这张小桌子的四个卷宗里找到了这四百万法郎。于是我明白了。”

“您怎么明白了？”

“是的，我明白了埃萨莱斯的思想方法，他阅读的书籍，他的习惯，他藏东西的思路。而我们却到很远的地方，很隐蔽的地方去找。我们总是朝困难的地方碰，我们应当朝简单方便的地方想，朝地面看。我找到了两条小线索。我注意到，亚邦用过的绳梯上带着几粒沙子。我终于想起了，亚邦曾经

用粉笔在人行道画过一个三角形，而这个三角形只有两边，第三边就是围墙的底边。这个细节说明什么？为什么他没有画第三边？是不是意味着藏金地就在墙底下？于是我点燃一支烟，往驳船甲板上走，我一边朝我周围扫了一眼，一边想，“乖乖罗平，给你五分钟时间。”当我说到“乖乖罗平”的时候，我就按捺不住了。一支烟还没抽到四分之一，问题就解决了。”

“您知道了？……”

“我知道了。可能我所掌握的情况都起了作用吧？我不知道。肯定是同时起了作用。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心理活动，就像化学试验一样。正确的思路突然就起反应了，元素之间起了神秘的化合作用，这种作用是很强烈的。而且我有一个推理原则，在我特别兴奋的时候，我就不得不注定地会发现这个藏匿地：因为柯拉丽妈妈在那里。

“我相信，我如果有一步棋走错，稍一耽搁，她就完了。要知道，她在方圆不过十来米的地方。星星之火，使化合反应出现了。我笔直朝沙堆跑去。

“我马上发现了脚印，那上面的脚印更明显。我搜索着。当我开始碰到第一袋黄金时，您想想我是多么激动，可是我没有时间激动。我又清出了一些袋子。柯拉丽妈妈就在那儿，几乎全部被沙子埋住了，沙子一点点地压住她，使她窒息，眼睛里都是沙子。不必同您说得更多了，是吗？贝尔杜工场像平时一样没有人。我把她弄出来，叫了一辆车，先把她送到家里。然后我又忙着对付埃萨莱斯。到了看门人瓦什罗那里，了解了敌人的计划之后，又与热拉德大夫商量，最后我把您送到蒙莫朗西街的诊所去，同时吩咐人把柯拉丽也送到那里，让她暂时换个环境是必要的。喏，上尉，这一切都是在三小时内完成的。当热拉德大夫的汽车把我带到诊所的时候，埃萨莱斯也同时到了，他是来求医看病的。我是来抓他的。”

堂路易不说话了。

他们之间不必再多说了。一个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了另一个，另一个则明白是他帮的忙，而且还不用感谢。他也明白，永远也不会有机会感谢了。堂路易是不会面临绝境的。他经验丰富，能够像常人处理日常小事那样完成奇迹。

帕特里斯又一次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堂路易接受了这种默默无言所表示的崇敬说：

“如果有人同您谈起亚森·罗平，那么请您维护他的声誉，上尉，他是当之无愧的。”

他又笑着补充说：

“这很可笑，到了这个年纪，我就重视名誉了。魔鬼变成修士了。”

他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儿说：

“上尉，该分手了。请代我向柯拉丽妈妈致意。我可能不会再见到她了，柯拉丽妈妈也不会见到我了。这样可能倒好。再见，上尉。如果有需要我的时候，比如揭穿坏蛋，拯救好人，解决疑难，您可以随时求助于我。我会让您知道我的地址的。再说一次，再见了。”

“我们就此分手啦？”

“是的，我听见德里马翁先生来了，您去接他一下，请把他领到这儿来。”

帕特里斯犹豫不决，为什么堂路易要让他去接德里马翁先生呢？是请他去说情吗？

受这种想法的激励，他走了出去。

这时发生了一件帕特里斯永远也无法理解的事。事情发生很快，完全不可理解。就像意想不到的戏剧性变化，突然结束了这出扑朔迷离的长剧。

帕特里斯在甲板上遇上了德马里翁先生，德马里翁先生问：“您的朋友在吗？”

“在，我们先谈了几句……您不是想……”

“不用担心，我并没有恶意，而是友好。”

话说得很明白，上尉没有表示异议。德马里翁先生走过去，帕特里斯跟在后面，他们走下梯子。

“瞧，”帕特里斯说，“我没有关船舱的门。”他一推，门就开了。可是堂路易不在里边。

立即进行了调查，没人看见他出去，堤岸上的警察没看见，行人也没看见。

帕特里斯说：

“我相信如果花点时间把这艘驳船检查一遍，肯定会发现很多名堂。”

“您的朋友可能从窗户里跳出去游水逃走了？”德马里翁先生很生气地说。

“可能是的，”帕特里斯笑着说，“或者乘一艘潜艇走了。”“塞纳河里有潜艇吗？”

“为什么没有呢？我相信我的朋友有无穷的智慧和无坚不摧的意志。”

可是令德马里翁先生目瞪口呆的是，他看见桌子上有封信，是写给他的，这是堂路易·佩雷纳同帕特里斯开始谈话的时候放在那里的。

“他知道我会来这儿吗？他预料到我们会有一场会晤，我会要求他履行一些手续吗？”

信的内容如下：

先生：

请原谅我不辞而别，但请相信，我很清楚您到这里来的目的。的确，我的情况合乎手续，您有权要求我提出解释。有一天我会向您解释的，我担保。那时候您会明白，我是以我的方式为法兰西服务的，这种方式不能说不好的，我的国家将会感激我，我敢说，在战争期间我为它做了广泛的工作。我们见面的那一天，先生，我会要求您感谢我的。我很了解您的雄心大志，那时候，您会升任警察局长。您个人可能会为我的任职作努力，我认为我有这样的资格。从现在起，我将尽我所能。请接收……

德马里翁先生很久没说一句话，最后他说：

“一个奇人！只要他愿意，我们将委以重任，这是瓦伦莱先生委托我对他说的。”

“请相信，先生，”帕特里斯说：“他现在要完成的工作一定更重大。”

他又说：

“他的确称得上奇人！比您想象的还要奇特，还要有能力，还要与众不同。如果每个同盟国有这么三四个奇人，战争一定打不到半年。”

德马里翁喃喃地说：

“我愿意这样想……只是这些奇人一般都是独往独来，不受羁绊的，他们不愿接受任何约束，只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上尉，那个著名的冒险家几年前曾迫使威廉二世到监狱里把他释放……而他又在场的爱情之后，跳崖自杀了……”“谁？”

“您肯定知道……罗平……亚森·罗平……”

三十口棺材岛

序 幕

战争造成那么大的动乱，以致今天很少有人会记得几年前发生的轰动一时的戴日蒙事件。

那么让我们来回忆一下事件的始末吧：

一九二二年六月，对布列塔尼巨石建筑研究获得赞誉的安托万·戴日蒙先生带着他的女儿韦萝妮克在森林里散步，遭到四个人的突然袭击，他被人用木棍当头一棒击倒。

一阵短暂的搏斗之后，尽管他拼命抵抗，但是漂亮的韦萝妮克——她的朋友们这么称呼她——还是被拽走，塞进一辆汽车里，这场快速袭击的目击者看到汽车朝圣克卢方向开去。这是一次劫持事件。第二天人们就知道了真相。一个名声很坏却很有风度，自称有王家血统的波兰贵族青年阿历克西·沃尔斯基爱着韦萝妮克·戴日蒙，韦萝妮克也爱着他。可是这事却遭到韦萝妮克父亲的拒绝，阿历克西甚至多次受到他的侮辱，于是他便策划了这次劫持事件，不过韦萝妮克决非同谋。安托万·戴日蒙公开发誓要进行最无情的报复。安托万·戴日蒙性情粗暴、沉默寡言、自私吝啬，使他的女儿很不幸。他同意他们结婚，并在两个月后在尼斯举行了婚礼。可是第二年就传出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戴日蒙先生遵照自己要复仇的诺言，把他女儿和沃尔斯基婚后生的孩子劫持到维尔弗朗什，登上他新买的游艇。

海浪很大，船沉没在意大利海岸。驾驶游艇的四名水手被人救到一只小船上。据目击者说，戴日蒙先生和孩子在海浪中丧生。韦萝妮克得到他们的死讯，便进了加尔梅利特修道院。这就是当时的情况。现在这件最令人厌恶和离奇的事件又呈现在十四年后的今天。这件事是真的，尽管某些细节表面上初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战争使情况变得复杂，以致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正如下面将要说的——也带上了反常的、不合逻辑的、甚至神奇的色彩。只有真理的灿烂光芒才能还这些事件的真实和本来面目。

第一部 韦萝妮克

一 荒芜的小屋

五月的一天早上，一位穿着宽松的灰色衣服、脸上蒙着厚厚的面纱的妇人，乘车来到位于布列塔尼中心区风景秀丽的法乌埃村，面纱遮住了她的面庞，使人无法目睹她的美貌和风采。这位妇人在大旅店匆匆用完午餐。正午时分，她请老板照看她的行李，并打听了一些这个地方的情况，然后穿过村子走进田野。她面前很快就出现两条路，一条通往甘拜尔勒，一条通往甘拜尔。她选择了到甘拜尔的路。她下到一个小山谷，又爬上坡，看到右边一条林间小道的路口竖着一块指路牌：洛克利夫，三公里。“就是这儿。”她自语道。

可是，她向四周望了望，吃了一惊，她没有发现自己要寻找的东西。难道是她弄错了别人告诉的情况吗？

四周没有一个人，即使透过树林边的草地和起伏的山丘，一直到布列塔尼乡村的地平线，也看不见一个人影。离村不远处，春天嫩绿的草地上有一座小城堡，那灰墙上的所有护窗板全部关闭着。中午教堂的三声钟声在空中回荡。然后是一片沉寂的平静。于是她在斜坡的一块浅草地上坐下来，从口袋里拿出一封很厚的信，把它打开。

第一页信纸的上端印有事务所名号：

杜特莱伊事务所

咨询办公室

内容机密

保守秘密

接下来是收信人姓名、地址：

贝桑松 时装店 韦萝妮克夫人

她读道：

夫人：

我完成了一九一七年五月您交给我的双重任务，我是多么高兴。我从来不曾忘记，十四年前发生的那些使您伤心的惨痛事件时，我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尽我所能来帮助您的。的确由于我，才取得了有关您敬爱的父亲安托万·戴日蒙先生及您心爱的儿子弗朗索瓦之死的确证——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苦差。自然，今后还会有更多出色的表现。请不要忘记，也是由于我，应您的请求，并看到让您摆脱您丈夫的仇恨或者爱情是多么必要，便为您进加尔梅利特修道院进行了必要的交涉。又是我，在您隐居修道院后感到那种宗教生活违反您的个性时，又为您在远离您曾在那里度过童年生活和数周婚后生活的城市贝桑松谋到这份女帽商的低下工作。为了生活和不再怀念，您有兴趣，同时也需要工作。您应当做到，您已经做到了。

现在我们来谈正事，谈我们关心的双重任务。首先谈第一个问题，您那位证件证明有波兰血统，自称为王子的丈夫在战乱中的结局怎样呢？我简单说明一下。战争一开始，沃尔斯基先生就作为嫌疑犯被关进加邦特拉附近的一个集中营里。后来，他逃了出来到达瑞士，又回到法国，被指控为间谍和确认为德国人，再次被捕。本来不可避免地要判他死刑，但他又一次逃跑了，隐藏在枫丹白露森林里，最后不知被谁刺杀了。

夫人，我这样直截了当地谈，是因为我知道您是怎样蔑视这个无耻背叛您的人，也知道您已经从报纸上获知大部分事实，只是不能肯定其绝对可靠性。

不过，有证明材料，我已看过，不要再怀疑，阿历克西·沃尔斯基被埋在枫丹白露。

夫人，请允许我顺便向您指出，他死得很怪。您肯定记得，您对我说过有关沃尔斯基先生相信奇妙预测的事。沃尔斯基实在是个聪明人，却为虚伪和迷信所害，常常处在对他生命预测的幻觉和恐怖之中。这是几个通晓玄学的人做的预测：国王之子沃尔斯基，你将死于朋友手下，你的妻子将被钉在十字架上。夫人，我在写这句话的时候都笑了。被钉在十字架上！这种极刑已经过时了，所以我对您感到放心。然而您是否想到沃尔斯基先生挨的一刀却是与命运预测相一致呢？

我想的够多了。现在来谈谈……

韦萝妮克把信放在膝盖上。杜特莱伊先生自负的语气和随便开的玩笑挫伤了她细腻敏感的性格，而且阿历克西·沃尔斯基的惨状一直萦绕在她的心头。一想到这可恶的男人她就不安地战栗。她控制住自己，继续往下读：

现在来谈我的另一个任务，夫人，这项任务对您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其他的都已成为过去。

让我们来弄清情况。三个星期以前，一个偶然的机，您中止了您那单调的生活，于一个星期四的晚上，带着您的女职工去看电影。一个不可思议的细节使您感到吃惊：正片名为《布列塔尼传说》，影片在表现朝圣的场面时，镜头掠过一条公路，对着一间废弃的小茅屋。这间小屋在影片中毫无意义，很显然它是被无意中摄入的。但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件吸引了您的注意。在涂着柏油的旧门板上，有三个手写的字母：V.d'H.，而这三个字母完全是您以前做姑娘时以及在亲友中写信时用的签名，但这十四年来您从未用过！韦萝妮克·戴日蒙！绝对没错。两个大写字母中间用小写字母d和省音符号'分开，甚至连H字母的最后一笔从三个字母下面画过来的花缀也同您以前的手笔一模一样！

夫人，这种惊人的巧合使您惊慌失措，于是您决定求助于我。我的帮助您从前已得到过，您已知道这种帮助是有效的。按照您的预计，我已完成了这项工作。

那么，我就还是按我的习惯，长话短说。

夫人，请在巴黎乘晚上的快车，第二天早晨到达甘拜尔勒，从那儿再乘汽车到法乌埃。如果您有时间，不妨在午餐前或午餐后去参观一下坐落在风景奇特的景区圣巴尔伯教堂，它正是电影《布列塔尼传说》的题材。然后步行到甘拜尔勒公路。在上完第一道坡之后，在通往洛克利夫的小道前面一点的地方，有一个树木环绕的半圆形地带，写有您名字的废弃的小屋就在这里。小屋毫无特色，里面空无一物，连地板也没有，只有一块朽木板做凳子。屋顶只剩下一个虫蛀的木框，还漏雨。毫无疑问，它被摄入电影镜头纯属偶然。最后，我再补充一点，电影《布列塔尼传说》是去年九月拍摄的，这意味着门上的字至少已经写了八个月了。好，就这些，夫人，我的双重任务已经完成。由于我的谨慎，没有向您披露我是如何努力，通过怎样巧妙的方式，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否则您会觉得我向您仅仅索要五百法郎的咨询费是可笑的。

顺致……

韦萝妮克把信叠好，好大一会儿都沉浸在信里述说的情况之中，这封信使她感到同她婚后那段可怕的日子一样地痛苦。尤其有一个念头与她为了逃避现实而隐居修道院的念头一样苦苦地缠绕着她。这就是她认定自己的一切不幸，父亲的死，儿子的死，都是因为爱上沃尔斯基的错误造成的。虽然她曾经拒绝过这个人的爱情，但为了使戴日蒙先生免遭沃尔斯基的报复，她还是迫不得已地决定同他结婚。无论如何她爱过他，开初，她在他的目光注视下会脸色发白。而对此，现在在她看来是不可饶恕的怯懦，她一直感到悔恨，

时间流逝也没有冲淡它。

“好啦，”她自言自语地说，“想得太多了，我不是到这儿来哭的。”

离开隐居地贝桑松是为了了解情况的需要，这又使她打起精神来，她站起身来决心采取行动。

“在通往洛克利夫的小道前面一点的地方，有一个树木环绕的半圆形地带……”

杜特莱伊先生信中这么写的。那么她是走过了。她赶紧往回走，很快她就发现右边一片树丛遮住了那间小屋，走近以后才看见它。

它不过是牧羊人或养路工的一种歇息的地方，它在恶劣天气的摧残下，变得破烂不堪。韦萝妮克走过去，看到门上的字经过日晒雨淋，已远没有电影里清晰了。但三个字母和那个花缀依然辨认得出来，同时她还发现下边有个箭头标记和一个数字9号，这是杜特莱伊先生根本没有提到的。

她越来越激动。尽管人们无法模仿她的签名方式，可那确实是她少女时代的签名。然而是谁把她的签名这样写在布列塔尼的这间她才头一次来的废弃小屋呢？

韦萝妮克在这个世界上再也不认识任何人了。随着那一连串事件的发生，她整个少女时代也随着她所爱和所熟悉的人的死亡而完结。那么除了她自己 and 那些已经死去的人，怎么还会有人记得她的签名呢？特别是为什么把她的名字写在这里？写在这么一个地方？这又是什么意思？

韦萝妮克围着小屋转了一圈，没有看到任何别的记号，四周的树上也没有什么标记。她记得杜特莱伊曾经打开门看过，里面什么也没有。不过她还是想要亲自确证一下，他有没有弄错。门仅仅用一根木闩闩着，上面有一个螺钉，可以转动。她拉开门闩，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她不知道，打开面前的这扇门，对她来说需要的不是体力，而是精神的和意志的力量。对于她来说，仿佛一个小的举动就将使她进入一个她无时不在担心的现实和多难的世界。

“怎么办？”她对自己说，“有什么能阻止我？”她猛地拉开门。

她发出一声恐怖的叫喊。小屋里有了一具男人的尸体。与此同时，就在她瞥见尸体的一刹那，她就看到那是非正常死亡，因为死者缺了一只手。

这是一位老人，灰白胡须成扇形散开，长长的白发拖在脑后。黑色的嘴唇和肿胀的皮肤的颜色使韦萝妮克想到死者是被毒死的，因为身体表面上没有任何致命伤口，只有胳膊上有个伤痕，很明显是刀砍的，而且已经好几天了。他身上穿的是布列塔尼农民服装，干净但很旧。尸体是坐在地上的，头靠着木凳，腿是蜷着的。

这些情况都是韦萝妮克处于麻木状态下观察到并在后来回忆起来的，因为当时她呆呆地站在那里，浑身发抖，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尸体，口中不停地

说：“一具尸体……一具尸体……”

她突然想到可能自己弄错了，这个男人并没有死。可是当她摸了摸他的额头，接触到他冰冷的皮肤时，他竟然扭动了一下。这个动作倒使她从麻木中醒过来。她决定行动，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她要返回法乌埃去报警。首先她得查看尸体，看看他身上有没有能证明身份的标志。

口袋里空空如也。外衣和衬衫都没有什么标记。然而在她摆弄尸体进行研究的时候，死者的头耷拉下来，并牵动上身压到腿上，这样就露出了凳子。

她看见凳子底下有一卷纸，是一张很薄的绘画纸，被弄得皱皱巴巴，几

乎被搓烂了。

她拾起纸卷，把它摊开。但纸卷还没有完全展平，她的手就颤抖起来，并且喃喃自语地说：

“啊！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

她竭力保持必要的镇静，用眼睛盯着以便能看得清楚，并使头脑清醒过来。

她的镇静顶多只维持了几秒钟。在这一短暂的时间内，她透过似乎越来越浓的迷雾看到了一幅红色的画面，画着四个女人被钉死在四棵树干做的十字架上。

这幅画的前部中心位置画着第一个女人，戴着修女头巾，躯体僵硬，面部带着难以忍受的痛苦引起的那种表情，但是这张脸还是认得出来，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女人，就是她！毫无疑问，就是她，就是她自己，韦萝妮克·戴日蒙！

她全身一阵哆嗦，站了起来，硬撑着跌跌撞撞地走出屋外，摔倒在地，晕了过去。

韦萝妮克身体很好，她身材高大，体格强壮，体型匀称优美，各种折磨都没能损坏她那健全的精神，健康和优良的体魄。只有今天这样特殊的意想不到的情况，加上坐两晚火车后的疲乏，才使她这样神经紧张失去控制力。

这种状态也不过是两三分钟的事，很快她就恢复了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意志。

她站起身来，又回到小屋里，抓起那张纸，当然心里还是有种不可名状的不安，不过这回她的眼睛看得见，头脑也清醒，她聚精会神地看着。

开始是一些看来毫无意义，至少她还不懂的细节。左边是一窄条十五行的字，不成文，而是一些不成形的字母，一些竖的笔划往往拉得很长，显然是为填补空白而画上去的。然而有几个地方的几个字认得出来。

韦萝妮克读道：“四个女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稍微离开一点的地方写着：“三十口棺材……”最后一行字是这样写的：天主宝石赐生或赐死。

整个这行字用两条规则的线条框起来，一条是用黑墨水划的，另一条是用红墨水划的。上边仍然是用红墨水画的两把交叉的用树枝条捆扎的镰刀，下边是一口棺材的轮廓。

右边部分是最主要的部分，画满了用红笔画的画，并加有一行行的说明，看起来像一页书，或者说更像一页书的复制品——有点像那种不懂绘画规则而用原始方法画的古画的大书复制品。这就是画着四个女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画。

其中三个女人在画面上显得很远，而且一个比一个小，身上穿着布列塔尼服装，头上戴的头巾也是布列塔尼式的，头巾的打法很特别，是当地的风俗，特别是有一个大黑结，两个结翘张开，就像阿尔萨斯的领结。画面中心画的是令人恐怖的东西，韦萝妮克惊吓的目光一动不动地盯着它。那是一个大十字架，一棵树干，下边的枝条被砍掉，树干的左右两边是女人的两只胳膊。手和脚并没有钉钉子，而是用绳子一圈圈地绑住，从肩膀一直绑到两条并拢的大腿。受害者穿的不是布列塔尼服装，而是裹的一块直拖到地的裹尸布，使得她那因受折磨而瘦削的躯体显得更加细长了。

脸上的表情很凄惨，是一种顺从的、痛苦的和有点忧伤的表情。这肯定是韦萝妮克的面庞，尤其像她二十来岁时的面容。韦萝妮克记得在那些忧伤

的日子里，她从镜子里看到那双失望的眼睛流着泪的样子。

同她一样浓密的鬈发，弯弯曲曲拖到腰间。

那上面的签名是：V.d' H.

韦萝妮克站在那里想了好久，她回想过去，极力想在迷惑中找到眼前的现实与年轻时代的联系。然而一点线索都没有。她读到的这些字和看到的画对她都不起作用，都不能提供任何解释。她又把那页纸审视了几遍，然后，一边思考，一边慢慢地把纸撕得粉碎，让纸片随风吹走。当最后一块纸片飞走的时候，她已拿定主意。她推开尸体，关上门，急忙朝村子走去，以便此事尽快有个法律结论。

可是，一小时后，当她带着法乌埃村村长，乡村警察以及一群好奇者回到那里时，小屋空空的，尸体不见了。所有这一切实在太奇怪了，韦萝妮克很清楚，她思想混乱，对人们向她提出的问题，对她目击的真实性，对她此举的动机以及她的神智等等的猜测、怀疑，她是无法作出答复的，于是她索性放弃辩白的努力。旅店老板娘也在场，她向她打听了沿路哪个村庄最近，是否可以到达火车站以便乘车到巴黎。她记住了两个地名：斯卡埃和罗斯波尔登。她雇了一辆车，让车夫替她取了行李再去追她，于是她就出发了。她以她的落落大方、善良美丽消除了人们的敌意。

可以说她是漫无目的地走着。路很长，走了一程又一程。她只想赶快摆脱这些不可思议的事件，回到宁静和忘却中去。她大步大步地走着，竟然没想到这种劳乏毫无用处，因为一辆车正在追赶她。

她上坡又下坡，什么也不想，不想去为那么多谜寻找答案。过去的生活情景又浮现在眼前，从她被沃尔斯基劫持到父亲、儿子的死……她对过去的这些事极为恐惧。

她只愿想她在贝桑松她为自己安排的狭小的生活天地。那里没有忧伤，没有幻想，也没有回忆；她相信，在她那间自己选择的简陋房子里，做那些日常琐事，会忘掉那座废弃的小屋、断臂的男尸以及那幅有着神秘签名的令人恐怖的画。可是，快到斯卡埃镇的地方，就在她听到身后的马铃声时，她看见通往罗斯波尔登的岔路口上，有一座倒塌了一半的房子还剩一堵墙。

这堵墙上有白粉笔画的一个箭头和一个号码 10，还有那个该死的签名：V.d' H.。

二 大西洋岸边

韦萝妮克的精神状态此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同她刚刚决心要逃避灾难的威胁——她以为是来自不幸的过去——一样，她又下决心要沿着面前这条可怕的道路走到底。

这一改变犹如她在黑暗中突然见到一线光明。她猛然醒悟到问题十分简单，那个箭头指明方向，那个号码 10 是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一系列过程中的第十个。

这会不会是某个人为了指点另一个人的信号呢？这倒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是一个能引导韦萝妮克去揭开谜底的办法：她少女时代的签名是怎样奇迹般地出现在错综复杂的悲剧性的情境之中的？

从法乌埃来的车追上了她，她上了车并告诉车夫朝罗斯波尔登方向走。

她到那里的时候，已是晚饭时分。她的估计没有错，她有两次在交叉路口看见了自己的签名和两个数字 11 和 12。韦萝妮克在罗斯波尔登过夜，第二天又开始了她的搜寻。她在一座公墓的墙上发现的 12 号，把她引上孔卡尔诺方向的路，但并没有看到什么签名。

她想可能是自己走错了路，又转回来，花了一天时间，徒劳无益。

次日找到的已经很模糊的 13，把她引向福埃斯南方向。后来她又离开了这个方向，按照标志沿着乡间小路走，于是她又一次迷了路。

最后，在离开法乌埃四天后，来到大西洋岸边的贝梅伊大海滩。她在一个村子里过了两夜，她格外谨慎地提出的一些问题，没有得到任何一点答案。最后一天早晨，她漫步在沙滩里露出水面的岩石堆中和长着树和灌木的低矮的悬崖上，发现在两棵光秃秃的橡树之间，有一个用泥巴和树枝筑成的庇护所，大概是供海关人员栖身的。一块小的糙石巨柱挡在门口。这块糙石巨柱上，有一个签名，并紧挨着一个号码 17。

没有箭头。下面只有一个句号。就这些。

庇护所内有三个打碎的瓶子和一些空罐头盒。

“这就是目标所在，”韦萝妮克心里想，“有人在这里吃过饭，食品可能是事先放在这里的。”

这时候，她发觉离她不远处，一个圆弧形的小海湾，像只贝壳蜷缩在附近的岩石中间，那里飘动着一只小艇，是一只以油为燃料的小艇，她瞧见了它的发动机。

她听见从村子方向传来的说话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说话声。

从她站的地方，首先只看到那个年纪很大的男人，他两手抱着半打装满食品的口袋，有面条、干菜，他把东西放在地上说：“那么，您一路上还好吧，奥诺丽娜太太？”

“很好。”

“那您都到哪里去了？”

“当然是到巴黎……走了一个星期……给主人买东西……”“您高兴回来吗？”

“当然高兴。”

“您瞧瞧，奥诺丽娜太太，您的船还在原来的地方，我每天都来看看。今天早晨我才把帆卸下。它一直走得很快吗？”“快极了。”

“您是个值得骄傲的舵手。嗯，奥诺丽娜太太，谁知道您会干这一行？”

“这是由于战争。我们岛上的所有年轻人都走了，其他的人也都下海捕鱼去了。再说，同从前一样，每两周就有一次船上服务工作。因此我就干起了这个差事。”

“那么油料呢？……”

“我们储备有，这点不用担心。”

“那好，我就走了，奥诺丽娜太太。要我帮您装船吗？”“不用了，您忙去吧。”

“那么，我这就走，”那人又重复说，“下次，奥诺丽娜太太，我预先把包裹准备好。”

他走了，走不远又喊道：

“无论如何，您得当心您那个该死的岛周围的那些暗礁。这个岛的名声真不好！要不，人家不会无缘无故地管它叫三十口棺材岛。祝您好运，奥诺丽娜太太。”

他消失在一块岩石后面的拐弯处。

韦萝妮克打了一个哆嗦。三十口棺材！这些字她曾在那幅恐怖的画上看到过。

她探身看了看。那女人朝小艇走了几步，把自己带来的食品放到船上，然后又返回来。

韦萝妮克这时看见了她的正面。她穿的布列塔尼服装，头巾上面是两个黑丝绒的结翅。

“啊！”韦萝妮克结结巴巴地说，“……画上的头巾……钉在十字架上的三个女人的头巾！……”

这位布列塔尼妇女年约四十，一张瘦削的脸，颧骨突出，由于风吹日晒而显得黝黑，但是精神饱满，两只黑亮的大眼睛透着机灵和温和。一条粗的金项链挂在胸前，一件丝绒上衣紧裹着她的上身。

她一边把她的包裹装船，一边小声哼着歌，装船的时候，她还得跪在泊船的那块大石头上。装完船，她看了看天空，天上飘着乌云。但她并不显得担心，她解开缆绳，继续唱着她的歌，声音比刚才大，韦萝妮克听清了歌词。这是一首慢节奏的单调的摇篮曲，她唱歌的时候带着微笑，露着一口漂亮洁白的牙齿。

妈妈摇着孩子说：

别哭了，宝贝，

你哭的时候，

慈悲的圣母也会哭。

你要是唱和笑，

圣母也会笑。

合十吧，祈祷，

慈悲的圣母马利亚……

没等她唱完，韦萝妮克已经站到她跟前，苍白的面孔抽搐着。她愣住了，问道：

“出了什么事啦？”

韦萝妮克声音颤抖地说：

“这首歌是谁教给您的？……您是从哪儿学来的？……这是我母亲唱过的……是她家乡的，萨瓦地区的歌……她死后……我再也不曾听人唱过……”

因此……我要……我想……”她没有说话，这位布列塔尼妇女惊奇地一声不响地注视着她，似乎她正好也想马上回问她。

韦萝妮克又说了一遍：

“是谁教给您的？……”

“那边的一个人教的，”被称为奥诺丽娜太太的女人终于答话了。

“是那边？”

“是的，是我们岛上的一个人。”

韦萝妮克怀着一种惧怕的心理答道：

“是那个三十口棺材岛吗？”

“这是别人取的名字。它叫萨莱克岛。”

两人互相对视着，怀着一种疑惑和想交谈了解的愿望，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然而两人都感到对方不是坏人。还是韦萝妮克先开口：

“请原谅，不过，您看，有些事情真是令人困惑不解……”布列塔尼妇女表示赞同地点点头。韦萝妮克接着说：“如此令人困惑，如此令人不安……那么，您知道我为什么到这个海滩来吗？我有必要告诉您，可能唯有您才能给我提供解释……情况是这样……是一次偶然的事件——很小的偶然事件，而一切事情又都是由它而起——使我第一次来到了布列塔尼，并让我看见了那座荒芜的破屋子的门上写着我少女时代的签名。而这种签名我已有十四五年不用了。当我沿路走下去时，我又发现好几处地方有这种签名以及每次不同的号码。我就这样来到贝梅伊海滩上的这个地方，这里是有人预定的里程的终点……那么究竟是谁呢？我不知道。”

“您的签名？在这个地方？”奥诺丽娜急切地说，“是在哪儿？”“就在我们上头的这块石头上，在庇护所的门口。”“我在这里没看见过。是些什么字？”

“V.d’H。”

布列塔尼妇女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但她瘦削的脸上依然流露出异常激动的表情，她轻声地说：

“韦萝妮克……韦萝妮克·戴日蒙。”

“啊！”年轻女人喊道，“您知道我的名字！……您知道！……”

奥诺丽娜握住她的两手，粗糙的脸上显出了笑容。两眼流着热泪，不停地

地说：“韦萝妮克小姐……韦萝妮克太太，原来是您，韦萝妮克？……啊！我的上帝！这可能吗？圣母马利亚保佑您！”韦萝妮克惊讶不已，反复地说：

“您知道我的名字……您知道我是谁……那么请您给我揭开这个谜底好吗？”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奥诺丽娜回答道：

“我什么都无法解释……我也一点都不明白……不过我们可以一起来研究……那么，是布列塔尼的哪个村呢？”“法乌埃。”

“法乌埃……我知道。那座荒芜的小屋在哪儿呢？……”“离那个村庄两公里。”

“您打开门了？……”

“是的。这是最吓人的事。屋里有……”

“您说……有什么？”

“先是看见一具男尸，是一个胡须灰白，留着长长的白发，穿着当地人

服装的老人……啊！这个死人，我永远忘不掉……他肯定是被害死的……毒死的……我不懂……”

奥诺丽娜听得很起劲，但是这桩罪案对她没有什么启发，她只简单地问了一句：

“那是谁干的呢？进行调查了吗？”

“当我领着村里的人回到那里的时候，尸体不见了。”“不见了？那又是谁把他弄走的呢？”

“我一无所知。”

“您对此一无所知？”

“一无所知。不过，第一次的时候，我在那个小屋子里发现一幅画……这幅画我虽然撕掉了，可它像梦魇一样仍然留在记忆里，时常涌现出来……驱赶不走……您听我说……那是一张纸，很明显是一张旧画的复制品，上面画着，哎！好吓人的……恐怖的……四个女人钉在十字架上！其中的一个就是我，还写着我的名字……而其他三个都戴着您这样的头巾……”

奥诺丽娜使劲抓住她的手说：

“您说什么，四个女人钉在十字架上？”

“是的，还有三十口棺材，因而与你们岛有关。”

布列塔尼妇女用手捂着她的嘴。

“闭嘴！闭嘴！啊呀！不要说这些事。不，不，不应该说……您看，那是地狱的事……谈论它就是亵渎……不要说了……以后再说……也许换个年头可以……以后……以后……”她吓得浑身颤抖，仿佛被席卷大地和摧残树木的狂风吹打着一般。突然，她双膝跪在岩石上，祈祷很长时间，弯着腰，头埋在手中。她是那样地虔诚，使得韦萝妮克不敢再问她什么了。她终于站了起来，停了一会，又说：

“是的，这一切是很可怕。然而，我不认为我们的职责因而会有所改变，甚至可以动摇。”

她很郑重地对年轻女人说：

“您应当同我到那里去。”

“到那里，你们的岛上？”韦萝妮克问道，显出有些勉强的神情。奥诺丽娜又抓住她的手，用刚才那样庄重的声音，在韦萝妮克看来还带有神秘色彩和难以言说的语气，继续说：“您就叫韦萝妮克·戴日蒙？”

“是的。”

“您父亲叫……？”

“叫安托万·戴日蒙。”

“您跟一个叫沃尔斯基的所谓波兰人结婚？”

“对，阿历克西·沃尔斯基。”

“您是在一次劫持事件和与您父亲断绝关系后嫁给他的？”“是的。”

“您同他生了一个孩子？”

“是的，一个儿子，叫弗朗索瓦。”

“可以这样说，您并不认识您的儿子，您父亲从您手中把他夺走了。是吗？”

“是的。”

“于是两个人，您的父亲和您的儿子，在一次沉船灾难中失踪了？”

“是的，他们都死了。”

“您知道什么呢？”

韦萝妮克不认为这个问题有什么特别的，便答道：“我请人做了调查，法庭也进行了调查，两个调查出于不容置疑的同一个证人，四个水手中的一个。”

“谁能肯定他们没有说谎呢？”

“他们为什么会说谎呢？”韦萝妮克吃惊地问道。“他们的证人可能被收买了……事先被授意了……”“那是谁？”

“是您的父亲。”

“这是什么怪论！怎么会！我的父亲已经死了。”“我再对您说一遍：您懂什么？”

这回韦萝妮克惊呆了。

“您这是什么意思？”她轻声地说。

“稍等一下。您知道四个水手的名字吗？”

“我原来知道，但现在记不得了。”

“您记得是布列塔尼人的名字吗？”

“确实如此。可我不明白……”

“您从未到过布列塔尼，您父亲因为写书倒是常来这里。甚至您母亲在世时就到这里来逗留过。因此，他与当地人保持着联系。我们假定，他早就认识这四个水手；这四个人忠于他，或者被他收买，他专门雇了他们来制造这起事件……他们先把您的父亲和您的儿子载到意大利的某个小港口，然后这四个水性很好的水手，在众目所视之下，在岸边弄翻了他们的小艇。假定……”“可这些人还活着！”韦萝妮克越来越激动地喊道，“我们可以去问问他们！”

“有两个已经寿终正寝好几年。第三位叫马格诺克的人是一个老头，您在萨莱克可以找到他。至于第四位，就是刚才您可能看见的那个。他在这一事件中得到了钱，在贝梅伊买下了一家食杂店。”

“啊！就这个人，我们可以马上找他谈谈，”韦萝妮克激动地说，“走，找他去。”

“为什么要找他呢？我知道的比他多。”

“您知道……您知道……”

“您不知道的，我全知道。我可以回答您的所有问题。问吧。”可是，韦萝妮克不敢问她那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已在她下意识里萌发出来。她害怕那种不会一点也不可能的真实，她已经隐隐约约、模模糊糊地看到了；她悲伤地支支吾吾地说道：“我不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父亲要这样做，为什么他要让人以为他和我那可怜的儿子已经死了？”

“您的父亲曾发誓要报复……”

“是对沃尔斯基，还是对我？……对他的女儿？……这样的报复！……”

“您爱您的丈夫。受他控制后，您不但没有逃出来，反而同意嫁给他。这等于是公开地侮辱了您父亲……您了解您的父亲，他性情暴躁，爱记仇……他天生有点……按他自己的说法，有点精神失常。”

“后来呢？……”

“后来嘛！……后来嘛……随着岁月的流逝，由于对孩子的爱，他开始悔悟了……他到处寻找您……我也为此跑了些路！首先到了查尔特勒的加尔梅利特修道院，可您早就离开了那儿……您到底在哪里？到哪儿找您呢？”

“在报纸登一条启事……”

“登过一条，由于那起事件，措辞十分谨慎。有人回了信，约定相见。您知道是谁来赴约的吗？是沃尔斯基。这个沃尔斯基也在找您，他一直爱着您，同时又恨您。您父亲害怕了，不敢公开行动。”

韦萝妮克一言不发，无力地瘫坐在石头上，低着头。她咕咕哝哝地说：

“您谈到我父亲，好像现在他还活着……”

“他还活着。”

“您经常都看见他……”

“每天都看见。”

“可是还有，”韦萝妮克压低声音说，“还有，您只字不提我的儿子……我担心……他是不是没能活下来？……也许当时就死了？……因此您就不谈他？”

她极力把头抬起来。奥诺丽娜笑了。

“啊！我恳求您，”韦萝妮克央求着，“告诉我实情……这是一种不应该再有希望的恐怖……我乞求您了……”

奥诺丽娜一把搂住她的脖子说：

“可是，可怜的夫人，如果我漂亮的弗朗索瓦死了，我会同您说这些吗？”

“他活着？他还活着？”年轻女人欣喜若狂地喊着。“当然啰！而且他身体健壮！啊！这是个结实的小伙子，像铁墩子！我有权利为他感到自豪，因为是我一手把他带大的，您的弗朗索瓦。”

她感到韦萝妮克感情很压抑，有点失去控制，既痛苦又高兴，因此对她说：

“哭吧，好太太，哭一哭，会好受些。现在流泪比过去流泪好，您说对不对？哭吧，让过去的苦难烟消云散。我呢，我要回村子去。您还有行李在旅店吧？他们认识我。我去把它取来就走。”半小时后，布列塔尼妇女返回来，看见韦萝妮克还站在那儿并示意叫她快点，还大声喊道：

“快点！……我的上帝，您这么慢！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了。”但是奥诺丽娜并没有快一点，也没有答话，粗糙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喂，我们走吗？”韦萝妮克走近她说，“是不是晚了？该不是有了什么问题？怎么啦？您好像变了一个人……”“不是……不是……”

“那么，我们快走吧。”

奥诺丽娜在韦萝妮克帮助下，把行李和食品袋放到船上，然而她突然站在韦萝妮克面前说道：

“那么，您能肯定那幅画上画的钉在十字架上的女人就是您吗？”

“绝对是的……何况那头上还有我名字的缩写字母……”“真奇怪，”布列塔尼妇女念叨着，而且显得很不安。“为什么？……可能是一个认识我的人……开玩笑……也许是这个偶然的幻想、巧合，使人想起过去的事情。”

“哎！让我担心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

“未来？”

“您还记得那个预言吗？……”

“我不知道。”

“是的，是的。这个预言就是针对沃尔斯基和您的……”“啊！您知道了？”

“我知道。一想起那幅画和想起一些您不知道的更为可怕的许多事情，我心里就特别难受。”

韦萝妮克笑出了声：

“怎么！您就是为这个犹豫不决？……就只为这件事情吗？”“别笑！人们看见地狱之火是不会笑的。”

布列塔尼妇女说这些话的时候闭着眼睛，划着十字。接着她又说道：

“显然……您是在笑我……您认为我是一个乡村妇女，迷信，信鬼，信鬼火。这点我不完全否认。可是，这事儿……这事儿……对有些真事，您缺乏判断力！您可以同马格诺克谈谈，如果您能得到他的信任的话。”

“马格诺克？”

“就是四个水手之一。他是您儿子的老朋友。他也抚养了您儿子。马格诺克知道的比所有的学者，比您的父亲还要清楚。但是……”

“但是……”

“但是马格诺克要拿命运作赌注，要深入到人们无权过问的领域中去。”

“他干了什么？”

“他想亲自，您听着（是他亲口对我说的），到黑暗中探个究竟。”

“好嘛！”韦萝妮克很激动，不由得说了一声。

“好嘛！他的手被火烧伤了。留下一个可怕的伤疤，他给我看，我亲眼看见了。有点像癌症的创口一样……是那么的痛苦……他只好用左手拿起斧头，把自己的右手砍掉了……”韦萝妮克惊呆了。她想起了法乌埃的尸体，喃喃地说：“是右手？您肯定马格诺克被砍断的是右手吗？”“十天前，我出发的头一天，一斧头砍断的……我帮他护理的……您为什么问我这个？”

“因为，”韦萝妮克声音都变了，“因为我在那座荒芜的小屋里看见的，后来又失踪了的老人尸体的右手是新砍掉的。”奥诺丽娜吓了一跳，而且表现出一种惊慌和不安的神情，与她平时的那种镇静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她一字一顿地说道：“您肯定吗？是的，是的，就是那样子……是他……是马格诺克……一头长长的白发的老人？是吗？还有向两边张开的大胡子？啊！多可怕！”

她克制着自己，向四周望了望，她怕自己说话的声音太大。她又划了个十字，然后慢慢地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他是将要死去的人中的第一个……他曾同我说过……马格诺克老头有着一双能知过去和未来的眼睛。别人看不到的，他看得到。‘第一个受难者将是我，奥诺丽娜太太。在仆人失踪几天后，就将轮到他的主人了……’”

“他的主人，是？……”韦萝妮克轻轻地问。

奥诺丽娜猛地挺直身子，握紧拳头：

“我要保护他，保护那个人，”她宣称，“我要拯救他，您父亲不会成为第二个受害者。不，不，我要及时赶到，让我走吧。”“我们一块儿走，”韦萝妮克坚定地说。

“我请求您，”奥诺丽娜恳求她，“不要固执，让我去办事。今天晚上，甚至晚饭前，我就会把您父亲和儿子带给您……”“那又是为什么？”

“那里太危险了……对于您的父亲……尤其对于您。您想想那四个十字架吧！十字架就将竖在那里……噢！您不应当去那里！……那个该诅咒的岛。”

“那么我的儿子呢？”

“今天几小时后，您就可以见到。”

韦萝妮克忽然笑起来：

“几小时以后！那会令人发疯！怎么！我已经十四年没有见到他了，又突然听说他还活着，您不让我去拥抱他，却让我等待！可我一小时也等不得了！我宁愿冒一千次死的危险，也不愿意等待。”奥诺丽娜看了看她，可能心里已经明白，韦萝妮克的决心是无法阻拦的，因此她没有再坚持。她第三次划了个十字，简单地说了句：

“听天由命吧。”

于是两人在堆满包裹的狭窄的甲板上坐下来。奥诺丽娜开动马达，握住舵，熟练地驾着小船穿行于与水面相平的岩石和暗礁中间。

三 沃尔斯基之子

韦萝妮克坐在右舷的一把椅子上，向奥诺丽娜笑着。这笑里带着不安、捉摸不定和疑惑，就像一束阳光将要冲破风暴中最后几片乌云一样，毕竟是幸福的。

幸福感从她那令人赞美的脸上流露出来，这张脸既有高贵的表情，也有某些饱受不幸或爱情折磨的女人特有的腼腆，既有庄重的习性，也有女人的风韵。

她那乌黑的头发——鬓角处稍浅一些——在颈部低低地挽了一个结。她的皮肤像南方妇女那样显得灰暗，她有着一双明亮的蓝色大眼睛，眼球就像冬天的天空一样呈淡蓝色。她身材高大，肩膀宽阔，上身很匀称。

她的说话声音很好听，在谈到儿子的时候，声音有点像男声，听起来既轻松又愉快。韦萝妮克的话题一直没有离开她的儿子。布列塔尼妇女想要换个话题，谈使她感到不安的问题，都没有插上嘴，有时她这样说：

“瞧，我有两件事没弄清楚。是谁制订的这条路线，把您从法乌埃引到我总在这里上岸的地方？这使人感到，某个人已经从法乌埃来到萨莱克岛。然后，另一个问题是马格诺克老爹是怎样离开岛上的呢？是他自己去的？或者是人家把他的尸体运到那儿的？那又是通过什么方式运去的？”

“那有什么困难？……”韦萝妮克反驳说。

“当然有困难。您想想看！除了我每两周到贝梅伊或蓬—拉贝采购食品外，只有两只渔船，他们总是到很远的地方，直至到欧迪埃纳沿岸卖鱼。那么马格诺克怎样渡海呢？再则他是不是自杀的？为什么他的尸体会不见了呢？”

可韦萝妮克又反驳说：

“我求您啦……现在这些事都不重要。一切都将水落石出。我们来谈弗朗索瓦吧。您说他到了萨莱克岛？……”奥诺丽娜只好向这位乞求者让步了。

“他是从您那儿夺走几天之后，由可怜的马格诺克抱来的。戴日蒙先生让他说是一个陌生的妇人交给他的，马格诺克把孩子交给他女儿哺养。后来他女儿死了。我当时在外面，在巴黎做了十来年佣人。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长成一个可以在野地里和海边上到处跑的漂亮小男孩了。于是我就到您父亲那里做事，他在萨莱克安了家。马格诺克的女儿死后，他就把孩子接回家了。”“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弗朗索瓦……就是弗朗索瓦。戴日蒙先生让人家叫他安托万先生。孩子叫他爷爷。从来没人说闲话。”

“那么他的性格怎么样？”韦萝妮克有点担心的样子。“啊！这一点上，真是谢天谢地！”奥诺丽娜说，“一点也不像父亲……也一点不像爷爷，戴日蒙先生自己也承认。他是一个温和、可爱、乐于助人的好孩子。从不发脾气……总是那么乖。正因为如此，才赢得了爷爷的喜爱，才使戴日蒙先生思念起您来，这个孩子时时唤起他对被抛弃的女儿的回忆。他常说，‘同他妈妈一模一样。韦萝妮克也是这样和气、可爱、亲切温柔。’于是他开始同我一起寻找您，他慢慢地信任我了。”

韦萝妮克洋溢着喜悦的神色。她的儿子像她！她的儿子很乖，笑眯眯的！

“可是，”她说，“他认识我吗？知道他母亲还活着吗？”“他知道！开始戴日蒙先生想保密；但我很快就告诉了他一切。”

“一切？”

“不是一切。他以为，他的父亲在一次海难中丧生，戴日蒙先生和他弗朗索瓦都失踪了，您就进了修道院，人们无法找到您。每当我外出回来，他都要打听消息！他希望能，他是多么希望找到他的妈妈！啊！他是那么地爱她！他老唱那首您刚才听到的歌曲，那是他爷爷教给他的。”

“我的弗朗索瓦……我的小弗朗索瓦！……”“嗯！是的，他爱您，”布列塔尼妇女继续说道：“他叫我奥诺丽娜妈妈，而叫您，才叫妈妈。为了去寻找您，他急着快点长大，快点完成学业。”

“他在学习？还是在工作？……”

“原来是跟爷爷学，后来，两年前我从巴黎带回来一个好小伙子，叫斯特凡·马鲁，因打仗而残废，胸前挂满了勋章，内脏做了手术后退伍。弗朗索瓦发自内心地喜欢他。”小船在平静的海上迅速前行，划出一道道白浪。乌云已消失在天边。傍晚的天空预示着平静和晴朗。

“说下去！说下去！”韦萝妮克不停地喊道，她还没有听够，“我儿子穿什么衣服？”

“穿短裤，露着两条光腿；上身一件宽大的双面绒衬衫，钉着金色纽扣；头戴一顶贝雷帽，同他的大朋友斯特凡先生一样，不过他的贝雷帽是红色的，他喜欢这种帽子。”“除了马鲁先生，还有别的朋友吗？”

“从前所有的男孩都是他的朋友。可是后来只剩下三四个小水手，其他的孩子由于他们的父亲打仗去了，就随着母亲离开了小岛，上岸到孔卡尔诺、洛里昂等地方做工去了，只剩下些老人在萨莱克岛，岛上不过三十来人。”

“那么他和谁一起玩？同谁一起散步呢？”

“噢，那他有一个最好的伙伴。”

“啊！是谁？”

“马格诺克给他的一条小狗。”

“狗呀？”

“最滑稽的是，它长得很丑，很可笑，一半像卷毛狗，一半像狐狸，但是好玩极了，可爱极了！嗨！真是‘杜瓦边’先生。”“‘一切顺利’？”

“弗朗索瓦这么称呼它，没有比这更好的名字了。它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生活得很满意……有独立性，有时会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不见；可是当你需要它的时候，当你忧伤不顺心的时候，它就会像你希望的那样，来到你身边。‘杜瓦边’不喜欢眼泪、训斥和吵架。只要它看见您哭或要哭的样子，它就会坐在您的面前，用后腿直立，一只眼闭起，一只眼半开，看起来实在好笑，真让人忍俊不禁。‘行了，老朋友！’弗朗索瓦说，‘你是对的，一切顺利。不用担心，是吗？’等您心里平静了，‘杜瓦边’就会一路小跑走开去。它的任务完成了。”

韦萝妮克笑着，同时一边流着眼泪；很长时间没有吱声，她想到十四年来她所失去的快乐，她一直当着没有孩子的母亲，为活着的儿子服丧，想到这一切，不觉慢慢变得伤感起来，失望淹没了她的快乐。人们给了刚生下的孩子一切照顾关怀，一切抚爱，人们看着他长大，听着他说话，从中感到自豪；使一个母亲感到惬意的和得到赞美的一切，都流露出日益增长的爱心，可这一切她都没有经历过。

杜瓦边是法语。“一切顺利”的译音；这里是指小狗的名字。——译注

“已经走了一半路了。”奥诺丽娜说。

小船在朝着格勒南群岛行驶。右边就是邦马尔角，她们在离它十五海里远与海岸平行前进。海角只显出一条很模糊的线条，分不出哪是地平线。

韦萝妮克回忆着悲惨的过去，她已经记不起她的母亲了，只回忆她在自私而阴郁的父亲身边度过的漫长的童年时代，她想起她的婚姻。哎！特别是她的婚姻！她记得与沃尔斯基的初遇，那时她只有十七岁。不久她就对这个古怪的男人产生了惧怕，既怕他，又被他所吸引，正像这个年纪的人遇到的那种神秘的不可思议的魅力！

然后，就是可怕的劫持和接踵而来的更可恶的事情，他把她关闭了几周，他用尽其可能的恶毒手段来威胁她、控制她。就这样在他胁迫下同意结合，尽管这是违背一个少女的天性和意愿的，可是在她看来，经历了这场丑闻之后只好同意，因为她的父亲已经赞同。

一想起她婚后的生活，她就感到气愤。她从不，即使在昔日的恶梦像幽灵般缠绕她的时候，她也从不在心灵深处去唤起对它的回忆：屈辱、失望、心灵的创伤、丈夫的背叛和可耻的生活；他恬不知耻、酗酒、赌博、偷盗朋友的财物、敲诈勒索，她至今还保留着这种印象，他具有恶毒、残忍的天性和反复无常的习性，令她怕得发抖。

“您想得太多了，韦萝妮克太太，”奥诺丽娜说。“既不是幻想，也不是回忆，”她答道，“而是悔恨。”“悔恨，您，韦萝妮克夫人？您一生受尽了折磨。”“折磨是一种惩罚。”

“可是一切都已过去，韦萝妮克夫人，您很快就要见到您的儿子和您的父亲了。好啦，想些高兴的事吧。”

“我还高兴得了吗？”

“您会高兴的！您就要看到了，而且很快！瞧，萨莱克岛到了。”奥诺丽娜从凳子下的一个箱子里拿出一个大海螺，她用它做号角，按照从前水手的姿态，把它放在嘴边，鼓起腮帮吹起来，吹得很响，像牛似的吼叫响彻天空。

韦萝妮克用疑问的目光看着她。

“我在喊他，”奥诺丽娜说。

“弗朗索瓦！您在呼喊弗朗索瓦！”

“每次回来都是如此。他听到号角声，就从我们住的那个悬崖上跑下来，一直跑到码头上。”

“这么说，我就要见到他啦？”韦萝妮克脸色都白了。“您马上就要见到他了。把您的面纱叠成双层的，不让他看清您的面孔。我像对来萨莱克岛旅游的陌生人那样同您说话。”小岛看得清清楚楚了，可是周围被许多暗礁挡住。“哎，暗礁，这倒不缺！就像鲱鱼群一样挤满了。”奥诺丽娜大声说道。她不得不把发动机熄了，改用两叶短桨。“瞧，刚才海上风平浪静，可这儿从来不会安静。”

果然，无数的细浪互相碰撞，碎成浪花，又一齐向岩石进行不懈的、无情的冲击。在激流漩涡上只有小船才能航行。在浪花翻腾的任何地方，您都无法辨认出海是蓝色的还是绿色的。“岛周围都这样，在这样的情况下，”奥诺丽娜接着说，“可以说只有坐船才能到达萨莱克。啊！德国人没法在我们这里建立潜艇基地。为防止万一，洛里昂的军官，两年前曾来过，想搞搞清楚，西边有几个岩洞，只有落潮的时候才能进去。结果白费功夫。在我们

这里什么都干不成。您想，这周围全是岩石，尖尖的，像阴险的人一样在暗中伤人。这虽然很危险，但更可怕的是另外一些看得见的，叫得出名字的大石头，它们记述着罪恶的海难史。哎！就是那些石头！……”

她的声音变得低沉，她的手迟疑着，好像害怕那个准备好的动作，指着那些露出水面的各种各样的巨大礁石，有的像蹲着的动物，有的像建有雉堞的城堡主塔，有的像巨针，有的像狮身人面像的脑袋，有的像高大的金字塔，所有这些石头都是带有红色纹路的黑色花岗岩，就像是用血浸泡过的。

她悄声地说：

“这些石头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守护着小岛，可是它们却像猛兽一样喜欢作恶，制造死亡。这些石头……这些石头……不，最好永远不要谈论它们，也不要想它们。一共有三十头野兽……对，三十，韦萝妮克夫人，一共有三十个……”

她划了一个十字，平静了一些，接着又说：

“一共三十个。您父亲说，人家把萨莱克岛叫三十口棺材岛，是因为老百姓把暗礁和棺材两个字弄混淆了。也许……明摆着……但无论如何，这是真棺材，韦萝妮克夫人，假如能把它们打开的话，一定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白骨……戴日蒙先生自己说的，萨莱克这个词来源于石棺这个词，按他的说法是棺材一词的学名。……还有更……”

奥诺丽娜说到这里停住了，好像她又想到其他事，然后，指着一块暗礁说：“瞧，韦萝妮克夫人，在那块拦路石后面，有一片开阔地，从那里您可以看到我们的小码头，在码头的站台上，就会出现弗朗索瓦的红帽子。”

韦萝妮克心不在焉地听奥诺丽娜的讲解。她把身子探出船外，想尽早看见她儿子的身影。而布列塔尼妇女老是忧心忡忡，又继续说下去：

“还有更可怕的事。萨莱克岛有许多石桌坟，毫无特色，却十分相像。您父亲为此选择这里安居。可您知道一共是多少个石桌坟吗？三十！三十！与大礁石数目一样多。这三十个石桌坟分布在岛子周围的岩石上，正好对着三十个暗礁，它们的名字也与暗礁相同！多尔—埃—罗克，多尔—凯尔里图等等，您说说看怎么回事？”

她说这些名字时，同说所有这些事一样，带着恐惧的声音，好像是怕它们听到一样，她觉得它们是有生命的，可怕而神圣的。“韦萝妮克夫人，您说说看？噢！这些事好神秘，最好还是保持沉默。等以后我们离开小岛，等您的小弗朗索瓦回到您的怀抱，在您和您父亲之中的时候，我再跟您说……”韦萝妮克沉默不语，她的眼睛在朝布列塔尼妇女指的那个地方搜寻。背对着她的同伴，两手撑着船边，拼命注视着那里。她将要从那个狭窄的空间里看到她重新找到的儿子，她不愿错过一秒钟，因为弗朗索瓦随时可能出现。

她们来到那块岩石前，奥诺丽娜的一叶桨已经碰到岩壁，她们顺着岩壁到了另一头。

“啊！”韦萝妮克伤心地说，“他不在那里。”“弗朗索瓦不在那里？不可能！”奥诺丽娜大声说。可是，她也看见了这一情况，她们前面三四百米处，有几块大石头是用作沙滩上的堤坝的。三个妇女，一个小女孩和几个老水手在等船。没有一个男孩，没有红帽子。

“奇怪，”奥诺丽娜小声说。“这是第一次没有来接我。”“可能是生

病了？”韦萝妮克插了一句。

“不，弗朗索瓦从不生病。”

“那么？”

“您不担心出什么事吗？”韦萝妮克惊慌地问道。“对于他，倒不会……不过您父亲，马格诺克对我说过不要离开他，他正受到威胁。”

“可是弗朗索瓦在那里可以保护他，还有他的老师马鲁先生。喂，您答话……您想想看？”

沉默了一会儿后，奥诺丽娜耸了耸肩膀，说：“蠢货！我在胡思乱想，是的，真荒唐。别怪我，我毕竟是个布列塔尼妇女。除了有几年时间外，我这一生都是在这种传说的故事氛围中度过的……不要再谈它了。”

萨莱克岛是个起伏不平的狭长高原，长满古老的树木，四周围绕着看得见的不太高的破碎的岩石，宛如一个由参差不齐、形色各异的花边组成的花环。风雨、阳光、冰雪、浓雾，天上降下的及地上渗出的水，都在不断地加工这个花环。唯一一个登陆地点，是在岛的东岸上头一片低洼地方，那里有几间渔民的房子，大部分是战后留下的，这就组成了一个村庄。那儿的一片洼地，有小防波堤保护。这里的海面很平静，有两只船就泊在那里。

靠岸的时候，奥诺丽娜又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您瞧，韦萝妮克夫人，我们已经到了。那么……是否真要劳驾您下去？您留在这里……两小时后我把您父亲和您儿子带到这儿来，然后我们到贝梅伊或蓬—拉贝去吃晚饭。好吗？”韦萝妮克站起身来，没有答话就跳上了码头。“喂！孩子们，”奥诺丽娜走到韦萝妮克身边，没有再坚持要她留下，“怎么弗朗索瓦没有来呢？”

“他正午时来过了，”一个女人回答，“他以为您明天回来。”“那倒是……不过他应当听见我到了……好吧，总会看见的。”几个男人帮她卸船，她对他们说：

“不要把它送到隐修院去。行李也不要送去……除非……拿着，如果我五点钟没下来，那么请叫一个孩子把它送给我。”“不，我亲自送去，”一个水手说。

“随你便，柯雷如。噢！你怎么没提马格诺克？”“马格诺克走了。是我把他送到蓬—拉贝的。”“什么时候，柯雷如？”

“肯定是您走后的第二天，奥诺丽娜太太。”

“他去干什么？”

“他对我说是要去……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是关于他的断手……朝圣……”

“朝圣？可能是去法乌埃吧？去圣巴尔伯教堂，是吗？”“是的……就是那里……圣巴尔伯教堂……他说过这个名字。”

奥诺丽娜没再问下去。现在还怀疑马格诺克的死吗？她同韦萝妮克一起走开了。韦萝妮克把面纱放下，两人走上了一条石子路，间或有几级台阶。小路通过一片橡树林并伸向岛的北端。“总之，”奥诺丽娜说，“我不能肯定，戴日蒙先生是否愿意走。我讲的所有故事，他一向认为是无稽之谈，尽管他自己也对很多事情感到奇怪。”

“他住得远吗？”韦萝妮克问。

“得走四十分钟。等会儿您就会看到，它差不多紧靠另一个岛了，本笃会修士们在那里建了一个修道院。”

“不会只有弗朗索瓦和马鲁先生同他住在那里吧？”“战前，还有另外

两个男的，战后，我和马格诺克几乎包揽了全部的活计，还有一个女厨子玛丽·勒戈夫。”“您外出的时候，她在那里吗？”

“那当然。”

她们来到一处高地。她们沿着通向海岸的小路，在陡峭的山坡上爬上爬下。到处是古老的橡树，透过稀疏的树叶，可以看到枝头上的橡子。远远看去，大西洋呈灰绿色，它像一条白色的腰带围着小岛。

韦萝妮克又问：

“您有什么打算，奥诺丽娜太太？”

“我先一个人进去，同您父亲说一下。然后我就到花园门口来找您。在弗朗索瓦面前，您要装成他母亲的一个朋友，让他慢慢地猜。”

“您说我父亲会欢迎我吗？”

“他会张开臂膀欢迎您的，韦萝妮克夫人，”布列塔尼妇女大声说，“我们都会感到高兴，只要……只要没有出事……真奇怪，弗朗索瓦没有跑出来！从岛上的任何地方都能看到我们的小船……差不多从格勒南群岛都能看到……”

她又回到戴日蒙先生称之为无稽之谈的话题上，而后两人静悄悄地走着路，韦萝妮克焦急不安。

忽然，奥诺丽娜划了个十字。

“像我这样划十字吧，韦萝妮克夫人，”她说，“修道士们使这地方成为圣地，但古代一些不良的东西依然留存下来，并且带来不幸，特别是在这片树林里，‘大橡树林’中。”“古代”毫无疑问是指德洛伊教祭司和用人祭祀的时代。事实上，她们进入的是一片稀稀拉拉一棵不挨一棵的橡树林，那些树矗立在长满青苔的石丘上，犹如一尊尊古代的神，每一尊神都有一个祭坛，有它神秘的祭礼和它可怕的威严。韦萝妮克像布列塔尼妇女一样划了个十字，不觉战战兢兢地说：

“多凄凉！这孤独的高地连一朵花都没有。”“只要下点力气，就会变得漂亮了。待会儿您会看到马格诺克种的花，在岛的心头，在仙女石桌坟的右边……被称为鲜花盛开的骷髅地的地方。”

“那些花好看吗？”

“我告诉您，很好看。只不过，他要到别的地方去寻土，备好土，进行耕作，他把那些只有他认识的树叶掺和进去……”接着她又小声地说：

“您会看到马格诺克种的鲜花……世界上无与伦比……奇异的鲜花……”

在一座山丘的拐弯处，路突然低凹下去。一道很宽的壕沟把岛分成两部分，另一部分在对面，比这边略矮一点，面积也小得多。“这就是那座隐修院，那边。”布列塔尼妇女说。也是一些破碎的岩石，像一道陡墙围着小岛，这道陡峭的墙底下凹进去处宛如一个花环。这道墙通过一块五十米长有城墙厚的岩石与主岛相连，这块岩石顶部细薄，就像一把锋利的斧头。这岩石顶部不可能有路，而且中间还有一道很宽的裂缝。于是人们在两头搭了一个木桥，直接支在岩石上，越过那条裂缝。她们一先一后地走上了木桥，桥很窄，也不太稳固，人走起来或风一吹，直摇晃。

“喂，瞧那儿，那就是小岛的顶端，”奥诺丽娜说，“那就是隐修院的一角。”

通向那里的小路，穿过一片草地，草地上成梅花形地种着小松树。右边

的一条路，伸向一片密密的灌木丛中。韦萝妮克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座隐修院，它那低矮的门楼渐渐地露了出来，一会儿，布列塔尼妇女干脆站住，转身朝右边那片林子喊道：

“斯特凡先生！”

“您喊谁？”韦萝妮克问：“马鲁先生？”

“是的，弗朗索瓦的老师。他从木桥那头跑过来了……我从一道缝中看见他……斯特凡先生！……可是他为什么不回答？您看见一个人影了吗？”

“没有。”

“肯定是他，戴着白帽子……而且他看见我们在桥上。我们等他过来吧。”

“为什么要等呢？万一出了什么事，有什么危险，隐修院……”“说得对……快走吧。”

她们加快脚步，怀着一种预感，随后竟然跑起来，她们是那样地担心，而且这种担心越是接近事实越是强烈。小岛又缩小了，它被隐修院那道低矮的墙挡住了。这时屋内传来叫喊声。

奥诺丽娜喊道：

“有人在呼救！您听到了吗？是女人的声音！……是女厨子！……是玛丽·勒戈夫……”

她赶紧朝栅栏门跑过去，抓起钥匙就开门，可是慌手慌脚地把钥匙套进锁中打不开。

“从墙中的缺口进去！”她命令道：“……在右边！……”她们奔跑着，跨过围墙，穿过一片宽阔的草坪，这里的小路弯弯曲曲，在常春藤和青苔之中时隐时现。

“我们来了！我们来了！”奥诺丽娜大声嚷道，“我们到家啦！”然后又嘀咕着说：

“不叫啦！好可怕……哎！可怜的玛丽·勒戈夫……”她一把抓住韦萝妮克的胳膊。

“我们绕过去。正门在另一头……这里的门总是关着的，窗户都安有护窗板。”

韦萝妮克的脚绊着了树根，踉跄了一下，跌倒在地。当她爬起来时，布列塔尼妇女已经离开她，朝房子的左侧跑去。韦萝妮克没有跟着她，而是无意识地直朝着房子走去，她登上台阶，对着关闭着的房门拼命地敲打。

她认为像奥诺丽娜那样绕一个圈是浪费时间，无补于事。然而当她认为在这里是空耗力气，准备重下决心离开的时候，房门里面从她的头顶又传来了叫喊声。

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韦萝妮克听出像父亲的声音。她后退了几步。突然二楼的一个窗户打开了，她看见戴日蒙先生那张恐惧而惊慌的面孔，气喘吁吁地喊着：

“救命啊！救命啊！你这没良心的……救命啊！”“父亲！父亲！”韦萝妮克绝望地喊道，“是我啊！”他低下了头，好像没看见女儿，他想赶紧从窗台跳下去。可是身后响起枪声，一块玻璃被打得粉碎。

“凶手！凶手！”他一边喊着一边缩回身子。韦萝妮克惊恐万状，无能为力地打量她周围。怎样拯救父亲？墙太高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攀登上去。忽然她发现离她二十米的地方，就在房子的墙脚下有一架梯子。虽然梯子很

重，她还是以惊人的力气把它搬了起来，靠在打开的窗子下面。在生命攸关的最严峻时刻，在思想极度混乱和激动不已的时刻，甚至身体由于不安而发抖的时刻，韦萝妮克还是保持着逻辑思维，联想到为什么听不到奥诺丽娜的声音？为什么她迟迟不来救援？

她也想到弗朗索瓦。那么弗朗索瓦在哪里呢？难道也跟着斯特凡·马鲁先生不可思议地逃出去了？是去找人来救援？还有，戴日蒙先生喊他没良心和凶手的人是谁呢？

梯子搭不到窗口，韦萝妮克立刻就明白，她要爬进这个窗口要费多大的劲。上面，人们在搏斗，里面还混杂着她父亲发出的窒息的叫喊声。韦萝妮克向上爬去。她好不容易抓着窗户的横档。一条狭窄的挑檐帮了她的忙，她把膝盖跪在上面，把头探过去看，她看见了房间里发生的惨剧。

这时候，戴日蒙先生又退到窗口，退得比刚才还靠后，她差不多看见他的脸。他没有动弹，目光惊恐不安，两手张开，好像表示一种无可名状的动作，在等待着即将发生的可怕的事件。他结结巴巴地说：

“凶手……凶手……原来是你吗？哎！该死的！弗朗索瓦！弗朗索瓦！”

他肯定是求救于他的外孙，而弗朗索瓦肯定也遭到袭击，可能受了伤，可能死了！

韦萝妮克又使出加倍的力气，终于站到了挑檐上。“我来了！……我来了……”她想喊。

可是她的声音在喉咙里消失了。她看清了！……她看见了！……离她父亲五步远的地方，背靠墙站着一个人，拿着手枪对着戴日蒙先生正在瞄准。而这个人……噢！太可怕了！……韦萝妮克认出了奥诺丽娜说过的那顶红帽子，钉着金色钮扣的双面绒衬衫……尤其是从这张发怒而抽搐的年轻的脸上，又看到了酷似沃尔斯基充满仇恨和凶残的表情。

这孩子根本没有看见她。他的眼睛没有离开他要袭击的目标，他似乎在体验那种拖延致命动作带给他的野蛮的快乐。韦萝妮克还是默不作声。此刻语言和喊叫都无法挽救这场危险。她所要做的就是跳到她父亲和她儿子中间。她爬着，抓住窗户，翻过去。

太晚了。枪声响了。戴日蒙先生在痛苦的呻吟中倒了下去。就在这时，当孩子的手还举着，老人往地上倒的时刻，里边的门开了。奥诺丽娜出现了，那可怖的场面使她惊呆了。“弗朗索瓦！”她喊道，“……你！你！”

孩子朝她冲过去。布列塔尼妇女想拦住他的去路。但并没有发生搏斗，孩子向后退了一步，突然举起手中的枪射击。奥诺丽娜跪倒下来，倒在了门口。他从她身上跨过去逃走了，她还在说：

“弗朗索瓦！……弗朗索瓦……不，这不是真的，……哎！这可能吗？弗朗索瓦……”

门外一阵笑声。是那孩子在笑。韦萝妮克听见了，这可怕的、凶恶的笑声，同沃尔斯基一模一样，这一切使她感到如此痛苦，犹如当年面对沃尔斯基那样！

她没有去追凶手，也没有叫他。

她身边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呼唤她：

“韦萝妮克……韦萝妮克……”

戴日蒙先生躺在地上，用垂死的眼光望着她。她跪在他身边，想解开他浸透鲜血的背心和衬衫，为他包扎伤口，但他推开她的手。他明白，包扎已

无济于事，他想同她说话，她把身子俯得更近。

“韦萝妮克……原谅我……韦萝妮克……”

请求原谅，是他昏迷中想到的第一件事，她吻了吻他的额头，哭着说：

“别说了，父亲……你不要再伤神了……”

然而他还有事要同她说，他的嘴唇徒劳地发出几个音节，联不成话，她失望地听着。生命之火行将熄灭，脑子已进入黑暗之中。韦萝妮克把耳朵贴在他的唇边，他正在竭尽最后的一点力气，说了这么几个字：

“当心……当心……天主宝石。”

突然，他坐起来，眼里放着光芒，好像快要熄灭的火焰被最后一点火星点燃。韦萝妮克觉得，她父亲在望着她的时候，才刚刚明白她来的目的，并看到了威胁她的危险。他用那嘶哑和恐惧的、清晰可辨的声音说：

“别呆在这儿，你呆在这儿只有死亡……逃离这个岛吧……走……”

他的脑袋耷拉下去。嘴里还在咕咕啾啾地说：“啊！十字架……萨莱克岛的四个十字架……我的女儿，将受到钉上十字架的极刑……”

以后就一切都完结了。

一片寂静，一片沉寂，年轻女人感到了一种沉重的，越来越重的压力。

“逃离这个岛！……”一个声音重复着说，“走，这是您父亲的命令，韦萝妮克夫人。”

奥诺丽娜面色苍白地来到她身边，两只手在胸前按住一条浸着血的红毛巾。

“应当给您包扎！”韦萝妮克喊道，“……等等……让我看看。……”

“等会儿……等会儿会有人来照看我……”布列塔尼妇女吃力地说，“哎！那个没良心的！我要是早点赶到！可是门被堵住了……”

韦萝妮克恳求她：

“让我来包扎……听话……”

“刚才……玛丽·勒戈夫厨娘，在楼梯口，她先受伤了……可能是致命的，去看看她……”

韦萝妮克从里边的门出去，她儿子就是从这扇门逃出去的。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楼梯平台。在上面几级楼梯上，玛丽·勒戈夫缩成一团，正在咽气。

她很快就死了，一直没有苏醒过，她是莫名其妙的惨剧的第三个受害者。

按照老马格诺克的预言，戴日蒙是第二个受害者。

四 萨莱克岛的受害者

韦萝妮克替奥诺丽娜包扎好伤口——伤口不太深，看来不会威胁这位布列塔尼妇女的生命，她又把玛丽·勒戈夫的遗体搬进那间放满书和家具，用作工作室的大房间里，她的父亲也躺在这里。她把戴日蒙先生的眼睛合上，并替他盖上一条床单，然后开始祈祷。可是她说不出一句祈祷的话，她的脑子没有一点思维。满脑子装的就是那些接二连三的不幸。她坐在那里，头埋在手心里，呆了足有一个小时，而奥诺丽娜则在那里发烧昏睡。她极力消除她对儿子的印象，就像摒弃沃尔斯基的印象那样。可是这两个形象混在一起，萦绕着她，闭上眼睛还在她跟前跳动，就像一些光亮在闭着眼睛后，还在不停地复现，成倍地增多，然后又集中到一起。这是一张残酷的、冷笑的、伪装的可憎面孔。她并不像母亲哭儿子那么伤心。她的儿子十四年前已经死了，刚刚复生的这个，当她所有的母爱就要为他迸发之时，却突然变成了陌生人，更糟的是变成了一个跟沃尔斯基一样的儿子！她怎么会痛苦呢？

然而，这是她心灵深处多大的创伤啊！多大的震动啊！如同地壳的激变震撼着平静地区乃至地心！简直像地狱般可怕！多么疯狂和可怕的场面！是对命运骇人听闻的嘲笑！她的儿子枪杀了她的父亲，正当她经历了那么多年的分离和悲哀，即将拥抱他们并生活在温馨和亲密之中的时候！她的儿子是凶手！她的儿子制造死亡！她的儿子举着罪恶的手枪怀着作恶的喜悦，用整个的心灵去杀人。

而这种行为的动机，她却一点也没有考虑。为什么她的儿子要这样干？为什么他的老师斯特凡·马鲁——毫无疑问地是同谋，可能还是策划者——要在惨剧发生前逃走呢？对这么多的问题，她都没有去寻求答案。她只想着那可怕的场面，那场杀戮以及死亡。她甚至问自己，死亡是不是她唯一的逃避和唯一的解脱。“韦萝妮克夫人，”布列塔尼妇女轻声地说。“什么事？”年轻女人从惊恐中清醒过来。

“您没听见？”

“什么？”

“楼下有人按门铃。可能是人家给您送行李来了。”她急忙站起来。

“我应当怎么说？怎样解释呢？……我是否要控告这个孩子……”

“什么也不要说，我请求您。让我来说。”

“您身子太弱了，可怜的奥诺丽娜。”

“不，不，这不是好多了嘛。”

韦萝妮克下了楼，在楼梯口铺着黑白两色地砖的门厅里，拉开大门门闩。来的正是一个水手。

“我敲了厨房的门，”来人说，“玛丽·勒戈夫不在吗？奥诺丽娜太太呢？……”

“奥诺丽娜太太在楼上，她要和您说话。”

水手看了看她觉得这个年轻女人脸色那么苍白，神情那么忧郁，一声不响地跟着她上了楼。

奥诺丽娜在二楼开着的门前等着。

“啊！是你吗，柯雷如！……你好好地听着……这不是故事，知道吗？”

“怎么啦，奥诺丽娜太太？您受伤了？出了事了？”她推开门，指着裹尸布下的两具尸体说：

“安托万先生和玛丽·勒戈夫……两人都被杀害了……”那人的脸色变了样，喃喃地说：

“杀害……怎么可能？……是谁杀害的？”

“我不知道，我们到达以后才看到的。”

“可是……小弗朗索瓦？……斯特凡先生？……”“他们都失踪了……肯定也被杀害了。”

“可是……可是……马格诺克？”

“马格诺克？……你为什么说到他，柯雷如？”“我是说……我是说……因为如果马格诺克还活着……这一切……就会是另一码事。马格诺克总是说，可能他是第一个。马格诺克只说肯定的事。马格诺克看事情看得透彻。”奥诺丽娜想了想说：

“马格诺克也被人杀害了。”

这下，柯雷如完全失去了冷静，脸上流露出韦萝妮克曾多次在奥诺丽娜脸上看到的那种极端的恐惧。他划着十字，声音低沉地说：

“那么……那么……瞧这事情终于发生了，奥诺丽娜太太？……马格诺克早就说过……就在早些天，在船上他对我说，‘现在还不晚……所有的人都得走。’”

水手突然转过身，朝楼梯跑去。

“等等，柯雷如，”奥诺丽娜命令道。

“必须得走，马格诺克说的。大家都得走。”“等着，”奥诺丽娜又说。

看到水手迟疑不决地站在那里，她接着说：

“我们同意，应当走。我们明天傍晚就走。不过在走之前，应当料理一下安托万先生和玛丽·勒戈夫的后事。你去帮我把阿尔希纳姊妹找来守灵。虽然她们是坏女人，可她们熟悉这种事。她们三人至少得来两人。每人给双倍的报酬。”“完了以后呢，奥诺丽娜太太？”

“这事完了以后，你就同所有的老人负责棺木的事，明天一早，就把他们下葬到教堂公墓的宝地。”

“那完了以后呢？奥诺丽娜太太？”

“完了以后，你就没事了，其他人也没事了。你们就可以准备行李走了。”

“可是您呢，奥诺丽娜太太？”

“我，我有船，少废话。我们说好了？”

“说好了。只过一夜，我猜从今天到明天大概不会再有什么事发生？……”

“不会的……不会的……走吧，柯雷如……快点。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说马格诺克死了。否则就无法支配他们了。”“好的，奥诺丽娜太太。”

水手急匆匆地走了。

一个钟头后，阿尔希纳两姐妹来了，这是两个骨瘦如柴，皮肤皱巴巴的老太婆，活像个巫婆，戴的帽子上面的两个黑丝绒结翘满是油污。奥诺丽娜被抬到这层楼的左侧尽头她自己的房间里。为死者守夜活动开始了。

这一夜，韦萝妮克先在父亲灵边守护，然后又到奥诺丽娜的病床前，她的病情很严重。韦萝妮克最后睡着了，布列塔尼妇女叫醒了她，她发着高烧，但神智还清醒，布列塔尼妇女对她说：“弗朗索瓦肯定是藏起来了……斯特凡先生也一样……岛上有一些安全藏身的地方，马格诺克告诉过他们。因此别人看不见他们，也不了解他们。”

“您能肯定吗？”

“当然……因此，喏……明天，所有的人都离开萨莱克以后，就剩下我们两人，我一吹螺号，他就来这儿。”韦萝妮克厌恶地说：

“我不愿见他！……我恨他！……我像诅咒他父亲一样地诅咒他……您想想，我亲眼看见他杀死我父亲！他枪杀了玛丽·勒戈夫……他还想杀死您！不，不，这是仇恨，我厌恶这个没良心的家伙！……”

布列塔尼妇女用习惯的动作握住她的手，喃喃地说：“先别指责他……他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您说什么！他不知道？可我看见他的眼睛！沃尔斯基的眼睛……”

“他不知道……他疯了。”

“他疯了？您说的？”

“是的，韦萝妮克夫人。我了解孩子。再没有谁像他那么善良了。他干出这种事，一定是一时的精神错乱……像斯特凡一样。他们现在一定在绝望地哭泣。”

“这不可能……我不相信……”

“您不相信，是因为您不了解过去的一切……以及即将发生的事情……如果您知道……哎！有些事情……有些事情……”她的声音小到听不见了。她默不作声，但她的眼睛还睁得大大的，她的嘴唇无声地蠕动着。

一直到清晨平安无事。将近五时许，韦萝妮克听见钉棺材的声音，就在这时，她房间的门开了，阿尔希纳两姐妹像阵风似地冲了进来，两人都惊慌失措。

她们从柯雷如那里知道了真相，柯雷如为了给自己壮胆，喝多了酒，满口胡言乱语。

“马格诺克死了！”她们叫喊着，“马格诺克死了，你们什么也不说，我们走！快，给我们钱！”

结了账，她们撒腿就跑。一小时以后，从她们那里获得消息的其他妇女又跑去喊正在干活的丈夫，她们都是一样的说法：“一定得走！应当做好准备……否则就来不及了……两只船就能带走所有的人。”

奥诺丽娜运用自己的权威进行劝解，而韦萝妮克给大家散钱。葬礼匆忙地进行着。离她们房子不远处，有一座老教堂，曾由戴日蒙先生关照加固，每个月由蓬—拉贝的神甫来做弥撒。教堂旁边是萨莱克岛的修士们的公墓。两个尸体就安葬在这里。一个平时负责圣器室工作的老人，含糊不清地说了几句祝福的话。所有的人似乎都有点精神错乱。他们的说话，他们的举止都是断断续续，一顿一挫的。他们一心只想着离开的事，根本没有理会韦萝妮克的祈祷和痛哭。

八点以前，葬礼就结束了。男人们和女人们散开了。韦萝妮克感到自己仿佛生活在一个恶梦中，所有这些事情一件一件之间互相没有什么逻辑性，也没有什么联系。韦萝妮克又回到奥诺丽娜身边，奥诺丽娜因身体不支没有参加主人的葬礼。“我感觉好多了，”布列塔尼妇女说，“我们今天或明天走，同弗朗索瓦一起。”

看到韦萝妮克愤怒的样子，她又说：

“同弗朗索瓦一起走，我同您说的，还有斯特凡先生。而且是尽快地走。我也要走……带着您和弗朗索瓦……岛上有死神……死神是这里的主人……把它留在萨莱克……我们所有的人都走。”韦萝妮克不想使她不高兴。但是

九点左右，又听见匆匆的脚步声。原来是柯雷如，他从村子里来，一进门就喊：“您的船被偷走了，奥诺丽娜太太！船不见了！”“那不可能！”布列塔尼妇女反驳说。

水手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船不见了。今天早上，我就猜想会有什么事……当然，无疑我也是多喝了一点……我并没有想到这点。但是，还有其他人也看见了。缆绳被割断……这是夜里发生的事情，人家驾着船走了，不声不响地走了。”

两个女人互相对视着，两人同时感到，弗朗索瓦和斯特凡·马鲁逃走了。

奥诺丽娜低声嘟哝着：

“对……对……是这么回事……他会驾船。”韦萝妮克知道孩子走了，再也见不到他了，也许心里倒感到轻快一些。然而奥诺丽娜害怕了，她喊道：

“那么……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必须马上走，奥诺丽娜太太。船已经准备好了……每个人都能坐上船……十一点钟以后，村子里便没有人了。”韦萝妮克问道：

“奥诺丽娜不能走……”

“不……我好多了……”布列塔尼妇女说。

“不行。那是开玩笑。我们再等一两天……后天您再回来，柯雷如。”

她把水手推到门口，他正好也只想赶快离开。“好吧，就这样，后天，我再来……再说，也不能把一切都带走……还得一次次地回来取东西……保重，奥诺丽娜太太。”他很快就跑出去了。

“柯雷如！柯雷如！”

奥诺丽娜从床上坐起来，绝望地叫喊着：

“不，不，你别走，柯雷如……等等我，你把我背到船上去。”她听了听，水手没有返回来，她便要起床。

“我怕……我不愿一个人留下……”

韦萝妮克把她留在床上。

“您不是一个人留下，奥诺丽娜。我不离开您。”两个女人之间进行了一场真正的搏斗，而奥诺丽娜被使劲按到床上，她软弱无力地呻吟着：

“我怕……我怕……这个岛是被诅咒的……留下来就是冒犯天主……马格诺克的死是一个警告……我怕……”她满口谰语，但依然保持着半清醒，因而在那些表现出布列塔尼妇女迷信的头脑中还有一些明白的、理智的话语。她抓住韦萝妮克的肩膀说：

“我对您说……这个岛是该诅咒的……有一天马格诺克告诉我：‘萨莱克，是一座地狱之门，这个门现在关闭着。但一旦它打开了，所有的灾难都将像暴风雨般地降临。’”在韦萝妮克的劝说下，她平静了一点，用一种越来越微弱柔和的声音继续说：

“他非常热爱这个岛……同我们大家一样。他是用一种我难以理解的语言来谈论它的：‘它的门是双重的，奥诺丽娜，它也向天堂开。’是的，是的，这个岛很好住……我们热爱它……马格诺克在这里种了很多花……噢！这些花……开得好大……比普通花高大三倍，也漂亮得多。”

沉闷的时刻在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这间卧室在这座房子一侧的尽头，窗子朝着小岛的左右两边，通过岩石，可以看到海洋。韦萝妮克坐在那里，眼睛直盯着被越来越强烈的海风翻起的白浪。太阳从弥漫着布列塔尼的浓雾中升起。不过，从两边越过那被黑色的暗礁撞碎的银色浪花，可以看到一望

无际的大西洋。昏迷的布列塔尼妇女还在低声地说：

“别人说，这座门是一块石头……来自很远的地方，从一个陌生的地方来的……是天主宝石。人家还说，这是一块宝石……是由金子和银子混合而成的。天主宝石……是赐生或赐死的石头……马格诺克见到了……他打开了门，而且把胳膊伸过去……于是他的手……他的手化为灰烬。”

韦萝妮克心情沉重。她也一样越来越感到害怕，仿佛祸水在一点点地蔓延和渗透。几天来，她怀着恐惧的心情目睹的一桩桩可怕的事情，好像还在变本加厉，她在等待着已经预示并将席卷一切的风暴。

她等待着，她毫不怀疑，她命中注定的可怕打击，必然会在无可抗拒的力量推动下，向她不断袭来。

“您没有看见船只吗？”奥诺丽娜问。

韦萝妮克答道：

“从这儿看不见。”

“不，不，这是船只的必经之路，船只装得很满，岬头有一条宽阔的通道。”果然，过了一会儿，韦萝妮克看见从岬角的拐弯处冲出一只船头。

这只船装载很重，吃水很深，满载着箱子和包裹，妇女和孩子就坐在上头，四个男人使劲摇着桨。

“这是柯雷如的船，”奥诺丽娜说，她衣服没穿好就从床上跳起来，“……瞧，又有一只，喏。”

第二只船驶出来了，也装得很重。只有三个男人划船，另外还有一个妇女。

她们两人离船太远，大约七八百米，所以看不清船上人的面孔。而且听不见装满逃亡者的船上的任何说话声。“天哪！天哪！”奥诺丽娜呻吟着，“但愿他们逃出地狱！”“您怕什么，奥诺丽娜？没有什么危险。”

“不，只要他们还没有离开岛屿，就会有危险。”“他们已经离开了。”

“岛的周围，还是属于岛。那些棺材就在那里窥视着。”“可是大海并不凶恶。”

“还有其他的东西……大海不是敌人。”

“那么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两条船向北岬角驶去。他们前面有两条航道，布列塔尼妇女用两座暗礁的名字称呼：魔鬼之石和萨莱克之牙。很快就看见柯雷如走的是魔鬼之石。

“他们到达这个航道，”布列塔尼妇女指出，“再过一百米，他们才算得救了……”

她差不多是冷笑地说：

“啊！魔鬼的一切阴谋诡计就要被挫败了，韦萝妮克夫人，我想，我们会得救，萨莱克的所有人都将得救。”

韦萝妮克沉默不语，她仍然感到紧张，因为这是由一种模糊的无法抑制的预感造成的，显得更加难以承受。她在那里划定了一条危险线，现在，柯雷如还没有越过。

奥诺丽娜烧得浑身颤抖，她嘀嘀咕咕地说：

“我怕……我怕……”

“别怕，”韦萝妮克生硬地说，“这是胡说。哪里有什么危险？”“啊！”布列塔尼妇女叫喊起来，“这是什么？这是怎么啦？”“什么？出什么事了？”

她们两人把脸贴着玻璃，拼命朝那儿看。那儿，有个东西从萨莱克之牙冲出来。立刻，她们就认出来，正是她们原来用过，柯雷如发现不见了的那条船。

“ 弗朗索瓦！……弗朗索瓦！…… ” 奥诺丽娜惊慌地说，“ 弗朗索瓦和斯特凡！…… ”

韦萝妮克认出了那孩子。他站在船头，对那两条船上的人打着手势。男人们挥动着他们的桨，而女人们摇着手作为回答。奥诺丽娜不顾韦萝妮克的反对把两扇窗子打开，她们在马达的嗡嗡声中听见一些讲话，但听不清讲什么。

“ 这是怎么回事？ ” 布列塔尼妇女不停地说，“ ……弗朗索瓦和斯特凡……他们为什么不上岸来？ ”

“ 也许， ” 韦萝妮克解释说，“ 他们害怕上岸引起人的注意和受到审问…… ”

“ 不是的，大家都认识他们，特别是弗朗索瓦，他经常同我在一起。而且身份证件都在船上。不，不，他们是藏在岩石后面等着。 ”

“ 可是，奥诺丽娜，既然他们藏起来，为什么现在又要露面呢？ ” “ 啊！是咯……是咯……我不晓得……我看有点奇怪……柯雷如和其他人会想些什么？ ”

两只船，第二条船紧跟着第一条船，差不多都停下来了。船上的人都转过头来看向他们疾驶而来的船，它在靠近第二条船的时候减速，然后与那两条船平行前进，保持十五到二十米的距离。“ 我不明白，……我不明白…… ” 布列塔尼妇女喃喃地说。马达熄了，小船慢慢地靠近了那两条船。

忽然，她们看见弗朗索瓦弯下身子，然后又站起来，把胳膊举到前面，像是扔了一样东西过去。

与此同时，斯特凡·马鲁也做了一个同样的动作。一桩可怕的事件突然发生了。

“ 啊！ ” 韦萝妮克叫了一声。

她把眼睛捂住，一会儿她又抬起头，心惊肉跳地看着那可怕场面。

两个东西从很近的距离扔出去，一个在前是弗朗索瓦扔的，一个在后是斯特凡扔的。

接着从两条船上串起两条火舌，随后是两股浓烟。爆炸声响彻天空。一会儿就看不见黑烟中的一切。后来烟雾被风吹散，韦萝妮克和布列塔尼妇女才看见两只船正在迅速地下沉，船上的人都跳入了大海。

这场面——多么残酷的场面！——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她们看见一个妇女一动不动地站在一个浮标上，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还看见一些无疑是在爆炸中丧生的一动不动的躯体，还有两个男人互相撕扭着，可能已经发疯。但所有这一切也都同船一起消失了。几个漩涡，几个黑点漂浮着。就这些。

奥诺丽娜和韦萝妮克没有说话，她们被吓哑了。这件事是处于焦急不安的她们难以想象得到的。

最后，奥诺丽娜用手抱着头，声音低沉地——韦萝妮克应当记住这声调——说道：

“ 我的头要爆炸了……哎！可怜的萨莱克岛的人……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童年时代的朋友……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大海也永远不能让死者返回萨莱克……它把他们留下了……它早准备好了棺材，成千上万口看不

见的棺材……啊！我的头要炸开了……我疯了……像弗朗索瓦一样疯了……我可怜的弗朗索瓦！”韦萝妮克没有搭话。她脸色苍白，用十个手指抓住窗台，朝外边看，仿佛要把即将投身的海底看穿。她儿子将会怎么办？他会去援救这些人吗？现在可以听见他们的呼救声了，他会毫不迟疑地去搭救他们吗？人可能有失常的时候，可是一旦看到惨象，就会平静下来。

小船已退到边上，以避免卷入漩涡。弗朗索瓦和斯特凡——总是看见他们的红帽子和白帽子——一个站在船头，一个站在船尾，手里拿着……由于离得太远，她们看不清他们手里拿的东西。好像是一根长棍子……

“是救人用的篙竿……”韦萝妮克低声说。

“也许是枪，”奥诺丽娜说。

水面上浮动几个黑点。一共有九个，是九个幸存者的头，他们的胳膊在划动着，看得出他们是在求救。

有几个人游离了船只，而另外四个向船只靠近，其中两人很快就要够着船了。

突然，弗朗索瓦和斯特凡同时做了一个射手瞄准的动作。冒出两道火光，接着是两声枪响。

两个浮动的人头消失了。

“哎！没良心的东西！”韦萝妮克嗫嚅着，全身瘫软地跪下来。她的身边，奥诺丽娜叫喊起来：

“弗朗索瓦！……弗朗索瓦！……”

由于刮着风，声音显得那么微弱，根本传不到，可是布列塔尼妇女还是不断地叫喊：

“弗朗索瓦！……斯特凡！……”

接着，她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又跑到走廊里找什么东西，然后又回到窗前，不停地喊着：

“弗朗索瓦！弗朗索瓦！……听着……”

最后她找来了给他发信号的螺号。可是当她将螺号放到嘴边的时候，只能吹出几个含混不清的听不到的低音。

“哎！该死的东西！”她轻声他说着，把螺号扔掉了。“我没有力气了……弗朗索瓦！弗朗索瓦！……”

韦萝妮克看着她那惊恐的神色，头发蓬乱，脸上热汗淋漓。韦萝妮克恳求她：

“奥诺丽娜，我求求您！”

“可是您看他们！您看他们！”

那里，小船在行进，两个射击者站在那儿，手里拿着杀人的武器。两个幸存者向后面逃跑。

这两个人被击中，他们的头也消失了。

“您看他们，”布列塔尼妇女声音嘶哑地一字一顿地说，“……简直是追猎……是在追捕猎物！……哎！可怜的萨莱克岛的人们！……”

又是一声枪响，一个黑点没入水中。

韦萝妮克痛苦到了绝望的地步，她摇动着窗框，如同摇动着囚禁她的监狱的铁窗一般。

“沃尔斯基！……沃尔斯基！……”她头脑中又浮现出她对丈夫的回忆，“这是沃尔斯基的儿子。”她呻吟着。

猛然间她的喉头被人扼住，她看到眼前布列塔尼妇女那张陌生的脸。

“他是你的儿子，”奥诺丽娜嘟哝着说，“……你这该死的……你是恶魔的母亲，你将受到惩罚……”

然后，她大笑起来，跺着脚，进入一种狂喜状态。

“十字架！对，十字架……你将钉在十字架上……手上钉着钉子……绝妙的惩罚！……手上钉着钉子！”

她疯了。

韦萝妮克挣脱了她，想让她镇静下来，可是奥诺丽娜勃然大怒，把她推开，使她失去平衡；同时她又很快地跳上窗台，站在窗台上，举起双臂高声喊着：“弗朗索瓦！……弗朗索瓦！……”房子的这边，由于地势不同，楼层并不高。这布列塔尼女人跳到小路上，穿过小路，跨过树丛，朝着伸向大海的崖顶上跑去。她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呼唤了三声由她抚养大的孩子的名字，便一头栽下去，跌入深渊。

远处，对人的追猎已经结束。一个接一个的人头没入了大海。屠杀已经完毕。

于是弗朗索瓦和斯特凡驾小船逃向布列塔尼海岸，向着贝梅伊和孔卡尔诺海滩驶去。

韦萝妮克孤身一人地留在了三十口棺材岛。

五 四个女人被钉在十字架上

韦萝妮克孤单地留在三十口棺材岛。她两只胳膊撑在窗台上，头埋在双臂中，她昏昏沉沉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一直到太阳落进仿佛在海上憩息的云层里。

刚才发生的事情，就像一幅幅图画闪现在她混乱的思维中，她竭力想避开它，但有时画面又很清晰，使她又重新看到了那些残酷的场面。

她根本不想去为此寻求答案，也不想去假设说明这场惨剧的原因。她同意关于弗朗索瓦和斯特凡发疯的看法，因为无法找到这种行为的其他理由。既然认为两个凶手是疯了，她也就不考虑他们还会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和确定的目标。

加之，她亲眼看见奥诺丽娜的发疯，更促使她认为，所发生的一切事件，都是由于精神错乱引起的，而岛上的居民都是精神错乱的牺牲品。她自己也有阵子脑子迟钝，如堕迷雾中，仿佛一些看不见的幽灵在她身边游荡。

她昏昏欲睡，昏沉中那些景象又显现出来，她感到非常伤心，于是抽泣起来。此外，她仿佛听到一个轻微的声音，在她的下意识里像是敌人，敌人来了，她睁开了眼睛。

在她面前三步远的地方，一只怪模怪样的动物坐在那里，它身上长着奶油咖啡色的长毛，前腿像胳膊那样交叉在胸前。原来是一只狗，很快她就想到是弗朗索瓦的狗，奥诺丽娜说过是一只勇敢、忠诚和滑稽的动物。她还想起了它的名字：“一切顺利”。

这个名字还没有叫出来，她已感到愤慨，想立刻把这个名字可笑的动物赶走。还叫什么“一切顺利”呢！她想到了这场可怕事件的牺牲者，萨莱克岛上的所有死去的人，她父亲被杀害，奥诺丽娜自杀，弗朗索瓦疯了。什么“杜瓦边”。可是狗一动不动。它扮着怪样子，正如奥诺丽娜形容的那样，头向前倾着，一只眼睛闭起，嘴巴一直咧到耳朵根，两只前腿交叉，真是叫人忍不住要笑。

此刻，韦萝妮克想到，这是“杜瓦边”对痛苦的人表示同情的方式。“杜瓦边”不能见到别人流泪。当你哭的时候，它会做各种怪样，直到你破涕为笑，并抚摸它为止。

韦萝妮克笑不起来，而是把它拉到身边，对它说：“不，可怜的小狗，不是一切顺利，相反是一切都不顺利。要紧的是必须活下去，对吗？不要像别人那样发疯……”生存的需要迫使她行动。她下楼到厨房，找到一点食品，把一大半给了小狗吃，然后她又回到楼上。

夜降临了，她打开二楼一间平时没人住的房间的门。由于体力的消耗和强烈刺激使她极度的疲劳，她很快就睡着了。“杜瓦边”就睡在她的床头。

第二天，她醒得很晚，有着一一种异常平静和安全的感。仿佛现在的生活又同她在贝桑松的生活一样温馨和宁静。她在这里度过的几天恐怖日子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不会再来困扰她了。在这场大难中死去的人，对于她如同陌路人，她不会再见了。她的心不再流血。丧事办得问心无愧。

这真是意想不到的和自由自在的休息，孤独倒是一种抚慰，使她感到很自在，以至当汽船来到并停泊在这个不祥之地时，她也一点没觉察。无疑，那天有人看见了爆炸的火光，听见了爆炸声。韦萝妮克仍一动也没有动。

她看见一只小艇离开了汽船，她以为是有人上岸到村子进行调查了。可

是她害怕这牵涉到对她儿子的调查，她不希望人们找到她，询问她并披露她的姓名、身份、历史。她害怕别人让她回到刚刚摆脱的地狱般的环境中去。她宁愿等一两个星期，偶然能有一只船经过小岛收容她。

然而，没有人到隐修院来，气艇也远离去了，没有什么打扰年轻女人的这种孤身一人的生活。

她这样度过了三天。似乎命运不再向她发动攻击。她形单影只，她就是她自己的主人，带给她巨大安慰的“杜瓦边”失踪了。隐修院占据小岛的一头，是在原来修道院的旧址上，原修道院十五世纪被废弃，渐渐倒塌，变成废墟。

这座房子是十八世纪的时候，由一个富有的船主使用原修道院的材料以及教堂的石头建起来的，无论是从建筑方面或装饰方面看，都无奇特之处。再说韦萝妮克也不敢走进任何一间房间。一想到她父亲和儿子就使她在门前止步。

可是第二天，春光明媚，她到花园走了走。花园一直伸展到小岛的尖端，跟房前的草坪一样，地上满是凹凸不平的废墟和常春藤。她发现这里所有的小径都通往高大橡树围绕的一个陡峭的岬角。她走着走着，突然看见这些橡树环绕着一块面对大海的半圆形空地。

在这块空地中央，有一座椭圆形的很矮的石桌坟，它支在两条几乎是正方体的岩石腿上。这地方气势雄伟，视野开阔。“这是奥诺丽娜说的仙女石桌坟，”她想，“我离马格诺克的鲜花盛开的骷髅地不远了。”

她绕空地转了一圈。两条石腿内侧刻有难于辨认的记号。但石腿朝向大海的外侧，很平滑，像是专为雕刻用的，上面记载的一些东西又使她不安地颤抖起来。

右边，深深地刻着四个女人被痛苦地钉在十字架上的图画，笔法原始而笨拙。左边则刻着一行行的字，可能由于恶劣气候的侵蚀，也许有人故意用手刮掉过，字迹已经模糊了。不过有些字还认得出，与韦萝妮克在马格诺克尸体旁发现的那张画上看见的一样：“四个女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十口棺材……天主宝石赐生或赐死。”

韦萝妮克战战兢兢地走开了。这个岛到处充满神秘。她决心逃离这儿，以至离开萨莱克岛。

她沿着空地的一条小路，经过右边的最后一棵橡树，它无疑是被雷电袭击过，只剩一个树干和几根枯枝。

她又下了几级石阶，穿过一片草地，草地上排列着四行糙石巨柱，她站住脚，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她惊叫起来，赞叹不已。“马格诺克的花，”她说。

她走的这条路上的最后两块巨石，像一扇敞开的门的门框，门前是蔚为壮观的景象。一片长方形的空地——最多五十米长，有几级台阶通到那里，两边是两行同样高的巨石，间隔相等，就像庙里的柱子一样。这座庙宇的中殿和偏殿都铺着大块的花岗岩石板，大小不规则，有的已经破碎，石缝中长出了草，就像彩绘玻璃残片上的铅条。

空地中央有一块面积很小的正方形地方，围绕着古老的基督石像长满了鲜花。那是什么样的鲜花啊！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神奇的花，梦幻般的花，奇迹般的花，是大出平常的许多倍的花。这些花，韦萝妮克都认识，然而，它们的硕大无比和美丽夺目，使她惊呆了。花的种类繁多，但每种花只有几

株。可以说，一束花汇集了所有的颜色，所有的芳香和所有的美丽。更奇怪的是，在平时，这些花并不能同时开放，是按月相继开放的，可是这里的花，却是同时含苞，一齐开放！这些生机盎然的花朵，都在同一天开放，盛开期不会超过两到三周，它们硕大、华丽、光彩夺目，傲然挂在强壮的枝头上。这些花有弗吉尼亚的昙花、毛茛、萱草、耧斗菜、血红色的委陵菜、比主教的红袍还要红的鸢尾花！还有翠崔花、福绿考、倒挂金钟、乌头等。

而更有甚者——噢！引起这个年轻女人多大的不安啊！在那个绚丽的花篮上面，一条花带绕着基督塑像的底座，是些蓝色、白色、紫色的鲜花，仿佛为了亲近救世主的身躯而向上长高，这些花正是婆婆纳花……她激动不已。走近以后，她看见底座上插着一个小牌牌，上面有几个字：妈妈的花。

韦萝妮克不相信什么圣迹。这些花确实绚丽夺目，别的地方的花无法相比，这点她还是承认的。可是她不相信，这种反常现象是超自然的力量或是马格诺克有什么秘方。不，可能有某种原因，而且很简单，事情终会弄明白的。

然而，在这种异教的美丽装饰中，仿佛由于她的到来才发生的奇迹里，基督被簇拥在百花丛中，鲜花用它们的色彩和芳香作为祭品，韦萝妮克跪下了。

第二天和第三天，她又来到鲜花盛开的骷髅地。现在，这些环绕着她的神秘现象，显得更加妩媚动人。她的儿子从中起了作用，使她在婆婆纳花面前，思念儿子，而不再仇恨和绝望。但是第五天的时候，她发现食品已经吃完，于是，中午时分，她下山到村子里去。

到了山下，她看见大部分人家的门敞开着，房子的主人走的时候，肯定还想第二次回来取生活用品的。

她的心紧缩着，她不敢走进门去。窗台上摆着天竺葵花。大挂钟的铜摆依然在空落落的房间里报着时间。她走开了。在离码头不远的货棚里，她看到奥诺丽娜从船上运来的食品袋和箱子。

“好了，”她心里想着，“我不会饿死了。足够我吃几个星期，至于以后……”

她往篮子里装了些巧克力、饼干、罐头、大米、火柴等。在她就要起身回隐修院时，忽然心血来潮，想到小岛的另一边去看看，回头再来拿篮子。

她走上通向高地的浓荫密布的小道。这里的景色也一样，一样的平地，一样的没有作物、没有牧草，只有一片老橡树林。岛变得狭窄，可以毫无障碍地望见两边的大海，和看见远处布列塔尼海岸。

这里也有一排岩石，作为一栋住宅的围墙，这栋住宅外表很简陋，有一座长方形的破房子，屋顶已经修补过，屋里存放着杂物，一个维护很差的脏院子，里面堆满了废铁和柴草。韦萝妮克往回走的时候，突然吃惊地停下来，她仿佛听见有人在呻吟。她凝神静气地倾听，又听到了刚才的呻吟声，但比刚才更清晰；她还听到别的声音，痛苦的喊叫和呼救，是一个女人的喊叫声。不是所有居民都逃离了吗？当她知道在萨莱克不再是孤身一人的时候，心里感到高兴，不过还有点悲伤，她担心，也许事情还会把她卷入死亡和恐怖之中。

韦萝妮克可以断定，声音不是来自住房，而是从院子右边堆放杂物的屋

里传出来的。院子只有一个栅栏门，她只一推，门就吱呀一声开了。

一走进屋子，叫声就更大了。里面的人一定是听见开门声。韦萝妮克加快了脚步。尽管屋子的房顶破烂不堪，但它的墙壁很厚，几个拱形的老门都用铁条加固，有人从里面敲门，叫喊声更为急迫。

“救命啊！……救命啊！……”

里面发生了搏斗，另一个不太尖锐的声音喊道：“住口，克蕾蒙丝，也许是他们……”

“不，不，热尔特律德，不是他们！人们是不会听到他们声音的！……请开门吧，钥匙应该就在门上……”其实韦萝妮克正在想办法进去，听这么一说，真的就看见锁孔里插着一把大钥匙。转了一下钥匙门就开了。她马上认出是阿尔希纳姐妹，半露着骨瘦如柴的身体，一副巫婆的凶相。她们挤在一间装满盥洗用具的洗衣房里。韦萝妮克还看到房间角落里的干草上躺着一个女人，声音极其微弱地在哼哼，她可能就是第三个姐妹。

这时，前面两姐妹中的一个已精疲力尽地倒在地上，另一位则两眼闪着渴望的光芒，她抓住韦萝妮克的胳膊，急促地说：“您看见他们了吗，嗯？……他们在这儿吗？……他们怎么没有杀死您？……大家走了以后，他们就成了萨莱克的主人……该轮到我们的了……瞧我们关在这里已经六天了……出发的那天早晨……我们打点行装准备上船……我们三人到洗衣房来取晾干的衬衣。他们来了……我们没听见……他们是从不让人听见的……而后，突然门被关上了……咔嚓一响，钥匙一转，就完了……我们有苹果、面包、特别是有烧酒……倒不觉得难受……只是他们会不会再回来杀我们呢？现在是不是轮到我们的了？噢，我的好太太，我们每天都在听！我们多害怕啊！大姐已经疯了……听她……她在说胡话……另一个人克蕾蒙丝也不行了……而我……我……热尔特律德……”

她还有力气，因为她拧韦萝妮克的胳膊。

“那么柯雷如呢？他回来了吗？是不是又走了？为什么不来找我们？……这并不困难……他知道我们在哪里，而且只要有一点声音，我们会叫的……那么？……那么？……”韦萝妮克没有马上回答，可是她有什么理由要隐瞒事实真相呢？

她说道：

“两只船都沉没了。”

“什么？”

“两只船在萨莱克岛附近沉没。船上的人全死了……事情就发生在隐修院前面……刚刚出魔鬼航道。”

韦萝妮克没有多说，避免提别人名字和提及弗朗索瓦和他的老师所扮演的角色。可是克蕾蒙丝站起身来，一脸的困惑，浑身无力地靠在门上。

热尔特律德轻声地说：

“那么奥诺丽娜呢？”

“奥诺丽娜死了。”

“死了？”

两姐妹同时喊出来，然后她们默默无言地相互对视着。她们像是在思考着，热尔特律德还像数数似的掰着手指头。两人脸上越来越恐怖。

热尔特律德由于恐惧，两眼盯着韦萝妮克，喉头像被掐住了一样，说道：

“对了……对了……数目正好……您知道船上除了我和两个姐妹之外，一共是多少人吗？二十人……那么您算算……二十，再加第一个死去的马格诺克……再加上后来死的安托万先生……还有失踪的小弗朗索瓦和斯特凡，他们也死了……还有奥诺丽娜和玛丽·勒戈夫也死了……那么算算看……一共二十六个……二十六……正好，是不是？三十减二十六……您明白了吗？三十口棺材肯定要装满……那么三十减二十六……还剩四……对不对？”她说不下去了，舌头不听使唤了。不过她嘴里吐出的几个可怕的字句，韦萝妮克还是听清了：

“嗯？您明白吗？……还剩四个……我们四个，三个阿尔希纳姐妹先关在这里……而后您……对不对？四个十字架……您懂吗？四个女人钉在十字架上……正好这个数……我们四个……这岛上只剩下我们四人……四个女人……”

她耸了耸肩膀：

“那么，又会怎么样？既然岛上只有我们，你们又怕什么呢？”“怕他们！是怕他们！”

她不耐烦地说：

“可是所有的人都走了啊！”

热尔特律德惊慌地说：

“小声点，他们会听见的！”

“谁？”

“他们……先人……”

“什么样的先人……”

“对，那些祭祀的人……杀男人和女人的人……他们向神明献殷勤……”

“可这一切已经进行完了！您是说，德落伊教徒？可是您看，现在已没有德落伊教徒了。”

“小声点！小声点！还有的……还有神灵。”

“还有神灵？”韦萝妮克被这些迷信的说法吓得毛骨悚然。“是的，是有神灵，不过是些血肉之躯的神灵……他们用手关门，并把您监禁起来……他们把船弄沉了，同时，还杀死了安托万先生，玛丽·勒戈夫和其他人……他们一共杀死了二十六个……”

韦萝妮克没有答话……也无法回答。她自己知道，是谁杀了戴日蒙先生和玛丽·勒戈夫以及其他的人，又是谁把船弄沉了。她问道：

“你们三人是几点钟被关在这里的？”

“十点半钟……我们同柯雷如约好十一点在村子里会面。”韦萝妮克想了想，弗朗索瓦和斯特凡不可能在十点半钟到达这里，而一个小时后出现在岩石后面，去弄沉两只船。那么是否可以设想在岛上还有一个或几个他们的同伙呢？

她说：

“无论如何应该作出决定。你们不能老是这样，应该休息，应该吃饭……”

第二个姐妹站起来，也用同样低沉而激烈的语气说：“首先应该躲起来，要能够防备他们。”

“怎么办呢？”韦萝妮克问，不管怎样，她也觉得是需要一个隐藏的地

方，以防可能的敌人。

“怎么办？这些事，特别是今年以来谈得很多，而马格诺克曾说过，一旦遭到袭击，全岛的人都躲到隐修院去。”“到隐修院？为什么？”

“因为可以自卫。那里岩石很陡。到处都可以隐蔽。”“还有那座桥呢？”

“马格诺克和奥诺丽娜都预想好了。在桥的左边二十步的地方有一个小窝棚。他们选好那个地方存放食品和汽油。在桥上倒上三四桶汽油，划根火柴，就大功告成。管它呢，断了交通，就不会有袭击。”

“那么为什么大家不到隐修院去，而要坐船逃走呢？”“坐船，逃走，更妥当……然而我们现在已别无选择。”“我们就走吗？”

“马上走，天还亮着，比晚上走好些。”

“可您的姐妹，躺在地上？”

“我们有辆两轮车，我们把她推去。走近路到隐修院，不必经过村子。”尽管韦萝妮克厌恶同阿尔希纳姐妹生活在一起，但由于无法控制的恐惧，使她让步了。

“好吧，”她说，“咱们走吧。我把你们领到隐修院，而后我再回村里找食物。”

“噢！不等好久，”一个姐妹说，“等桥一烧断，我们就在仙女石桌坟的小丘上点燃一堆火，那么隔岸就能看见烟火。今天，起雾了，等明天……”

韦萝妮克没有表示异议，她现在同意离开萨莱克岛，即使要接受一场调查，披露自己的名字。

她们等那两个姐妹喝完一杯烧酒之后就动身了。疯姐妹蹲在两轮车里轻声怪气地发笑，她向韦萝妮克说些话，仿佛要让她也发笑。

“我们还没有见到他们……他们整装待发……”

“住口，老神经病，”热尔特律德命令道，“你会让我们倒霉的。”“对，对，我们去玩……那才滑稽……我要在脖子上戴一个十字架……手上也戴一个……瞧……到处都是十字架……我们肯定会上十字架……肯定睡着了。”

“住口，老神经病，”热尔特律德又说了一句，并给了她一耳光。“当然……当然……他们会打你的，我看见他们藏在那儿了……”

开始路很难走，后来到了西部高地，岩石更高，但是没有那么多沟沟壑壑，树木也稀疏一些，橡树被狂风吹弯了。“我们快到荒野了，人称黑色荒原，”克蕾蒙丝·阿尔希纳说，“他们就住在下边。”

韦萝妮克又耸了耸肩。

“你们怎么知道的？”

“我们比别人知道得多，”热尔特律德说，“……别人叫我们巫婆，那是真的……马格诺克也是，……他精通此道，也向我们讨教有关医药、吉祥石以及圣让草方面的事情……”“蒿草、马鞭草之类的，”疯子讥笑道，“我们是在太阳落山以后采摘……”

“关于传说方面的事，”热尔特律德又说，“我们也知道，这个岛上流传了几百年的事。人们一直传说，这底下有一座城市和街道，他们从前就住在那儿。现在还在……我就亲眼见过。”韦萝妮克没有回答。

“我和我的姐妹，是的，看见过一个……有两次，那是六月满月之后的第六个夜晚。他穿着白色衣服……爬到大橡树上面，用一把金色的砍刀，采集槲寄生……金子在月光下放光……我看见了，我同您说……还有别人也看见了……他并不只一个人。他们有好几个，是先人留下守护他们的珍宝的……”

对！对，我肯定是珍宝……听说那是一块石头，非常神奇，人碰了它就会致死，睡在它上面又可以复活……这都是真的，马格诺克说是真的……这些先人守护着宝石……天主宝石……今年他们肯定是要拿所有的人作祭礼……是的，所有的……三十个死人，三十口棺材……”“四个女人钉在十字架上，”疯女人低声地喝道。“不能再迟疑了……月圆之后第六天又快到了。我们应当在他们采榭寄生之前走。喏，大橡树，从这儿就看得见。过桥之前的那片树林里……它统治着别人。”

“他们藏在后面，”疯女人说，她在两轮车上转来转去，“他们在等我们。”

“你够了，别动……好不好？你们看见大橡树林吗？……那儿……最后一块荒地的上面？还有……还有……”她话还没说完，就把车弄翻了。

克蕾蒙丝说：

“好吧，怎么样？你是怎么啦？”

“我看见一样东西……”热尔特律德结结巴巴地说，“我看见一团白色在移动……”

“一样东西？你说什么？他们大白天也出来？你眼睛发花吧？”她们两人看了一下，然后又出发了。只一会儿就离开了大橡树林。

她们穿过阴暗的、高低不平的荒地，地面布满了像坟塚一样的石头。

“这是他们的公墓，”热尔特律德咕哝地说。

她们一句话也不说。好几次，热尔特律德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克蕾蒙丝没有力气推车了。两人的腿直打哆嗦，她们不安地巡视着四周。

过了一片洼地，又上坡。她们走到了第一天韦萝妮克与奥诺丽娜走过的路上，而后进入桥前面的树林。

走完一段路，阿尔希纳姐妹们越来越紧张，韦萝妮克心里明白，是要过大橡树了；她果真看见了它，它比别的树要粗壮，矗立在泥土和树根筑成的土台上，比其他树的间隔也远一些。她不由得想到树干后面可能藏着好几个人，树把他们挡住了。尽管她们害怕，姐妹们还是加速前进，不去看那棵致命的树。她们走过大橡树。韦萝妮克才轻松下来。一切危险过去了，她想同阿尔希纳姐妹们开玩笑，她们中的克蕾蒙丝突然晕倒了，在地上呻吟。

就在这时，有样东西掉在地上，这件东西砸中她的背。这是一把斧头，一把石斧。

“啊！雷石！雷石！”热尔特律德叫道。

她稍微抬头望了一下，仿佛她相信了那些古老的民间传说，她想，斧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雷发射出来的。

可是，就在这时候，疯人从车子里跳出来，在地上蹦着，又一头栽下去。一样东西在空中呼啸而来。疯女人痛苦地抽搐着。热尔特律德和韦萝妮克看见一支箭射进她的肩膀，箭杆还在抖动。热尔特律德叫着逃开了。

韦萝妮克犹豫不决，克蕾蒙丝和疯人在地上打滚，疯人傻笑着说：

“在橡树后面，他们藏在那儿……我看见他们了。”克蕾蒙丝语不成句地喊着：

“救命啊！帮帮忙……把我带走……我怕。”

这时又一支箭嗖地一声落到远处。

韦萝妮克也逃开了，跑到最后几棵树跟前，急忙朝通向木桥的小山坡跑去。

她拼命跑着，因为害怕——这是合乎情理的，也是为了能找到武器进行自卫。她想起来，她父亲的书房里有一个玻璃柜，装满了步枪和手枪，每支枪都标明“上膛”，无疑是为弗朗索瓦写的。她正是想要拿一支来对付敌人。她甚至头也不回一下，看看是否有人追赶她。她只为着一个目的，一个对她有利的目的奔跑着。她比热尔特律德跑得轻快，她赶上了她。

热尔特律德气喘吁吁地说：

“桥……应当把它烧了……汽油就在那里……”

韦萝妮克没有答话。断桥是次要的，最大的问题是她要拿起武器抵御敌人。

可是，当热尔特律德刚到桥上的时候，一阵眩晕，差点跌进深渊，一支箭射中她的腰部。

“救救我！救救我！”她大声请求，“……请不要抛弃我……”“我一会儿就来，”韦萝妮克说，她没有看见箭，以为热尔特律德没走好跌倒了，“……我就回来，我去拿枪……您等着我……”她脑子里想的是，她们两人一旦有了武器，就再回到树林里去救其他两姐妹。因此她加快脚步，跨过小桥，来到房子围墙外；她穿过草坪，上楼到她父亲的书房里。她直喘气，不得不站了一会，而后才拿了两支枪，心怦怦地直跳，她只得放慢了脚步。她很奇怪，路上没碰到热尔特律德，四处望去也没有瞧见她。于是她喊她，也没有回答。这时候她才想到，布列塔尼妇女同她的姐妹一样受了伤。

她又跑起来。可是当她跑到桥头时，耳边响起嗡嗡的呻吟声，她爬到通向大橡树的陡坡对面，她看见了……

她看见的情景使她呆呆地站在桥头。在桥的另一头，热尔特律德爬在地上挣扎着，用弯曲的指头在地上或草里抓住树根，一点一点地，不断地在往土坡上爬。

韦萝妮克明白了，不幸的人胳膊和身上被绳子捆住了，就像捆一只软弱的猎物一样。她是被看不见的手从高处射中的。韦萝妮克扛着枪，可是朝哪个敌人瞄准呢？要同什么样的敌人拼搏呢？是谁躲在树干和像城堡一样的石头后面呢？热尔特律德在这些石头中间，在树干之间呻吟。她已喊不出声了，精疲力尽，肯定都昏过去了，看不见了。韦萝妮克没有动。她明白必须自信，自信才有力量，自信才能行动。如果是投入一场事先已被打败的战斗，她就不能解救阿尔希纳姐妹，而她要做一个胜利者，新的和最后的牺牲者。她又害怕了。一切都按事情本身不可改变的逻辑规律进行，可她并不明白它的意义，事实上它们是互相关联的，就像一个锁链上的每个环一样。她怕，怕这些幽灵，本能地、下意识地怕，就像阿尔希纳姐妹，像奥诺丽娜和所有在可怕的灾难中死去的人们一样地怕。

为了不让躲在橡树后面的人看见，她利用荆棘灌木作掩护，弯着腰来到阿尔希纳姐妹说的左边那个小窝棚里。窝棚像个小亭子，是尖屋顶，还有彩色玻璃窗。小亭子的一半地方堆放着汽油桶。她在那里控制着木桥，任何人走过，她都看得见。但是没有人从树林里出来。

夜来临了，夜雾很浓，月光撒下了银白色，使韦萝妮克刚好能看清对岸。

过了一小时后，她放心一点了，便第一次提了两桶汽油倒在桥梁上。

她来回这样走了十次，尖起耳朵听，背着枪，随时准备自卫。她有点随便地也是摸索着有选择地倒汽油，尽量找腐烂得厉害的地方倒。

她有一盒火柴，她在房里找到的唯一一盒。她拿出一根火柴，又迟疑了

一会儿，她想马上就要发生大火，心里害怕了。“如果，”她想，“对岸看见了大火……可是雾这么大……”她猛地擦了根火柴，很快就点着了事先准备好的浸过汽油的纸团。

一条大火苗烧了她的手指头，于是她把纸扔到桥上积满汽油的坑洼里，然后急忙向小亭子跑去。

立即燃起了大火，那尖舌一下伸到她倒过汽油的所有地方。刹那间，大小岛屿的岩石，连接两岛的崖顶，周围的大树，石柱，大橡树林，深邃的大海，所有的一切都被映照得通明透亮。“他们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了……他们正朝我躲着的小亭子注视……”韦萝妮克心里想，眼睛一刻也不离开大橡树。可是树林里连个人影都没有。也没有一点说话声。隐藏在大树后的人，也没见他们从藏身的地方走出来。

几分钟以后，随着一声巨响和一阵冲天的火光，桥的一半已断裂，另一半桥在继续燃烧，不时有一段烧着的木桥掉下深渊，照亮着黑暗的深处。

每掉下去一块木头，韦萝妮克就感到一阵安慰。她那紧张的神经开始松弛下来。随着隔断她与敌人之间的鸿沟的扩大，她愈感到安全。不过她还呆在小亭子里，决心等到天明，看一看是否还有可能通行。

雾越来越浓，黑暗笼罩着一切。半夜，她听到对岸传来声音，她估计是从山丘上面发出的声音，是伐木工人伐木的声音，斧子有节奏地砍在树枝上，然后把它弄断。

韦萝妮克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她想，他们可能再建一座步行桥。于是她握紧了她的枪。

一个小时以后，她好像听见呻吟声，甚至是被窒息的叫喊声，而后就是长时间的树叶飒飒声，以及人来人往的声音。然后，这些声音都停止了。又重新恢复了深沉的寂静，一切移动的、令人不安的、颤抖的与活着的東西，在寂静中交织在一起。疲乏和饥饿开始折磨着韦萝妮克，使她变得思想迟钝。她甚至想到自己没有从村子里带任何吃的东西，她已没有什么吃的了。她并不发愁，因为她决定，雾一散开——这不要多久了——就用汽油点旺火。她甚至想到，最好是到岛的尽头那座石桌坟上。可是，又突然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她是否把火柴忘在桥上了？她在口袋里找了一下，没有找到。怎么找也没有用。对此，她并不太忧虑。现在她已逃脱了敌人的袭击，她感到一阵喜悦，在她看来，仿佛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她就这样度过了几个小时，漫长的几个小时，刺骨的浓雾和寒冷，使得黎明的时间更加难挨。

天边一抹晨曦。万物从黑暗中苏醒，恢复了它们的本来面目。于是韦萝妮克看到了这座桥整个儿地崩塌了，一条从崖顶连接两岛的五十米长的桥被斩断了，只剩下不可逾越的崖顶。她得救了。

可是，当她抬头看对面山坡时，那场面使她不由自主地吓得大叫了一声。大橡树林山丘最前面的三棵树干被砍去了下面的树枝。在三棵光秃秃的树干上，阿尔希纳三姐妹的胳膊向后面伸张着，大腿从破裙子下面露出来，被头巾中的黑结翘遮着的青灰色的面孔下边的脖子被绳索捆绑着。

她们被钉上了十字架。

六 “杜瓦边”

韦萝妮克既没有再回头看那残忍可怕的场面，也没有考虑自己被发现后，可能会怎样，她迈着机械的沉重的步子径直回到隐修院。

只有一个目的和一个希望支撑着她：离开萨莱克岛。她似乎被恐惧吓够了。如果她只是看到三具尸体，三个女人被勒死或被枪杀，或是吊死，她也不至于这样的反感。而这种刑罚真是太过分了。简直是无耻之极，是渎圣行为，是弥天大罪，是应入地狱的勾当。

后来她又想到自己，她是第四个，最后一个被害者。似乎命运引导她走向这个结局，如死刑犯被推向断头台一样。她怎么能不吓得发抖呢？她怎么会不从大橡树林山坡上三姐妹被钉上十字架的刑罚中获得警告呢？

她用这些话安慰自己：

“一切都将弄清楚……在这些残酷的神秘中，隐藏着十分简单的原因，表面看起来是神明所作，其实就是像我一样的自然人所为，他们为着一个罪恶的目的，按照预定的计划执行。当然，由于战争，由于战争造成了一种特殊的环境，才使这类事件得以发生。不过无论如何，这里并没有什么神奇的和超出常人生活规律的东西。”

这些自我安慰的话也徒劳无益！她的神经阻碍了她进行推理。最后她因受到过分的打击而动摇了，她同她亲眼看见死去的所有萨莱克人产生了一样的看法，一样的感觉，一样感到软弱无力；遭到同样的恐怖，为同样的梦魇所困扰；并且由于本身存在着旧意识，相信死后复活的迷信，她已经精神失常了。

这些迫害她的看不见的人是谁呢？是谁负责在萨莱克岛把三十口棺材装满人的呢？又是谁杀害了不幸的萨莱克岛的所有居民呢？什么人住在洞穴里，在预定的时间出来采集圣果和圣草呢？是什么人使用斧头和弓箭来残害女人？是为了什么可怕的需要？要干什么怪诞的事情？依据怎样不可思议的计划？是魔鬼、恶神和死亡教的祭司，把男人、女人和孩子供给嗜血成性的神明……“够了，够了！我变成疯子了！”她大声说，“走吧！……只有让我离开这座地狱！……”

可是，可以说，命运好像是在故意捉弄人。她想找点吃的，却在她父亲书房的一个壁柜里，突然发现了一张钉在墙上的画，所画的内容与她在那个被废弃的窝棚里，马格诺克尸体旁发现的那个纸卷一模一样。

在壁柜的一个隔板上，放着一个画夹，她打开画夹，看见里面有好几张这样的草图，也是用红笔画的。每张画上的第一个女人头上，都签着 V. d' H. 的名字。有一张上面签的是安托万·戴日蒙。

那么在马格诺克身旁发现的那张画是父亲画的吗？是她的父亲试图在草图上把那个女人画得酷似自己的女儿！“够了！够了！”韦萝妮克又说道，“我不要再想了……我不愿再想了。”

她身体很虚弱，继续在屋里搜寻，可是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充饥的东西。

她也没有找到可以在岛的岬角上点火的东西。现在雾散了，要是发出信号，肯定能被发现。

她试着用两块火石磨擦生火，运气不好，没有成功。有三天时间，她都是依靠水和野草维持生活的。她焦急不安，精疲力尽了，忍不住哭起来，几乎每次哭的时候，“杜瓦边”都会突然出现，而狗是那样的乖巧，使得她又

埋怨这可怜的小动物取这么个荒唐的名字，并且把它赶走。“杜瓦边”受惊后，就离她远远地坐着，扮着各种滑稽相。她又把它赶走，仿佛因为它是弗朗索瓦的狗而有罪。

稍有一点声响，她就吓得从头到脚地颤抖，而且直冒冷汗。大橡树后的人在干什么呢？他们会从什么地方来进攻她呢？她把胳膊抱在自己的胸前，一想到会落到这些怪物手里，浑身就发抖。她也不能不想到，自己很漂亮，他们可能会被她的年轻美貌所诱惑……

到了第四天，一个巨大的希望支持着她。她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一个高倍放大镜。她利用晴天，用放大镜把光聚在一张纸上，把纸烧着，而后点燃蜡烛。

她以为得救了。她找来所有的蜡烛，首先要让这珍贵的火种维持到晚上。

十一点钟左右，她提着灯到小亭子去，想点火，但天还不够黑，对岸可能看不到信号。

她害怕别人看见她的光，特别担心出现阿尔希纳姐妹的悲剧。月光撒满骷髅地。她从隐修院一出来，就走上一条更靠左边的长满灌木的另一条路。她小心翼翼地走着，生怕弄响了树叶和碰着了石头。当她走到一个开阔地，离小亭子不远的地方，她感到很疲倦，于是不得不坐下来，头嗡的一声，心好像都不跳了。因此，她还没有看清这是行刑的地方。但是无论如何，她还是用眼睛扫视着山坡，她好像看见有个白影子在动。这是树林的中心，一条路的尽头，这条路从这里的灌木丛中穿过。影子又动了一下，那里很亮，尽管距离很远，韦萝妮克依然看得明白，那是一个穿着袍子的男人，他站在一棵孤零零的并且比别的树要高些的树枝中间。

她想起了阿尔希纳姐妹的话：

“月圆之后的第六天来临的时候，他们将到大橡树林来采集圣果。”

她马上就想起了书中或她父亲讲述的故事中的一些描写，她好像参加过一次德落伊教的祭礼，这种祭礼，给她的幼年留下深刻的印象。可同时，她又感到极其衰弱，以致她不能肯定自己是否是在醒着的，以及感到这种奇异的景象是真实的。四个白色的影子聚集在树下，伸出双手好像是在接从树上掉下来的树叶。树上大祭司的金镰刀闪着光，他在砍一束槲寄生。然后大祭司从橡树上下来，五个影子沿路走来，绕过树林，来到山丘顶上。

韦萝妮克始终惊恐地注视着这些人，她探着头，看见了三个被痛苦地挂在树上的尸体。远远看去，她们头巾上的黑结翅就像乌鸦。那些人停在受难者面前，像是举行了不可思议的某种仪式。最后，大祭司走出队列，他手里拿着一束槲寄生，从山坡上下来，朝第一个桥拱的地方走去。

韦萝妮克全身无力，视觉模糊，好像那些事情在眼前晃动，她的眼睛紧盯着大祭司的镰刀在白色胡须下的胸口前摆动的光点。他要干什么？尽管桥已不复存在了，她心里还是充满着不安。她的膝盖已支持不了，但是眼睛仍盯着那可怕的场面。祭司在深渊旁边又站了一会儿。然后伸出那只拿着槲寄生的手。以前是以圣草作为辟邪物的，在他看来，用它可以改变自然的规律，他在深渊上边向前跨了一步。

于是他就这样在月光下把一片白光投进了深渊。韦萝妮克对发生的这些一点都不明白，她也无法弄明白，即使她没有幻觉，随着奇特的仪式开始，她衰弱的神经就开始产生幻觉了。

她退让了，不想抵抗，她知道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中已经被打败。最

不堪忍受的结局是被抓住。可是为什么不能逃避饿死和被折磨死呢？与其受罪，还不如在不知不觉中消除痛苦，跳出残酷的生活，到达越来越渴望的消失。

“就这样，就这样，”她自言自语着，“离开萨莱克岛，或者死，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要走。”

一阵树叶的摇曳声音，使她睁开了眼睛。蜡烛已经熄灭了。灯后面坐着“杜瓦边”，两只前腿在空中挥动着。

韦萝妮克看见它脖子上的绳子系着一包饼干。

“告诉我，你的故事，我可怜的‘杜瓦边’，”韦萝妮克在隐修院自己的房间休息了一夜后，第二天早上，对它说：“因为我决不相信你会寻找食物，并有意给我送来。这是一次偶然事件，对吗？你在这一带游荡，听见我哭，你就来了。可是是谁把饼干系在你脖子上的呢？这么说，我们在萨莱克岛还有一位朋友，他关心着我们？为什么他不露面呢？说呀，‘杜瓦边’。”她拥抱着这只善良的狗，接着又对它说：

“这些饼干是给谁的呢？给你的主人弗朗索瓦？或者是给奥诺丽娜的？不，那么？是给斯特凡先生的？”

狗摇摇尾巴向门口走去。它像是真的听懂了。韦萝妮克一直跟它走到斯特凡·马鲁的房间。“杜瓦边”爬进老师的床下边。床下有三盒饼干，两包巧克力和两盒罐头。所有的包盒上都有一根绳子，头上都打了一个结，“杜瓦边”可以把头从里面伸出来。“这意味着什么呢？”韦萝妮克惊讶地说，“是你把这些东西藏在下面的吗？那么又是谁给你的呢？是不是这个岛上真有一个认识我们，认识斯特凡·马鲁的朋友？你可以带我到那个朋友那里去吗？他肯定住在岛的这边，因为与岛的另一边交通断绝，你也过不去，是吗？”

韦萝妮克思考着。她看到“杜瓦边”存放食品的床下，还有一只小帆布箱。她想斯特凡·马鲁为什么把这只箱子藏在这里。她认为有必要打开看看，寻找这位老师的一些线索，诸如他扮演什么角色，他的个性，也许还有他的过去，他与戴日蒙先生和弗朗索瓦的关系等等。

“是的，”她说，“我有权利，也有责任这么做。”她毫不迟疑地用一把大剪刀把箱锁撬开了。

箱子里只有一个记事本，用橡胶封住了。当她启开记事本橡胶后惊呆了。

第一页上有她的照片，她少女时代的照片，以及她的亲笔签名和赠言：送给我的朋友斯特凡。

“我不明白……我不明白……”她喃喃自语地说，“我记得很清楚这张照片……那时我是十六岁……可是我怎么会送给他了呢？那么我认识他？”

她很想知道更多些，于是她便读第二页，一段前言似的文字：

韦萝妮克，我愿生活在您身边。我之所以教养您的儿子——我本来应当憎恨，他是另一个人的儿子，而我却爱着他，因为他是您的儿子，这同我长期以来保持着的表情是一致的。我毫不怀疑，您会重做您儿子的母亲。那时，您将会为弗朗索瓦感到自豪。我尽力从他身上涂除他父亲的痕迹，而弘扬您高贵和庄重的品德。这是一个伟大的目标，我为之奉献出我的身心。我高兴这样做。您的微笑将是对我的报偿。韦萝妮克心头荡漾着一种特别的感觉。她的生命又升起了一线祥和的光明。这个对她来说讳莫如深的新奥秘，如同马格诺克的鲜花一样，令人感到温馨和安慰。

于是，她每天翻着记事本，每天了解其对儿子的教育。从中她看到学生

的进步和老师的教学方法。学生和藹可亲、聪明、用功、温顺、体贴人、重感情，同时自觉和肯动脑筋。老师则亲切、耐心，字里行间隐含着某种深情。

每天的诉说，表现出感情越来越奔放，表达得也越来越无拘无束。

弗朗索瓦，我爱的儿子——我可以这样称呼，是吗？弗朗索瓦，在你身上可以看到你的母亲。你纯洁的眼睛像她一样清澈透明。你的心灵同她一样正直和纯朴。你不知道恶，甚至可以说也不知道善，因为善良已溶进了你美丽的天性之中……

孩子的一些作业，也被抄录在记事本里。孩子在作业里谈到他母亲时表现出热烈的爱，并渴望马上找到她。

“弗朗索瓦，我们会找到她的，”斯特凡在作业后面批道，“那时候，你就会懂得什么是美丽，什么是光明，什么是生活的魅力，怎样才叫赏心悦目。”

接下来是些关于韦萝妮克的趣闻轶事，有些细节连她自己都忘掉了，或者有些是只有她一个人知道的事情。

有一天，在杜伊勒利宫——那时她十六岁——很多人围在她周围看她，惊叹她的美貌。她的女友们为她受到赞美而感到高兴……

你展开她的右手看看，弗朗索瓦，在她的掌心有一道长长的白色伤疤，那是她小时候被铁栅栏尖儿划破的……

最后几页不是为孩子写的，肯定也没有让他读过。爱情是用毫不掩饰的语句表达出来的，表现得坦诚、炽热、疯狂、痛苦，崇敬中怀着企望。

韦萝妮克合上记事本。她不能再读下去了。

“是的，是的，我承认。‘杜瓦边’，”她轻声地说，小狗扮着滑稽相，“是的，我的眼睛满含着泪水。尽管我不像别的女人，我对你说句我不会对任何人说的话，我还是动心了。是的，我回想起这张如此爱我的陌生的脸庞……定是哪个童年时代的朋友，我未曾察觉到他对我的暗恋，甚至连他的名字我也一点想不起来……”

她把狗拉到跟前。

“两颗善良的心，是吧，‘杜瓦边’？不会是老师或学生犯下我所目睹的那种滔天大罪。如果他们做了我的敌人的同谋，那一定是身不由己和不知情罢了。我不相信有什么春药、咒语和迷魂草之类的东西。但不管怎样，这里总有某种奥秘，是吗？我的小乖狗？那个在鲜花盛开的骷髅地种植婆婆纳花，并写上‘妈妈的花’的孩子是无罪的，对吧？奥诺丽娜极力谈论他是有道理的，是吗？他会回来找我的，是吧？他和斯特凡都会回来的，是吗？……”令韦萝妮克感到宽慰的几个小时过去了。生活中她不再孤独。现实已不令她恐惧，她对未来满怀信心。

第二天早上，她告诉“杜瓦边”，要它留在自己身边，不要走开：

“现在，我的乖乖，你领着我去吧。去哪里？到那个给斯特凡·马鲁送食物的陌生朋友那里去。走吧。”

“杜瓦边”只等韦萝妮克一声令下，就直冲通往石桌坟下面的草坪跑去，走到半路上，又停下来，韦萝妮克跟上后，它又向右转，走到一条通向悬崖旁的废墟上的小道。

它又停下来。

“就这儿吗？”韦萝妮克问道。

小狗趴下来。在两块靠在一起，爬满长春藤的大石头底下，有一丛荆棘，荆棘下面有一条像兔子洞穴似的小通道。“杜瓦边”钻了进去，不见了，过

后又回来找韦萝妮克。韦萝妮克刚才回隐修院拿了一把砍刀来砍荆棘。

半小时后，她终于清理出来阶梯的第一级台阶。她跟着“杜瓦边”走下台阶，接着又走进一条长长的岩石地道，右边有些小孔透着亮光。她踮起脚看，这些小孔正好对着海面。她这样走了十分钟，又下了几级台阶。地道变得狭窄了。小孔，所有的小孔都是开在顶上，无疑是为了不让人从下边看见，现在光仍从左右两边照进来。

韦萝妮克这才明白“杜瓦边”可以从岛的另一个地方来往。地道沿着狭窄的岩石地带连接着萨莱克岛和隐修院。而地道两边是拍打岩石的海浪。

然后它又上了几级台阶，来到大橡树林的山岗下，上面有一个叉路口。“杜瓦边”选择了右边的地道，通向大西洋岸的地道。左边又有两条小路，都是黑洞洞的。这个岛一定有着许多这样看不见的通道，韦萝妮克想到她正在朝阿尔希纳姐妹说的黑色荒原下的敌人住处走去，心里不禁一惊。

“杜瓦边”一路小跑地在她前面走，时不时地回头来等她。她小声地对它说：

“是的，是的，我的乖乖，我来了，放心吧，我不怕，你领我去找的是一个朋友……一个在那里避难的朋友……可是为什么他不出来呢？你为什么不给它作向导呢？”

地道到处都一样，四壁是细小的凿痕，是拱顶，花岗岩地面，由于海风的不断吹拂很干燥。四壁没有任何记号和标记。只有几处地方露出黑色的火石顶尖。

“是在这里吗？”韦萝妮克问“杜瓦边”，它正停在那里。地道到了头，像间房子那么宽，光线从一扇狭窄的窗户射进来，显得很昏暗。

“杜瓦边”显出犹豫不决的样子。它站在那里，前腿搭在地道尽头的墙上，竖起耳朵听。

韦萝妮克发现，这里的墙壁不是花岗岩的，而是用大小不同的石头加上水泥建筑的。这一工程明显地是建于另一个时代，无疑是比较近的时代。人们筑起了一道真正的墙堵住了地道，地道肯定连着另一边。

她又问：

“是这儿吗？”

然后她没有再说什么，因为她听见了轻轻的说话声。她靠近墙壁，一会儿她打了个哆嗦。声音提高了，歌声听得更清晰。有人在唱一首儿歌，她听出来，歌词是这样的：

妈妈摇着孩子说：

别哭了，宝贝，

你哭的时候，

慈悲的圣母也会哭。

韦萝妮克轻声地说：

“这个歌谣……这个歌谣……”

这正是奥诺丽娜在贝梅伊唱过的那个歌谣。那么现在还有谁会唱呢？留在岛上的一个孩子？弗朗索瓦的朋友？歌声继续唱道：

你要是唱和笑，

圣母也会笑。

合十吧，祈祷，

慈悲的圣母马利亚……

唱完最后一句后，静寂了一会儿。“杜瓦边”更仔细地听，像是就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一样。

真的，就在它呆着的地方，传来了有人小心翼翼地移动石头的声音。“杜瓦边”急得拼命地摇着尾巴，好像在肚子里吼叫，因为它懂得打破沉寂是危险的。突然它头顶的一块石头从上面搬开了，露出一个相当宽的洞口。

“杜瓦边”两条前腿伸直，后腿一蹬，一下子就窜了上去，身子一曲一伸爬行着，消失在里面。

“噢！是‘杜瓦边’先生。”孩子的声音说，“事情进行得如何？‘杜瓦边’先生，为什么你昨天没来看你的主人？有什么重要的事吗？同奥诺丽娜散步了吗？哎！你要是能说话，嗯，我可怜的老伙计，你就能告诉我这一切！那么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韦萝妮克的心猛烈地跳动，她跪在墙根。刚才说话的难道是她儿子吗？她一定以为弗朗索瓦又回来了，并且藏起来了。她想看看他，但看不见，墙很厚，洞口有一个拐弯。然而里面说的一字一句，每个音调她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们去瞧瞧，”孩子说，“为什么奥诺丽娜不来救我呢？为什么你不带她来这儿？可你，你已找到我了……还有外祖父，他一定担心我！……可是，出了那样的事？那么，你毕竟不改初衷，嗯，我的老伙计，‘杜瓦边’，是吗？一切会越来越好，是吗？”韦萝妮克听不懂。从她儿子——她毫不怀疑这就是弗朗索瓦——的说话中，好像根本不知道所发生的一切。是他忘记了？他的脑子里没有保持他发疯时干的事情的记忆？

“是的，那是一种疯狂行为，”韦萝妮克坚持认为，“是的，他当时是疯了。奥诺丽娜没有说错……他疯了……而现在他的理智已经恢复了。啊！弗朗索瓦……弗朗索瓦……”

她听着，用整个身心和颤抖的灵魂倾听着那可能带给她愉悦和失望的一字一句。

也许黑暗即将笼罩她，迷雾越来越浓重；或者就是她苦苦挣扎了十五年的没有尽头的黑夜即将结束，光明即将重现。“当然，”孩子继续说，“我们一致同意，‘杜瓦边’。只不过，若是你能带给我一些确切的消息，那么我就会高兴得不得了。一方面，尽管我让你带了很多信给外祖父和奥诺丽娜，可是都杳无音信；另一方面，也没有斯特凡的消息，这使我很不安。他在哪里？人家把他关在什么地方了？他不会饿死了吧？喏，‘杜瓦边’，请回答，前天你把饼干送到什么地方去了？……到底怎么回事，你怎么了？你好像神色不安？你往那儿瞧什么？你要走？不？那又为什么？”

孩子停住口。过了一会儿，又用很低的声音问：

“你带人来了？……有人在墙根下？”

小狗低沉地叫了一声，接着是一阵长时间的静默，弗朗索瓦也在听。

韦萝妮克如此激动，以至于担心弗朗索瓦会听到她的心跳。他轻轻地问：

“是你吗，奥诺丽娜？”

又没有声音了，他又说：

“是的，是你，我肯定……我听见你的呼吸……你为什么不回答？”

韦萝妮克一阵激动。从她听说斯特凡被关起来，同弗朗索瓦一样都是敌人的受害者时起，她眼前豁然明亮起来，头脑中便闪过一些模糊的猜想。那么她怎样回答这种呼叫呢？是她儿子在问她话，她的儿子！

她喃喃地说：

“ 弗朗索瓦……弗朗索瓦…… ”

“ 啊！ ” 他说，“ ……有人说话了……我知道……是你吧，奥诺丽娜？ ”

“ 不是，弗朗索瓦， ” 她说。

“ 怎么不是？ ”

“ 是奥诺丽娜的朋友。 ”

“ 我不认识您吧？ ”

“ 不……不过我是您的朋友。 ”

他犹豫着，他是不是不相信呢？

“ 为什么奥诺丽娜不陪您一起来呢？ ”

韦萝妮克没料到他会提这样的问题，但她很快就明白，如果刚才她无意间作的假设是正确的话，那么就还不能把真相告诉孩子。于是她答道：

“ 奥诺丽娜外出回来又走了。 ”

“ 是去找我吗？ ”

“ 是的，是的， ” 她急忙说，“ 她以为您和您的老师被从萨莱克绑架走了。 ”

“ 那么外祖父呢？ ”

“ 也走了，在岛上的人走了以后走的。 ”

“ 哎！总是为棺材和十字架的故事吗？ ”

“ 正是的。他们以为，您的失踪便是灾难的开始，恐惧驱赶着他们离开岛屿。 ”

“ 可是您呢，夫人？ ”

“ 我认识奥诺丽娜很久了。我和她一起从巴黎来，到萨莱克休息休息。我没有理由离开这里，所有这些迷信说法吓不住我。 ” 孩子不说话了。在他看来，这些回答似是而非，论据不足，他的疑心在加重。他坦率地说：

“ 听着，夫人，我应当告诉您一件事。我被关在这里已经十天，开始几天没看见任何人，也没听见任何声音，可是从前天开始，每天早晨，我的房门上的小窗口就被打开，一个女人的手就伸了过来，给我送食物。一个女人的手……那么……是不是这样？ ” “ 那么，您是不是以为这个女人是我呢？对吗？ ” “ 是的，我不能不这样认为。 ”

“ 您认识这个女人的手吗？ ”

“ 噢！当然，一双干瘦的手，胳膊皮肤是黄色的。 ” “ 瞧，这是我的手， ” 韦萝妮克说，“ 可以像‘杜瓦边’一样从洞口伸过去。 ”

她挽起衣袖，真的，裸露着胳膊，一弯曲便顺利地伸了进去。“ 噢！ ” 弗朗索瓦很快就说，“ 这不是我见过的那只手。 ” 接着他又低声地说：

“ 这只手是多么漂亮啊！ ”

忽然，韦萝妮克感觉到，她的手被握在他手里，而后他大声喊道：

“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

他翻转着这只手，并掰开她的指头，露出手掌。他咕咕啾啾地说：

“ 伤疤……伤疤在这里……白色的…… ”

这时韦萝妮克心里发慌。她想起斯特凡·马鲁的记事本，一些细节弗朗索瓦一定读过。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讲这个伤疤的，这是以前留下的旧伤疤。

她感觉到孩子在吻她的手，先是轻轻地，后来就是热烈地和着眼泪的狂吻，而她听到他在轻轻地叫着：

“ 噢！妈妈……亲爱的妈妈……我亲爱的妈妈。 ”

七 弗朗索瓦和斯特凡

母亲和儿子就这样长时间地跪在分开他们的墙的两边，而且他们离得那么近。他们可以通过欣喜若狂的眼睛互相看着，可以掉着泪水热吻着。

他们同时说着话，互相询问着，随意回答着。他们沉浸在喜悦之中。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很多的话要向对方倾诉，并被对方接受。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割断他们的联系，他们之间的深情和信任已把母子两人联结在一起了。

“噢！是的，我的老伙计‘杜瓦边’，”弗朗索瓦说，“你可以扮鬼脸了，我们真的在哭，因为这些眼泪是流不完的，是吗，妈妈？”对于韦萝妮克来说，曾经令她恐怖的那些可怕的情景已烟消云散了。什么她儿子是凶手，她儿子杀人等等的想法，都不对，她绝不容许这么想了。她甚至不能承认她儿子发疯的托辞。一切将会通过另一种方法得到解释，她甚至并不急于知道。她只想她的儿子，他就在这儿，她通过墙就看见他了，她的心同他一起跳动。他还活着，他是一个温顺、亲切、可爱、纯洁的孩子，同母亲想象中的一样。

“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她不停地这么说，仿佛她永远说不够这句话……

“我的儿子，是你！我以为你死了，死了千万次了，确死无疑了……然而你还活着！你还在这儿！我摸到你啦！噢！天哪！这是可能的吗？我有一个儿子……我的儿子还活着……”他也怀着同样热烈的感情说：

“妈妈……妈妈……我等了你这么长时间！而对我来说，你并没有死，可我却是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看着岁月在企盼中流逝，这有多伤心啊！”

整整谈了一个小时，谈过去，谈现在发生的事，谈了无数他们认为是世界上最令人关切的事情；然后他们很快又转到别的话题，力图对彼此生活上和心灵上的秘密了解得更多。

最后由弗朗索瓦首先来理清他们谈话的思路。

“你听着，妈妈，我们要说的话太多了，我们今天不要说了，甚至以后也不要说。现在让我们来谈谈非谈不可的事，三言两语，因为时间不多了。”

“什么？”韦萝妮克不安地说，“我不离开你。”“为了我们不再分开，所以我们先要聚集在一起。然而有许多障碍需要打开，这就是把我们分开的这堵墙。此外，我随时受人监视，一旦听到有人到来的脚步声，我就不得不叫你走，就像我让‘杜瓦边’走开一样。”

“你受到什么人的监视？”

“就是我和斯特凡两人发现了黑色荒原高地下的岩洞入口的那天，抓我们的那些人。”

“你看清了那些人吗？”

“没有，他们藏在暗处。”

“可是这是些什么人呢？这些敌人是谁呢？”

“我不知道。”

“你怀疑是……”

“德落伊教徒？”他笑笑说，“……传说中的先人？我想不是的。神灵？更不是。他们是道地的现代人，有血有肉的身躯。”“那么他们就生活在那里面？”

“可能是。”

“你们看见了他们吗？”

“没有，恰好相反，他们似乎是在等待我们，窥探我们。我们沿着一条石阶走下去，接着是一条很长的过道，两旁大约有八十一个岩洞，或者说是八十一个小房间，木门都是朝向大海，门总是开着的。我们往回走的时候，正在黑暗中上石阶时，突然从旁边上来人把我们捉住，接着，用绳索捆住，蒙上眼睛，把嘴塞住。这些只用了分把钟时间。我猜他们是把我们带到了过道的尽头。等我挣脱了绳索，扯掉了蒙眼布以后，才发现我被关进一间小房间，肯定是靠尽头的一间，我被关在这里已十天了。”“我可怜的孩子，你受罪了！”

“不，妈妈，无论如何饿不着。在屋角，总是有一杯水，另一角落则铺着睡觉用的稻草。我便静静地等待。”“等谁呢？”

“你别笑，妈妈，好吗？”

“笑什么，亲爱的？”

“笑我要跟你说的事情。”

“你怎么这样认为呢？……”

“好吧，我是等那个人，他听我谈萨莱克岛的一切故事，他答应替我带外祖父来。”

“那人是谁呢，我的孩子？”

孩子迟疑了一下说：

“不，肯定你笑我，妈妈。我以后再告诉你吧。再说，他没有来……尽管有时我以为……是的，你想想，我成功地搬开了这墙上的两块石头，然后又把这个洞堵上，而看守居然一无所知，听，我听见了声音……有人在抓墙……”

“是‘杜瓦边’吧？”

“是‘杜瓦边’，它突然从对面一条路走过来。你在这儿看到，它很受欢迎是吗？只是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没有任何人跟它来这儿。无论是奥诺丽娜，还是外祖父。我没有铅笔也没有纸给他们写信，可是只要跟着‘杜瓦边’就可找到我。”“这不可能，”韦萝妮克说，“因为大家都以为你离开了萨莱克，无疑是被绑架的，所以你的外祖父走了。”

“正是这点，他们为什么这样认为呢？外祖父根据最近发现的资料，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因为他曾经指给我们看过地道可能的洞口。他没同你说说过吗？”

韦萝妮克倾听着她儿子的叙述，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既是人们把他绑架关押在这里，那么那个杀害戴日蒙先生、玛丽·勒戈夫、奥诺丽娜、柯雷如及其同伴的恶魔就该不是他啦。她已经模模糊糊地看到的事实真相，现在更加清楚了。虽然还隔着一层薄雾，但已看得见，至少大部分情况是这样。弗朗索瓦不是罪犯。是另一个人穿上他的衣服，扮成他的样子，还有一个人则装扮成斯特凡，而犯下的罪恶。噢！其他的并不重要，比如似是而非和互相矛盾的东西，证据和亲眼所见等等，韦萝妮克都不去想了。唯一重要的是她心爱的儿子是无辜的。

因此，她也不想向他透露任何使他扫兴的事情。她肯定地说：“不，我没有看见你的外祖父。奥诺丽娜事先与你外祖父说了我要来的事，可是突然出了事情……”

“难道你一个人呆在岛上吗？可怜的妈妈？你就是希望找到我，是吗？”

“是的，”她犹豫了一下说道。

“你一个人，还有‘杜瓦边’呢？”

“是的，头几天，我没有太注意到它。只是今天早上我才想到跟它走。”

“是从什么路走来的呢？”

“是从距马格诺克花园不远处，隐蔽在两块石头之间的地道洞口来的。”

“怎么，两个岛是相通的吗？”

“是的，是由木桥下面的悬崖连在一起的。”“多么奇怪！这是斯特凡，我和任何其他人都没有想到的……唯有这位杰出的‘杜瓦边’才找到了他的主人。”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

“听……”

过了一会，他又说：

“不，现在还不是时候。不过，得赶紧点。”“我该怎么办呢？”

“很简单，妈妈。我在挖这个洞的时候，发现只要再把相邻的三四块石头搬开，那么这个洞就可拓得相当宽。这些石头很坚固，必须要用某种工具才行。”

“那好，我就去拿……”

“就这样，妈妈，你回隐修院去。在房子的左边地下室，有一个工具房，马格诺克在那里存放他花园的工具。你可以找到一把短柄的十字镐。天黑的时候送来。我晚上就可以动手，明天早上，我就可以拥抱妈妈啦。”

“噢！但愿你说的是真的！”

“我担保。我们剩下要做的就是救斯特凡。”“你的老师？你知道他被关在哪里？”

“差不多知道。根据外祖父给我们讲的，地道分为上下两层，每层的最后一间可以用作牢房。我现在住着一间，斯特凡住着我下边的另一间。我担心的是……”

“你担心什么？”

“是这样的，根据外祖父说的，这两个牢房以前是刑讯室……外祖父称之为‘死囚牢’。”

“你说什么？多可怕！”

“你为什么怕，妈妈？你看到，他们并不想折磨我。只是我不知道斯特凡的命运如何，为防万一，我就打发‘杜瓦边’送点吃的给他，‘杜瓦边’肯定找到了路。”

“不，”她说，“‘杜瓦边’不懂这些。”

“你怎么知道的，妈妈？”

“它以为你是让它把东西送到斯特凡·马鲁的房间去，它把东西放到他的床底下了。”

“哎！”孩子不安地叹道，“斯特凡怎么样了呢？”他很快又补充说：

“你看，妈妈，如果要救斯特凡，并且救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就得赶快。”

“你担心什么呢？”

“什么也不，我们要赶紧行动。”

“可是，还是……”

“什么也不，我向你保证。肯定我们会扫平所有障碍的。”“假如还有别的……我们预想不到的危险呢？……”“到时候，”弗朗索瓦笑笑说，“那个该来的人就会来保护我们。”

“你看，亲爱的，你自己也承认需要救助……”“可是，并不，妈妈，我想让你放心。什么事都不会有的。瞧，你怎么会愿意让一个刚刚找到妈妈的孩子又失去妈妈呢？这能忍受得了吗？在现实生活中是有可能的，但我们不是生活在现实中，我们是生活在传奇故事中，而在故事里，总是一切都安排好了的。你问‘杜瓦边’，是不是，老伙计，我们将取得胜利，我们定将欢聚一堂，对吗？这是你的看法，‘杜瓦边’对吗？那么，走吧，老伙计，领着妈妈。而我，我来把洞堵住，怕有人来查房。当这个洞堵着的时候，千万别进来，‘杜瓦边’，知道吗？那就意味着有危险。走吧，妈妈，再来的时候，不要弄出声响。”这次行程时间不长。韦萝妮克找到了工具。四十分钟以后她就带着工具来了，并把它塞进洞口。

“还没有人来过，”弗朗索瓦说，“但，不会要好久了，因此，你最好不要呆在这里。我可能整晚都要工作，特别是可能有人巡逻，我还得停下来。那么明天早上七点钟等着你。噢！关于斯特凡的事，我考虑了一下。我刚才听到了声音，证实了我的看法，他被关在我的底下房间。我房间的窗户很窄，我钻不出去。你呆的那个地方，有没有宽一点的窗子？”

“没有，不过可以掀掉两边的石块，把窗口扩大。”“好的。你到马格诺克的工具房里去找一个竹梯，梯子头上有铁钩，你明天早上顺便带来就是。你还拿点吃的和盖被来，把它放在洞口的树丛中。”

“这干什么呢？亲爱的？”

“你会知道的。我有我的打算。再见妈妈，好好休息，积蓄力量。明天可能会很累。”

韦萝妮克听从儿子的劝告。第二天满怀希望，重新踏上去地道的路。这回，“杜瓦边”又闹独立性了，没有陪她一道来。“轻轻地，妈妈，”弗朗索瓦细声细气地说，她差点没听见，“我被看得很紧，我觉得过道里有人走动。我的活差不多干完了，石头已经动了。还有两个小时就完工。你的梯子呢？”“在这儿。”

“推开窗子旁的石块……这样可以争取时间……因为，真的，我怕斯特凡……千万别弄出声音。”

韦萝妮克走开了。

窗户一点也不高，最多离地一米高，正如她所估计的那样，是用一些碎石块码起来的。她掀掉石块以后，窗口就变得很宽了。她很容易地就把她带来的竹梯放在窗外，并把铁钩挂在窗台上。这里俯视着三四十米深的大海，大海泛着白色的浪花，它由萨莱克岛成千上万的岩石守护着。她看不到岩底，因为窗子下边的花岗岩稍微有点突出，梯子并不是完全垂直地挂住的。“这对弗朗索瓦有帮助，”她想。

但她仍然感到这么干太危险，她心里想是否应当代儿子去冒这种险。更何况弗朗索瓦可能搞错了，斯特凡可能不在这儿，或者可能是一个窗口很小无法进去的牢房。要是这样，将浪费多少时间！这对孩子是多么无谓的冒险！

这时，她需要真诚和立即行动来表达她对儿子的爱，她义无反顾地下定决心，犹如一个人开初承受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一样。她毫不迟疑，既没有发觉梯子的铁钩没有完全张开，没有完全挂住厚厚的窗台，也没有看一看她脚下的深渊，一切在她脚下都变得矮小了。必须行动，她在行动。

她用别针把裙子别好，跨过窗户，转过脸，趴在窗台上，用脚在悬崖上探索着，踩着梯子。她全身都在颤抖，她的心在胸膛里像敲鼓似的猛烈跳动。

她壮着胆子，抓着梯子的横杠往下爬。梯子不长，一共二十级，她知道，她数过。当她下到二十级的时候，她朝左边望了望，无比喜悦地轻声喊道：“噢！弗朗索瓦……我的儿子……”

她瞧见了离她至多一米远的一个凹陷处，像是挖在悬崖上的一个洞口。

她叫道：

“斯特凡……斯特凡……”可是声音太小，即使斯特凡·马鲁在那里也听不见。

她停了一会儿，她的两腿直哆嗦，她已经没有力气了，既不能再爬回去，又不能这样悬在那里。她借助几块粗糙不平的石头，冒着把挂钩弄出来的危险，挪动了一下梯子的位置，她奇迹般地成功了，她抓住一块突出在花岗石外边的尖石，把脚伸进了洞口。她拼尽全力，猛一跳，保持身体平衡，她跳进洞里了。她立刻就看见一个人躺在稻草上，身上捆着绳子。洞很小，也不深，特别是洞的上部分，与其说是朝向大海，还不如说是朝向天空的，从远处看就像一个石坑。周围毫无遮拦，阳光可以直射进来。

韦萝妮克走过去，那人一动不动，他睡着了。她俯下身去，尽管她不一定认识他，但她似乎觉得有一种朦胧的记忆，慢慢从童年的画面中涌现出来。印象肯定不深，但这张温柔的脸庞，线条匀称，金色的头发向后梳着，露出宽阔而苍白的额头，面孔有点像女孩子，这使她回忆起在战前死去的一个修道院里的女朋友可爱的面孔。

她轻巧地为他解去两只手腕上的绳子。

那人还是没醒，他伸开胳膊，好像准备好已经熟悉了姿势，而且并不妨碍他的睡眠。这一定是人家这样帮他解开绳子让他准备吃饭的姿势，而且那是在夜里，因此他喃喃地说：“到时间了……可我不饿……天还亮着呢……”他对自己的这种反应感到很惊讶。他睁开了眼睛，他立刻坐了起来，看看在大白天第一次出现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女人。他并不感到太意外，因为他没有感到这是现实，他可能以为是一个梦，一个幻觉，他轻轻地说：

“韦萝妮克……韦萝妮克……”

她被斯特凡的目光看得有点窘迫，她忙去解绳子，当他确实感受到这位少妇在自己的手上和腿上解开束缚时，才明白过来她出现在这儿的事实，而激动地说：

“您！……您！……这是可能的吗？噢！说一句话……只说一句话……真的是您吗？……”

紧接着，他又说：

“是她，……就是她……瞧，她在这儿……”很快他又不安地说：

“您！……夜里……前些天的夜里……到这儿来的是您吗？是另外一个女人，是吗？或许是一个敌人？哎！请原谅，我向您问这个……可是，这……我不明白……您从哪儿来的呢？”“从那儿。”她说，用手指着大海。

“噢！”他说，“真是奇迹！”

他用痴情的目光看着她，仿佛是看上天的显圣，因为这种情景太意外了，使他未能掩饰住自己目光中的激情。她则心慌意乱地重复着：

“是的，从那儿……弗朗索瓦告诉我的……”“我不是问他，”他说，“您在这儿，他肯定已经自由了。”“还没有，”她说，“不过一小时后，他可以自由了。”接着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为了掩饰自己的慌乱，她说：“他将自由……您将会看到他……但是不要吓他……有些事他还不知

道……”

她发现他不是在看她讲的话，而是在听她说话的声音，可能这声音使他进入一种如痴如醉的境况中，他默不作声，只是笑着。因此她也笑了，逼问他，叫他回答。

“您很快就叫出了我的名字。您认识我，是吗？我自己好像……是的，您使我记起从前一个死去的女友……”“玛德琳娜·弗朗？”

“是的，叫玛德琳娜·弗朗。”

“也许您还会想起这个朋友的弟弟，一个腼腆的中学生，他经常到学校会客室去，从远处望着您……”

“对，对，”她用肯定的语气说，“……真的，我想起来了……我们还一起谈过几次话……您爱脸红……是的，是的，是这样的……我们叫您斯特凡……而您的名字是马鲁，对吗？……”“玛德琳娜和我，我们是同母异父的姐弟。”“哎！”她说，“您看我搞错了。”

她向他伸出手去。

“好吧，斯特凡，既然我们是老朋友了，现在又重新认识了，让我们以后再去回忆吧。眼下，没有什么比走更紧急的了。您还有力气吧？”

“力气，有，我并没有太受苦……可是怎么从这儿出去呢？”“从我刚才来的路走……有架梯子通到上面的牢房走道……”他站起身来。

“您这么勇敢？……这么大胆？……”他说道，终于明白了她大胆做的一切。

“噢！这并不很难，”她说，“弗朗索瓦很担心！他断定你们两人都是关在以前的刑讯室……死囚牢里……”他们像是大梦初醒似的，猛然间发觉，在这里说话简直是发疯。“走吧！弗朗索瓦的判断是对的，……哎！如果您知道您是冒着怎么样的危险！我请求您……我请求您……”他惊慌失措了，仿佛被即将来临的危险吓坏了。她尽量安慰他，但他请求她：

“您再耽搁一秒钟就没命了。不要留在这里……我被判处死刑，一种最可怕的刑罚。您看看我们呆着的这个地面……这种地板……不，这是无用的……啊！我请求您……走吧……”“同您一起走，”她说。

“是的，同我一起。可是必须救您才对。”

她停了一会，然后语气坚决地说：

“为了我们都能得救，斯特凡，首先让我们保持镇静。我刚才来时所做的一切，在重复做的时候应当控制我们的动作，我们的情绪……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他说，他被她的镇静折服了。“那么，跟着我。”

她一直走到悬崖边上，俯下身去。

“拉着我的手，”她说，“为了使我不失去平衡。”她转过身去，贴着岩壁，用另一只手摸索着。没有摸着梯子，她抬了一下头。

梯子挪动了。肯定是韦萝妮克猛地往洞口跳时，梯子右边的挂钩滑出来了，梯子只剩下一个挂钩，因此它像一个钟摆在晃动着。梯子下边的几级横杠现在已经够不着了。

八 不安

韦萝妮克虽然表现得很勇敢，但假如是她一个人，那么她性格中的软弱也会在和命运抗争中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来。然而，她面对斯特凡，觉得他比自己更软弱，那肯定是长期囚禁中受到损害的缘故。她不得不尽力地克制自己，故意把话说得很干脆：“梯子移动了……够不着。”

斯特凡吃惊地看着她。

“这样……这样……您就完了。”

“为什么我们完了？”她笑着说。

“没有逃脱的可能了。”

“怎么？不。还有弗朗索瓦哩！”

“弗朗索瓦？”

“当然。最多再有一个小时，弗朗索瓦就可以逃出来了。他看到梯子，知道我走的路线，他会叫我们的。我们会很容易地听到他的喊声。只要耐心等待就行了。”

“耐心等待！”他惊恐地说，“……等一个小时！可这段时间里，他们会来的。他们的监视是连续不断的。”

“那好吧，我们别说话。”

他指着那个有着小窗的门。

“他们每次都要打开这个窗口，”他说，“他们会透过铁栏杆看见我们。”

“那里有一个护窗板，我们把它关上。”

“那么他们就会进来。”

“那就别关。满怀信心地等待，斯特凡。”

“只是我为您担心。”

“别担心，既不要为我，也不要为您……从最坏的情况想，我们有能力自卫。”她补充说，并向他出示自己从父亲武器柜中拿来的手枪，她一直带着它。

“哎！”他说，“我怕的是，我们根本无法自卫。他们有其他方法。”

“什么方法？”

他没有回答，迅速地朝地上扫了一眼，而韦萝妮克也察看了一下地板的结构。

墙壁四周一圈是本身粗糙而不规则的花岗岩。在花岗岩里，嵌着一大块正方形的木板，四边有很深的裂缝。主梁已经磨损，裂了很多口子，但是仍然很厚重结实。第四边几乎紧挨着悬崖壁，最多相距二十厘米宽。

“那是一个活门洞吗？”她说着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不，不，它太沉重了。”他回答。

“那是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可能只不过是古代遗迹而已，不起任何作用。不过……”

“不过什么？……”

“昨天夜里……确切地说是今天早晨，那个下边有噼噼啪啪的声音……说不定人家在做试验，但很快就停止了，再说这时间也太久了……不，它已没有用了，他们也无法使用它们。”“他们是谁？”

没等他回答，她又说：

“听着，斯特凡，我们还有点时间，可能比我预计的时间短些。弗朗索

瓦随时可能获得自由，他会来救我们的。我们先利用这点时间聊聊我们各自的情况。我们安心心地来谈。眼下没有危险威胁我们。这样又不浪费时间。”

韦萝妮克装着很放心的样子，实际上她并不感到安全。弗朗索瓦逃得出来，她对此毫不怀疑，可是谁能担保，孩子一定会走近窗前，看见那张挂在那里的竹梯呢？他没有看见妈妈，会不会沿着地道跑回隐修院去呢？

而她仍然克制着自己，认为有必要做些解释，她马上在一块当作坐凳的花岗岩上坐下来，开始向斯特凡讲述她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一些事件，从她在一间荒郊的小屋发现马格诺克的尸体讲起。

斯特凡怀着恐惧听她讲述骇人听闻的故事，没有打断她，只是用手势表示愤怒，脸上充满着绝望的忧伤。戴日蒙先生的死，尤其是奥诺丽娜的死使他怒不可遏。这是他最爱的两个人。“喏，斯特凡，”韦萝妮克在谈到她对阿尔希纳姐妹遇难感到不安，谈到发现地道以及同弗朗索瓦的会见的时候，说道：“这一切都是您要了解的。我向弗朗索瓦隐瞒的这一切，您应当知道，这样我们才能与我们的敌人进行斗争。”

他点了点头。

“是什么样的敌人呢？”他说，“尽管您说了这么多，可是我还是要提出同您一样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卷进的这场大悲剧，演了许多年，许多世纪；我们只是在悲剧要结束的时候，在几代人经过准备而发生这场空前劫难之时被卷入的。也许我错了，可能这只是一些毫无关联的灾难事件和荒唐的巧合，我们在中间受捉弄，再不可能有别的解释。事实上，我知道的并不比您多。也是同样的云遮雾罩包围着我。我同您一样的痛苦和悲哀。这一切都是发疯、无节制的疯狂、反常的激动，是野蛮罪行，是蛮族时代的暴烈。”

韦萝妮克赞同地说：

“对，是蛮族时代，这点最使我难以理解，感受尤为强烈！过去和现在之间，今天加害我们与先前住在洞穴里的人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为什么他们作用于我们的行动总是如此令人难于理解？我通过奥诺丽娜和阿尔希纳姐妹的述说，才知道听到的所有传说究竟有些什么关系。”

他们的说话声音放得很低，耳朵还一边在倾听。斯特凡听到走道上有声音。韦萝妮克则朝悬崖那边看，想要听听弗朗索瓦的信号。

“传说很复杂，”斯特凡说，“传说是很难说清的，人们无法肯定哪些是迷信，哪些是真的。在这些胡言乱语中，最多可以理出两种思路，一种是三十口棺材的预言，一种是关于财宝，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神奇石头的传说。”

“那么，我在马格诺克的那张画上看到的以及在仙女石桌坟上发现的那些话，是一种预言吗？”韦萝妮克说。“是的，那是一种预言，可以上溯到无限久远的年代，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笼罩在萨莱克的历史和生活中。老早人们就相信，总有一天，一年之内，围绕着岛子的三十个暗礁——大家叫它们三十口棺材，会找到三十个受难者，无论男女都是暴死，在这三十个死难者中，有四个女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是已经定论、无可争议、世代相传的传说，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它是通过仙女石桌坟上的石刻短句流传下来的：

三十口棺材，三十具尸体……

四个女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不管怎样，人们还是照样正常、平静地生活着。为什么恐怖会在今年突然爆发呢？”

“这主要是由于马格诺克。马格诺克是一个神秘的怪人，他是巫师，又是土法接骨医生，一个江湖郎中。他既知天文，又知道草药的性能，因而人们都愿意向他请教远古和未来的事情。然而，马格诺克不久前宣称一九一七年是不祥之年。”“为什么？”

“可能是预感，预见，先知发觉，随您选择哪种解释。马格诺克不反对使用最古老的巫术，他会用鸟的翅膀或鸡的内脏来回答你的问题。不过他的预言是建立在某种可靠的事情上的。他曾说，根据他童年时代从萨莱克岛的老人那里知道的情况，上世纪初仙女石桌坟上刻的最后一行字，并没有被磨损掉，人们可以看到‘女人十字架’短句：

萨莱克岛，十四加三年……

“十四加三年，就是十七年，这种说法，最近几年来，使马格诺克及其朋友们反响更加强烈；这个数字分成两个部分，恰恰一九一四年爆发了战争。从此，马格诺克越来越重视并相信他的预见，同时也愈来愈担心，他甚至宣称，他死后，便是戴日蒙先生的死，便是灾难临头的信号。于是一九一七年的到来便在萨莱克岛引起了真正的恐怖。灾难临头了。”

“可是……可是……”韦萝妮克说道，“所有这些都是荒唐的。”“的确很荒唐，不过，自从马格诺克把刻在石桌坟上的片言只语的预言同纯粹的预言进行对比后，一切就赋予了格外令人恐慌的意义！”

“他真的这么做了吗？”

“是的。他在隐修院的废墟下，在一间隐蔽室周围的乱石堆里，找到一本很破旧的弥撒经，里面有几页还很完好。特别是其中有一页，您已经看到，或者确切地说，您已在那个荒郊小屋中看见了它的复制品。”

“复本是我父亲搞的吗？”

“是您父亲搞的，他书房的壁柜中所有的复制品都是他搞的。您还记得戴日蒙先生喜爱画画，画水彩画吧。他复制了那页彩色画，而且在画上配着仙女石桌坟上的预言诗。”“那么你说说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女人为什么那么像我呢？”

“我从没见过原画，那是马格诺克给戴日蒙先生看的，他小心翼翼地保存在他的房间里。而且戴日蒙先生也说像。他说，他一边想着您由于他的过错而受苦难时，情不自禁地在复制画时强化了相像的程度。”

“也许是这样的，”韦萝妮克小声说，“他是否还记得人家给沃尔斯基作过的另一个预言：‘你将死在一个朋友手中，你的妻子将上十字架。’对吗？这种奇妙的巧合对他影响那么深……竟至于在那人的头上写上了我少女时代的签名：V.d’H. ……”然后她又轻轻地说了一句：

“一切都应了预言所说……”

他们都不说话了。他们怎么会不想想这些文字，几个世纪以来就留在了弥撒经和石桌坟上了呢？如果说画中萨莱克岛的三十口棺材，还只装了二十七名受难者的话，那么不正好还有三个人去补充祭品数吗？三个人被监禁着，听凭祭司的主宰。假如说大橡树旁的山岗还只有三个十字架，那么第四个不是很快就会出现吗？

“弗朗索瓦多慢，”韦萝妮克过了一会儿说道。她走到崖壁看看。梯子没有动，还是够不到。

斯特凡说：

“他们马上就要到门口了……可是怎么还没有来。”但是他们彼此都不

想表露出自己的不安，韦萝妮克又镇静地说：

“财宝？天主宝石的事呢？”

“这也是一个难解之谜，”斯特凡说，“是刻在石桌坟上的最后一句话：

天主宝石赐生或赐死。

“天主宝石是什么呢？传说是一块奇异的宝石，据戴日蒙先生说，这不过是远古时代流传的一种信仰。萨莱克人历来就相信有能创造奇迹的石头。中世纪的时候，人们带着畸形孱弱的孩子到这儿来，在那块石头上躺几天几夜，起来时，就变得身强体壮；那些不孕的妇女用这种方式就可以恢复生育；同样，老人、伤员和身心衰弱的人都能得到康复。不过，朝圣的地方发生了变化，据说，石头也换了地方，有人说石头不见了。到十八世纪，人们就到石桌坟朝拜，有时还把患瘰疬的孩子放在石桌坟上。”“可是，”韦萝妮克说，“既然石头能赐生或赐死，那么它也有坏作用？”

“是的，如果未经看护和供奉它的人允许去接触它，就会降灾。这方面的神奇性更复杂，说是有一种宝石，一种神奇的首饰，它会发出火来，烧使用它的人，使他遭受入地狱的刑罚。”“就像奥诺丽娜说的，马格诺克就是这样……”韦萝妮克困惑不解地说。

“是的，”斯特凡答道，“但是那是现代的事了，在此之前，我同您说的都是过去的神话，两个传说，预言的传说和宝石的传说。马格诺克的遭遇拉开了现代故事的序幕，它同古代的传说一样难以理解。马格诺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无疑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已经有一个星期闷闷不乐，也不干活，一天早上，他跑进戴日蒙先生的书房，喊叫着：

“‘我摸它了！……我完了！……我摸它了！……我用手拿它……它就像火一样地烧我，可我想留着它……哎！这几天已烂到了我的骨头。这是地狱！这是地狱！’”

“他让我们看他的手掌，全部烧坏了，像患癌症一样。我们要给他治疗，他却像疯了一样，结结巴巴地说：

“‘我是第一个受难者……圣火即将烧到我的心脏……在我之后，将会是别人……’”

“就在当天晚上，他就是一斧头，把手砍断了。又过了一星期，当恐怖在岛上传播开后，他就离开了。”

“他到哪里去了呢？”

“到法乌埃教堂朝圣去了，就是您发现他的尸体的地方。”“您看是谁杀死的呢？”

“肯定是那些通过一路书写信号进行联络的人，他们隐藏在地道内的小房子里干着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那么就是袭击您和弗朗索瓦的那些人咯？”

“对，他们穿着从我们身上剥下来的衣服，装扮成我和弗朗索瓦的样子。”

“什么目的？”

“为了轻易地进入隐修院，然后，如果不成的话，就改变搜索方向。”

“您被关在这里以后，见过他们吗？”

“我只看见过，或者准确他说是隐约看见过一个女人。她是夜里来，给我送吃的和喝的，帮我解开手上的绳子，并把腿上的绳子放松，两个小时以后她再来。”

“她和您谈话了吗？”

“只说过一次，第一天夜里，她轻声地对我说，如果我喊叫，如果我试图逃跑，那么弗朗索瓦就将替我偿命……”“可是，在受到袭击时，您没能看出来？……”“关于这点，我比弗朗索瓦知道得少些。”

“你们一点也没有预见到这次袭击吗？”

“一点也没有想到。那天早晨，戴日蒙先生收到关于他对这些事情调查的两封重要信件。其中一封信是布列塔尼的一个老贵族写的，他同保皇党有关系，这封信还附有他从其曾祖父的文书中找到的珍贵资料：从前朱安党人在萨莱克岛占据过的地道房间的图纸。很明显这些小岩洞就是传说中的德落伊教徒的住处。图纸上标明了入口在黑色荒原上，里边有两层，每层末尾一间是刑讯室。我和弗朗索瓦因此前来侦察，往回走的时候遭到了袭击。”

“从那以后，您再没有发现什么了？”

“没有。”

“可是弗朗索瓦谈到他在等待救助……有人答应帮忙？”“噢！这完全是孩子气，是弗朗索瓦的想法，牵涉到戴日蒙先生当天上午收到的第二封信的内容。”

“那是些什么内容呢？……”

斯特凡没有马上回答。有某种迹象表明有人在门口窥视他们。但当他走到小窗口看时，走道里没有一个人。

“噢！”他说，“如果肯定有人来救我们，那么就要赶快，否则过一会儿，他们就会来了。”

“那么真的会有人来救我们？”

“嗯！”他说，“我们还不应该抱太大的希望，甚至这事有点怪。您知道，有好几次，军官和专员们来萨莱克视察，对岛四周进行勘查，看是不是有潜艇基地。最后一次，从巴黎来的特派员、荣誉军人帕特里斯·贝尔瓦上尉与戴日蒙先生进行了接触。戴日蒙先生向他讲述了萨莱克岛的传说以及我们不由自主地感到的恐惧。这是马格诺克走后的第二天。故事使贝尔瓦上尉很感兴趣，他答应同巴黎的一位朋友谈谈，那是一个西班牙或葡萄牙贵族，叫堂路易·佩雷纳，是个杰出的人，擅长侦破最复杂的疑案和采取最果断的行动。”

“贝尔瓦上尉走后几天，戴日蒙先生收到这位堂路易·佩雷纳的信，就是同您说到的那封信。遗憾的是，他只给我们读了开头的部分：

先生，我认为马格诺克事件相当严重，请您一有情况，就拍电报给帕特里斯·贝尔瓦。即使我认为有情况表明，您已濒临深渊，或者您真的坠入深渊，您一点也不要害怕，只要我及时得到通知。从此时起，无论发生什么事，甚至您感到一切都完了，就是一切都完了，一切有我担待。

关于天主宝石之谜，那是幼稚可笑的。看了您提供给贝尔瓦的十分充足的材料，我真的感到惊讶，竟然把它叫做第二个不解之谜。下面几句话，就是使几代人困惑不解的原因……”

“那又怎么回事呢？”韦萝妮克渴望知道。

“我同您说过，戴日蒙先生没有告诉我们信的结尾部分。他在我们面前读信时，惊愕地说，‘这怎么可能呢？……当然，当然，是这样的……真奇

怪！……’于是我们问他，他回答说，‘我今天晚上再告诉你们，孩子们，等你们从黑色荒原回来之后。你们只要知道，这人真是了不起就行了，他没有多费笔墨卖关子，而是直截了当地向我披露了天主宝石的秘密，以及它所在的确切地方，讲得非常符合逻辑，叫人无可置疑’。”

“那么晚上呢？”

“晚上，我和弗朗索瓦被绑架了，戴日蒙被杀害了。”韦萝妮克想了想说：

“谁知道，是不是有人想窃取这封如此重要的信呢？因为依我看来，最终只有盗取天主宝石才是唯一能说明我们遭受一切灾难的原因。”

“我也这样认为，可是戴日蒙先生根据堂路易·佩雷纳的意见，当着我们的面把信撕了。”

“这么说，这位堂路易·佩雷纳还是没有预见到。”“没有。”

“那么弗朗索瓦呢？”

“弗朗索瓦不知道外祖父死了，因而也不怀疑戴日蒙先生会发现他和我失踪了，肯定会报告堂路易·佩雷纳的，他一定会毫不迟疑地到来。弗朗索瓦还有另一个等待他的原因。”“有道理吗？”

“不，弗朗索瓦还很年幼。他读了很多惊险小说，引发了他的想象力。当贝尔瓦上尉同他讲了许多有关堂路易·佩雷纳的神奇事迹后，弗朗索瓦相信，堂路易·佩雷纳正是亚森·罗平。因此他绝对相信和肯定，一旦遇到危险，那种神奇的援助就会应时出现。”

韦萝妮克忍不住笑了……

“他真是个孩子，但是有些孩子的直觉还是应当引起重视……何况这样会使他勇敢和乐观。在他这种年龄，怎么会承受得了没有希望的考验呢？”

她心里又涌起了不安，小声说道：

“援救来自何处那无关紧要，只要它来得及，我的儿子不致成为这些恐怖者的牺牲品！”

他们沉默了好一会儿。敌人是看不见的，无所不在的，他们的心上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敌人遍布岛上，是岛的主人，地道的主人，控制着陆地和树林，控制着周围的海面，控制着石桌坟和棺材。他把残酷的现在与残酷的过去联在一起，他按照古代宗教仪式延续着历史，他把曾经千百次预言过的灾难变成真实。“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目的？这一切意味着什么？”韦萝妮克无望地问道，“现代人与过去人到底有什么关系？怎样解释现代人又用同样野蛮的手段干那些勾当？”

又是一阵沉默。因为除了那些已经说过的话和难以解答的问题之外，一个想法一直萦绕在她的心头，她说：

“哎！要是弗朗索瓦在这儿多好！我们三人一起进行斗争多好！他怎么啦？是什么把他留在那房里了？遇到了什么意外阻碍？……”

斯特凡安慰道：

“阻碍？为什么这样想？没有什么阻碍的……只不过这活儿费时间些……”

“是的，是的，您说得对……这活费时间，很难……噢！我肯定，他不会气馁的！他多开朗啊！多自信啊！他对我说，‘重逢的母子不能再分离。人们可以迫害我们，但我们永远不分离。我们终将胜利。’他说得对，是吗？斯特凡？我不能刚找到儿子又失去他！……不，不，这太不公正了，那是不

能容忍的……”斯特凡惊讶地看着她，她突然不说话了。韦萝妮克想听他说。

“怎么啦？”斯特凡问。

“声音……”她说。

同她一样，他也听到了。

“是的……是的……是真的……”

“我们听见的是弗朗索瓦的声音，”她说，“……可能是上面的……”她要起身，他把她按住了。

“不，这是走道里的脚步声……”

“那？……那？……”韦萝妮克说。

他们惊慌地互相对视着，拿不定主意，不知该怎么办……脚步声临近了。敌人肯定没有发现什么，因为这是那种一点也不掩饰自己走近的脚步。

斯特凡慢吞吞地说：

“不要让人家看见我站着……我回到我原来的位置上……您大致上把我捆一下……”

他们犹豫着，似乎异想天开地希望危险自己离去。突然，韦萝妮克从麻木中惊醒过来，意志十分坚定。

“快……他们来了……躺下……”

他顺从了。她只用了几秒钟就把绳子绕在他身上，同她开始看见的一样，但没来得及打结。

“把脸转到岩石那边，”她说，“把手藏起来……不然会暴露。”“那么您呢？”

“别怕。”

她弯下腰，靠着门底下躺着。门上的窥视小窗口装有铁栏杆并向里面凹，因此他们看不见她。

就在这时，敌人在门外停下来。尽管门很厚，韦萝妮克还是听到裙子的窸窣声。

上面有人在看她。

多么可怕的一分钟啊！有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会引起敌人的警觉。

“噢！”韦萝妮克心想，“为什么她停在这里？是不是发现我在这里了呢？……是我的衣服？……”

她又想，是不是斯特凡躺的姿势不自然，或者绳子捆得同原来的不一样。

突然，外边一阵响声，人们轻轻地吹了两声口哨。

于是从走廊的远处，又响起了一阵脚步声，在寂静中，声音显得越来越响，然后同第一人一样在门口停下来。他们进行了交谈，商量了一下。

韦萝妮克不声不响地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了手枪，用手扣着扳机。假如有人进来，她就挺身站起，毫不迟疑地连续击发。任何犹豫都会失掉弗朗索瓦。

九 死囚牢

如果门是朝外面开，敌人也很容易被发现的话，那么她的估计是正确的。因此，韦萝妮克察看门板。忽然，她发现这个门不合常规，它下边有一个粗大坚固的门闩。可不可以把它利用起来呢？她来不及考虑这种打算的利与弊，便已经听到钥匙的声音，并且紧接着就是开锁的声音。

即将出现的清清楚楚的场面，使韦萝妮克心慌意乱。面对入侵者的突然出现，她会惊慌失措，她可能瞄不准，打不中。那么他们就会把门再关上，毫不迟疑地跑到弗朗索瓦的房里去。这一想法使她发疯，赶忙无意识地把下边的门闩上，同时又把小窗口的铁护板关上。这样一来，外边既进不来，也看不见了。但是她立刻又明白了这一举动有多荒唐，这根本不能阻止敌人的威胁。斯特凡一下跳到她跟前，说：

“我的天哪！您这是干什么？他们知道我是不能动的，那么他们就会知道不只我一个人在这里。”

“对呀，”她试图为自己辩白，“他们就会来砸门，那么我们就有了充分的时间。”

“充分的时间干什么？”

“逃跑。”

“怎么逃？”

“弗朗索瓦会叫我们……弗朗索瓦……”

她话还没说完，他们就听到脚步声迅速地朝走廊远处走去。毫无疑问，敌人不管斯特凡，他们认为他是不可能逃跑的，于是到上面去了。

他们猜想，这两个朋友之间有了默契，这孩子现在在斯特凡这里，所以把门堵住了？

韦萝妮克这么做，会使得事情朝着她更加担心的方面发展：弗朗索瓦正当准备逃走的时候被抓住。

她吓得发呆。

“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她轻轻地说，“在上面等着不是省事得多！我们两人一道来救您会更保险些……”

在胡思乱想中，闪出一个念头：她不是因为知道斯特凡爱她，才急着要来救他的吗？不是那种不体面的好奇心驱使她这么做的吗？真是可怕的念头，她赶紧避开它，说：

“不，我应当来，这是命运使然。”

“别这样想，”斯特凡说，“一切将会好起来。”“太晚了！”她摇摇头说。

“为什么？谁能说弗朗索瓦还没离开小房子？刚才您自己还估计他已经走了……”

她没有回答。她脸色苍白地抽搐着。由于极度的痛苦，使她产生一种威胁她的不祥的感觉。危险到处存在，灾难又要临头了，比从前更可怕。

“死亡包围着我们，”她说。

他勉强地笑了笑。

“您同萨莱克人说的一样。您同他们一样害怕……”“他们怕是有道理的。而您自己对这一切不也感到恐惧吗？”她冲到门口，拔掉门闩，想把门打开，可是，面对这扇用铁板加固的如此厚重的大门，她无能为力。

斯特凡抓住她的胳膊。

“等会儿……您听……有人说话……”

“是的，”她说，“他们是在上面敲打……在我们上边……弗朗索瓦的房子……”

“不，不对，您听……”

一阵长时间的静寂，然后又从厚厚的岩石里传出响声。是从他们下面传来的。

“我早晨听到的就是这个声音，”斯特凡惊慌地说，“……是我刚才同您说过的那种声音……噢！我明白了！……”“明白了！您说什么？……”

这声音有节奏地不停地响着，后来就停止了。接着是一种不间断的粗重的声音，夹杂着刺耳的吱嘎声和突然的噼啪声。仿佛有人在开动一部机器，像海上打捞船只的那种绞盘的声音。韦萝妮克倾听着，惊慌地等待即将发生的事情，从斯特凡的眼神中，揣度事情的征兆。他站在她面前，凝望着她，就像在危难中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

突然，她摇晃了一下，只好用一只手扶着墙壁。这时，岩洞和整个悬崖都在空中震荡。

“噢！”她喃喃地说，“是我在发抖吗？……是我吓得全身发抖吗？”

她使劲地抓着斯特凡的两手，问他：

“回答我……我想知道……”

他没有回答。在他满含泪水的目光中没有丝毫的畏惧，只有无限深情的爱和无限的失望。他一心只想着她。

而且，他有必要解释眼下发生的事吗？真相不正在随着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而越来越清楚了吗？事情很奇怪，它异乎寻常，超出了人们对罪恶的想象程度。韦萝妮克已开始看到怪事的征兆，但仍不肯去证实它。

这块装在岩洞中间的正方形的巨大地板，像一个逆转的翻板活门。它沿着以悬崖边做接合点的不动的轴向上翻起。向上的时候，毫无知觉，就像揭开一个大盖子似的，也像岩洞从外到里的大跳板，坡度很小，人们可以很容易保持平衡……开始，韦萝妮克以为敌人是要把他们碾死在无情的地板和拱形花岗岩顶中间。但很快她就明白了，这台像吊桥似的可恶的机器是要把他们推向深渊。它将毫不留情地完成它的使命。结局是命中注定的，无可选择的。不管他们怎样拼命抓住岩壁，吊桥终会要竖起来，笔直地竖起来，成为陡峭的岩壁的一部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她说。

他们的手紧握在一起。斯特凡无声地哭泣着。

她呻吟着：

“毫无办法了，是吗？”

“毫无办法。”他说。

“但是，地板边上有空处。岩洞是圆的，我们可以……”“空处太小，如果我们站在地板与岩壁之间，我们可能被压得粉碎，这些我都考虑好久了。”

“那怎么办呢？”

“必须等待。”

“等待什么？等待谁？”

“弗朗索瓦。”

“噢！弗朗索瓦，”他抽泣着说，“可能他也被注定……或许他在寻找

我们时，落入陷阱。总而言之，我们见不到他了……他将什么也不知道。他在死之前还不能见他母亲一面……”她紧紧地抓住这个年轻人的手，说：

“斯特凡，如果我们中有人能逃出死亡——我但愿是您……”“那将是您，”他坚定地说，“我甚至感到惊讶，敌人让您与我一起受刑罚。肯定他们不知道您在这儿。”

“我也奇怪，”韦萝妮克说，“……为我预备好另一种刑罚……可我不在乎，反正我再见不着我的儿子了！斯特凡，我把他托付给你，好吗？我已经知道您为他所做的一切……”地板在继续缓慢地升高，不均匀地颤动着，有时突然地跳动。坡度越来越陡。再有几分钟，他们就不能这样平静自在地谈话了。斯特凡回答道：

“如果我能活下来，我向您发誓，我一定坚决完成任务。我向您发誓，以表怀念……”

“对我的怀念，”她说，语气坚决，“为了怀念您认识的……所爱的韦萝妮克。”

他满怀激情地看着她：

“那么您已经知道？”

“是的，我坦白地告诉您，我读过您的日记本……我知道您爱我……那么我接受您的爱……”

她忧伤地微笑着。

“可怜的爱情，您曾把它献给了一个不知去向的女人，而现在您将它献给一个即将死去的女人……”

“不，不，”他充满渴望地说，“别这样想……救援可能即将到来……我已感觉到了，我的爱情不是属于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他想吻她的手。

“拥抱我吧，”她说，把脸伸过去。

他们都把一只脚踏在悬崖边上，跳板第四边顶在窄窄的花岗岩石上。

他们神情庄重地拥抱着在一起。

“抱紧点吧，”韦萝妮克说。

她尽可能地向后仰，把头抬起来，用低沉的嗓音喊道：“弗朗索瓦……弗朗索瓦……”

上面洞口没有任何人。梯子还是一个钩子挂在那里，仍然够不着。

韦萝妮克朝海上望了望。那里，岩石突出不多，她看到飞溅着浪花的暗礁中间，有一湾平静深邃的小湖，它深不见底。她想死在那里可能比撞在尖利的岩石上的死要舒服些，于是她突然想到要快些死去，避免缓慢的等待，她对斯特凡说：“为什么还要等待？与其这样受苦，还不如死掉……”“不，不，”他对要失去韦萝妮克这点，心里感到愤慨。“您还指望什么呢？”

“为了您，要坚持到最后一秒钟。”

“我不再企求什么了。”她说。

他也不再有任何希望，但是他尽力解除韦萝妮克的苦难，由他一人来承受一切最痛苦的考验！

地板在继续升高，震动消失，地板的坡度在增加，已经到了小窗下，也就是有门的一半高了。这时，突然有东西猛地撞击了一下，好像突然又开了一个机关，整个小窗口被盖住了。人已经无法站立了。

他们顺着倾斜坡度躺倒，用脚抵在花岗岩窄边上。又震动了两下，每震动一下，地板上端就猛往上一升，已经接触到洞顶了。这个大家伙一点点地

沿着洞顶向洞外翻转。很明显，这个翻板将准确地扣到洞口，像吊桥一样把它封得严严实实。岩石在当初开凿时已经计算好，使这种惨事做得不留余地。他们没有说一句话，手握在一起，听天由命，他们的死已经由命运决定了。从遥远的世纪以来，人们建造了这个机器，无疑又经过重建和修补校正；多少世纪以来，它在一个个看不见的操纵者手中，把死亡带给罪犯、无辜者，带给阿尔莫里克人、高卢人、法兰西人和外族人。这个怪物把战俘、犯渎圣罪的修士、受迫害的农民、朱安党人、共和国士兵和大革命的战士，一个一个地投向深渊。

今天，轮到他们了。

他们的仇恨和愤怒甚至都得不到宽慰。恨谁呢？他们死得不明不白，在无情的黑暗中，他们连一张敌人的面孔都看不见。他们不过是为一个自己毫无所知的阴谋而死，可以说，仅仅是为了凑那个数字，为了实现那个荒唐的预言，那个愚蠢的意志，如同执行凶神和狂热的祭司们的命令一样。离奇的是，他们被当作了赎罪的祭礼以及为某一残酷的宗教神明做祭品。

他们身下的这块地板在升高，只要几分钟就将变成垂直的。死亡迫在眉睫。

有很多次斯特凡拉住韦萝妮克，不断增加的恐惧扰乱了年轻女人的心，她想跳下悬崖去……

“我求您，”她小声说，“放开我……我受不了啦……”因为她没能再见到儿子，她要坚持到底。可是弗朗索瓦的形象现在扰乱着她，孩子肯定跟她一样被抓住了，正在受折磨，像他母亲一样，成为恶神祭坛上的贡品。

“不，不，他就会来的，”斯特凡肯定地说，“……您会得救的……我想……我相信……”

她茫然地答道：

“他像我们这样被关起来了……他们正在用火烧他……用箭射他……撕他的肉……哎！我可怜的孩子！……”“他就会来了，我的朋友……他不是同您说过吗，没有什么能把重逢的母子分开……”

“我们只有在死亡中重逢……死亡将使我们团聚。死神快点降临吧！……我不愿让他受苦……”

实在是太痛苦了，她用力挣脱斯特凡的手，正想跳下去。可是她又随即大叫一声倒在了吊桥上，斯特凡也惊叫了一声。有个东西从他们眼前晃过，然后就消失了。是从左边过来的。“梯子……那是梯子……对吗？”斯特凡喃喃地说。“是的，是弗朗索瓦……”韦萝妮克说，心里充满喜悦和希望，“……他得救了……他来救我们了……”

这时翻板几乎垂直了，在他们的身后无情地抖动着。岩洞在他们身后消失了。他们贴着崖壁，紧紧地抓住它的突出部分。韦萝妮克又低头看了看。梯子又摆过来了，然后又停下来，用两个铁钩固定住。

上边洞口里伸出一张孩子的脸，他笑着并打着手势。“妈妈，妈妈……快……”

呼唤急切而热烈。向他们伸出两只胳膊。韦萝妮克呻吟着。“啊！是你……是你呀，亲爱的……”

即布列塔尼人在公元七世纪前的旧称。——译注

即古代法国的称呼。——译注

“快，妈妈，我扶住梯子……快……没有任何危险……”“我来了，亲爱的……我来了……”

她抓住最近的一级横杠。这回，在斯特凡的帮助下，她没费什么力气就登上了最下面一级。她对斯特凡说：

“您呢，斯特凡？您跟上来了吗？”

“我来得及，”他说，“您快上……”

“不，您答应我……”

“我向您发誓，您快上去……”

她爬了四级，又停下来问：

“您来呀，斯特凡？”

他已经转身向着悬崖，左手插在翻板与悬崖之间的窄缝中，右手抓住梯子，他把脚放到了最下一级梯子，他也得救了。韦萝妮克爬得多么轻捷！虽然她脚下是深不见底的深渊，对她也不在话下，因为她儿子在等着她，她终于能把他拥到怀里了。“我来了……我来了……”她说，“……我来了，亲爱的。”她很快就把上半身伸进了窗口。孩子拉了她一把。她跨过了窗台。她终于来到了她儿子身边！他们互相拥抱着。“啊！……妈妈！……这是真的吗？妈妈！……”但是她的胳膊还没有搂紧，就向后退了。为什么？她不知道。一种局促不安的感觉阻止了她的激动。

“来，来，”她说着，便把他拉到窗前明亮的地方，“来，让我看看你。”

孩子顺从她走过去，她只看了他两三秒钟，没有再多看，突然惊跳起来喊道：

“原来是你？原来凶手是你？”

太可怕了！她又见到了那个当着她的面杀害戴日蒙先生和奥诺丽娜的恶魔的面孔！

“你认识我啦？”他讥讽地说道。

听到这个与孩子同样的声音，韦萝妮克明白自己弄错了。这不是弗朗索瓦，而是另一个孩子，他穿上弗朗索瓦平常穿的衣服，扮成弗朗索瓦的样子。

他又讥讽地说：

“啊！你开始明白了，夫人！你认出我了，是吗？”那张可恶的面孔抽搐着，变得凶狠、残酷，一脸无耻相。“沃尔斯基！……沃尔斯基！……”韦萝妮克吞吞吐吐地说，“我从你身上看到了沃尔斯基……”

他大声笑着：

“为什么不是呢？……你以为我会同你一样背弃爸爸？”“沃尔斯基的儿子？……他的儿子！……”韦萝妮克反复念叨着。“天哪！是的，他的儿子！……你想怎样？他当然可以有两个儿子，他是正直的男人！先有我，然后才有那个温柔的弗朗索瓦。”“沃尔斯基的儿子！”韦萝妮克又重复说了一次。

“一个厉害的小伙子，夫人，我发誓，我配得上我的爸爸，我训练有素。你已经看到了，嗯？这还不算完……这仅仅是开始……喏，你是不是想让我再试试？那么，你瞧着这个傻瓜教师吧……不，是看看我动手后会是什么样子！……”

他一下跳到窗台上。斯特凡的头刚露出来，那孩子搬起一块石头，用全身力气向他砸去。

韦萝妮克开始的时候还不明白他要干什么，过了一会，她冲上前去，抓

住那孩子的胳膊。太晚了。斯特凡不见了，竹梯的挂钩松脱了。人们听到好大的响声，接着是落入水中的声音。韦萝妮克立即跑到窗口。看见竹梯在那片平静的小湖上漂浮着。根本看不出斯特凡落水的地方，水面上没有浪花，连一丝波纹都没有。

她喊道：

“斯特凡！……斯特凡！……”

没有回音。四周一片寂静，海风停了，大海也像沉睡了一样。“啊！卑鄙的家伙，你干的什么事？”韦萝妮克一字一顿地说。“别哭，夫人，”他说，“……这位斯特凡先生把你的儿子教成一个傻瓜。你现在应当笑。是不是还要拥抱？你愿意吗？爸爸的太太？瞧，怎么，你板着脸！嗯！你恨我？

他走过来，伸开胳膊。她急忙掏出枪对着他。

“滚开……滚开些，否则我会像打死一头疯狗一样打死你。滚开……”

那孩子的脸变得更加残忍。他一步一步地往后退，咬着牙说：“噢！你会要偿还我的，漂亮的太太！怎么样！我要拥抱你……我完全是好意……而你要向我开枪？你将以血……流着的鲜红的血来偿还，血……血……”

这个字，他说起来好像很开心，他一直重复说了几次，然后又发出一阵凶恶的笑声，接着就朝通往隐修院的地道跑去，嘴里还喊着：

“你儿子的血，韦萝妮克妈妈……你心爱的弗朗索瓦的血……”

十 逃跑

韦萝妮克浑身打颤，不知所措，听着那孩子的脚步声消失。怎么办呢？斯特凡被害使她一时竟忘了弗朗索瓦，而现在她又感到不安了。她的儿子怎么样了？她是不是应当回隐修院去找他，保护他不受威胁？

“你瞧，你瞧，”她说，“我都昏了头……什么？好好想想……几小时前，弗朗索瓦隔着牢房的墙壁同我说话……那肯定是他……肯定是弗朗索瓦，他昨天还抓住我的手亲吻……作为一个母亲是不会搞错的，我当时由于爱抚而激动……但是从……从那天早晨起，他难道还没有离开牢房吗？”

她沉思默想了一阵，然后慢慢地说：

“是这样的……事情是这样的……我和斯特凡在下边一层被发现了，于是他们马上发出警报。这个恶魔，沃尔斯基的儿子，便赶紧去查看弗朗索瓦。他们发现牢房没人，看见墙上挖了个洞，他就爬了过去。是的，就这么回事……否则他从哪条路来的？……到这里以后，首先跑到窗口看，他想到窗子是朝海的，弗朗索瓦选择从这儿跳跑。很快，他又发现了那个竹梯。然后低头望去，看见了我，认出了我，于是喊我……而现在……现在他到隐修院去了，那肯定会碰上弗朗索瓦……”

然而韦萝妮克并没有动，她预感到危险不在隐修院，而在这里，牢房里。她心想，弗朗索瓦真的逃走了吗？会不会在洞没挖完，就被他们抓住了，并且打死了呢？

这太可怕了！她连忙低头看了看，那个洞口是加宽了，她想从那里过去，可是那个洞只够一个孩子的宽度，对于她来说显得太窄，她的肩膀过不去。但她坚持要过去，她的衣服被挂破，皮肉也被尖利的岩石割破，她终于坚忍不拔地钻了过去。牢房是空的。朝走廊的门敞开着，韦萝妮克感到——仅仅是感到，因为只有从窗口透进的微光——有人从这扇门走出去了。她从这个模模糊糊几乎看不见的身影，断定是一个女人躲在走廊里，这个女人是被她的突然到来吓走的。

“这是他们的同伙，”韦萝妮克想，“是同那个杀害斯特凡的孩子一起上来的，也肯定是她带走了弗朗索瓦……甚至可能弗朗索瓦还在这里，就在我身边，而她监视着我……”

这时，韦萝妮克已适应了黑暗的光线，她清楚地看见，那扇朝里敞开的门板上，一只女人的手正在拉门。

“为什么她不一下就把门关上呢？”韦萝妮克心里想，“既然她明显地想在我们之间设置一道障碍，为什么呢？”韦萝妮克找到了答案，因为她听见门下边有一块石头被压得咯咯响。一旦障碍排除，门就会关上。韦萝妮克毫不迟疑地走向前，抓住门上的大铁把手往里拉。那只手不见了，但仍在拉门。肯定在门的另一边还有一个把手。

很快就响起了一声哨音。那女人在求救。几乎与此同时，在走廊里离那女人不远的地方，听见一声呼唤：

“妈妈！妈妈！”

啊！这喊声使韦萝妮克多么激动！她的儿子，她的真正的儿子在喊她，她的儿子还在牢房，他还活着！这是多么异乎寻常的喜悦啊！

“我在这儿，孩子。”

“快，妈妈，他们把我捆住了。哨声，这是他们的信号……他们就要来

了。”

“我在这儿……我来救你！……”

她对救出儿子毫不怀疑。她好像力大无比，任你什么都不能抵挡她体内爆发出来的无穷力量。因此，敌手越来越衰弱，渐渐地松开了把手。

门开得大大的，战斗一下就结束了，韦萝妮克走过去。那女人已逃到走廊里，并且用绳子拖着孩子，强迫被绳子捆绑着的孩子往前走。结果白费力气！她很快就丢下了孩子。韦萝妮克来到她跟前，手里举着枪。

那女人放开了孩子，从敞开的牢房里射出的光照见了她。她身穿白色毛料衣裙，系着腰带，胳膊半裸着，脸还显得年轻，但是憔悴、瘦瘪。金黄色的头发中夹着白发，两眼闪着可怕的仇恨目光。

两个女人对视着，一言不发，就像两个仇敌即将展开拼搏之前互相估量着。韦萝妮克得意地微笑着，近似于一种挑衅性的微笑。最后，她说：

“如果您敢用指头碰一下我的孩子，我就打死您。走吧！”那女人并不害怕。她好像在想，在听，期待着救援。没有任何人来。于是她又低头看着弗朗索瓦，动了一下，想拉走她的战利品。

“别动！”韦萝妮克厉声喝道，“别碰他，否则我开枪了！”那女人耸了耸肩膀，说道：

“用不着威胁。如果我想杀死你的儿子，他早就死了。可是时间还不到，那也不该由我来处死他。”

韦萝妮克不由自主地浑身发抖，说道：

“那么由谁来处死呢？”

“我的儿子。你知道……你刚才见到的。”

“那是您的儿子，凶手……恶魔……”

“他是……的儿子……”

“住口！住口！”韦萝妮克命令道，她知道这个女人是沃尔斯基的情妇，怕她在弗朗索瓦面前讲出来，“不要提这个名字。”“该提的时候就要提，”那女人说，“啊！我吃了你多少苦头，韦萝妮克，现在轮到你啦，你这刚刚开始！……”“滚！”韦萝妮克吼道，武器始终举在手里。

“别威胁我，”她又说了一次。

“滚开，否则我就开枪。我以我儿子的头发誓。”那女人后退着，毕竟她还是害怕的。但她又产生了一股怒气，无能为力地举起两只拳头，用沙哑的声音喊道：

“我要报仇……你瞧着吧，韦萝妮克……十字架……明白吗……十字架已竖起来了……你将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那样的报仇！”

她那干瘪的骨节突出的拳头晃动，又说：

“啊！我多恨你！十五年的仇恨！但是十字架将为我复仇……我，我将亲手把你钉上去……十字架竖起来了……等着瞧……十字架已竖起来了……”

她慢慢地在手枪的逼使下挺直身躯走了。

“妈妈，不要打死她，好吗？”弗朗索瓦说，他猜想母亲的心里正进行着斗争。

韦萝妮克如梦初醒似的答道：

“不，不，别害怕……然而，我们可能应当……”“噢！我求你，放她走，妈妈，我们也走吧。”

那女人还没有消失，她便把他扶起来靠着自己，一直把他抱进牢房，就像抱一个很小的孩子一样。

“妈妈……妈妈……”他说。

“是的，我的宝贝，你妈妈在这儿，没有任何人能从我手里夺走你，我向你发誓。”

这回，她不顾尖利的石头划伤皮肉，差不多一下子就从弗朗索瓦挖的墙洞钻了出去，然后她又把孩子拉了出来，到这时她才抽时间替他解开绳子。

“这里不再有危险了，”她说，“至少暂时没有，因为他们只能从这间小屋进攻我们，而我则可以保卫这个出口的。”噢！他们抱得多紧啊！现在没有任何障碍能够分开他们的嘴唇和他们的胳膊，他们彼此望着，凝视着。

“天哪！你长得多么漂亮，我的弗朗索瓦，”韦萝妮克说。她根本看不出他与那个恶魔孩子有什么相似之处，她奇怪，奥诺丽娜会把两人搞混。她不停地赞叹他那高贵、真诚和温柔的面孔。

“而你，妈妈，”他说，“你说，我怎么会想象得到有一个你这么漂亮的母亲呢？即使在我的梦里，当你像仙女一样出现的时候，也没有这么美。可是斯特凡常常同我讲……”

她打断了他：

“赶快，孩子，我们必须躲避他们的追捕。必须离开这儿。”“对，”他说，“尤其是要离开萨莱克。我拟定了一个逃跑计划，肯定会成功。不过，在此之前，斯特凡……他怎样了呢？我刚才听见我房子底下有声音，我同您说过的那种声音，我怕……”她没有回答他，拉着他的手就走。

“我有好多事要告诉你，孩子，一些悲伤的事，你不能不知道。不过要等一会儿……我们暂且躲到隐修院去，这个女人在找人救援，他们会来追我们。”

“她可不是一个人，妈妈，我正在挖墙洞的时候，她突然跑进我的房子抓住了我。还有一个人陪着她……”

“一个孩子，是吗？一个同你一样高的男孩，是吗？”“我一点也没看清。他们，那个女人和他冲到我面前，捆住我往走廊里拖，然后那女人走开了一会，他又回到屋里去了。他很熟悉这条地道以及通往隐修院的洞口。”

“是的，我知道，但我们会很容易地制服他，我们把这个洞口堵住。”

“可是还有连接两岛的桥。”弗朗索瓦反驳说。

“不，”她说，“我已把它烧掉了。隐修院与外界已经隔绝。”他们走得很快，韦萝妮克急急忙忙，而弗朗索瓦对他母亲说的话有点忧心忡忡。

“是的，是的……”他说，“其实我心里明白，有很多事我不知道，你怕吓着我而隐瞒了，妈妈。你烧了这座桥……用事先预备好的汽油，是吗？是跟马格诺克商量的，在危险时刻，对吗？……他们也威胁到你，斗争开始针对你了，是吗？还有那个女人怀着切齿的仇恨说的那些话！……还有……特别是，斯特凡怎么样了呢？刚才，他们在我的房里低声谈到他……所有这些使我不安……我没有看见你拿来的那个梯子……”

“我求你，宝贝，别浪费时间了。那个女人会找来救援的人了……他们正在跟踪我们。”

孩子干脆站住：

“什么？你听到什么声音了？”

“有人走路的声音。”

“你肯定吗？”

“有人正迎着我们走来……”

“啊！”他低沉地说，“是凶手从隐修院回来……”她摸着手枪，随时准备好。她突然把弗朗索瓦推向右边的一个黑暗角落里，那是她刚才来的时候发现的，可能这是地道的另一个出口，大概已经被堵死了。

“那儿……那儿……”她说，“我们到那儿就好了……他看不见我们。”脚步声逼近了。

“缩进去些，”她说，“不要动……”

孩子小声地说：

“你手里拿的什么？手枪……啊！妈妈，你不要开枪，好吗？……”

“我应当……我应当……”韦萝妮克说，“这是一个恶魔！……同他的母亲一样……我早就应该……我们可能后悔……”她不觉又补充了一句：

“他杀死了你的外祖父。”

“啊！妈妈……妈妈……”

她扶着他，以免他跌倒，在寂静中，她听见孩子在哭泣，嘴里还断断续续地说着：

“无论如何……不要开枪……妈妈……”

“他来了……宝贝……不要做声……他来了……瞧他……”他走过去了。他走得很慢，弯着腰，耳朵专心地听着。韦萝妮克看到他同她的儿子一样高大，这次她看得更仔细，她对奥诺丽娜和戴日蒙先生看错人，一点也不奇怪了，他们俩确实长得很相像，加上弗朗索瓦那顶红帽子，那就更像一个人了。他走远了。

“你认识他吗？”韦萝妮克问道。

“不认识，妈妈。”

“你肯定从没看见过他吗？”

“肯定。”

“就是他同那个女人扑向你的，知道吗？”

“我毫不怀疑。他甚至无缘无故地打我嘴巴，怀着真正的仇恨打的。”

“啊！”她说，“这一切都令人难以理解。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逃脱这场恶梦呢？”

“快点，妈妈，路上没人了，趁此机会快走。”

在亮处，她看见孩子脸色苍白，双手冰冷，然而他快乐地笑着。他们又出发了，很快他们穿过了连接两岛的悬崖，又上了阶梯，走出了洞口，来到马格诺克花园的右边。天已经黑下来了。“我们得救了。”韦萝妮克说。

“是的，”孩子说，“可是，必须使他们无法从原路来追我们。那么只有堵住洞口。”

怎么堵呢？

“等着，我到隐修院去找工具来。”

“噢！不行，我们不要分开，弗朗索瓦。”

“那么我们两人一起去，妈妈。”

“如果此时敌人来了怎么办？不行，得守着这个出口。”“那么，你帮我一下，妈妈……”

他们赶忙察看了一下，洞口上边的一块石头不很稳固。他们毫不费劲地挪动了它，并把它搬开。石头便沿着阶梯滚了下去，很快洞口就被土石填满

了，如果不说通过是不可能的话，那么至少也十分困难了。

“那我们就呆在这里吧。”弗朗索瓦说，“直到我们能够执行我的计划为止。放心吧，妈妈，我的主意很好，我们的目的就要达到了。”

此外，首先他们都认为需要休息。他们两个都精疲力尽了。“躺下，妈妈……来，在这里……这块岩石下边有一块青苔地毯，那儿真像一个窝儿，也不凉，你在那里像个王后一样。”“啊！宝贝，我的宝贝，”韦萝妮克心中充满幸福地说道。现在两人正好交谈。韦萝妮克毫不迟疑地向儿子倾诉了一切。孩子听说自己所爱的人以及熟悉的人惨死的事情，很伤心，把他重见母亲的喜悦冲淡了。因此，她一面说着，一面安慰他，帮他擦干眼泪，她觉得她可以把她失掉的所有爱所有情都补偿给他。特别是斯特凡的死，对他的打击很大。

“但，你能肯定吗？”他说，“因此毕竟没有人向我们证实他被淹死。斯特凡游泳游得很好……因而……肯定，肯定，妈妈，不要绝望……相反……喏，瞧，正好来了一位朋友，它总是在悲伤的时刻来到，向你表明，不是一切都无望。”

“杜瓦边”真的跑来了。看到它的主人，并不感到意外。没有什么事情会使它感到过分的惊奇，事情总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着，既不妨碍它的习惯，也不影响它的活动。唯有眼泪才会引起它的关注。而韦萝妮克和弗朗索瓦并没有哭泣。

“你看，妈妈，‘杜瓦边’赞同我的意见，什么也不会失去……可是，说真的，我的老伙计‘杜瓦边’，你嗅觉灵敏。嗯！那么你说说，我们不带你离开小岛，怎么样？”

韦萝妮克看看她的儿子。

“离开岛屿？”

“是的，越早越好。这是我的打算，你觉得怎么样？”“可是怎么离开呢？”

“坐船。”

“这儿哪来的船呢？”

“我有。”

“在哪儿？”

“就在这附近，在萨莱克岬角上。”

“那可怎么弄下去呢？悬崖陡壁的。”

“就在那个最陡峭的叫做暗道的地方，这个名称吸引了我和斯特凡的兴趣。既然叫暗道，那么它必然有出入口。后来我们搞清楚了，中世纪的修士时代，隐修院一带围着围墙。因此可以想见当时那个暗道是控制出入海的。我们同马格诺克一起进行过考察，果然，我们发现在一个悬崖上有一道裂缝，或者叫一道沟，里面填满了沙子，两边用一堆堆的碎石筑的围墙拦挡着。一条小路蜿蜒其中，靠海的墙上有窗口，顺小路而下直到小海湾，这就是暗道的出入口。我们已把它修复好，我的船就挂在悬崖脚下。”韦萝妮克的脸色有了变化。

“那么，这次我们真的得救了！”

“一点问题也没有。”

“敌人不会到这儿来吗？”

“怎么会？”

“他们有一条汽艇。”

“既然他们现在没有来，那么他们就不知道有这个海湾，也不知道有这个出入口，那个出入口看不见，并且有无数暗礁保护着。”“那么有谁能阻止我们马上动身呢？”

“黑夜，妈妈。尽管我是个好水手，熟谙离开萨莱克的所有航道，但我也不能担保万一触礁的可能。不，必须等到天明。”“要等这么长时间啊！”

“耐心等几个小时，妈妈。我们在一起等！天一亮，我们就上船，沿着悬崖底下一直划船到牢房下面，把斯特凡接上船，他肯定在某个海滩上等我们，然后我们四个一起逃走，是吗，‘杜瓦边’？中午时，我们将在蓬一拉贝上岸。这就是我的计划。”韦萝妮克洋溢着喜悦，赞不绝口。她感到惊讶，一个孩子居然表现得这样沉着！

“很好，亲爱的，你说得对。好运绝对地转向了我们。”一夜平安。然而出了一点令人惊慌的事，在被堵地道的碎石底下发出了声音，一道光从缝隙中射了出来，吓得他们出发前一直保持着警戒。但他们良好的情绪没有受到影响。“当然，当然，我放心，”弗朗索瓦说，“从我再次见到你的时候起，我就感到，我们将永远在一起了。再者，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崇高的愿望，是吗？斯特凡同你说过吗？说出来你会笑的，我对一个从未见过的救星满怀信心……好吧，我告诉你，妈妈，即使将来匕首放到我头上，我也坚信，你听着，我绝对相信，会有一只手将它制止。”

“哎！”她说，“这只天意的手并没有制止住我同你说过的那些灾难。”

“但他会阻止威胁我母亲的灾难，”孩子肯定地说。“怎么阻止法呢？这个陌生的朋友没有得到预报。”“他还是会来的。他不需要预报就能知道有大危险。他一定会来。因此，妈妈，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坚定信心。”“我坚定信心，亲爱的，我答应你。”

“你得干好，”他笑着说，“因为我成了头儿了，怎样的头儿呢？嗯，妈妈。从昨天夜里开始，为了事情能成功，也为了使我的母亲不致挨冻受饿，万一我们下午上不了船，那么我们需要吃的和睡的！那么，我准备的这些东西，今晚就可以派上用场了，为了谨慎起见，我们不能放弃现在这个据点，不能回隐修院去睡觉。你拿来的包裹放在哪儿啦，妈妈？”

两个人晚饭吃得很开心，胃口好极了。然后弗朗索瓦安排好妈妈，给她裹好衣服，自己也睡下了，他们互相依偎着，充满幸福，毫不担心。

清晨，清新的空气唤醒了韦萝妮克，一抹红霞挂在天边。弗朗索瓦睡得很安详，仿佛一个受到保护从不做噩梦的孩子一样。她长时间地不厌其烦地端详着他，太阳已经升起在地平线上了，她还在凝视着他。

“干吧，妈妈，”他刚睁开眼睛就拥抱了她说，“地道里没有人吧？没有，那么我们上船时间充裕。”

他们带上被子和食品就走，迈着轻快的脚步向岛上的岬角处的暗道走去。岬角外面堆积如山的岩石间，平静的海面发出噼啪的撞击声。

“但愿你的船还在那儿，”韦萝妮克说。

“你低头看一下，妈妈。你看，它在那儿，挂在那块凸起的岩石上。我们只要转动滑轮，把它放下到水里就行了。啊！一切就绪，亲爱的母亲……一点不用担心……只是……只是……”他停住了口，想了想。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韦萝妮克问。

“噢！没问题，稍微耽搁一下……”

“可是，究竟……”

他开始笑了。

“真的，作为一个出征的首领，我承认有点可笑。你想想，我居然忘记了一件事，没有桨。它们放在了隐修院里。”“这多可怕呀！”韦萝妮克喊道。

“有什么可怕的？我跑到隐修院去拿，十分钟就回来。”韦萝妮克脑子里又闪出了种种担心的事。

“这段时间，他们从地道里出来了怎么办？”

“瞧，瞧，妈妈，”他笑着说，“你答应过要坚定信心的。他们要挖开地道，得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也会听见的。用不着说了，亲爱的妈妈。一会儿见。”

他飞快地跑了。

“弗朗索瓦？！弗朗索瓦？！”

他没有回答。

“哎！”她想着，又生起一种预感，“我曾发誓不再离开他一秒钟。”

她远远地跟着他，走到仙女石桌坟与鲜花盛开的骷髅地之间的一个山坡上停下来。从那里她瞧见了地道的出口，也看见她儿子沿着草坪向前跑。

他先进入隐修院的地下室，肯定桨没放在那里，他很快就出来向大门走去，打开门进去了。

“充其量一分钟就够了，”韦萝妮克心里想，“桨页应当放在门厅里……一定是放在楼下，最多两分钟就够了。”她一秒一秒地数着时间，一边观察着地道的出口。可是三四分钟过去了，大门仍然没有打开。

韦萝妮克的信心动摇了。她想到自己没有陪着儿子简直是发疯，而且她本不该顺从一个孩子的意志。她离开地道口，也不顾自己会遇到什么威胁，开始朝隐修院走去。然而她产生了一种在梦中遇到的那种可怕的感觉，两条腿好像瘫痪了一样，总是走不动，而敌人正在向前推进，并向她发起进攻。

突然，她在石桌坟前，看见了一个奇怪的场面，她似乎还没有明白过来。右边橡树脚下，半圆形的地上堆着一些刚砍下的树枝，它们的树叶还是鲜绿的。

她抬头一看，惊呆了。

有一棵橡树被砍掉了树枝。在那高四五米的粗大树干上，用一支箭钉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V. d' H.。

“第四个十字架……”韦萝妮克喃喃自语着，“……十字架标出了我的名字！……”

她想，她父亲已经死了，那么她少女时代的签名一定是一个敌人写的，而且肯定是个主要的敌人，这时，在刚刚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之后，她第一次想到了迫害她的那个女人和孩子。她不禁构想了这个敌人的形象。

这只是短暂的、假设的和不确定切的印象，她还没有完全形成意识。一件更可怕的事情使她大惊失色，她突然明白了，既然十字架已经竖起，那么那些恶魔，荒原上和地道里的那些人，那个女人和孩子的同谋一定已经来了。毫无疑问，他们在已经烧毁的桥上又架起了一座天桥。他们控制了隐修院。弗朗索瓦又落入他们手中！

于是她拼尽全身力气往前冲去。现在她也穿过布满废墟的草坪，向大门奔去。

“ 弗朗索瓦！……弗朗索瓦！……弗朗索瓦！…… ” 她叫得撕心裂肺。她大声地宣告她的到来。她就这样地一路跑到隐修院。

有一扇门半开着，她推开门冲进门厅，喊着：

“ 弗朗索瓦！弗朗索瓦！ ”

喊声从上到下，响彻整个房子，可是毫无回音。“ 弗朗索瓦！弗朗索瓦！ ”

她冲上楼去，随意地打开房门，跑进她儿子的房间，斯特凡的、后来又是奥诺丽娜的房间，一个人都没有。“ 弗朗索瓦！弗朗索瓦！……你没听见吗？他们正在折磨你！……噢！弗朗索瓦，我求求你…… ”

她回到楼梯口，面前就是戴日蒙先生的书房。

她冲到门口，立刻又退了回来，像是被地狱的景象吓住了。一个男人站在那里，手臂交叉着，好像是在等着她。他就是她刚刚想到那女人和那孩子时出现的那个男人。他是第三个恶魔！她只是怀着一种无比的恐惧说了一句：

“ 沃尔斯基！……沃尔斯基！…… ”

第二部 奇异的宝石

一 天祸

沃尔斯基！沃尔斯基！那个使她的记忆充满恐怖和羞耻的卑鄙家伙，那个恶魔沃尔斯基居然还没有死！所谓这个间谍被他的同伙杀死并埋在枫丹白露公墓之说纯系谎言，是讹传！只有一个事实，沃尔斯基还活着！

韦萝妮克见过无数的场面，但是没有哪个比眼下这个场面更可恶：沃尔斯基两手叉着稳稳地站在那里，脑袋长在两个肩膀中间。他活着，活生生的！

平时她有勇气忍受一切，但就是不能接受他。她觉得自己有力量有勇气对付任何敌人，但这个敌人都不在其内。沃尔斯基，这个无耻之徒，永无休止地作恶，手段无比残忍，丧心病狂地进行犯罪勾当。

而这个人还爱她。

她突然脸红了。沃尔斯基正贪婪地盯着她破烂的上衣下裸露的双臂和肌肤，仿佛盯住一个猎物一样，任你怎样也不能把他的视线移开。韦萝妮克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身边找不到任何可以遮挡的东西。面对他的兽欲，她挺起了胸，向他投去蔑视的目光，使他怯懦地转过脸去。

她立刻激动地喊道：

“我的儿子！弗朗索瓦在哪里？我要见他。”

他答道：

“我们的儿子对我来说是神圣的，夫人。他一点也用不着怕他的父亲。”

“我要见他。”

他举起手起誓道：

“您将见到他，我发誓。”

“那么，他可能死了！”她低沉地说。

“他活着，像您和我一样，夫人。”

又是一阵沉默。很明显，沃尔斯基在字斟句酌，准备开始他们之间不可调和的斗争。

他身强体壮，胸肌发达，两腿有点罗圈，脖子很粗，肌腱突出，头特别小，两边贴着两缕金发。这副模样使人想到他从前的粗犷有力和某种与众不同，但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已经变了，变得像个江湖擂台上的粗俗的职业斗士。往日令女人痴迷的魅力已不复存在了，剩下的只是一副粗暴、残忍的面容。他用故作镇定的笑容来掩饰他的冷酷。

他把胳膊放下来，顺手拖过一把椅子，向韦萝妮克鞠了一躬：“我们将进行一次谈话，夫人，时间会很长，还有点痛苦。您坐下来好吗？”

他等了一会儿，没有回音，他并不感到侷促不安，又说：“这张小圆桌上准备了吃的东西，您吃块饼干，喝点陈酒，或是香槟，这对您或许不会没有好处……”

他装作彬彬有礼的样子，想以这种完全日耳曼式半开化礼节，来表明他对文明的细枝末节毫不陌生，表明他熟谙礼仪中的一切文雅之道，甚至在对一个被征服的女人有权施以粗暴的时候，他也不会忽视这种雅致。就从这些细微处，曾使韦萝妮克再清楚不过地看到了她丈夫的本性。

她耸了耸肩膀，仍保持沉默。

“那么，”他说，“您是要让我这么站着，像一个绅士一样显示自己的

教养啰。此外，还要请您原谅，在您面前，我穿着太随便。集中营和地洞的生活不宜于穿制服。”

的确，他穿了一条补丁裤，一件撕破了的红羊毛背心。外面罩着一件半敞开的白亚麻祭服，腰上系着一条绳子。实际上这身装束是精心设计的，加上他那戏剧性的表演动作和踌躇满志、洋洋得意的神情，使他显得十分怪诞。

他对自己的开场白感到满意，于是开始迈起方步，手背在身后，仿佛遇到最严峻的情况时，正不急不忙地思考着问题似的。然后，他停下来，慢条斯理地说：

“我认为，夫人，我们得抓紧时间，先用几分钟陈述一下我们过去的共同生活。您看好吗？”

韦萝妮克没有作声。他又用同样的语气说：

“当年您爱我的时候……”

她做了一个反感的表示。他仍坚持说：

“可是，韦萝妮克……”

“噢！”她厌恶地说，“我不许您……不许您提这个名字！……我不许您……”

他笑了笑，用一种屈尊俯就的口气说：

“请不要埋怨我，夫人，不管使用什么方式，我对您是尊敬的。我接着说吧。当年您爱我的时候，应当承认，我还是一个无情无义、放荡不羁而又不失风度的人，做事爱走极端，本不具备同您结婚所要求的品格。这些品格在您的影响下本来很容易获得，因为我爱您爱得发疯。您身上的那种纯洁令我如醉如痴，您的魅力和天真是我在别的女人身上不曾见过的。如果您耐心一点，温柔一点，您是可以改变我的。不幸的是，从我们不愉快的订婚时刻起，您就只想着您父亲的痛苦和怨恨；结婚以后，我们之间就存在着不可弥补的不和。您被迫接受了一个强加于您的未婚夫。您对丈夫只有怨恨和厌恶。这正是沃尔斯基这样的男人所不能容许的。多少女人，多少高贵的女人赞美我的高尚，因此我没有理由责备自己。您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女人却抱怨我，这就更糟糕。沃尔斯基是那种随心所欲、凭感情办事的人。这种性格，这种感情您不喜欢，是吗？随您去吧，夫人，我自由了，我又恢复了我的生活。只不过……”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

“只不过我一直爱着您。一年之后事情有了急剧的变化，失去儿子使您进了修道院，而我，独自一人怀着这未能满足的、炽热而痛苦的爱情。我就这样生活着，您可以想象到：我试图通过放荡、暴力和冒险的生活把您忘掉，可是都没有成功。后来，突然又有了希望，人们向我指出了一些线索，我又全身心地投入寻找您，我又一次陷入失望和孤独。于是我又找到了您的父亲和您的儿子。得知他们隐居在这里，我就监视他们，或者我亲自监视或者由完全忠实于我的那些人监视。我把找到您当成我努力的唯一目的，当成我行动的最高尚的理由，这时，战争爆发了。八天后，由于没有能逃出国境，我被投进了集中营……”他停住了。他那张冷酷的脸变得更加冷酷了，接着他又吼起来：“噢！在那里我过的是地狱般的生活！沃尔斯基！沃尔斯基！国王的儿子，竟然同咖啡馆的跑堂和日耳曼的流氓混在一起！沃尔斯基成了俘虏，受人耻骂和憎恨！沃尔斯基浑身长满虱子，沾满脏污！我忍受了，我的上帝！我们且不说它。为了逃脱死亡，我的所作所为是对的。如果有另一

个人代替我去挨匕首，如果是另一个人用我的名字埋在法兰西的一个角落里，我都无怨无悔。要么是他，要么是我，必须作出选择。我选择了。这可能不只是对生活的渴望驱使我，还有其他，特别是一件新鲜的事情，一线意想不到的光明，从我的黑暗生活中油然升起，它已经令我目眩。不过，这点是我的秘密。如果您想知道，那么我们以后再谈。现在……”

面对这个自我欣赏的演员的夸夸其谈，韦萝妮克无动于衷。他满口谎言的表白丝毫没有打动她。她好像没听。

他走近她身旁，为了引起她的注意，又用一种挑衅性的语气说：“您好像并不觉得我的话确实重要，夫人。可我的话确实重要，而且会越来越重要。但是，在说那些可怕的事情以前，我希望最好不要说它，我想唤起的不是您和解的愿望——我们之间不存在和解的可能——而是想要唤醒您的理智，唤起您面对现实……因为您毕竟不了解您所处的现实情况，您儿子所处的情况……”他肯定，她一点都没有听。毫无疑问，她的思想都集中到她的儿子身上了，她听见的这些话，对她毫无意义。他生气了，语气中表现出不耐烦，他继续说：

“我的建议很简单，我希望您不会拒绝。我以弗朗索瓦的名义，并本着人道主义的感情和怜悯心，我请您把现实与我刚刚扼要叙述的过去联系起来。从社会角度看，连接我们的纽带从来没有断绝过。从法律方面看，您始终……”

他把话打住了，看了韦萝妮克一下，然后用手使劲压住她的肩膀，喊道：“听着，你这可恶的女人！沃尔斯基在说话。”

韦萝妮克失去平衡，急忙又抓住椅背，重新叉着胳膊，两眼充满着鄙视的目光，挺立在她的敌人面前。

这回，沃尔斯基控制住自己。刚才的动作是一时冲动，是情不自禁的。但他的声音里透着专横和恶意。

“我重复说一遍，过去是永恒的。不管您愿意不愿意，夫人，您仍然是沃尔斯基的妻子。正是基于这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我才请您今天来这样看待您自己。我们来确定一下：即使我得不到您的爱情，我也不会同意恢复我们之间存在过的敌对关系。我也不想再要一个从前那样傲慢和冷漠的妻子。我要的……我要一个妻子……一个温顺的、忠诚的、专一的、真心诚意的妻子……”“一个奴隶，”韦萝妮克轻声地说。

“对！是的，”他叫起来，“奴隶，就是您说的。我说到做到。奴隶！为什么不呢？奴隶要懂得自己的职责，就是盲目服从。手和脚捆在一起。这个角色，您高兴吗？身体和心灵都属于我，您愿意吗？至于您的心灵，我并不在乎。我所要的……我所要的……您很清楚……是吗？我要的是我不曾得到的。您的丈夫？啊！啊！我当过您的丈夫吗？即使我在生活中寻找，在感情和愉悦的高潮中寻求，我所得到的，记忆中只有两个敌人之间的无情斗争，别无其他。我望着您总像是一个陌生人似的，现在和从前一样的陌生。好啦，既然时来运转，我抓到您了，那么以后就不要再这样。从明天起，甚至从今夜起就不要再这样了，韦萝妮克。我是主人，必须毫不回避地接受，您接受吗？”

他没等回答，又提高嗓音说：

“您接受吗？不要回避，也不要作虚伪的许诺。您究竟接受不接受，如果接受，您就跪下来，划个十字，大声宣布：‘我接受。我将做一个温顺的

妻子。我将听从您的一切命令，牺牲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您是我的主人。’”

她耸耸肩膀，一句话也没回答。沃尔斯基暴跳起来，额头上的青筋都涨起来了。但他还是控制着自己。

“那么好吧。况且我早有所料。不过您拒绝的后果是严重的，我想进行最后一次尝试。也许，您以为是在拒绝我这个逃亡者，一个看起来穷途潦倒的人。或许事实将改变您的主意，这个事实是光辉灿烂的，美妙神奇的。正如我同您说的，意想不到的光明从我黑暗的生活中升起，国王的儿子沃尔斯基被光明照耀……”他总喜欢用第三人称来谈论自己，韦萝妮克非常了解这点，那是他难以容忍的虚荣心的表现。她观察着，从他的眼睛里又看到了他兴奋的时候特有的光芒，这种目光是由酗酒习惯带来的，此外，她似乎还从这目光中看出了他短暂的神经错乱。事实上，他不早就疯了吗？时间的推移是不是加重了他的错乱呢？他接着又说了起来，韦萝妮克这一次认真听着：“战争期间，我把一个忠于我的人留在了这里，让他跟踪您的父亲，继续我已开始的监视工作。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们发现了荒原下的山洞以及山洞的一个出口。我最后一次从战场逃出来，就隐居到这个安全地点，我在这里通过截获的信件，了解到您父亲对萨莱克秘密的探索和他的一些发现。您知道，我加强了对他的监视。特别是随着事情的越来越明朗，我发现了一些与我生活奇怪的巧合和联系的事情。怀疑很快消除，命运驱使我到这里来单枪匹马完成一项必将成功的使命……这项使命只有我才有资格参与。明白吗？多少世纪以来，就注定是沃尔斯基。沃尔斯基是命运的选择。沃尔斯基载入史册了。沃尔斯基具备必要的品格，必不可少的方式和衔头。我已准备就绪，我毫不犹豫地遵照命运的指示开始行动。义无反顾地上路了：路的尽头光明的灯塔已经点燃。因此，我将沿着预先开辟的路走下去。今天，沃尔斯基只需要摘取劳动的成果。沃尔斯基只要伸伸手就行了。这只手的目标就是财富、荣誉和无限的权力。几小时后，国王之子沃尔斯基就将成为世界之王。他要献给您的将是王位。”

他越来越表现得像个喜剧演员，夸夸其谈，故作庄重。他向韦萝妮克弯下腰说：

“您想当王后皇后吗？像沃尔斯基统治着男人的世界那样，高居于一切女人之上吗？犹如您已经是美丽的王后一样，成为金钱和权力的王后，您愿意吗？您虽为沃尔斯基的奴隶，但却是沃尔斯基统治下所有人的主人，您愿意吗？您要放明白些：对于您来说，不只是作出一个决定的问题，而是要从两个决定中选择一个。请您明白，拒绝是要付出代价的。要么您就接受我献给您的王位，要么……”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斩钉截铁地说：

“要么就是上十字架。”

韦萝妮克浑身颤抖。她又听见这个恐怖的字眼。现在她知道那个陌生的杀手是谁了！

“十字架，”他又重复了一遍，脸上带着得意的冷笑，“由您选择，一种是享尽人生的欢乐和荣华富贵，一种是最野蛮刑罚下的死亡。选择吧！在两者之间选择一种，没有别的办法。这种和那种。请注意，这里并不是显示我无谓的残忍和威权。不是，我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命令高于我个人之上，它来自命运本身。为了履行神的意志，韦萝妮克·戴日蒙必死，而且死于十字架上。这是明白无误的。人不能违背命运。除了沃尔斯基，任何人都无能

为力，因为任何人不具有沃尔斯基那样的果敢和足智多谋。既然沃尔斯基能够在枫丹白露的森林里，用一个假沃尔斯基替代真沃尔斯基，既然他能够逃脱童年时代就注定要死于朋友刀下的命运，那么他就有足够的智谋去实现神的意志，以及使他所爱的人活下去。但是她必须服从。我把活路留给我的妻子，把死亡留给我的敌人。您是什么人呢？是我的妻子，还是我的敌人？您选择什么？同我生活在一起，享尽人间的一切欢乐和荣华……还是死亡？”

“死亡，”韦萝妮克干干脆脆地回答。

他做了一个威胁性的动作。

“那不仅仅是死的问题。还是酷刑。您选择什么？”“酷刑。”

他又恶意地坚持说：

“可您不是一个人！您考虑考虑，还有您儿子。您死了，他还活着。您一死，就留下一个孤儿。更糟的是，您死后把他留给了我。我是父亲，我有一切权利。您选择什么？”“死，”她又说了一遍。

“您选择死，那好。但是如果是他死呢？如果我把他带到这里来，带到您面前，您的弗朗索瓦，如果我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我最后再问您一次，您回答什么？”

韦萝妮克闭上眼睛。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痛苦过，沃尔斯基抓到了她的痛处。

她依然小声说：

“我愿意死。”

沃尔斯基发火了，毫不顾忌礼貌和礼节，用侮辱性的语言大骂起来：

“啊！您这个坏女人，竟然这么恨我！一切，一切，她能忍受一切，包括她心爱的儿子的死，就是不肯让步。一个母亲居然会杀儿子！因为这样，等于您杀死他——您的儿子，为了您不归顺我。您为了不把您的生命献给我，宁愿夺去他的生命。啊！真是深仇大恨！不，不，这不可能，我不相信有这么大的仇恨，仇恨是有限的。一个像您这样的母亲！不，不，这一定有原因……可能是一种爱？不，韦萝妮克不爱别人。是这样吗？那么是希求我的怜悯？我的软弱？噢！您并不了解我。沃尔斯基会软弱？沃尔斯基会发慈悲心？可您是看见我所作所为的。我在完成可怕的使命时，可曾手软过？萨莱克难道不是像预言的那样遭到了浩劫？船只不是沉没了？而人不是都丧生了吗？阿尔希纳姐妹不是被钉在了老橡树干上了吗？我，我，手软吗？听着，当我还是孩子时，我这两只手就捏死过狗和小鸟，我这两只手活剥过山羊皮，给活生生的家禽拔毛。啊！怜悯？您知道我的母亲是怎么称呼我的吗？‘阿迪拉’，每当她那神秘的灵感来了的时候，就从我的手掌上预卜未来，或者用塔罗纸牌占卜，‘阿迪拉沃尔斯基，天祸也，你将成为神的工具，成为刀刃，匕首尖，枪弹，绳结。天祸！天祸！你的名字一笔一划写在天书上。它在你诞生时的星宿里闪耀着。天祸！天祸！……’而您指望我两眼泪汪汪？得了吧！刽子手会哭泣吗？软弱的人才会哭，害怕受到惩罚的人、罪有应得的人才会哭。而我，我！你们的祖宗只怕一件事，那就是怕天塌下来压着头。我怕什么呢，我？我是上帝的同谋！他在众人中选择了。我是上帝开化了我，日耳曼的上帝，老德国上帝，对于他来说，当关系到他儿子的重大事情时，就不管好坏了。而我心怀恶念，我喜欢恶，我愿意恶。您死定了，韦萝妮克，

我看见您钉在十字架上，我将大笑……”

他已经笑了。他大步地踱来踱去，脚踏在地上发出响声，他向上举起手。而韦萝妮克浑身不安地颤抖着，她从他充血的眼睛里看到他失去理智的疯狂。

他又走了几步，然后逼近她，用带着威胁的克制语气说：“跪下，韦萝妮克，哀求我的爱，只有我的爱才能拯救您。沃尔斯基既不怜悯，也不惧怕。但他爱您，他对爱任何时候都不会退却。珍惜它吧，韦萝妮克，向过去呼救吧！再恢复到从前孩子似的温顺吧，也许有一天会是我来向您下跪。韦萝妮克，不要抛弃我……您不应当抛弃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不要使爱您的人落空……我多么爱您，韦萝妮克，我多么爱您……”她差点叫出来。她感到有双可恶的手抓着她裸露的胳膊。她想挣脱他，可是他更用力地抓住不放，而且气喘吁吁地又说：“别抛弃我……这是荒唐……是发疯……你知道，我是无所不能的……怎么样？……十字架，那是可怕的……您的儿子就要死在您面前……您愿意吗？……接受不可避免的事……沃尔斯基将救您……沃尔斯基将让您过最美好的生活……啊！您这样地仇恨我！……可是，好吧，我接受您的恨……我爱您的恨……我爱您蔑视我的嘴唇……比您主动送上嘴唇更爱……”

他不说话了。因为他们之间正进行着不妥协的斗争。韦萝妮克的手被抓得越来越紧，她想挣脱也没用。她软弱无力，注定要失败。她的两腿摇摇晃晃。她面前，沃尔斯基那双充血的眼睛紧盯着她，她吸着恶魔喘出的气息。

她惊吓不已，狠命地咬了他一口，趁他慌乱之机，用力挣脱了出来，退后一步，掏出手枪，接连射出几发子弹。两颗子弹从沃尔斯基的耳边呼啸而过，子弹打得他身后的墙土飞扬。她射击太快，没有击中。

“啊！您这可恶的女人！”他喊道，“差一点我就被击中了。”他把她拦腰抱住，用一个不可抗拒的动作，把她放倒在长沙发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绳子把她牢牢地捆住。接着是一阵短暂的缓和与沉默。沃尔斯基擦去额头上的汗，然后倒了一大杯酒，一饮而尽。

“现在好了吧，”他说着把一只脚踏在她身上，“这样就好了，对吧？各就各位，美人儿，您呢，像个猎物被绳子捆着，而我却站着，可以任意蹂躏您。嗯，现在可不是开玩笑，您该明白事情是认真的了。噢！别怕，坏女人，沃尔斯基不是那种欺骗女人的人。不，不，那是玩火，那样会断送我的情欲。我不会那么傻的！以后怎样才能忘掉您呢？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使我忘却和得以平静：那就是您的死。既然我们说定了，那就一切都好办。已经达成一致意见，是吗？您愿意死，对吗？”

“是的，”她语气坚决地说。

“您愿意让您儿子死吗？”

“是的，”她说。

他搓着手。

“很好，我们算达成协议了，废话少说。现在说正经的，说算数的话，因为您以为我前面说的那些是废话，是吗？嗯？甚至您所目睹的萨莱克岛的冒险行动的前面部分，都还只是孩子的游戏。现在正戏开始了，因为您已把全身心都投入进来了，这才是最可怕的，我的美人。您美丽的眼睛曾经哭泣过，但它不是我所要求的血泪。可怜的人。您愿意吗？我再说一遍，沃尔斯基不是残酷的。他只是服从，而您是命运不济。您的眼泪？有什么用！您必

须哭得比别人多千倍才行。您死？废话！您得在死之前，千万次地死去活来。您那可怜的心流淌的血要远远超过世上最可怜的女人和母亲的心流的血。您是否有所准备，韦萝妮克？您即将听到的是真正残酷的话，而且会一句比一句更残酷。啊！命运对您不公，我的美人儿……”

第二杯酒又一饮而尽，然后他背对她坐下，低下头耳语似的说：“听着，亲爱的，我要向您做一个小小的忏悔。在遇到您以前，我曾结过婚……噢！请别生气！对于一个妻子来说，有比重婚更大的灾难，对于一个丈夫来说有比重婚更大的罪孽。那就是第一次结婚，我就有了一个儿子……您认识他，您在地道里同他说过几句客气话……我们私下里说，那是个真正的无赖，这个出众的雷诺尔德，是个坏透了的东西，我从他身上又看到了我最优良的天性和品质最大限度地得到了继承。他就是第二个我，而且青出于蓝胜于蓝，有时我都有点畏惧。这个该死的恶魔！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十五岁多一点——跟他比起来真是一个天使。然而，这家伙注定要同我的另一个儿子，我们亲爱的弗朗索瓦进行搏斗。是的，这是命运一次又一次的捉弄，我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对事洞察入微的评论家。当然，这不是一场长时间的平常的斗争。相反……它是短暂的、激烈的、决定性的争斗，比如说是决斗吧。对，就是一场决斗，您明白，是一场严肃的决斗……决不只是以抓破皮肉而告终……不，不是的，是一场，可以说是一场生死的决斗，一定会有一方留在场上，有胜者就有败者，简言之，就是一个活着，一个死去。”

韦萝妮克略微转动了一下头，她看见他在笑。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他在发疯，他想到同是他的儿子的两个人之间进行生死搏斗，居然他还会笑。这实在是太荒谬绝伦了，反而使得韦萝妮克不感到痛苦了。它已超出了人所能忍受的痛苦限度。“还有更妙的，韦萝妮克，”他说，一字一句清清楚楚“……还有更妙的……是的，命运设想了一个精彩场面，我也反感，但是我依然要像一个忠实的仆从那样去执行。它让您去观看这场决斗……肯定地，您，弗朗索瓦的妈妈，一定要去看他们决斗。说真的，我想，命运是不是会在残酷的形式下，通过我来降福给您呢，您愿意吗？而我则亲自将这求之不得，甚至不公正的恩惠赐给您，因为，毕竟雷诺尔德比弗朗索瓦更健壮，更训练有素，从逻辑上讲，弗朗索瓦一定会被打死。可是如果让他知道，他是当着母亲的面进行搏斗的话，他将增添多少勇气和力量啊！他就会像勇士一样，自豪地拼搏去争取胜利。儿子的胜利将可以拯救母亲……至少他会这么想！事实上，好处太大了！您可能感激我呢，韦萝妮克，假如这场决斗——我敢肯定——不使您心跳加剧的话……除非……除非我不把这个恶毒的计划奉行到底……啊！那时候，我可怜的小乖乖……”

他又一把抓住她，让她站在他面前，脸对着脸愤怒地对她说：“怎么样，您还不妥协吗？”

“不，不，”她喊道。

“您永远不妥协吗？”

“永远！永远！永远！”她越来越使劲地喊道。“您恨我胜过一切吗？”

“我对你的恨胜过我对儿子的爱。”

“您说谎！您说谎！”他咬牙切齿地说，“您说谎！您的儿子才是高于一切的……”

“我对你的恨高于一切，是的！”

韦萝妮克克制住的反抗和诅咒这时一齐暴发了出来，她不顾他会怎样对

待她，她还是冲着他喊道：

“我恨你！我恨你！让我看着我的儿子死去吧！让我看着他咽气吧！我宁愿忍受一切，也不愿看到你和你的存在。我恨你！你杀死了我的父亲！你是一个邪恶的凶手……一个愚蠢而野蛮的疯子，犯罪狂……我恨你……”

他用力把她提起，拖到窗前的地上，结结巴巴地说：“跪下！跪下！惩罚已经开始。您嘲笑我吗？您这坏女人。好吧！等着瞧！”

他让她跪下后，又把她推到墙边，打开窗子，用绳子捆住她的脖子和胳膊之后，把她的头固定在窗框上，最后用头巾堵住她的嘴。

“现在请看，”他喊道，“……幕布就要拉开了！小弗朗索瓦要登台了！啊！您恨我！……啊！您宁愿爱地狱，不肯要沃尔斯基的一个吻！好吧！亲爱的，您就要尝到地狱的滋味了。我给您讲一个小故事，完全是我编造的，而且不俗气。接下来，您知道，现在什么办法都没有了，事情已无可挽回了。您再哀求我，请求宽恕，都无用了……都太晚了！决斗，然后就上十字架。瞧，这就是布告。祈祷吧，韦萝妮克，乞求苍天吧！求救吧，即使它捉弄了您。我知道，您的孩子在等一个救星，一个职业演员，冒险的堂吉诃德。让这个人来吧！沃尔斯基将给予应有的接待。让他来吧！那样更好！更好玩。让神明亲自来参加，让他们保护您！我不在乎。这不是他们的事，是我的事。这不再是萨莱克问题，财宝问题，大秘密的问题，以及天主宝石的所有秘密的事儿！这是我的事！您唾弃沃尔斯基，沃尔斯基要报复。他要复仇！现在壮丽的时刻到了，多么惬意！像别人行善一样地大大方方地作恶！作恶！枪杀、拷打、粉碎、杀死、蹂躏！……啊！残暴的快乐，这就是沃尔斯基！……”

他在房间里捶胸顿足，拍桌打椅。一双惊慌的眼睛四处搜寻。他想马上开始毁灭性行动，扼杀一个猎物，使他那双嗜杀成性的手有事可做，以便执行他那疯狂的想象臆造出来的命令。

他突然间掏出手枪，愚蠢地傻乎乎地对着镜子开枪，打坏了画框和窗玻璃。

然后还是那样手舞足蹈，其情其景，令人毛骨悚然；他打开门一路喊着走了出去：

“沃尔斯基要报仇！沃尔斯基要报仇！”

二 哥尔戈达山

二三十分钟过去了，韦萝妮克依然一个人呆着。绳索陷进了皮肉，窗框划破了她的额头。被堵着的嘴出不来气，两条腿弯着跪在那里，支撑着全身的重量。这种姿势令人难以忍受，折磨没有尽头……然而，她之所以能够忍受，那是她已失去了明显的知觉。她肉体上的痛苦超越了她的意识，她受到精神上的痛苦太多了，使她对肉体的这种感觉麻木了。

她什么也没想。只是偶尔她说一句：“我快死了。”她已经体味到了冥冥之中的安息，仿佛人们在暴风雨到来之前，体味到的避风港的宁静。从现在这一刻起到她得到解脱之前，肯定还会经受一些暴行。但她的头脑已不再思索了，就连她儿子的命运也只是在心中一闪而过，很快便消逝了。

实际上，虽然她的意识不很清醒，她还是希望出现奇迹。这种奇迹会出现在沃尔斯基身上吗？虽然不可能指望恶魔宽宏大量，但是面对这种不值得犯的弥天大罪，他会不会有所动摇呢？父亲是不杀儿子的，除非他有不可不杀的理由；但是沃尔斯基没有理由去杀一个无知的孩子。他的仇恨是人为的。

这种对出现奇迹的渴望，抚慰着她那麻木的心灵。房子里重新响起的各种声音：争论的声音、急促的脚步声等，在她看来，似乎不是在为已经宣布的事情作准备，而是为产生摧毁沃尔斯基的全部计划这一奇迹发信号。她亲爱的弗朗索瓦不是说过吗，任何力量都不能把他们分开，即使暂时一切显得无望，他们也必须保持信心么？

“我的弗朗索瓦，”她反复地说，“我的弗朗索瓦，你不会死……我们会再见面的……你答应过我。”

外面，大橡树上的蓝天下，滚动着可怕的乌云。她面前，她父亲出现过的这个窗子外面，她同奥诺丽娜到来的那天，穿过的那片草坪中间，出现了一块新平整的沙地，就像竞技场一样。那是不是她儿子要在那里同人决斗呢？她突然产生了这种预感，心立刻紧缩起来。

“噢！请原谅，我的弗朗索瓦，”她说，“原谅我……这一切都是对我从前所犯的过错的惩罚……这是赎罪……儿子替母亲赎罪……原谅我……原谅我……”

这时，楼下的一扇门开了，楼梯上传来了说话声，她听出来有沃尔斯基的声音。

“那么，”他说，“就这么定了，我们各自一边，你们两个从左边，我从右边。你们领着这个孩子，我领着另外一个，我们将在决斗场上见。你们权且充当第一个孩子的证人，我算第二个孩子的证人，一切都符合规则。”

韦萝妮克闭上眼睛，因为她不愿看见她的儿子受到虐待，像奴隶一样被带上决斗场。她听见人们从两边走进草坪的脚步声。恶魔沃尔斯基大笑着，夸夸其谈。

队伍绕场分站两边。

“不要再靠近了，”沃尔斯基命令道。“双方对手各就各位。双方停在那儿。好。不许说话，听见了吗？谁说话，我就把谁打死，毫不留情。准备好了吗？向前走！”

哥尔戈达山系基督教传说中耶稣受难的地方，据说耶稣自己背着十字架攀上山顶，然后被人钉在十字架上。——译注

于是可怕的决斗就开始了。按照沃尔斯基的意愿，决斗在母亲面前举行，儿子当着她的面来决斗。她怎么能不看呢？她睁开了眼睛。

她很快就看见他们两个互相扭打，又互相推开。可是她对所看到的这个场面没有马上明白过来，至少她不明白它的确切含义。她望着两个孩子，哪个是弗朗索瓦，哪个是雷诺尔德呢？“啊！”她喃喃地说，“这个很凶……不，我搞错了……这不可能……”

她没有搞错。两个孩子穿一样的衣服，一样的丝绒短裤，一样的白法兰绒衬衣，一样的皮腰带。头上都蒙着红丝巾，像风帽一样，眼睛的地方留了两个孔。

到底哪一个是弗朗索瓦？哪一个是雷诺尔德呢？

这时她想起了沃尔斯基莫明其妙的威胁。叫做完全执行他所拟定的计划，这也就是他说的那个小故事中提到的情节。不只是儿子在母亲面前决斗，可她根本不知道哪一个是她的儿子。真是穷凶极恶的策划。正像沃尔斯基说过的那样，再没有什么比这使韦萝妮克更痛苦的了。

实际上，她期盼的奇迹就在她身上，在她赋予儿子的爱之中她的儿子在她面前搏斗，她相信她的儿子不会死。她保护着他免遭敌人的袭击和暗算。她将使匕首刺不中，并使儿子躲过死亡。她赋予他不屈不挠的毅力，进攻的意志，用不尽的力量，算计并掌握有利时机的才能。可是现在两人都蒙着脸，那么该向谁施加影响呢？为谁祈祷？又该反对谁呢？

她什么也不知道。没有任何标记可供她辨认。有一个高一点，瘦一点和更敏捷一点。那么他是弗朗索瓦吗？另一个则矮胖一些，强壮一些，也更笨拙一些。那么这是雷诺尔德吗？她不敢断定。哪怕他露出一脸面部，甚至看到他一瞬间的表情，那她就会看明真相。可是又如何能透过面具呢？

决斗继续进行着，这对她来说，比能看见她儿子的面孔更为可怕。

“好！”沃尔斯基喊道，他为一次攻击叫好。

他像个业余爱好者那样欣赏着决斗，装出不偏不倚的样子评论着那一招一式，但却希望占优势者取胜。然而他要处以死刑的是他的一个儿子。

他对面站着他的两个同伙，相貌粗野，都是秃顶，大鼻子上都架着眼镜，一个精瘦精瘦的，另一个也很瘦，但肚子却很大。那两人没有鼓掌，只是用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冷眼旁观，也许他们对别人强加给他们的差事不大满意。

“很好！”沃尔斯基称赞道：“回刺得很好！你们都是棒小子，我该把勋章赠给谁呢。”

他围着两个对手东奔西窜，用嘶哑的嗓子为他们加油，韦萝妮克从中回想起过去他在酒精作用下的一些情景。这个不幸的女人竭力用她被捆绑的手向他示意：

“行行好吧！行行好吧！我受不了啦……可怜可怜我吧！”这种刑罚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她的心扑通扑通地跳动着，身体为之震颤，几乎快要晕过去了。这时，一件事唤醒了她。两个孩子中的一个在猛地一击之后往后一跳，迅速地包扎好流血的右腕。韦萝妮克从这个孩子手中看见了她儿子用的蓝条小手帕。她立即确信无疑，这个孩子——又瘦又敏捷——比另一个有风度，气质更高贵，举止更和谐。

“这是弗朗索瓦……”她喃喃地说，“……是的，是的，是他……是你吗，我的乖孩子？……我认出你了……那一个粗俗而笨拙……是你，我的孩

子……啊！我的弗朗索瓦……我心爱的弗朗索瓦！……”

的确，如果说两个人拼杀得旗鼓相当的话，那么这个孩子是在竭力使自己不那么野蛮和缺乏理智。可以说，他只是努力去刺伤对方，攻击是为了使自己免遭死亡。韦萝妮克心急如焚，她轻声地嘀咕着，好像说给他听似的。

“不要宽容他，我的宝贝！他也是一个恶魔……啊！我的天，你若是仁慈，你就完了。弗朗索瓦，弗朗索瓦，当心！”刀光在她视为儿子的头上闪烁，她被堵住的嘴喊叫着提醒他。弗朗索瓦避开了这一击，她相信是她的喊声被他听见，于是她继续本能地提醒他，给他出主意。

“休息一下……喘口气……特别要看住他……他在准备了……他就要向你冲过来……他冲过来了！啊！宝贝，他差点就要刺着你的脖子了。当心啊，我的宝贝，他是个阴险的家伙……他会使出各种诡计……”

不幸的母亲虽然不愿意承认，可她还是感觉到了那个她视为儿子的孩子开始乏力了。有些招数表现得没有抵抗力，而另一个孩子反而显得激烈而有力量。弗朗索瓦在向后退，已经退到赛场边上了。

“喂！小家伙，”沃尔斯基嘲笑地说，“你不是想逃走吧？加把劲呀，见鬼！腿站牢……记住定好的条件。”

孩子重新振作起来冲过去，这回是另一个孩子后退了。沃尔斯基拍着手。而韦萝妮克却喃喃地说：

“他这是为我拼命。恶魔对他说过，‘你母亲的命运就靠着你啦。如果你胜利了，她就得救了。’他发誓要取胜。他知道我在看着他。他猜到我会来。他在听我说话。我心爱的宝贝，我为你祈福。”

已经进入决斗的最后阶段。韦萝妮克浑身颤抖着，她由于激动，过分的期盼和担忧而精疲力尽。她的儿子一次次失利，又一次次冲上去。但是有一次两人咬得很紧的时候，他身体失去平衡，仰面倒在了地上，他的右胳膊被压在身子底下。对手立刻扑了过去，用膝盖抵住他的胸膛，举起胳膊，匕首闪着寒光。

“救命啊！救命啊！”韦萝妮克窒息地喊着。

她不顾绳子勒痛的皮肉，靠墙支撑着身子。她的额头被窗框划破，她感到自己将随着儿子的死去而死去！沃尔斯基走了过去，一动不动地站在决斗者身旁，一脸冷酷的表情。二十秒钟过去了，三十秒钟过去了。弗朗索瓦用左手抵挡对手。然而胜利者的胳膊逼得越来越近，刀尖离脖子只有几公分的距离了。

沃尔斯基弯下腰去。这时他站在雷诺尔德身后，雷诺尔德和弗朗索瓦都看不见他，他十分专注地看着他们，好像他原先就打算好要在这种时刻进行干预似的。那么他会帮谁呢？他会想到弗朗索瓦吗？

韦萝妮克屏住呼吸，两眼睁得大大的紧盯着看，似乎她也处在生死关头。

刀尖已经接触到脖子了，可能已划破了皮肤，但也只是刚刚能刺着的程度，弗朗索瓦使劲顶住了他。

沃尔斯基腰弯得更低了，他控制着这场肉搏战，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突然他从口袋里抽出一把小刀，把它打开，等待着。又过去了几秒钟。匕首还在向下压去，此时，他朝雷诺尔德肩膀上猛刺一刀。

孩子痛得叫了一声，立刻松了手，这时弗朗索瓦获得自由，用那只挣脱出来的右手撑地站了起来，重新发起了进攻，他没有看见沃尔斯基，也不清楚刚才发生的事情，他逃脱死亡之后，用尽全身的力气冲去，怀着对敌人的

仇恨，朝他的脸猛刺过去。这回雷诺尔德重重地倒了下去。

这一切只有十秒钟的事，可是这个戏剧性的变化太出人意料了，使得韦萝妮克不知所措，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高兴。她以为刚才死去的是真正的弗朗索瓦，并且是被沃尔斯基杀死的，因而她也倒了下去，失去了知觉。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韦萝妮克也一点点地恢复了知觉。她听见钟声响了四下。她说：

“弗朗索瓦已经死了两个小时了，因为死去的肯定是他……”她毫不怀疑决斗的结果。沃尔斯基决不会让弗朗索瓦得胜，而让自己的儿子死去。因此她刚才的祈祷一定不利于她可怜的儿子，她是在为恶魔做祈祷！

“弗朗索瓦死了，”她反复念叨着，“是沃尔斯基杀死的……”这时门被推开了，沃尔斯基的声音传了进来。

他走了进来，步子有点踉跄。

“非常抱歉，亲爱的夫人，我想沃尔斯基一定睡着了。这是您爸爸的过错，韦萝妮克！他在酒窖里藏着一瓶该死的苏密尔酒，孔拉和奥托两人找到了，把我弄得醉醺醺的。别哭了，我们要把时间挽回回来……而且一定得在半夜解决。那么……”他靠近了一些，大声说：

“怎么！这个混蛋沃尔斯基把您捆在这儿？这个沃尔斯基多野蛮！您这样多不舒服！天哪，您脸色这么苍白！喂！您说话呀，您没有死吗？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他抓住韦萝妮克的手，韦萝妮克拼命地挣开。

“好啊！您还是憎恨这个微不足道的沃尔斯基。那好，会有办法的，您是要顽抗到底，韦萝妮克。”

他注意地听着。

“什么？谁叫我？是你吗，奥托？上来吧。那么奥托，有什么事吗？我睡着了，你知道。该死的苏密尔酒……”奥托是他的一个同伙，跑了进来。他就是那个大腹便便的家伙。“有什么新情况吗？”他问道，“是的，我在岛上看见一个人。”沃尔斯基开始笑起来：

“你也醉了，奥托……这该死的苏密尔酒……”

“我没有醉……我看见……孔拉也看见了。”

“噢！噢！”沃尔斯基神情严肃地说，“是孔拉和你一起啰！那么你们看见什么了呢？”

“一个白色人影，看见我们走过去，就躲起来了。”“在哪儿？”

“在村子和荒原之间的小栗树林子里。”

“在岛的那边吗？”

“是的。”

“很好，我们当心一点就是。”

“怎么当心？他们可能有好些人……”

“他们有十个人也成不了气候，孔拉在哪里？”

“他在新修的天桥附近。他守在那儿。”

“孔拉是个机灵人。原来的桥被烧掉，把我们隔在岛的那边，这个天桥若是再被烧掉，会造成同样的障碍。韦萝妮克，我想一定是来人救您了……您所期盼的奇迹……希望的救助……可是太晚了，美人儿。”

他解开窗框上的绳子，把她抱到沙发上，把嘴里塞的东西取出来。

“睡吧，闺女，您尽情地休息吧。到哥尔戈达山的路还只走了一半，上

山的路很难走。”

他开着玩笑走开了。韦萝妮克听见他同两个叫奥托和孔拉的人说话，知道这两个人是配角，对这事一无所知。“您虐待的这个坏女人到底是什么人？”奥托问。“这与你无关。”

“可是，我和孔拉总该知道点情况嘛。”

“为什么，天哪？”

“为了了解情况。”

“你和孔拉，是两个白痴，”沃尔斯基答道，“我在把你们带出来，并让你们给我当差的时候，已将我的计划尽可能地告诉你们了。你们接受了我的条件。你们应该而且必须跟我干到底……”“否则呢？”

“否则的话，留神后果！我不喜欢耍赖的人……”又过去了几个小时。现在，在韦萝妮克看来，那种她渴望的结局不可避免了。她并不希望奥托刚才讲的那种救援出现。她真的连想都不想了。她的儿子已经死了，她唯一的希望就是赶快去同他相聚，哪怕是受最可怕的刑罚。再说，这种刑罚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受刑的人，体力是有限的，她已经达到这种极限了，那么她的死就不会拖得很久。

她开始祈祷。她脑海中又涌现出对过去的记忆，她认为过去的错误导致了今天的种种不幸。

她就这样祈祷着，精疲力竭，疲惫不堪，神经衰弱，对什么都不在意，最后竟昏然入睡了。

沃尔斯基回来她都没有醒，他不得不摇醒她。

“时间到了，孩子。祈祷吧。”

他的说话声音很低，怕被他的同伙听见，他贴着她的耳朵讲述了从前的一些事，一些毫无意义的事，语气中带着极力讨好的味道。最后，他大声说：

“现在天还太亮。奥托，你到壁橱里找点吃的来，我饿了。”他们开始吃起来，但是一会儿沃尔斯基又站起来说：“别望着我，孩子。您的眼睛使我不自在。您说对吗？我一个人的时候并不敏感，可是当您那具有穿透力的美丽的目光看着我的时候，我就敏感起来，闭上您的眼睛，我的美人儿。”他用一块手帕把韦萝妮克的眼睛蒙住，在脑后打了一个结。可还是不行，他又从窗子上取下窗帘，把她的头连同脖子整个儿地包住。然后再坐下来继续吃喝。他们三个人几乎没有说话，闭口不谈他们在岛上的行动以及下午决斗的事。况且韦萝妮克对那些细节已不感兴趣，即使她听到了，也丝毫不会激动。一切对她都是不相干的。她听到的只言片语，也是毫无意义的。她只想着死。夜幕降临了，沃尔斯基下令出发。

“您下定决心了吗？”奥托问，语气里带着敌意。“早下定了。你为什么问这个？”

“不为什么……但是，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怎样呢？”

“好吧，我们直说了吧，这个事儿我们只有一半的兴趣。”“不行！你现在才知道啊，先生，以前是开玩笑似的就把阿尔希纳姐妹吊了起来！”

“那天我喝醉了。是您把我们灌醉的。”

“那么，你再醉一次吧，伙计。喏，这是白兰地。盛满你的酒壶吧，让我们安静一点……孔拉，架子准备好了吗？……”他又转向韦萝妮克。

“照顾你，亲爱的……是你儿子玩过的两个高跷，把它捆起来……既适

用又舒服……”

八点半钟，这支灾难的队伍就上路了。沃尔斯基手里拿着灯走在前面。两个同伙抬着架子。

下午，可怕的乌云更加密集，在小岛的上空翻滚，又浓又黑。天很快就黑下来。狂风呼啸着，灯里的烛光被吹得忽闪忽闪的跳动。

“哎呀，”沃尔斯基轻声说，“好凄惨……真是攀登哥尔戈达山之夜。”

他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东西窜到他身边，吓了一跳，赶紧闪到一边。

“这是什么东西？快看……原来是一只狗……”

“是那个孩子的狗，”奥托说。

“啊！是的，那个有名的‘杜瓦边’吧？……它来得正好，这畜生。确实一切都好……等一会儿吧，该死的畜生。”他踢了它一脚，“杜瓦边”闪开了，没踢中，狗叫了几声，又继续随着这队人往前走。

路很难走，绕过屋前草坪，通往仙女石桌坟的小路看不见了，他们三人中总有人走偏了道，常常被荆棘和常春藤绊倒。“停！”沃尔斯基下了命令，“歇口气，伙计们，奥托把酒壶递给我，我的心好激动。”

他喝了几大口。

“你喝吧，奥托……什么，你不喝？那是为什么？”“我看岛上有人了，他们肯定在寻找我们。”

“让他们去找好了！”

“如果他们坐船来，就会走悬崖上的那条路，这女人和她的孩子今天早晨就想从那里逃跑，但被我们发现了，是吗？”“我们怕的是从陆地上的进攻，而不是海上。那座桥既然被烧了，就没有通道了。”

“假如他们发现了黑色荒原下地道的洞口，然后沿着地道走到这里来，那可怎么办呢？”

“他们能发现得了这个洞口吗？”

“我不知道。”

“好吧，就算他们发现了，那么我们当时不是从这边把洞口堵住，并把梯子毁掉，把里面上上下下弄得乱七八糟了吗？他们要打开那个洞，得有大半天的工夫才行。而我们半夜就能干完，不等天明，我们就离开萨莱克了。”

“这就干完了……这就干完了……这就是说我们的良心上又多了一个罪恶。可是……”

“可是什么呢？”

“财宝呢？”

“啊！财宝，这个被遗忘的字眼，财宝，原来是这个把你弄得心神不定，是吗？强盗。好吧，你放心，就像你口袋里已经装上了你的那一份儿。”

“您这是当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你以为我呆在这儿，干这件肮脏的事儿心里高兴呀？”

他们继续赶路。走了一刻钟后，开始掉雨点了，还响了声雷。暴风雨似乎还很远。

他们艰难地完成了崎岖不平的攀登，这中间，沃尔斯基不得不帮同伙一把。

“我们终于到了，”他说，“奥托，把酒壶拿来……好……谢谢……”

他们把韦萝妮克放在被砍掉下面树枝的橡树底下。一束光照见了上面的名字：V.d'H. 沃尔斯基拾起事先带来的一根绳子，把梯子靠在树干上。

“我们像对阿尔希纳姐妹那样干，”他说，“我去把绳子缠到留下来的粗树枝上。用它当滑轮。”

他突然中断了说话，向旁边一闪，因为此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他喃喃地说：

“什么东西？怎么啦？你们刚才听到嗖的一声响吗？”“听到了，”孔拉说，“从我耳边飞过去的。好像扔过来一个东西。”

“你疯了？”

“我也听见了，”奥托说，“像是有东西打到树上。”“哪棵树？”

“当然是这棵橡树！好像有人向我们射击。”

“并没有枪声。”

“那么，是一块石头，是一块石头打到树上了。”“这很容易证实，”沃尔斯基说。

他用灯一照，立刻就骂了起来：

“见鬼！你们看……在名字的下边……”

他们朝那里看去，在他手指的地方，有一支箭，箭尾还在颤动。“一支箭！”孔拉喊道，“怎么可能呢？一支箭！”奥托咕哝道：

“我们完了，有人向我们射箭。”

“射箭的离我们不远，”沃尔斯基观察着，“睁大眼睛……找一找……”他用灯在四周黑暗处照了一圈。

“停一下，”孔拉着急地说，“……靠右边一点……您看到了吗？”

“是的……是的……我看见了。”

离他们四十步的地方，在雷击过的橡树干那边，靠鲜花盛开的骷髅地地方，他们发现一团白色的东西，似乎有一个人影在晃动，至少他们这样认为，并立即躲进了灌木丛中。“别说话，别动，”沃尔斯基命令道，“不要让他知道我们发现了。孔拉，你陪着我。奥托，你留在这里，握紧枪，看好了。如果有人来抢这位夫人，你就鸣放两枪，我们会赶快跑回来，懂吗？”“懂了。”

他朝韦萝妮克弯下腰去，把头巾松了松。她的眼睛和嘴仍然被蒙着。她呼吸困难，心跳很弱，很慢。

“我们来得及，”他轻声地说，“不过，如果要让她按原定方式死的话，我们还得抓紧时间。她好像不感到痛了……她已经失去了知觉……”

沃尔斯基放下灯笼，然后领着同伙轻轻地走了，两个人选择最黑暗的地方走，朝着白影子移动。

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一方面，看起来这个影子没有动，可是又与他们同时移动着，这使两者间的距离保持不变；另一方面，这个白影子旁边还有一个小黑影在跟着跳动看。

“是那只讨厌的狗！”沃尔斯基骂道。

他加快了脚步，但距离并不缩短。他跑，那影子也跑。最令人奇怪的是，这个神秘的人跑起来，没有任何声音，连脚下带动的树叶或泥土的声音都没有。

“真见鬼！”沃尔斯基咒骂着，“他在捉弄我们，我们朝他开枪，怎么样，孔拉？”

“太远了。子弹射不到他。”

“可是，怎么！我们不能老这样……”

陌生人领着他们到岬角，然后又下到地道口，经过隐修院附近，沿着西边悬崖一直走到正在冒烟的天桥边。然后又转回来，经过房子的另一边，踏上草坪。

狗不时地发出欢快的叫声。

沃尔斯基怒气难消，不管他怎么样拼命追，总是追不上。这样追了一刻钟，他最后大骂起来：

“你若不是孬种，你就站住！……你想干什么？把我们引入圈套？为什么呢？……你想救那个女人吗？她现在不行了，不必费神了。啊！你这个混蛋，我会把你逮住的！”

突然，孔拉扯着他的衣服。

“怎么啦，孔拉？”

“您瞧，他像是不动了。”

果然，那白影子才开始在黑暗中变得越来越清晰，通过树丛可以看见，现在那影子是胳膊张开，腰有点弯，两腿弯曲，好像趴在地上。

“他可能摔倒了，”孔拉说。

沃尔斯基走上前去，喊道：

“是不是让我开枪呢？无赖？我的枪已经瞄准了。举起手来，否则我要开枪了。”

一点动静也没有。

“那你就活该了！你要是顽抗，你就完了。我数三下，就开枪。”他一直走到离影子二十米远的地方，一面数着数，胳膊高举着：“一……二……你准备好了吗，孔拉？射击，快！”两发子弹射了过去。

那儿传出一声痛苦的叫声。

那影子好像倒了下去。两人朝前跑了过去。

“啊！你完蛋了，无赖！你看见了沃尔斯基不是好惹的吧！啊！混蛋，你让我追得好苦啊！你的帐要算。”

离那人几步远的时候，他放慢了脚步，担心受到伏击。陌生人仍然没有动，于是沃尔斯基从近处看了看，那人看来毫无活力，变了形态，很像一具尸体。那么只要跳到他身上就行了。沃尔斯基便这么做了，并且还一边开着玩笑：

“这次围猎不错，孔拉，快收拾猎物吧。”

可是，他大吃一惊，因为当他去收拾猎物时，手里抓到的不是什么猎物，而是抓到一件衣服，衣服下并没有人，这件衣服的主人把它挂在树丛上，趁机逃走了。那只狗也不见了。“见鬼，活见鬼！”沃尔斯基骂道，“他耍弄我们，这个坏蛋！可他妈的，这是为了什么呢？”

他气急败坏，像平时发脾气时那样，用脚去践踏衣服。这时他忽然闪过一个念头。

“究竟为了什么？可是，他妈的，我刚才说过……一个陷阱……一个诡计，调虎离山，好让他的同伙去袭击奥托。啊！我多傻！”他又在黑暗中上路了，当他看见石桌坟时，便喊道：“奥托！奥托！”

“站住！谁呀？”奥托惊讶地问道。

“是我……见鬼，别开枪！”

“谁呀？是你？”

“喂！是的，是我，蠢货。”

“刚才响了两枪，是吗？”

“弄错了……待会儿告诉你……”

他来到橡树旁，立刻拿起灯笼，去照韦萝妮克。她没有动，躺在树底下，头上还是包着布。

“啊！”他说，“让我歇口气。真见鬼，真是好怕人！”“怕什么？”

“怕有人把她从这儿抢走呗！”

“哎，我，我不是在这里吗？”

“你呀，你不比别人勇敢多少……万一有人袭击你……”“我会开枪……你们就听见信号了。”

“谁知道！好歹没出事吧？”

“什么事也没有。”

“那女人没怎么闹过吗？”

“开始的时候，有一点，她在头中底下呻吟，把我都听得烦了。”“后来呢？”

“噢！后来……她没闹多久……我一拳把她打晕了。”“啊！畜生！”沃尔斯基嚷道，“如果你把她打死了，那么你也得死。”

他急忙蹲下去，把耳朵贴在不幸女人的胸口上。

“没死，”他听了一会儿后说，“心脏还在跳动……不过可能持续不了多久。开始干吧，伙计们，十分钟内结束。”

三 主啊，主啊，你为何将我抛弃？

准备时间不长，沃尔斯基也亲自参加。他把梯子靠在树干上，用绳子的一头拴住不幸者的身体，另一头搭在上面的树枝上，然后爬到梯子的最顶上一级，向他的同伙发令：

“站好，你们只管拉绳子，先把她立起来，还得有一个人扶住她保持平衡。”

他等了一下。奥托和孔拉小声交谈着。他又喊道：“我说，你们能不能快一点……要是有人用子弹和箭射我，我可就成了一个好靶子了。准备好了吗？”

两个同伙没有回答。

“喂！她已经僵了，她！还怎么啦？奥托……孔拉……”他跳到地上，训斥他们。

“你们两个真是开玩笑。像这样干下去，到明天早晨还完不了……一切都给耽搁了。你们倒是说话呀，奥托。”他拿灯照着奥托的脸。

“喂，怎么回事？你想拒绝吗？倒是说呀？你，孔拉呢？你们是要罢工啦？”

奥托摇摇头。

“罢工……那有点过分。不过，我和孔拉想要你说明点情况。”“什么情况？关于什么方面的？关于这个该处死的女人吗？关于两个孩子吗？毫无必要，伙计们。我雇你们来做事时说过：‘你们只管闭着眼睛干，要完成的事很艰难，要流很多血的。可是干完以后会有一笔可观的酬金。’”

“全部问题就在这里。”奥托说。

“说具体点，蠢家伙。”

“这应由您来说清楚，再看看我们的协议内容。是些什么来着？”

“你比我更熟悉。”

“我正是为了让您记得，我才请您重复的。”

“我的记忆力很好，财宝属于我，而我将把我的财宝中提出二十万法郎分给你们。”

“是这样，又不是这样。我们回头再来谈这件事。我们先谈谈著名的财宝问题。几周来我们累得精疲力尽，成天生活在血腥和噩梦之中，干着种种罪恶勾当……可到头来，一无所得！”沃尔斯基耸耸肩膀。

“越来越蠢，可怜的奥托。你知道，首先得做很多事。现在除了一件事，基本都完成了。这件事情干完了，财宝就属于我们了。”“我们又知道什么呢？”

“你以为，我不是像我活着一样。有把握，才去干这些事吗？这一切事情都是不可改变的，都是按事先定下的次序进行的。最后一件事也将在预定的时间进行，然后大门就将为我的敞开。”“地狱之门，”奥托嘲笑道，“我听到马格诺克这样称呼它。”“不管怎么称呼它，但它的门为我的财宝而开。”

“就算是吧，”奥托说，“就算您沃尔斯基信心十足，我也希望您是对的。可是谁能肯定我们能得到自己的那一份呢？”“你们肯定会得到自己的那一份，道理很简单，财宝的拥有者既然有那么一笔惊人的财富，我怎么会为了二十万法郎的一笔小钱而自找麻烦呢？”

“这么说，我们得到您的承诺了？”

“当然。”

“您的承诺同我们协议的条文一样有效吗？”

“那当然。你这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您已开始用最卑鄙的手段耍弄我们，没有尊重我们协议中的条款。”

“嗯！你在胡说什么？你知道你是在同谁说话？”“同你，沃尔斯基！”
沃尔斯基抓住他的同伙。

“说什么！你竟敢对我这样无礼！对我称‘你’，对我，我！”“为什么不敢，既然你偷了我的东西？”

沃尔斯基控制着自己，气得声音发抖地说：

“你说，可你要小心点，孩子，你是在玩火，说吧。”“喏，”奥托说，“除了财宝，除了这二十万法郎，我们还商定——你还举手发了誓——我们三人无论谁在行动中找到了现金，都将分成两份，一份给你，一份归我和孔拉。是这样的吗？”“是的。”

“那么，给我吧。”奥托说着伸出手。

“拿什么给你？我什么也没找到。”

“你撒谎。在处置阿尔希纳姐妹的时候，你从她们的衬衣里找到了她们的私房钱，而我们在她们家里什么也没找到。”“真是胡说八道！”沃尔斯基有点尴尬地说。

“这是确切的事实。”

“拿出证据来。”

“那么请把你用别针别在你衬衣里的小包包拿出来。”奥托用手指着沃尔斯基的胸口，补充说道：

“掏出来吧！就是那个用细绳捆着的小包包，里面共有五十张一千法郎的钞票。”

沃尔斯基没有回答。他惊得目瞪口呆。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想搞清楚，他的对手是如何抓到这些把柄的。“你承认吗？”奥托问道。

“为什么不承认呢？”他答道，“我是想以后一块儿结算。”“马上就结算，这样好些。”

“假如我拒绝呢？”

“你不会拒绝的。”

“那么，我拒绝！”

“那么，沃尔斯基……你当心好了！”

“我还怕什么，你们只有两个人。”

“我们至少有三个人。”

“第三个人在哪儿？”

“第三个人就是孔拉刚才和我说的那个不速之客，他耍弄了你，身穿白衣服射箭的就是他。”

“你要叫他来吗？”

“当然！”

沃尔斯基感到力量悬殊。两个伙计包围着他，紧紧地抓住他，他让步了。

“给，小偷！给，强盗！”他掏出小包，拿出钱，喊道。“用不着数，”奥托说，突然一把从他手里把钱夺走。“可是……”

“就这样，一半归孔拉，一半归我。”

“啊！畜生！强盗中的强盗！你要偿还的。我并不在乎这钱，可是你在树林里抢夺我！啊！我可不愿像你那样，伙计。”他不停地骂着，突然大笑起来，那是一种不怀好意的勉强的笑。“总之，真的，你干得不错，奥托！可是你从哪里，又是如何知道这些的呢？以后你告诉我好吗，嗯？现在一分钟都不要耽搁了。我们各方面都意见一致，是吗？那么你还干吗？”“没有不愿意干，既然您处理事情这么干脆，”奥托说。接着这个伙计又以一种阿谀的口气说：

“您还是有风度，沃尔斯基……大绅士风度！”

“那么你这个受雇于人的仆从。你拿了钱了，快点干吧，事情很紧急。”

事情正如这个可恶的人说的，很快就进行完毕。沃尔斯基又爬上梯子，重新给孔拉和奥托下达命令，他们顺从地执行了。他们把受害者立起来，然后扶着她保持平衡，一边拉着绳子。沃尔斯基接住这个不幸的女人，由于她的膝盖是弯曲的，他强行把它弄直。于是就这样把她紧贴在树干上，她的裙子紧贴着两腿，左右两手向两边伸开，身子和胳膊都用绳子捆着。她好像并没有从昏迷中醒来，连一声抱怨都没有。沃尔斯基想对她说几句话，但这些话只是在喉咙里嘟哝，无法说出来。接着，他想把她的头扶正，但他没有这样做，他没有勇气去碰这个垂死的人，她的头又垂到了胸前，垂得很低。

他很快就从树上下来了，结结巴巴地说：

“烧酒，奥托……你的酒壶呢？啊！该死的，真叫卑鄙！”“现在还来得及，”孔拉说。

沃尔斯基咽下几口酒，大声说道：

“还来得及……干什么？救她？听着，孔拉，与其救她，还不如说，我更乐意……是的，我更乐意代替她。放弃我的事业？啊！你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事业，以及我怀着什么目的！否则……”他又喝了一口酒。

“好酒，不过，为了我的心得到安宁，最好是喝朗姆酒。你有吗？孔拉！”

“还剩了一点……”

“给我。”

因为怕人看见，他们把灯蒙住，靠着树干坐下来，决心安静一会儿。可是刚喝的这口酒上了头。沃尔斯基十分兴奋，开始高谈阔论起来：

“要不要我给你们讲一讲这件事情。将在这里死去的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字是无所谓的，你们无须知道。你们只要知道她是死在十字架上的第四个女人，是命运特意的安排。不过，在此沃尔斯基胜利在即的时候，有一件事我可以同你们说，甚至还要带着几分自豪地告诉你们，因为，如果说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一切事件都是全凭我和我的意志进行的话，那么即将发生的这件事，也要靠最坚强的意志，靠为沃尔斯基效劳的意志！”他重复说了好几遍，仿佛这个名字说起来嘴巴很舒服：“为沃尔斯基！……为沃尔斯基……”

他站起身来，心情激动地在地上手舞足蹈起来。“沃尔斯基，国王的儿子，沃尔斯基，命运的宠儿，准备好，你的机遇来到了。要么你只是一个双手沾满别人鲜血的罪大恶极的卑劣的冒险家，要么就是诸神宠幸的杰出的预言家。要么是超人，要么就是强盗。这是命运注定的。我们献给诸神的神圣祭品是跳动的心脏，这是一个崇高的时刻。你们俩在那儿听着。”他又爬上梯子，想听一听这颗衰弱的心脏的跳动。可是韦萝妮克的头向左边垂着，使他无法把耳朵贴到胸口上，但他不敢去动她。静寂中，他只听见不均匀的呼吸声。

他低声地说：

“韦萝妮克，你听见了吗？……韦萝妮克……韦萝妮克……”他稍微迟疑了一下，又说：

“你应当知道……是的，连我自己也被我所干的事吓坏了。可是，这是命运……你还记得那个预言吗？‘你的妻子将死在十字架上。’而你名字本身，韦萝妮克，就使人想到这个预言！……你想想，圣韦萝妮克用一块布替耶稣揩面，这块布上留下了救世主的圣迹……韦萝妮克，你听见了吗，韦萝妮克？……”他又急急忙忙爬下梯子，从孔拉手中抓过朗姆酒，一饮而尽。于是，他又兴奋得发狂，讲了好一阵胡话，他的同伙一点都听不懂。然后他又开始向看不见的敌人挑衅，咒骂神明，说些渎神的话。

“沃尔斯基最了不起，沃尔斯基掌握着命运。神秘事件和神秘力量都要听我的。一切按我的决定进行。用最神秘的方式，使用法术告诉我最大的秘密。沃尔斯基在期待着训示。沃尔斯基收到了神意的愉悦的声音，不知道是谁，也看不见，他将带给沃尔斯基荣誉和祝福。让他准备好！让他从黑暗中走出来！让他从地狱中走出来！这就是沃尔斯基！在钟声里，在颂歌声中，向宇宙发出了命运的信号，而大地裂开了，命运投进去熊熊的火焰。”他不说话了，静静地像是在观察他所谓的天空征兆。似乎这一切自然现象响应了强盗的召唤。

他的这些浮夸的言辞和他滑稽蹩脚的表演使他的同伙大惊失色。

奥托轻声地说：

“真吓死我了。”

“这是因为喝了朗姆酒，”孔拉说，“但不管怎么说，他讲的那些事怪吓人的。”

“这些事情总在我身边游荡，”沃尔斯基说，他的耳朵在搜索着最微小的声音，“现在的这些事情是多少世纪流传下来的。好比神奇的分娩一样。而我同你们两个人说，你们两个就是见证人。奥托和孔拉，你们两个都准备好：大地就要颤抖了，在沃尔斯基应当获得宝石的地方，一道烈焰冲天而起。”

“他不知道在说什么。”孔拉嘀咕道。

“瞧他又上梯子了，”奥托小声说。“他要是中了箭就活该！”沃尔斯基无法控制自己的激动情绪。受难者已濒临死亡，已痛苦至极、奄奄一息了。

沃尔斯基开始时低声自语，仿佛是说给自己听的，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了：

“韦萝妮克……韦萝妮克……您已经完成了您的使命……您已经攀登到了顶峰……光荣属于您！我的胜利部分要归于您的功绩……光荣属于您！听着！您已经听见了，是吗？隆隆雷声越来越近了。我的敌人已经被打败，您不必期望救援了 这是您最后一次的心脏跳动……这是您最后的怨恨……‘主啊，主啊，您为何将我抛弃？’‘主啊，主啊，你为什么将我抛弃？’”他像发疯一样大笑，笑得就像开玩笑时那样。随后他安静了下来。雷声停止了。沃尔斯基俯下身去，突然间，他在梯子上吼叫起来：

“‘主啊，主啊，你为什么将我抛弃？’诸神将她抛弃了……死神完成了他的使命。四个女人中的最后一个死了。韦萝妮克死了！”他停了一会儿，接着又叫了两次：

“韦萝妮克死了！韦萝妮克死了！”

又是一阵死一般的寂静。

忽然，大地抖动了，但不是由于雷声轰鸣引起的，而是大地深处的震动，

它还引起了多次回荡，就像声音穿过树林和山谷的回声一样。

几乎与此同时，就在他们身旁附近的半圆形橡树林的另一端，一道火光冲天而起，在滚滚的浓烟中，迸发出红色、黄色、紫色的烈焰。

沃尔斯基说不出一句话来。他的同伙都惊得发呆。最后，他们中的一个慢吞吞地说：

“这是那棵腐烂了的已经被雷火烧过的橡树。”

尽管大火差不多很快就熄灭了，可这三个人仍然保持着那棵老橡树被火舌整个吞噬时变得透明和五颜六色的印象……“这儿就是通向天主宝石的入口，”沃尔斯基严肃地说，“命运正如我预言的那样发话了，它是在我的逼使下发话的，我以前是它的仆人，现在是它的主人。”

他手里拿着灯笼往前走。他们都惊奇地发现那棵橡树根本没留下任何火烧的痕迹，只有一大堆枯叶，被下面几根树枝隔开，就像炉子没有点着火一样。

“真是一个奇迹，”沃尔斯基说，“一切都是不可思议的奇迹。”“我们怎么办呢？”孔拉问道。

“进入已经向我们指明的洞口去。带上梯子，孔拉，用手摸索一下这堆树叶。树是空的，我们试试看……”

“尽管树是空的，”奥托说，“它也总该有根，我不能肯定有通过树根的路。”

“再来一次，试一试。清理开树叶，孔拉……把它弄走……”“不，”孔拉断然回答。

“怎么不呢？为什么不呢？”

“您总该记得马格诺克吧！您想想，他不就是碰到宝石，而被迫把手刹掉的吗？”

“可天主宝石不在这儿！”沃尔斯基冷笑道。

“您难道不知道？马格诺克常说的地狱之门，不就是指的这里吗？”

沃尔斯基耸耸肩膀。

“那么你呢？你也怕吗，奥托？”

奥托没有回答，而沃尔斯基也不敢贸然一试，他终于说道：“的确，不必性急。我们等天明以后，用斧子把树砍倒，那样就更好探明究竟，决定该怎么着手。”

事情就这么商量好了。可是刚才的信号不光他们看见，还有别人也会看见，不能让别人占先。于是他们就在这棵树的对面，巨大的仙女石桌坟下边过夜。

“奥托，”沃尔斯基命令道，“到隐修院去找点喝的东西，再带一把斧子、绳子等有用的东西来。”

雨，瓢泼似的下起来。他们赶忙移到石桌坟下面，大家轮流守夜和睡觉。

一夜无事。风暴特别强烈，他们听见海浪的呼啸。后来，一切渐渐平静下来。天刚蒙蒙亮，他们就开始伐树，砍了一阵之后，再用绳子一拉，树就倒了。

于是他们看清了，树里边是一些破碎岩石和腐烂物，树的根部有一条通道在沙石堆中向前延伸。

他们用镐头清理了一下场地，很快就露出了几级台阶，台阶有点破损。接着他们看见沿着陡峭的墙壁有一道阶梯，直通到黑暗处。他们用灯笼的烛

光探照，发现下面有个岩洞。沃尔斯基第一个走下去。其他人小心翼翼地跟着。阶梯的开始几级是用泥土和石子做的，后面是直接岩石上凿的。他们进去的这个岩洞毫无特别之处，而且更像是一个门厅。果然，它紧连着一个拱形的地下室，墙壁是用石头砌成的，显得很粗糙。地下室四周矗立着未成型的十二个糙石巨柱雕塑，每根柱石上都有一个马头骨骼。沃尔斯基用手摸了一下其中的一个马头，马头立刻像灰土一样掉下来。

“二十个世纪以来，”他说，“还没有人进过这个地下室。我们是第一批踏上这块土地的人，第一个见到它藏着古迹的人。”他又夸大其词地补充说：

“这是一个大首领的墓穴。用他心爱的马和武器陪葬的……喏，这是斧头，一把火石刀……我们还会发现一些当时的陪葬品，比如这块木炭，这边的烧焦的骨头，足可以证实……”他激动得声音都变了，低声说：

“我是第一个走进这里的人……我被期待着。一个沉睡的世界由于我的到来而苏醒。”

孔拉打断他的话：

“那儿还有一个洞口，还有一条道路，可以看到很远地方的亮光。”

一条走道引着他们走到另一个房间，从这里又到达第三个厅。这三个墓穴一模一样。一样地粗糙，一样的立柱，一样的马头。

“是三个首领的墓穴，”沃尔斯基说，“很明显，这三个墓穴是在一个国王墓穴的前面，他们生前曾是国王的随从，死后做国王的侍卫。肯定附近还会有一个墓穴……”

他不敢去冒险，不是因为害怕，而是由于过度的兴奋和虚荣心，他在自我陶醉。

“我即将知道，”他说，“沃尔斯基达到目的了，他只消举手之劳便可得到他千辛万苦、历经战斗所应得到的报偿了。天主宝石就在这儿。许多世纪以来，人们就想揭开岛上的这个秘密，可是没有人成功。沃尔斯基来了，天主宝石属于他。那么宝石请出来吧，给我无穷的力量吧！在它和沃尔斯基之间，除了我的意志，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而我要得到它！预言家从黑暗深处走了出来。他来了。在这个死亡的王国里，如果有哪个幽灵把我引向神奇的宝石，将金冠戴在我的头上，那么这个幽灵就站出来吧！沃尔斯基来了。”

他走了进去。

这第四间墓穴比前三间大得多，成帽状的屋顶，有一处凹陷。在这个凹陷处的中央有一个圆洞，不太大，像是一个很细的管口，有一道微光从那里射进来，照到地上形成一个明亮的光盘。光盘的中心是由一些石头组成的砧板似的图形。在这块砧板上面，仿佛为了供展览似的放着一根金属棍棒。

这间墓穴的其余方面和别的几间一样，有着同样的糙石巨柱，马头的装饰，以及祭奠的痕迹。

沃尔斯基眼睛盯着那根金属棍子。奇怪这根光闪闪的金属棍棒洁净得一尘不染。沃尔斯基伸出手去。

“别，别，”孔拉急忙喊道。

“为什么？”

“马格诺克可能正是碰到它，才把手烧坏了的。”“你怕了。”

“可是……”

“我什么都不怕，”沃尔斯基说着，抓起了那根棍子。这不过是根用铅做的权杖，做工很粗糙，却反映了一定的工艺水平。在权杖柄上，绕着一条时而凹进时而凸起的蛇的浮雕，蛇头特别大——与蛇身不成比例，它构成了权杖柄的球形雕饰，上面缀满了银钉和祖母绿似的透明的石子。

“难道这就是天主宝石吗？”沃尔斯基自言自语地说。他抚弄着权杖，怀着敬畏的心情仔仔细细地看着它，很快他就发现权杖柄的球形雕饰微微有点活动。他转动着它，向右转一下，又向左转一下，他终于起动了开关，蛇头就脱落下来。蛇头里面是空的，那里放着一块细小的石头，淡红色，带有金黄色条纹，像血管似的。

“是它！噢！就是它！”沃尔斯基欣喜若狂地说。“别碰它！”孔拉惊恐地又说了一遍。

“他只烧马格诺克，不会烧沃尔斯基，”他郑重地答道。他感到无比骄傲和喜悦，他把这块神奇的石头放在手心里，握住它，捏得紧紧的。

“让它烧我吧，我愿意！让它嵌进我的血肉之中吧，我将感到幸福。”

孔拉向他做了个手势，并把指头放在嘴唇上。

“你怎么啦？”他问，“你听见什么了吗？”

“是的，”孔拉说。

“我也听见了，”奥托肯定地说。

果然，他们听见一个有节奏的声音，音调时高时低，像走了调的乐曲一样。

“声音就在附近！”沃尔斯基咕哝着说，“……好像就在这间屋子里。”

就在这间屋子里，他们很快肯定了，并且毫不怀疑，这声音就像人打鼾。

孔拉大胆提出这个假设，他还第一个笑起来。沃尔斯基也对他说：

“真的，我认为你说得对……这很像鼾声……那么这儿有人吗？”

“是从这边来的，”奥托说，“从这个黑暗角落里传来的。”那边是光线照不到的石柱后面。那后边有很多昏暗的停尸间。沃尔斯基用灯照了其中的一个，他立刻吓得惊叫起来。“有人……真的……有人……瞧……”

两个同伙往前走去。在一个墙角的一堆砾石上，一个人在睡觉，那是一个白胡子老人，留着一头长长的白发，脸上和手上的皮肤皱纹密布，闭着的眼皮周围有一道蓝圈。他看上去至少经历过一个世纪。

他穿着一件缀满补丁的一直拖到脚面的亚麻布破长袍，脖子上挂着一串高卢人称为蛇卵、实际是海胆穿起来的念珠，垂在胸前。手边放着一把翡翠的斧子，上面画着一些难以辨认的符号。地上排列着尖尖的火石，宽大的戒指，两枚碧玉耳坠，两条蓝色珧琅项链。

老人鼾声不断。

沃尔斯基轻轻地说：

“这又是奇迹……他是一个祭司……像古代的祭司……德落伊教时代的祭司。”

“那是怎么回事？”奥托问。

“看来，他在等待我！”

孔拉说出一个惊人的想法：

“我呀，我看一斧头把他砍死拉倒。”

沃尔斯基火了：

“你敢动他一根头发，我就叫你死。”

“可是……”

“可是什么？”

“他可能是一个敌人……可能就是昨天晚上我们追的那个人……想想看……白衣服。”

“你真是个蠢家伙！他这么大年纪，你想想他能用那么快的速度同我们跑吗？”

他俯下身去，轻轻地抓起老人的胳膊，说：

“醒醒……我来了……”

毫无反应，那人没有醒。

沃尔斯基不停地叫着。

那人在石床上动了一下，说了几个字，又睡着了。沃尔斯基有点不耐烦了，又叫了一次，叫得更用力，声音更高：“喂，怎么样，我们来了！我们不可能在这儿停留很久，喂！”他用力摇了一下老人。老人生气地推开这个不速之客，好一会儿还没有醒过来。最后，老人厌烦了，就翻了个身，愤怒地骂道：

“啊！讨厌！”

四 德落伊教老祭司

这三个同伙都非常熟谙法语的精妙之处，对于各种行话也无所不知，对老人这声出人意料的叹息的真正含义也一点儿没弄错。沃尔斯基向孔拉和奥托：

“ 嗯？他说什么？”

“ 是的，是的，您听得很明白……他说的是这个……” 奥托答道。

最后，沃尔斯基又试着在老人肩膀上拍了拍，那人在床上翻了个身，伸伸懒腰，打了个哈欠，好像又睡着了。忽然间他醒了，坐了起来，大声说：

“ 到底是怎么啦！我难道不能在这个角落里安稳睡一觉吗？” 一道光照得他睁不开眼，他惊讶地说道：

“ 这是怎么回事？你们要干什么？”

沃尔斯基把灯放在墙壁的凸出处，他的脸被照得清清楚楚。老人继续大发脾气，嘴里断断续续地说着话，但看了看对方，心情便慢慢平静下来，表情也显得和蔼可亲，面带微笑，伸出双手，大声说：

“ 啊！原来是你，沃尔斯基？你好吗？老伙计？” 沃尔斯基全身一哆嗦。老人竟然认识他，还直呼他的名字，不过这倒不怎么使他感到惊讶，因为他有一种神秘的信念，他作为一个预言家期待被人认出。可是，他作为一个先知，作为一个享有盛誉的出色传教士，被这个肩负圣职的陌生老人，称为老伙计，实在有点尴尬。

他犹豫着，心里不安，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个什么人，他问道：“ 您是谁？您为什么在这儿？您怎么来到这里的？” 看到那人吃惊地瞧着他，他又更大声地问：

“ 请回答我，您究竟是谁？”

“ 是问我吗？” 老人用嘶哑的颤抖的声音说：“ 我是什么人？你难道是以高卢神多塔代斯的名义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吗？那么，你不认识我啰？那么想想看……那个塞若纳克斯……嗯！你想起来了吗？……维蕾达的父亲？……夏多布里昂在他的《殉教者》第一卷中提到的那个受雷顿人爱戴的法官塞若纳克斯？啊！我看你开始回忆起来了。”

“ 您在对我胡说些什么啊！” 沃尔斯基大声说。

“ 我没有胡说！我是在说明我为什么来到这里以及当初导致我来这里的伤心的往事。我对维蕾达所干的五行厌倦了，她同那个该死的于多尔‘失足’了，我就进了——按现在的说法——苦修院。也就是说我光荣地通过了德落伊教的学位考试。此后，我又干了几件荒唐事——噢！那也没什么……去了三四趟首都，先到马比耶，后到红磨坊——从此以后，我就不得不接受这个卑微的职务，正如你看到的，长眠的岗位……守护天主宝石……一个远离火线的岗位，就这样！”

沃尔斯基听着听着，越来越惊讶，越来越不安。他向他的同伙征求意见。

“ 砍死他，” 孔拉说，“ 这是我的想法，我没有改变。” “ 你呢，奥托？”

“ 我说应当小心。”

维蕾达，公元一世纪时日耳曼女祭司、女先知。——译注

《殉教者》是一部宗教历史小说。——译注

马比耶和红磨坊均为巴黎夜生活比较活跃的地区。——译注

“当然应当小心。”

可是，德落伊老人听见了这句话。他撑着身旁的棍子站了起来，喊道：

“这是什么意思？小心我！它是硬的，它！把我当骗子！你没有看见我的斧子，和斧把上有个符号吗？嗯！是最神秘的太阳符。喂！这是什么？（他指着他的海胆念珠）嗯！这是什么？兔子屎？‘你们有胆量！你们喊兔子屎、蛇卵，它们就会在鸣叫中把体内的唾液泡沫射到空中。’这是布里纳说的！我希望，你不要把布里纳当成骗子。好一个顾主！要小心我，那么我有各种老德落伊的证件，所有的执照，所有的公证书，由布里纳和夏多布里昂签字的证明。有这样的胆量！没有，说真的，在我那个年代，你可以找得到真正的老德落伊人和老古董，年近百岁的白胡子老头。我，是一个骗子！我拥有各种传说，还懂得些过去的习俗！你想不想让我跳老德落伊祭司舞，像当年给凯撒大帝跳的那样？你想看吗？”

不等回答，老人把棍子一扔，就开始跳起古怪的击脚舞和疯狂的快步舞来，跳得特别灵活。这场面非常滑稽，人们看他跳着，旋转着，手一边舞动着，一边弓腰曲背，两腿在长袍下左蹦右跳，胡子随着身体的摆动而飘舞，嘴里不时地用颤抖的声音宣布着舞名：

“《老德落伊祭司舞》或称为《于勒·凯撒的欢乐》。喂！……《神圣的懈寄生之舞》，俗称《圣懈寄生舞》！……由布里纳配乐的《蛇卵华尔兹》……嘿！嘿！忧愁烦恼没有了！……《沃尔斯卡舞》，或《三十口棺材探戈舞》！……红色先知颂歌！颂歌！颂歌！光荣属于先知！”

他又蹦跳了一阵后，突然停在沃尔斯基面前，郑重地说：“别说废话了！我们来认真地谈谈。我受托向你移交天主宝石。你现在总该相信了吧，你准备收货吗？”

三个同伙都惊得目瞪口呆。沃尔斯基只觉得无法弄明白这个该死的人究竟是谁。

“喂！让我安静一点！”他怒吼道，“您想干什么？您的目的何在？”

“什么，我的目的？我刚才对您说过，向您移交天主宝石。”“可是，您有什么权利？以什么名义呢？”

德落伊老人点了点头。

“是的，我知道……事情并不完全如你想象的那样。很明显，对吗？你急急忙忙赶到这里，你为完成了你的使命而感到快乐和自豪。想一想……你填满了三十口棺材。四个女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制造沉船，双手沾满鲜血，口袋里装满罪恶。这决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你期待着一个正式的接收仪式，排场很大，有古代的唱诗班，有高卢僧侣和古代克尔特族人吟诵你的勋绩，搭起圣体供奉台，摆上活人祭品，总之，一切都是装模作样，高卢人的大排场……可是与这一切相反，你看到的是一个蜷缩在角落里睡大觉的老德落伊祭司，而且他直截了当地向你交货。这是多么掉价，老爷们！您想怎么样呢？沃尔斯基？我只能做我能做的，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行事。我并没有滚在钱堆里，我，前面早已和你说过，除了能浆洗几件白长衫，只有十三法郎四十生丁买点孟加拉焰火，放点焰火，夜间搞点小地震。”

沃尔斯基一惊，他突然明白了，怒气冲冲地问道：“您说什么来着？怎么！原来……”

“当然是我！你以为是谁呢？是圣·奥古斯丁吗？你想到是神明显灵，想到昨天晚上，岛上神明关照，给你派了一个穿白袍的天使，把你引到橡树

下面……你果真这样想，那你就太异想天开了。”沃尔斯基握紧拳头。原来昨晚他追赶的那个穿白衣的人，就是这个骗子！

“啊！”他吼叫着，“我可不大喜欢别人耍弄我！”“耍弄你！”老人叫道，“你真是开玩笑，孩子，那么是谁把我当野兽一样地追赶，直累得我气喘嘘嘘的？是谁把我的白长袍打穿了两个洞？瞧你这个家伙！因此我也学会了作怪！”“够了，够了，”沃尔斯基愤怒地说，“够了！我最后再问一遍，您到底要我怎样？”

“我说得口干舌燥了。我是受托向你移交天主宝石的。”“受谁的托？”

“啊！这个，我真一无所知！我只知道，有一天萨莱克岛将出现一个叫沃尔斯基的日耳曼王子，他将杀死三十个人，当第三十个受害者咽气的时候，我就按预先的约定发信号。我不过是这道命令的奴隶，于是我准备好我的小白褂，我在布勒斯一家五金店里买了两个法郎七十五生丁一个的孟加拉焰火，又买了几个爆竹。到了所说的那个时间，我就拿着一根蜡烛，爬上我的瞭望台，作好准备。当你在树上喊‘她死了！她死了！’时，我就知道时间到了，于是我就燃放孟加拉焰火，并用我的爆竹震动了大地。就这样，你听明白了吧。”

沃尔斯基举起拳头走向前去。这一通话，这种镇定自若的态度，这种饶舌，这种心平气和的挖苦人的语气，这一切使他怒气冲天。

“你再说一个字，我就打死你，”他吼道，“我听够了！”“你是叫沃尔斯基吗？”

“是的，又怎样？”

“你是日耳曼王子，对吗？”

“是的，是的，怎么样？”

“你杀死了三十个人，是吗？”

“对！对！对！”

“那好！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我有一颗天主宝石要交给你。我无论如何要交给你。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你必须把它吞下去，你的宝石。”

“我才不在乎天主宝石哩！”沃尔斯基跺着脚说，“我也不在乎你。我不需要任何人。天主宝石！我已经有了，已经在我手里了。我拥有它了。”

“拿出来看看。”

“这个，这是什么？”沃尔斯基从口袋里拿出权杖球形雕饰里面的小圆粒。

“这个？”老人吃惊地问道，“你哪里弄到的？”“从这根权杖的球形雕饰里面，我一想，就把它卸下来了。”“可这是什么？”

“这是天主宝石的碎片。”

“你胡说。”

“那么，你说这是什么？”

“这呀，这是裤子上的纽扣。”

“嗯？”

“裤子上的纽扣。”

“怎么见得？”

“那是坏了扣眼的扣子，是萨哈拉的黑人用的那种裤扣子。我有一副这种扣子。”

“拿出来看看，见鬼吧！”

“是我放在那里的。”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了换下那颗宝石，马格诺克想偷它，烧了手，不得不把手砍掉。”

沃尔斯基不说话了。他困惑不解。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对付这个古怪的对手。

德洛伊老人走近他，慈父般地用温和的口气对他说：“不行，你瞧，孩子，没有我的帮助，你拿不到它。只有我掌握着开锁的钥匙和密码。你为什么还犹豫呢？”“我不认识您。”

“孩子！如果我是让你做一件不正当的事，或者有碍于你的名誉的事，那么我理解你的顾虑。可是我的建议决不会伤害哪怕是最敏感的心灵。嗯？怎么样？还是不行？我以高卢神多塔代斯的名义问你，你到底要怎么样？不信神的沃尔斯基，你想可能还有奇迹吧？老爷，为什么你不早说呢？这些奇迹，我可以炮制出几十打。每天早晨，我喝牛奶咖啡的时候，我就玩点小小的奇迹。你想想，一个德洛伊祭司！奇迹吗？我的铺子里多的是，多得连我坐的地方都没有了。你想要什么？想要起死回生？想要秃发再生？想预知未来？总之，奇迹多得让你无法选择。喏，你那第三十个受难者是几点咽的气？”

“我怎么知道？”

“十一点五十二分。你当时太激动了，连你的表都停了。你看看。”

这实在有点荒谬。一个人感情的变化根本不可能对表产生影响。可是，当沃尔斯基情不自禁地掏出表来看时：它正好停在十一点五十二分。他准备给表上弦，可是它已经碎了。德洛伊老人没等他运过神来，又接着说：

“你感到惊讶，嗯？但这对一个稍微懂点法术的德洛伊祭司来说，是最简单，最容易不过的事。一个德洛伊祭司可以看见人家看不见的东西，他甚至可以让他高兴的人也看见。沃尔斯基，你想见识一下看不见的东西吗？你姓什么？我不是问你现在沃尔斯基这个姓，而是你真正的姓，你爸爸姓什么？”

“对此我要保密，”沃尔斯基断然拒绝了，“这是个秘密，我从来不向任何人透露。”

“那么你为什么要写它呢？”

“我从来没有写过。”

“沃尔斯基，你父亲的姓，用红笔写在你随身带的小本子的第十四页。你看看吧。”

沃尔斯基像一个受别人支配的机器人一样，从背心的内袋里掏出一个夹子，里面装着一个白纸本，他翻到第十四页，无比惊讶地咕哝着：

“这怎么可能！是谁写的！您知道上面写着这个？……”“你想让我证实吗？”

“我再次要求保密！我不许您……”

“随你的便好了，老伙计。我所做的这些，不过是为了向你证实我的本领。这一切对我算不了什么！一旦我开始制造奇迹，那么我就一发而不可收了。为了开开玩笑，我再来一个。你脖子上贴衬衣里面挂着一条银项链，上面有一个椭圆形的颈饰，对吗？”“是的，”沃尔斯基答道，眼里放着光芒。

“这个项饰是一个框框，原来里面嵌着一张照片，是吗？”“对，对……一张……”

“是一张你母亲的照片……我知道，后来你把它弄丢了。”“是去年丢的。”

“那是你以为丢了。”

“得了吧！像框是空的。”

“你以为是空的，它并没有空。你再瞧瞧。”

沃尔斯基惊得两眼圆睁，机械地解开衬衣扣子，把银链拉出来。颈饰露了出来，金框里嵌着一个女人的肖像。“是她……是她……”他大惊失色地说。

“没错吧？”

“没错。”

“那么你对此有何说法？嗯，这不是假的……不是吹的吧。德洛伊老人精力充沛，你跟着他吧，好吗？”

“好。”

沃尔斯基信服了。这个人被征服了。他生性迷信，遗传性的对神秘力量的信仰，以及性情急躁和精神失常，这些都使他绝对顺从老祭司。怀疑还是有的，但是不足以阻止他的服从。他问道：“远吗？”

“就在旁边那间大厅里。”

奥托和孔拉听着两人对话，有点莫名其妙。孔拉试图反对。可是沃尔斯基堵住了他的嘴。

“如果你怕，就离开。再说，”他装模作样地又补充了一句：“我们手里握着手枪跟着，一有情况，就开火。”“向我开火吗？”德洛伊老人冷笑道。

“向任何一个敌人开火。”

“好吧，你前头走吧，火 沃尔斯基。”看到对方想反驳，他大声笑起来。

“火沃尔斯基……你不感到滑稽吗？噢！我也并不感到滑稽……只不过是开开玩笑……那么，你为什么不走前头？”他把他们领到墓穴的尽头，在一片黑暗中，灯光照着墙根凹进去的一条缝，这条缝向下深入进去。

沃尔斯基犹豫一下走了进去。他不得不跪着，用两只手在这条狭窄而曲折的过道里爬行，一分钟后他就爬到了一间大厅的门口。

其他人也跟着他。德洛伊老人庄严地宣布：

“这就是天主宝石大厅。”

大厅高大而庄严，与上面的墓穴面积大小都一样。矗立着同样数量的糙石巨柱，像大庙里的巨柱一般，这些石柱的位置和排列形式也都和上面的一样，石柱上的雕饰缺乏艺术性和对称性。地面铺着不规则的大石板，上面切割出一系列沟槽，沟槽里排列着一个个互不相挨的圆形光圈，光是从上面照射下来的。大厅中央，马格诺克的花园下面，有一个四五米高的巨石砌成的断头台，高台的上面是一个由两条坚固的腿支撑着的石桌坟，石桌坟上是一个花岗岩做的椭圆形桌面。

“就是它吗？”沃尔斯基声音哽咽地说。

德洛伊祭司没有直接回答。

“你说怎么样？它是我们古代建筑的杰作，多么精巧啊！为防止守不住秘密的人看见和渎神者的探索，祖先做得多么谨慎！你知道光是从哪儿来的

吗？我们是在岛的深层处，没有朝天的窗户。光线是从巨石柱上面射进来的。这些石柱里面从上到下都是空心管道，下面大上面小，光就从这儿射下来。正午红日当头的时候，那景色才奇妙呢。如果你是一个艺术家，你会赞不绝口的。”“这就是它吗？”沃尔斯基又问了一句。

“总之，它是一块神圣的石头，”德洛伊老祭司平心静气地说，“它位居最重要的地下祭坛。不过下面还有一个，被石桌坟挡着，从这儿看不见。人们就在这石头上宰杀选择的祭品。血顺着断头台流向沟槽，沿着崖壁，流向大海。”

沃尔斯基越来越激动地问道：

“那么，它就在那儿？我们往前走吧。”

“用不着动，”老人说，声音镇定得使人害怕，“这还不是。还有第三块，这第三块，你只要抬起头就能看见。”“在哪儿？您肯定吗？”

“当然！好好看……在那石桌上，是的，在天花板的拱顶里，像一块镶嵌画的大石板……是吗？你从这儿看得见吗？一块单独的大石板……同下边的一样成长方形，做工也一样……像两姐妹似的……但只有一个是真的，有制作标记……”

沃尔斯基有点失望。他原来期待着一次复杂一点的见面，在一种比较神秘的场所。

“天主宝石在那儿吗？”他说，“可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是从远处看，可是从近处看，就不一样……上面有彩色条纹，有光彩夺目的脉络，有一粒特殊的宝石……那才是天主宝石。并且它的价值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的神奇的性能。”“怎么个神奇呢？”沃尔斯基问。

“它能赐死或赐生，你已经知道，它还能给人很多别的东西。”“给人什么东西？”

“唉呀！你问得太多了。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什么！您不知道……”

德洛伊老祭司俯下身去，诡秘地说：

“听着，沃尔斯基，我承认，我有点吹牛了，我的角色非常重要——守护天主宝石，这是最重要的岗位，可我受到一个高于我的力量的控制。”

“什么力量？”

沃尔斯基看着他，又感到了不安。

“维蕾达？”

“或者至少我是这么叫的，她是最后一个德洛伊女祭司，我也不知道她的真名实姓。”

“她在哪儿？”

“在这儿。”

“这儿？”

“是的，在祭坛石桌上。她睡着了。”

“怎么！她在睡觉？”

“她已睡了好多世纪了，一直这么睡着。我一直看见她睡在这儿，睡得那么端庄和宁静，就像树林中的睡美人一样。维蕾达在等待着神指派一个人来唤醒她，这个人……”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就是你，沃尔斯基。”

沃尔斯基皱着眉头。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到底是什么？这个神秘人物到底想干什么？

德落伊老人接着说：

“这使你有点担忧，对吗？喏，你并不会因为双手沾满鲜血和背上背着三十口棺材就无权当可爱的王子。你太谦虚了，孩子。你想不想听我同你说件事？维蕾达美丽非凡，是一种超凡脱俗的美。啊！小伙子，你动心了吗？没有？还没有吗？”

沃尔斯基犹豫着。他的确感到身边的危险在不断增加，就像上涨的潮水一样，即将汹涌澎湃了。但老人没有放过他。“我再说最后一句话，沃尔斯基——我小声地说，不要让你的同伙听到——当你用裹尸布包裹你母亲的时候，你按照她的意愿把那枚她从不离手的戒指，戴在她的食指上，那是一枚有魔法的戒指，中间嵌着一颗绿松石，周围是一圈嵌在金珠中的小绿松石。我没说错吧？”

“没错，”沃尔斯基惊慌失措地说，“没错，可是当时只有我一人在场，这是一个秘密，任何人都不知道……”“沃尔斯基，如果说这枚戒指现在在维蕾达的食指上，你信不信？你会不会认为你的母亲从坟墓中出来，委派维蕾达来见你，并让她亲自把这枚神奇的宝石交给你呢？”

沃尔斯基已经在向坟头走去。他很快登上阶梯。他的头已经伸向石桌了。

“啊！”他踉踉跄跄地走着，一边说道，“戒指……戒指在她手上。”

女祭司躺在用两根石柱支撑着的石桌祭台上，一件洁白的衣裙一直盖到脚上。她的上半身和头朝着另一边，脸上的面纱遮住了头发。她美丽的胳膊几乎是裸露的伸展在石桌祭台上。食指戴着那枚绿松石戒指。

“是你母亲的戒指吗？”老祭司问。

“是的，毫无疑问。”

沃尔斯基急急忙忙地走到石桌坟前，弯下腰，差不多跪下去仔细察看戒指上的绿松石。

“数量也是对的……其中的一颗有裂缝……还有一颗被压下的金叶子遮住了一半。”

“你用不着这么谨小慎微，”老人说，“她听不见，你的声音吵不醒她。你最好站起来，用手轻轻抚摩她的额头。只有这种富于魅力的抚摩才能把她从沉睡中唤醒。”

沃尔斯基站了起来。但他迟迟不敢去碰这个女人。她使他无比畏惧，又令他无比的尊敬。

“你们两个不要去靠近，”老祭司对奥托和孔拉说。“维蕾达的眼睛睁开时，只应当看见沃尔斯基，而不要被其他场面惊动……喂，沃尔斯基，你怕吗？”

“我不怕。”

“你是不舒服了。杀人要比使人复活容易，是吗？好吧，拿点勇气出来！揭开她的面纱，摸摸她的额头。天主宝石唾手可得。行动吧，你就是世界的主人。”

沃尔斯基行动了。他站在祭台前，俯视这个女祭司。他俯身在一动不动的身躯上，看着洁白的衣裙随着呼吸的节奏均匀地起伏着。他迟疑不决地用手揭去面纱，然后腰弯得更下，以使用另一只手去抚摩露出的额头。

可是，这时他的手停住了，他呆在那儿一动不动，好像极力想去探索一

件弄不明白的事情，但终究还是不知其所以然的样子。“喂，怎么啦，伙计？”德落伊祭司喊道，“你像是发呆了？事情不好吗？要我帮助你吗？”

沃尔斯基没有答话。他迷惘地看着，脸上的表情从惊讶、惧怕，渐渐地变成极大的恐惧，大滴大滴的汗珠从额头上冒出来。一双惊恐的眼睛仿佛看见了最恐怖的场面。

老人放声大笑。

“耶稣—马利亚，你沃尔斯基多难看！但愿这位女祭司不要睁开她的神眼，不要看到你这副尊容！睡吧，维蕾达。睡一个纯洁无梦的觉。”

沃尔斯基越发生气，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好像在闪电之下，看清了部分真相。有一句话已到了嘴边，但不肯说出来，好像说出来会使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人，一个死了的女人复活。是的，这个女人死了，尽管她还呼吸着，可是她不可能没有死，因为是他把她杀害了。然而，最后他还是开口了，每个音节都使他感到莫大的痛苦：

“韦萝妮克……韦萝妮克……”

“你觉得像她，对吗？”老祭司讥笑道，“真的，可能你是对的，……是有点像……嗯！如果不是你亲手把那个绑在十字架上，如果你没有亲眼看到她咽下最后一口气，你会发誓说这两个女人是一个人，韦萝妮克还活着，而且没有受过一点伤……甚至连一点伤痕都没有……手腕上也没有绳子勒过的伤痕……不过，你看看，沃尔斯基，她是多么平静！多么安详！说实话，我开始还以为你搞错了，你捆的是另一个女人！你想想……好啦！你倒怪起我来了！快来救我吧，多塔代斯。先知要杀我了。”沃尔斯基站了起来，面对着老祭司。他那用仇恨和愤怒铸成的脸上，显露出从未有过的无比仇恨和愤怒的表情……老祭司不仅仅把他当孩子一样耍弄了一个多小时，而且还制造了一个最大的奇迹。因而，他成了他的最无情最危险的敌人。必须立刻摆脱这个人，既然机会来临。

“我完了，”老人说，“你打算怎么吃掉我？见鬼啦，他那副吃人的样子！……救命啊！抓凶手啊！噢！他那双铁爪会把我掐死啊！要不就是用匕首？或者用绳子？不，是用手枪。这样更好，更痛快。来吧，阿历克西。你那七颗子弹中有两颗已经打穿了我的第一件长袍。剩下五颗，来吧，阿历克西。”

老祭司的每句话都在给沃尔斯基火上加油。他想赶快收场，便命令道：

“奥托……孔拉……准备好了没有？……”

他伸出胳膊。两个同伙也举起了武器。老人离他们四步远，向他们笑着求饶。

“我求求你们了，好心的先生们，可怜我这个穷光蛋吧……我再也不敢了……我会像一张画片一样乖……我好心的先生们……”

沃尔斯基又重复了一遍：

“奥托……孔拉……注意！……我数数……一……二……三……开枪！”

三个人同时开枪。老祭司在原地旋转了一圈，然后稳稳地站住，面对他的敌人，用悲惨的声音喊道：

“打中了！打穿了！肯定死了！……全输了，老祭司！……致命的结局！啊！可怜的饶舌老祭司！”

“开枪！”沃尔斯基吼道，“你们倒是开枪呀，蠢货！开枪！”“开枪！开枪！”老祭司重复着，“砰！砰！砰！朝心脏打！……双倍地打！……三

倍地打！你来，孔拉，砰！砰！……你来，奥托。”

枪声砰砰地在大厅里回响。那几个同伙对准靶心疯狂地射击，他们惊得目瞪口呆，气得火冒三丈，那个刀枪不入的老人跳着，蹦着，一会儿蹲下去，一会儿跳起来，灵巧得令人吃惊。“我们在洞穴里玩得多带劲啊！你真笨，我的沃尔斯基！该死的先知，去你的吧！什么破尿片子！不，你们怎么会信以为真呢？孟加拉焰火！爆竹，裤扣！还有你老娘的戒指！笨蛋！傻瓜！”

沃尔斯基停下来。他明白了，三支手枪都卸去了子弹，可是怎么卸掉的呢？使用什么样的闻所未闻的神奇法术？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前这个魔鬼到底是什么人？他扔掉了他那支无用的手枪，看看老人。要不要抓住他，把他掐死呢？他又看看那女人，他准备朝她扑去。可是，很明显，他感到要长时间地对付这两个不属于这个世界，也不属于现实的怪人，有点无能为力。

于是，他很快转过身，叫了他的两个同伙，从原路往回走，老祭司追在后面大加挖苦：

“好哇！瞧，他溜了！那么，留下的天主宝石我该怎么办？可他像兔子似的逃跑了！你屁股后面着火了吗？噢！噢！去你的吧，先知！……”

五 地下祭厅

沃尔斯基从来没有怕过，而这回逃走，可能并不因为真正感到害怕。但他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在他惊慌失措的头脑里，是一堆互相矛盾，互不关联的思想，但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感觉到了一次无法挽回的失败，而且是超自然力量造成的。沃尔斯基相信魔法和奇迹，沃尔斯基这个命运之子，被剥夺了使命，而且由另一个命运之子所取代。现在两股神奇力量狭路相逢，一股来自沃尔斯基，另一股来自老祭司，后一股力量吞没了前一股力量。韦萝妮克的复活，老祭司其人，他的高论，他的玩笑，他的旋转舞蹈，他的行为以及刀枪不入的本领等等，这一切都像是魔法和神话，这是在远古时代的墓穴中的那种特殊气氛造成的，它使人精神错乱和感到窒息。

他急于想回到地面来，想呼吸新鲜空气和看见外面。而首先他想看见的是那棵砍光了树枝的橡树，韦萝妮克就捆在那里，并在那里咽气的。

“她确实死了，”他在最大的一间即第三间墓室相联的狭窄的过道里爬行时，咬牙切齿地说，“……她确实死了……我懂得什么是死亡……我经常亲手制造死亡，我是不会搞错的。那么，这个魔鬼是怎么使她复活的呢？”

他突然在他曾经拾起权杖的地方停下来。

“除非我……”他说。

孔拉跟在后面说：

“快走，不要说废话了。”

沃尔斯基被人推着往前走，一边继续说：

“你想听我告诉你我的想法吗，孔拉？喂，人家指给我们看的那个睡着的女人，不是韦萝妮克。她真的活了吗？啊！这个老巫师什么都干得出来。他可以造一个面孔……一个像她一样的蜡人。”

“你疯了，快走！”

“我没有疯。这个女人没有活，她死在树上，是真的死了。你可以爬到树上去看，我担保。奇迹是存在的，但这样的奇迹不会有！”

三个人没有灯笼，一路在墙上石头上磕磕碰碰地往前走。他们的脚步声在墓穴里回荡。孔拉不停地唠叨着：“我早说过，应当砸碎他的脑袋。”

奥托上气不接下气，一声不吭。

他们就这样摸黑来到了第一个墓穴的门厅，但惊讶地发现第一个大厅黑乎乎的，他们刚才在枯死的橡树底下挖了通道，应当有光照进来……

“真奇怪，”孔拉说。

“啊！”奥托说，“只要找到那道墙上的阶梯就行。喏，我找到了，一级……又一级……”

他上了阶梯，可立刻就停下来了。

“无法前进了……好像塌方了。”

“不可能！”沃尔斯基说，“慢，等着……我还有一个打火机。”他打燃了打火机，三个伙伴异口同声地怒吼起来，阶梯的上部以及前厅的一半都填满了沙子和石头，中间是那棵枯死的橡树。逃跑无望了。

沃尔斯基浑身瘫软，倒在了阶梯上。

“我们完了……这是那个该死的老头干的……这说明不只他一个人。”

他哀叹，胡言乱语，感到无法继续这场力量悬殊的斗争。而孔拉却发火了：

“到底怎么啦，我都认不出您了，沃尔斯基。”“没有一点办法对付这个老头。”

“没办法？首先，我已向你重复二十遍了，就是掐断他的脖子。噢，我当时就忍不住了！……”

“你当时碰都不敢碰他。我们的子弹打中他了吗？”“我们的子弹……我们的子弹……”孔拉喃喃地说，“……一切都值得怀疑。把您的打火机拿来……我这儿还有一支从隐修院拿来的手枪，昨天早晨我亲自上的子弹。我来看看。”他检查了武器，很快就发现，他放在弹夹中的七颗子弹，换成了七颗空壳弹，那当然只能放空枪了。

“这就是问题所在，”他说，“您的老祭司并没有什么魔法。如果我们的手枪是真枪实弹，那么我们打死他，就像打死一条狗一样的容易。”

可是，这种解释使沃尔斯基更加迷惑。

“那么子弹是如何卸掉的呢？是什么时候从我们口袋里把武器拿走，然后又原样放回的呢？我的手枪一刻都没有离开过我呀！”“我的也一样，”孔拉承认。

“我敢打赌，要是有人碰它，我是不会看不见的。那么？……那么，这是不是证明这个魔鬼具有特异功能呢？什么！应当正视现实。他是一个掌握着奥秘的人……他有方法……方法……”孔拉耸了耸肩膀。

“沃尔斯基，这件事把您整垮了……您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原来您不过是个软弱的人。嘿，要是我，我不会象您那样俯首低眉。完蛋了？为什么？如果他追我们，我们有三个人。”“他不会来的。他把我们关在这里，就像关在一个没有出口的地洞里一样。”

“那么，要是他不来，我就回去找他！我有刀子就足够了。”“你错啦，孔拉。”

“我怎么错啦？我对付得过那个人，尤其他是个老头。他只有一个睡着了的女人做帮手。”

“孔拉，这不是一般的男人，也不是普通的女人。你要当心点。”“我会当心的，那我走了。”

“你走吧……走吧……可你的打算是什么呢？”“我没有什么打算。或者说我只有一个打算，那就是消灭这个老头。”

“无论如何，你要小心……别正面进攻，而是要出其不意……”

“当然！”孔拉一边走一边说，“我不会傻到送货上门的地步。您放心吧，我保证抓住他，这个可恶的家伙！”孔拉的勇敢抚慰了沃尔斯基。

“总之，”孔拉走开之后，他说，“他是对的。这个老祭司没有来追我们，是因为他有其他主意。他肯定没料到这突然的反击，孔拉一定会给他一个攻其不备。你说呢，奥托？”奥托同意这种看法。

“只要耐心等待就是了。”他答道。

一刻钟过去了，沃尔斯基逐渐恢复了镇定。他刚才表现的软弱，是由于过高的期望遭到太大的挫折之后引起的反应，也是由于酒性发作引起的乏力和气馁的结果。可现在投入战斗的欲望又重新激励着他，他决心与他的敌人斗到底。

“谁知道，”他说，“孔拉是不是把他干掉了呢？……”他现在又信心十足了，他想立刻出发去战斗。

“走吧，奥托，现在是最后的历程了。消灭了这个老头就完事大吉。你

的匕首呢？用不着了，用我的两手就足够了。”“这个老祭司有同伙吗？”

“我们去看看。”

他又一次踏上去墓穴的路，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察看每条路的叉道口。他们没有听到一点声音。他们朝着透着亮光的三墓室走去。

“孔拉一定成功了，”沃尔斯基说，“否则，他不会再战，而回来找我们了。”

奥托赞同他的意见。

“当然，他不回来是个好兆头。那个老祭司这一刻够他受的了。孔拉身强力壮。”

他们进入第三间墓室。一切原封未动，权杖放在石砧上，被沃尔斯基拧开的球形雕饰，在不远处的地上放着。他们瞥了一眼老祭司睡觉的那个昏暗的角落时，他惊奇地又看见那个老头不完全在原来的地方，而是睡在黑影与走道的入口之间。“活见鬼！他在干什么？”他小声嘀咕道，他被这意外的发现弄得不知所措。“不，他可能睡着了！”

老祭司的确像睡着了。不过为什么他是这种姿势睡觉呢？趴在地上，两手在胸前交叉，鼻子贴在地上。

这是不是一个有戒备的人，或者知道危险要来临的人，就摆出这种挨打的姿势呢？为什么？沃尔斯基慢慢地从黑暗中看清了墓穴的深处。为什么他的白袍子上有危险的印迹……是红色的，毫无疑问。这是为什么呢？……

奥托低声说：

“他这姿势有点怪。”

沃尔斯基也想到这点，他肯定地说：

“是的，像具尸体的样子。”

“尸体的样子，”奥托赞同地说，“说得对极了。”过了一会，沃尔斯基向后退了一步。

“噢！”他说，“这是真的吗？”

“什么？”奥托问道。

“你瞧，……两个肩膀之间……”

“怎么啦？……”

“刀子……”

“什么刀子？孔拉的刀子？”

“孔拉的刀子，”沃尔斯基肯定地说，“……孔拉的匕首……我认识……正好插在他背上。”

接着他又颤抖着补充说：

“红色斑点就是从这儿出来的……这是血……是从伤口里流出来的。”

“这么说，”奥托看了看说，“他死了？”

“他死了……是的，老祭司死了……孔拉出其不意地把他杀死了……老祭司死了！”

沃尔斯基犹豫了很久，他准备扑到这个一动不动的身躯上，再把他打一顿。但是他更不敢动死了的老祭司。他的全部勇气，只不过是冲过去把匕首拔出来。

“啊！强盗，”他叫喊着，“你罪有应得，孔拉是好样的。孔拉，你放心，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孔拉在哪里呢？”

“在天主宝石厅。啊！奥托，我要再去看看老祭司放在那儿的那个女人，也找她算帐去！”

“您以为那是个活女人吗？”奥托讥笑道。

“当然是活的！……跟这个老祭司刚才一样。这个巫师不过是一个江湖骗子而已，只懂得一些雕虫小技，没有一点真能耐……喏，这就是证明！……”

“江湖骗子，就算这样吧，”他的同伙反驳道，“可是，不管怎么样，是他用信号把您引到这个洞穴来的！可目的何在呢？他在这儿干什么呢？他是不是当真知道天主宝石的秘密？并且知道获得它的方法以及确切位置？”

“你说得有道理，谜实在太多了，”沃尔斯基说，他宁愿不去太多地想事情的细节，“但是，这些谜终究会揭开谜底的，我暂时不去想，因为这已经不再是这个令人恐怖的家伙提出来的。”他们第三次穿越狭窄的通道。沃尔斯基以胜利者的姿态走进大厅，昂着头，目光镇定。

再也没有障碍了，也不再有人。不管天主宝石是嵌在拱顶的石板之内，或者是在别的地方，毫无疑问，他会找到它。躺在那里的神秘女人看起来像韦萝妮克，但她不可能是韦萝妮克，他要揭穿这个女人的真实面目。

“如果她还在那里的话，”他喃喃地说，“不过我怀疑她已不在了。她扮演的神秘角色是老祭司一手炮制的，而老祭司以为我走了……”

他走上前，登上几级台阶。

那女人还在那里。

她还睡在石桌坟下面的桌子上，和原来一样蒙着面纱。胳膊不再向下垂。手露在外面。手指上仍然戴着那颗绿松石戒指。奥托说：

“她不动，她依然沉睡着。”

“也许她真的睡着了，”沃尔斯基说，“我去看看，让开。”他走上前。他没有放下孔拉的刀，因而可能使他产生了要杀死她的念头，因为他低头看了看他的武器，似乎才意识到他握有武器，并可使用它。

他离那女人只有三步远时，他看到了那露在外面的两只手腕布满伤痕，像一块块青紫的血污，那肯定是由于绳子勒得太紧造成的。可是一小时前，老祭司向他展示的是无任何伤痕的手啊！这个情况又引起了他的不安，首先向他证明这正是他亲自捆上十字架的那个女人，又被人解下来，呈现在自己的眼前；其次，他眼前又一次出现了奇迹，韦萝妮克的胳膊以两种不同的情况出现，一种是活生生的美丽无暇的，一种是一动不动的伤痕累累的。他那颤抖的手握着匕首，就像抓着救命的稻草一般。他混乱的脑海中，又一次闪过要刺杀她的念头。不是为了杀她，因为她已经死了，而是为了杀死那个看不见的、总在他后面兴妖作怪的敌人，他要一刀下去斩断魔法。

他举起胳膊，选择好位置。脸上现出极其残忍的表情和洋溢着犯罪的欢乐。他猛地刺下去，像发疯似的，十下，二十下，竭尽全身力气，疯狂地刺杀。

“喏，杀，”他口中念念有词，“……再杀一下……那么，再受最后一刀……你这专和我作对的恶魔……我要消灭你……杀了你，我就自由了！……杀了你，我就成为世界的主人了！……”他停下来，喘着气。他已精疲力尽。当他两眼昏花，视而不见地看那个被他刺得遍体鳞伤的可怕的躯体时，他似乎感到有点异样，在他与上面照下来的太阳光之间有一个影子。“你知道，你让我回想起什么了吗？”一个声音在问。他目瞪口呆了。这声音决不是奥托的声音。当他低着头呆在那儿，疯狂地把匕首刺进死者的时候，那声音还

在继续说话：“你知道，我想起了什么吗？沃尔斯基？你让我想起了我们家乡的斗牛——我是西班牙人，斗牛的爱好者。怎样？那儿的斗牛，当它们斗死一头无用的老牛以后，它们还要不停地翻动着它的尸体，还要用角不停地刺。你就像斗牛一样，沃尔斯基，你杀红了眼。你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活着的敌人伤害，你拼命刺杀不再活着的敌人，拼命刺杀的正是死神本身。你多残忍！”沃尔斯基抬起头。

一个男人站在他面前，身体靠着石桌坟的一根柱子。这个人中等身材，很瘦，但很健美，虽然两鬓已经花白，却还显得年轻。他身穿一件深蓝色金扣短上衣，头上戴着一顶黑鸭舌海员帽。“用不着想了，”他说，“你不认识我。我是堂路易·佩雷纳，西班牙的大贵族，拥有很多领地，身为萨莱克王子。是的，你不必惊讶，萨莱克王子的头衔，是我自己加冕的，我有权得到这个头衔。”

沃尔斯基莫名其妙地看着他。那人接着说：

“你好像对西班牙贵族不太熟悉。但请回忆一下……你的儿子弗朗索瓦怀着纯真的信念等待着的那位先生……嗯？你明白了吗？好，你的同伙，忠实的奥托好像想起来了……可能我的另一个名字，会使你明白点……那就是更加响亮的……罗平……亚森·罗平。”

沃尔斯基看着这个新对手，听着他的每句话，看着他的每个动作，心中的恐惧和疑惑不断增加。即使他不认识这个人，也不熟悉他的声音，可他还是感到自己被一种具有威力的意志所控制，被一种无情的讥讽所鞭挞。这怎么可能呢？

“一切都是可能的，甚至包括你现在想的，”堂路易·佩雷纳又说，“不过我再重复说一遍，你的所作所为是多么野蛮啊！怎么！你俨然一副江洋大盗的样子，摆出大冒险家的架势，你甚至身陷罪恶深渊而不能自拔！你只有在随便杀人的时候才是勇往直前的。但是一遇到点挫折，就垂头丧气。沃尔斯基杀人，但杀的是什么人？他一无所知。韦萝妮克·戴日蒙是死了还是活着？她到底是被你捆在橡树的十字架上，还是躺在这里的祭台上？你是在树上杀死她的，还是在这厅里杀死她的？这都是谜？你甚至在杀人之前，都没想到看一看。对于你来说，重要的就是举起手就杀，陶醉在血腥之中，把活人变成肉酱。可是，你去看看，蠢家伙。杀人者是不害怕的，是不把受害者的脸遮住的。看看去吧，蠢货。”他俯下身，掀开蒙在尸体头部的面纱。

沃尔斯基闭上眼睛，跪了下来，上身压在死者的腿上，他一动不动，眼睛紧闭着。

“看见了吗，嗯？”堂路易讥讽地说：“你不敢看，那你猜到了，或者你就要猜到了，是吗？卑鄙的家伙。是不是你那愚蠢的脑瓜又在算计着什么。现在萨莱克岛上有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中，一个是韦萝妮克，另一个叫艾尔弗丽德，是吗？我没弄错吧？……艾尔弗丽德和韦萝妮克……你的两个妻子……一个是弗朗索瓦的母亲，一个是雷诺尔德的母亲……那么，被你捆到十字架上去的，也就是你刚杀的这个女人，不是弗朗索瓦的母亲，便是雷诺尔德的母亲……那个躺在这里，两腕都是伤痕的女人，不是韦萝妮克，便是艾尔弗丽德。这绝不会错……艾尔弗丽德，你的妻子和同伙……艾尔弗丽德，死心踏地的人……你现在心里非常清楚，所以你宁愿相信我的话，而不愿去看一眼这个死者——你的顺从的被你折磨致死的同伙那青灰色的面孔。胆小鬼，看一眼吧！”沃尔斯基把头埋在弯曲的胳膊里。他没有哭，沃尔斯基是

从不哭泣的。然而他肩膀抽动着，那模样表明他绝望已极。他这样呆了很长时间。后来肩膀停止了颤动，可他身子还是没动。

“说真的，我太可怜你了，我的老伙计，”堂路易又说，“你对你的艾尔弗丽德这么执著吗？这是一种习惯，是吗，嗯？还是因为她是你的偶像？你怎么会这样，人不能蠢到这种程度！人要明白自己在干什么！要心中有数！要考虑问题，真见鬼！你像一个投进水里的婴儿一样，你在罪恶的海洋里挣扎，所以毫不奇怪，你会沉下去被淹死。因此德落伊教老祭司是死还是活？是孔拉用匕首刺进了他的背脊，或者是我扮演了这个看不见的角色？总之，现在有一个老祭司和一个西班牙贵族，或者两个人原来是一个？所有这一切，对于你，我可怜的孩子，这是一件弄不清楚的事。然而又必须弄清楚。你要我帮忙吗？”

如果沃尔斯基不加考虑就行动，那么就很容易弄明白。他抬起头，考虑了一会儿，心里很清楚是怎样令人失望的答案，那些情况使他陷入绝境。正如堂路易说的，肯定要弄清楚，可是他手里握着匕首而无情的意志又想使用它。他紧盯着堂路易的眼睛，没有藏住他的杀机，他举起匕首，站起身来。

“当心一点，”堂路易说，“你的刀子像你的枪一样，被人调了包，刀是用锡箔做的。”

这种玩笑毫无作用。任你什么力量既不能加速，也不能推迟沃尔斯基丧失理智进行最后决斗的冲刺。他绕过祭桌，站到堂路易跟前。

“原来就是你，”他说，“这几天来，就是你在破坏我的计划吗？”“不过是二十四小时而已，并没有那么久。我到萨莱克岛才二十四小时。”

“那么，你决心干到底吗？”

“可能还会走得更远。”

“为什么？为了什么利益吗？”

“出于业余爱好，因为你令我讨厌。”

“难道没有和解的可能吗？”

“没有。”

“你拒绝参加我的行动吗？”

“你说得对！”

“你可以分得一半。”

“我更想获得全部。”

“就是天主宝石吗？……”

“天主宝石属于我。”

任何话都是多余的。这种对手必须干掉他，否则，他就会干掉你，二者必居其一，没有第三种选择。

堂路易一直靠在石柱上，无动于衷地站在那里。沃尔斯基比他高出一个头，同时沃尔斯基感到从各方面看，无论是在体力，肌肉或体重上，他都要胜他一筹。这种力量对比，还犹豫什么呢？此外，还有一点也是不容忽视的，即在匕首刺着以前，堂路易可能不会提防和躲避。如果他现在还一动不动的话，那么防守必然来不及。然而他没有动。沃尔斯基就像刺杀一只预定要杀死的猎物一样，信心十足地刺了过去。

可是——说时迟那时快地，事情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发生，他莫名其妙地被打倒了——仅仅用了三四秒钟，他就躺到了地上，丢了武器，战败了，两条腿像给棍子打断了似的，右胳膊动弹不得，痛得直叫唤。

堂路易用不着把他捆起来。他用一只脚踏在这个庞大的身躯上，弯着腰说道：

“现在，我没有话要说，我给你留着以后再说，你会觉得话有点长，不过它能向你证明，我了解这件事的始末，也就是说知道得比你多得多，只剩一个疑点，将要由你来澄清：你的儿子弗朗索瓦·戴日蒙现在在哪里？”

见他没有回答，堂路易又问：

“弗朗索瓦·戴日蒙在哪里？”

无疑，沃尔斯基认为，命运又给了他一张意想不到的王牌，而现在还没有输，因为他坚持沉默。

“你拒绝回答，是吗？”堂路易问道，“一……二……三……你拒绝，是吗？很好！”

他轻轻地吹了声口哨。

四个男人从大厅的一角拥出来，这四个人，面孔黝黑，长得像摩洛哥的阿拉伯人。他们同堂路易一样穿着短上衣，戴着黑鸭舌海员帽。

第五个人也随之而来，这是一位法国残废军人，右腿是一条木制的假腿。

“啊！是您吗，帕特里斯？”堂路易说。

他按礼节作介绍道：

“这是帕特里斯·贝尔瓦上尉，我最要好的朋友。这是沃尔斯基先生，德国佬。”

他接着说：

“有新情况吗，我的上尉？你没找着弗朗索瓦吗？”“没有。”

“我们将在一小时之内找到他，然后我们就出发。我们的人都上船了吗？”

“是的。”

“那边一切都顺利吗？”

“很顺利。”

他命令那四个人：

“把这个德国佬包装一下，放到石桌坟上，不用捆，他已不能动了。啊！稍等。”

他附在沃尔斯基耳边说：

“临走之前，你好好看看拱顶石板中间的天主宝石。老祭司没有说谎，它确实是多少世纪以来人们要寻找的宝石……我发现了它，是我从遥远的地方……通过书信往来。向它告别吧，沃尔斯基！你永远也看不到它了，即使在世界上还能看见别的什么。”他做了个手势。

四个摩洛哥人急忙抓起沃尔斯基，把他抬到大厅后面靠走道的一边。

堂路易转过身来向着奥托。他一动不动地目睹着这一切：“我看你倒是一个明智的小伙子，奥托你认清形势。你不想搅和了吧？”

“不啦。”

“那么，我们让你放心。你不怕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走。”他挽住上尉的胳膊，一边说着一边走了。

人们离开了天主宝石厅，穿过一套三间的墓穴。这三间墓穴，一间比一间高，最后也有一间门厅。门厅的尽头依墙立着一个梯子，人们新近在那堵用砂石筑成的墙上开了一个洞口。他们从那里到了露天，走上一条陡峭的小路，小路上有石阶沿崖壁盘旋而上，一直通到前一天早晨弗朗索瓦领着韦萝

妮克去的那个悬崖前面。这是通往暗道的路。从上面望下去，可以看到两个铁钩悬挂着一只小船，这是韦萝妮克的儿子准备乘它逃走的。在不远处的小海湾里，有一条潜艇的轮廓。堂路易和帕特里斯·贝尔瓦转过身去，继续朝半圆形的橡树林走去，走到仙女石桌坟前停下来。摩洛哥人在等着他们。他们把沃尔斯基放在最后一个受害者死去的同一棵树下坐着。在这棵树上仅仅留下了 V.d' H. 几个字，作为这场可恶的极刑的见证。

“不太累吧，沃尔斯基？”堂路易问，“腿好些了吗？”沃尔斯基轻蔑地耸耸肩膀。

“是的，我知道，”堂路易又说，“你对你最后的王牌满有信心，我也有几张王牌，但我玩起来是有一定技巧的。你身后的这棵树，就向你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你还想要别的证明吗？正当你陷入罪恶的泥潭中和杀人如麻的时候，我却使他们一个个复活。你看看正从隐修院走来的这个人。你看见了吗？他和我一样也穿着金扣短上衣……他是你的受害者之一，是吗？你把他关进死囚牢，准备把他扔下海去，是你那宝贝雷诺尔德当着韦萝妮克的面把他推向深渊的。你该记得吧？斯特凡·马鲁？……他死了，是吗？不，他根本没死……我用魔棍一下就把他救活了。瞧，他来了。我要同他握手，我还要同他说话……”

他真的朝这个人迎上去，同他握手，对他说：

“您看，斯特凡，我同您说了，正午时分一切将结束，我们将在石桌坟前会面。现在已是正午时分了。”

斯特凡看起来很健康，没有一点伤痕。沃尔斯基吃惊地瞧着他，并结巴着说：

“老师……斯特凡·马鲁……”

“就是他，”堂路易说，“你又怎么样？这事情你干得多蠢。你和你的宝贝雷诺尔德把人扔进海里，居然想不到低头看一看他究竟怎么样。我，我在下面接住了他……你感到惊奇吗？我的伙计……这只不过是开头，我袋子里还有好多招数呢。你想想，我是德落伊教老祭司的学生啊！……那么，斯特凡，我们现在该干什么啦？搜查的情况呢？”

“毫无结果。”

“弗朗索瓦呢？”

“无法找到他。”

“那么‘杜瓦边’呢？您是按我们商定的那样，放它去寻找它主人的踪迹的吧？”

“是的，可是它只领我从暗道到弗朗索瓦放船的地方。”“那里没有藏身的地方吗？”

“没有。”

堂路易不说话了，在石桌坟前踱来踱去。他在决定投入行动的最后时刻，显得有些犹豫。

最后，他转向沃尔斯基，对他说：

“我没有时间在这里泡着。两小时之内，我必须离岛。你想用弗朗索瓦的自由换多少钱？”

沃尔斯基答道：

“弗朗索瓦同雷诺尔德进行决斗，他战败了。”“你说谎，是弗朗索瓦胜利了。”

“你知道什么？你看见决斗了？”

“没有！否则，我就会干预。可是我知道谁是胜利者。”“除我之外，没人知道。他们都戴着面具。”

“那么，如果弗朗索瓦死了，那你也就完了。”沃尔斯基想了想。

“证据是确凿的，”他说，并问道：

“总之，你给我什么？”

“自由。”

“还有呢？”

“什么都没有了。”

“还有天主宝石。”

“休想！”

堂路易的话语气激昂，并做了个斩钉截铁的动作，说道：“休想！最多给你自由，是的，因为我了解你，你已经一无所有，你一定会到别的地方去寻死。但是天主宝石可以救你，给你带来财富、力量和作恶的本领……”

“正因为如此，我需要它，”沃尔斯基说：“你向我证明了它的价值，你使我在弗朗索瓦身上要价更高。”

“我会找到弗朗索瓦的。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必要，我可以再在岛上呆上两天或者三天。”

“你找不到他的，即使找到了，也晚了。”

“为什么？”

“弗朗索瓦从昨天起就没有吃东西了。”

他是用冷酷、恶毒的语气说出这话来的。沉默了一会，堂路易又说：

“这样，你如果不想他死，你就说出来。”

“那有什么关系？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但不能抛弃我的使命，我不能半途而废。我即将达到目的了；谁要阻拦我达到目的，谁就该倒霉。”

“你说谎。你不会让这个孩子死掉的，他是你的儿子。”“我已经让一个儿子死掉了。”

帕特里斯和斯特凡听着，浑身颤抖了一下，而堂路易却坦率地笑了。

“很好！你这人不虚伪。说话干脆，有说服力。真他妈的！好一个德国佬的灵魂！好一个虚荣心、残忍、阴险和神秘主义的大杂烩！他总是有使命要完成，即使是偷盗、杀人也行。你，你不仅是一个恶棍，而且是一个超级恶棍！”

他笑着补充说：

“因此，我就把你当超级恶棍来对待。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告不告诉我，弗朗索瓦在哪儿？”

“不。”

“那好。”

他镇定自若地转向四个摩洛哥人。

“动手，孩子们。”

事情干得很快。动作确实准确得惊人，就像预先按军事演习反复进行过分解训练一样，他们从地上拎起沃尔斯基，用绳子把他捆在树上，不管他如何呼喊，威胁和吼叫，绳子牢牢地把他捆上，就像他捆自己的受害者一样。

“叫吧，伙计，”堂路易平静地说，“你想怎么叫就怎么叫吧！你唤醒的只会是阿尔希纳姐妹和三十口棺材里的人！只要你高兴，你就叫吧。不过

在上帝面前多丢人！瞧你那鬼相！”他往后退了几步，欣赏这个场面。

“真的妙极了！你演得很不错，一切都符合分寸……符合 V.d' H. 这几个字：沃尔斯基·德·奥恩佐莱恩！因为我猜想，作为国王的儿子，你一定到过这个高贵的房子。现在，沃尔斯基，你只要用一只耳朵听着就行，我就要向你发表我曾答应过的演讲。”沃尔斯基在树上挣扎着，想把绳子弄断，可是他越使劲，反而勒得越痛，他只好老实呆着。为了发泄心中的怨愤，他开始诅咒和大骂起来：

“强盗！凶手！你才是凶手！是你害了弗朗索瓦！弗朗索瓦被他的兄弟刺伤了，伤口烂了，可能感染了……”

斯特凡和帕特里斯在堂路易身旁劝阻……斯特凡很担心。“怎么知道呢？”他说，“同这样一个魔鬼打交道，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要是孩子真的生病了呢？……”

“一派胡言！讹诈！”堂路易说，“孩子身体很好。”“你能肯定吗？”

“基本上肯定，至少可以等一个小时。一小时之后，这个恶棍就会开口了。他顶不了多久时间。在树上吊着，他才会开口。”“要是他不开口呢？”

“这又怎样？”

“是这样，如果他也死在树上呢？用力太猛，造成动脉破裂，或者血栓之类的？”

“那又如何呢？”

“那样，他一死就使我们失去了了解弗朗索瓦下落的希望。”但是堂路易毫不动摇。

“他死不了！不，不，”他喊道，“沃尔斯基这样的人是不会死于中风的！不，不，他会开口的。一小时之内，他就会说话的。这段时间正好够我作一篇演说的！”

帕特里斯不禁笑了起来。

“那么您要发表演说啰？”

“是一篇什么样的演说啊！”堂路易叹道，“一篇天主宝石探险记！一篇历史题材的论文，通观史前时代到三十桩罪案的历史！天哪，我并不是每天都有机会做这种的报告，我可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堂路易亲自上阵去吹嘘吧！”

他站到沃尔斯基跟前。

“你真走运！你在前排包厢，你可以一句不漏地收进耳朵。嗯！让人在糊涂中明白一点，岂不是好事？自从人们陷入困境以来，就需要有人指点迷津。就说我吧，我敢说，一开始我也不知所措……你想想吧！这是一个千古之谜，加上你的搅和！”“强盗！小偷！”沃尔斯基咬牙切齿地说。

“骂人！为什么？你要是不自在，就同我们说说弗朗索瓦的事。”“休想！他死了。”

“不会的，你会说的。我允许你打断我的话。你只要用口哨吹吹《我有好烟》或者《妈妈，小船儿水上行》的小曲，我就立刻派人去找，如果你没有撒谎的话，我就让你放心地呆在这里，奥托替你解开绳子，而且你们可以坐上弗朗索瓦的船离开这里。就这样说定了，好吗？”

他转身对着斯特凡·马鲁和帕特里斯·贝尔瓦。

“坐下来，我的朋友们，因为我说的话有点长，而且为了讲得动听，我需要听众……既是听众，又是法官。”

“我们只有两个人，”帕特里斯说。

“你们共有三个人。”

“还有谁？”

“瞧第三个在这里。”

原来是“杜瓦边”。它一路小跑走来，并不显得比平时更急。它向斯特凡表示亲热，又向堂路易摇摇尾巴，好像说，“你呀，我可认识你，我们是朋友……”然后坐在地上，它像人一样，不愿打搅别人。

“很好，‘杜瓦边’，”堂路易喊道，“你也想知道这个故事。这种好奇心会带给你荣誉，而且你会对我感到满意的。”堂路易显得高兴。他有了听众，有了法庭。沃尔斯基在树上扭动着。这种时刻真是妙不可言。

他两脚一碰，这可能使沃尔斯基想到老祭司的那个旋转舞动作，然后，他又直起身，微微点了点头，像个演讲人似的，用手做了个喝水的动作，然后把两只手放在假设的桌子上，最后以一种从容的声音开始说道：

“女士们，先生们：

公元前七百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六 波希米亚王的盖墓石板

堂路易在讲完这头一句后，就停下来品味着这句话所产生的反应，贝尔瓦上尉了解他的朋友，会心地笑了笑。斯特凡则依然担心着。“杜瓦边”一动未动。

堂路易又接着说：

“我首先要向你们说明，女士们，先生们，我之所以把日期说得这么确切，是有点为了使你们感到惊讶。实际上，多少个世纪以后的今天，我是无法知道我将讲述的这件事的确切日期的。不过我可以肯定，这件事发生在欧洲的一个国家，今天的波希米亚地方，就是在现在的工业小城若阿希姆斯塔尔的位置上。我想，已讲得比较明确了。就在这一天的早晨，一两个世纪以来一直定居在多瑙河与易北河源头之间的海西尼森林里的克尔特人部落，进行了一次大行动。士兵们在其妻子的帮助下卷起帐篷，收起斧头、弓箭，收拾好陶瓷、青铜与红铜器皿，驮在牛马背上。“酋长们反复仔细地检查完毕，既不混乱，也不喧闹。大队人马一清早就朝易北河的一条支流埃日河方向进发，黄昏时就到达了。由提前派去的上百名优秀士兵看守的船只在那里等着他们。其中有一只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大船引人注目。一块赭石色的布帘遮住了船身。一个酋长，你们叫国王也行，登上了后船台，并发表了演讲，怨我在此不全文赘述了，我只简要地概括如下：‘部落的这次迁移是为了躲避相邻部落的贪得无厌的掠夺。离开自己居住的地方，总是有些难过的。但对部落的人来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们带走了祖先遗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财富，那就是保佑着我们，使我们成为令人生畏的强中之强的神，一句话，就是我们先王们的盖墓石板。’

“酋长十分庄严地揭开那赭石色的布帘，露出了一块两米长，一米宽的粒状花岗岩石板，颜色很深，里面有闪闪发光的闪光片。“无论男人、女人都发出众口一词的赞叹，他们伸着双手，趴在地上，鼻子贴到地面。

“于是酋长从花岗岩石板上抓起一根球饰精美的金属权杖，挥动着它，说道：‘在这块神奇的石板得到安全保障之前，这根具有神威的权杖就不离开我了。这根神威的权杖来自于神奇的石板。它也有赐生或赐死的天火。虽然这神奇的石板盖住了我先王的坟墓，但是这根神威的权杖曾伴随他们度过了不幸或欢乐的日子！让天火为我们指路吧！神啊！照耀着我们吧！’他说完这番话后，整个部落就出发了。”

堂路易停顿了一下，他得意地又重复道：

“他说完，整个部落就出发了。”

帕特里斯听得很高兴，斯特凡受到他的影响，也开始有了笑容。而堂路易告诉他们：

“不要笑！这些都是很真实的。这不是糊弄孩子的变戏法的故事，而是真实的故事，许多细节你们将会看到，它将做出明确的、自然的、甚至是科学的解释……是的，科学的解释，我不担心用词不当，女士们，先生们……我现在是在科学范围内谈问题，而沃尔斯基对自己的乐观和怀疑论会感到遗憾的。”堂路易又装着喝了第二杯水，然后继续说：

“部落沿着易北河走了几个星期，几个月，一天晚上九点半钟时，到达海边上一个叫弗里松的地方。部落在这里住了几个星期，几个月，还是觉得不安全，于是决定再次迁移。“这次迁移是走海路。三十条船——请注意三

十这个数字，也正是三十个家庭的数字。在海上航行好多星期，好多个月，从这个海岸到那个海岸，先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岸，然后在撒克逊人中住下来，后来又被赶走。他们便又从海上走了。我同你们说，真的，那种场面才奇特、感人而壮观哩！这个流浪的部落，带着他们先王的盖墓石板，四处寻找安全的、永久的、最后的栖身之所，把他们的崇拜物隐藏起来，免遭敌人掠夺，并按宗教仪式进行庆典活动，祈求它保障他们的强大。

“最后到了爱尔兰岛。他们在这个绿色的岛屿上居住了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以后，在与当地比较开化的居民接触中，他们的习俗变得文明一些了。一天，一个大酋长的孙子或曾孙接见了他们派往邻国的一个使者。这个使者从欧洲大陆来，他发现了一个很好的栖息之地。那是一个几乎无法靠岸的岛屿，有三十块礁石守护着，并有三十座花岗岩建筑。

“三十！这个数字真是上天注定的！这难道不是神明的召唤与命令？三十条船又下海开始了远征。

“这次远征很成功，他们占领了岛屿，干净彻底地消灭了当地的土著居民。部落就在岛上定居下来，波希米亚的盖墓石板也就放在了……今天所在的地方，也就是我刚让我的伙计沃尔斯基看的那里。这里还有一段插话，那是极高的历史评价，我只简要地说说。”

堂路易用讲课的声调说：

“萨莱克岛，同整个法国和西欧一样，几千年来一直居住着利古里亚人，因此穴居人的后裔还部分沿袭了祖先的风俗和习惯。这些利古里亚人都是些大建筑师，在细石器时代，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在岛上建起了巨大的花岗岩建筑和建造了巨大的墓室。“我们的这个部落在这里找到并完全适应了这一套经过人的耐心加工的天然洞穴和山洞，以及巨大建筑群，它冲击着凯尔特人的神秘思想和迷信思想。

“因此，经过最后的长途跋涉之后，天主宝石开始安息和接受拜祭的阶段，我们称之为德洛伊教祭司时代。这个时代延续了一千到一千五百年。我们的这个部落，后来可能在布列塔尼国王的管辖下，同化到相邻的部落里了。但是，逐渐地，酋长的权力转移到了祭司手中，而这些祭司，也就是德洛伊教祭司，到后来几代人权力越来越大。

“我可以肯定，他们的权力来自于那块神奇的石板。他们是公认的宗教祭司以及高卢青年的教师（我在这里说，毫无疑问，黑色荒原下的那些小房间就是一座修道院，或者是一所德洛伊大学）。虽然他们遵循当时的习俗，主持用活人祭祀的活动，指挥采摘槲寄生、马鞭草和各种神奇的植物。但是，他们在萨莱克的所为，主要是为了守护和控制这颗赐生或赐死的宝石。它被安放在地下祭室的上面，当时在地面肯定可以看见它。我完全相信，我们现在看见的建在鲜花盛开的骷髅地的仙女石桌坟是为了遮蔽天主宝石而建的。病人、残疾人和病残儿童就是躺在石板上恢复健康的。不育妇女在这块圣石上恢复了生育能力，老人又焕发出活力。

“在我看来，这块石板在布列塔尼的传说和神话中占着主导地位。它是一切迷信、信仰，一切忧虑和希望的根源。由于它或者德洛伊祭司手中挥舞的权杖，可以任意地烧伤皮肉，或者治愈疾病，因而诞生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比如圆桌骑士的传说，和魔法师梅兰的传说。它是一切谜的谜底，是一切

象征的核心。它既神秘，又明了，既是谜，又是谜底……”

堂路易有点激动地说完最后几句后，笑着说：

“你先别动，沃尔斯基。我们再留点激情谈谈你的罪行。我们刚才讲到了德洛伊教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一直延续到德洛伊教以后。在德洛伊教消失以后的漫长的世纪里，神奇的石板又被巫师们和占卜者们所利用。那么现在我们就讲到了第三个时期，宗教时期，也就是逐渐从使萨莱克富有，受到朝拜与庆典的盛势中衰落下去的时期。

“事实上，教会不能容忍这种原始的拜物教。当教会刚刚有了权力以后，便向着那块吸引着众多的信徒，并使一个如此可恶的宗教继续下去的花岗岩石板开战。斗争力量悬殊，旧势力被打败了。石桌坟被移到了我们现在的地方，波希米亚王的盖墓石板被盖上了一层土，而且就在出现读圣奇迹的地方竖起了一个耶稣受难像。

“从那以后，就被人遗忘了！”

“我说的是习俗被遗忘。宗教仪式和已不复存在的一套祭典礼仪的被遗忘。而天主宝石并没有被忘记。人们不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甚至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可是人们还是不停地谈论它，并相信确实有那么个叫做天主宝石的东西存在。这些离奇而又可怕的故事一代传一代，越来越失真，逐渐逐渐地变得模糊不清、越来越令人可怕的传说，但却使想象的头脑中，始终保持着对天主宝石这个名字的记忆。

“由于在人们记忆中保持着这个印象，事情又被载入地方史志，那么不时地有好奇人试图恢复奇迹，那也是合乎逻辑的。有两个这样的好奇者，一个是十五世纪中叶的本笃会修士托马斯，另一个则是当今的马格诺克先生，他们两个起了重要作用。托马斯修士是个诗人兼装饰画师，对于他，我们知道得很少，看过他的诗后，我们可以断定他是一个蹩脚诗人，但他是一个写实的、不是没有天才的装饰画师。他留下了一本弥撒经，他歌颂了在萨莱克隐修院的生活，并画了岛上的三十个石桌坟，还都配上了诗文、宗教引语以及附有诺斯特拉达姆式的预言。这本弥撒经被马格诺克先生发现了，书中有一页钉在十字架上的女人的插画和有关萨莱克岛的预言。我本人昨天夜里在马格诺克的房间里找到了这本书，并进行了研究。

“马格诺克是个怪人，是落后于时代的巫师的后代，我怀疑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装神弄鬼。我肯定，每个月月圆后的第六天晚上看见的穿白袍的德洛伊祭司——采摘藜寄生的——不是别人，正是马格诺克。他也懂得一些验方，认识一些治病的草药，他懂得如何耕作土地使花卉开得茂盛。有一件事可以肯定，他曾探察过地下墓室和祭室，他偷走了权杖球形雕饰里的宝石。他是从我们刚才出来的、位于暗道上的那个洞口进入墓室去的，每次出来，都重新塞上一些砾石、土块。也是他，把弥撒经上的那一页给了戴日蒙先生。至于他是否将他最后探察的结果都告诉了戴日蒙先生，而戴日蒙先生究竟知道不知道，这都无关紧要了。现在是出现了另一个人，他后来介入了这件事，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就是命运派来解开这几百年之谜，执行神秘力量下

桌旁，聚会一次。——译注

梅兰是《布列塔尼诗史》中的传奇人物。——译注

诺斯特拉达姆（1503—1566），法国医生和星相学家，是国王查理九世的御医，著有《占星术百例》。
——译注

达的命令以及把天主宝石装进衣兜的使者……这人就是沃尔斯基。”

堂路易装作喝了第三杯水，向沃尔斯基的同伙奥托做了个手势说：

“奥托，如果他渴的话，你也给他喝点。你渴吗？沃尔斯基？”沃尔斯基在树上似乎已精疲力尽了，已无力反抗了。斯特凡和帕特里斯怕他就要死去，又一次进行劝阻。

“不，不，”堂路易大声喊道，“他还好得很，他可以坚持到我演讲完毕，渴望着知道个究竟就能坚持下去，是吗？沃尔斯基，这使你感兴趣吗？”

“小偷！凶手！”那可怜的人小声地说。

“好极了！你是坚决拒绝说出弗朗索瓦藏在哪里啰？”

“凶手！……强盗！……”

“那么，你呆着吧，伙计。随你的便。受点苦对你的健康更有好处。再说，你是怎样折磨别人的，恶棍！”

堂路易的这几句话说得坚强有力，语气中带着出人意料的愤怒，他见过无数的罪案，同无数罪犯进行过斗争。而眼前这个家伙真是罪大恶极了。

堂路易又说：

“大约三十五年前，一个匈牙利血统的美貌超群的波希米亚女人，在巴伐利亚湖一带水域以算卦、纸牌算命、看手相、占卜和通灵术等很快赢得了盛誉。她引起了国王路易二世的注意，这个贝莱特市的缔造者，瓦格纳的朋友，是一个戴王冠的疯子，以其反复无常和性情古怪而著称。这个疯子与那个女预言家之间的私通持续了好几年，中间也有过动摇和狂热，后因国王的反复无常而中断，最终是以悲剧而告结束。一个神秘的晚上，巴伐利亚王路易二世从船上跳进了斯塔恩贝湖。到底是官方说的因国王精神失常而投水自尽是真的呢？还是传说的遭人暗害是真的？为什么自杀？又为什么被暗害？这些问题始终没有弄清楚。不过一个事实是存在的：波希米亚女人当时正陪着路易二世在湖上游玩，第二天，她被剥夺了首饰和贵重物品后，被驱逐出境了。

“这段风情给她留下了一个四岁的小魔鬼，他叫阿历克西·沃尔斯基。这个小魔鬼同他的母亲生活在波希米亚离若阿希姆斯塔尔村不远的地方。不久，他便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催眠暗示术、天眼通和诈骗伎俩。他生性粗暴，缺少才智，常受幻觉和噩梦的折磨，相信巫术、预言、梦幻和秘术，把传说当历史，把谎言当事实。有一个山村里的传说对他影响最深。这个传说讲的是一块石头的神奇动力，在古时候的一个夜晚，它被恶神抢走，并说有一天它将由一个国王的儿子找回去。当地农民还指给他看这块石头在山坡上留下的印痕。

“‘国王的儿子就是你，’他母亲对他说，‘如果你能找到这块被盗走的石头，你就可以逃过匕首对你的威胁，并且你将成为国王。’”这个预言，再加上波希米亚女人另一个不无荒诞的预言，他儿子的妻子将死在十字架上，而他自己将死于朋友手中，这些预言在预见的时刻，对沃尔斯基有着最直接的影响。我接着就讲这个预见的时刻，我们且不谈我们三人昨天白天和晚上的谈话给我们的提示，以及我们已经重复过很多次的話。又何必呢，我们真的不需要去重复您，斯特凡与韦萝妮克在地道里的谈话细节。又何必告

瓦格纳（1813—1883），德国著名作曲家。一八七六年主持建造了贝莱特市的著名现代剧院。从一八八二年起，贝莱特市每年举行一次国际瓦格纳戏剧节。——译注

诉你们，您，帕特里斯，你，沃尔斯基，还有你，‘杜瓦边’，那些众所周知的事情呢。比如你的结婚，沃尔斯基，确切地说，是你的两次结婚，先与艾尔弗丽德，后与韦萝妮克·戴日蒙；比如外祖父劫走弗朗索瓦，韦萝妮克失踪，你为找到她进行的调查；又如你在战争期间的表现，你被关进集中营等等。这些事与下面即将说到的事比起来，可以说是无足轻重。我们刚才弄清了天主宝石的历史渊源。那么现在我们要弄清围绕着天主宝石，被你沃尔斯基搅和得乱七八糟的现代故事。

“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沃尔斯基被关押在布列塔尼的蓬蒂维附近的集中营。他那时的名字，不再叫沃尔斯基，而是洛特巴赫。十五个月前，当军事法庭以间谍罪判处他死刑的时候，他第一次逃出了集中营，住在枫丹白露森林里，在那里遇见了他从前的老仆人洛特巴赫，同他一样，他也是个德国人，也是从集中营逃出来的。他把他杀了，给他换上自己的衣服，还把他化装得像他沃尔斯基一样。军事法庭弄错了，把假沃尔斯基埋在了枫丹白露。那个真正的沃尔斯基呢，很不走运，他又第二次被捕，以洛特巴赫的名字关进了蓬蒂维集中营。

“这就是沃尔斯基其人。另一方面，他的第一个妻子艾尔弗丽德——他一切罪恶的同谋——也是个德国人（我拥有关于她以及他们过去的一些无关紧要的材料，我认为没有必要提它），这个艾尔弗丽德，他的同谋，同她的儿子一起藏在萨莱克岛的地下房间里，让她监视戴日蒙先生，并通过他找到韦萝妮克·戴日蒙。这个贱妇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我不清楚。是出于盲目的忠诚，是对沃尔斯基的畏惧，还是天生的坏，也许是出于对取代了她的情敌的仇恨。管她怎么样！她总算遭到了最可怕的惩罚。“我们只谈她所起的作用，且不说三年来她是如何在地下生活，她只在晚上出来为自己和她的儿子偷吃的，她耐心地等待着有一天能够救出她的主子先生，为他效劳。

“我也不了解他们具体干的事情，以及沃尔斯基和艾尔弗丽德联络的方式。但我用最可靠的方式了解到，沃尔斯基的逃跑是由他的第一个妻子长期精心策划的。所有的细节都有周密的安排，采取了一切防范措施。于去年的九月十四日，沃尔斯基带着他的两个同伙逃出来了，这两个同伙就是他在押期间认识并被他们招募雇佣的，这就是奥托先生和孔拉先生。

“他们旅途顺利。在每个路口，都留有一个箭头，写一个序号，并写上V. d' H.的签名（首写字母很明显是沃尔斯基选用的），以指明路线。他们不时地歇在一个废弃的窝棚里，一块石头下或干草堆、麦垛里。他们经过盖默内、法乌埃、罗斯波尔登，然后到了贝梅伊海滩。

“艾尔弗丽德和雷诺尔德晚上到那里用奥诺丽娜的汽艇接他们三人，并把他们带到黑色荒原下的德洛伊祭司的房子脚下。他们上岸后，住宿都准备好了，正如你们所看到的那样，相当舒适。冬天过去了，一天又一天，沃尔斯基原来还模糊的计划有了更明确的轮廓。

“奇怪的是，他战前第一次来到萨莱克时，并没有听到关于小岛的秘密。是艾尔弗丽德从蓬蒂维写的信中告诉他关于天主宝石的传说的。你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个秘密对沃尔斯基这样的人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个天主宝石不就是那个被人从他的故乡盗走，将被一个国王之子找到，而且会赋予他权力和王位的神奇石头吗？他后来又听到一些情况更使他坚信不疑。不过对他在萨莱克的地下生活发生重大影响的是最近几个月发现了托马斯的预言。这个预言的一些片断已经在左邻右舍中流传，于是他夜晚就到人家窗户下或谷仓

上去偷听农民的谈话，东鳞西爪地去搜集。萨莱克岛的人历来就怕那些与那块看不见的石头有关的可怕事件。就是沉船啦，女人钉在十字架上啦之类的事。况且，沃尔斯基不是已经知道仙女石桌坟……三十口棺材的三十个受害者，四个女人受极刑，天主宝石赐生或赐死之类的事了吗？这在一个他这样智力低下的人看来，是多么令人不安的巧合啊！

“但是，马格诺克在那本附有彩画的弥撒经中找到的那个预言，才是整个事件的核心。我们还记得，马格诺克从经书中撕掉的那一页，乐于画画的戴日蒙先生又临摹了好几次，并情不自禁地把那个为主的女人画得像他的女儿韦萝妮克。一天晚上，马格诺克正在灯下将临摹的画与原画进行对照，正好沃尔斯基也看到了。他立刻在黑暗中拿出铅笔把这份无比珍贵的资料上的十五行诗抄录在他的小本子上。现在，他终于知道了一切，明白了一切。眩目的光芒照得他晕头转向。东鳞西爪的东西拼凑到了一起，变成了牢不可破的真理。毫无疑问，这个预言就是针对他的！这个预言，就是他要实现和使命！”

“我再重复一遍：一切就为了这个。从这时起，一盏灯照亮了沃尔斯基前进的道路。他手里捏着阿里亚娜的线。预言对于他来说，是无容置疑的，它就是摩西十诫（不可动摇的原则），它就是圣经。然而这些分行诗是多么愚蠢，无与伦比的愚蠢，它毫无韵律可言。没有一句有灵感的后！没有一句闪光的话！也没有这个女预言者精神病发作的痕迹和引起幻觉的痕迹！既没有音节，也没有韵律。不过它足以吊起沃尔斯基的胃口，和煽起新教徒的热情！”斯特凡，帕特里斯，你们听听托马斯修士的预言吧！这个德国佬把它分别写在小本子的十页纸上，好让它反复地融化在他的血肉之中，铭刻在他的躯体里。其中的一页是这样写的，帕特里斯，斯特凡，你们听着！你也听着，忠实的奥托。还有你，沃尔斯基，这是你最后一次听到托马斯修士的限韵诗吧！我开始念：

在萨莱克岛上，十四加三年，
将有沉船，死人和杀害，
利箭、毒药、呻吟、恐惧和
死牢，四个女人将上十字架，
为填满三十口棺材，三十人遭惨杀。

亚伯在母亲面前杀死该隐，
他们的父亲是阿拉马尼 的后裔，
执行命运指示的残酷王子，
在六月的一个夜晚，用千倍的折磨和痛苦，
慢慢地杀死自己的妻子。
在宝石藏匿的地方，
将放出烟火和巨响，
而他终将找到那块
从北方蛮族中盗走的石头，

该隐和亚伯分别是亚当和夏娃的长子和次子，该隐出于嫉妒而杀死弟弟亚伯。此处系作者影射弗朗索瓦将杀死雷诺尔德，所以故意说成是亚伯杀死了该隐。——译注

阿拉马尼即今日的德国。——译注

天主宝石赐生或赐死。”

堂路易·佩雷纳用夸张的语气朗读，有意突出诗文的愚蠢和韵脚的低劣。他最后用低沉的声音结束了朗诵，随着他沉闷的声音，出现一片不安的寂静。整个故事充满着恐怖气氛。他接着说下去：

“你们已经弄清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对吗？斯特凡，您就是一个受害者，您已经或正在了解到其他受害者了，是吗？您也是，帕特里斯，是吗？十五世纪的时候，一个精神错乱的小修士，满脑子的幻觉，他把自己的噩梦变成一个预言，我们权且叫它荒诞之言吧，它毫无根据，其内容纯粹是为了押韵和声调的需要而安排的，在诗人心目中，肯定并不认为比平时胡扯的话更有价值。无论是天主宝石的历史、民俗和传说，都不能给他提供任何预言的依据。这个预言，不过是这个可爱的人，为了给他精心绘制的画面的空白处随便配点文字而编出来的，他并没有恶意。他对自己的作品很满意，便动手用工具把其中的某些半句诗刻在了仙女石桌坟上。

“然而，四个世纪之后，这篇预言竟落到了一个自负和疯狂的犯罪狂手中。这个恶棍是怎样对待它的呢？认为那是一时的兴致或孩子气？觉得那是毫无意义的心血来潮？都不是。他认为那是一份具有很高价值的文件，就像他的那些最无耻的同胞所编的文件一样，不过他的这份文件是原文。这是《旧约》和《新约》，是《圣经》，它是萨莱克法律的说明和注脚！它是天主宝石的福音书。这本福音书指定他，沃尔斯基，他，这个超级恶棍为执行神意的弥赛亚。“对于沃尔斯基来说，他一点也没有搞错。他当然高兴，因为他可窃取财宝和权力。然而这还是次要的。尤其重要的是，他带着那自命不凡的种族的神秘冲动和总是自诩为担负着使命的使者，这使命便是烧、杀、抢劫。沃尔斯基从托马斯修士的预言书信中，看到了自己的使命。托马斯修士明确了他应当做的，并明明白白地称沃尔斯基为命运之人。他不是国王的儿子吗？那就是‘阿拉马尼王子’。他不正是从被盗走宝石的北方蛮族的国度来的吗？他不正好也有一个预言要死在十字架上的妻子吗？他不是正好有两个儿子，一个像阿贝尔一样温柔可爱，一个像卡安一样，残酷、凶险，难以驾驭吗？

“这些证据对他已足够了。从此，他口袋里便装着他的动员令和路条。神明已经向他指明了方向，他应当上路了。他上路了。在他前进的路上，有活着的人，这岂不妙哉！那是他计划的一部分。只有所有这些活着的人都被消灭，而且按照托马斯修士指明的方式去消灭之后，他的使命才能完成，天主宝石才会到手，而命运的使者沃尔斯基就将戴上王冠。所以，就挽起袖子，举起锋利的屠刀，干吧！沃尔斯基把托马斯的梦魇变成了现实！”

七 执行天意的残酷王子

堂路易又转向沃尔斯基说：

“我们是一致的吧，伙计？我所说的这些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吧？”

沃尔斯基闭上眼睛，头低垂着，他额头上青筋暴起。为了阻止斯特凡说情，堂路易大声说道：

“你该说话了吧，伙计！嗯，真的痛得难受了吧？脑子开窍了吗？想想……吹一支口哨曲子《妈妈，小船……》我的演讲立即就完……你不愿意吗？你还没有考虑成熟？那就活该。您，斯特凡，用不着为弗朗索瓦担心，一切有我。可千万不要可怜这个恶魔，我求您。啊！不要，千万不要！我们不要忘了，他准备和策划好了这一切，他是冷酷的、肆无忌惮的。千万不要忘记……我可要动火了。千万不要……”

堂路易打开沃尔斯基的小本子上抄录着预言的那页，一边看一边说：

“事情的总体情况已经介绍，剩下的就无关紧要了。不过，还有些具体的事情要搞清楚，要把沃尔斯基设计制造的鬼机器拆掉，最后还要谈谈那位德洛伊老祭司扮演的角色……我们现在是六月份。这是定好了的杀害三十个人的时间。很明显，这个时间是托马斯修士为了与‘该隐’和‘命运’两个词押韵，而选择了‘六月’；同样‘十四加三年’是为了与‘恐惧’和‘十字架’押韵。同样托马斯使用了‘三十’这个数字，是为了与岛屿周围的暗礁和石桌坟的数字相一致。可沃尔斯基把它当成了圣旨。六月十七日这天，必须死三十个人。那么就要有那么多人……他会找到那么多人，但前提是，岛上的二十九个居民——我们待一会儿就要讲到沃尔斯基手里控制着第三十个受害者——都愿意留在岛上坐以待毙。然而，沃尔斯基忽然听说，奥诺丽娜与马格诺克离岛了。奥诺丽娜到时回来的。可马格诺克呢？沃尔斯基毫不犹豫地派出艾尔弗丽德和孔拉跟踪他，并下令把他杀死。他毫不犹豫，是因为他根据偷听到的一些话，猜想马格诺克会带走那块珍贵的石头，神奇的宝石，那东西不能触摸，而只能放在铅盒里。（这是马格诺克说的。）

“于是艾尔弗丽德和孔拉出发了。一天早晨，在旅店里，艾尔弗丽德把毒药放进了马格诺克喝的咖啡里（预言里不是说有人被毒死吗？）。马格诺克又上路了。可是几小时后，他腹痛难忍，差不多很快就死在山坡底下。艾尔弗丽德和孔拉跑过去，在他口袋里搜了一遍，什么也没有，一无所获。没有什么首饰，更没有什么宝石。沃尔斯基的希望没有实现。而尸体还留在那里。怎么办呢？他们暂时把他扔到了一个塌了一半的小屋里。几个月前沃尔斯基同他的同伙曾经过那里。而韦萝妮克·戴日蒙就在那里发现了马格诺克的尸体……可一小时以后，尸体不见了。原来艾尔弗丽德和孔拉在附近监视着，是他们把尸体抬走，并临时把他藏在一座废弃的小城堡的地窖里。

“这是其一。顺便提一下，马格诺克关于三十个受害者死的顺序，从他开始的预言看，根本不存在。托马斯预言中根本没有谈这一点。这种情况是沃尔斯基碰巧了。在萨莱克，他劫持了弗朗索瓦和斯特凡·马鲁，然后为了谨慎起见，使得在岛上来往不引人注意，并为了更容易进入隐修院，他穿上斯特凡的衣服，而雷诺尔德则穿上弗朗索瓦的衣服。事情很容易办到，在隐修院里，只有一个老人戴日蒙先生和一个妇女玛丽·勒戈夫。他们杀害了这两个人以后，又搜遍了所有房间，而重点是马格诺克的房间。‘谁知道呢？’沃尔斯基心里想他现在还不知道艾尔弗丽德执行任务的结果——‘谁知道马

格诺克是不是把神奇的首饰留在了隐修院呢？’

“沃尔斯基抓住第一个受害者厨娘玛丽·勒戈夫，朝她脖子上刺了一刀。一股鲜血喷到这强盗的脸上，他害怕了，胆怯心虚了，他让雷诺尔德杀了戴日蒙先生以后就逃跑了。

“孩子与老人搏斗了很久。穿过了房间，偶然间被韦萝妮克发现。戴日蒙先生被杀害了。这时奥诺丽娜赶来，她也倒了下去，成了第四个受害者。

“事情在急剧地变化。当天夜里，一片恐怖。萨莱克的居民看到马格诺克的预言成真，威胁着他们的如此漫长时间的灾难即将来临，大家都恐慌了，决定离开岛屿。这正是沃尔斯基父子所期盼的。他们守候在偷来的汽艇上，向逃亡者们冲过去，这就是托马斯修士预言的罪大恶极的捕杀：

将有沉船、死人和杀害。

“奥诺丽娜目睹了这场惨剧，她那本来受到很大刺激的神经，便完全崩溃了，她从悬崖上跳进了深渊。

“这以后平静了几天，韦萝妮克·戴日蒙未受到骚扰，她探察了隐修院与萨莱克岛。实际上，沃尔斯基父子在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捕杀之后，把奥托一人留在岛上，奥托整日在地下小屋里喝酒，而他们父子则乘汽艇去找艾尔弗丽德和孔拉，把马格诺克的尸体拉了回来，投进萨莱克岛附近的海里。因为马格诺克有指定的冥宅，他必须去填那三十口棺材。

“到这时为止，也就是沃尔斯基回到萨莱克岛之时，沃尔斯基已经有了二十四具尸体了。斯特凡和弗朗索瓦由奥托看守着，已是瓮中之鳖。剩下的四个受极刑的女人，阿尔希纳三姐妹已被锁在食物贮藏室。现在该轮到处理她们了。韦萝妮克试图解救她们，可是已经晚了。她们被那帮匪徒发现，百发百中的雷诺尔德瞄准了她们，阿尔希纳姐妹中箭落入敌手（利箭也是预言中注定的），当晚她们就被捆在了三棵橡树上，在捆绑之前，沃尔斯基从她们身上搜得了五十张一千法郎的钞票。结果，死人总数已达二十九人，谁是第三十个呢？第四个女人是谁？”

堂路易停了一下，又说：

“对这个问题，预言说得很明确，有两处提到，互为补充：

亚伯在母亲面前杀死该隐。

“隔了几行又说：

在六月的一个夜晚……杀死自己的妻子。

“沃尔斯基从他获悉这份资料起，他就按照自己的方式，理解这两句诗。实际上当时他找遍了全法国也没有找到韦萝妮克，他无法控制住她，只好曲解命运的旨意。第四个受极刑的肯定将是他的一个妻子，而且是第一个妻子艾尔弗丽德。这绝不违背预言，因为迫不得已时，可以是该隐的母亲，也可以是亚伯的母亲。这里顺便提一下，以前专为他而作的那个预言并没有特别指定是哪个：‘沃尔斯基的妻子将死在十字架上。’哪个妻子呢？只有艾尔弗丽德了。

“因此，那个亲爱的、忠实的同谋妻子将遭厄运。沃尔斯基真是心如刀绞。沃尔斯基不是要服从莫洛克神的旨意吗？既然沃尔斯基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决心献出自己的儿子雷诺尔德，那么如果不献出自己的妻子艾尔弗丽德，那是不能饶恕的。献出她来就万事大吉了。

“孰料，突然之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当他追踪阿尔希纳三姐妹的时候，他发现并认出了韦萝妮克·戴日蒙。

“沃尔斯基这种人怎么会不把这看成是上苍的恩赐呢？这个他一刻也未曾忘却的妻子，在这幕大戏中应该出场的时候，及时地送上门来了。上苍把一个神奇的猎物赐给他，供他杀戮……或征服。这有多妙啊！真是无异于天空大放异彩！沃尔斯基利令智昏，他俨然把自己当成了救世主，上帝的选民、使者和‘执行命运旨意’的人。他自诩为守护天主宝石的大祭司。他就是德落伊教祭司，大祭司。因此，在韦萝妮克烧桥的那天夜晚——月圆后的第六天——他就学着大祭司那样用金斧去采圣槲寄生。”对隐修院的围困开始了。这点我就不讲了。韦萝妮克·戴日蒙已经都向您说了，斯特凡，我们都了解她所受的折磨，可爱的‘杜瓦边’所起的作用，地道和地下小屋室的发现，为了解救弗朗索瓦和被沃尔斯基关在刑讯室、预言中称为死囚的您，她进行了努力。您和戴日蒙夫人被发现。小恶魔雷诺尔德将您抛进大海。弗朗索瓦和他母亲逃了出来。不幸的是沃尔斯基和他那帮人又追到了隐修院，弗朗索瓦被抓住了，他的母亲也……然后，接着就是那些悲惨的场面，我不多讲了，沃尔斯基与韦萝妮克之间的会晤，两兄弟亚伯和该隐在韦萝妮克·戴日蒙面前的决斗。预言里不是有吗？

亚伯在母亲面前杀死该隐。

“预言中还要她遭受极残酷的痛苦和让沃尔斯基无所不用其极。这位‘残酷王子’让两个决斗者戴上面具，当亚伯快要被打败的时候，他便亲手把该隐刺伤以便让这个所谓的亚伯杀死他。”这个恶魔疯了。他疯了，醉了。目的就要达到了，他喝呀，喝呀，因为那天晚上，韦萝妮克·戴日蒙就要受极刑了。

在六月的一个夜晚，用千倍的折磨和痛苦，慢慢地杀死自己的妻子。

“千倍的折磨，韦萝妮克受过了，她将是慢慢地死去。时间到了，吃过晚饭，送葬队伍出发了。一切准备就绪，梯子竖起，绳子弄好，然后……然后，就是老祭司上场了！”堂路易还没把祭司两个字说完就忍不住大笑起来。“啊！这下可就滑稽了。从这时起，悲剧近似喜剧，令人毛骨悚然的悲剧变得滑稽可笑。啊！这位德落伊老祭司多怪啊！对于您斯特凡，对于您帕特里斯，你们都在幕后，这故事已索然乏味了。可是对于沃尔斯基……是多么引人入胜的情节啊！……我说，奥托，把梯子靠在树干上，让你的主子把脚踏在最上一级。好。嗯，这样轻松一点吧，沃尔斯基？注意，我的关心不是出于荒唐的同情。不是的。我是怕你咽了气，此外，我想让你舒服一点，好听完了老祭司的忏悔词。”

又是一阵大笑。肯定是德落伊老祭司引起他发笑。“老祭司的到来，”他说，“使事情有条有理。杂乱无章的事情变得紧凑起来。犯罪时缺乏条理，惩罚时却符合逻辑。现在不再需要托马斯修士的韵脚，而需要良知，由一个懂得应该怎么办、而没有时间可浪费的人，按严厉的方式进行。老祭司真值得我们钦佩。“这位老祭司，我们还可以称他——你大概猜到了吧，是吗？——堂路易·佩雷纳，或者亚森·罗平，昨天中午时分，他通过潜艇‘水晶瓶塞’的潜望镜看见了萨莱克海岸，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道什么事？”斯特凡·马鲁情不自禁地喊道。“真是一无所知，”堂路易肯定地说。“怎么！你不是知道沃尔斯基过去的一切，不是知道他在萨莱克的一切所作所为，不是知道他的计划，艾尔弗丽德起的作用以及马格

诺克被毒死等等的情况吗？”

“这一切，”堂路易说，“都是我从昨天起在这儿听说的。”“那是通过谁？我们可没离开过您。”“请相信我吧，我同你们说，老祭司昨天在萨莱克上岸的时候，还什么都不知道。但是，老祭司自信受到神明的厚爱，不比你沃尔斯基差。果然，他一上岸就很快发现我们的朋友在一个孤零零的小海滩上，他很幸运坠落在一个很深的湖中，因此逃脱了你和你儿子为他安排的命运。接下来是营救和谈话，只半个小时，老祭司就对情况了如指掌。接下来是立即进行搜寻……最后找到地下小屋，在你，沃尔斯基的房里，找到一件很有用的白袍子，又找到一张纸上抄录的那个预言。好极了，老祭司知道了敌人的计划。

“他首先沿着弗朗索瓦和他母亲逃跑时经过的地道，但由于洞口坍塌过不去，又折回来从黑色荒原洞口出来。他对岛屿进行探察，遇上了奥托和孔拉。敌人烧了天桥。当时已是晚上六点钟，怎么到隐修院去呢？斯特凡说，‘走暗道上去。’老祭司又回到‘水晶瓶塞’上。按照斯特凡指引的航路——他熟悉所有的航道——绕过小岛，这里说明一下，我亲爱的沃尔斯基，‘水晶瓶塞’是一艘很听话的潜艇，它是根据老祭司的设计制造的，可以在任何地方行驶。最后我们在弗朗索瓦挂船的地方上了岸。在那里碰上了‘杜瓦边’，它在船下面睡着了。老祭司作了自我介绍，很快就产生了好感。大家又一起上路。可是走到半道上，‘杜瓦边’忽然向叉道上拐去，那个地方的崖壁好像是用碎石均匀地补过。在这些碎石中间，有一个洞，老祭司早就料到这是马格诺克挖的，是为了从那里进入地下墓穴和祭室去。因此老祭司一下就深入到了整个问题的核心，上上下下的情况都掌握了。这还不过是晚上八点半钟的事。

“至于弗朗索瓦，不必太着急。预言里是说：‘亚伯在母亲面前杀死该隐。’可是，韦萝妮克·戴日蒙，她是不是就在‘六月的一个夜晚’，遭受了可怕的酷刑呢？是不是救她为时已晚呢？”堂路易转向斯特凡：

“您还记得，斯特凡，您和老祭司所经历过的焦虑不安，以及您看到那棵写着V. d' H. 签名的大树时的喜悦心情吗？这棵树上还没有受害者，韦萝妮克会得救。果然，从隐修院那边传来了说话声。这是送葬队伍。在漆黑中，沿着草坪走得很慢。灯一摇一晃的，中途停了一会儿。沃尔斯基一路上夸夸其谈。目标临近了，进攻就要开始了，韦萝妮克就要得救了。

“可是，就在这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你会开心的，沃尔斯基……是的，我们，我和我的朋友们发现了一件怪事……一个女人在石桌坟附近转来转去，看到我们就躲了起来。我们抓住了她。斯特凡用手电一照认出了她。你知道她是谁吗，沃尔斯基？你万万想不到，她是艾尔弗丽德！对，艾尔弗丽德，你的同伙，你最先想要把她钉到十字架上的女人！这很奇怪，是吗？她非常激动，都快疯了，她告诉我们，她同意让两个孩子决斗，但必须答应让她的儿子取胜，把韦萝妮克的儿子杀死。可是你一早就把她关在屋里，晚上她逃出来一看，原来是她儿子雷诺尔德的尸体。她当时是要去看她的情敌受酷刑，然后向你报仇，她要杀死你，我的老伙计。

“好！老祭司赞成。当你朝石桌坟走来的时候，斯特凡注视着你，老祭司继续审问艾尔弗丽德。突然，没想到她听见了你的声音，就开始反抗。态度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王子的声音使她变得无限的温情起来。她要见你，要提醒你注意危险，要救你。她手里拿着匕首朝老祭司扑去。老祭司为了自

卫，只好把她打晕，面对这个垂死的女人，他很快想出了一个利用她的主意。一眨眼的工夫，就把这个可恶的女人捆好了。将由你，沃尔斯基去惩罚她，让她去遭受你原先为她安排的命运。于是老祭司把袍子给了斯特凡穿，嘱咐了几句。等你一到，老祭司就朝你那边射了一箭，当你去追那个穿白袍子人的时候，他就变戏法，把韦萝妮克换成了艾尔弗丽德，也就是说用你的第一个妻子换了韦萝妮克。怎么样换的！那就与你无关了。总之戏法变完了，而且你看是多么成功！”堂路易喘了一口气。语气亲热、恳切，真像在给沃尔斯基讲笑话故事，应当使沃尔斯基第一个发笑的好笑话。“这还没完，”他继续说，“帕特里斯·贝尔瓦和几个摩洛哥人——为了收拾你，船上还有十八个——在地下墓室进行了工作。预言里不是说了吗？一旦那位妻子咽了气，

在宝石藏匿的地方，
将放出烟火和巨响。

“当然，托马斯修士根本不知道宝石藏在什么地方，世界上也没人知道。而老祭司却猜到了，他想让沃尔斯基得到信号，然后自投罗网。为此，必须在仙女石桌坟附近找一个出口。贝尔瓦上尉找到了这个出口，马格诺克早就在这方面下过功夫。他们清理出一个旧阶梯。并把那棵枯树里面也清扫了一下。从潜艇里取来了炸药和信号烟火放在那里。当你从树上像传令官一样呼喊：‘她死了！第四个女人死在十字架上了！’的时候，‘砰！砰！’雷鸣般的巨响，又是烟，又是火，真是地动山摇……这可好了，你越来越觉得自己是神的宠儿，命运的骄子了，你燃烧着贵族的欲望，恨不得钻进火里，把天主宝石吞掉。第二天，你从烧酒和朗姆酒中清醒过来以后，嘴边挂着发自内心的微笑回来了。你执行托马斯修士的预言，杀死了三十个人。

他终将找到那块
从北方蛮族手中盗走的石头，
天主宝石赐生或赐死。

“老祭司只管干，只管把天堂的钥匙交给你就行了。不过，当然首先还有一段插曲，来点蹦跳和旋转，说句玩笑。然后就到睡美人守护的天主宝石那儿去！”

堂路易又蹦跳了好几下，他好像偏爱这种舞蹈。然后他对沃尔斯基说：

“我的老伙计，我似乎觉得你已经听腻了，你宁愿马上告诉我弗朗索瓦在哪里，而不愿听我再说下去。遗憾得很！你还必须清楚睡美人和韦萝妮克·戴日蒙的出现是怎么回事。两分钟就够了。请原谅。”

堂路易不再以老祭司的身份说话了，而是以第一人称说：“是的，我为什么把韦萝妮克救出来后，又抬到这个地方呢？我的回答很简单：你让我把她抬到哪里去呢？抬到潜艇里去吗？那你的意见有点荒唐。那天夜里风浪很大，韦萝妮克需要休息。抬到隐修院去吗？绝对不行。那儿离‘剧场’太远，我不放心。事实上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躲避风浪，又可防止你的袭击，那就是地下祭室。因此我把她放在那里，当你见到她时，她在麻醉剂的作用下安静地睡着了。我承认，想让你看到这场小戏是我下定了决心的。我的决心得到了报偿！不过，你回想一下，你当时的那副嘴脸！真可怕呀！韦萝妮克又复活了！一具活死尸！这场面实在可怕，你拔腿就跑。下面我简单点说。你发现出口被堵住了，你又改变了主意。让孔拉回来偷袭我，当时我正忙于把韦萝妮克抬到潜艇上去。孔拉遭到我手下的一个摩洛哥人的致命一击。因而又

演出了第二出幕间喜剧。给孔拉穿上老祭司的白袍子，躺在一间墓室里。你当然是首先冲上去打他。当你发现艾尔弗丽德的尸体取代了韦萝妮克·戴日蒙躺在祭桌上时，快……你又冲了过去，把那个已被你钉在十字架上的女人剥成了肉酱。你总干蠢事！那么，结局也带着喜剧色彩。你被吊在树上，而我送给你长篇大论的演说是给你最后一击，我的结论是，如果说你是以三十条人命作代价夺取天主宝石的话，那么我则是以我的德行赢得了它。这就是全部的故事，我的乖乖沃尔斯基。除了一些细小的次要的事情或者你无须知道的重要事情外，你知道得和我差不多了。你呆着很舒服，你有时间考虑问题。我等待着你对弗朗索瓦问题的答复，我完全相信你。来吧，唱一曲你的歌吧——‘妈妈，在水上走的小船有腿吗？……’怎么样？说吧？”

堂路易爬上几级梯子，斯特凡和帕特里斯也不安地走过去听。这下沃尔斯基肯定要开口了。他睁开眼睛，看了堂路易一眼，目光中充满着仇恨和恐惧。在他眼里与这个非凡的人物作对是徒劳的，乞求他怜悯也是无用的。堂路易代表着胜利，在这个强者面前，他只有屈服和忍受。再说，他已经抵抗到精疲力尽了。惩罚已变得难以忍受了。

“你大声一点，”堂路易说，“我听不见。弗朗索瓦·戴日蒙在哪儿？”他又上上了一级梯子。沃尔斯基含糊不清地说：

“我能获得自由吗？”

“用我的名誉担保。我们都将离开这儿，留下奥托，他会放开你的。”

“马上吗？”

“马上。”

“那么……”

“那么？”

“喏……弗朗索瓦还活着。”

“废话，我从不怀疑这点。可他在哪儿？”“被捆在船里……”

“是挂在悬崖脚下的那只小船吗？”“是的。”

堂路易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

“真是个大傻瓜！……请别介意，我是说我自己。是的，我早该想到这一点！‘杜瓦边’不是安静地睡在这只船下面吗，就像一只乖狗伴着它的主人睡觉一样！当把它放出去追踪弗朗索瓦的踪迹时，它不是把斯特凡领到了这只船跟前吗？真是！有时最聪明的人会笨得像头驴！那么你，沃尔斯基，你知道那里有暗道和小船啰？”

“昨天才知道的。”

“那么你，狡猾的家伙，你打算乘这只船溜走啰？”“是的。”

“好吧！你可以和奥托乘它走，沃尔斯基。我把它留给你，斯特凡！”

可是斯特凡·马鲁同“杜瓦边”一道已经朝悬崖跑去。“把弗朗索瓦解开，斯特凡，”堂路易喊道。

然后他又向着摩洛哥人说：

“你们去帮帮他，然后把潜艇发动起来。十分钟后就出发。”他转过脸来朝沃尔斯基说：

“再见，亲爱的朋友。啊！还有一句话。在所有井然有序的故事中，都贯穿有爱情的情节。而我们的故事好像没有，因为我不敢把你那个姓你的姓的圣洁女人的感情称为爱。然而，我要向你指出一种十分纯洁而高尚的爱。他刚才看到了斯特凡跑去救弗朗索瓦的急切心情了吧？很明显，他很爱自己

的学生，他也更爱学生的母亲。既然韦萝妮克·戴日蒙感到高兴的事，也会使你感到高兴，那么我愿意向你承认，她对斯特凡并非无动于衷，这种令人赞美的爱，打动了这个女人的心，她今天早晨见到斯特凡时，是那样由衷的喜悦，这样他们终将结合……当然要等她成为寡妇以后。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的幸福还有一个障碍，那就是你。你是一个完美的绅士，你肯定不愿……我不必多说了。我希望你懂得人情世故，希望你尽早死去。再见，伙计。我不同你握手了，但是我的心意留在这儿！奥托，十分钟以后，如果你没有相反的意见，就请放了你的主子，到悬崖底下找小船。祝你们好运，朋友们。”

这事就算了结了。堂路易和沃尔斯基之间的这场战斗是早成定局的了。从交手开始，一个对手就压倒了另一个对手，尽管这另一个对手浑身是胆，具有犯罪经验，也不过像一个散了架的木偶一样，变得滑稽可笑而荒唐。沃尔斯基眼看完成了自己的计划，就要达到甚至超越自己的目的了，成为胜利者和控制事件的主人了。可是一下子被吊在了树上，呆在那里，活像只小虫被针钉在了软木塞上，喘不过气来。

堂路易没再理睬他的受刑者，拉着帕特里斯·贝尔瓦就走，贝尔瓦忍不住对他说：

“就这样，太便宜了这些无耻之徒。”

“唔！他们不要好久就会在别的地方被抓到，”堂路易讥笑着说，“您想他们还会干什么？”

“他们首先会去拿天主宝石。”

“不可能！得有二十个人才能拿动它，还要脚手架、器具什么的。我自己暂时都放弃了。等战后我再回来。”

“可是，堂路易，这块神奇的石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您真是好奇，”堂路易却没有回答。

他们走了，堂路易一边搓着手，一边说：

“我干得不错。从我们登上萨莱克岛开始，还不到二十四小时，便已解开存在了二十四世纪的谜，一个小时等于一个世纪。祝贺你罗平。”“我也祝贺你，堂路易，”帕特里斯·贝尔瓦说，“不过对于您这样的行家来说，我的祝贺是无足轻重的。”

当他们来到海边那块小沙滩上时，弗朗索瓦的船已经卸下来了，里面没人。在右边的不远处，“水晶瓶塞”静静地漂浮在海上。弗朗索瓦朝他们跑来，跑到离堂路易几步远的地方停下来，睁大眼睛打量着他。

“那么，”他小声地说，“是您？……我所期盼的人就是您吗？……”

“是的，”堂路易笑着说，“我可不知道你在等我……不过，我肯定是我……”

“您……您……堂路易·佩雷纳……也就是……”“嘘！用不着称名……叫佩雷纳就行了……还有，不要谈论我，好吗？我，我不过是偶然路过此地，正巧碰上。可你……我的孩子，唉呀，你好不容易脱离危险啊！……你就这样在船里过夜了？”“是的，有防雨布盖着，把我牢牢地捆在底下，嘴被堵住了。”“着急了吗？”

“一点都没有。我来这儿不到一刻钟，‘杜瓦边’就来了。因此……”

“那么那个人……那个强盗……他用什么威胁你了吗？”“没有。决斗

以后，人家都忙着料理我的对手去了，他把我领到这地方，说准备带我去看妈妈，让我们两个都到船上。然后就到了这只船边，他什么也没说，一把抓住我。”

“你知道这人是谁吗？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关于他，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迫害我和妈妈。”“他迫害你们的原因，我会告诉你，我的小弗朗索瓦。但现在你不用怕他了。”

“啊！您把他杀死了吗？”

“没有，但我使他不能反击了。所有这些我都会向你说明的。而我认为眼下最迫切的事是去找你的母亲。”

“斯特凡告诉我，她在潜艇里休息，她也是您救出来的。她在等我是吗？”

“是的，昨天夜里，我和她进行了交谈，我答应她要找到你。我感到她很信任我。那么，斯特凡，您最好先走一步，您让她有点准备……”

在右边，由一道岩石组成的天然防波堤的尽头，“水晶瓶塞”漂浮在平静的水面上。有十来个摩洛哥人在潜艇上忙活着。他们中两个人扶着舷梯，堂路易和弗朗索瓦从上面走了过去。在一间当作客厅的船舱里，韦萝妮克躺在一条长椅上。她苍白的脸上仍留有她饱受痛苦折磨的痕迹。她显得很虚弱，很疲倦。但是满含泪水的双眼闪耀着喜悦的光芒。

弗朗索瓦扑进她的怀抱。她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一句话也说不出。

“杜瓦边”在他们对面坐下，趴着两只前爪，望着他们，头侧向一边。

“妈妈，”弗朗索瓦说，“堂路易在那儿……”

她拉着堂路易的手，长时间地亲吻着；弗朗索瓦喃喃地说：“你救了妈妈……您救了我们……”

“你想让我高兴吗？小弗朗索瓦？那好，就不要道谢了。如果你一定要谢的话，那你就谢谢你的朋友‘杜瓦边’好了。在这场悲剧中，它好像没有起重要作用。可是同那个迫害你们的坏蛋比起来，它却是一个谨慎、机灵、谦虚而默不作声的善良的神明。”“您也是。”

“噢！我呀，我既不谦虚，也不沉默，因此我称赞‘杜瓦边’。走，‘杜瓦边’，跟着我，别做鬼脸了。要不，你就得在这里过夜了，因为他们，母亲和儿子会一起哭上几个小时的……”

八 天主宝石

“水晶瓶塞”在水上行驶。斯特凡、帕特里斯和“杜瓦边”围着堂路易坐着，说着话。

“沃尔斯基真是恶棍！”堂路易说，“我见过许多恶棍，可从没见过他这样的。”

“那么，既然这样……”帕特里斯·贝尔瓦说。

“既然这样？”堂路易重复了一句。

“我还是坚持我对您说过的，既然这样，您已把这个恶魔抓到手中了，您还把他放掉！且不论这样做很不道德……您想想，他还将干坏事，那是不可避免的！您，对他将犯的罪行负有重大责任，难道不是吗？”

“您也这样认为吗，斯特凡？”堂路易问道。

“我不大知道我的意见是什么，”斯特凡答道，“既然为了救出弗朗索瓦，我是准备做出一切让步的。可不管怎样……”“不管怎样，您希望有另外的解决办法，是吗？”“我承认。只要这个人活着，还有自由，那么戴日蒙夫人和她的儿子就将受到他的威胁。”

“可是还有什么解决办法呢？为了立刻救出弗朗索瓦，我答应给他自由。那我是否应该答应他活下来，然后又把他送交法庭呢？”“可能应该这样，”贝尔瓦上尉说。

“就算该这样吧！这样一来，法庭将进行预审，最终会发现这个家伙的真实身份，而使韦萝妮克重新有了一个丈夫，弗朗索瓦有了一个父亲。你们希望这样吗？”

“不，不！”斯特凡急忙大声说。

“确实不行。”帕特里斯·贝尔瓦很为难地说，“不行，这个办法不好，可是，我有点奇怪，您，堂路易竟然想不出一个我们大家都满意的上策来。”

“只有一个办法，”堂路易·佩雷纳果断地说，“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让他死去。”

一阵寂静。

堂路易接着说：

“朋友们，我把你们召集到一起，组成一个法庭，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事，并不是像你们认为的那样，辩论已经结束，你们法官的任务已经完成。不，事情在继续，法庭还没有开庭。因此，我请你们明确地回答：你们是否认为沃尔斯基应该死？”“是的，”帕特里斯答道。

斯特凡也赞同地说：

“是的，毫无疑问。”

“朋友们，”堂路易接着说，“你们的回答并非庄重。我请你们根据法律和良知来表态，就像你们面前站着那个罪犯。我再问一遍：沃尔斯基该判什么刑？”

他们两个举起手来，一前一后地说：

“死刑！”

堂路易吹了一声哨子，一个摩洛哥人跑了过来。

“拿两副望远镜来，哈奇。”

望远镜拿来了，堂路易给斯特凡和帕特里斯各一副。“我们离萨莱克还

只一海里。瞧海岬那里，那只船开动了。”“对，”帕特里斯看了一会儿说。

“您看见了吗，斯特凡？”

“看见了，只有……”

“只有……”

“上面只有一个乘客。”

“真的，只有一个乘客，”帕特里斯说。

他们放下望远镜，接着，一个人说：

“是一个人逃走的……沃尔斯基肯定……他杀死了同伙奥托。”

堂路易笑道：

“除非他的同伙奥托没有杀死他……”

“可是……您为什么这样说？”

“怎么不是，您还记得沃尔斯基年轻时人家对他的预言吗：‘你的妻子将上十字架，而你，你将死于一个朋友之手。’”“我不认为一个预言就能说明问题。”

“我还有别的证据。”

“什么证据？”

“我亲爱的朋友们，这就是我们最后应当弄清楚的问题。比如说，你们想我是怎样把戴日蒙夫人换成艾尔弗丽德·沃尔斯基的吗？”

斯特凡摇摇头。

“我承认我弄不明白。”

“这再简单不过了！当一位先生在大厅里给你们变戏法时，他也许猜到你们的心思，你们一定会这么想，他一定是在上面做了假，或者串通了一个帮忙的，对吗？你们不用到远处去找。”“嗯！你也串通了一个帮忙的？”

“不错，是的。”

“谁呢？”

“奥托。”

“奥托！可是您并没有离开过我们！也没有和他说过话呀？”“如果没有他同谋，我如何能实现调包计呢？实际上，我有两个同谋，艾尔弗丽德和奥托，他们两人都背叛了沃尔斯基，有的想报复，有的是出于畏惧和贪心。当您吸引着沃尔斯基离开仙女石桌坟的时候，斯特凡，我便走近了奥托。我们之间很快就谈妥了，我给了他几张钞票，并答应他安全脱离这个事件。另外，我还告诉他，沃尔斯基从阿尔希纳姐妹身上拿走了五万法郎。”“您是怎么知道的呢？”斯特凡问。

“通过我的第一个同谋艾尔弗丽德，当你们注视着沃尔斯基走来的时候，我一直在审问她，她还向我简短地披露了沃尔斯基的事情。”

“您与奥托毕竟只有一面之交。”

“艾尔弗丽德死后及在枯树洞里燃放烟火之后两小时，我们在仙女石桌坟第二次见面。沃尔斯基酒醉睡着了，奥托在警戒。你们会想到，我抓住这个机会了解了事件的有关情况，以及奥托两年来暗中不断搜集的他所憎恨的主子沃尔斯基及其一伙的情况。然后他下了沃尔斯基和孔拉手枪的子弹，确切地说是留下了空弹壳。最后他把沃尔斯基的手表和笔记本给了我，还有一个相框颈饰和一张沃尔斯基母亲的像片，奥托几个月前从上面拿下来的。所有这些东西，第二天我在墓室里见到沃尔斯基，并为他表演巫师的游戏时，都用上了。喏，这就是我和奥托的合作。”“好吧，”帕特里斯说，“但是

您没有让他杀死沃尔斯基呀？”“当然没有。”

“这又有谁向我们证明呢？”

“你们以为，沃尔斯基最后还会猜不到他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内外串通吗？你们以为，奥托也不会料到这一点？请你们相信，对于这一点，不要有任何怀疑：沃尔斯基一旦从树上解下来，他会把他的同伙杀掉，既复了仇，又夺回阿尔希纳姐妹的五万法郎。奥托会先下手为强。沃尔斯基还在树上，无能为力，动弹不得，像只落水狗，奥托杀死了他。我不这样想。奥托是个懦夫，他根本没有杀他。他干脆让沃尔斯基呆在树上。这样，惩罚就完成了。你们现在满意了吗，我的朋友们，你们伸张正义的要求，如愿以偿了！”

帕特里斯和斯特凡沉默不语，他们对堂路易向他们描述的场面感到害怕。

“好了吧，”他笑着说，“我们刚才在橡树底下，对着一个活生生的人，没有让你们表示态度，是对的。我看，我的两个法官在那种时刻，一定会动摇不定的。

“我的第三个法官‘杜瓦边’也会这样，你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爱流眼泪的家伙，是吗？而我同你们一样，朋友们。我们都不是那种与事判决和惩罚的人。可是不管怎样，你们想想沃尔斯基是什么样的人，想想他的三十个受害者，以及他的极端残忍的手段，你们应该祝贺我，在终审时选择了盲目的命运做法官，选择了奥托为行刑刽子手。真是天理昭彰！……”

萨莱克海岸渐渐消失在地平线上，消失在海天之间的浓雾中。三个人都保持着沉默。他们三人都在想，由于一个人的疯狂，萨莱克变成了荒芜的死岛。不久之后，来岛的旅游者会发现无法解释的悲剧痕迹，地道的出口、地下修士小屋以及死囚牢、天主宝石厅、地下墓室、孔拉的尸体、艾尔弗丽德的尸体、阿尔希纳姐妹的骷髅，最后，在岛的尽头，在刻着有关三十口棺材和四个十字架预言的仙女石桌坟旁，发现沃尔斯基那高大的尸体，孤零零地摊在那里，被乌鸦和野鸟啄食得支离破碎……

尾声

靠近阿尔卡雄，有一个风景秀丽的穆洛村，那里的松树一直栽到海湾边上。这个村里有座别墅。

韦萝妮克坐在花园里。经过一周的愉快的休息，她那美丽的脸庞又恢复了红润，使她忘却了痛苦。她微笑着看着她的儿子，他站在离她稍远的地方，正在听堂路易·佩雷纳说话和询问一些问题。她又看着斯特凡，他们的目光温情脉脉地对视着。人们觉得，由于他们彼此对孩子的爱，形成一条紧密联系他们的纽带，虽然心照不宣，但那种内心的感情越来越深。斯特凡一次也没提过在黑色荒原下的小屋里表白过的感情。而韦萝妮克却念念不忘，她深深感激他对她儿子的培养，感激之情中又掺进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她心里觉得陶醉。

当天晚上“水晶瓶塞”把大家送到穆洛别墅后，堂路易就乘火车去巴黎了。今天，堂路易出人意外地在帕特里斯的陪同下，吃中饭的时候回来了。他们在花园的摇椅里坐了一个小时了，孩子脸上红扑扑的，欢蹦乱跳，不停地向他的救命恩人提问题。“那么，您怎么办的？……您怎么知道的呀？……是谁给您指路的？……”

“我的宝贝，”韦萝妮克说，“你不怕惹得堂路易厌烦吗？”“不会，夫人，”堂路易说着，站起身来走近韦萝妮克，用弗朗索瓦听不见的声音说，“不会的，弗朗索瓦是不会令我讨厌的，我甚至乐于回答他的问题。只是我承认，他有点使我为难，我怕说些不恰当的话。那么他对这场悲剧知道了些什么呢？”“我所知道的他全知道，不过除了沃尔斯基的名字外。”“可是他知道沃尔斯基是个什么角色吗？”

“知道，不过知道得少一些。沃尔斯基是个逃犯，他专门搜集萨莱克的传说，他为了得到天主宝石，便根据与宝石有关的预言去干——我隐瞒了关于弗朗索瓦的预言诗句。”

“那么艾尔弗丽德这个角色呢？她对您的仇恨？她那样地威胁您？”

“我对弗朗索瓦说，她说的是疯话，我听不懂她的意思。”堂路易笑了。

“这种解释太笼统了，”他说，“我想，弗朗索瓦很清楚，尽管这个悲剧的某些情节应该或还将对他隐瞒。但重要的是，他不知道沃尔斯基是他的父亲，是吗？”

“他不知道，永远也不会知道。”

“那么——我想说的就是这个问题——那么他姓什么呢？”“您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对，他要是问自己是谁的儿子呢？因为，您同我一样了解同一个事实，即弗朗索瓦·沃尔斯基在十四年前同他的外祖父在海难中丧生。沃尔斯基一年前被一个同伙杀害。从法律上讲，他们两人都不存在了，那么……”

韦萝妮克笑着摇摇头。

“那么，我也不知道了。情况的确错综复杂。但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

“为什么？”

“因为您在这儿。”

他也笑了。

“我所干的事情和采取的措施对我已不再有用。一切从一开始就解决了。还有什么要费心的呢？”

“我说得对吧？”

“说得对，”他神情庄重地说，“那个受过那么多折磨的女人，不应该再烦恼了。今后再没有什么可伤害她了，我向您发誓。您违背父亲的意愿，曾与一个远房的表亲结婚，他死了，留给您一个儿子弗朗索瓦。您的父亲为了报复，把这个儿子劫走，并带到了萨莱克岛。您的父亲已经去世，戴日蒙这个姓已经消失，再没有什么可以唤起您对这场婚事的回忆。”

“可是我的姓还存在。从法律上说，户籍登记本上我叫韦萝妮克·戴日蒙。”

“您结婚后，娘家的姓就该消失，换成夫家的姓。”“那么要我姓沃尔斯基不成？”

“不是的，因为您没有嫁给沃尔斯基先生，而是一个叫什么的表兄……”

“叫什么？”

“让·马鲁。这是您同让·马鲁的结婚证上的合法的名字。这次婚姻在您的身份登记中有记载，另一个材料也可证明。”韦萝妮克惊愕地看着堂路易：

“为什么？……为什么姓这个姓？”

“为什么？为了您的儿子不再叫戴日蒙，这个姓会使人想起过去的事；也不姓沃尔斯基，因为它让人想起一个叛徒的名字。瞧，这是他的出生证，弗朗索瓦·马鲁。”

她红着脸难为情地重复着说：

“为什么您这样肯定地选择这个姓呢？”

“我想这个姓适合弗朗索瓦。这是斯特凡的姓，弗朗索瓦将长期同他生活在一起。您可以说斯特凡是您丈夫的一个亲戚，这样也可以解释你们的亲密关系了。这也是我的计划。请相信，这不会有任何危险。当处在您这样痛苦的无法解脱的困境时，就必须使用一些特殊的方式和求助于果断的、以至有点不合法的措施。对于这些，我是毫不迟疑的，因为我有幸掌握了一些大家所不能有的本领。您同意我的看法吗？”

韦萝妮克点点头。

“是的，是的。”她说。

他欠起身来又说：

“再说，即使有某些不合适，将来肯定会逐渐淡忘。我只提一下斯特凡对弗朗索瓦母亲的感情，不算冒昧吧？只要有一天，弗朗索瓦的母亲或出于理智，或出于感激，表示愿意接受这种感情，那就够了；那时弗朗索瓦如果已经采用了马鲁这个姓，一切就变得简单了。这样一来，过去就将忘得一干二净，对公众或对弗朗索瓦都会是这样。他们就不会再去追寻已经淡忘的秘密，他们就什么也不记得了。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理由，我高兴地看到您赞同我的意见。”

堂路易向韦萝妮克打了个招呼，没再犹豫，也没有注意她羞涩的表情，转身就朝弗朗索瓦走去，大声喊道：

“现在，我的孩子，我现在由你支配。既然你不想有任何弄不明白的事情，那么我们又来谈天主宝石和对它垂涎三尺的那些强盗吧。噢，对，就讲那个强盗的事，”堂路易重复说了一遍，他认为现在没有理由不坦率地谈沃尔斯基了，“这个强盗是我遇到的最可怕的强盗，因为他认为自己负有……使命，总之是一个有病的人，一个疯子……”

“那首先我弄不明白的是，”弗朗索瓦说，“您过了一夜才去抓他，他和他的同伙当时正在仙女石桌坟下睡觉哩。”“很好，孩子，”堂路易笑着说，“你戳到了我的弱点上了。如果我当时采取了行动，那么悲剧可以提前十二到十五个小时结束。只是你还能不能得救呢？那强盗会开口吗？会说出你在哪里吗？我看不会。为了使他开口，就得先‘烹煮’一下，使他昏头昏脑，焦急不安，让他发疯，然后用无数事实使他内心感到失败已无可挽回。否则，他不会开口，我们就无法找到你……再说，这段时间，我的计划尚不很明确，我也不大知道怎样才能达到目的，直到很晚了，我才想到，不是用酷刑——这点我做不到——而是把他捆在他原先想叫你母亲死在那里的那棵树上。这件事使我为难，犹豫，我最后是由于孩子式的天真，我惭愧地承认，决定把预言执行到底，想看看这个使者在德落伊老祭司面前如何表现，总之，想开开心。你有什么办法呢，故事太惨了，掺点令人高兴的情节我看有必要，因此我开怀大笑了。这是我犯的错误，抱歉，抱歉。”孩子也笑了。堂路易把孩子拉到自己跟前站着，亲吻他，并又问道：

“你原谅我吗？”

“是的，但您还得回答我的问题。我还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不太重要……”

“说吧。”

“关于戒指的问题。那枚您先戴在妈妈手指上，后来又戴在艾尔弗丽德手上的戒指是从哪里来的？”

“我在当天夜里，只用几分钟时间用一枚旧戒指和一些彩色石头制造出来的。”

“可那强盗认出来是他母亲的戒指。”

“他以为认识，是因为戒指做得很像，所以他相信了。”“您又怎么知道的呢？您是怎么知道这个故事的呢？”“从他口里知道的。”

“怎么可能呢？”

“天哪，是真的！是他在仙女石桌坟下睡觉时说梦话泄露出来的……是酒鬼做噩梦……他断断续续地讲出了他母亲的全部故事，艾尔弗丽德也知道一些。你看，就这么简单！命运是何等宠爱我啊！”

“但是天主宝石的谜就不简单了！”弗朗索瓦大声说，“可您把它解开了！人们寻求了多少世纪，而您几小时就找到了！”“不，只几分钟就找到了，弗朗索瓦。我只读读你外祖父写给贝尔瓦上尉的信就行了，通过信件往来，我告诉你外祖父天主宝石藏匿的地方以及它神妙的功用。”

“对啦，堂路易，”孩子喊道，“这正是我要问的。请允许我问最后一个问题。人们凭什么相信天主宝石的威力呢？它到底有些什么所谓的威力呢？”

斯特凡和帕特里斯把椅子移过来。韦萝妮克也站起来，专心听着。他们都懂得，堂路易在等着他们聚在一起，好当着他们揭开神秘的面纱。他开始笑了。

“你们不要指望听到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他说，“事情之所以神秘，是由于它被黑暗笼罩着，当我们驱散了黑暗之后，就会看到赤裸裸的事实本身。然而，这个事实的确有些奇特之处，而且非同一般。”

“肯定是这样的，”帕特里斯·贝尔瓦说，“因为这个事实在萨莱克岛，以至整个布列塔尼，构成了一个神奇的传说。”“的确，”堂路易说，“而

且这个传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甚至还影响到我们今天，你们中间每个人都无法摆脱这种奇迹的困扰。”“怎么？”上尉反驳道，“我就不相信什么奇迹。”“我也不信。”

“不，不，你们是相信的，你们把奇迹当成可能的事。否则你们早就明白事情的真相了。”

“这是为什么？”

堂路易顺手从他跟前的一棵玫瑰枝条上摘下一朵花，问弗朗索瓦：

“我能不能把这朵稀有的大玫瑰花再变大两倍呢？能不能把它的树也变高两倍呢？”

“当然不能，”弗朗索瓦说。

“那为什么你相信，你们大家都相信，马格诺克可以在特定的时间，在萨莱克岛的一个地方取土呢？你们毫不犹豫地潜意识里相信这是一个奇迹。”

斯特凡说：

“我们相信，是因为我们亲眼看见。”

“可你们把它当成奇迹予以接受，也就是说，你们相信马格诺克使用特殊手段制造的怪事，也就是超自然现象。而我在戴日蒙先生的信中读到这些细节时，我立刻……该怎么说呢？……我就‘跳’起来……我马上就把这些硕大无比的鲜花同鲜花盛开的骷髅地联系起来。我很快就相信：‘不，马格诺克不是巫师。他不过是在耶稣受难像附近清理出了一块荒地，在上面铺了一层腐殖土，使那儿开出了不同寻常的花朵。天主宝石就在那下面，它在中世纪的时候就能使鲜花开得不同一般，在德洛伊教的时代可以使病人康复，使孩子变得强壮。’”

“所以，”帕特里斯说，“是有奇迹。”

“如果你相信超自然力量的解释，那就是奇迹。如果你进行研究并找到能够产生所谓奇迹的物理原因，那么这就是自然现象。”“可是并不存在物理原因啊！”

“既然你们看到了硕大无比的鲜花，那就存在物理原因。”“那么，”帕特里斯讥笑地说，“那么真有一块石头能祛病强身啦？它就是天主宝石？”

“并不只有一块专门的石头。而是有很多石头、石块、岩石以及这种坡这种山，它们里面含有各种金属的矿层，比如二氧化铀、银、铅、铜、镍、钴等等。这些矿石能放射出一种具有特殊功能的特殊光，人们叫它放射线。这种矿是沥青铀矿，这种矿欧洲没有，只有波希米亚北部有，在若阿希姆斯塔尔小城附近进行开采……这些放射性物体就是：铀、钍、氡等，而我们说的这块石头，主要含有……”

“镭。”弗朗索瓦打断他的话。

“你说得对，我的孩子，是镭。到处都有一些放射性现象，可以说整个自然界无所不在，比如温泉的开发利用就是的。但是像镭这样单纯的放射体，就具有更确切的功用。毫无疑问，镭的光和射线具有类似电流通过一样的能力。由于两种东西的作用，使植物所需的营养成份易于吸收，从而促进它的生长。“同样，毫无疑问，镭的射线可以对人的活组织产生物理作用，产生或大或小的改变，杀死一些细胞或滋生另外一些细胞，甚至控制它的演变。镭疗在很多情况下可以治愈或减轻关节炎、神经错乱、溃疡、肿瘤、湿疹、伤口粘连等等。总之，镭是真正起作用的治疗因素。”

“这么说，”斯特凡说，“你认为天主宝石……”“我认为天主宝石就是一块来自若阿希姆斯塔尔矿层的含镭的沥青铀矿石。我很早就知道波希米亚的这个传说，就是讲的一个山上取来的神奇石头的故事。我在一次旅行中，看见了这块石头留下来的坑。它的大小同天主宝石差不多。”“不过，”斯特凡说，“镭在岩石中不过是微粒状态。您想想看，一千四百吨的大块岩石，从开采、冲洗到加工处理，最后才提炼出那么一克的镭。而您把这神奇的功用加在重不过两吨的天主宝石上……”

“但是这块宝石肯定含有大量的镭。大自然不会吝啬的，它不会稀罕镭的。它可能——这是它乐意的——很慷慨地在天主宝石里聚集了大量的镭，使它产生我们能够知道的表面看来十分奇特的现象……何况传说中含有民间夸张的成份呢！”斯特凡越来越信服了。但还是说：

“最后一个问题。除天主宝石外，还有马格诺克在铅制的权杖里找到的那小块石头，他因触摸它而烧坏了手。按您的说法，这难道是一粒镭的矿石吗？”

“肯定是的。可能正是由于这点，镭在故事中的存在和作用，才明显地暴露出来。伟大的物理学家亨利·贝克莱因为在他的背心口袋里放了一个盛有一粒镭的小试管，过了几天他的皮肤便出现了化脓性溃疡。居里又重复了一次试验，是同样的结果。马格诺克的情况更严重，因为他是把它放在手里观看。所以手上出现了一个像癌一样的创面。因为他知道并且也向人传播过这块神奇的石头能像地狱之火一样灼人，能赐生或赐死，所以他很害怕，便把手砍掉了。”

“就算是这么回事，”斯特凡问，“那么这粒纯净的镭石粒又是哪儿来的呢？它不可能是天主宝石的碎片，因为，尽管矿层里含镭量很高，也不可能有一颗单纯的镭嵌在里面，它是含在其他物质中间的，必须把它们溶解，然后通过一系列工序，把含镭量很高的产品集中起来，再进行分步结晶，所有这一切以及各个工序，要求大规模的设备、工厂、实验室、学者、专家，总之，要有一个有别于——您得承认这一点——我们克尔特族祖先当时所处的未开化时代的文明社会……”

堂路易笑着拍拍年轻人的肩膀。

“很好，斯特凡，我很高兴看到弗朗索瓦的老师和朋友是一个头脑敏锐、逻辑性强的人。您的见解非常正确，我马上就要讲了。我可以运用一些合理的假设来回答这个问题。假设有一个分解镭的天然方法，设想在一个花岗岩矿脉断裂层，底下是一个含镭的矿床，它裂开了一道沟，那么河水缓慢地从那里流过，把镭一点一点地带走，于是这些含镭的水，长时间地穿过一条狭窄的河道，在那里淤积起来，集中起来，经过无数个世纪之后，水一滴一滴地过滤，随后水被蒸发了，于是在河道出口处形成了含镭量极高的很小的钟乳石。某一天，某个克尔特士兵弄断了钟乳石尖……可是有必要这样刨根究底去借助假设吗？人们不能把这归功于一个神明和大自然无所不能的本领吗？对于大自然来说，用它自己的方式制造出一颗镭，难道比使樱桃成熟，使玫瑰开放……或者赐给可爱的‘杜瓦边’以生命更稀奇吗？小弗朗索瓦，你认为呢？我们看法一致吗？”

“我们总是一致的，”孩子回答。

“那么你对天主宝石的奇迹不感到遗憾啰？”

“不过总是存在奇迹的！”

“你说得对，弗朗索瓦，奇迹永远存在，它会更加美丽，更加光彩夺目。科学并不扼杀奇迹，它只会使奇迹变得纯洁和高尚。这个放在魔棍顶端的狡猾、任性、凶恶和令人费解的小东西，随着一个未开化的首领或一个德洛伊祭司的愚昧、幻想和胡乱使用，到底是怎么回事？同时它又具有善良、明智、公正以及今天通过一颗镭向我们展示的种种神奇，又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堂路易突然停住，笑起来：

“瞧，我又激动了，我在为科学唱颂歌。请原谅，夫人。”他站起身，走到韦萝妮克跟前，“请告诉我，我的解释是不是使您感到厌烦了？没有，是吗？不太厌烦？我的话讲完了……或者说差不多讲完了。只剩一点需要明确，或者需要作出一个决定。”他坐在她身边。

“好吧，喏，现在我们获得了天主宝石，也就是说一笔真正的财宝，我们该怎么处理它呢？”

韦萝妮克浑身一抖。

“噢！这个问题不是问题。我根本不要这个来自萨莱克的东西，也不要来自隐修院的任何东西。我们将靠劳动为生。”“可是隐修院是属于您的。”

“不，不，韦萝妮克·戴日蒙已经不存在了，隐修院不再属于任何人。把那些东西都拍卖掉！我不要过去的东西。”“您怎么生活呢？”

“还跟我过去一样，靠劳动。我相信弗朗索瓦会赞同我的，是吗，孩子？”

接着，她又本能地转向斯特凡，好像他也有权发表意见，她补充说：

“您也同意我的意见，是吗，朋友？”

“完全同意，”他说。

她接着又说：

“此外，即使我不怀疑我父亲对我的深厚感情，可是我没有任何凭据了解他对我的遗愿。”

“也许我这儿有这些凭据，”堂路易说。

“怎么？”

“我和帕特里斯曾回过萨莱克，在马格诺克房间的写字台抽屉里，发现了一个封好的信封，没有写地址，我们把它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一张两万法郎的债券，并在一张纸上写着：

我死以后，马格诺克将把这张债券交给斯特凡·马鲁，我把我的外孙弗朗索瓦托付给他，待弗朗索瓦长到十八岁的时候，这张债券就属于他自己了。此外，我相信，他将尽力去找到自己的母亲，让她为我的亡魂祈祷。我为他们母子祝福。

“这是债券，”堂路易说，“……这是信，信的日期是今年四月。”

韦萝妮克愣住了。她望着堂路易，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这大概都是这个怪人编造出来的故事，以便维持他们母子的生活需要。念头一闪而过。不管怎样，戴日蒙先生的举动是很自然的事情，预计到他死后，外孙会遇到很多困难，他关怀外孙是正当的。她轻声地说：

“我没有权利拒绝……”

“您当然无权拒绝，”堂路易大声说，“这件事与您无关，是您父亲直接给弗朗索瓦和斯特凡的。因此，我们对这个问题意见是一致的。剩下来天主宝石的问题，我现在重新把它提出来。我们拿它怎么办呢？它究竟属于谁？”

“属于您，”韦萝妮克明确地说。

“属于我？”

“是的，是您发现的，应当属于您；又是您认识了它的全部价值，应当属于您。”

堂路易说：

“我应当提醒您，这块石头无疑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虽然大自然制造了很多伟大的奇迹，但是它能够把那么多的珍贵物质集中到一个如此小的体积之内，那还是由于各种情况的神奇巧合而成的。因此它是宝中之宝。”

“那太好了，”韦萝妮克说，“您会比别人更懂得利用它。”堂路易想了想，笑着说：

“您说得很对，我承认，我期待过这种结果。首先我认为我有足够的财产证书，我有权拥有天主宝石。其次因为我需要这块石头。天哪，真是的，那块波希米亚王的盖墓石板，它的神奇威力还没有用完，它还可以像对我们的高卢祖先那样，对许多民族展示它的神奇；恰好，我正在进行一项伟大的事业，它的作用对我是很宝贵的。几年之后，我的事业完成了，我将把它运回法国，我想为它建立一个国家实验室。这样科学将澄清天主宝石所造的罪恶，消除萨莱克悲剧的影响。您赞成吗，夫人？”她向他伸出手说：

“由衷地赞成。”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接着堂路易·佩雷纳又说：

“噢！是的，悲剧，难以形容的悲剧。我目睹过一些可怕的悲剧，我甚至亲身经历过，我至今还保留着令人不安的回忆。可是萨莱克的悲剧超过了所有一切。它超过了现实的可能，超过了人能忍受的痛苦程度。它违背逻辑，它是一个疯子制造出来的……它是在一个疯狂的、迷惘的时代发生的。战争使一个恶魔设计、准备和制造的罪恶能够在平静和安全的环境中得逞。要是和平时期，恶魔们就不可能有时间去实现他们的疯狂梦想。今天，在这个孤岛上，这个恶魔却找到了特殊的、非常的条件……”“不要再谈这些啦，好吗？”韦萝妮克声音颤抖地说。堂路易吻了吻年轻女人的手，然后把“杜瓦边”抱在怀里。“您说得对，我们不谈它了。否则，又要流泪，‘杜瓦边’又要难过了。‘杜瓦边’，可爱的‘杜瓦边’，我们再也不谈那件可怕的事了。不过，我们还会怀念那些美好的和动人的故事的，是吗，‘杜瓦边’？你会同我一样记得马格诺克的花园里盛开的硕大无比的鲜花。还有天主宝石的传说，克尔特部落驮着他们先王的盖墓石板到处流浪的史诗。那块含镭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盖墓石板里，神奇的生机勃勃的原子一刻不停地在撞击着，颇为壮观，是吗，‘杜瓦边’？不过，可爱的‘杜瓦边’，如果我是一个小说家，并受托讲述三十口棺材岛的故事，那么我不会回避可怕的事实，而且我会让你在其中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我将取消堂路易这个令人讨厌的夸夸其谈的人物，而让你成为一个沉默、勇敢的救星。让你同那个罪大恶极的魔鬼搏斗，挫败他的阴谋。最后，你以你美好的天性惩罚邪恶，让真、善、美取得胜利。这种结果会更好些，因为没有什么比你更好，更可爱了，‘杜瓦边’，没有谁比你更有说服力地向我们证明，生活中的一切都将顺利，以及万事都会如意……”

双面笑佳人

管筱明 译

一 序幕：奇怪的伤口

整出惨剧，连同序幕和它所包含的突变曲折，可以用几页文字概述出来，而不会遗漏任何凸现真情的细枝末节。这出惨剧是极其自然地发生的。重大事件即将发生时，命运有时会事先发出威胁恐吓，但在这出惨剧里事先没有显出一星半点的迹象。没有一丝气流预示暴风骤雨将临。也没有一丝恐慌。甚至在观看这出小剧的困惑不解的观众当中，也没有一丝不安。这出小剧因为包裹了浓厚的神秘色彩而显得那样悲惨。事情是这样的：德·儒韦尔夫妇在奥韦涅的沃尔尼城堡招待宾客。那是一座巍峨的建筑物，顶上建了一些小塔，铺着棕红的瓦片。主宾一起去维希听了一场音乐会。演唱者是令人赞赏的歌唱家伊丽莎白·奥尔南。次日，八月十三日，伊丽莎白应德·儒韦尔夫人邀请，来城堡吃午饭。还在她与银行家奥尔南离婚之前，德·儒韦尔夫人就认识她了。城堡离维希城只有十二公里。席间气氛十分欢乐。城堡的主人殷勤有礼，善于调动宾客的情绪。陪客共有八个，每个人都表现得热情洋溢，谈吐诙谐有趣。他们中有三对年轻夫妇，一位退休将军，还有德·埃勒蒙侯爵。这是个四十左右的绅士，风度翩翩，富有魅力，任何女人见了都不可能无动于衷。

席间，主宾中有十人表现出的敬意，表现出想讨人喜欢、想引人注目的努力，却都是对伊丽莎白·奥尔南而来的。似乎有她在场，主宾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只可能是让她微笑，引她注目。然而她却并不努力取悦于人，也不竭力引人注目。她只偶尔说几句话，谈吐富有见识，通情达理，却缺乏诙谐和灵气。不过就是不该谐机趣也无所谓。她模样长得好，相貌秀美胜过一切。即使她能说出最深刻的话，这些话和她美貌的光辉一比，也会显得黯然失色。面对着她，人们想到的就只是她的美貌，她那双蓝眼睛、那两片肉嘟嘟的嘴唇、那光彩照人的脸色、那端正的面庞。她作为抒情艺术家，尽管在舞台上歌喉曼妙，才艺出众，但她征服观众，首先凭的还是美貌。

她总是身穿朴素的衣裙。不过，即使她穿的衣裙更雅致，人家也不会多注意几分，因为人家一心想到的，是她身体的优雅，动作的协调，肩膀的秀美。她的脖颈上，戴着绝美的项链。那些钻石、红宝石、纯绿宝石杂乱地串在一起，流光溢彩，熠熠生辉。若是有人称赞这些项链，她会嫣然一笑，轻描淡写地说一句，打消人家的赞叹：

“这是戏台上用的首饰……不过我承认，它们仿造得很好，可以乱真。”

“我发誓，您要不说不，我真以为……”于是赞叹者这样说。她又肯定地说：

“我也一样……大家都被骗过了……”

吃过午饭，德·埃勒蒙侯爵使了个心眼，把她拉到一边，单独说起话来。她饶有兴趣地听着，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气。其他宾客则聚在女主人周围。那两人的单独交谈似乎令女主人不快。她低声说：

“侯爵是白费时间。我认识伊丽莎白有一些年头了。那些追求者没有一个有希望得手的。这是一座美丽的雕像，只是冷漠无情。算了吧，我的好伙计，你尽可演你的戏，使出你的花招……不会有效果的。”

他们都坐在平台上城堡的阴影里。一个凹形的花园从他们脚下伸展开去。一行行笔直的树木，一块块绿茵茵的草坪，一条条铺着黄沙的小径，一个个种着修剪整齐的紫杉的花坛都沐浴在阳光里。花园尽头，是一些小土丘，上面散布着古城堡、塔楼、角堡和小教堂的废墟。一条条小路穿过一丛丛的月桂、黄杨和枸骨叶冬青，通向这些小丘。

那地方显得雄伟、壮丽。尤其是人们知道，过了这片神奇的残垣断壁，便是悬崖绝壁，陡峭凌空，就更觉得这景色分外壮美。山丘背面，有一道围着庄园的深沟，一道喧腾的激流飞泻而下，冲到五十米深的沟底，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

“多美的环境！”伊丽莎白·奥尔南赞道，“想起舞台上那些纸板布景，那些摇摇颤颤的帆布屋墙，那些剪贴的树木，就觉得没味！……要是在这里演戏就带劲了。”

“伊丽莎白，至少，没有谁阻止您唱上一曲吧？”德·儒韦尔夫人说。

“地方这么大，声音散了。”

“您的声音不会散。”让·德·埃勒蒙提出不同看法。“您要是唱，那可太美了！就让我们享受享受……”

她吟吟笑着，想找一些借口推托。可是大伙围着她，一个劲要她唱，甚至再三央求。

“不行，不行。”她说，“我真不该这么说……我要在这儿唱，准会出丑的……会显得那样差劲！……”

可是她的拒绝软弱无力。侯爵抓住她的手，试图把她拖到土丘上。

“来吧……我给您引路……来吧……这会让我们快乐的！”她仍然犹豫了一阵，然后，下了决心说：

“好吧。您陪我去废墟脚下。”

突然打定主意以后，她就从花园里往废墟走，慢步款款而行，仍然是戏台上的节奏。走过草坪，她登上通往对面平台五级台阶。上面的台阶更窄，安着栏杆，其间交错摆着一盆盆老鹳草和古代的石花盆。一条种着桃叶珊瑚的小道通向左边。她转了弯，后面跟着侯爵，两人双双消失在灌木丛后面。

过了一会儿，大家看见她独自一人攀登上面的陡峭的阶梯。让·德·埃勒蒙从凹形花园里回了回来。终于，她在一个更高的土台上露面了。那里有三座哥特式拱廊，是一个小教堂的残存部分，深处，横出一堵爬满常春藤的隔断墙。

她停住脚步，站在一个像基座的土丘上，显得异常高大。她伸出双臂，开始唱起来。她的声音立即充满了这座蓝天作盖，枝叶和花岗岩作墙的巨大剧场。她的动作使得整个凹谷充满活力。德·儒韦尔夫妇和宾客都感到这是毕生难得的享受，聚精会神地听她唱着，看她表演。城堡里的仆人雇工，紧挨着庄园围墙的田庄员工，还有附近村子的十来个农民，都聚在门口和灌木丛角落里，如痴如醉地听着看着。每个人都觉得这一刻真是美妙无比。至于伊丽莎白·奥尔南唱的什么，大家都不大清楚。大家只听到一串串音符从她歌喉里流出来，在天地之间飘散。歌声浑厚、庄严，有时悲伤凝重，然而充满了活力和希望。可是，突然……可是，必须想到，她的演唱是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在同样绝对安全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理由不继续唱下去，直到唱完为止。从情理上说，不唱下去也是不行的。可是事情是突然发生的，猝不及防。观众的感觉虽然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就是他

们都肯定地表示，事情是突然发生的，就像一颗炸弹爆炸，事先大家既没有觉察出来，也没有预料到（大家在证词中也是这么说的）。

是的，灾祸是突然降临的。那曼妙的声音戛然而止。那在四围有遮栏的环境里歌唱的女人、那活泼泼的雕像在废墟的基座上摇晃了几下，就颓然倒下去，没有一声叫喊，没有一个惊恐的动作，也没有自卫或绝望的行动。大家立刻就确信，既没有发生什么搏斗，也不会有什么弥留的情景，等大家赶过去，一定会发现她是一下就断了气的。

果然，等大家爬上那高处的平台，发现伊丽莎白躺在地上，面色死灰，了无生气……她是脑充血，还是心脏病发作？都不是。她袒露的肩头和胸部有几处伤口，鲜血汨汨流出。

大家立即看到了她身上流淌的鲜血，同时，也注意到了那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个人惊恐地失声叫了出来：

“她那几串项链不见了！”

围绕她的死亡立即开展了调查。当时，这场调查也曾着实牵动了公众的心。不过，现在要回忆那些细节，大家也许会觉得枯燥乏味。再说，这场调查也是毫无结果，不久就草草收场了。负责调查的法官和警察一开始就碰了一鼻子灰。一切努力都是枉然。他们都觉得查不出名堂，只知这是一起凶杀案，一桩抢劫罪。仅此而已。

无可争议，这确实是一起凶杀案。诚然，没有发现凶器、弹头，也没有抓到凶手。但没有一人想到要否认这是凶杀案。四十二个目击者当中，有五人肯定地说看到什么地方发出一道光。可是发光的方向和地点，五个人却说法不一。另外三十七人什么也没见到。同时，有三人声称听到了沉闷的枪响，其他三十九人却什么也没听到。

不管怎样，大家毫不怀疑这是一起凶杀案，因为伤口摆在那儿。这是一道可怕的伤口。一颗罪恶的子弹，从左边肩头射进去，从脖子下部穿出来。是子弹吗？如果是子弹，那么射击者一定藏在比歌唱家高的地方，而且子弹射进肌体，一定大肆破坏了肌体内部，然而情况并非这样。

似乎还不如说，这殷殷流血的伤口，是被什么钝器造成的，比如锤子或者棍棒。可是使锤子或棍棒杀人的是谁呢？而且，大家怎么没有看见呢？

另一方面，那些项链到哪儿去了呢？如果这是杀人抢劫罪，那么，这两桩罪行的作案人究竟是谁呢？在歌唱家倒下，尸体躺在地上的时候，几个在城堡最高一层窗口观看的仆人，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她和那个土台；再说，花园里如果有一个人来来去去走动，在灌木丛中逃窜，没命地奔跑，这些人无疑可以看见他……还有，土台背后，废墟下面，是悬崖绝壁，从那里是无法上下的……那么，凶手是出于什么奇迹，竟然逃脱了呢？

莫非他是躲在常春藤下面，抑或藏在哪个洞穴里？警方搜索了两个星期，并从巴黎请来一位年轻警察来帮忙。这人名叫戈热莱，雄心勃勃，顽强执著，破过好些大案要案。可是他来了也是白搭。搜索毫无结果。于是案子被挂起来了。这使得戈热莱十分不快，因为他原先打算一查到底，决不半途而废的。德·儒韦尔夫妇被这个惨案吓坏了，离开了沃尔尼，宣布永不回来，并将城堡连同家具，原封不动地发卖。六个月以后，有人买下了城堡。买主是谁，公众不得而知。是公证人奥迪加先生秘密谈成的交易。

所有的仆人、雇农、园丁，统统被打发走了。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携带妻子搬进了大门上方的塔楼。他叫勒巴东，原来是个警察，退休后没事

干，就接受了这个差使。这可是要靠得住的人才能担任的职务。

村里的人试图从他嘴里套出点什么，却是枉然。他们的好奇心受了挫折。他一丝不苟地执行警卫的任务。大家最多注意到，有一位先生来过几次，也许是每年一次，每次来的季节都不同，都是晚上坐汽车来，在城堡过一夜，次日在溶溶夜色中离去。也许，这就是城堡的主人，来和勒巴东商量事儿的。可是这都是揣测，不能肯定。这方面的情况，大家也就知道这么多。

十一年后，勒巴东警察死了。

留下他妻子一个人住在大门上的塔楼里。她与丈夫一样言语不多。城堡里发生的事儿，一句也不在外面说。不过，城堡里真发生过什么事儿吗？

又过去了四年。

二 金发克拉拉

圣拉扎尔火车站。在禁止闲人进入月台的栅门和候车大厅的出入口之间，旅客们潮水一般，分成出发和到达的两股人流，急速地朝着出口与进站通道涌去。一些圆形指示牌，配着一动不动的指针，指示着火车的目的地。一些职员在检票打孔。有两个男人，一副散步者的悠闲神气，在人群之中信步走着，似乎与这熙熙攘攘的人流无关，他们操心的事，完全不是在人流中拥来挤去，进站或者出站。其中一个是胖子，强壮，面相凶恶、残忍。另一个则单瘦，文弱。两人都戴着圆顶礼帽，唇上蓄着胡子。他们走到一个出口站住了。那里守着四个职员，指示牌上却没有指示任何目的地。那个瘦男人趋向前，彬彬有礼地问道：“请问十五点四十七的火车什么时候到？”

职员用讥讽的语气回答道：

“十五点四十七。”

那胖男人耸耸肩，似乎为同伴说的蠢话感到遗憾。接着他问道：“是利齐约来的火车，对吧？”

“不错，是三六八次火车。”职员回答，“十分钟后到站。”“不会晚点吧？”

“不会。”

两人走开了，靠在一根柱子上。

过了三分钟、四分钟、五分钟。

“真叫人心烦。”那胖子说，“警察总署派来的人，我没见到。”“您真需要他？”

“当然！他要是不把逮捕证送来，你怎样对付那位女旅客？”“也许他在找我们呢？说不定他不认识我们？”

“笨蛋！他当然不认识你，弗拉芒……可是我，戈热莱，戈热莱探长，自从沃尔尼城堡惨案发生以来，一直在进行调查工作的戈热莱，他会不认识！”

那个叫弗拉芒的人生气了，暗暗讽刺说：

“沃尔尼城堡惨案，老八辈子的事了，都十五年了！”“那圣奥诺莱街的盗窃案呢？还有我设圈套逮住大个子保尔那个案子，都是十字军东征时的事吗？才过去两个月哩！”“您逮住了他……您逮住了他……可他照样到处跑，那大个子保尔……”

“可我的计策还是妙吧。那样妙，使得人家还是要请我出马。喏，来看看署里的任务令是不是特别指定我的？”

他从皮夹里抽出一张纸，展开，和瘦子一起念道：

警察总署

任务令（紧急）

有人看见大个子保尔的情妇，名叫金发克拉拉的女人，坐在三六八次火车上。该次火车十五点四十七分到。立即委派戈热莱探长前去执行逮捕任务。逮捕证将在火车到站之前送到圣拉扎尔火车站交给他。

该小姐特征：一头金色鬈发，蓝眼睛，年龄在二十到二十五岁之间。漂亮。衣着朴素，体态优雅。

六月四日

“你看到了吧……我的名字写在上面。因为我一直对付大个子保尔，所

以上面把他的女友也交给我来对付。”

“您认识她吗？”

“不怎么认识。不过，那回我撞破门，在窝里把她和大个子保尔逮住的时候，我还是见了她一眼。只是那天运气不好。我拦腰抱住大个子保尔的时候，她跳窗跑了。等到我去追她，大个子保尔又溜了。”

“您就一个人？”

“我们三个。但大个子保尔一开始就打死了两个。”“真是厉害角色！”

“可还是被我抓住了！……”

“我要是您，就不会放了他。”

“你要是我，伙计，早被他干掉了，和那两个一样。再说，你的笨也是有名的了。”

这句话是戈热莱探长的一句口头禅。在他看来，那些下属都是些笨蛋。他自己则是一贯正确的常胜将军。

弗拉芒似乎表示同意，说道：

“不管怎么说，您是有运气。一开始就碰上了沃尔尼惨案……今天，又与大个子保尔和克拉拉交上了手……您知道您的功劳簿里还缺了什么吗？”

“什么？”

“逮捕亚森·罗平。”

“那家伙，有两次我跟他失之交臂，”戈热莱抱怨道，“第三次他准跑不了，至于沃尔尼惨案，我一直在留意……就像注意大个子保尔那样。至于金发克拉拉……”

他抓住同事的胳膊。

“当心！火车到了……”

“可是逮捕证还没送来！……”

戈热莱扫了一眼周围，不见有人向他走来。多么叫人觉得意外呵！

然而，那边，一条铁路尽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火车头。慢慢地，后面的车厢也一节节出现了。整列火车沿着月台慢慢驶过来，最后停住了。车门打开，一串串旅客顿时涌出来，挤满了月台。

在出站口，人流在检票员的维持下，排起了长队。弗拉芒想走过去，被戈热莱阻止了。有什么必要？这是唯一的出口。人群不得不排队等候，逐个出来。一个特征如此明确的女人，怎么会看不见呢？

果然，这个女人出现了。两个警察立即肯定是她，是和描述的特征相同的女人，是那个被称作金发克拉拉的女人。“是的，是的，”戈热莱喃喃说道，“我认出她来了。啊！臭婊子，你这回别想跑了。”

那张面庞围着金色的鬃发，一副似笑似惊的表情，确实漂亮。两只碧蓝碧蓝的眼睛，隔老远就看得得到。一张嘴巴似乎永远含着笑意，一张一合之间，露出满口白得发亮的牙齿。她穿一件灰色袍子，露出白衬衣领子，看上去像个小寄宿生。神态谨慎，似乎想尽量不招人显眼。她提着一只小手提箱，一只提包。两件行李干干净净，只是十分寒伧。

“小姐，您的车票？”

“我的车票？”

这可麻烦了。她的车票？她把它塞在哪儿了？衣袋里？提包里？箱子里？她经不住后面人的催促、嘲弄，有些惊慌、尴尬。她把箱子放下，打开

包找起来。最后发现票别在袖饰下面了。于是，她从围拢来看热闹的人群中挤出一条路，出了车站。“妈的！”戈热莱骂道，“多可惜，没有逮捕证！不然她就跑不了了！”

“您还是可以逮她吧。”

“你真笨！我们跟着她走。别出错，嗯？紧跟着她别放。”其实戈热莱十分小心，并没有“紧跟”这个女子。须知这年轻女子已经狡猾地从他手上溜走过一次。而且，他不能引起她的警觉。他远远跟在后面，发现金发克拉拉迟疑了一下（或是假装，或是自然的），就像头一次进车站大厅的人一样，朝前走着。她好像是不敢去打听，只是无目的地漫步走着，戈热莱嘀咕道：“真厉害！”

“什么厉害？”

“她是装样子，想让别人觉得她不知道走出车站的路！她的迟疑，实际上只表明她已发觉被人跟上了，要采取措施。”“确实，”弗拉芒观察道，“她那神气，就好像有人在追捕她似的。话说回来，她那模样儿也真可爱……气质真优雅！……”“别动心了，弗拉芒！追求这姑娘的人太多了。大个子保尔爱她爱得发疯。瞧，她找到楼梯了……我们加快点步子。”她下了楼，来到外面，在罗马胡同前面停下，叫了一辆出租汽车。

戈热莱加快步子，见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把上面的地址念给司机听。虽然她声音很低，他还是听清了：“请送我去伏尔太沿河街六十三号。”

她上了车。戈热莱也叫住一辆车，正要上车之际，久等不至的那位警察总署的特使赶到了。

“啊！是您，莱诺？”他说，“逮捕证带来了？”“在这儿。”那警察道。

他又传达了上头的几句补充说明。

等他说完，戈热莱发现他拦住的出租车已经开走了，而克拉拉那辆车已经拐过了广场角。

他失去了三四分钟时间。但没有关系！他知道了地址。这时一辆出租车开过来。戈热莱对司机说：“司机，快送我去伏尔太沿河街六十三号。”

还在两个侦探靠着立柱，监视三六八次列车到站的时候，就有一名男子在他们两人周围转悠。这人年纪相当大了，面孔瘦削、黧黑、毛茸茸的，穿一件太长的，而且打了补丁的橄榄绿外套。在戈热莱报出地址时，他悄悄地溜到了出租车旁边。等侦探的车一走，他也拦住一辆出租车，吩咐道：“司机，伏尔太沿河街六十三号。”

三 住夹层的先生

伏尔太沿河街六十三号是一幢单独的楼房。楼面古老、灰暗，开着高高的窗户，朝向塞纳河。几乎整个底层和底层与二楼之间的夹层的四分之三被一个古董商和一个书商的店铺占了。再上，二三楼是德·埃勒蒙侯爵宽敞明亮的套房。他的家族拥有这幢楼房已达一个多世纪之久了。侯爵从前十分富有，后来投机失败，变得有些拮据，只好紧缩家庭开支，裁减仆人。

这就是他要从夹层隔出一套四间小住房的原因。有一个人对这套房间感兴趣，塞了一笔酬金给侯爵的管家，就租下了这套房子。新来的房客叫拉乌尔先生，租下房子一个多月来，只每天下午来一两个钟头，很少在这里过夜。

他的脚下是门房，头上是侯爵秘书的房子。他那套房子一进去是一间阴暗的前厅，再过去是客厅。右边是一间卧室，左边是浴室。

这天下午，客厅里空空荡荡。寥寥几件家具，似乎是随便凑起来的，胡乱地摆着。没有任何布置，谈不上丝毫舒适。给人的感觉是一个临时住所、一个匆匆过客的临时驻脚处。从两个窗户都可见到塞纳河的美好风光。两个窗户之间，摆着一把扶手椅，椅背又宽又高，衬着软垫，对着门口。右边，紧挨着扶手椅，是一张独脚小圆桌，上面放了一个外表像酒匣的小盒子。

靠墙放着一架座钟。座钟敲响四点，声音透过狭小的罩子。过了两分钟，在天花板上，间隔均匀地敲了三下，就像剧场里的三声开幕铃似的，一会又响了三声。接着，从酒匣那边什么地方，突然响起了急促的铃声，像是电话铃，但声音低沉。一阵静默。

然后一切重又开始。天花板上，传来三声鞋跟响，然后又是三声。接着，沉闷的电话铃又响起来。不过，这一次，铃声没有终止，源源不断地从酒匣里传出来，好像那是一只八音盒。“妈的，吵死了。”客厅里一个人被吵醒了，扯着嘶哑的嗓音骂道。

现在，那把扶手椅转向了窗户。从扶手椅右边，缓缓地伸出一只手来，伸向独脚圆桌上的小盒子，掀开盖，抓起里面的电话听筒。

听筒移到扶手椅的左边。那蜷缩在椅子上令别人看不见的先生声音清晰多了，抱怨道：

“是啊，我是，拉乌尔，……你就不能让我好好睡一会儿，库维尔？我这念头多傻，把你的办公室和我的接上电话！您没事跟我说话，对吧？算了，我要睡觉。”

他挂上电话。可是那脚跟又踏起来，电话铃再次响起来。他无可奈何，只好接电话。于是夹层的拉乌尔先生，和德·埃勒蒙侯爵的秘书库维尔先生低声交谈起来。

“说吧……快说……侯爵在家吗？”

“在。瓦尔泰克斯刚走。”

“瓦尔泰克斯！瓦尔泰克斯今天又来了！妈的！我厌恶这家伙。尤其是他显然在追逐与我们一样的目的。他大概知道这目的，而我们却不知道。你在门外听到了什么吗？”

“什么也没听到。”

“你总是听不到。那么，你为什么吵醒我呢？让我睡吧，妈的！我要到五点才有个约会，和漂亮的奥尔加去喝茶。”他又挂上电话。但这番通话大概完全吵醒他了，他点燃了一支烟，不过没有离开椅子。

一个个蓝色的烟圈从椅背上升起。座钟指着四点十分。

突然，从前厅传来门铃声。与此同时，在两个窗户之间，天花板的突饰下面，一块板子滑移开了。显然，这个机关是由电铃控制的。

一面小镜子似的长方形在墙上显露出来，像电影银幕一样，上面映出一个金色鬈发姑娘的姣好面容。

拉乌尔先生跳起来，低声赞道：

“啊！好漂亮的姑娘！”

他打量她一会儿。不，他不认识她……从未见过她。

他按了一个弹簧，让木板复位。然后他对着另一面镜子，端详自己的面容。镜中显出的是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先生，样子精神，身体健美，风度优雅，衣着无可挑剔。这样一位先生，接待任何漂亮姑娘来访，都会处于优势。

他跑到前厅。

一位金发姑娘手拿一个信封，站在门口等他开门。那只手提箱放在身边楼梯间的地毯上。

“夫人，有什么事？”

“是小姐。”来人低声说。

拉乌尔又问：

“小姐，您有什么事？”

“德·埃勒蒙侯爵住在这儿吗？”

拉乌尔先生明白她找错了楼层。但他见到年轻姑娘跨进门来，在前厅走了两三步，就提起手提箱，肯定地说：

“正是本人，小姐。”

她走到客厅门口站住，有些困惑地低语：

“啊！……人家告诉我，侯爵上……上了年纪……”“我是他儿子。”拉乌尔先生冷冷地肯定道。

“可是他没有儿子……”

“这不可能吧？既然如此，就算我不是他儿子吧。再说这也无关紧要。我和德·埃勒蒙侯爵关系很好，尽管我还不认识他。”他巧妙地让她进了客厅，然后把门关上。

她抗议道：

“可是，先生，我得离开……我弄错了楼层。”

“正好……您就歇歇吧……这楼梯可是笔陡的，像绝壁……”他神态那样轻松，风度那样洒脱，使她忍不住笑起来，但仍然试着走出去。

可这时候，楼梯间的门铃又响了，两个窗子间的银幕又出现了，映出一张阴沉的，蓄着浓髭的脸盘。

“嘘！警察！”拉乌尔先生叫道，立即关了银幕，“这家伙来这儿干什么？”

姑娘看到这张面孔，惊慌失措，坐立不安。

“我求求您，先生，让我出去吧。”

“可这是戈热莱探长！一个坏家伙！……一个恶人……他那张脸我认得……您可不能叫他看见，以后也不能撞上他……”“先生，他看不看见我，我完全不在乎……我只想出去。”“小姐，您无论如何不能出去。我不愿意让您受牵累……”“我不会受牵累……”

“会，会……喏，请进我的卧室去躲一躲。不去？……那为什么？可是

你非这样做不可……”

他开始笑起来，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自己也觉得有趣，便殷勤地把手伸给姑娘，扶她在扶手椅上坐下。

“小姐，别动。您坐在这儿，谁也看不到。过三分钟就没事了。您不愿进我的卧室躲一躲，在这把大扶手椅上躺躺还是愿意的，对吧？”

她不由自主地服从了，因为他那天真快活的神气中杂着几分果断和专横。

拉乌尔先生当即跳起来，似乎要表示他的快乐。事情的发展太令人欣慰了。他走过去开门。

戈热莱探长一步跨进来。后面跟着同事弗拉芒。他立即粗声粗气地大声问：

“有个女人进来了。门房看见她上来，听见她按了门铃。”拉乌尔轻轻地拉住他，不让他往前走，并彬彬有礼地说：“能告诉我……？”

“司法警察探长戈热莱。”

“戈热莱！”拉乌尔先生惊叫道，“差点把亚森·罗平捉住的人！”

“有一天，我肯定会把他捉拿归案的。”侦探神气十足地说，“可是，今天，我办的是另外一件事……或确切地说，是追捕另一个猎物。刚才有一个女人上楼来了，对吗？”

“一个金发女郎？很漂亮的？”拉乌尔问。

“您愿这么说也可以算……”

“那么，我说的就不是她了。这个女人太漂亮了，漂亮得惹眼……笑起来甜蜜蜜的……脸蛋儿好嫩呵……”

“她在这儿吗？”

“她从这儿走了。三分钟以前，她按我的门铃，问我是不是伏尔太大街六十三号的弗罗珊先生。我告诉她找错了地方，又告诉她去伏尔太大街该怎么走。她就马上去了。”

“走不多远！”戈热莱抱怨道，下意识地环顾四周，不经意地扫了一眼背向门口的扶手椅，又在各间房间门口仔细瞧了瞧。“打开看看？”拉乌尔先生问。

“不用了。我们去那边找她。”

“戈热莱侦探，跟您打交道，我觉得很踏实。”

“我也一样。”戈热莱天真地说。

他戴上帽子，又补充一句：

“除非她耍了花招……我看那是个臭婊子！”

“婊子，那个漂亮的金发女郎？”

“怎么不是，刚才，我在圣拉扎尔火车站差点在她的火车到站时就逮着她了。人家早告诉我她坐哪次车来……这是她第二次溜走了。”

“我觉得她是那样庄重，那样和善！”

戈热莱作了个不同意的动作，不由自主地说道：

“我告诉您，那是个圣女！您知道她是谁？就是大个子保尔的情妇。”

“哎？那著名大盗？窃贼……也许还是杀人犯……大个子保尔，差点叫您逮住的家伙？”

“我会逮着他的，他的情妇、那狡猾的金发克拉拉也逃不脱。”“不可能！那个漂亮的金发女郎，会是各家报纸都提到的、你们追缉了六个星期的

克拉拉……”

“正是她。因此，您就明白，逮住她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走吧，弗拉芒。好，先生，我们就去那个地址，伏尔太大街六十三号，弗罗珊先生。没错吧？”

“完全没错。正是我刚才说的地址。”

拉乌尔先生恭恭敬敬，十分殷勤地把他们送出来，扶着楼梯栏杆，俯身说道：

“祝你们走运。你们到了那儿，也把亚森·罗平逮住吧。那都是一类东西。”

他回到客厅，发现那姑娘站着，脸色有些苍白，神色有些惊恐。“小姐，您怎么啦？”

“没什么……没什么……只是，有人竟在火车站守候我！……有人把我的消息通知了他们！……”

“那么，您是不是金发克拉拉，著名的大个子保尔的情妇？”她耸耸肩。

“我连大个子保尔是谁都不知道。”

“您不读报吗？”

“很少读。”

“可您怎么叫金发克拉拉呢？”

“我不知道，我叫昂托尼娜。”

“既然如此，您有什么可怕的？”

“是没什么可怕。不过，有人想逮捕我……有人想……”她停住话头，换上一副笑脸，似乎突然明白了自己的不安是多么幼稚。她说：

“我从我的家乡省份来，不是吗？刚碰到一点复杂情况，就慌了神。再见了，先生。”

“您就这么急着要走？再待一会儿，我有好多话要跟您说。您的微笑真叫人快乐……叫人发疯……特别是您微翘的美唇。”“我没功夫听您说，先生。再见了！”

“怎么？我刚救了您的命，您就……”“您救了我的命？”

“当然 坐牢……重罪法庭……绞架。这总值点什么东西吧。您要在德·埃勒蒙侯爵家待多久？”

“也许，半个钟头……”

“那好！您下来时我会留神的。我们在这里一块喝茶，作为好伙伴。”

“在这里喝茶！哦！先生，您想乘我找错楼层的机会……我求您……”

她那坦诚的目光，使他觉得自己的提议不太合适，也就不再坚持。

“不管您愿不愿意，小姐，偶然的会使我们走到一起，我偶然帮了您的忙。这种相遇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以后的交往……很多交往……”

他站在楼梯间，目送她登楼。她回转身来，亲切地向他挥手示意。他寻思：

“是啊，她很可爱……啊！那清纯的微笑！可是，她上侯爵家干什么呢？……再者，她平时干些什么呢？她有什么生活秘密呢？她是大个子保尔的情妇吗？也可能是和大个子保尔同时卷到什么案子里了……不过，说她是她是大个子保尔的情妇……只有警察才会编造这种谎言！……”

他还想到，戈热莱在伏尔太大街碰钉子以后，也许会蹶回来。如果是这样，他和年轻姑娘相会就有危险。这是无论如何要避免的。可是，他走进房间时，突然一拍额头，自言自语：“萨普莱洛特！我都忘了……”

他跑到没有掩藏的那架电话机旁边。那是市内通话用的。“旺多姆 00—00！喂！……小姐，请快点。喂！是柏威兹裁缝店吗？……王后在那儿，是吗？（不耐烦）我问您王后陛下在不在那儿……正在试衣服？那好，请报告她，拉乌尔先生要与她通电话……”

他变得暴躁起来：

“别找麻烦，好吗？……我命令您去报告王后陛下！要是您不报告，王后陛下可要生气的！”

他激动地轻拍着话筒，等待王后来接电话。电话线那头，有人抓起了话筒。于是他问道：

“是你吗，奥尔加？我是拉乌尔。哎？什么？你衣服试了一半就出来了？……半光着身子？嗨，那些撞见你的家伙可大饱眼福了，天姿国色般的奥尔加，你的肩膀是中欧最美的肩膀。可我求求你，奥尔加，发 r 音时别卷大舌头！……我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好吧，我也是这样发音了……是这样，我不能来喝茶了……不是，亲爱的，你放心。不是和什么女人。是谈生意的约会……哟，你可真不讲道理……哟哟，心肝宝贝……喏，今晚……吃晚饭……我来接你？……行……亲爱的奥尔加……”他挂上电话，立即走回门口，站在微微打开的门后面，观察楼梯间的动静。

四 住二楼的先生

德·埃勒蒙侯爵坐在书房的写字台后面，正在整理文件。他的书房很大，堆满了书。他读得很少，却喜欢那些装帧精美的书壳。自从沃尔尼城堡发生惨案，已经过去了十五年。不过让·德·埃勒蒙老得更快一些。他的须发全白了，脸上皱纹密布，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叫女人一见动心的英俊男人了。他的气派仍然高贵，身板笔挺，不过从前的和善殷勤、讨人喜欢的面容，如今变得严肃庄重，有时甚至显得忧愁。这都是金钱引来的烦恼。他身边的人，圈子里的人和他经常出入的沙龙里的人都这样认为。但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毫无所知。让·德·埃勒蒙口紧得很，心里话难得向人吐露。

他听到大门口有人按铃，便侧耳谛听。只见贴身仆人敲门进来，报告说有一个年轻女子求见。

“很抱歉。”他说，“我没有时间。”

仆人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又回来说：

“这女子坚持要见您，侯爵先生。她说她是泰莱兹夫人的女儿，还带来了她母亲的一封信。”

侯爵犹豫片刻，嘴里喃喃念着：“泰莱兹……泰莱兹……”脑子里在竭力回忆往事。

然后他果断回答：

“让她进来。”

他立即起身，迎着年轻姑娘走过去，伸出手，热情地接待她。“欢迎欢迎，小姐。我当然没有忘记您母亲……不过，上帝呵，您多像她呀！同样的头发……同样有些腼腆的表情……尤其是微笑。大家最喜欢她的微笑！……这么说，是您母亲让您来的？”“妈妈去世五年了，先生。她死前给您写了一封信，我答应她，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把信送到您手上……”她郑重地说着，原本快乐的脸蛋因为忧伤而黯淡下来。她拿出母亲在上面写了地址的信封。侯爵接过来，打开，扫了一眼信纸，浑身打了个哆嗦，便走开一点，读道：

如果您能够为我女儿做点事情，那就做一做吧……以纪念过去一段日子。这段日子她也了解，不过她以为您在其中扮演的只是一个朋友的角色。我恳求您不要向她说穿。昂托尼娜很傲，就像我原来那样，她只会要求您给她一个挣钱糊口的活儿。我就先替她谢谢您了——泰莱兹

侯爵半晌没有作声。他忆起那段美妙的艳遇。那是在法国中部那座水城开始的。一开头是那样美妙。当时泰莱兹陪着一个英国家庭在那儿居住，给他们当家庭教师。可是由于让·德·埃勒蒙的一时任性，这段艳情很快就结束了。那时他天性无忧无虑，又极为自私，不愿屈尊降贵，来垂青于这个对他如此信任、如此全心奉献的女子。他能记起的，不过就是几个钟头的模糊经历。难道泰莱兹十分珍惜这段艳遇，不惜为此付出终生？难道在他突然无言与她分手之后，给她留下了悲苦的岁月，还有这个姑娘？……泰莱兹的情况，他一无所知。她从未给他写过信。可是忽然一下，这封信从已逝的岁月里冒出来，搅得人措手不及，极为心慌……他十分激动，靠近年轻姑娘，问道：

“您多大了，昂托尼娜？”

“二十三岁。”

他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时间是相符的。他压低声音重复了一句：“二十三岁！”

为了不使谈话冷场，也为了满足泰莱兹的意愿，不致引起年轻姑娘的怀疑，他说：

“我曾是您母亲的朋友，昂托尼娜。而且是一个知己……”“我求求您，别提这件事了，先生。”

“那个时期给您母亲留下了痛苦的回忆，对吧？”“我母亲从来不提那个时期。”

“那好。不过我还要问一句。她的日子过得不太苦吧？”她十分肯定地回答：

“她过得十分幸福，先生，也给了我种种快乐。我今天来找您，是因为我和收留我的人闹不和了。”

“孩子，这些事，您以后慢慢说给我听。今天最要紧的事，就是商量您将来怎么办。您有什么打算吗？”

“我的打算就是不要由任何人来赡养……”

“也不由任何人来管束吗？”

“我并不是怕服从。”

“您会干些什么事呢？”

“什么都会，又什么都不会。”

“这等于没说。您愿意作我的秘书吗？”

“您有秘书吧？”

“是有一个。但我信不过他。那家伙在门外偷听我与人的谈话，又翻我的文件。您来顶替他好了。”

“我不愿顶替任何人。”

“唉，这就难办了。”德·埃勒蒙侯爵笑着说。他们坐在一起，聊了一会儿。侯爵十分专注，十分亲热，年轻姑娘则无拘无束，快快活活，但有时似乎，也显得谨慎和克制，这使侯爵有些困惑，不解内幕。到最后，年轻姑娘答应不逼他马上作出决定，给他一些时间来更好地了解她，来好好想一想。他原打算第二天为生意上的事坐汽车出门，然后去外国住二十来天。现在她同意陪他坐汽车去旅行。

她在一张纸条上给他留了准备在巴黎下榻的旅馆地址。他讲好第二天早上去接她。

在前厅，他吻了她的手。这时秘书库维尔似乎偶然路过。于是侯爵只是简单地道了别：

“再见，孩子。您会来看我的，对吗？”

她提起小箱子，走下楼去，显得快乐，轻松，似乎都要唱起来了。

但接下来的事情却是那样出乎意料，那样匆促，那样毫不连贯，那样让她心慌。在下到这一层楼梯的最后九级时，楼梯间相当暗——她听到一个声音在夹层门口叫嚷，也听清了几句话：“先生，您捉弄了我……根本就没有伏尔太大街六十三号……”

“不可能，侦探先生！伏尔太大街可是有的，对吗？”“另外，我刚才来的时候，口袋里有一份重要文件，我想知道它的下落。”

“一张逮捕证吧？是逮捕克拉拉小姐的？”

年轻姑娘听出戈热莱侦探的声音后，不该惊叫一声，继续往下走，而应

该悄悄地退回二楼。探长听到那声惊叫，转过身来，看到了那想溜走的姑娘，便想扑过去抓她。

可是，有两只手抓住他的手腕，把他往前厅里面拖，使他没有扑成。他抗拒着，相信自己能挣脱出来，因为他个子高大，肌肉结实，比这个半路杀出来的对手要强。然而，他大吃一惊，不仅未能挣脱，反而不得不乖乖地跟着对手走。他火了，抗议道：“您就不能让我安静点吗？”

“可您得跟我来，”拉乌尔大声说，“……逮捕证在我这儿。您刚才不是向我索讨吗？”

“逮捕证，我不在乎。”

“可我在乎！我在乎！我必须还给您。您刚才索讨过了。”“可是，妈的，那姑娘趁这当口跑了！”

“您的同伴不在吗？”

“他在街上，不错，可是他笨得很！”

突然，他发现自己被拖进了前厅，关在门里面了。他气得直跺脚，破口大骂。他使劲撞门，又去扭锁。可是门推不开，锁扭不动。似乎这是把特制的锁，任你把钥匙转多少圈，它就是不开。“这是您的逮捕证，探长先生。”拉乌尔说。

戈热莱差一点就要揪住他的领口了。

“您好大胆呐，您！我头一次来的时候，这逮捕证是放在外套口袋里的。”

“大概是掉出来了。”拉乌尔先生平声静气地说，“我是在这儿地上拾起来的。”

“笑话！不管怎么说，您总不能否认，您编出什么伏尔太大街骗了我。您也不能不承认，您把我们引到那儿去的时候，那女娃子就在这附近。对吧？”

“甚至就在这里。”

“哎？”

“就在这间房子里。”

“您说什么？”

“就在这把扶手椅上。椅背朝着你们。”

“嗨，真的！嗨，真的！”戈热莱交抱起双臂，连声说，“她就在这把扶手椅上……您竟敢……？说到底，您是疯了吧？谁让您这么……？”

“我的感情让我这么做的。”拉乌尔先生温柔地说，“我说，侦探先生，您是个诚实人。您也许有妻子有孩子……因此，您可能会把那个漂亮的金发女郎交出去，让人把她投入监狱！可是，处在我的位置……您也会这么干，把我打发到伏尔太大街去逛街。您说是吧？”

戈热莱气得说不出话来：

“她曾在这里！大个子保尔的情妇曾在这里！亲爱的先生，这可是您干的好事。”

“如果您能证实她是大个子保尔的情妇，那我确实干得不好。可恰恰是这点需要证明。”

“可既然您承认了……”

“是的，面对面，眼睛对着眼睛，我承认。在别的场合……什么也不承认。”

“我作为探长的证词……”

“算了吧，您永远没有勇气说出自己像小学生一样被人骗了。”戈热莱没有回过神来。这家伙到底要干什么？他似乎有意与他对着来。他想盘问他姓甚名谁，要他拿出身份证件来看看。可是他觉得自己被这个怪人的不寻常方式震住了，只是问道：“那么，您是大个子保尔情妇的朋友？”

“我？我三分钟前才见到她。”

“那么……？”

“因为她向我诉苦。”

“这难道是说得过去的理由？……”

“对。我不希望别人纠缠向我诉苦的人。”

戈热莱握紧拳头，朝拉乌尔先生那边挥了挥，可拉乌尔毫不惊慌，匆匆走到前厅门口，只轻轻一拨，就把门锁拨开了，似乎这是天底下最好开的锁。

戈热莱侦探戴上帽子，挺着胸，板着脸，从大敞的门口走出来，似乎他善于等待，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拉乌尔先生从窗户看见戈热莱和他的同事慢慢走了，这表明如果不发生新情况，漂亮的金发女郎暂无危险。于是他轻轻地敲击天花板。五分钟后，德·埃勒蒙侯爵的秘书库维尔先生走下楼来。拉乌尔先生立即把他迎进来，一把抓住他就问：“你见到上面有个金发女郎吗？”

“见到了，先生。侯爵接待了她。”

“你去偷听了么？”

“听了。”

“听见了什么？”

“什么也没听到。”

“白痴！”

戈热莱骂弗拉芒的话，拉乌尔也常常用来骂库维尔。不过他的语气和善，充满友情。库维尔是个可敬的绅士，蓄着一大把白胡须，总是穿一身黑礼服，扎着白蝴蝶结，像是外省的法官，或是葬仪的主持人。他用语准确，措辞讲究分寸，语调有几分夸张。“侯爵先生和那姑娘说话，声音小得很，就是最尖的耳朵也听不清。”

“老伙计，”拉乌尔打断他的话，“你真是婆婆妈妈，罗嗦得很，叫我恼火。我问什么，你就回答什么好了，用不着多说。”库维尔低下头，把这种粗暴对待当作友情的表示。“库维尔先生，”拉乌尔又说，“我从不记住给人的恩惠，不过我可以这样说，本来我并不认识你，光是凭你这把可敬的白胡子给我的好印象，我就把你，还有你那年老的爹娘救出了贫困，又给你安排了在我身边这样轻松的差使。”

“先生，您的大恩大德，我真是感激不尽呐。”

“别说了。我这么说，不是要听到你几声谢谢。我是有话跟你说。我往下说。我雇你干了几件事。你老实承认，这些事，你都干得糟透了，笨拙得出奇，糊涂得出名。可是我没怨你半句。我仍然敬重你这一把白胡子，敬重你忠厚老实人的模样。不过我在观察你。几个星期来，我把你安排在这个位置，为的是保护德·埃勒蒙侯爵，粉碎那些威胁着他的阴谋。你的任务就是，查找桌子上的暗屉，收集可疑的文件，偷听侯爵与客人的谈话。可是这几件，你哪一样做到了？一样也没做到。这还不说，更糟的是侯爵无疑对你有了防备。最后，你每次使用我们的专用电话，总是选我睡着的时候，向我说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蠢话。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您要打发我走了。”库维尔可怜巴巴地说。“不。不过我要亲自来干。因为我遇到的最动人的金发女郎卷进了这件事，所以我要亲自来干了。”

“先生，我能不能提醒您一句，奥尔加王后陛下还在呢？”“博罗斯蒂里亚的奥尔加王后陛下，我才不在乎哩。对我来说，只有昂托尼娜，也就是金发克拉拉才要紧。我必须把这一切处理好。必须知道瓦尔泰克斯先生在玩什么阴谋。侯爵的秘密就在这里。还要弄清所谓大个子保尔的情妇今天为什么突然来访。”“……情妇？”

“这你就不要打听了。”

“那我应该弄清楚什么？”

“你在我身边究竟该扮演什么角色。”

库维尔喃喃道：

“我宁愿不知道……”

“真相不应该叫人害怕。”拉乌尔严肃地说，“你知道我是谁？”“不知道。”

“亚森·罗平，大盗。”

库维尔没有说话。也许他认为拉乌尔先生不应该把身份向他挑明。不过这样做虽然摧残着他那正直的本性，却丝毫不能打消他对拉乌尔先生的感激和尊敬。

拉乌尔继续说：

“告诉你，我像从前一样，投入埃勒蒙冒险活动时……既不知道自己的处境，也不清楚事件的底细，只从一点迹象出发，靠的是运气和嗅觉。我原是通过情报网，得知一个叫埃勒蒙的先生破了产，把在外省的城堡庄园一处处卖了。连他书柜里一些最珍贵的典籍也不留下，这事使一些贵族觉得惊愕。的确，据我调查，埃勒蒙先生的外公酷爱旅行，算得上勇敢的征服者，在印度拥有大片庄园，是个大富豪，回法国时号称亿万富翁。他回国后不久就过世了，把万贯家财留给了女儿，也就是侯爵的母亲。“这笔财富到哪儿去了呢？我们本可以设想让·德·埃勒蒙虽然比较俭省也可以把它挥霍精光，不过偶然的让我得到了一份资料，它似乎作了另一种解释。这是一封信，四分之三被撕掉了，看上去写了有些年月了。在侯爵的签名下面，除了一些细节外，还特别提到：

我交给您办的事似乎未有结果。我外公的遗产仍然没有找到。我要提醒您恪守我们的两条协议：第一是守口如瓶，第二是找到财产提成百分之十，最多不超过一百万……只是，唉！我找您的事务所帮忙寻找，是希望能马上得到结果，谁知时间过了……”

“这一段信没写日期，也没写地址。但信上提到的显然是一家侦探事务所。到底是哪一家呢？我没有浪费宝贵的时间去寻找这家事务所，因为我觉得把你安插在现场，与侯爵合作要有效得多。”库维尔斗胆说：

“先生，既然您已打算与侯爵合作，难道不觉得，直接向侯爵说出意图，告诉他，您如有百分之十的提成，保证能查找出来更有效吗？……”

拉乌尔瞪了他一眼。

“白痴！请一家事务所办一件事情，许了一百万酬金，那么这笔生意该有两三千万。有这个价钱，我独自干了。”“可您不是说合作吗？……”

“我说的合作，就是找到的财产全部归我。”

“那侯爵呢？……”

“给他百分之十。对他来说，这是一笔意外之财。他是个光棍，又没有孩子。只是，我得亲自动手干才行。我这些话总的意思，就是问你什么时候能把我领进侯爵家？”

库维尔慌了，胆怯地推托道：

“这事可严重了。先生，您不觉得我这样做对不住侯爵吗？……”

“背叛……我允许你背叛。老伙计，你想怎么办呢？命运残酷地把你置放在恪尽职责和感恩图报之间，放在侯爵和亚森·罗平之间。你选择吧。”

库维尔闭上眼睛，回答道：

“今晚，侯爵在外面吃饭，要凌晨一点才回。”

“仆人们呢？”

“他们住在楼上，和我一样。”

“把钥匙给我。”

库维尔的内心又开始了冲突。迄今为止，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在协助保护侯爵。可是交出套房的钥匙，为盗窃活动提供方便，参与一次可怕的诈骗……库维尔正直的心一时委决不下。拉乌尔伸出手。库维尔交出了钥匙。

“谢谢。”拉乌尔说，同时自满于嘲弄了库维尔的迂腐，“十点钟，你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仆人们那边要有什么动静，你就赶快下来报告我。不过这种情况不大可能。明天见吧。”库维尔走了。拉乌尔收拾一下，准备出门，去与漂亮的奥尔加一起吃晚饭，可是一下就睡着了，到十点半钟才醒。他跳起来去抓电话机，要特罗卡代罗大旅馆。

“喂……喂……特罗卡代罗大旅馆吗？请接王后陛下的套房……喂……喂……请问是谁？……打字员？……是你，朱莉？怎么样，亲爱的？喂，王后是否在等我，嗯？……请让王后接电话……啊！你在纠缠我……我把你安插在王后身边，可不是为了听你抱怨……快，让她来接，好吗？……（安静了一会，拉乌尔又开口道）喂……喂……是你吗，奥尔加？……亲爱的，你想想，我的约会拖了时间……再说，我很高兴。生意谈成了。不，亲爱的，这可怪不得我……我们星期五再一起吃饭，好吗？……我会来接你的……你不怨恨我吧，嗯？你知道，你是最重要的……啊！亲爱的奥尔加！……”

五 入室行窃

亚森·罗平夜间行窃，从不穿上特别的，暗色深灰色的服装。“我就是——身平常的装扮，”他说，“手插在衣袋里，不带武器，就像去买香烟一样心情平静，就像去行善一样良心轻松。”最多他也像是去做一番柔体练习，练无声的原地起跳，或者在黑暗中行走不碰翻物体。他今晚做的就是这些事，而且会成功。一切会顺利。从精神和身体上说，他能够对付一切意外情况。他吃了几块干糕点，喝了一杯水，就出门进了楼梯间。这时是十一点一刻。一片漆黑。万籁俱寂。不用担心碰到什么房客，因为这幢楼房里再无其他房客；也不用担心会碰见仆人，因为仆人都睡了，而且有库维尔在上面监视。在这样安全的条件下动手，是多么惬意的事呵！甚至免除了砸门撬锁那类小麻烦：他掌握了钥匙。甚至用不着摸清方向；他有一张平面图。因此，他像进自己家一样进去了。而且，走完通向书房的走廊后，他也像在自己家一样开了这间房的灯。光线足才好工作。两个窗户之间挂着一面大镜子。他的模样映在镜子上，迎面向他走来。他忽然冒出个心血来潮的念头，准备为自己，而不是为他人演戏，便向镜中的自己打了个招呼，做出讨人喜欢的模样。接着他坐下来，打量屋里的摆设。他不能浪费时间，像没有头脑的人那样，把抽屉和书柜乱翻一气。他首先要动脑子，要用眼睛观察。要判断桌子柜子的正确比例，测出它们的尺寸和容量。这件家具有这样的线条不正常，那把扶手椅不应该是这个形状。库维尔看不出藏东西的地方，可是什么秘密都别想逃过亚森·罗平的眼睛。

认真察看了十分钟以后，他径直走到写字台旁边，跪下来，摸摸光滑的木头，看看嵌着的铜条。然后他站起来，做了几个变戏法的动作，抽出一个匣子，完全取下来，压住一端，使劲推另一端，嘴里念念有词，打着响舌。

抽屉那端脱开了，露出里面的暗屉。

他又打了个响舌，心想：

“瞧！我一动手……！那个白胡子笨蛋花了四十天，什么也没发现，我只用四十秒就找到了。我多么了不起！”不过，他的发现要有意义，有结果才好。其实他所希望的，就是找到小昂托尼娜带给侯爵的那封信。他很快就发现那封信不在抽屉里。

他首先发现的是一只黄色的大信封，里面放着十来张一千法郎的钞票。这东西是不能动的。他的邻居，房主，法兰西古老贵族的代表的钱是不能塞进口袋的！他厌恶地把信封推开。接下来作的粗略检查，使他发现抽屉里余下的只是一些信和相片。女人的信。女人的相片。显然，这是一些纪念品，是侯爵猎艳的圣物，是过去一段岁月的痕迹。对他来说，这段岁月代表了全部幸福和爱情，因此，他狠不下心来烧掉它们。拿这些信怎么办？他本应该都读一遍，从中找出可能使他感兴趣的东西。可是这不是一下看得完的，而且，也许没有用处。再说，他也有些顾虑。他自己也是个情种，也是个爱征服女人的人，自认为十分高尚，不愿粗暴地闯入女人吐露真情、倾诉隐情的内心世界。

但他怎么忍得住不去端详那些相片呢？那里面有一百多帧相片……或是一日的艳遇，或是一年的来往……都是长久爱情或一时激情的证明……个个漂亮，妩媚，温柔多情，眼睛给你希望，姿态自然大方，脸上的笑容有时含有忧伤，有时含有凄惶。相片上有名字，有日期，有题辞，还有对交往中某

一插曲的暗示。那些贵妇、演员、单纯而轻佻的少女，就是这样从暗地里冒了出来，她们互不相识，然而在这个男人的回忆中又是如此接近。拉乌尔没有把她们全部端详一遍。抽屉里处有一张更大的相片，用两层纸包着，隐隐地显现出来，吸引了他的注意。他立即拿起来，揭开两层保护纸，细细端详。

拉乌尔立即就对这女人赞叹不已。这委实是最漂亮的一个，美得异常。五官出奇地端庄俊秀，独具魅力，表情也与众不同。两只肩膀裸在外面，真是妙不可言。气质高雅，头颅的姿势很美，使人认为她善于应付公众场合，或许善于在大庭广众出头露面。“显然，这是个演员。”拉乌尔下结论说。

他的眼睛不离相片。他把它翻过来，希望在背面发现姓名题词等。可是他马上打了个哆嗦。一个大大的签名横划过相纸，一开始就映入他的眼帘：伊丽莎白·奥尔南。下面有一行字：“想你，直到彼世。”

伊丽莎白·奥尔南！拉乌尔对当代社交界和演艺界的生活了如指掌，不可能不知道这位大歌唱家的名字。他虽然记不起十五年前发生的那场惨剧的细节，却知道美丽的少妇在一个花园里露天演唱时，不明不白地受伤死亡。

因此，伊丽莎白·奥尔南也是他情妇中的一员。不过从侯爵保存她的相片的方式，以及把她的相片与别人的分开这一点来看，她在侯爵生活中占据了极重要的位置。

另外，在两张保护纸之间，还有一个未封口的小信封。他拿出来检查。里面装的东西既向他解释了一切，又让他更为惊愕。一共三件东西：一只发夹；一封十行字的信，里面第一次倾诉了她对侯爵的爱情，并与他定下头次约会；还有她的一张相片，背面的名字让拉乌尔颇为困惑：伊丽莎白·瓦尔泰克斯。在这张相片上，她还是个年轻姑娘。瓦尔泰克斯显然是她娘家的姓，是在嫁给银行家奥尔南之前用的。上面的日期也证明了这点。

“这样看来，”拉乌尔寻思，“现在这个瓦尔泰克斯，估计也就三十来岁，就是伊丽莎白·奥尔南的亲戚了。是她的侄儿或者堂弟。他与德·埃勒蒙有来往，骗侯爵的钱，而侯爵也没有勇气拒绝。他难道仅仅满足于演这种‘借钱人’的角色？还有没有别的动机？是否凭更好的条件也在追逐同一个目标？这些都是谜。不过，无论如何，既然我已经置身于这场游戏的中心，我就要解开这些谜。”

他又开始搜查，把其他相片又拿出来看，这时发生了一个情况，使他停止工作：从什么地方传来一声响动。

他凝神谛听。那是一声轻微的吱嘎声，换了别人是听不到的。那声音来自楼梯口的大门。什么人把钥匙插入了锁眼，扭开锁，轻轻地推开门，走了进来。通往书房的过道响起了勉强可以听到的脚步声。

因此，有人朝书房走来了。

不过五秒钟，拉乌尔就将一切物品放回，关上抽屉，关了电灯，闪到一架四叶屏风后面躲起来。

这种警报对他来说其实是一种快乐。首先，是冒险的快乐。其次，是带来好处的机会，是撞见什么有利事物的希望，因为，如果是一位陌生人潜入侯爵的房间，那他拉乌尔就可以弄清这次深夜来访的原因。多有好处的事情！

门把手被一只小心翼翼的手抓住了。门被无声地推开了。但拉乌尔觉察到了那无形的运动。一缕微弱的电筒光射了进来。透过屏风缝隙，拉乌尔看见一团人形走进来。他感到，不如说肯定来者是个女人，身材修长。穿着紧身裙，没戴帽子。那人走路的姿态，模糊的身影都证实了这种感觉。那女人

停住脚步，转头左右看看，似乎在确定方向。然后，她径直朝写字台走来，拿电筒上下照了一遍，确知是写字台后，就把电筒放下。“她肯定知道那暗屉。”拉乌尔想，“她动起手来轻车熟路。”这期间她的脸仍处在黑暗中。果然，她绕到写字台正面，弯下身，抽出主屉，按规矩操作一番，便取出了暗屉，也像拉乌尔刚才那样，翻拣起来。她没有理睬那些钞票，只是拿起那些相片来端详，似乎她来的目的，就是专找某个人的相片。她翻得很快，似乎没有什么兴趣。她用一只手急躁地翻着。拉乌尔看出那只手白皙纤细。

她找到了。照他所判断，这是一张中等大小的，一张13×18厘米的相片。她端详了很久，又翻过来看背面的题词，然后叹息一声。拉乌尔见她看得十分专心，便决定采取行动。他悄悄地走近开关，没有让她看见和听见，趁她的身子弯下去时，猛一下开亮电灯，然后迅速朝那女人冲过去。那女人吓得惊叫一声，夺路而逃。“别跑，美人儿。我不会伤害你的。”

他追上去，抓住她的手臂，不顾她的抗拒，猛一下扳过她的脸来。

“昂托尼娜！”他认出是下午那位走错门的小姐，不免大吃一惊，低声叫道。

他一秒钟也没有想到是她。昂托尼娜这个外省小姑娘，样子天真，眼睛单纯，让他一见动心！此刻，面对着他，姑娘十分慌乱，神色紧张。而这个未曾料到的结果搞得拉乌尔极为窘迫，只好嘲弄道：

“这么说，您下午来找侯爵，就为的是这个！您下午是来侦察情况……晚上来动手……”

她似乎没有听明白，结结巴巴道：

“我没有偷……我没有碰那些钞票……”

“我也没有……不过，我们总不是来祈求圣母保佑的吧？”他抓紧她的胳膊。她竭力挣扎，一边嘟嘟囔囔：

“您是谁？我不认识您……”

他哈哈大笑。

“啊！这可不大友好。怎么？下午我们才在夹层见了面，您就不知我是谁了。您的记性这么差！而我还以为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哩，漂亮的昂托尼娜！”

她立即答道：

“我不叫昂托尼娜。”

“当然！我也不叫拉乌尔。干我们这一行的，每个人有十几个名字。”

“干什么行的？”

“偷盗！”

她来气了：

“不！不！我可不是贼！”

“怎么不是？您之所以不偷钱，只偷一张相片，那是表明那张相片对您有价值，您只能靠偷窃才能把它弄到手……拿给我看看，那张珍贵的相片。刚才您见到我，把它塞到口袋里去了。”他试图逼她交出来。而她则在他有力的手臂下使劲挣扎。他跟她较劲，不免冲动起来，如果不是她猛一用力，挣脱出来，他也许会抱着她亲吻。

“嗨！真会装样子。”他说，“谁想得到，大个子保尔的情妇会这样纯真？”

她似乎大惑不解，嗫嚅道：

“ 唉？您说什么？……大个子保尔……是谁？……我不知您想说什么。”

“ 不，” 他换了口气，以“ 你” 来称呼她，“ 你很清楚，漂亮的克拉拉。” 她越来越慌乱，重复道：

“ 克拉拉……克拉拉……是谁？”

“ 你想一想……金发克拉拉？”

“ 金发克拉拉？”

“ 下午，戈热菜要逮捕你的时候，你还没有这样惊恐。来，你放心，昂托尼娜或者克拉拉。下午我两次把你从警察手里救出来，这就说明我不是你的敌人……来，笑一笑，漂亮的金发女人……你的笑容是这样醉人！……”

那姑娘感到一阵虚弱，两行眼泪顺着苍白的面颊流下来。她没有力气推开拉乌尔，任由他抓起自己的手，友好地轻轻抚摸，并不觉得不快。

“ 放心吧，昂托尼娜……是的，昂托尼娜……我喜欢这个名字。如果对大个子保尔来说，你是克拉拉，那么对于我，你就仍是下午来的那个名叫昂托尼娜的外省姑娘。我多么喜欢你这样呵！可是你别哭……一切会安排好的！大个子保尔大概纠缠你了，是吧？在寻找你？……你害怕了？别怕……我在这儿……只是你得把事情说给我听……”

她有气无力地说：

“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什么也不能说……”

“ 说吧，孩子……”

“ 不……我不认识您。”

“ 你不认识我。不过你信任我。你得承认。”

“ 也许是的……我也不知是为什么……我觉得……” “ 你觉得我可以保护你，让你安全，对吗？不过要这样你就必须帮助我。你是怎样认识大个子保尔的？为什么来这儿？为什么找这张相片？”

她声音很低地说：

“ 求求您，别问我……哪天我会告诉您的。”

“ 可是你必须马上告诉我……已经耽搁一天……一个钟头……这可够多的了。”

他仍在抚摸她，她却没有任何注意。不过，他吻她的手，并且嘴唇逐步往手臂上移的时候，她是那样厌恶地祈求他别这样，他便不再坚持，并且停止以“ 你” 相称。

“ 请您答应……” 他说。

“ 再见您？我答应了。”

“ 并且信任我，好吗？”

“ 好。”

“ 另外，我能帮您什么吗？”

“ 能。能。” 她立即说，“ 陪我走一走。”

“ 您害怕什么事情？……”

他觉得她在战抖。她低沉地说：

“ 刚才进门时，我觉得有人在监视这座房子。”

“ 是警察？”

“ 不是”

“ 谁呢？”

“大个子保尔……他的朋友……”

她恐惧地说出这个名字。

“您能肯定？”

“不能……但我觉得认出了他……远远地……靠着码头栏杆……我也认出了他的主要同伙，他们叫那家伙阿拉伯人。”“他有多长时间没有见到您了，大个子保尔？”

“好几个星期了。”

“他不可能知道您今天来这里吧？”

“不可能知道。”

“那么，他在那儿干什么？”

“他也在房子周围转悠。”

“这就是说，在侯爵周围……？和您一样的原因？”“我不知道……有一天，他在我面前说，他对侯爵恨得要死。”“为什么？”

“我不知道。”

“您认识他的同伙？”

“只认识阿拉伯人。”

“他在哪儿去找阿拉伯人？”

“不知道。也许是在蒙马特尔的一家酒吧。有一天，我听他低声说过那酒吧的名字……”

“您记得吗？”

“记得……螯虾酒吧。”

他没有再问下去。凭直觉，他知道今天她不会再答话了。

六 第一次冲突

“走吧。”拉乌尔说，“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怕。一切有我负责。”

他检查了一下室内，看是否弄乱了什么。然后他关了电灯，牵着昂托尼娜的手，在黑暗中领着她走出门口，轻轻地带上门，陪着她走下楼梯。

他急于走到外面看看，生怕年轻姑娘搞错了，因为他渴望与跟踪她的人斗一斗，好好教训他们。可是他牵着的这只手冰凉冰凉，他只好停下来，把它焐在自己的两只手中。

“您要是了解我深一点，就知道在我身边是不存在危险的。您别动，等您的手焐热了，您就会发现自己不慌了，充满了勇气。”他们就这样手握着手一动不动地站着。静默了几分钟之后，她，平静地说：

“我们走吧。”

他敲敲门房的门，请他打开大门。然后两人走了出去。夜雾茫茫。光亮都消散在阴影中。此刻街上的行人已寥寥无几。不过拉乌尔目光敏锐，立即看到有两条人影穿过马路，在人行道上一闪后，就躲在路边停着的一辆汽车后面。汽车旁边，还有两条人影，似乎在等什么人。他正准备拉着年轻女子，往相反方向走，忽然改变了主意，因为机会太好了。再说，这时四个人已迅速分开，向他们包抄过来。

“肯定是他们。”昂托尼娜说，又开始恐慌起来。“大个子保尔，就是高高的那个？”

“是的。”

“太好了。”他说，“我们会说明白的。”

“您不怕？”

“不怕，只要您不叫。”

这会儿，码头上已是一片冷清，毫无人迹。那高男人要利用这时机动手。他和一个同伙突然跑回人行道。另两个同伙则沿着屋墙走过来……汽车马达也响起来。无疑有个司机在里面，准备开动。

蓦地，响起一声轻微的哨声。

于是开始了突然袭击。三个男子向年轻女子猛冲过来，试图把她拖上汽车。人称大个子保尔的那家伙则站在拉乌尔面前，拿手枪对着他的脸。

但还没等大个子保尔来得及开枪，拉乌尔手背一翻，击在他手腕上，打掉了手枪。他嘲笑道：

“笨蛋！先开枪后瞄准。”

他又去追另外三个强盗。有一个在人行道上回过头来，正赶上拉乌尔飞起一脚，狠狠地踢在他下巴上。他踉跄了几步，猛一下倒在地上。

另两个同伙不顾一切，钻进汽车，慌忙逃走了。昂托尼娜挣脱那几个歹徒的拖拽以后，朝另一个方向逃跑。大个子保尔跟在后面追，忽然一下碰到了拉乌尔。

“此路不通！”拉乌尔喝道，“放这个金发姑娘走。大个子保尔，她和你已是过去的事了，你必须算了。”

大个子保尔试图强行通过，想从对手左右两边找到空子。尽管拉乌尔处处拦着他，他却一直在寻找机会，却又不愿动手。“过不去……过不去……挺好玩的，像孩子们捉迷藏，哎？有一个大孩子，个子高高的，想跑，一个矮一点的，不想跑。在这期间，那小姐就不见了……现在，好了……她没有

危险了……真正的战斗开始了。准备好了吗，大个子保尔？”

他一个箭步扑向敌人，抓住他的小臂，按得他一时无从动弹。“哎哟！就让你尝尝铁铐子一样的滋味，吱？说吧，大个子保尔，你们也不是团伙里的头等角色。您那些同伙多笨呀！只要我手指轻轻一弹，他们就吓跑了。只是，还不能就这么完事。我得就着亮光看看您的嘴脸。”

大个子保尔拼命挣扎，却发现自己软弱得很，毫无气力，不免大吃一惊。不管他怎么使劲，也挣不脱那两只像铁钳似地卡着他的手。他痛得简直站不住了。

“来，”拉乌尔打趣道，“让先生看看你的面孔……别做怪样子。让我看看认不认得你……嚯，怎么，伙计？您不满？不愿意跟我来？”

拉乌尔把他慢慢地扳转过来，就像搬一个重物，得一步步挪。大个子保尔不管情不情愿，还是转了过来，面对着电灯光。拉乌尔又使了一把劲，达到了目的。他看到那人的面孔，大吃一惊，脱口叫道：

“瓦尔泰克斯！”

然后又大笑起来，重复说：

“瓦尔泰克斯！……瓦尔泰克斯！……喂，我真没料到！这么说，瓦尔泰克斯就是大个子保尔？大个子保尔就是瓦尔泰克斯？瓦尔泰克斯穿着剪裁合体的衣服，戴着圆顶礼帽。保尔穿着螺旋形的长裤，戴着鸭舌帽。天呐！这真有趣！你与侯爵保持来往，又是强盗团伙的头子。”

大个子保尔恼羞成怒，咆哮道：

“我也认得你……你是住在夹层的家伙……”

“是啊……叫拉乌尔先生……愿意为你效劳。我们两人现在搅到一件事上面了。你是运气不好。也不用说从今以后，金发克拉拉归我了。”

大个子保尔一听克拉拉这个名字，勃然大怒，吼道：“不准你提她……”

“你不许我提她？还是看看你自己这副糟样吧，老伙计！你也不想想你比我高了半个头，舞刀动拳应该样样都行，可现在被我两只铁钳一样的手抓着，动也动不得，一副可怜相！你还是反抗反抗吧，傻高个！真的，你这样子真可怜。”

他把大个子放了。那家伙嘟嘟囔囔道：

“好吧，我会找你的。”

“为什么找我？我就在这儿。滚吧。”

“你要是碰一碰那个姑娘……”

“我已经碰了，老伙计。我和她，我们成了伙伴。”大个子保尔一听来了气，咬牙切齿道：

“你撒谎！这不是真的！”

“我们现在才不过开了个头。下面的事以后再说。我会通知你的。”

他们彼此打量对方，准备动手，可是，大个子保尔大概觉得等到更好的机会再动手更稳当，就骂了几句，走开了。最后的威胁是：

“我会剥了你的皮，小家伙。”

对他的话，拉乌尔笑着回击：

“还是要开溜啊。再见吧，胆小鬼！”

拉乌尔看着他一瘸一瘸地走远。这大概是大个子保尔装出来的，因为瓦尔泰克斯并不破。

“这家伙我得好好提防。”拉乌尔寻思，“他是杀人放火都干得出来的

家伙。又是戈热莱，又是瓦尔泰克斯……天呐，我得把眼睛睁大点！”

拉乌尔走向大楼，发现临大街的大门口坐着一个人，正在哼哼唧唧，不免吃了一惊。他觉得那就是下巴上挨了他一脚的家伙。果然，那家伙也认出他来了，起身就走，可是没走几步又倒了下去，坐在地上。

拉乌尔仔细打量他。见他脸色黧黑，头发长而稍稍鬈曲，从鸭舌帽下露出来，便对他说：

“伙计，跟你说两句话。显然你就是大个子保尔的团伙里那叫阿拉伯人的人。你想不想挣千把个法郎呀？”

那家伙的颌骨给踢坏了，费了好大的劲才回答说：“要是叫我背叛大个子保尔，你干脆别开口。”

“好极了，你很忠诚。不过，我不问他的事，只问金发克拉拉的事。你知道她住在哪儿吗？”

“不知道。就是大个子保尔也不清楚。”

“那么你们为什么守在侯爵的房子门口呢？”

“她下午来了这里。”

“你们怎么知道呢？”

“是我打探到的。我跟踪戈热莱侦探，看见他守在圣拉扎尔大车站，等一班火车到达。原来是那姑娘，装扮成外省女子回巴黎来了。戈热莱听到她吩咐出租车司机去哪儿。我又听到戈热莱吩咐另一个司机。这样大家都到了这儿。然后我跑去报告大个子保尔。我们就守在这儿。守了一晚上。”

“这么说，大个子保尔估计她还会来？”

“可能吧。他的事，从不跟我说。每天同一时刻，我们在一家酒吧见面。他向我发布命令，我传达给弟兄的，大家一起执行。”“你要肯多说一些，再加一千法郎。”

“我什么也不知道。”

“你撒谎。你知道他真名叫瓦尔泰克斯，过的是两重身份的生活。因此，我肯定可以在侯爵家再见到他，也可以向警方告发。”“他也可以再找到你。我们知道你住在夹层；下午那姑娘见了你。这游戏是有危险的。”

“我可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那就好。大个子保尔满心怨恨呐。他痴恋着那姑娘。防着点吧。叫侯爵也防着点。大个子保尔在这方面可有些阴狠主意。”“什么主意？”

“我说得够多了。”

“好吧。这是两千法郎。再加二十法郎，坐这辆拉客的出租车回去吧。”

拉乌尔老是想着白天的事情，躺了好久才睡着。想起那金发姑娘动人的模样，他就觉得高兴。他卷进的这桩冒险活动里，有很多扑朔迷离的谜。可最诱人的，最难弄明白的，还是这姑娘。昂托尼娜？……克拉拉？……哪一个才是那漂亮女子的真名呢？她的微笑既真诚又神秘，她既有最天真的目光，又有最淫荡的眼风，既有最清纯的外表，又有最令人不安的神气。她忧伤也好，快乐也好，都打动人。她的眼泪和微笑来自同一处源泉。那源泉时而清澈明净，时而晦暗浑浊。

第二天早上，他打电话给库维尔秘书：

“侯爵呢？”

“一早出去了，先生。仆人替他安排好了汽车。他带走了两只装得满满的箱子。”

“这么说，要出去一阵……”

“几天吧，他告诉我的。我想，那位金发女郎陪他去。”“他给你留了地址吗？”

“没有，先生。他总是神神秘秘的，不让我知道他去哪儿。他很容易瞒住我，因为，首先，他自己开车，其次……”“你真是个笨蛋。你这么一说，我就打算放弃这套夹层的房子了。你自己拆去专线电话吧，还有那些可能带出事情的东西。然后。我再悄悄地搬走。再见。你有三四天会听不到我的消息。我有活儿……啊！还提醒一句。当心戈热莱！他可能会监视这栋楼。你防着点。这是个粗鲁自负的家伙，可是顽固得很，而且有头脑……”

七 城堡待售

沃尔尼城堡仍保留着贵族的乡村别墅外表，房顶上耸着一些小塔，铺着大块大块的瓦。可是缺了好些瓦，好些窗子上挂着的护窗板都又残又破，一幅凄凉景象，花园里的小径，大部分为荆棘和荨麻所侵占，那巨大的废墟上爬满了常春藤，绿茸茸的一堆，完全见不到那残垣断壁了。藤蔓甚至爬满了花岗岩的围墙，叫半坍的塔楼和主塔也完全变了模样。

尤其是，当年伊丽莎白·奥尔南站在上面演唱的小教堂土台，如今已完全淹没在这起伏的绿浪之中。

外面，在门口那座塔楼墙上，进正院那道实心大门左右两边，都张贴着城堡待售的海报。列出了住房、杂屋、田庄和草场的具体情况。三个月来，在贴出海报和在地方报纸上刊登广告之后，城堡的大门经常在固定的时刻打开，让有可能买下城堡的人进来参观。勒巴东寡妇不得不在当地雇了一个男人清扫整理平台，给通往废墟的道路除草。有些好奇的人赶来，在那幕惨案发生的地方凭吊一番。不过勒巴东寡妇和年轻的公证人，老奥迪加先生的儿子和接班人仍然遵守当年的命令，守口如瓶。这座城堡当年的买主，如今的卖主究竟是谁，大家都不得而知。

这天上午，也就是德·埃勒蒙离开巴黎的第三天上午，城堡二楼一扇窗子的护窗板，被突然一下推开了，露出了昂托尼娜那长满金发的脑袋。这时的她显得朝气蓬勃，穿一套灰色裙袍，戴一顶宽边草帽，帽沿垂落，挨着肩膀。她满面笑容，朝着六月的阳光，朝着郁郁葱葱的树木，朝着未经修剪的草坪，朝着蓝湛湛的晴空微笑。她叫着：

“教父！……教父！”

她瞧见德·埃勒蒙侯爵坐在离底层二十步远一把虫蛀的长椅上，衔着烟斗在吸烟。长椅上方是一丛崖柏，遮住阳光的照晒。“哦！你起来了。”他快乐地叫道，“你知道，才十点钟哩。”“我在这里睡得香极了。再说，教父，您看看我在一只柜子里找到了什么……一顶旧草帽。”

她回到房间，快步跑下楼梯，穿过平台，走到侯爵跟前，伸出额头让他亲吻。

“上帝呵，教父——您愿意让我称您教父吗？——上帝呵，我多幸福呀！……这儿多么美！您待我多么好！我忽然一下，来到了仙境。”

“昂托尼娜，照你说的那一点儿身世这也是你该享受的……我说一点儿身世，是因为你不喜欢说自己的事。对吗？”昂托尼娜明朗的脸上掠过一丝阴影。她说：

“过去的事，说出来没意思。只有眼下的事才要紧。要是眼前的生活能够长久延续下去，那该多好啊！”

“为什么不能呢？”

“为什么？因为城堡下午就要拍卖了。因为我们明晚就要回巴黎。多可惜呵！在这里，呼吸是这么舒服！我从心眼里欢喜！”侯爵不作声了。姑娘伸出手，按住他的手，温柔地问道：“也许，您是不得不卖掉？”

“是啊。”他说，“有什么办法？自我头脑一时发热，从我朋友儒韦尔夫妇手里把它买下以来，我总共来了不到十次，每次也只住二十四个小时。我现在手头又紧，于是决定把它出手算了。除非发生奇迹……”

他笑着补充道：

“再说，你既然喜欢这地方，总有个办法来往。”

她望着他，没有听明白。他又笑起来。

“嗨！从前天起，我就觉得奥迪加公证人，就是那老公证人的儿子和接班人，来了好多次。哈！我知道，他那样子并不太讨人喜欢，不过，他对我的教女还是很有热情嘛！……”她的脸一红。

“教父，别拿我开心了。我甚至都没认真瞧过奥迪加公证人一眼……我一来就喜欢上这城堡，还不是因为跟您在一起？”“真的？”

“绝对是真的，教父。”

他很感动。从一开始，他知道这个孩子是自己的女儿，他这个老单身汉心肠就变软了。她的纯真和妩媚又使他感到不安。另外，她好像被神秘的命运所包围，对往事保持着沉默，她似深藏着秘密。有时候，她十分随便，感情外露，易于激动，但和他在一起，常常又变了，对她自发地称为教父的人所注意所关心的事情，她显得有所保留，似乎漠不关心，甚至几乎带有敌意，这些都令人不解。

奇怪的是，自他们到达城堡以来，他给年轻姑娘留下的，也是这种印象。他时而快乐，时而沉默，行为之中前后矛盾，对比强烈。

其实，不管他们有多么强烈的意愿来彼此接近和亲近，他们也不可能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打碎横亘在两个互不相识的人之间的所有障碍。让·德·埃勒蒙常常试图了解她，望着她说：“你真像你妈！我在你脸上又看到了她那粲然的笑容。”她不喜欢听他提起母亲，总是问他别的事情，岔开话题。这样一来，他就给她简要地讲了城堡那场惨剧，以及伊丽莎白·奥尔南的死。年轻姑娘听了心情很不平静。

勒巴东寡妇给他们送上午饭，服侍他们用餐。

两点钟，公证人奥迪加先生过来喝咖啡，同时检查拍卖的准备工作是否完成，拍卖会将于下午四点，在一个临时打开的客厅举行。奥迪加先生是个皮肤白皙的年轻人，看上去有些笨拙。性格腼腆，酷爱诗歌，喜欢使用华丽词藻，交谈中随意引出一些自己创作的亚历山大体诗句，一边还添上一句：“正如诗人所说。”然后，他瞟一眼年轻姑娘，看看效果如何。

昂托尼娜忍了好久，见这年轻人没完没了地玩这套小花招，把那几句破诗引过来引过去，终于恼了，丢下两个男人，自己走进花园。

临近拍卖会的时刻，正院聚满了人。人们围着城堡一翼，在平台上和凹形花园前，三人一群五人一伙开始聊天。他们大部分是附近的富裕农民，邻近小镇的市民，以及本地区的几位绅士。照奥迪加先生的预见，他们大都是来看热闹的，只有五六个人可能是买主。

昂托尼娜碰到几个趁机来参观废墟的人。因为好久以来这里就不向游客开放了。她也徜徉其间，就像一个为壮丽的景观所吸引，出来走一走的女人。一只小钟敲响了，把那些人都召回城堡，剩下她一个人，在野草萋萋，藤蔓遍地的小径上瞎闯。她甚至不知不觉离开了小径，来到围着小土丘的土台上。十五年前那起谋杀案就是在土丘上发生的。侯爵虽然把惨案的所有情况都告诉她，她却不可能在一片蔓生的荆棘、蕨草和藤蔓丛中找到确切的地点。

昂托尼娜好不容易才走出土台，到了一处比较好走的地方，她突然一下站住了，差点叫出声来。离她十步远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男人的身影，也和她一样，由于意外而站住了。才过去四天，这个人强壮的身体，宽厚的肩膀和冷峻的面孔，她都不可能忘记。这是戈热莱侦探。

她在侯爵家的楼梯间只是匆匆瞥了他一眼，却不会认错：是他。是那个警察。她听过他粗鲁的嗓音，凶恶的语调。他在火车站跟踪她，宣称要逮捕她。

那张冷峻的面孔上浮出野蛮的表情。歪嘴撇出一丝狞笑。他低声说：

“哈，真有运气！金发小妞，那天，我逮捕您三次都扑了空……您来这儿干什么，小姐？这么说，您也对拍卖感兴趣？”他往前走了一步。昂托尼娜害怕极了，想拔腿逃跑。不过，且不说她没有力气，就是有力气，这枝枝蔓蔓扯扯拉拉，她又怎么跑呢？

他又走了一步，嘲弄道：

“没法跑吧。被包围了。对我戈热莱说，这是多么痛快的报复，唉？这么多年来，我戈热莱一直盯着这个城堡的迷案。城堡拍卖这一天，我认为不能错过机会要来看看。这一下，迎面撞着了大个子保尔的情妇。假如真有什么天意，那您得承认，它对我真是厚爱得很！”

他又走了一步。昂托尼娜强撑起身子，不让自己倒下去。“我觉得有人害怕了。有人做出了怪样子哩！确实，形势不妙，十分不妙。有人得向戈热莱说明白，金发克拉拉和大个子保尔的来往，和城堡的惨案有什么关系，大个子保尔在这件事里充当了什么角色。这一切很有意思。至于戈热莱的看法，我就不多说了。”他又走了三步，从皮夹里抽出逮捕证，带着冷酷的嘲弄神气，展开说：

“要不要给您念一念？不必了，对吗？您乖乖地跟我走，上我的汽车，到维希以后换乘火车去巴黎。真的，我不参加拍卖会也不会觉得遗憾了。我逮着了一只猎物，够了。哎！什么鬼事……？”他没有把话说完。发生了什么突然的事让他目瞪口呆。那金发女郎漂亮面孔上的恐怖表情慢慢消失了，好像——真是不可思议的现象——好像浮现了一丝隐隐的微笑。这可信吗？可能认为她的眼睛不再盯着他的眼睛了吗？她不再像被追猎的野兽，不再像吓呆了的一个劲发抖的鸟。确实，她的眼睛望着哪儿？她在朝谁微笑？

戈热莱转过头去，嘀咕道：

“妈的！这家伙来这儿干什么？”

其实，戈热莱只看见从小教堂遗址一根柱子后面伸出一条胳膊，一只手，举着一把手枪，对准他这个方向……不过，他根据年轻姑娘突然平静下来这点判断，相信这条胳膊，这只手是拉乌尔先生的。这位先生似乎热衷于保护她。金发克拉拉既然在沃尔尼城堡，那就可以推测拉乌尔先生也在这里。而且，藏在柱子后面不出来，光伸出手枪吓人，这也是拉乌尔先生那种爱开玩笑的方式。

再说，戈热莱也没有时间犹豫。他是非常勇敢的人，在危险面前从不后退。就算这女孩子乘机逃跑——她是会这样做的——他也可以在花园里，在这个地区抓到她的。于是他朝那只手扑过去，一边叫道：

“伙计，你跑不了。”

那只手收回去了。等戈热莱跑到那根廊柱旁边，看到的只是拱廊间披挂的常春藤的幕帘。不过他没有放慢速度，因为敌人不可能跑掉。但在他经过时，从藤蔓中突然伸出一只胳膊来。它虽然没有挥舞武器，却带了一只拳头。那拳头直接往戈热莱的下巴揍来。

这一击又准又狠，立即奏效；戈热莱失去平衡，倒在地上，就像那一次，那个阿拉伯人挨了一脚倒下一样。不过戈热莱什么也不明白。他已失去知觉。

昂托尼娜气喘吁吁地跑到平台，心跳得太厉害，只得坐下来喘口气再进城堡。里面，参观者们已相继就座。她十分信任那个保护她的陌生人，所以很快镇定下来。她相信拉乌尔会制伏那个警察，但又不会伤害他。可是拉乌尔怎么会在这儿，再次为保护她而战斗呢？

她眼睛盯着废墟，盯着她遇到那警察的方向，凝神谛听。她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也没有见到半条人影，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

她放了心，决定找个安全的地方，既可以躲开戈热莱的再次攻击，又可以从城堡另外的出口逃出去。不过城堡里的拍卖会吸引了她，让她忘记了危险。

走过前厅和候见厅，就是大客厅。宾客们三五成群，围着几个人站着。公证人估计他们有买下城堡的意图，便请他们坐下。在一张桌子上，立着三支作圣事用的小蜡烛。

奥迪加先生庄严地打着手势，夸张地说着话，不时与德·埃勒蒙侯爵说上几句。人们刚刚得知侯爵是城堡的主人。离拍卖开始还有一会儿。奥迪加先生感到需要事先作些说明。他突出介绍了城堡的位置，重大的历史价值，壮美的外观和优美的环境，断言买下来决不会吃亏。

接下来他重申了拍卖的规矩。每一支蜡烛能点一分钟左右。在最后一支蜡烛熄灭之前，大家尽可以说话，但如果等太久，就可能要出大价钱了。

四点钟敲响了。

奥迪加先生拿出一盒火柴，抽出一根，擦燃，将火苗凑近第一支蜡烛。一切动作，都像个要从大礼帽中变出十二只兔子的魔术师在表演。

第一支蜡烛点燃了。

大客厅里顿时鸦雀无声。一张张面孔都很紧张，尤其是坐着的女人们，她们的表情十分特别，有的是漠不关心，有的是伤心沮丧，还有的是灰心泄气。

第一支蜡烛熄了。公证人走上来。

“女士们先生们，还有两支。”

擦着第二根火柴，燃起第二团火苗，然后第二次熄灭。奥迪加先生操起忧伤的声音说：

“最后一支……但愿没有人误会……前两支都烧尽了。只剩这一支了。我宣布起价为八十万法郎。低于此价恕不接受。”第三支蜡烛点燃了。

一个怯生生的声音叫道：

“八十二万五千。”

另一个声音回答道：

“八十五万。”

有位太太匆匆作了个手势。公证人替她报道：

“八十七万五千。”

“九十万。”一位竞买者叫道。

接下来一阵沉默。

公证人有些惊愕，连声问道：

“九十万？……九十万？……没人再报了……女士们先生们，这个价太低了……城堡……”

又一阵沉默。

蜡烛要熄了。溶化的烛油里，还剩下一星残火。这时，大厅深处，靠门

厅这边，一个声音清晰地吐出：“九十五万。”

人群闪开了。一位讨人喜欢的先生满面笑容，从容不迫地走上前来，不慌不忙地又说了一句：

“九十五万法郎。”

昂托尼娜一眼就认出他是拉乌尔先生。

八 奇怪的合作者

公证人尽管声称自己冷静，还是免不了有些惊愕。一次竞价超出了两个价位，这可不多见。

他轻轻地问：

“九十五万法郎？……没有人再出价了？……九十五万法郎？……成交。”

大家都拥到新来者周围。奥迪加先生有些不放心，犹豫了一下，走过去再次让他确认，并打听他的姓名和有关情况。他看到拉乌尔的目光，才知道这位先生不是那类由人牵着鼻子走的人。有一些习俗，一些礼节是应该遵从的。不过用不着当众作这类说明。于是公证人急忙把大家都推出去，好腾出客厅来结清这笔特殊方式的交易。等他走回来时，拉乌尔已经坐在桌前，拿着钢笔，在签署一张支票。

让·德·埃勒蒙和昂托尼娜站在稍远的地方，一声不响地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

拉乌尔站起身，仍是不慌不忙，随随便便的样子，带着能纵横捭阖的那种潇洒神态，对公证人说：

“奥迪加先生，过一会儿，我去您的事务所拜访。您将有充足的时间来检查我的身份证件。您需要了解什么情况，可以告诉我吗？”

公证人对这种方式有些惊讶，回答道：

“首先是姓名，先生。”

“这是我的名片：堂路易·佩雷纳，葡萄牙王国臣民，原籍法国。这是我的护照和所有必要的材料。按照规矩，我开了一张支票，预付一半金额，开户行是里斯本葡萄牙信贷银行。另一半金额，待我和德·埃勒蒙先生谈妥定下日期，到期再付。”“我们要谈谈？”侯爵惊愕地问。

“对，先生，我有好些有趣的事儿要告诉您哩。”公证人越来越困惑，准备提出异议，因为，说到底，谁可以证明他户头上有足够的资金呢？谁能保证，在支票给付之前，他帐上的资金不会用完呢？谁可以……？可是他没有开口。面对着这样一个人，他感到惶恐不安，不知说什么好。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个人也许是个办事无所顾忌的人，无论如何，对一个照章办事的司法助理人员来说，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人。

总之，他认为还是思考一下为宜，就说：

“先生，您会在我的事务所找到我的。”

说完他就挟着公文包离开了。让·德·埃勒蒙想和他说几句话，一直陪他走到前面平台。昂托尼娜听了拉乌尔的说明，显然有些不安，也想出去。可是拉乌尔把门关上，把姑娘推了回来。她十分惊慌，就向另一道门，直接对着前厅的那道门跑去。拉乌尔追上去，一把搂住她的腰。

“喂！您今天是怎么啦？”他笑着问，“一副惊慌的样子。难道我们不认识了？刚才我把戈热莱引开了，那一夜把大个子保尔赶走了，难道这一切对小姐来说都算不了什么？”

他想在她脖子上吻一下，可是小姐一躲，只碰到了衣领。“放开我。”她结结巴巴地说，“放开我……这真可恶……”她固执地转过身往门口走，想打开门出去。她拼命挣扎着。拉乌尔来气了。搂住她的脖颈，把她的头往后扳，粗鲁地寻找她拼命躲闪的嘴巴。

她叫起来：

“啊！多么没羞啊！我要叫了……多没羞啊！”

他忽然退开了。侯爵的脚步声在前厅的石地板上响了起来。拉乌尔冷笑道：

“算您走运！没想到受到您的粗暴拒绝！见鬼！那一夜在侯爵的书房里，您柔顺得多。好吧，漂亮妞，您知道，我们还会见面的。”

她不再想去开门，也退开几步。当让·德·埃勒蒙推门进来时，发现她面对自己，犹犹豫豫，十分气愤的样子。“你这是怎么啦？”

“没……没有什么。”她说，仍然气喘吁吁的，“我有事想跟您说。”

“什么事？”

“不……一件小事……我弄错了。您放心，教父……”侯爵转过身，无声的询问拉乌尔，拉乌尔笑咪咪地回答说：“我猜，小姐是想告诉您发生了一个小误会。再说，我本希望亲自来消除这个误会。”

“先生，我不明白您说的是什么。”侯爵说。

“是这样。刚才我说出了自己的真名：堂路易·佩雷纳。可是在巴黎，由于个人的原因，我用的是假名拉乌尔先生。侯爵先生，我就是用这个名字租住了您的房子，伏尔太沿河街的夹层。前不久的一天，这位小姐上您家，却按了我的门铃。我指出她找错了门，并报出我的假名。于是，今天，她就觉得有些诧异……”让·德·埃勒蒙似乎也很诧异。这个怪人的行为至少是颇为可疑的，其个人身份似乎也有问题。他究竟想干什么呢？“先生，您究竟是谁呢？您要求与我谈一谈……谈什么呢？”“谈什么？”拉乌尔说，一直到谈话结束，他都假装不望姑娘一眼，“谈一桩生意……”

“我不做生意！”德·埃勒蒙硬梆梆地丢过去一句话。“我也不做生意。”拉乌尔肯定地说，“但是我关心别人的生意。”

这就变得严重了。他是否准备搞讹诈了呢？他是否冤家对头准备摊牌，来进行威胁呢？德·埃勒蒙摸摸口袋里的手枪，又用眼光征询教女的意见。她紧张地专心听着他的话。“说干脆点，”侯爵说，“您想干什么？”

“找回您应得的遗产。”

“遗产？”

“您外公的遗产。下落不明。您委托一家代理机构寻找，却没有结果。”

“啊！好哇，”侯爵笑着叫道，“您是个侦探代理人！”“不是，但是个业余爱好者，喜欢给别人帮忙。我有个怪毛病，喜欢作这类调查。这是一种爱好，一种收集情况，弄清问题，解开谜团的需要。说实在的，我都无法告诉您，我在生活中取得了多么惊人的业绩。一些几百年的老案叫我破了，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宝窟被我掘开了，一些暗不见光的谜团被我窥破……”

“好家伙！”侯爵高兴地赞道，“当然，您也赚了一笔小小的佣金，哎？”

“没赚一文佣金。”

“您干活是免费的？”

“纯粹是图快乐。”

拉乌尔笑吟吟地说完这番话。这与他那时对库维尔说的话，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他得两三千万……百分之十留给侯爵……其实，现在只要能在侯爵面前，尤其是在年轻姑娘面前显示本事，扮演一个好角色，别说是挣钱，让他贴钱都愿意。

他昂着头，在屋里踱来踱去，为自己斗赢了德·埃勒蒙，显得高尚伟大

而得意。

侯爵被他占了上风，有些困惑，不再含讥带讽地说：“您有线索要告诉我？”

“恰恰相反，我是来向您了解情况的。”拉乌尔快活地说，“我的目的很简单：向您提供我的合作。先生，您也明白，在我经办的那些案子中，总有一段摸索的时间。要是人们一开始就把情况都告诉我，这段时间会要短得多。可惜这种情况很少。人们不是保持沉默，就是故弄玄虚。这一来，就迫使我事事都得去查清楚。时间就这样耽误了。您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应该让我少走弯路，把情况告诉我，比如，这笔神秘的遗产是什么东西，您是否请求司法当局介入？”

“您想知道的就是这些？”

“当然不止这些！”拉乌尔叫起来。

“那还想知道什么？”

“您还没买下沃尔尼城堡时，在这里发生的惨案。我能当着小姐的面问您么？”

侯爵浑身一震，立即低声回答：

“当然可以。伊丽莎白·奥尔南是怎么死的，我自己已经告诉了教女。”

“不过，您向司法当局隐瞒的秘密，您大概没有告诉她。”“什么秘密？”

“您曾是伊丽莎白·奥尔南的情人。”

拉乌尔不给让·德·埃勒蒙留下恢复镇定的时间，马上接着说：

“因为最不可思议，最叫我困惑的正是这一点。一个女人被杀死，身上的首饰被抢走。警方作调查，询问您，就像询问所有在场的人。您却不说出您与那女人有私情！为什么要隐瞒这点？为什么您随后又要买下这座城堡？您作了搜查吗？您知道了什么当时报上没有披露的情况吗？总之，在沃尔尼城堡惨案和您外公的遗产被劫之间有什么联系？两件事是不是同一批人所为，是不是同一个起因，同步发展的？先生，这就是我要问的话。我希望得到明确回答，好使工作取得进展。”

接下来是一阵长久的沉默。侯爵先生有些犹豫，到后来显然打定了主意，坚决不说。拉乌尔见了，微微耸耸肩膀。“真遗憾！”他大声说，“您不回答我的问题，真遗憾！您不明白，一件事情永不可能了结归档吗？那些卷进这件事情的人，那些您还不知道的、要想从中获利的人都正惦记着这件事。我这么一说，您难道不应该思考思考吗？”

他在侯爵身边坐下来，又一字一句地强调说：

“先生，有好几方面的人，已经为了调查您的过去，分别开展了活动，我就了解其中四方面的活动。第一是我这方面的活动。我先在伏尔太沿河街租了夹层住下，然后来到这里买下城堡，以免它落入别人之手，因为我希望主宰调查工作。第二是金发克拉拉的活动。她原先是那个著名盗匪大个子保尔的情妇。她有天夜里潜入您巴黎寓所的书房，抽出写字台的暗屉，在那堆相片中找什么东西。”

拉乌尔停了一下。他费了好大劲，才忍住没望年轻姑娘一眼，而是朝侯爵倾侧身子，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他直视侯爵的眼睛，趁侯爵沮丧的时机，又低声说：

“我们来说第三方面，行吗？……肯定这是最危险的……我们来谈瓦尔泰克斯。”

侯爵吓了一跳。

“您说什么？瓦尔泰克斯？”

“对，瓦尔泰克斯，伊丽莎白·奥尔南的侄儿或是堂弟，反正是亲戚。”

“荒谬！不可能！”德·埃勒蒙抗议道，“您说瓦尔泰克斯是赌棍，放荡家伙，品行不好，这我同意。可他算是危险人物吗？好吧，您说吧。”

拉乌尔还是面向侯爵，说下去：

“瓦尔泰克斯还有一个名字，先生。确切地说是一个绰号。他这个绰号在黑社会是尽人皆知。”

“黑社会？”

“瓦尔泰克斯是警方通缉的罪犯。”

“不可能！”

“瓦尔泰克斯就是大个子保尔！”

侯爵受到极大的震惊，愤怒得透不过气来：

“大个子保尔！那盗匪头子？……算了，这叫人无法相信……瓦尔泰克斯不是大个子保尔……您凭什么断定……？不，不，瓦尔泰克斯不是大个子保尔！”

“瓦尔泰克斯不是别人，就是大个子保尔！”

拉乌尔毫不退让地说，“就是我才跟您说的那一夜，我知道大个子保尔带了同伙，守在码头上，监视他过去的女友。当克拉拉从您家里出来时，他打算将她劫持……我当时在场。我与他打了起来，看清了他的面目，认出他就是瓦尔泰克斯。他在您周围活动，我都监视他一个月了。这是第三方面！我们来说第四方面：警方……警方从官方的角度已经放弃了调查，可是那个固执的报复心重的侦探个人还在继续进行调查，我指的是从前在这里作调查时，检察院那个不起眼的助手，就是戈热莱探长。”拉乌尔两次壮起胆子往年轻姑娘那边瞟了一眼。昂托尼娜坐在背光的地方，他看不大清楚。不过他觉察得出，他这番话与她扮演的角色，她的神秘角色大有关联，让她感到多么惊慌，多么惶恐！

拉乌尔这番话似乎让侯爵彻底慌了神，他点头说：“我记起了这个戈热莱，尽管他没问过我。我认为他并不知道我与伊丽莎白·奥尔南有私情。”

“他不知道。”拉乌尔肯定道，“可是，他也看到了拍卖的广告，就来了。”

“您确信如此？”

“我在废墟碰见了。”

“那么，他参加了拍卖会？”

“他没参加。”

“怎么！”

“他没离开废墟。”

“那是怎么回事？”

“是的，我更愿意让他留在那儿。我给他嘴上堵了一团布，眼睛上蒙了一块布，手上脚上绑了绳子。”

侯爵身子一震。

“这种行为，完全与我无关！”

拉乌尔微微一笑：

“先生，没您的事。责任由我独自承担。我告诉您，纯粹是因为尊敬您。”

我觉得这样做对我们大家的安全，对事情的进展都有益，就义不容辞地做了。”

于是让·德·埃勒蒙明白，他这位合作者要把他拖向何方，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愿跟去的，可是形势和这位对话者的意志又迫使他不跟着走。有什么办法逃避呢？

拉乌尔又说：

“先生，形势就是如此。很严重。至少，有可能变很严重。尤其是瓦尔泰克斯方面。所以我不得不从现在开始就来干预。大个子保尔从前的女友受到他的威胁，而且据我所知，他也决定对您下手。因此，我准备进攻，明晚让警方把他逮捕。那以后会发生什么事？警方会查明大个子保尔和瓦尔泰克斯的身份？他会不会说出您和伊丽莎白·奥尔南的私情，在事情过去十五年以后，又把您扯进那桩疑案？这一切，都是未知数。这也是我想知道那些情况的原因……”

拉乌尔等着。但是，这一次，侯爵没有犹豫多久。他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说不出。”

拉乌尔站起来。

“好吧。我自己去查清楚。不过要不少时间。而且如人们所说，会有麻烦，可能还要吃些苦头。您就存心让我这样。先生，您什么时候离开这儿？”

“明天，坐汽车，早上八点。”

“好。我估计戈热莱挣脱束缚，也只能坐明早十点维希那班火车了。因此，眼下用不着担心什么，只要您交待看守城堡的女人，不要把您和小姐的情况告诉戈热莱就是了。您会留在巴黎吗？”“只待一夜。然后去外地过三个星期。”

“三个星期？那我们二十五天以后见一次面，好吗？七月三日，星期三，下午四点，在城堡前面，平台一张长椅上，合适吗？”“行。”德·埃勒蒙说，“在这段时间我好好想一想。”“想什么？”

“您说出的情况，还有您提出的建议。”

拉乌尔笑起来：

“先生，那太晚了。”

“太晚了？”

“天呐！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处理德·埃勒蒙的事。二十五天，事情早解决了。”

“什么事情解决了？”

“让·德·埃勒蒙的事情。七月三日，下午四点，我会把那场惨剧的真相，以及使那案子变得错综复杂的所有谜团的谜底都告诉您。我也会把您外公的遗产交给您……这将使得小姐可以保留这座城堡，并在里面居住。她似乎十分喜欢这座城堡，只要愿意，把我刚才签署的支票退还我就行了。”

“那么……那么……”德·埃勒蒙十分感动，语无伦次地说，“您认为真能做到这点？”

“只有一个障碍能阻止我。”

“什么障碍？”

“我不在人世。”

拉乌尔抓起帽子，向昂托尼娜和侯爵深施一礼，再没多说一句话，转身就走了出来。他上身有些摇摆。大概，他对自己比较满意的时候，身子是

有些摆的。

他的脚步声在前厅响起。不久，塔楼门砰然关上了。只到这时，侯爵才从惊愕中清醒过来，仍若有所思地嗫嚅道：“不行……不行……心里话，不能对随便什么人说的……当然，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要告诉他，但我确实没有与那人合作。”他见昂托尼娜不开口，就问：

“你跟我看法一样，对吗？”

她有些尴尬地回答：

“我不知道，教父……我没什么看法……”

“怎么？一个冒险家，一个用假名的家伙，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不知出于什么目的……来管我的事儿……不把警察放在眼里……却毫无顾忌，要把大个子保尔交给它。”

他停止数落拉乌尔的行为，思索了一两分钟，下结论说：“终究还是个厉害角色。有可能干成的……一个不寻常的人……”

“不寻常的人。”年轻姑娘小声重复道。

九 缉捕大个子保尔

拉乌尔与公证人奥迪加晤谈的时间不长。公证人提了一些完全不必要的问题，拉乌尔明确而不容置辩地作了回答。公证人对自己的精明和多谋善断感到高兴，答应尽快地办好一切必要手续。拉乌尔坐在方向盘前，公开地驾着汽车出了村子，来到维希，开了一个房间，又去吃了晚饭。晚上将近十一点，他又回到沃尔尼。他观察过庄园周围的地形。围墙很高，除了他，一般人都难以越过。但在侧面有一个缺口。他钻了进去，走到废墟，在常春藤下面找到了戈热莱侦探。那塞口的布和绳子都没有动过。他附在侦探耳边说：

“我是下午那位让您睡几个钟头、养足精神的朋友。我发现您喜欢这儿，就给您带来了一些甜品、火腿、奶酪和红葡萄酒。”拉乌尔好意地给他解开嘴上那块布。戈热莱对他破口大骂，可是声音嘶哑，哽塞，听不清说的是什么。拉乌尔赞同地说：“戈热莱先生，您饿了，不能再费力骂了。请原谅让您受了苦。”他又给戈热莱嘴上系上那块布，细心地检查了手上脚上绑的绳子，走开了。

花园里一片静寂。平台上空空荡荡。灯光都熄了。拉乌尔下午就发现一个车棚顶下，有一架梯子。他把它取下来。他知道让·德·埃勒蒙睡哪个房间，就架好梯子，爬上去。夜里天气闷热。护窗板里面的窗户都打开了。他轻而易举地把护窗板的插销撬开，爬了进去。

他听出侯爵呼吸均匀，就拧亮电筒，照见侯爵的衣服整整齐齐地叠放在椅子上。

在上衣口袋里，他摸到了皮夹；在皮夹里找到了昂托尼娜的母亲写给侯爵的信。拉乌尔就是为此信而来的。他展开信读了。“果然如我所料，”他寻思，“那妙人儿从前是魅力十足的侯爵的情妇之一。昂托尼娜是他们的女儿。行，我总算不虚此行了。”他把东西放回原处，又从窗口出来，下了楼梯。

右边，过去三个窗户，是昂托尼娜的卧室。他把梯子搬过去，又爬了上去。那里也是关了护窗板，开了窗户。他翻过窗子，拧亮电筒找床铺。昂托尼娜面朝墙壁睡着了。一头金发披散开来。他等了一分钟，接着又一分钟，再一分钟。他为什么不动？她毫无防备地躺在床上，他为什么趑趄不前，不敢走近？那一夜，在侯爵的书房，他清清楚楚地感到，昂托尼娜在他面前是多么软弱，听任他抓着手，抚摸胳膊。为什么他不利用这个机会？尽管下午姑娘的行为无法解释，他却知道她没有力气抗拒。他没有犹豫多久。然后他下来了。

“嗨，”他离开城堡时心想，“有些时候，最狡猾的人也变成了傻瓜。因为我只要愿意，就……只是，人不能总是……”他回到维希，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驱车赶往巴黎，对自己的表现十分满意。现在，他深入了事情的心脏，插到了德·埃勒蒙侯爵父女之间，昂托尼娜由他支配，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堡成了他的产业。自从他积极介入以来，才不过寥寥几天，事情就有了多大的转机！当然，作为效力的回报，他并不打算娶德·埃勒蒙侯爵的女儿……

“不，不，我是个卑微小人，没有雄心壮志，显赫的门第于我无关紧要。不，我所追求的……无论如何，我到底图个什么？侯爵的遗产？城堡？成功的欣喜？笑话！我真正的目的，是昂托尼娜。就是这回事。没有别的。”

他继续低声自语：

“我是个多么贪心的人！几百万钱财，百分之多少的佣金，我都不看重了。为了装点自己的形象，为了叫美人儿动心，我把一切都扔进水里。去你的，傻瓜！堂吉诃德！哗众取宠的角色！”不过，拉乌尔想念她的程度，连他自己也吃惊。只是他想着的，不是那个惴惴不安，令人迷惑，叫他在沃尔尼城堡不敢正视的昂托尼娜，也不是在头一夜，潜入侯爵书房翻寻相片时的那个阴郁悲伤，受厄运掌握的昂托尼娜，他想着的是另一个，是一开始出现在他客厅银幕上的那个昂托尼娜！那一刻，在那找错门的短暂时间里，昂托尼娜绰约迷人，无忧无虑，快快活活，满怀希望。在苦难沉重的命运中，那只是转瞬即逝的一刻。然而那一刻的温馨和愉悦，他却深深地领略到了。

“只不过，”他常常有些恼火地琢磨，“只不过，她这些行动有什么暗中的原因呢？她想设法，获取侯爵的信任，是有什么秘密的意图呢？她猜到侯爵是自己的父亲了？她想为母亲报仇？她想得到财产？”

拉乌尔总是想着那不可理解、性格多变的妙人儿，想着她的种种事情，不免一反惯例，把车开得极慢。他在途中吃了午饭，将近下午三点才到巴黎，打算看看库维尔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但刚上完一半楼梯，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便大步大步跨上最后几级，冲向房门，像疯子一样闯进去，撞开正在收拾房间的库维尔，扑到市内电话机旁，埋怨道：

“见鬼，我全忘了，本来要跟奥尔加一起吃午饭的。喂，小姐！喂！特罗卡代罗大旅馆吗……请接王后陛下的套房……喂！请问是谁？按摩小姐？……哦，是你呀，夏洛特？亲爱的，怎么样？对你的位子还满意吧？你说什么？国王明天到？奥尔加大概生气了吧！……你让她接电话……快，亲爱的。”

他等了几秒钟，接着，用愉快的语调，柔声地说：“终于把你等来了，美丽的奥尔加！两个钟头来，我一直试着与你……你说我傻不傻？哎！你说什么？我，一个坏蛋！……唉，奥尔加，你别生气。我的汽车抛锚了，怪不得我。离巴黎八十里……你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喂，亲爱的，你怎么样？在做按摩？……啊！美丽的奥尔加，我不在你那儿，真遗憾……”他听到那边咔嚓一响，美丽的奥尔加生了气，把电话挂上了。“真走运，”他自我解嘲道，“她气疯了。唉！我也开始腻烦了，这位陛下。”

“博罗斯蒂里亚王后！”库维尔用责备的口气嘀咕道，“连王后也玩腻了！”

“我有比她更好的了，库维尔。”拉乌尔叫道，“那天来的姑娘，你知道是谁？不知道？嗨！你可不大机灵！……是德·埃勒蒙侯爵的私生女。侯爵真是个迷人的家伙。我们一起在乡间住了两天。我很讨他喜欢。他把女儿许给我了。你将作我的男宾相。啊！顺便告诉你，他要把你赶出门。”

“嗯？”

“或至少，他可能把你赶出门。因此，你不如先提出来。给他留一句话，告诉他你妹妹病了。”

“我没有妹妹。”

“那正好。这就不会给她带来厄运了。然后，带着你那些破衣服溜走。”

“去哪儿躲呢？”

“去桥下。除非你更愿意住在我们的奥特伊那幢小房子车库顶上。愿意？那么，去吧。快一点。尤其当心，别把我岳父家里弄乱了。不然我会让人把

你关进牢房的。”

库维尔吓坏了，赶忙离开。拉乌尔仍留了很久，检查是否散落了什么可疑的东西，又把废纸烧掉，到了四点半钟，才又坐汽车走了。到里昂火车站，他打听维希来的快车在哪个站台进站，然后便来到人家指示的站台出口站着。

在下了车匆匆朝出口走来的人群中，他看到了戈热莱那壮实的身躯。侦探拿出证件向检票员晃了晃，便通过了。一出站，便有一只手搭在他肩上。一个亲热的面孔在对着他笑。一张笑吟吟的嘴对他说话：

“怎么样，侦探先生？”

戈热莱不是轻易就大惊小怪的人。他当了那么久的警察，奇人奇事还见得少吗？不过他还是觉得困惑，似乎说不出是什么感觉。拉乌尔觉得奇怪：

“亲爱的朋友，怎么啦？我想，您没病吧？我来接您，是想让您高兴呀！总之，这还是表明了您的友好和亲热吧……”戈热莱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拖到一边，声音气得发颤，说：“好大的胆子！你以为昨夜在废墟，我没觉察出是你吗？混蛋！无赖！……再说，你得跟我去警察总署，到那儿把话说清楚。”他开始扯开嗓门，惹得好些行人都驻足观看。

“你要乐意，去就去嘛，老伙计。”拉乌尔说，“可你要好好想一想，我来这儿，同你说话，是有要紧事的。我可不是来自投虎口的！老虎要咬人，可没有什么乐趣！”

这番话震住了戈热莱。他忍住说：

“你想说什么？有话快说吧！”

“我得同你说一个人的事情。”

“谁的事情？”

“你憎恨的一个人。你的私敌。一个被你逮住又溜了的家伙。你时时都盼望逮住他。逮住他是你职业的光荣。要我说出他的名字吗？”

戈热莱脸稍稍一白，低声问：

“大个子保尔？”

“是大个子保尔！”拉乌尔肯定道。

“那又如何？”

“怎么，那又如何？”

“你来车站接我，就是为了跟我说大个子保尔的事？”“对。”

“这么说，你有什么情况要告诉我？”

“比这好得多：有东西要送给你。”

“什么东西？”

“逮捕他的机会。”

戈热莱没有出声，不过拉乌尔注意到一些细微的迹象，如鼻孔直颤，眼皮直眨，表明他内心十分激动。他小声问：“八天以后？十五天以后？”

“今晚。”

鼻孔和眼皮又是一个劲地颤和眨。

“什么价？”

“三个半法郎。”

“别说傻话……你要什么？”

“让我和克拉拉安宁。”

“我答应你。”

“说话算话？”

“说话算话。”戈热莱假惺惺地笑着肯定。

“另外，除你以外，还得派五个人。”

“天呐？这么说，那帮家伙人不少？”

“可能不少。”

“我带五个壮小伙子来。”

“你认识阿拉伯人吗？”

“当然！一个可怕的家伙。”

“他是大个子保尔的左右手。”

“说下去吧。”

“他们每晚聚在一起喝酒。”

“在哪儿？”

“蒙马特尔，螯虾酒吧。”

“我知道那地方。”

“我也知道。他们下到一个地下室。在那儿，可以从一道暗门逃跑。”

“正是这样。”

拉乌尔又详细说清楚：

“六点三刻在那儿见。你们大伙拿着枪冲进地下室。我先进去。不过当心！别朝一个头戴英国马夫帽的好人开枪。那就是我。我装成那模样等你们。另外，安排两个人把守暗门，防止有人逃走。行吗？”

戈热莱久久地打量他。为什么不一块去那酒吧呢？难道这是什么花招？是变着法子害他？

戈热莱仇恨大个子保尔，但也同样憎恨这家伙。这家伙昨夜在城堡废墟是那样轻易地捉弄了他，让他吃了那么多苦头，受了那么多屈辱。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这家伙的提议又是多么大的诱惑！缉获大个子保尔！……这样一桩功勋会引起多大的轰动！“好吧！”戈热莱心想，“改天再抓这家伙吧……还有那金发克拉拉。”

于是，他大声补上一句：

“说好了，六点三刻，发起突然攻击。”

十 螯虾酒吧

经常光顾螯虾酒吧的，都是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潦倒沦落的画家，一事无成的报人，丢了饭碗的职员。另外，一些脸色苍白、样子可疑的年轻男子，一些戴着有羽毛饰的帽子、穿着颜色鲜艳的胸衣、涂脂抹粉的姑娘也不厌恶这地方。不过来这儿的人基本上还算是安分的。如果想找一个更有意思的节目，或者更特别的气氛，那就不必进来，只须从外面走进一条死胡同，来到店堂后面。一个肥得流油的大胖子倒靠在扶手椅上，在那儿等你。那就是老板。

每个新来的人都必须在这把扶手椅前面停下，与老板说几句话，再朝一道小门走去。进门后是一条长长的走廊，然后又是一道用铁钉加固的门。推开这道门，音乐声飘然而出，夹杂着烟草味和热烘烘的发霉的气味。

爬下十五级台阶，或不如说，爬下砌在墙上的直落落的十五根梯棍，便下到一个宽敞的穹顶地下室。这天晚上，里面有四五对舞伴在翩翩起舞。一个盲人在拉着小提琴给他们伴舞。里处，一张锌皮柜台后面，端坐着老板娘。她比老板还胖，佩带着玻璃小饰物。

十二三张桌子都坐满了人。有一张桌子旁，坐着两个男人，在默默地吸烟。这是阿拉伯人和大个子保尔。阿拉伯人穿着橄榄绿外套，戴着一顶脏兮兮的毡帽。大个子保尔戴着鸭舌帽，穿着无领衬衫，扎一条栗色绸围巾，脸上化了妆，显得苍老憔悴，灰头土脸，邋邋遢遢。

“你涂抹得真差！”阿拉伯人嘲弄说，“像个百岁老东西，就要咽气的样子。”

“让我安静点好不好。”大个子保尔说。

“不，就不。”另一个说，“你给自己披上一张百年老皮，也就罢了。可你别显出这胆小怕死的样子。总之，你这样怕全没有理由！”

“不对，理由有一大堆。”

“什么理由？”

“我觉得被人盯上了。”

“被谁？你在一张床上从没睡过三晚……连自己的影子都信不过。你周围都是自己的伙伴。你瞧瞧他们，总共二十几个顾客，就有十二三个小伙子或者姑娘愿为你两肋插刀。”

“因为我给了他们钱。”

“那又怎么样？他们不是把你当国王一样护卫？”其他顾客或单个或成双结队来到。有的坐下来，有的立即上场跳舞。阿拉伯人和大个子保尔以怀疑的眼光盯着他们。阿拉伯人向一个女侍使了个眼色，低声问道：

“对面这英国佬模样的是什么人？”

“老板说，是个马夫。”

“来过吧？”

“我不知道。我是新来的。”

盲人拉出一首探戈。一个女人，脸上像涂了层石膏，用颤抖的次女低音唱起来，唱到庄严深沉的地方，全场一片肃静，充满伤感。

“你知道你挂记的是什么？”阿拉伯人低声问，“是克拉拉。她逃走后，你就打蔫了，一直没有恢复过来。”

大个子保尔使劲按他的手。

“你住口吧……我想的不是她为什么逃跑，……而是那个混蛋。那家伙可能恋上她了。”

“拉乌尔。”

“啊！我真恨不得干掉他，那家伙！”

“要干掉他，首先得找到他。四天来，我四处奔走打听，累得要死……可什么也没找到！”

“可必须把他找到。不然……”

“不然，他会宰了你？其实你还是怕。”

大个子保尔跳起来。

“怕？你疯了。只是我觉得，我知道，我和他之间有一笔帐要算的。两人之中总有一个要趴在地上。”

“那你希望他趴在地上，是吗？”

“当然！”

阿拉伯人耸耸肩。

“傻瓜！为一个女人……你总是为女人的事惹麻烦。”“对我来说，克拉拉不是女人，是我的命根子……没有她我活不下去。”

“她可从没有爱过你。”

“正是……想到她爱另一个人，我就受不了！……你确实肯定，那天下午，她是从拉乌尔房里出来的？”

“是的，我跟你说了……我从门房口里套出了话。给一张钞票，想知道什么就能问出什么。”

大个子保尔握紧拳头，咬牙切齿骂了几句。阿拉伯人继续说：“然后，她又上了侯爵家。她下来的时候，在夹层楼道里有人推搡起来了。戈热莱去了那儿。可是那小妮子跑了。晚上，她和拉乌尔潜入侯爵的套房找东西。”

“找什么呢？”大个子保尔沉吟道，“她一定是拿我那把钥匙进去的。我还以为丢了呢？……但他们找什么呢？他们策划什么阴谋对付侯爵呢？有一回，她告诉我，她母亲认识那老头子，临死前告诉了她好些那老头的事……我问她那是些什么事？她不愿回答我……那是个怪女孩！我对她一点也不了解……倒不是她喜欢撒谎……不。她就像她名字的意义那样，克拉拉也就是意味着清纯。但她也有心计，藏得住话。”

阿拉伯人嘲笑道：

“老伙计，打起精神吧……你都要哭了。你不是告诉我，今晚有一家娱乐场新开张，你要去参加？”

“是啊。去蓝色娱乐场。”

“那好，另找一只母鸡吧。这是救你的办法。”

这时地下室里挤满了顾客。烟雾腾腾。有十五对在跳舞唱歌。盲人尽量把琴拉响一点，石膏脸妇人尽量把嗓子扯大一点。姑娘们袒露出肩膀，立即被老板娘训斥几句。她要求女人衣着检点。“什么时候了？”大个子保尔问。

“七点差二十……不到二十。”

又过了片刻。大个子保尔说：

“我发现那马夫望了我两次了。”

“也许是警察总署的家伙。”阿拉伯人打趣道，“你去请他喝一杯吧。”

他们不作声了。提琴加上了弱音器，奏出如泣如诉的曲子，接着戛然而止，在静寂之后，石膏脸女歌手将再唱出几个凝重的音符就结束这一曲探戈。

常客们都熟悉这个曲子，非常有礼貌地等着。她唱出了一个又一个音符，突然从天花板上响起一声尖厉的哨音。受惊的顾客立即朝柜台涌去。

猛地，楼梯口的门打开了。出现了一个人，两个人。接着戈热莱出现了。他举着枪对准众人，喝道：

“举起手来！谁敢动就……”

他开了一枪，吓吓大家。他的三个手下溜到楼梯下面，也叫道：“举起手来！”

四十多位顾客都服从了，对着警察乖乖地举起双手。可是涌向柜台想夺路逃走的人流实在太猛，以致那个英国马夫虽然第一个站起，却无法从人群中开出一条路，到达大个子保尔身边。老板娘拼命抗议，可是无济于事，她的柜台还是被人流推翻了。柜台下面有一道暗门。逃跑者你推我挤，哭爹叫娘，一个个钻进门里逃跑。可是有几秒钟，人流卡在门口不动了。原来有两个人争先恐后，打了起来。英国马夫站到一把椅子上，认出了阿拉伯人和大个子保尔。

两个人在人群中拼命挤，都不愿被逼过来的警察抓住。有人朝他们开了两枪，没有击中。阿拉伯人在推挤中跪倒在地。大个子保尔则钻入黑乎乎的出口，把门推上了，把正好赶到的警察挡在门外。

戈热莱得意地笑着，跑了过来。有五个歹徒没来得及跑出去。“真是一场精彩好戏。”他低声说。

“尤其是，如果大个子保尔在外边被逮住，那就更精彩了……”戈热莱打量这个英国佬，认出是拉乌尔，便肯定地说：“他跑不了。我派弗拉芒守在外面。那是个壮实小伙子！”“快去，侦探先生。还是去看看好。”

戈热莱作了些吩咐。他的手下把几个歹徒捆绑起来，把其他顾客赶到一个角落，拿手枪比着，不许他们乱动。拉乌尔拉住侦探。

“等一等。您吩咐他们，让他们准许我和阿拉伯人说几句话。他在那儿。应该从他嘴里问出点情况……不过，用不了多久。”戈热莱表示同意了，接着走开了。

拉乌尔走到阿拉伯人身边蹲下，低声对他说：

“你还认得我吗，嗯？是我，拉乌尔，伏尔太沿河街那个人，上次给你两千法郎的。你还想要两千吗？”

阿拉伯人嘟嘟囔囔：

“可是……我不愿背叛……”

“是啊，是大个子保尔把你拦住了，没让你逃跑。不过他不拦也没用，因为他也跑不了，在出口就会被逮住的。”阿拉伯人大怒，忿忿地说：

“废话！还有一个出口，新开的，……一道楼梯通向死胡同。”“妈的！”拉乌尔气恼地说，“这就是信赖戈热莱的结果！”“这么说，你是警察？”

“不是。不过有时也合手干干。我能帮你什么忙吗？”“眼下什么也不要帮，因为他们会把钞票搜去的。可是他们没有证据，拿我没办法。我出来后，请把钱给我寄到七十九局，A、R、B、E信箱留局待领。”

“这么说，你信得过我？”

“必须相信你。”

“你说得有理。你要多少？”

“五千。”

“乖乖！你的胃口可不小。”

“一分也不能少。”

“好吧。只要你说出的情况靠得住，……只要你不提金发克拉拉，我就给。你说，在哪儿找得到大个子保尔？”“是的，该他倒楣……他害了我……今晚，……十点钟……可以在蓝色娱乐场找到他……那是一家新开的夜总会。”“他一个人去那儿？”

“对。”

“他去那儿干什么？”

“他还是希望找到那个金发小妞……他那个情妇，嗯？……只是，这是场盛大的晚会……你看到的不会是大个子保尔。”“那么是瓦尔泰克斯？”

“对，瓦尔泰克斯……”

拉乌尔又问了几个问题，但阿拉伯人似乎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再不开口。

再说，戈热莱这时也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拉乌尔拖着他就走，一边嘲弄他：

“你在发牢骚，嗯？有什么办法？你们办起事来，总是像一群傻瓜，也不彻底摸清情况。不过，没关系，你也不必苦恼了。”“阿拉伯人说了。”

“没有。不过没关系。我来挽回你办的傻事。今晚十点，我们在蓝色娱乐场检票口见。你换上便装，免得引人注目。”戈热莱有些困惑。

“是啊，”拉乌尔坚持说，“换上便装，礼服和皮鞋。在面颊上鼻子上扑点粉，嗯？你的面颊红通通的！……你的鼻子是个酒糟鼻！等会儿见，朋友……”

拉乌尔走回停在邻近一条街上的汽车，开车穿过巴黎，回到奥特伊的寓所。在那一段时间，那里是他的主要住所，活动中心。在一条人迹稀少的林荫大道旁边，有一座相当小的花园。花园里有一座没有特点的小楼，色彩灰旧，毫不引人注目。两层楼面窄窄的，每一边只有一个房间。

背面那间房朝向一个院子。院里有一个废弃的车库。院子入口在另一条街。拉乌尔的所有住所都这样开了侧门，这是最基本的保安措施。楼下是餐厅，由两间房组成，很深，摆了不多几件家具。二楼有一间舒适豪华的卧室，附带浴室。两个仆人，即忠心耿耿的贴身男仆和老厨娘，则住在空车库楼上。拉乌尔把汽车停在百米远处。

八点钟，他上桌吃饭。库维尔走过来，告诉他侯爵六点到家了，年轻姑娘没有露面。拉乌尔有些不安。

“那么，她一定在巴黎哪个角落，孤孤单单，没人保护，弄不好，还会落到瓦尔泰克斯手里。现在是去争取成功的关键时刻。库维尔，你和我一起吃饭。然后，你陪我去音乐厅。穿上礼服。你打扮一下，还是挺帅的。”

拉乌尔打扮了很久，还不时停下来，做些柔体练习。他估计晚会一定十分隆重。

“好。”看到库维尔，他夸赞道，“你像个大公……”秘书漂亮的长须一直垂到一件精美的衬衣硬胸上，圆滚滚的肚子上面，挺着一副外交家的胸脯。

十一 蓝色娱乐场

蓝色娱乐场是在香榭丽舍大道一家著名咖啡音乐厅原址上建成的一家新娱乐设施。它的开张是社交界的一大盛事。寄出了两千张请柬，邀请名流显贵，艺术家和名声很好的接近上流社会圈子的女人光临。

大道边高大的树木下面，亮着一片月亮般蓝幽幽的冷光，照着后面建有原始式立柱、贴满广告海报的前厅。拉乌尔在钟响十点时，手持请柬来到，这时，来宾已从检票员面前川流而过，涌入大厅。

拉乌尔吩咐库维尔：

“不要显出认识我的样子。不要靠近我。但要在我身边，尤其在戈热莱身边转。戈热莱是我的对头，我像防备鼠疫一样防备他。他要是能够一箭双雕，把拉乌尔和大个子保尔都拿获，是决不会错过机会的。因此，时时盯着他，耳朵也要多留神。他肯定带了警察，会向他们发号施令，那时不仅要听清他的话，连他没说不出的意思也要摸清楚。”

库维尔一本正经地点头答应，那齐刷刷的漂亮胡须向前一拂一摆地，仿佛在向敌人挑衅：

“明白了。”他郑重地说，“可是，要是我来不及通知您，他们就动手了，那怎么办？”

“你就伸开双手，甩出你那胡须，保护我逃走。”

“要是他们硬要闯过去呢？”

“不可能。你那部胡须太让人肃然起敬了。”

“可是……？”

“如果他们不尊敬你，你就打死也不让他们过。喏，先不说了，那就是戈热莱……离开我，别让他见到，跟在他身边。”

戈热莱按照吩咐，穿着怪模怪样的便装，衣服闪闪发亮，紧巴巴的，袖笼处窸窣作响，一顶折叠礼帽出了故障，他也就干脆不打开，就这么瘪瘪塌塌地戴着，一张脸上扑了不少面粉；肩上神气地披着一件颜色分明、折痕鲜明的旧雨衣。拉乌尔小心翼翼地走过去，说：

“好家伙！都认不出来了。地地道道的绅士……这样别人就不会注意你了。”

“他在嘲弄我哩。”戈热莱大概这样想，因为他脸上显出生气的表情。

“你的人呢？”

“有四个，”戈热莱肯定道，“他们又带了七个。”“跟你一样化了装吧？”

拉乌尔环顾四周，立即注意有六七个男子，都能够看出，是警察伪装成大绅士模样的。于是他站在戈热莱前面，使这个侦探无法向手下示意指出谁是拉乌尔。

宾客还在源源不断地涌进来。拉乌尔低声说：

“喏，那儿……”

“在哪儿？”戈热莱立即问。

“检票口附近，在两个女士后面……一个大个子，系一条白丝围巾。”

戈热莱转过头，小声说：

“可这不是他……不是大个子保尔……”

“是他，装扮成绅士模样。”

侦探仔细看了看：

“确实……也许……啊！坏蛋！”

“是啊，但是，是个出身贵族的坏蛋，嗯？他这副模样，你从没碰见过吧？……”

“碰见过……碰见过……我想……是在赌场……可我没有想到。他的真名叫什么？”

“他要是高兴，会告诉你的……但尤其要当心，不要引起不必要的骚动……不要太匆忙……等他离开时再抓，这样也就知道他来这儿是干什么了。”

戈热莱走过去与自己人说话，告诉他们大个子保尔是谁，又走近拉乌尔。他们两人一起走进去，也不说话。大个子保尔走向左边。他们走向右边。

圆形大厅渐渐热闹起来。里面有二十道色调深浅不一的蓝光，时而交叉，时而碰撞，时而融合，构成一片迷幻多变的世界。宾客挤在桌子周围，人数超过了容纳能力的一倍。大家又唱又闹。一家香槟酒店的人跑过来跑过去，恨不得立即把所有伸过来的酒杯斟满。

节目的新颖之处在于，大家在场中央的舞池里跳舞，每一曲终了，就穿插一个咖啡音乐厅的节目。演唱在大厅里边一个小台上进行。节目串接非常快，间不容缓，十分紧凑。逢上叠句，全场观众就齐声高唱。

戈热莱和拉乌尔站在右边过道上，手拿节目单，把脸遮去一半，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瓦尔泰克斯。那家伙站在二十步开外，伛起背，尽量不显得高大。戈热莱监督他的人在他身后转悠。演完一个印度的杂耍节目，便开始了一曲探戈。一曲华尔兹跳完，又插上一个小喜剧。接下来是走钢丝，唱歌，单杠表演，其间一直穿插着舞曲。人群变得兴奋，陶醉，欢欢喜喜，闹闹哄哄。一群小丑上场了，人群更是叫呀，骂呀，沸反盈天。这时台上亮出一块大木牌，上面用彩笔绘出一个蒙面女郎的窈窕身姿。与此同时，二十个灯光字屏同时打出节目名称《蒙面舞女》。乐队奏响乐曲。蒙面女郎从后台跳出来。她上身披着一条条绸带，在肩头和胸脯上交叉，下身穿一条蓝色宽幅裙，上面缀满金片，稍微动一动，赤裸的大腿就露了出来。

有一刻她在台上一动不动，就像一尊极优美的希腊塔纳格拉出土的陶俑。一条金丝织的薄如蝉翼的纱巾，遮住了她的整个面部和部分头部。有几圈松松的金发从里面露出来。“妈的！”拉乌尔咬牙骂道。

“什么？”戈热莱问道。

“没什么……没什么……”

可是拉乌尔极为专注地盯着那金色的头发，那姣美的身段……她跳起舞来，开始时十分舒缓，以看不见的动作渐渐移动，保持着固定的身姿，看不出身体有半点颤动。她就这样踮着赤脚尖，绕着舞台转了两圈。

“别瞧她，给我盯着大个子保尔的脑袋。”戈热莱低声道。拉乌尔被禁止看那舞女，于是转过来看大个子保尔。只见那家伙看得十分专心，连脸都扭歪了，紧张得近乎痛苦。为了看得更清楚，他又挺直了身子。他的眼睛疯狂地盯着蒙面舞女。戈热莱发出一声暗笑：

“你说，他那副模样，是因为那头金发么？那金发让他想起了克拉拉……除非……除非……”

他迟疑了一下，不知要不要说出这突然冒出的想法。最后，他还是说了出来：

“除非……是啊……也许这就是她，他的女友……也是您的女友。这真有趣！”

“您疯了！”拉乌尔冷冷地回答。

不过，他一开始也冒出了这个念头。首先，他只看到那发式和颜色完全一致，鬈发也是那样松松的。后来，瓦尔泰克斯的激动，他盯着那金色的纱巾想窥出里面那张面孔的努力给拉乌尔留下很深印象。于是他明白了，瓦尔泰克斯之所以有这种神态，是因为他了解，他应该了解克拉拉作为舞女的才华，是因为他大概在别的地方，别的舞台上见过她跳舞，是因为他熟悉她那清纯的优雅气质和那梦一般朦胧的形象。

“是她……是她……”拉乌尔自语道。

不过，这可能吗？怎么想得到，德·埃勒蒙侯爵的女儿这个外省姑娘，竟拥有这种才华，竟从事这门职业？怎么想得到，从沃尔尼回来后，她竟有时间回家修饰打扮，穿上舞服来到这儿！不过，他刚开始怀疑这点，就又被自己的理由驳倒。在他乱纷纷的头脑中，一些可能的事实极为合情合理地串接在一起。不，这也许不是她，但是，他能够不明不白，就一口否认不可能是她吗？舞台上，在观众越来越兴奋的情绪中，她的动作渐渐变得热烈奔放。她旋转着，动作准确到位，倏地一下停住，接着又随着乐队的节奏翩翩起舞起来。她的两条腿高高地弹起，这使得公众格外激动。她那两条修长舒展的玉腿，比起弯曲的手臂来，更有活力，更为柔软，更加灵活自如。

戈热莱指出：

“大个子保尔似乎想去后台。我想大家是可以随意去那儿的。”确实，过道尽头，无论是左边还是右边，都有人爬过一道栏杆，进入后台。一个检票员守在栏杆上，尽力劝阻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可是不起作用。

“是啊，”拉乌尔也看出了大个子保尔的企图，“是啊，他试图去后台接近她。喂，你的人应该守着旁边马路的演员出入口，一旦有情况，就要冲进来。”

戈热莱同意这个意见，就走开去布置人马。过了三分钟，正当侦探努力集合手下时，拉乌尔离开了大厅，赶在警察之前，绕娱乐场走了一圈。库维尔来到外面，走到他面前，向他报告了自己听到的情况。

“我刚听到戈热莱下命令，先生。他命手下逮捕您和蒙面舞女。”

拉乌尔担心的正是这一点。他不清楚那舞女是不是昂托尼娜。不过戈热莱弄清这一点没有任何危险。如果真是昂托尼娜，那么她夹在警方和大个子保尔之间，那就完了。

他开始跑起来。他害怕。他见到过大个子保尔那冷酷而带有威胁意味的面容，心想假如那歹徒面对昂托尼娜，真可能干出种种暴行。

拉乌尔和库维尔进了那道小门。“警察。”拉乌尔扬扬名片，对门房说。门房让他们通过了。

他们上了一道楼梯，过了一条走廊，来到演员化妆室。恰好在这时，那个舞女从一间化妆室里出来。刚才在观众的喝彩声中，她回来披上了一条披肩，准备演出下面的节目。她锁好门，从后台挂满的服装中穿行。她一回到台上，掌声又噼噼啪啪响起来。拉乌尔觉得全体观众都站起来，热烈地欢呼她再度出台。这时，他突然发现大个子保尔就在旁边，两只拳头握得紧紧的，额上青筋直暴，狠狠地看着那舞女经过。于是拉乌尔确信她就是昂托尼娜。他真切地感到了不幸女人即将面临的危险……他搜索戈热莱的眼睛。这蠢东

西在干什么？他难道不明白战场在这儿，在这狭窄的场地上，不明白这里将发生什么事，他和他的手下必须到场？

他决定立即拉开战幕，把敌人尚未找准目的的威胁引到自己身上。于是他轻轻地拍拍瓦尔泰克斯的肩膀。那家伙扭头一看，立即认出了拉乌尔那张他又恨又怕的嘲弄人的面孔。“您……您……”他满怀仇恨，嗫嚅道，“您是为她来的吧？……陪她来的？”

他还是压住了冲动。虽说他们离大群观众远一点，但周围来来往往的人不断，还有想上前偷看表演的，还有布景的拉幕的，替演员管理服装的……声音大了会被人家听到的。

拉乌尔冷笑着，用同样的语气低声说：

“对，我是陪她来的。她把保护她的担子交给了我……似乎有些坏蛋在找她。你想这不是让我来玩一回吗？”

“为什么是让你来玩一回呢？”另一个低声问。

“因为我干什么事，总是要干成。这成了习惯。”瓦尔泰克斯气得发抖。

“你干成了吗？”

“当然！”

“笑话！除非我死了你才干得成。可我还活着！还在这儿！”“我也在这儿。而且，刚才，我也在地下室里。”“哎！什么？”

“那个马夫就是我。”

“混蛋！”

“是我把警察领来的，把你堵在窝里。”

“可是没抓住我。”瓦尔泰克斯说，努力装出笑容。“刚才，是没抓住。可是今晚，是瓮中捉鳖，你跑不了。”瓦尔泰克斯向他逼过来，瞪着他的眼睛。

“你说什么？”

“戈热莱在这儿，带了他的人。”

“你撒谎！”

“他在这儿。我告诉你，是要让你快逃。走吧，还来得及……”瓦尔泰克斯惊恐地察看四周，像一头被追捕的野兽。显然，他接受了逃跑的想法。拉乌尔觉得轻松，因为他首先考虑的，是解除昂托尼娜受到的威胁。瓦尔泰克斯溜走，也是调开警察保护年轻姑娘的一个办法。

“走吧，走，快走……唉，还呆着不动，太傻了……快走吧。”可是为时太晚。那舞女跳下舞台，在后台出现了。与此同时，戈热莱领着五个警察，从楼梯口出来，穿过演员化妆室，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戈热莱见到敌人，立即朝他扑过来。瓦尔泰克斯一脸凶相，尚在犹豫。他看看向这边走过来，又惊恐地停下的舞女，又看看离他只有五六步远的戈热莱。怎么办？拉乌尔朝他扑过来。他闪身挣脱出来，冷不防把手伸进口袋，抽出一支手枪，对准舞女。

在一片喧嚷和恐慌之中，枪声响了。拉乌尔立即把伸出去的双手又收了回来。子弹大概穿过布景，射向空中。可是舞女吓得晕倒在地上。

这一切都发生在不到十秒钟的时间里，引起了一阵混乱。在推搡之中，人们看见戈热莱扑到大个子保尔身上，把他拦腰抱住，叫他的手下：

“弗拉芒，快来帮我！其余的人，去抓拉乌尔和舞女！”这时大家看到突然出现了一个大腹便便的小个子先生，胸前飘着一部白胡子。他气愤地分

开两腿，拦住那几个警察，斥责他们行为粗暴。而一个十分潇洒的先生则趁着混乱，弯下身，抱起蒙着金色纱巾的舞女，背在背上。他就是拉乌尔。他得到库维尔大无畏的保护，相信自己可以抢在警察前面，大群观众会使他们行动困难。于是他背着人就朝大厅跑。他觉得只有从这边才能逃走。

他没有估计错。后台发生的事情，观众一点都不知道。一支滑稽可笑的黑人爵士乐队正在大声吼着一曲探戈。一些人又走进舞池跳起来。观众笑着唱着。当拉乌尔从右边栏杆挂满的黑礼服中走出来，双手托着一个女人走下楼梯时，观众一眼便认出那是蒙面舞女。他们以为这是开玩笑，以为是某个杂技演员，打扮成绅士模样，托着战利品绕场一周，以显示自己的力气。一排排的观众自动为他闪开，待他通过以后又迅速合拢，而且更紧密，更加阻拦了那些随后试图通过的人。一些椅子桌子被移了地方。这时从后台传出喊声：

“抓住他！……抓住他！”

大家笑得更开心了，越来越以为是玩笑。爵士乐队发狂一般地奏着乐器，扯着喉咙高唱。没有一个人拦路。拉乌尔微笑着，头稍向后仰，举重若轻地往前走，一直走到大厅门口。狂热的观众使劲为他鼓掌。

有一道门为他打开了。他走了出去。观众以为他会绕娱乐场一圈，再走回舞台。检票员和警察都被这出乎意料的节目吸引了，谁都没想到这里面有问题。不过，拉乌尔一走到外边，就把舞女放下来，重新背在肩上，跑过一块块灯光照亮的地方和树下一片片暗处，朝邻街飞跑。

跑出五十余步，他才听到有人在叫：

“抓住他！抓住他！”

他不再加快步子。他的汽车就在不远处，停在那一长溜汽车阵里。那些司机有的睡觉，有的扎堆聊天。他们听到叫喊，没有马上反应过来，一个个面面相觑，互相探问，都觉得不安，却没有一个行动。

拉乌尔把舞女塞进汽车。她仍然昏迷不醒，但至少不动也不作声。他开始发动汽车。好在发动机一下就转起来了。“我如果走运，”他寻思，“就不要碰上塞车，一帆风顺。”永远都得相信运气。这是拉乌尔的一条原则……运气再一次偏爱他。汽车没有被堵住。汽车启动时警察离他只有二十来步远了，可是他一下就把他们甩远了。

他小心翼翼地，然而高速地驶到协和广场，驶过塞纳河，顺着河岸行驶。他的另一条原则，就是不能滥用机遇。“唔！我们到了。”他自语道。

自他采取行动以来，他这是第一回问自己：

“她是昂托尼娜吗？”

他刚才正是坚信她是昂托尼娜，才果断出面干预的。而现在，他的信心离他而去。信心曾突然产生现又同样突然消失了。不可能，不可能。她不可能是昂托尼娜。表明她不是昂托尼娜的证据太多了。刚才，他认为她是，是未经思考。他那些肯定的证据必然是经不起检查的。大个子保尔是个疯子，精神错乱，他的情绪不能反映事实真相。

拉乌尔忽然笑了起来，有时候，某个女人的秘密搅得他心慌意乱时，他真希望自己天真单纯！一个真正的中学生……不过是一个对冒险着迷的中学生。无论如何，是昂托尼娜还是别的女人，这点并不要紧！反正他救的是一个女人，而且是最热情、最可爱的女人。他提出什么要求，她能拒绝吗？

他又加快速度。他迫切需要弄清她的身份。她为什么要用一块纱巾蒙

面？难道是怕丑陋的面容或者可怕的残疾会破坏美好躯体的形象？另一方面，如果她面容姣美，那她又是出于什么理由，什么担心，才不让观众欣赏呢？是由于精神失常？还是心血来潮？还是为了爱情？

他又一次驶过塞纳河，沿着河堤行驶。汽车驶进奥特伊，驶过外省的一些街道。接着，到了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他把车停下。那女人不曾动弹。

他俯下身，对她说：

“您能站起来，上楼吗？明白我的话了吗？”

没有回答。

他推开花园栅栏门，摁响门铃，然后抓着舞女的两条手臂，把她抱在胸前。他感到她的身子紧贴着自己的身子，她的嘴离自己的嘴这样近，他闻到了她的呼吸，觉得陶醉。

“啊！你是谁？你是谁？”他嗫嚅着，充满了欲望和好奇心，“是昂托尼娜，还是个陌生女人？”

他的仆人出来了。

“把汽车开到车库里。别来打搅我。”

他进了小屋，匆匆上楼，好像抱的是一个很轻的东西。进了房间，他把女人放在长沙发上，跪下来，解开她头上的金色纱巾。他高兴地叫起来：

“昂托尼娜！”

他盯着她看了两三分钟，然后，取来嗅盐让她闻，又在她太阳穴上和额头上拍了冷水。她微微睁开眼睛，看了他好久，慢慢地恢复了意识。

“昂托尼娜！昂托尼娜！”他动情地连声叫道。

她含着眼泪朝他微笑。这笑容里含着苦涩，但又含有多么深的柔情！

他寻找她的嘴唇。她会推开他，就像在沃尔尼城堡客厅里那样，还是欢迎他呢？

她没有抵拒。

十二 双面笑佳人

仆人把早饭给他们送到房间里的独脚小圆桌上，侍候他们用完。卧室窗户打开了，下面就是花园。从那里升起女贞树的花香。窗户左右两边各有一株栗子树。透过枝叶，可以看见林荫大道，树冠上方，是艳阳高照的蓝天。于是拉乌尔喃喃说起话来。他胜利的喜悦——斗败戈热莱、大个子保尔，以及征服可爱的克拉拉的喜悦——全部化作可笑的激情，滑稽的吹嘘，化作荒唐、有趣，质朴坦率，大言不惭的话语，滔滔不绝，不可抗拒地奔泻而出。

“说吧……再说下去……”昂托尼娜时刻盯着他的眼睛。那里面饱含忧伤，又饱含青春的欢乐。

他说完了，可她还在要求：

“说吧……说给我听……把我知道的也说给我听……喏，把你在沃尔尼城堡废墟上和戈热莱斗的事再说一遍，还有客厅里拍卖会的情景、你和侯爵的谈话。”

“可你在那儿，昂托尼娜！”

“那没关系！凡是干的事，凡是你说的话，都叫我激动。再说，我还有好些事情没弄明白……比如说，那一夜你到了我房间，是真的？”

“是到了你房间。”

“你不敢靠近我？”

“确实不敢！我那时怕你。你在沃尔尼城堡时很不好接近。”“在那之前，你去了侯爵的房间？”

“是的，去了你教父的房间。我想看你母亲那封信是什么内容。这样我才得知你是他女儿。”

“我呢，”她若有所思地说，“我在他巴黎的书桌里翻出了妈妈的相片，就知道了这件事。那晚上的事你还记得吧？不过这无关紧要。今天该你说话。再说下去吧……给我说说……”他又开始说起来。他给她叙述拍卖会的情况。他模仿各人的声音神气，一会儿是拘泥可笑的公证人奥迪加先生，一会儿是焦急的感到震惊的德·埃勒蒙侯爵，他也模仿了优雅柔和的昂托尼娜。

她抗议道：

“不，这不是我……我可不是这样。”

“你前天，还有那次来我家，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一副神气，还有这样……喏，这样……”

她笑起来，可是没有让步。

“不……你没有看清楚……我是现在这样子。”

“正是，”他叫起来，“我知道，你今早就是这模样，眼睛亮亮的，牙齿白得耀眼……跟那天那副外省小妞，还有城堡里那个小女孩模样完全是两码事。你变得不同了，但我还是发现了你那份矜持和腼腆。它们没有变，我还是见到了你的金发。昨晚我就认出你的头发……还有你罩着舞蹈服的苗条可爱的身姿。”她仍穿着那套舞蹈服，上身是绸带结成的短衣，下面是缀满亮片的蓝裙，模样儿是那样惹人怜爱，他一下来了激情，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

“是啊，”他说，“我猜出是你。只有你才有这种媚人的样子。不过，你蒙住面，还是让我琢磨了很久！我抱你逃出来时，心里好怕呀！幸好是你！是你！明天我抱的仍然是你，等我们远走高飞，到别处生活时，我一辈子拥

抱的都是你。”

有人轻叩房门。

“进来。”

是仆人。他送来报纸和几封信。信已被库维尔拆阅，并分了类。“啊！很好，我们来看看对蓝色娱乐场、戈热莱和大个子保尔，报上是怎么说的……大概，螯虾酒吧的事也会提到。多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呐！”

仆人走了出去。拉乌尔立即展开报纸读新闻。

“好家伙！我们上了头版……”

他一眼见到报道那事件的标题，脸色就阴了下来，快活顿时消失了。他骂道：

“啊！这群白痴！这戈热莱竟有这么蠢！”

他小声念道：

在警方搜捕蒙马特尔一家酒吧的行动中漏网的大个子保尔，在蓝色娱乐场开业晚上被捕，但再度从戈热莱探长及其部下手中逃脱。

“啊！”昂托尼娜惊恐地说，“真可怕！”

“可怕？”他说，“为什么可怕？有朝一日他会再次落入法网的……这事由我负责……”

其实，他得知这个消息十分烦恼，十分愤怒。一切要从头开始。那危险的匪徒再度逍遥法外，这就意味着昂托尼娜会再次受到一个冷酷敌人的追踪，威胁。这家伙肯定不会放过她，只要有就会把她置于死地。

他匆匆读完文章。里面提到了阿拉伯人和几个小喽罗被捕。警察围绕他们大吹大擂。文章还提到大个子保尔企图杀死蒙面舞女，但一个观众将她救走。文章怀疑那观众是大个子保尔的情敌，但没有提供任何能使人想到是拉乌尔的细节。

至于蒙面舞女，谁也没有见过她的真面目。娱乐场经理是凭柏林一家经纪人事务所的证明聘用她的。去年冬天她在那儿表演，当时“没有蒙面”，大获成功。拉乌尔继续念：

“两个星期前，”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补充说，“她不知从什么地方给我打电话，说她在开业那天将准时参加演出，只是出于个人的原因，要蒙面表演。我同意了，觉得这样也许别具魅力，想等演出当晚再问她原因，谁知她昨晚八时才到，似乎一切都装扮停当，而且一来就把自己关在化妆室里。”

拉乌尔念完问她：

“这些都是真的？”

“是的。”克拉拉说。

“你跳了多久了？”

“我从小就跳。只为自己高兴，不给别人看。母亲死后，我拜一个老舞蹈家为师，上了一些课，以后就四处旅行。”“你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克拉拉？”

“你别问我。我是独自一人，有许多男人向我献殷勤……我有时不能保护自己。”

“你是在哪儿认识大个子保尔的？”

“瓦尔泰克斯？在柏林。我并不爱他。但他对我有影响。我没有提防他……有一夜，他撬开我的门锁，闯入我的房间。他极为强暴……”

“这混蛋！……你和他混了多久？”

“几个月。然后，在巴黎，他犯了案。警方包围了他的住所。当时我正好和他在一起，这样才知道他就是大个子保尔。我吓坏了，就趁他反抗时跑了。”

“到外省躲起来了？”

她迟疑了一下，回答道：

“是的。我本想改变生活，另找点活干。可是做不到。我没有经济来源，只好通知娱乐场，说要去那儿表演。”“可是……你为什么去见侯爵呢？”

“最后一次努力，想摆脱这种放荡的生活，求得他的保护。”“这样，就有了去沃尔尼城堡的旅行？”

“是的。昨晚，回到巴黎，我独自一人，一时头脑发热，就去了娱乐场……跳舞的快乐……还有，不能不遵守诺言……再说，我签的协议也不过一星期。我更不愿……我是那样害怕！……你明白，我害怕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没有理由，”他说，“因为有我在哩。现在，你不是到这儿来啦？”

她在他怀里缩作一团。他喃喃道：

“你真是奇怪的小姑娘！是这样出人意料！……是这样不可思议！……”

这一天，和随后的两天，他们都没有离开过小屋。他们从报纸上阅读有关他们这个事件的所有消息。这些消息常常是编造出来的，因为警察经常得不到任何结果。此次亦然。唯一符合事实的推测，就是那蒙面舞女可能是金发克拉拉，从前报道大个子保尔的消息时曾被提到过的女子。至于瓦尔泰克斯的名字，根本不见提起，戈热莱和他的手下也未发现对手的真实身份。他们从阿拉伯人嘴里什么也没得到。

这期间，拉乌尔与昂托尼娜感情越来越深。昂托尼娜仍有许多事儿要问，他则有问必答，努力满足她永不疲倦的好奇心。反过来，她似乎是越来越把自己关闭在神秘之中，又把这种神秘当作自己的避难所，躲在其中。有关她本人，她的过去，她的母亲，她眼下的工作，她隐秘的内心，她对侯爵的意图，在他身边扮演的角色，等等，她都缄口不言，保持沉默。惊疑的、执拗的、痛苦的沉默……或者是躲躲闪闪，支支吾吾，欲言忽止。“别，别，拉乌尔，我求求你，别问了。我的生活，我的想法，没有什么意思……你就爱我这个样子吧。”

“可恰恰是我不清楚你是什么样子。”

“那就爱我在你面前出现的这个样子吧。”

她跟他说这话的那天，他把她领到一面镜子前，打趣说：“今天你在我眼前的模样，是一头秀美的头发，两只无比纯净的眼睛，叫人心旷神怡的微笑……可是还有叫我不安的表情，我认为从中看出——你不怨恨我吧？——看出一些想法，……可你清秀的面容又让我怀疑自己看错了……到明天，你在我眼睛里又换了模样。同样的头发，同样的眼睛，但笑容却不同了。我从你的表情里看到的，是纯真，是健康。你就是这样时刻变化，一时是外省小妞……一时是遭受命运折磨迫害的妇人。”“不错，”她说，“我身上是有两个女人……”

“对，”他漫不经心地说，“两个女人互相搏斗……有时互相排斥……两个女人的微笑完全不同。因为，你两副面容的区别就在于笑容。有时是天真的，青春的微笑，嘴角微微翘起……有时是苦涩的、看破红尘的微笑。”

“拉乌尔，你更喜欢哪一种呢？”

“从昨晚以来，喜欢第二种……更神秘更隐晦的那种……”由于她不说话，他便快活地叫她：

“昂托尼娜？……昂托尼娜，要不，叫你双面笑佳人？”他们一起走到打开的窗户前。她对他说：

“拉乌尔，我有个请求。”

“我预先就答应你。”

“那好，别再叫我昂托尼娜了。”

他觉得不解。

“不再叫你昂托尼娜？为什么？”

“这是从前那个外省小妞的名字……真诚纯朴地面对生活的小女孩。自我叫我克拉拉，金发克拉拉以后，就失去了这个名字……”

“那么……？”

“叫我克拉拉……直到我又变回原来的我。”

他笑起来。

“原来的你？亲爱的，我都搞糊涂了！你若还是那个外省小妞，就不会在这儿，也不会爱上我！”

“不会再爱你，拉乌尔！”

“轮到我向你提问了：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就是你。”她动情地说。

“你有把握吗？我自己都不清楚。我有那么多的身份，扮过那么多角色，连我本人也认不出自己了。你明白吗，我的小克拉拉——既然你希望我这样称呼你——你明白吗？在我面前你别脸红，因为，不管你可能干了什么，我都比你有过之而无不及。”“拉乌尔……”

“如果……像我这样的冒险家生涯……并不总是十分美好的。你是否听说过亚森·罗平呢？”

她浑身一颤：

“什么？你说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我只是拿来作个比较……还是你说得有理……我们彼此指责又有何益？克拉拉和昂托尼娜，两个名字一样温柔一样纯洁。克拉拉，我最爱的就是你这个人。至于我，虽是个不驯服的臣民，却是个诚实的，有情有义的人，尽管可能不会永远忠诚，却迷人，专注，有许多优点……”拉乌尔笑着，搂着她亲吻；吻一下，说一声：

“克拉拉……温柔的克拉拉……忧伤的克拉拉……谜一般的克拉拉……”

她摇着头，说：

“是啊，你爱我……可你刚才说了，你是个用情不专的人……上帝啊，你会让我痛苦的！”

“你会幸福的！”他快活地说，“再说，我也并不像你认为的那样不专。难道我骗过你吗？”

轮到她笑起来。

蓝色娱乐场的事件，公众和报纸议论了一个星期。接着，由于调查毫无进展，种种假设相继落空，大家也就不再关心这个话题了，再说，戈热莱拒绝一切采访。记者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克拉拉稍稍放心之后，便在每天傍晚出门走走，不是在环城大道一带的商店里购物，就是去树林散步。拉乌尔也

选择这个时刻去赴约。他不陪伴她，怕招人注意。

有时，他也从伏尔太沿河街经过，看看六十三号。他估计大个子保尔会在这边转悠，警察也可能在这里设下圈套。他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这以后，他就派库维尔假装在河堤边的旧书摊上翻书，监视这一带的动静。有一天，就是他带走克拉拉的第十五天，他来到这儿，隔着老远，看见克拉拉从六十三号出来，钻进一辆出租车，往相反的方向去了。拉乌尔没有试图跟踪。他向库维尔使了个眼色。库维尔走过来，受命去向看门女人打听情况。过了几分钟，他走回来，告诉拉乌尔侯爵尚未回来，但那金发女子已经有两次在同一时刻从门房前面经过，上楼按响侯爵家的门铃。因为仆人也不在家，她就走了。

“怪事，”拉乌尔想，“她什么也没告诉我。她要干什么呢？”他回到奥特伊那幢小屋。

一刻钟以后，克拉拉也回来了，气色鲜润，精神饱满。他问她：

“去树林散步了吧？”

“对。”她说，“空气新鲜，对我很有好处。走一走真惬意。”“你没去巴黎吗？”

“没去。为什么问这话？”

“因为我见到了你。”

她毫无察觉地说：

“你见到我……在想象中吧！”

“见到活生生的你。”

“不可能。”

“我向你肯定……我的眼力很好，从不看错人。”她望着他。他是说真的，甚至相当郑重，声音里有一丝指责的意味。

“拉乌尔，你在哪儿见到我了？”

“我看见你从伏尔太沿河街那所房子里出来，上了汽车。”她显出尴尬的微笑。

“你确信是我？”

“肯定是你。问看门女人，她也说你这是第三次去了。”她一脸通红，不知如何是好。拉乌尔又说：

“这几次登门造访其实很自然，但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呢？”见她不回答，拉乌尔在她身边坐下来，轻轻地握住她的手，说：“克拉拉，你总是神秘兮兮的，太不应该了！你要是知道，老是这样互相戒备，会把我们引到何种地步，就不会这样了！”“唉！拉乌尔，我根本没有戒备你！”

“你没有戒备我。但你的所作所为却好像是在戒备我。这样下去，事情就危险了。亲爱的，我们好好聊一回吧。你难道不明白，你今天不愿告诉我的事情，我总有一天会知道的。谁知道到那天是不是太迟了呢？说吧，亲爱的。”

她已经准备服从了。她的面容有一瞬间放松了，眼睛里流露出悲伤和无奈的神情，似乎她预先就为自己要说的话感到害怕。到后来，她却没有了勇气，双手捂面，泪雨滂沱。

“对不起，”她含糊不清地说，“请你明白，我说不说无关紧要……这对现在的事将来的事毫无影响……对你来说，这只是一点芝麻小事……可对我就要紧了！……你知道，女人都是孩子……有些怪念头！……也许我错

了……可我不能……请原谅。”他不耐烦地挥挥手，说：

“算了。不过我坚决要求你不要再去那边。不然，你哪天会碰上大个子保尔，或者他的哪个同伙。你愿意发生这种事？”她立即着急地说：

“那你也别去了。你和我一样有危险。”

他答应了。年轻姑娘保证不再去，甚至答应十五天内不出小屋……

十三 埋伏

拉乌尔说对了，伏尔太沿河街那座房子已经被人监视，不过不是经常的，持久的。不然，拉乌尔担心的冲突早就发生了。从警方的角度来看，戈热莱不该把监视任务交给下面的警察小队，自己只在沿河街短暂地露一露面。再说，他那班人执行他的命令也极为不力。因此，金发女郎的几次造访，以及库维尔常常冒失的转悠才没有被发现。另外，看门女人也背叛了戈热莱。她通过库维尔收了拉乌尔的钱，又通过瓦尔泰克斯的一个同伙收了她的钱，因此给警方提供的情报都是空空泛泛互相矛盾的。瓦尔泰克斯的监视则紧得多。三四天来，一个蹩脚画家，留着灰白的长头发，戴着宽边毡帽，佝偻着背，拿着一个颜料盒、一个画架和一张折叠椅，每天上午十点，来到德·埃勒蒙公馆对面五十米开外的人行道上，把那一团团颜料往画布上涂，说是描绘塞纳河两岸的风光以及卢浮宫的轮廓。这就是大个子保尔，就是瓦尔泰克斯。他的装束越是古怪，他的画越是吸引人围观，警察就越没有想到要查查他的身份。

不过大个子保尔五点半就离开了，所以没有看到金发女郎，因为她是那个时候以后才去的。

拉乌尔去沿河街的次日，大个子保尔得知了这个情况。他看了看表，在画布上涂了最后一笔。这时一个声音在他旁边小声说：“别动。是我，索斯泰纳。”

本来有三四个人在围观，这时都陆续离去。但又有一些人停下步子来看。

索斯泰纳看上去像个壮壮实实的钓鱼人，他俯下身子，带着行家里手的兴致欣赏着作品，用只有瓦尔泰克斯才能听见的声音说：“您读了下午的报纸吗？”

“没有。”

“阿拉伯人又被提审了。您说得对，是他出卖了您，并供出了蓝色娱乐场的晚会。不过他不愿说得太多，也拒绝与您作对。他没有供出瓦尔泰克斯这个名字，也没说出拉乌尔和那小妞。因此，这方面都还安全。”

索斯泰纳直起身，换了一个角度审视画面，又望望塞纳河，然后又俯身看画。他手上拿了个望远镜，隔一阵子就拿来朝远处望望。他接着说：

“侯爵后天从瑞士回来。那小妞昨日来这儿，跟看门女人说的，让她转告几个仆人。这么看来，小妞和侯爵有联系。她住在哪儿？没法打探到。至于库维尔，他又让人搬走了几件家具。我能肯定是他。因此，他是在给拉乌尔干。据看门女人说，他也在这一带转悠。”

画家尖起耳朵在听，却拿着一枝笔在空中比划，似乎在测量尺寸。那同伙大概把这当作一个信号，因为他朝指示的方向瞧了一眼，发现一个衣服不整的老头在栏杆边一个书摊上翻书。那老头转过头时，露出一部整齐漂亮的白胡子，别人一眼就认得出。索斯泰纳小声说：

“我看到了。这是库维尔。我去盯着他。今晚，还是在昨天的酒吧见面吧。”

他走过去，慢慢接近库维尔。库维尔拐了几个弯，无疑是想摆脱有可能跟踪的人。可是他没有想到要仔细察看一下别人的面孔，也就没有注意到大个子保尔和他的同伙。他往奥特伊那边走，把那个钓鱼人模样的家伙也带了过去。

大个子保尔还等了一个钟头。克拉拉这一天没来。但戈热莱却出现在街当头，于是他赶紧收拾行头，溜走了。晚上，他的团伙成员在蒙马特尔小比斯特罗酒吧聚集，这地方取代螯虾酒吧，成了他们约会的地方。

索斯泰纳与他们会合。

“行了。”他说，“他们住在奥特伊，摩洛哥林荫大道二十七号一座小屋里。我看见库维尔在花园栅门口按铃。栅门自动开了。八点差一刻时，我又看见那小妞回来了。同样一套程序，她一按铃，门就开了。”

“他呢，你见到了吗？”

“没有。不过，他肯定住在那里。”

大个子保尔思索片刻，说：

“不过……动手之前……我想亲自去摸清情况……明早把汽车给我准备好。十点钟动身。我向上帝发誓，如果情况真是这样，克拉拉可别想逃走。哼！那婊子！”

次日早上，一辆出租汽车开到的大个子保尔租住的公寓门前停住，接他上了车。开车的是挺着肚子，红着脸膛，戴一顶草帽的索斯泰纳。

“上路吧！”

司机技术娴熟，很快就来到奥特伊的摩洛哥林荫大道。这是条宽阔的道路，两边种着小树，是从新近划成小块出卖的旧花园和旧庄园中间开拓出来的。拉乌尔的小楼就是这样一处产业的遗址。汽车驶过去一段距离才停下来。大个子保尔缩在汽车里，通过后面的玻璃，可以清楚地看到三十步外小楼的栅门和二楼打开的窗户。司机坐在驾驶座上看报纸。

他们不时地说上几句话。大个子保尔不耐烦地说：“妈的！这楼里似乎没住人。都一个钟头了，还不见有人动弹。”“当然呐！”那胖子索斯泰纳嘲弄道，“人家正是如胶似漆的时候，哪里会这么着急起床……”

又过了二十分钟。接着敲响了十一点半的钟声。

“啊！贱货！”大个子保尔脸贴在车窗玻璃上，咬牙切齿骂道，“还有那混蛋！”

在小楼的一个窗口，露出拉乌尔和克拉拉的身影，他们手肘撑在小阳台的栏杆上。从车上看得见他们紧偎在一起的上身，洋溢着欢乐和微笑的脸，还有金发克拉拉那一头耀眼的秀发。“走吧！”大个子保尔吩咐道，一张脸恨得直抽搐。“我看够了……臭婊子！……这一来，她就给自己判了死刑！”汽车启动了，朝奥特伊平民区驶去。

“停下！”大个子保尔吼道，“跟我来。”

他跳到人行道上，进了一家咖啡馆。里面有寥寥几个顾客。“来两杯苦艾酒……再借笔墨用用。”他吩咐。

他咧着嘴，一脸凶相，想了好久，然后，断断续续地小声说出自己的想法：

“是这样……对……是这样……叫她落进陷阱……算准了……既然她爱他，她就会落进陷阱……然后，我就逮住她……她得让步……不然，就该她倒楣了！”

一阵沉默。然后他问：

“可惜我没有他的笔迹……你没有吗？”

“没有。不过……我有库维尔的一封信，从夹层的书桌上偷来的。”

大个子保尔的脸豁然开朗。

“给我。”

他研究了笔迹，照抄了一些单词，全力模仿了大写字母的写法，然后，取了一张信笺，匆匆写了几行字，署上库维尔的名字。在一个信封上，他也同样模仿库维尔的笔迹，写了下面这个地址：

摩洛哥林荫大道二十七号

克拉拉小姐收

“多少号？二十七号……好……现在，听我说，记住我的每一句话。我要走开。是的，如果我留在这里，会做出蠢事。现在，你吃饭。饭后，你仍然去守在那儿。按理说，拉乌尔和克拉拉应该出门，各走各的路。拉乌尔先出来，然后克拉拉会出来散步。拉乌尔出门一个钟头，一个半钟头以后，你开车到小楼门口，按铃。等门一打开，你就显得不安的样子，把这封信交给那小妞。你念念吧。”

索斯泰纳念完信，摇摇头。

“地点选得不好。在伏尔太沿河街见面！多不合适！她不会去的。”

“她会去的。因为她想不到人家会骗她。她怎么可能想到我会选那个地方设陷阱呢？”

“就算是吧。可是戈热莱呢？戈热莱可能会见到她……见到您，老板……”

“你说得有理。喏，你把这封快信送到邮局去。”他写道：“有人向警方报告，大个子保尔及其同伙每天饮开胃酒时在蒙马特尔小比斯特罗酒吧聚会。”

“如果拉乌尔不出门，或者很晚才出门呢？”

“那就该我们倒楣。只好推到明天再说。”

他们分开了。索斯泰纳吃过午饭，又回去看守那幢小楼。拉乌尔和克拉拉在楼前小花园角落里待了四个多钟头。天气燥热。他们坐在一株老接骨木的树荫里，平心静气地交谈。拉乌尔要出门的时候，担心地问道：

“今天漂亮的金发女郎不开心。是为什么事发愁吗？有什么预感？”

“自从认识你以来，我就不愿相信什么预感了。不过，我们每次分开，我都有些忧愁。”

“只分开几个钟头嘛。”

“这已经够久了。再说你的生活……这样神秘！……”“要不要我把我的生活全告诉你，让你知道我干的好事？只是，你就得听一听那些坏事了！”

她过了一会儿，才回答：

“不。我宁愿不知道。”

“你说得有理！”他笑着说，“我也一样，不愿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事。不过我很清醒，哪怕是闭上眼睛，也把事情看得清楚。等会儿见，亲爱的。别忘了，你答应我不出门的。”“你也别忘了，你答应说不去沿河街那边的。”

克拉拉又压低声音补上一句：

“其实，最让我不放心的……就是你冒的危险……”“我从不冒险。”

“不对。我每次想象你在这小屋外边的生活，就看到你在匪徒和警察中间，匪徒们朝你扑过来，警察则恨你……”他接过她的话说完：

“就看到狗要咬我，瓦片要砸在我头上，火要烧在我身上！”“是这样！是这样！”她说，也变得高兴起来。她深情地吻他，把他送到花园的栅门口。

“拉乌尔，快去快回！只有一件事要紧，就是守在我身边。”她坐在花

园里，努力静下心来读书或者提起兴致做刺绣活。接下来，她回到房间，想休息休息，睡一会。可是她像丢了魂似的，干什么事都没有心思。

她不时地照照镜子。变化真大呀！这么多衰老的迹象！眼睛周围都有了黑圈。嘴皮松耷耷的，笑容也有了几分凄楚。“有什么关系，”她寻思，“反正他爱我这样子。”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好像漫无止境。

时钟敲响了五点半。

这时驶来一辆汽车，停下了。她听到声音，把身子探出窗外。果然，汽车停在栅门口。一个大胖子司机下了车，敲响门铃。她看到贴身男仆穿过花园，又拿着一封信走回来，边走边端详信封。

他上了楼，敲敲门，把信递给克拉拉。

“摩洛哥林荫大道二十七号，克拉拉小姐收。”她拆开信展读，立即哽塞地叫了一声，慌慌张张地说：“我去……我去。”

仆人提醒道：

“我想提醒太太您，主人刚才……”

他毫不犹豫，抓过信纸读道：

小姐，主人在楼梯平台受了伤，现在躲在夹层的书房里休息。一切还好。只是他想

见您。致意。——库维尔

笔迹模仿得很像，仆人原本熟悉库维尔的字，也就上了当，没有想到劝克拉拉别去。再说，克拉拉急成那副样子，他能劝得住吗？

克拉拉穿上外衣，跑过花园，隐隐看到索斯泰纳敦厚的面孔，问了一句，不等他答话就上了车。

十四 争斗

克拉拉一刻也未曾想到，这里面有诡计和陷阱。拉乌尔受了伤，甚至死了也说不定。因为她只想着这件事，再也顾不上考虑别的。即使她能够思考，可是在脑子里一片纷乱的情况下，她也只可能想到一些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拉乌尔到六十三号造访，碰上戈热莱和大个子保尔，发生冲突，动起手来，受伤后被抬到夹层休养。她想到的只是惨剧、灾难。她显然认为拉乌尔受了重伤，伤口很大，汩汩地往外冒血。

可是受伤，这只是最好的假设，她都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可以说，她一直认为他死了。她觉得，倘若交手的结果不是这么严重，库维尔信中的措辞会有一些区别。不，拉乌尔肯定死了。她无权怀疑这种结局。她突然发现，这个事件其实酝酿已久了。命运在让她接近拉乌尔的同时，就已经要求他不可避免地死亡了。一个克拉拉所爱的男人，一个爱克拉拉的男人，命中注定是要死的。她一刻也不曾想象她到达死者身边时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不管拉乌尔是与戈热莱，还是与大个子保尔发生冲突，伏尔太沿河街那幢房子的夹层肯定已处于警察的控制之下。因此，警察只要见到金发克拉拉，就立即会把这只久迫不获的猎物逮住。她甚至没有想到有这种可能，或者这种可能在她看来是无关紧要。如果拉乌尔不在人世了，那她被捕坐牢又有什么关系？她脑中萦绕不去的念头，她不再有能力把它们串起来，因此它们只是以零乱的句子，或更确切地说，以瞬息即逝的图像，毫无逻辑地连在一起，在她脑海里闪过。眼前的风景，塞纳河两岸的风光，房屋，街道，人行道，行人，杂糅在一起，缓缓地展开，急得她不时朝司机喊：

“快！快开！您怎么都没动呐……”

索斯泰纳转过那张友善的面孔对着她，似乎在说：“您放心，少奶奶，我们到了……”

确实，他们到了。

她跳到人行道上。

她递钱给他。他不要。她把钱往座位上一扔，也不看看周围的情况，就往一楼前厅跑。看门女人这时在天井里，她没见到，就匆匆往楼上跑。楼里这么安静，也没有人来迎接，她不免觉得诧异。楼梯平台上也没有人。没有一丝声响。

这种状况让她觉得意外，却没有缓除她的冲动。她仍旧不顾一切地往厄运设下的陷阱冲，那份疯狂，几乎含有自我了结的希望，含有与拉乌尔同赴黄泉的无意识的愿望。

门微微打开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她也不大清楚了，只知道有一只手伸到她脸上，寻找她的嘴，把一条绸围巾揉成一团，塞进去堵住，另一只手抓住她的肩膀，凶狠地往前一推。她失去平衡，踉跄几步，跌进大房间，扑在地板上。

这时，瓦尔泰克斯一下平静下来，不慌不忙地插上保险销，又随手把客厅门带上，稍稍朝地上的女子欠下身来。克拉拉并没有昏过去。她很快就摆脱了麻木的状态，明白自己落进了陷阱。她睁开眼睛，惊骇地望着瓦尔泰克斯。面对这个软弱无力，毫无生气，伤心绝望的对手，瓦尔泰克斯嘿嘿笑起来。这种笑声，她从不曾听过，它是那样残忍，因此，除非是昏了头，才会去祈求他怜悯。

他把她提起来，放到长沙发上坐下。屋里就剩了这张沙发和那把大扶手椅可以坐坐。接下来，他打开相连的两间卧室的门，说：“卧室里没人。套房门关紧了。谁也不可能来救你。克拉拉，没有任何人，包括你的好朋友。尤其是他，更不可能来救你，因为我让警察去盯着他了。因此，你完了。你知道剩下该干什么事。”他复问一句：

“你知道剩下该干什么事吗，嗯？你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吗？”你撩开一幅窗帘。汽车停在外边。索斯泰纳在人行道上望风。瓦尔泰克斯冷笑道：

“各方向都有人看守。管保一个钟头无事。而一个钟头里，要发生多少事呀！多少事，可我只要一件就够了。然后，我答应你，我们就一起走。我们的汽车就在楼下……我们可以坐火车……然后是美好的旅途生活……同意吗？”

瓦尔泰克斯朝前走一步。

克拉拉从头到脚都在发抖。她垂下眼睛盯着双手，想强忍着不抖，可是她的双手仍像树叶一般直颤。双腿也是这样。整个身体都是如此。她觉得全身发烧，又觉得凉透了心。“你害怕，嗯？”他问。

她含糊说道：

“我不怕死。”

“是的，可你怕将要发生的事儿。”

她摇摇头。

“不会发生什么事儿。”

“会，”他说，“会发生极为重要的事。它是我唯一想干的事。你想想我们已经发生过什么事，第一次……以后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接着干的事。你不爱我……我甚至要说你恨我。可你是最软弱的……每次闹得斗得疲倦了，没有力气了……你就……你还记得吧？”

他走过来。克拉拉在沙发上连连往后挪，一边伸出双手推开他。他打趣道：

“你准备好了吗……像从前那样……太好了……我并不祈求你同意……相反……当我吻你的时候，我倒愿意是强逼的……我老早就丢掉自尊心了……”

他的脸因为淫邪与仇恨而变得残忍，凶狠可憎。他的手指紧缩着，准备扼住，准备掐住这个脆弱的脖子。它很快就会抽搐，发出临终的粗重喘息……

克拉拉在沙发上站起来，跳到扶手椅背后，躲开他的攻击。桌子抽屉微微打开了，里面放着一把手枪。她伸手去抓，却来不及，被他拦住了。于是她在房间里奔逃，差点摔倒，最后还是被那可怖的手指抓住了。那只手立即掐住她的喉咙，把她所有的力气都夺去了。

她两腿发软，跪下去，倒在沙发上。她的腰弯了。她觉得自己要失去知觉了……

可是那只可怕的手松了一点。前厅的门铃响了，在这间房里响起轻轻的回声。大个子保尔朝那边扭过头，侧耳倾听。没有新的动静。保险销插上了。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他正准备再度抓紧猎物，突然恐惧地咕噜了一声。两个窗户间跳跃着一束亮光，吸引了他的目光，他一下惊住了，目瞪口呆，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超现实的不可思议的奇迹。

“他！……他！……”他惊慌地嘎嚅道。

这是幻觉还是恶梦？他清清楚楚地看到墙上有一块光亮的地方，像是电影银幕，上面映出拉乌尔得意的面孔。不是一幅肖像画，而是活生生的面孔，眼睛是动的，带着作自我介绍时那种亲切愉快的微笑，仿佛在说：

“怎么？是啊，是我。您没有料到我会来，哎？那么看到我您高兴吗？我也许迟到了几分钟。不过我会追回来的，我就进来了。”果然，响起了钥匙插进锁眼的声音，保险锁的钥匙也插进去了，接下来是推门的声音……瓦尔泰克斯直起身子，恐慌地望着门口。克拉拉听到声音，紧张的面容松弛下来。

门被推开了，不像是被强行闯入的人或发起攻击的人猛力撞开的，而像是被一个心情愉快回家来，发现家里井井有条，东西都在原位，几个好朋友正在亲热地谈论自己的人轻轻推开的。他毫不为难，也无防备，从瓦尔泰克斯身边走过，关掉银幕，然后对对手说：

“别显出这副上断头台的神气了。以后你可能会这个命，但眼前你没有任何危险。”

接着对克拉拉说：

“小姑娘，你看，不听拉乌尔的话，吃苦头了吧。先生大概给你写了一封信，对吧？拿给我看看。”

她把一张揉皱了的纸递给他。拉乌尔往上面扫了一眼。“只怪我疏忽了。”他说，“我本应该预见到这种圈套。这是老一套了，恋爱的女人免不了头撞进来。不过，小姑娘，现在用不着害怕了。快别皱眉了，笑起来。你看得明明白白，他是不侵害人的！一只绵羊……一只发呆的绵羊……这是因为，他大个子保尔想起了我们前几次交手，不想冒险投入一场新战斗。对不对，瓦尔泰克斯，嗯？你学乖了，是吧？学乖了，但又变得愚蠢了。怎么样，鬼东西！你把司机留在沿河街上了吧？尤其是他有一副特别的嘴脸，你那司机！……我立即认出他就是今早把车停在摩洛哥林荫大道的那家伙。下一次你要玩什么花招，先听听我的意见。”瓦尔泰克斯努力使自己从沮丧中恢复过来。他握紧拳头，眉头紧蹙，被拉乌尔的挖苦激怒了。拉乌尔见他这副模样，越发得意他说下去：

“说真的，老伙计，你反抗反抗吧！因为我跟你说了，今天你还不会上断头台。你还有时间习惯它。今天，只要你办一道小手续，就是轻轻地，恭恭敬敬地把你的手脚捆起来。完事后，我就打电话给警察总署，戈热莱会来取货的。你瞧，计划很简单……”拉乌尔每说一句，瓦尔泰克斯就增加一分愤怒。尤其是看到拉乌尔和克拉拉亲密融洽的样子，就更是怒不可遏。克拉拉不再害怕，甚至笑起来，并与情人一起嘲弄瓦尔泰克斯。想到自己这荒唐可笑的处境，想到在一个姑娘面前受了侮辱，他又鼓起了勇气。轮到他进攻了。他知道自己掌握了杀手锏，决定使出来，就怀着满腔怒火，准备一招击中要害。他坐在扶手椅上，脚拍着地，字斟句酌地说：

“这么说，你是想……把我交给司法当局啰？你先在蒙马特尔的酒吧，后来在蓝色娱乐场试过了，现在，你偶然碰到了我，又想利用这个机会，对不对？好吧。我不相信你办得成。不过，无论如何你得知道，你若办成了，会引来什么后果。她也该知道。尤其是她。”

他转向克拉拉，只见她仍坐在长沙发上，一动不动，神态安静多了，只是仍然紧张、焦灼。

“老伙计，去你的吧，你这套鬼话别来吓我。”拉乌尔说。“对你来说，

也许是鬼话，”瓦尔泰克斯说，“可对她来说，就非同小可了。喏，你瞧，她这副认真听我说话的样子。她知道我不是说着玩的，我不会浪费时间来说一通废话。我只说几句话，可句句都要紧。”

他低下头，直视克拉拉的眼睛：

“你知道侯爵是你什么人？”

“侯爵吗？”她问。

“对。有一天，你告诉我，他认识你母亲。”

“是的，他认识她。”

“那时，我就觉察到，你有几分怀疑，但没有证据。”“什么证据？”

“别装傻了。那一夜你来德·埃勒蒙家寻找的，就是我说的证据。我在你之前不久也翻了那个暗屉。你在那暗屉里找到了你母亲的相片。后面的题辞确凿无疑地表明了她与侯爵的关系。你母亲是侯爵的情妇。是一千零一个情妇中的一个。而你是让·德·埃勒蒙的女儿。”

克拉拉没有抗议。她在等着下文。瓦尔泰克斯继续说：“我向你承认，这只是个次要问题，我所以提出来，只是表明这个事实是真的。让·德·埃勒蒙是你父亲。我不知道你对他怀有什么感情，但这个事实可以影响你的行为。让·德·埃勒蒙是你父亲。而……”

瓦尔泰克斯的言语神态变得严肃起来，几乎到了一本正经的地步。

“而你父亲在沃尔尼城堡惨案中究竟充当了什么角色，你知道吗？这个惨案，你听说了，对吗？而且是听你的情郎说的。（说情郎这两个字时，瓦尔泰克斯显出多么气恼的样子！）你知道，我姑妈，一个叫伊丽莎白·奥尔南的女士，被人杀死，身上的首饰被抢走了。在这件事里，你父亲充当了什么角色，你知道吗？”拉乌尔耸耸肩膀。

“真是问得蠢。德·埃勒蒙侯爵充当的角色，只是一个客人，只不过处在现场罢了。”

“这是警察的说法。事实不是这样。”

“照你看，事实如何呢？”

“伊丽莎白·奥尔南是被侯爵杀死的，首饰也被他盗走了。”瓦尔泰克斯站起来，一边用拳头击着桌子，一边说出这句话。拉乌尔听了哈哈大笑。

“啊！这瓦尔泰克斯真是个有意思的人！好一个幽默家，一个真正的幽默家！……”

克拉拉很气愤，结结巴巴地说道：

“您撒谎！……撒谎！您无权……”

瓦尔泰克斯狂怒地凶猛地把自己的话又说了一遍。不过，他还是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又坐下来，详细讲出指控侯爵的理由：“我那时才二十岁，对伊丽莎白·奥尔南的私情一无所知。十年以后，我在家里偶然翻出一些信件，对此才有所了解。我弄不明白，这件事，侯爵为什么对司法当局一字不提呢？于是我独自作了调查。一天早上，我越墙进了城堡。你们说我看见了什么？让·德·埃勒蒙，他和看守城堡的人一起在废墟上散步，逐赶野物。让·德·埃勒蒙原来他是城堡的秘密主人！从那以后，我就四处寻访，把当时巴黎和奥韦涅的报纸都查遍了，我到沃尔尼来了十次，四处打听，询问村民，悄悄进入侯爵的生活，趁他不在时潜入他家，翻抽屉，拆信件。我这么干的想法就是要剥去这人的层层伪装，查明被他掩藏的极为严重的罪恶真情。当然检察院没有这个想法。”

“老伙计，那你找到了新东西啰？你真聪明！”

“我找到了新东西。”瓦尔泰克斯郑重其事地说，“甚至，我还把好些细节连系起来了。它们合情合理地再现出让·德·埃勒蒙的行为。”

“说下去吧。”

“是让·德·埃勒蒙向德·儒韦尔夫人建议请伊丽莎白·奥尔南去的。是他说服伊丽莎白·奥尔南去废墟唱歌的，是他指出废墟上演唱效果最好的地方，最后又是他领伊丽莎白·奥尔南穿过花园，一直走到台阶脚下。”

“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吧？”

“不，有时大家看不见，从他们转过第一层平台拐角，到伊丽莎白·奥尔南独自一人从一条灌木丛中的小路尽头出现，这中间的时间，比实际上走完这一小段路所需要的时间大约多了一分钟。这一分钟里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根据仆人的见证作出的假设是正确的话（司法当局根本没有仔细询问仆人），这一分钟里发生的事就很容易弄清楚了。因为要知道，伊丽莎白从灌木丛中出来以及后来站在废墟顶上的时候，大家已经发现她的项链不在颈上了。”拉乌尔又耸耸肩。

“他抢走那些项链，难道伊丽莎白·奥尔南不抗议？”“不，他没抢，是她交给他的。她认为这些首饰与她要唱的歌不协调。这倒是完全符合伊丽莎白·奥尔南的性格。”“侯爵接下这些项链，就回到城堡，将她杀死，这样就不必归还项链了！他通过圣灵的威力，把她杀死了！”

“不，他是让人把她杀死的。”

拉乌尔不耐烦了。

“可是，人们是不会为夺取演戏用的首饰，一些人造的红蓝宝石，而杀死心爱的女人的。”

“当然是这样。可如果这些宝石是真的价值连城，那人们就会狠心下手了。”

“哦！可伊丽莎白本人曾经声称这些宝石是假的。”“她是迫不得已。”

“为什么？”

“她已经嫁了人……这些首饰，是一个美洲人给她的。她曾是这美洲人的情妇。对丈夫，对嫉妒她的同伴，伊丽莎白·奥尔南只能保守秘密。这一点，我有纸写笔载的证据。另外，这些宝石无与伦比的美丽，我也有材料证明。”

拉乌尔觉得尴尬，不作声了，只是察看克拉拉的神色，见她把两手捂着脸，便问：

“那么究竟是谁杀的呢？”

“是谁也不曾注意的一个人。大家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城堡里……加西尤，一个可怜的牧羊人。如人所说，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他并没有疯，但是头脑简单。有证据表明，德·埃勒蒙在德·儒韦尔家作客期间，经常去见加西尤，送了他一些衣服、雪茄，还有钱。他这样做是为什么？目的何在？于是我也去拜访这位加西尤先生……我从他口里掏出一些情况。他试图跟我谈一个唱歌的女人……她唱着唱着就栽倒了……这些话说得没头没尾，前言不搭后语。有一天，我无意中撞见他在挥舞一个粗大的投石器。他看见一只鸟在他头上飞过，就使劲投出一块石子，击毙了飞鸟。这件事揭开了一个谜。我心里有底了。”

一阵沉默。接着拉乌尔问：

“以后呢？”

“以后？真相摆在这儿，不能不承认。加西尤受侯爵唆使、收买，那天躲在废墟高处一堵墙后面，用投石器把伊丽莎白·奥尔南击伤致死，自己溜走了。”

“这是推测？”

“不，是确信。”

“有证据？”

“有，而且是不容否认的。”

“这就是说……？”拉乌尔用漫不经心的口气问道。“这就是说，如果司法当局什么时候逮住我，我就要指控侯爵杀死了伊丽莎白·奥尔南。我要拿出所有的材料，证明那个时期德·埃勒蒙手头拮据，已经通过一家代理机构，寻找一份失去的遗产，却毫无结果；十五年来，他能够维持体面的生活，全靠那窃来的财宝。另外，作为伊丽莎白·奥尔南的侄子，我要求收回那些项链，至少，要得到等价的赔偿。”

“你一个铜板也别想得到。”

“就算是吧。可是德·埃勒蒙会名声扫地，会要坐牢。他是那样害怕，尽管不知道我究竟了解他多少底细，可我只要开口要钱，他从不拒绝。”

十五 谋杀

拉乌尔一边思索，一边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克拉拉陷于沉思，仍然一动不动，双手捂着面孔。瓦尔泰克斯站着，交抱双手，一副倨傲神气。

拉乌尔走到他面前停下。

“说来说去，你不过是个搞敲诈的家伙。”

“我首先想的是为我姑妈伊丽莎白报仇。今日，我收集的资料成了我的护身符。我要利用它们。你让我过去。”拉乌尔眼睛一直盯着他。

“还有呢？”他问。

“还有？”

瓦尔泰克斯以为他稳操胜券，他的威胁奏效，可以坐享胜利成果了。克拉拉的神态让他生出这种想法。

“还有，”瓦尔泰克斯说，“要我的情妇回来。我要求她一个钟头后回到我家里。地址我就给她。”

“你的情妇？”

“就是这位。”瓦尔泰克斯指着年轻女人说。

拉乌尔的脸一下白了。他加重语气说：

“这么说，你一直在打她的主意？……你还没死心？”“我不是不死心，”瓦尔泰克斯也激动起来，说，“我是要。她本是属于我的，我把她要回来。她本是我的情人……你挖了我的墙角。”

他没有把话说完，因为拉乌尔的面色是那样可怕。他下意识地伸手去口袋里摸枪。

两个不共戴天的情敌互相警惕地盯着对方。突然，拉乌尔原地跳起来，往瓦尔泰克斯踝骨处狠狠踹了两脚，紧跟着两只铁钳一般的手死死抓住他的两条胳膊。

瓦尔泰克斯痛得弯下身子，没有力气反抗，一下倒在地上。“拉乌尔！拉乌尔！”年轻女人叫喊着冲过来，“……别，我求求你……你们别打了……”

拉乌尔怒不可遏，把对手狠揍了一顿。他只想惩罚这家伙，别的事情一概没想。至于瓦尔泰克斯的解释，恐吓，他根本顾不上了。他逮住的，是一个跟他争夺克拉拉的情敌，一个曾经做过她的情人，以此大吹大擂，甚至拿过去做本钱来讨价还价的家伙。而这段过去，在拉乌尔看来，就意味着要挨一顿拳打脚踢，要揍得他再也耍不起威风。

“别，别，拉乌尔，我求求你，”克拉拉哀求道，“别，放了他。让他走，别把他交给司法当局。我求你了……为我父亲的事情……别……让他走。”

拉乌尔一边打，一边回答：

“克拉拉，你放心。他决不可能指控侯爵的。首先，他说的事是不是真的？其次，就算是真的，他也不会说的……因为说了对他没有好处。”

“不，”年轻女人哭着求他，“……不……他会报复的。”“没关系！这是头凶恶的野兽……我们得先下手为强，把他打发掉……不然，哪天他又会对您下手的……”

她不让步，阻止他揍瓦尔泰克斯。她搬出让·德·埃勒蒙，说他们无权让侯爵去承受一场告密的后果。

到后来，拉乌尔还是住了手。他的怒火渐渐弱了下来。他说：

“ 好吧。让他走吧！你听见了吗，瓦尔泰克斯？快滚吧！如果你胆敢碰一下克拉拉或者侯爵，那你就完了。好了，快滚！” 瓦尔泰克斯有几秒钟趴着不动。难道拉乌尔下手太重了，打得他喘不过气来，走不动？他撑着手臂爬起来，又倒下去，再撑起来，爬到扶手椅旁边，挣扎着站起来，可是身子打了个趔趄，又跪倒在地。可这一切都是假装出来的。其实，他没有别的目的，就是想靠近独脚小圆桌。突然，他把手伸进抽屉，抓住露出枪柄的手枪，声嘶力竭地大吼一声，转身对着拉乌尔举起手臂。这个动作虽然来得那样突然，那样快速，他却来不及开枪。有人已经抢在他前面动了手。只见克拉拉一个箭步插在两个男人之间，从胸衣里抽出一把刀，一下扎进瓦尔泰克斯的胸脯。动作之快，叫他想都没想到要抵挡，叫拉乌尔想制止也来不及。瓦尔泰克斯开始似乎浑然不觉，一点也没感到痛。不过，他平时那张蜡黄的脸，一下子变得毫无血色。接着他的高大身躯剧烈地摇晃了几下，忽然栽下去，上身和手臂扑到长沙发上，发出几声粗重的叹息，打了几个呃逆，便一动不动，归于寂静了。克拉拉手持那把血淋淋的刀子，瞪着惊恐的大眼睛，注视着瓦尔泰克斯踉跄着栽倒下去。当瓦尔泰克斯倒地时，拉乌尔不得不把她扶住。她吓得魂飞魄散，语无伦次：

“ 我杀了人……我杀了人……你不会再爱我了……啊！多可怕啊！”

他低声说：

“ 不对，我爱你……我爱你……可你为什么还要拿刀扎他呢？” “ 他要朝你开枪…… ”

“ 可是，小妹妹……枪里没上子弹……我放在那里……正是为了引诱他，让他别用自己的…… ”

他扶年轻女郎在扶手椅上坐下，把椅子转过来，让她见不到瓦尔泰克斯的躯体。然后他弯下身，仔细检查瓦尔泰克斯的状态，听了听心脏，小声说：

“ 还有心跳……但正在咽气。 ”

现在，他只想着她，想着他无论如何必须救助，必须带走的女子，便立即说：

“ 亲爱的，快走……你不能再在这里待下去……就要来人了…… ”

她闻之一震：

“ 我走开？……把你一个人留下？ ”

“ 你想想，要是人家见到你在这儿怎么办？ ”

“ 那么，你呢？ ”

“ 我不能扔下这人不顾。…… ”

他有些犹豫。他知道瓦尔泰克斯没救了，但他下不了决心离开，他心慌意乱，打不定主意。

她不肯让步：

“ 我不走了……是我杀的他……该留下该逮捕的是我…… ” 他一听这话慌了：

“ 决不行！决不行！逮捕你？我不同意……我不愿意……这家伙是个坏蛋。该他倒楣！……我们走吧……我无权把你留在这里…… ”

他跑到窗口，刚撩起窗帘，便退后说道：

“ 戈热莱！ ”

“ 什么！” 她惶恐地问，“ 戈热莱？……他来了？” “ 没有……他在监视房子，带了两个手下……逃不出去了。 ” 房间里有几秒钟慌乱。拉乌尔拿

了块台布盖在瓦尔泰克斯身上。克拉拉走过来又走过去，不知干什么好，也不知该说什么。那坏蛋在台布下颤动了几下。

“我们完了……我们完了……”年轻女子喃喃地说。“你胡说什么呀？”拉乌尔说，极为不安的时刻过去之后，他立即恢复了镇定，控制了情绪。

他苦苦思索，又看着表，然后抓起市内电话，用粗鲁的声音说：

“喂！喂！小姐，没听到我的声音吗？我不是要您接通哪个电话！喂！请值班的人来接电话……喂！值班的人吗？啊，是你，卡罗莉纳？多走运！亲爱的，你好啊……是这样……你往这儿打电话，别断，让电话铃响五分钟……房间里有一个伤员……得让看门女人听见铃声，上楼来。同意了，嗯？不是，卡罗莉纳，你放心……一切都很好……只是个小的意外事件，算不了什么……再见！”

他挂上话筒。电话铃响起来了。这时，他抓住情妇的手，对她说：

“来。过两分钟，看门女人就要来了，她会干必须干的事。她肯定认识戈热莱，可能会去找他。来吧，我们从上面逃走。”他的声音如此平静，他的手抓得这样紧，不容拒绝，以致克拉拉都没想到抗议。

他收起刀子，擦去电话机上的指纹，扯掉瓦尔泰克斯身上的台布，拆散控制墙上银幕的一套机关，领着克拉拉，让门大敞着就走了。

电话铃尖厉而固执地响个不停。他们来到四楼，也就是让德·埃勒蒙的套房顶上，仆人住的楼层。

拉乌尔立即开始撞门。门没锁死，也没上插销，稍用力就开了。

他们刚走进去，尚未把门合上，就听到楼道里一声惊叫。是看门女人发出的。她听到电话铃响个不停，就走上来看看，还只走到夹层敞开的门口，就见里面的客厅一片狼藉，长沙发上躺着瓦尔泰克斯的尸体，还在抽动。

“一切都安排得恰到好处。”拉乌尔说，又恢复了不慌不忙说挖苦话的习惯。“这下该看门女人行动了。她有责任。至于我们，就与事情没有干系了。”

四楼有仆人的卧室和阁楼间。仆人的卧室此刻没有人。阁楼间放着废置的箱笼和旧家具。这些房间门上锁着挂锁。拉乌尔扭开一把，打开阁楼间的门。里面有一个采光用的天窗。天窗不高，伸手可及。

克拉拉一声不吭，哭丧着脸，对他吩咐的事，一律机械地服从。有两三次，她反复说：

“我杀了人……我杀了人……你不会再爱我了……”我们看得出，她唯一想着的事，是她杀了人，以及她杀人这件事对拉乌尔的爱情的影响。至于她自己的安全，戈热莱探长可能正在进行的追捕，以及他们从屋顶出逃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她连念头都没闪一下。

“我们到了。”拉乌尔说，他正好相反，一门心思想虑的是怎样尽量扩大成功的机会。办事总有个轻重缓急嘛。“一切情况都对对我们有利。邻楼的五楼正好与这座楼的屋顶一样高。你得承认……”

由于她什么也不说，他只好换个话题，来说明自己满意确有理由。

“瓦尔泰克斯这家伙太笨了，反而证明我们的反击是迫不得已，是被逼出来的。因此，我们是正当防卫。他攻击我们……我们为了免遭毒手，只好这样。因此，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形势尽管有利，可也得躲避起来再说。拉乌尔深明此理，有充足的思想准备。他跳过了一道窄窄的朝向一间空房子的天井，又帮助克拉拉跳了过来。他们真有运气：他们进入的那套房间没有

住人，只散乱地放了几件家具，以及搬家未来得及带走的一些杂物。一条走廊把他们领到套房门口。门轻易就打开了。一道楼梯……他们下了一层楼，接着又下一层，最后来到夹层的楼梯平台上。拉乌尔小声说：

“我们商量一下。巴黎的每一栋房子都有看门人。我们走出去，不知会不会被这栋房子的看门人看见。无论如何，我们最好不一起走。你先出门。出门后就是一条直通码头的街。你向左拐弯，背向塞纳河。在右边第三条街五号，有一所小房子，叫郊区日本会馆。你进去，到候见厅等我。我过两分钟就到。”他搂住她的脖子，把她的头稍向后扳，深情地吻她。“来，亲爱的，勇敢一点……别这么愁眉苦脸了。想一想，你救了我一命哩。是的，你救了我的命。手枪里是有子弹的。”他很自然地说这句谎言，可是却不能解除克拉拉心中的包袱。她低着头走了，样子很可怜。

他探头往下看，见她出门往左边走了。

他数到一百下。为保险起见，又数了一百下。然后他就戴着帽子，架着眼镜走了出去。

他走上一条行人川流不息的窄街，一直走到第三条横街。左边一家店铺门口，挂着郊区日本会馆的招牌。门面十分简朴，但是客厅上方装了一排玻璃窗，陈设颇为高雅。

他没见到克拉拉。再说，客厅里也没有一个客人。拉乌尔十分不安，又回到外面，满街寻找，匆匆走回原来的楼房，又匆匆走回会馆。

不见克拉拉的影子。

他嘀咕道：

“真想不到！……我要等下去……我要等下去……”他等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有时匆匆跑到邻街看看，跑去跑回。

还是不见她的人影。

到后来，他冒出一个想法：克拉拉可能回奥特伊那幢小屋去了，就走了。他想，刚才克拉拉在沮丧之中，大概没有听清会合的地点，或者没有记住，就干脆回去了。她在那儿一定等得不耐烦了。

他跳上一辆出租汽车，并照他在紧急时刻的惯例，亲自开车。在花园里，他遇见仆人，然后在楼梯上又遇到了库维尔。“克拉拉呢？”

“她不在家。”

这对他不啻当头一棒。她去哪儿了？干什么？回家没找着人，他更加焦急不安。尤其是一个可怕的想法在他心中越来越膨胀，它是那样合乎逻辑，以致他越是琢磨，越觉得可怜的克拉拉肯定是走出了那一步。她失手杀了人，以为情人从此会对她憎恶，难道就不会生出轻生的念头？难道她不正是为此逃出来的？她的种种行为难道不表明了她不愿，不敢再见到他？

他想象着克拉拉独自一人，在暗夜游荡的情景。她沿着塞纳河踟躅。黑森森的河水被这里那里的灯光照着，闪着点点波光，在吸引着她。她慢慢地下到水里，奋身一跃，不见了。对拉乌尔来说，这一夜可怕极了。不管他如何惯于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也免不了作出种种假设。这些假设由黑暗配合，便像是确凿的事实。于是他悔恨不已，怪自己没有嗅出瓦尔泰克斯的陷阱，怪自己不该把事情弄得复杂，不该与克拉拉分开出门。他直到早上才睡着。八点钟，他从床上跳下地，似乎有什么使命呼唤他投入战斗。是什么使命？

他按铃唤人。

“有什么消息没有？”他问：“……太太的？”

“没有。”仆人回答。

“这可能吗？”

“先生问库维尔就知道了。”

库维尔进来了。

“这么说……她没回来？”

“没有。”

“没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

“你撒谎！……你撒谎！”他一把抓住秘书，吼道，“你撒谎！……是的，你的样子很为难。发生什么事儿了？说呀，蠢东西。你以为我怕知道真相吗？”

库维尔从口袋里抽出一份报纸。拉乌尔打开一看，立即骂了一句。

头版一栏文字上方，用大字赫然印着：

大个子保尔被杀。被杀者昔日的情妇，金发克拉拉被戈热莱探长在作案现场当场抓获。警方认为她是杀人凶手。她的新情夫拉乌尔是同谋。拉乌尔是在蓝色娱乐场开业当晚将她带走的，目前在逃，下落不明。

十六 佐佐特

这一次，偶然照顾了戈热莱探长。大个子保尔写的快信送到警察总署，他正好不在署里。他打听清楚那著名的金发女郎几次来伏尔太沿河街的时刻以后，每天就在那时刻来这里守株待兔。看门女人从夹层窗户向他呼叫的时候，他正好在那里。戈热莱像龙卷风似地闯进拉乌尔的夹层套间。不过，他一进房就收住了脚。倒不是大个子保尔断气的景象吓住了他，而是看到了那张可恶的扶手椅。椅背对着门。上次，拉乌尔就是用这张扶手椅骗过了他。

“停下！”他吩咐随来的两名手下。

他握着手枪，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接近扶手椅。只要椅子那边稍有动静，他就开枪。

戈热莱的两名手下惊异地看着他这样行动。直到他发现椅子那边没有人，才对手下说：

“正因为我们小心行事，才没有出事。”

他自以为这种作法很好，对此颇为得意。

放心以后，他才开始顾及那垂死的人。检查一番以后，他说：“还有心跳……可是很微弱……赶快叫医生……邻楼就有一位。”

他用电话向奥费弗尔河街报告发生了杀人案，大个子保尔正在落气，要求进行预审侦察，并补充说，伤者似乎经不起搬运。无论如何，来一辆救护车是必要的。他也同样通知了警察分局。然后开始向看门女人问话。从这个女人的回答里，从她描述的特征里，他更加确信金发克拉拉和她的情人拉乌尔是杀人凶手。这让他极为不安。当医生赶到时，他语无伦次地说：“太晚了……他死了……不过，还是试试吧……让大个子保尔活着，对司法机关，对我本人，都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对您也一样，大夫。”

但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更增加了忙乱。他的主要下属弗拉芒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克拉拉！我逮住她了……”

“嗯？你说什么？”

“金发克拉拉！我逮住她了。”

“妈的！……”

“她在码头上走来走去，我把她逮住了。”

“她现在在哪儿？”

“关在看门女人的房子里……”

戈热莱三步并作两步冲下楼梯，抓住年轻女子，又拖着她三步两跨回到夹层，凶狠地把她推到长沙发前。大个子保尔正在那里咽气。

“瞧，臭婊子，这是你干的好事……”

克拉拉惊恐地往后退。戈热莱压着她跪下来，吩咐手下：“搜她的身！刀子她一定带在身上……啊！这次，你可叫我逮着了，小妞妞，还有你的同谋，哎？英俊的拉乌尔……啊！你以为杀人是这么随意的么？警察只是对付狗的么？……”戈热莱见没有搜到刀子，更加恼怒。可怜的姑娘吓坏了，拼命挣扎，想挣脱出来。最后她精神崩溃，晕了过去。戈热莱一肚子的怨恨和怒火，仍不罢休。他把她抱起来，对弗拉芒说：“你留下，弗拉芒。救护车应该在下面……我过十分钟把她带回来……啊！您来了，警察分局长。”他对新来的人说，“我是戈热莱侦探……这里发生的事情，我这位同事会告诉

您的。问题在于缉捕拉乌尔，本案的同谋和唆使者。我呢，先把这个杀人凶手送走。”

救护车果然停在下面。从一辆出租汽车里，又下来三个侦探。他让他们去找弗拉芒，然后把克拉拉送上救护车，让她躺在垫子上，吩咐司机把车开到司法警察局。克拉拉一直昏迷不醒，被送进一间小房间。房里有两把椅子，一张帆布床。

这天晚上，戈热莱等了两个钟头，才能到克拉拉身边准备进行审问。这场审问，他盼了那么久，还没开始，就感到满心欢喜了。简单地吃过晚饭，他就准备开审。可是请来看护克拉拉的护士不同意，说年轻女人还不能回答他的讯问。

他又回到伏尔太沿河街，但没有了解到什么新情况。让·德·埃勒蒙在旅途中的地址不详，但他将在后天上午回来。到了晚上九点，他终于可以靠近克拉拉那张病床了。不过他的一腔希望立即化为泡影。克拉拉拒不回答。他问也好，逼也好，推测惨案的发生经过也好，拿成堆的罪名吓唬她也好，又搬出拉乌尔，说马上就要将他缉拿归案也好，她反正不开口，甚至也不哭，脸上木然，丝毫看不出内心活动。

次日上午，下午，情形亦是如此，她仍然不说一字。检察院指定了一位预审法官。这位法官准备推迟到第二天开始初审。听到这个消息，她回答戈热莱说——这是她第一次答话——她是无辜的，她不认识大个子保尔，她不知道这案子是怎么发生的，她在出庭之前就会获得自由。

这是否意味着，她相信拉乌尔无所不能，会来救她？戈热莱十分担心，便加强了看守，派了两名警察站岗。至于他本人，准备回家吃过晚饭，到晚上十点钟，再来这里，对克拉拉最后一次施加压力，那时她精疲力竭，一定无力抵抗。

戈热莱探长住在圣昂图瓦纳郊区一座旧楼里。有三间房子，布置得温馨雅致，让人感觉到有一个颇有情趣的女人在此收拾整理。的确，戈热莱结婚十年了。

即使是两情相悦结为眷属，婚后的日子仍可能变得不幸福。戈热莱夫人是个优雅迷人的红头发女人。要不是她对丈夫拥有绝对的权威，戈热莱恐怕早已忍受不了她那种性格了。她是个能干的家庭主妇，但比较轻浮，贪图快活，喜欢和男人打情骂俏，似乎不大顾及戈热莱先生的面子，本街区的舞厅她经常光顾，却不容丈夫规劝一句。再说，劝了也无济于事，她总有办法把你的话顶回来。

这天晚上，戈热莱先生匆匆回家吃晚饭，发现妻子还没回家。这种情况相当少见，偶有一次，夫妻之间总免不了大吵一场。对于不守时的事情，戈热莱向来难以容忍。

戈热莱站在门口，一下来了气，先就咬牙切齿地骂起来，把本来准备晚间要向克拉拉发作的怒火都倾发出来。到九点钟，人还没回来。戈热莱不耐烦了，问小保姆，得知妻子是穿了“跳舞的裙服”出去的。

“这么说，她是跳舞去了？”

“是的。圣昂图瓦纳街。”

他尽管醋意大发，也只好耐着性子等下去。舞厅这时休场了，可是戈热莱夫人还没回来，他能这样等下去吗？

到九点半，他想着审讯的事，心里着急，突然打定主意，到圣昂图瓦纳

街的舞厅去找人。他到的时候，还没开始跳舞，桌子旁边都坐着喝饮料的人。戈热莱去问舞厅经理。那人记起确实见过漂亮的戈热莱夫人，她由几个男子陪着，就在那边的桌子上，临出门前还喝了一杯鸡尾酒。

“ 喏……正好是和那边那位先生…… ”

戈热莱顺着他的指示望过去，立即觉得脚下发软。那先生的背影，体形，他都熟悉，确实熟悉。

他准备去叫警察。这是在这种场合下他能想出的唯一办法，他的意识也只能告诉他这个办法。不过有什么念头超过了他的责任感，制止了他去求助武力的想法。本来对歹徒和凶手，像戈热莱这样的好警察应去叫警察的。但另一种不可抵挡的念头——弄清戈热莱夫人的下落制止了他。他打定主意，怀着一肚子怒气，却又显出打怕了的样子，来到那人旁边坐下。

在那儿，他竭力克制自己，才没去揪住对方的领口。他在等对方发话。到后来，由于拉乌尔不开口，戈热莱终于忍不住，便骂道：

“ 混蛋！ ”

“ 贱种！ ”

“ 混蛋的混蛋！ ” 戈热莱又骂一句。

“ 贱种的贱种！ ” 拉乌尔回敬一句。

然后是一阵沉默。一个侍者走过来，问他们要点什么饮料。“ 两杯牛奶咖啡。 ” 拉乌尔吩咐。

两杯咖啡给两位先生送上来了。拉乌尔拿起杯子，友好地与邻座的杯子碰了一下，然后一饮而尽。

戈热莱尽管竭力忍着，还是恨不得揪住拉乌尔的领子，或者把手枪比着对方的鼻子。这些动作是他这一行的基本功，使出来他并不厌恶，可是，他就是动不了手。

面对这可恶的拉乌尔，他觉得自己的手脚都不听使唤了。他记起在城堡废墟、在里昂火车站大厅或在蓝色娱乐场后台与这个家伙的较量，便觉得十分泄气，本来他就是疯了也不敢向这个人发起进攻，现在则更没有胆量了。

拉乌尔十分友好地告诉他：

“ 她晚饭吃得很好……尤其吃了不少水果……她喜欢吃水果。 ”

“ 谁？ ” 戈热莱问，以为他指的是克拉拉。

“ 谁？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

“ 姓什么？ ”

“ 戈热莱夫人。 ”

戈热莱一阵头晕，断断续续地说：

“ 这么说，果然是你，混蛋？……果然是你干的，这可恶的事……劫持佐佐特！ ”

“ 佐佐特？……多美的名字！这是你和她亲热时取的名字吧，嗯？佐佐特……太相称了，就像戴的手套一样……啊！这名字让人看到多么美丽的景象啊！戈热莱的佐佐特！佐佐特的领饰！佐佐特，怪不得她神气十足啰！ ”

“ 她在哪儿？ ” 戈热莱眼睛都要鼓出来了，“ 你是怎么把她劫持的，混蛋？ ”

按法语的组词规则，戈热莱 Gorgeret 的阴性形式为戈热莱特 Gorgerette。而 Gorgerette 的意思是领饰。拉乌尔在此玩了个文字游戏。——译注

“我没有劫持她。”拉乌尔平静地回答，“我请她喝了一杯鸡尾酒。后来又喝了一杯。然后我们跳了一曲性感的探戈。她有些醉了，就同意坐我的汽车去万塞纳树林兜一圈……然后在我一个朋友的小房间又喝了一杯，那地方安全，不会被一些冒失鬼打扰……”

“那么？……那么，后来发生了什么？”

“怎么？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你希望发生什么鬼事？对我来说，佐佐特神圣不可侵犯。老朋友戈热莱的妻子，我决不会碰！佐佐特这个领饰，我决不会夺走！我决不会朝她觊觎地望一眼！”戈热莱又一次意识到，对手使自己陷入极为可怕的境地。对戈热莱来说，抓住对手，把他交给司法当局，不可避免地会使事情陷于可笑的僵局。更不用说没有迹象表明，抓住拉乌尔，就能找回佐佐特。戈热莱侧过身，把脸转向那张可怕的脸：“你想干什么？你肯定有目的……”

“那当然！”

“什么目的？”

“你什么时候去见金发克拉拉？”

“过一会儿就去。”

“再去审问她？”

“对。”

“别审了。”

“为什么？”

“因为这种讨厌的事儿，警察怎么进行，我是知道的。还是古时用酷刑拷打来审问的遗风。要审问，也只有预审法官有权这样做。你就让她安静点吧。”

“你就要求这点！”

“不。”

“还有什么？”

“报上说大个子保尔没有危险了。这是真的吗？”“是真的。”

“你希望把他救活？”

“对。”

“克拉拉知道吗？”

“不知道。”

“她以为他死了？”

“对。”

“你为什么瞒着她？”

戈热莱的目光阴险。

“因为这一点显然是她的痛处。只要她相信他死了，我就有把握让她开口。”

“混蛋！”拉乌尔低声骂了一句。

他立即吩咐道：

“回去见克拉拉。不许审问她。只许告诉她：大个子保尔没死。医生把他救活了。别的话都不要说。”

“以后呢？”

“以后？你再来这里见我，并且要以你妻子的头作保证，把这句话传达到了。一个钟头以后，佐佐特会回到家里。”“我要不答应呢？”

拉乌尔一字一顿地说：

“你若不答应，我就去见佐佐特……”

戈热莱听出了他的意思，气得握紧拳头。但他想了想，严肃地说：

“你向我提的要求很难办。我的职责是细心调查，查明真相。我如果饶了克拉拉，那就是渎职。”

“反正由你选择，克拉拉……或者佐佐特。”

“问题不能这么提……”

“我就要这么提。”

“可……”

“何去何从，由你决定。”

戈热莱仍不让步：

“为什么要我传这句话给她？”

拉乌尔不该回答这句话，尤其不该激动得发颤。“我怕她想不开。你知道吗，对她来说，杀人这个念头……”“这么说你是真心爱她？”

“当然！要是失去……”

他立即住了口。戈热莱眼睛一亮，说：

“好吧！你留在这里。我二十分钟后回来，向你报告。然后你……”

“……就放了佐佐特。”

“你保证吗？”

“保证。”

戈热莱站起来，唤道：

“堂倌，两杯牛奶咖啡多少钱？”

他付了钱，立即走了。

十七 惶惶不安

从得知金发克拉拉被捕到戈热莱在圣昂图瓦纳街区的舞厅里与他见面止，这几个钟头对拉乌尔来说，真是漫长而又痛苦。行动，必须赶快行动。可是朝哪个方向行动？他一直生着气，不时陷入一阵阵焦灼的危机。这与他的本性完全不合。从一开始他就担心克拉拉寻短见，因而产生了这种危机。拉乌尔担心大个子保尔的同伙，尤其是那个胖司机会把他在奥特伊的住所报告警方，便把自己的大本营搬到了圣路易岛一个朋友家。这位朋友腾出一半房间给他使用。那儿离警察总署不远。拉乌尔在警察总署肯定有密探和同伙，因而得知克拉拉被关在司法警察局。

可是他能指望干点什么呢？劫狱？且不说这种事几乎不可能成功，就是要干，也需要相当长的准备时间。不过，将近中午，负责买报和摘出重要消息的库维尔——他表现多么积极，因为拉乌尔责怪他掉以轻心，把敌人引到了奥特伊的小屋，他要立功折罪！——送来《本日新闻》。那上面登了这条最新消息：

与今早人们宣称的消息截然相反，大个子保尔没死！他的伤势虽重，但体质甚好，

死里逃生并非没有可能……拉乌尔立即叫起来：

“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克拉拉！首先，得让她平静下来。那件事肯定是她最大的灾难，是造成她精神失常的原因。需要时，还得编造一些好消息……”

司法警察局有个官员，拉乌尔认识已久，知道可以请他帮忙。下午三点，拉乌尔与他秘密见了面。他同意通过一个利用职务之便可以接近克拉拉的女职员，把一张纸条传递给她。另外，拉乌尔也从他那里了解了戈热莱本人及其家庭的一些情况。

六点钟，拉乌尔还没有得到他在司法警察局的关系的回音，便进了圣昂图瓦纳街区的舞厅，一进门，根据人家告诉他的特征，立即认出了迷人的戈热莱夫人。他过去向她献殷勤，当然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

戈热莱夫人十分欢喜地接受了他的殷勤。一个钟头以后，他把毫无戒备的佐佐特带到圣路易岛朋友家关了起来。九点半，戈热莱被引入陷阱，在圣昂图瓦纳街区舞厅与他见了面。因此，迄今为止，一切都按拉乌尔的意愿取得了成功。可是，与戈热莱的谈话，却给他留下了一个艰难的印象。总之，他一开始取得了胜利，可到后来，事情却摆脱了他和他的控制。他本来把戈热莱抓在手里，却又误信这侦探会听话而让他走了，根本无法检查这家伙是不是按自己吩咐的做了。因为究竟怎样确知话传到克拉拉那里了呢？凭戈热莱的保证？可是如果戈热莱认为他是被强迫作的保证，人家让他干的是渎职行为，那又怎么办？戈热莱被迫坐到他身边，忍气吞声地与他讨价还价，其心理活动拉乌尔一清二楚，可是，一旦来到外边，又怎么知道他会不会冷静下来，作另外的考虑，做出另外的行动来呢？警察的职责，就是缉捕罪犯。戈热莱当时没办法立即做到，但他会不会利用这二十分钟调集人马来抓他？

“这是显而易见的，”拉乌尔想，“他搬救兵去了。好吧！混蛋，我叫我这一夜别想安生！堂倌，给我拿纸笔来。”

堂倌递给他一张纸。他在上面一挥而就：

“算来算去，我还是回佐佐特身边为妙。”

在信封上写的名字是：“戈热莱侦探”。

他把信交给老板，回到停在百米开外的汽车上，监视舞厅门口。

他果然没有料错。到了讲定的时刻，戈热莱出现了。他布置带来的人包围住舞厅，便带着弗拉芒走了进去。

拉乌尔发动汽车上了路，心想：“这一晚真是糟蹋了。最多争取了一点时间。这么晚了，他不可能再去折磨克拉拉了。”他弯了个弯，上了圣路易岛，得知佐佐特哭闹了很久，最后还是安静下来，大概已经睡着了。

警察总署方面没有任何消息，不知给克拉拉传递信息的尝试是否成功。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对朋友说，“我们把佐佐特留到明天中午，哪怕只是为了给戈热莱添点烦恼也要这样做。中午以后我来接她。我们把汽车窗户遮严，让她看不到是从哪儿出去的。夜里你要有什么情况告诉我，就往奥特伊打电话。我回那儿休息。我需要好好想一想。”

他的所有伙伴都出门活动去了。库维尔和仆人住在车库上面。小楼里没有别人。他靠在卧室一把扶手椅上，睡了一个钟头，醒来时精神充沛，头脑清醒。

是一个恶梦把他惊醒的。他在梦中又见到克拉拉沿着塞纳河踟躅，并朝有诱惑力的河水俯下身去。

他脚一踉就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够了！够了！现在的问题不是泄气，而是看清形势。喏，我们现在处于什么状态？跟戈热莱那次谈判，显然是白费力气了。我走得太快了，没有作好准备。人一堕入爱河，爱得过了头，听任激情驱使，就难免干傻事。这些事别再想了。静下心来，制订一个行动方案吧。”

尽管他自言自语说出的这些话和这些词是那样合乎情理，那样使人振作，却没有使他静下心来。当然，他很清楚，他会想方设法营救出克拉拉的，他的情妇总有一天会回到他身边，而且不会为她的不慎之举付出过重的代价。可是将来的事算得了什么？当务之急，是要消除眼前的威胁。

在这可怕的夜晚，这种威胁每分每秒都高悬在眼前。只有等预审法官接过案子，这一夜才会结束。对克拉拉来说，预审法官着手调查的时刻，就是她得救的时刻，因为到那时她才会得知大个子保尔没有死。可是，她有力量坚持到那一刻吗？……这无情的顽念一直折磨着拉乌尔。他的所有努力无非一个目的：或者通过司法警察局的职员，或者通过戈热莱，把大个子保尔没死的消息传递给克拉拉。如果他的努力未获成功，难道克拉不会一时胡思乱想失去理智，不会以头撞墙，走上绝路吗？坐牢也好，与司法当局斗争也好，判刑也好，克拉拉都受得住……可是，一个人死于她的手这种念头，她受得了吗？……他记起克拉拉见到那个人摇摇晃晃，在她面前倒下时的恐怖：“我杀了人！我杀了人！……你不会再爱我了。”他寻思那不幸女子逃出屋子，只是为了去寻死，是受疯狂的念头驱使，想了结自己。她会认为自己犯了杀人罪，成了杀人凶手。即使被捕和被监禁，也不足以使她减轻负罪感。拉乌尔受着这种念头的啮噬。夜色渐深，他也越来越焦的难熬，越来越认为克拉拉就会寻短见，甚至想到她已经寻了短见。他想象着最出人意料最残酷的自杀方式。每次脑海中浮现出惨相，听到抱怨和惨叫，他又换上别的形式，还是拿想象，拿想象中见到听到的东西来折磨自己。

后来，当拉乌尔了解了简单的、自然而然的事实，当整个谜，连同谜底一古脑儿出现在他眼前时，他一直觉得困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没有觉察出来。“确实，”他想，“事实本就和每天出现的极普通极平常的生活场景一

样。从第一天起，他就应该凭着合情合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看得见摸得着的常识来判断事实，才可以在形势使得真相大白之前看清事实本身。”

有时光线会照亮各方面的问题，让人看清真相。不过，在临近这种光明时刻的时候，他却以为自己处在最黑暗的时期。他的痛苦遮住了任何前景，让他见不到半点希望之光。尽管他习惯于亲自作出反应，并在走到接近水落石出时站稳脚跟，他现在所能做的，只是数着那无穷无尽，无以数计的分分秒秒。两点钟……两点半钟……

拉乌尔从打开的窗户看到树梢上现出一抹曙色。他稚气地寻思，只要克拉拉没死，她就没有勇气在大白天走上绝路了。自杀是黑暗和静寂中的行为。

附近教堂的大钟敲响了三点。

他看看表，注视着时针的运动。

三点过五分……三点过十分……

突然，他吓了一跳。

靠林荫大道的栅门口，有人按响了门铃。是朋友，还是某个来送消息的人？

平时，遇到夜里有人按铃，他要先问明来人的身份才摁开门钮。不过，这一次，他在房里就摁了。

黑暗中，他看不清是什么人进了门，穿过花园。有人上了楼梯，脚步缓慢，他勉强可以听到。

他觉得不安，不敢走到门口去看，怕加快了事件的进程。这事件是凶是吉尚不清楚。也许又是一件灾祸。

门被一只绵软无力的手推开了。

是克拉拉……

十八 两种微笑之谜得到了解答

拉乌尔的生活，也就是亚森·罗平的生活，肯定充满了意外事件，或悲或喜的插曲，无法形容的冲突和不合情理不切实际的戏剧性情节。但是金发克拉拉的突然出现让他大吃一惊。亚森·罗平后来承认，他一生中从未这样惊愕过。

克拉拉一脸苍白，神色忧伤，精疲力竭，两眼因为高烧而闪闪发亮，袍子脏兮兮皱巴巴的，领子撕破了，她这样一副样子出现在拉乌尔眼前，简直像是做梦。说她活着，是的，但说她自由了，那是不可能的，是的，一千个不可能！到手的猎物，警方不会无缘无故释放的，尤其是一个确凿无疑的罪犯，可以说是现行犯罪时被抓获的。另外，一个女人从警察总署逃出来，似无先例，尤其是像她这样被戈热莱严加看守的女人。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们俩四目相视，一声不吭。他是大惑不解，心不在焉，全部心思都用来思索一个不可理解的事实。而她可怜兮兮，满面愧色，低三下四，似乎在说：“你要我吗？你同意让我这杀人凶手留在你身边吗？……我能扑进你的怀抱吗？……或许，我该离开？……”

到后来，她不安地颤抖着，小声说：

“我没有勇气自杀……我想死……好几次我弯身想跳下水，……可我没有勇气……”

他热烈地打量她，没有动，几乎没有听她说什么，只是在琢磨，琢磨……问题毫不掩饰毫不客气地提出来了：克拉拉站在他对面，然而克拉拉又关在警察总署的一间牢房里。除了这两句毫不连贯的话，他再也想不出别的话。拉乌尔大概把自己的思想关在这个狭窄的圈子里，并不试图出来。

面对着一个自动揭示的真相，亚森·罗平这样的人不可能始终处在某种限制之内。如果说这真相迄今为止没有显露，正是因为它极为简单的话，那么他就会想方设法弄清真相。曙光照亮了树梢上方的天空，照进室内，与电灯光融为一体。克拉拉的脸被照亮了。她又说道：

“我没有勇气自杀……我本应该这样做，对吗？那样你就会原谅我……可我实在没有勇气……”

他仍久久地注视着这张沮丧和苦恼的面庞，慢慢地，表情变得专注起来，脸色更为平静，几乎浮现出微笑。猛一下，谁也不会意料到他突然地大笑起来。这可不是在伤感中插进来的、短暂的、含蓄的笑，这是前仰后合，似乎永不终结的放声大笑。此外，相应于这不合时宜的快乐，他竟然还不禁舞蹈起来，这突出了拉乌尔天真憨直的个性。这一阵快乐表示：“我所以笑，是因为命运使你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你没法不笑。”

克拉拉像被判处死刑的人，沮丧到了极点，似乎对他这不合时宜的欢笑十分惊愕，以致他大步走过去，把她抱起来，像时装模特儿似地转了几圈，又把她搂在胸口，深情地吻她，最后，把她放在床上，让她躺下，说：

“现在，孩子，哭吧。等你哭够了，觉得没有理由自杀了，我们再聊吧。”

可是她一蹦而起，扳着他的肩膀，问：

“那么，你原谅我吗？你宽恕我吗？”

“你没有什么需要我原谅、宽恕的。”

“有。我杀了人。”

“没有。你没有杀人。”

“你说什么？”她问。

“除非有人死了，才算杀了人。”

“有人死了。”

“没有。”

“啊！拉乌尔，你说什么？难道我没有刺中瓦尔泰克斯吗？”“你刺中了。可那家伙命大。你没读报纸吗？”

“没读。我不想读……我怕见到我的名字……”

“你的名字自然被提到了。可这并不意味着瓦尔泰克斯死了。”“这可能吗？”

“昨晚，戈热莱朋友告诉我，瓦尔泰克斯活下来了。”她松了他的肩膀，眼泪夺眶而出，终于痛快地哭了出来。他对此早有所料。这样，她的苦闷绝望就全宣泄出来了。她躺回床上，像孩子一般抽泣着，哼哼唧唧，喃喃怨诉。

拉乌尔任她去哭，自己则专心思索问题，渐渐把错综复杂的谜团解开了，脑子里豁然亮了起来。不过，还有许多地方没弄明白。他在房间里久久地踱步。他又一次回想起第一次见到这个外省小女子的模样。那次她找错了楼层，进了他家的门。那时她那张清纯稚嫩的脸蛋多么可爱呀！她那表情，那微微开启的嘴形是多么纯真！那清秀天真的外省小姑娘，与眼前这个在残酷的命运打击下使劲挣扎的女子相差多么远！两者的形象不但没有叠合在一起，反而截然分开。两种微笑也被区分开来。一种是外省小姑娘的微笑，一种是金发克拉拉的微笑。可怜的克拉拉。诚然，她更吸引人，更激起情欲，却与纯洁这个概念相去甚远！拉乌尔在床边坐下，深情地抚摸她的额头。

“你不太累吗？回答我几个问题不要紧吧？”

“不要紧。”

“首先问你一个，它概括了其他几个问题。你知道我刚才悟出了什么，对吧？”

“对。”

“那么，克拉拉，既然你知道了，又何必不告诉我呢？何必耍那么多花招，绕那么多弯子，让我犯错误呢？”

“因为我爱你。”

“因为你爱我。”他重复一句，好像没有品出这句肯定的话里隐含的意思。

他觉察到她十分痛苦，为了让她散散心，就开玩笑说：“亲爱的小女孩，这一切太复杂了。要是谁听你说话，准会以为你有点……有点……”

“有点疯？”她说，“你知道我不疯，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你坦白说……坦白说……”

他耸耸肩，亲切地命令说：

“亲爱的，说吧。等你从头到尾把故事说出来，你就会发现，你信不过我是多么不对。我们眼下的困境，我们奋力抵挡的惨剧，都是因为你肯把情况说出来。”

她服从了，拿被单擦去脸上淌着的最后几滴泪水，小声地说了起来：

“我不会撒谎的，拉乌尔。我要如实地把我的童年说给你听……一个并不幸福的小女孩的童年。我母亲名叫阿尔芒德·莫兰，她很爱好……只是，生活……她过的那种生活，不允许她花很多功夫照料我。我们住在巴黎一套房子里，客人来往很多……总有一位先生订了……带了很多礼物来……一些

食品、香槟酒还有……每次来的先生都不一样。在这些先生里，有的待我很好，有的则讨厌……我有时去客厅里待着……有时留在配膳室和仆人们在一起……后来我们搬了几次家。每搬一次，房子就要小一些，到最后只剩下一间卧室。”

她停顿一下，接着声音更低地说下去：

“可怜的妈妈病倒了，一下子老了许多。我照料她……操持家务……我不能再上学，就自个儿读课本。她看着我忙碌，总是很伤心的样子。有一天，她到了接近说胡话的状态，对我说了下面这番话。这些话，我一句也忘不了：

“‘克拉拉，该把你的身世告诉你了，还有你父亲的姓名……我那时很年轻，住在巴黎，生活非常严肃，在一个大户人家做裁缝。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个男人，爱上了他，被他引诱失了身。我非常痛苦，因为他还有别的情妇……在你出生前几个月，他离开了我。以后一两年，他还给我寄了钱……然后，他就出门旅游去了……我从没试图找过他，他也没有再听人说起过我。他是个侯爵，……十分富有……我会告诉你他的姓名……’“那天，可怜的妈妈像说梦话似的，还给我讲了父亲的一些事。“‘在我之前，他有一个情妇，是一位在外省当家庭教师的小姐，我偶然听说他得知那位小姐怀孕后，就把她甩了。几年前有一次，我出门徒步旅行，从多维尔去利齐约，路上碰到一个小女孩，十二岁左右，跟你像极了。我去打听她的情况，得知她名叫昂托尼娜，昂托尼娜·戈蒂耶……’

“我的过去，母亲就告诉了我这些。她还没把父亲的名字告诉我就死了。我那时有十七岁了。在她留下的文件中，我只找到一份材料，一张路易十六式的大写字台的照片。上面有她亲笔标出的暗屉位置，以及打开暗屉的方法。那时我对这张照片并未多加注意。正如我告诉你的，我得工作。后来我就干上了跳舞这一行……一年半以前，我认识了瓦尔泰克斯。”

克拉拉停住话头，似乎力气耗尽了。可是她仍想说下去。“瓦尔泰克斯并不十分外向，从不告诉我他那些事情。有一天，我在伏尔太沿河街等他，他才跟我提到了德·埃勒蒙侯爵。他与侯爵经常来往。那会儿他刚从侯爵家出来，十分欣赏地谈起他家的古老家具，尤其对一张精美的路易十六式的写字台赞不绝口。一个侯爵……一张写字台……我有些偶然地问了这张写字台的样子，心里的揣测渐渐变得明确，我觉得这就是照片上的那张写字台，侯爵可能就是曾经爱过我母亲的人。以后我尽力打听来的一些情况都肯定了我的感觉。

“其实，我没有任何计划，我不过出于好奇，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罢了。因此，有一次，瓦尔泰克斯带着暧昧的微笑对我说：‘喏，你看，这把钥匙……是德·埃勒蒙侯爵那套房间的钥匙……他插在锁上忘了取……我得还给他……’于是，我几乎瞒着他，收起了那把钥匙。一个月以后，瓦尔泰克斯被警察包围了，我逃了出来，躲在巴黎。”

“你为什么不立即去见德·埃勒蒙侯爵呢？”拉乌尔问。“我当时如果确知他是我父亲的话，我会去向他求救的。可是，为了弄清这一点，必须先进他房里，检查写字台，抽出暗屉翻一翻。那一阵我经常去沿河街一带转悠，经常看见侯爵出门，却不敢上前搭话。我了解他的习惯……我看熟了库维尔，还有你拉乌尔，以及所有仆人的面孔……我口袋里装着钥匙。可是我还下不了决心。这种行为与我的本性不合！最后，一天下午，我被命运所驱使，来到了沿河街那幢房子，当天夜里，命运又促使我们彼此接近……”

她最后又停顿了一下。她的叙述到了整个谜团最不好理解的地方。

“那天下午四点半，我乔装改扮，守在沿河街那幢楼房对面的人行道上，头发用围巾包扎起来。我看见了瓦尔泰克斯，他显然刚从侯爵家出来，走开了。我走近那幢房子。这时一辆出租汽车开到街边停住。从车上下来一位少妇，也许是一位姑娘，提着箱子。和我一样，也是一头金发。外貌与我有些相像，一样的脸型，一样颜色的头发，一样的表情。真的很像。同一个家族的气质。一见之下大家都免不了吃惊。我立即想起母亲从前在去利齐约的路上遇见的小姑娘。我那天见到的难道不就是那个姑娘？这姑娘与我相像，像我的同胞姊妹，或者同父异母的姊妹，她来找德·埃勒蒙侯爵，不正好向我证明，德·埃勒蒙侯爵也是我的父亲？当晚，我知道德·埃勒蒙侯爵出了门，尚未回来，就没怎么迟疑，上了楼，进了屋，认出了路易十六式的写字台，打开了暗屉，找到了妈妈的相片。于是我打定了主意。”

拉乌尔插问一句：

“就算是这样吧。可是谁使你决定冒用昂托尼娜这个名字呢？”“是你。”

“我？”

“对……五分钟以后，当你称我昂托尼娜……我从你嘴里得知昂托尼娜见过你了。可你以为去见你的是我，你把我误当成她了。”“可是，克拉拉，你为什么不指出我的错误？问题就在这里。”“是的，问题就在这里。”她说，“可是你好好想想。我深更半夜潜入别人家里。你把我当场抓住了。我利用你的错误，让你以为这件事是另一个女人所为，不是很自然么？我当时并未想到还会再见到你。”

“可你后来又见到了我，你可以告诉我嘛。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你们是两个人，一个是克拉拉，一个是昂托尼娜？”她脸红了。

“这倒是实话。可是我后来再见到你时，也就是蓝色娱乐场开业那天晚上，你已经救了我的命，让我逃脱了瓦尔泰克斯的毒手和警察的追捕，我爱上了你……”

“可这也不应该妨碍你说出来呀。”

“恰恰妨碍了。”

“为什么？”

“我起了嫉妒心。”

“嫉妒？”

“对。而且是陡然生起的。当我感觉到征服你的是她，而不是我，就陡生出嫉妒。而且，尽管我作出了种种努力，可你想着我的时候，其实想的仍然是她。‘外省小姑娘……’你说。你迷上的就是那种幻觉。在我的举止神态，在我的眼神里寻找她的身影。你爱的，不是我这个有些粗野、热烈多情、性情反复无常的女人。你爱的是另一个，清纯天真的，于是……于是我就让你把两个女人搞混，一个是你渴望的，另一个是你一见就喜欢的。喏，拉乌尔，你记得，那天晚上，在沃尔尼城堡，你进了昂托尼娜的房间……却不敢走近她的床铺。你本能地尊重外省小姑娘……而过了两天，在蓝色娱乐场开业那天晚上，你本能地把我拥入了怀抱。不过，对你来说，昂托尼娜和克拉拉是同一个女人。”

他没有反驳她的话，只是若有所思地说：

“我把你们混作一人了。说来说去，这还是离奇得很！”“离奇？一点也不离奇。”她说，“其实，你只见过昂托尼娜一面，就是在你的夹层。当

晚，在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状况下，你见到的是我！后来，你只不过在沃尔尼城堡又碰到她一次，可是你没有仔细看她。你和她的来往就这些。从那以来，你怎么分得清她和我呢？因为你看到的只是我。我是这样当心，把你和她会面的情形问得仔仔细细，以便说起那些事情来，就好像亲身经历一般：某句话是我说的，某件事是我知道的！而且我在衣着上费了不少心思，看上去就和她初到巴黎那天一样！”

他慢吞吞地说：

“是啊……她的衣着十分简朴。”

他思索片刻，把整个事件从头至尾回顾一遍，又补充道：“谁都可能把你们误当作一个人的……喏，那天，戈热莱在火车站，也把昂托尼娜当作克拉拉了。就在前天，他逮捕了她，以为是你。”

克拉拉打了个哆嗦。

“你说什么？昂托尼娜被逮捕了？”

“这么说你不知道？”他说，“确实，从前天以来，发生的事情你都不知道。这么说吧，那天我们逃出去半个钟头以后，昂托尼娜到了沿河街，大概是想上侯爵家。弗拉芒看见她，就把她交给了戈热莱。戈热莱把她带到司法警察局讯问。他把她当成了克拉拉，你说不是吗？”

克拉拉下了床，跪在地上。脸上刚有了点血色又消失了。她面色如土，浑身发抖，含糊不清地问：

“她被抓了？被当作是我抓去的？是替我坐了牢？”“还有呢？”他快乐地说，“你就不会替她生病？”她站起来，急躁地整整衣服，戴上帽子。

“你要干什么？”拉乌尔问……“你去哪儿？”

“那儿。”

“哪儿？”

“对。因为她在那儿。杀伤人的不是她，而是我……金发克拉拉是我，不是她。我能让她替我受过，代我受审吗？……”“替你服刑？替你上断头台？”

拉乌尔又乐了起来，笑嘻嘻地逼她取下帽子，脱了外衣，说道：

“你真有趣！你以为他们要把她长久关下去吗？可是她会为自己辩护的，会说明这是误会，会拿出不在现场的证据，会借重侯爵的名声……戈热莱再蠢，也得睁开眼看看。”

“我要去。”她固执地说。

“好吧。我们一起去。我陪你去。再说，不管怎么样，这举动也够潇洒的。‘戈热莱先生，是我们。我们是来替换那姑娘的。’戈热莱会怎么回答呢？‘那姑娘吗？我们把她放了。一桩误会。不过亲爱的朋友，既然你们来了，那就请进吧。’”

她被他说服了。他又让她躺下去，抱在胸口轻轻地摇着。她已经精疲力竭，渐渐入眠。不过，在睡着之前，她还努力思考了一番，说：

“她为什么不为自己辩护？为什么不立即说明情况？……这里面总有什么原因……”

她睡着了。拉乌尔也昏昏沉沉进入梦乡。他一觉醒来，外面已有了市声。他想到：

“对呀，这个昂托尼娜，她为什么不为自己辩护？她要把事情说清楚本是很容易的嘛。因为她现在应该明白了，有一个与她相像的女人，另一个昂

托尼娜存在，而且我是这另一个昂托尼娜的同伙和情人。可她并没有表示抗议。这是为什么？”于是他想到那个充满无言温顺，叫人动心的外省小女子……八点钟，拉乌尔打电话给圣路易岛那位朋友。那人告诉他：“警察总署的那位职员在这儿，今早可以与被囚禁的女子联系上。”

“很好。用我的笔迹写张条子。”

小姐，感谢您保持沉默。戈热莱大概告诉您我被捕了，大个子保尔已经死了。这是谎言。一切都好。现在，您应该开口说话，争取自由。我求您不要忘记我们七月三日的约会。致敬。亚森·罗平

拉乌尔补问一句：

“你记住了吗？”

“记住了，很好。”另一个肯定地回答，却带有惊诧之情。“把所有伙伴都打发走。事情完了。我与克拉拉出门旅行。把佐佐特送回她那个街区。再见。”

他挂上电话，呼唤库维尔。

“让人准备好那辆大汽车，收拾好行李，转移所有文件。情况紧急。等那女子醒来，大家都撤离此地。”

十九 戈热莱失去理智

戈热莱夫妇的谈话是不和谐的。佐佐特乐于找到一个机会，激起丈夫去嫉妒一个想象中的传奇般的人物，便相当残忍地编造出许多细节，把那人描绘得具有高尚绅士的种种优良品质，殷勤，举止高雅，谈吐风趣，风度翩翩。

“什么，一个迷人的王子！”探长咬牙切齿地说。“比王子还可爱。”戈热莱夫人狡黠地回他一句。“可是我要再次告诉你，你那可爱的王子不是别人，是拉乌尔，杀害大个子保尔的凶手，金发克拉拉的同伙。是啊，你是和一个杀人凶手过的夜！”

“杀人凶手？可你跟我说这些太有意思了！我很快活。”“贱货！”

“这能怪我吗？是他把我劫走的！”

“你自己愿意被劫走，他才把你劫走的。你为什么跟着他上汽车？为什么上他家里？为什么喝他的鸡尾酒？”

她承认道：

“我什么也不知道。他有一种威势，迫使你服从他的意志，不可能抵拒。”

“喏！喏！你没有抵拒……你说实话了吧。”

“他没有向我提什么要求。”

“对呀，不是吗？他只用吻一吻你的手就行了。喂，我向上帝发誓，克拉拉要为他付出代价的。我要狠狠地骂那女人，毫不客气。”

戈热莱怒气冲冲地走了，在大街上指手划脚，吆五喝六。这恶魔一样的家伙让他失去了冷静。他认为妻子的贞操受到了严重损害，而且，这罪恶的私情将会继续发展。佐佐特声称没有认出那家伙住的街区，这难道不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一条路线，一去一回跑了两次，难道没有记住一点特征？

他的助手弗拉芒在司法警察局门口等他，告诉他检察院要等戈热莱提供了新材料才准备开审。

“好极了！”他大声说，“这命令很明确，嗯？弗拉芒，我们再去逼一逼那小妞。必须让她开口。不然……”

可是，面对着一幕最出乎意料最不同凡响的场景，戈热莱的战斗热情立即消失得干干净净：那对手一改常态，变得笑容可掬，热情友善，活泼诙谐，温柔驯服。他不由得寻思，从前天起，她是不是在演戏，假装出虚脱昏迷状态。她坐在一把椅子上，袍服穿得整整齐齐，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十分亲热地迎接他：“戈热莱先生，有什么需要我为您效劳吗？”

如果这位姑娘不回答，戈热莱会火冒三丈，忍不住破口大骂，并加以威胁，可是这位对手不仅作了回答，而且答的话让他大惑不解。

“侦探先生，我完全听您吩咐。既然我再过几个钟头就要出去，我也不想长久为难您。首先……”

戈热莱冒出一个可怕的想法。他仔细打量了年轻姑娘，小声的郑重其事地问：

“您与拉乌尔通了消息！……您知道他没有被捕！……您知道大个子保尔没死！……拉乌尔答应救您！……”他十分惊慌，可以说他是在乞求否定的答复。可是年轻女子没有否认。她快活地说：

“也许是的……这并不是不可能的……这人是那么神！”戈热莱来火了，说：

“不管他有多么神，都没法阻止我逮住你克拉拉，也挽救不了你灭亡的

命运。”

年轻女子没有立即回答。她相当尊严地望着他，缓缓地说：“侦探先生，请不要用‘你’来称呼我，也不要趁我在你们掌握之中就对我进行威胁恐吓。我们之间有场误会，不能再让它延续下去了。我不是被您称作克拉拉的人。我名叫昂托尼娜。“昂托尼娜和克拉拉是一回事。”

“对您来说是一回事，侦探先生，可实际上不是。”“那么，难道克拉拉不存在？”

“存在，但不是我。”

戈热莱并不明白有这种分别，扑哧一笑，说：

“这又是您为自己辩护的新伎俩！可怜的小姐，这没有用。因为，事情总要说得过去。您是不是那个我从圣拉扎尔车站一直跟到伏尔太沿河街的人？”

“是。”

“我在拉乌尔先生住的夹层见到的，是不是您？”“是。”

“我在沃尔尼城堡撞见的，是不是您？”

“是。”

“那么，此刻在我面前的，是不是您？”

“是我。”

“这又怎么说呢？”

“这就是说，在您面前的不是克拉拉，因为我不是克拉拉。”戈热莱像滑稽剧演员似地做了个失望的动作，两手捧头，叫道：

“我不明白！我不明白！”

昂托尼娜笑了。

“侦探先生，您所以不明白，是因为您不愿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自我被关进这里以来，我想了很多，终于想明白了。这就是我要自杀的原因。”

“出于什么意图？”

“有个人三次把我从您的无端迫害下救了出来。第一天两次，在沃尔尼城堡是第三次。我不愿阻碍他的行动。”“还救了第四次，在蓝色娱乐场，对不对，小姑娘？”“哦！这件事，”她笑着说，“与克拉拉有关。同样，拿刀子刺伤大个子的，也是她。”

戈热莱眼睛里闪过一道亮光，但立即消失了。他还没有完全明白事实真相。再说，年轻女子也很狡黠，没有十分明白地说出事情的来龙去脉。

她更严肃一些地说：

“侦探先生，我们来作结论。我来到巴黎后，一直住在克利希林荫大道尽头的双鸽旅社，在大个子保尔被刺的时刻，也就是说傍晚六点钟，我还在与老板娘聊天，然后才去坐地铁的。我特意要求这位老板娘为我作证。我也要请德·埃勒蒙侯爵出面作证。”“侯爵不在巴黎。”

“他今天回来。那天案子发生后半个钟头你们把我抓住了。其实我正是去把这消息告诉仆人。”

戈热莱感到有些尴尬，一声不响地进了司法警察局长的办公室，把情况报告了。

“戈热莱，打电话给双鸽旅社老板。”

他执行了命令。局长和他各拿一个耳机。戈热莱问：“双鸽旅社吗？这里是警察总署。太太，请问住店的客人中，有没有一个昂托尼娜·戈蒂耶小

姐。”

“有啊，先生。”

“她是什么时候住进来的？”

“等一等。我查查登记簿……六月四日星期五。”戈热莱对局长说：

“正是那天。”

他又问：

“她离开过吗？”

“离开了五天。六月十日回来的。”

戈热莱嗫嚅道：

“蓝色娱乐场开业那天……她回来那天晚上，太太，又出去过吗？”

“没有，先生。昂托尼娜小姐住进来后，晚上从没出去过。除了几次晚饭前……其余时间都在我的事务室做针线活。”“现在她在旅社里吗？”

“不在，先生。前天六点一刻，她离开我去搭地铁，晚上没回来，也没告诉我一声。我觉得很奇怪。”

戈热莱挂上电话，样子相当狼狈。

沉默一会儿，局长问他：

“戈热莱，恐怕您走得太快了点儿。赶快跑去那家旅馆，把她住的房间搜一遍。我呢，把德·埃勒蒙侯爵召来问一问。”戈热莱没有搜出任何东西。年轻姑娘简单的行李上缝着她姓名打头的两个字：昂·戈。出生证明书上写着昂托尼娜·戈蒂耶，父亲不详，出生于利齐约。

“妈的……妈的……”侦探小声骂道。

戈热莱有三个钟头心情烦乱得很。他和弗拉芒一起吃饭，却咽不下去。他没法表达一个理性的看法。弗拉芒同情地给他打气：“瞧，老朋友，您话都说不清了。要是克拉拉没干这事，您也不会坚持查下去了！”

“这么说，傻瓜，你认为不是她干的？”

“不，是她。”

“在蓝色娱乐场跳舞的是她？”

“是她。”

“那么，这两点你怎么解释呢：第一，蓝色娱乐场开业那晚，她没在外面过夜；第二，人家刺伤大个子保尔时，她还在双鸽旅社？”

“我解释不了。我只作调查。”

“调查什么？”

“调查人们解释不了的事情。”

戈热莱和弗拉芒两人都没想到要把昂托尼娜和克拉拉区分开来。

两点半钟，德·埃勒蒙侯爵来到司法警察局，被带进了局长办公室。当时局长正在与戈热莱交谈。

昨晚从瑞士蒂罗尔回来后，让·德·埃勒蒙读了法国报纸，才获悉在他的楼房里发生的惨剧，并得知警方逮捕了一位叫克拉拉的小姐，还指控他的房客拉乌尔是同谋。

他补充说：

“我本以为一个叫昂托尼娜·戈蒂耶的姑娘会去火车站接我。她是我近几个星期来新聘的秘书。我早把火车到站的时刻通知她了。据仆人告诉我的情况，我想是有人把她卷进了那起案件。”局长答道：

“的确，这位小姐是在司法当局的看管之下。”

“这么说，她是被捕了？”

“不是。只是由司法机关看管而已。”

“可究竟为了什么？”

“据负责追捕大个子保尔的戈热莱探长说，昂托尼娜·戈蒂耶就是金发克拉拉。”

侯爵大吃一惊。

“哎！”他气愤地叫起来，“昂托尼娜会是金发克拉拉？真是疯了！开这种恶毒的玩笑是什么意图？你们抓错人了。我要求你们立即将她释放，并且赔礼道歉。她的本性那样单纯，这种伤害，可叫她吃大苦头了。”

局长望望戈热莱。这家伙毫不在乎。只有在上司不满意的示意下，他才站起来，走近侯爵，漫不经意似地问道：“这么说，先生，您对惨案本身并不了解，是吗？”“是的。”

“您不认识大个子保尔？”

让·德·埃勒蒙认为戈热莱还没有查明大个子保尔的身份，就肯定地说：

“不认识。”

“您不认识金发克拉拉？”

“我认识昂托尼娜，不认识金发克拉拉。”

“昂托尼娜不是克拉拉？”

侯爵耸耸肩膀，未作回答。

“侯爵先生，再问一句。您带昂托尼娜·戈蒂耶去沃尔尼城堡旅行时，没有离开过她吧？”

“没有。”

“因此，我在沃尔尼城堡碰见昂托尼娜·戈蒂耶那天，您也在那里？”

德·埃勒蒙中了圈套。他不能否认。

“我在那里。”

“你们那天干的事可以告诉我吗？”

侯爵有片刻显得为难。未了，他说：

“我是作为业主待在那里的。”

“什么！”戈热莱叫了起来，“作为业主？”

“当然。我买下城堡有十五年了。”

戈热莱没有转过弯来。

“您买下了城堡？……可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买它？为什么秘不外宣？”

戈热莱请局长到一边去说话。他推着局长走到窗边，轻轻说：“这些家伙都是同谋，我们得去查一查。那天不仅那个金发漂亮女子在沃尔尼城堡，拉乌尔也在那里。”

“拉乌尔！”

“对，我不意撞见他们在一起。因此，局长，您看……？德·埃勒蒙侯爵……金发姑娘……还有拉乌尔！……都是同谋。不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情况。”

“什么？”

“侯爵是从前沃尔尼城堡发生的一起惨案的目击者。女歌唱家伊丽莎白·奥尔南被杀死，项链被抢走。”

“啊！事情变复杂了。”

戈热莱更加倾过身去。

“局长，还有更重要的情况。昨天，我找到了大个子保尔最后住的那家旅馆。他的箱子还留在客房里。我在他的文件中发现了极为重要的东西。我等到查出了结果才向您汇报。首先，侯爵是伊丽莎白·奥尔南的情夫。可是在问他时他什么也没说。为什么？其次，大个子保尔真名叫瓦尔泰克斯。而瓦尔泰克斯是伊丽莎白·奥尔南的侄儿。据我了解，瓦尔泰克斯经常上德·埃勒蒙侯爵家。对这些情况，您怎么看？”

局长似乎对这些情况很感兴趣。他对戈热莱说：

“案情有了变化。我想我们应该改变战术。我们也许不应该和侯爵正面交锋。眼下先把昂托尼娜放了。对整个案情，尤其是侯爵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作一番深入调查。您的意见呢，戈热莱？”“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局长。我们只有先让出阵地，才可能抓到拉乌尔。再说……”

“再说……？”

“我也许有别的事情要向您报告。”

昂托尼娜立即被释放了。戈热莱告诉德·埃勒蒙，他过五六天将登门拜访，了解一些情况，然后他把侯爵领到昂托尼娜的房间。那姑娘一见教父，便扑到他怀里，又哭又笑。“蹩脚的演员！”戈热莱切齿骂道。

这样，在这天下午，戈热莱完全恢复了冷静。随着他发现一些事实并向局长作出报告，他的头脑也清醒了，能够用通常的办法来思考推理了。

紧接着，已经搭好的房子几乎立即被一件新的事件摧毁了。戈热莱风风火火地闯进局长办公室，连门也没敲，似乎发狂了。他挥着一个绿色小本子，手指颤抖着，努力指着其中几页，含糊不清地叫着：

“查到了！真是戏剧性的情节！谁又能料到呢！……这一下真相大白了……”

他的上级试图让他安静下来。他勉强克制住内心的激动，说：“我跟您说过，我可能有别的情况要向您报告……喏……我在大个子保尔……确切他说是瓦尔泰克斯……的箱子里找到了这个本子……记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一些数字……一些地址……其中这里那里，记着一些话，虽然用橡皮擦去了，但是留下了痕迹，因此，这是一些要紧的话……昨天我把它们交给司法检验处辨读……其中有一句……极为重要……喏，这一句，司法检验处已经写在下面了……其实，稍微留点心，就可以看明白的……”

局长接过小本子，念那一句重新写出来的记录：

拉乌尔的住址：奥特伊，摩洛哥林荫大道二十七号。留神一个车库，它在后面开门。

我觉得拉乌尔就是亚森·罗平。有待查证。

戈热莱大声说：

“局长，毫无疑问！这才是谜底！……这是侦破案子的关键！抓住这一点，其余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真相大白。只有亚森·罗平才玩得出这种阴谋。也只有他才能让我们受挫，才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拉乌尔就是亚森·罗平。”

“那么，怎么办？”

“局长，我去跑一趟。与这个混蛋打交道，不能耽误一分钟。那姑娘已经放了……他应该得到讯息……他会逃走的。我去跑一趟！”

“带几个人去。”

“我需要十个。”

“您要愿意，带二十个也行。”局长也兴奋起来。“戈热莱，要快……”

“是的，局长。”戈热莱边往外跑，边嘟嘟囔囔地说，“突然袭击……增援部队，嗯？全面戒备！……”

他拉住弗拉芒，带上一路碰到的四个警察，跳上院子里停着的一辆汽车。

另一辆汽车载着六个人，跟在这辆汽车后面出发了。第三辆汽车……

确实，这场动员太慌张了。本应该让所有教堂的钟楼都敲响警钟，让所有的战鼓都擂起进军鼓，让所有的军号都吹响冲锋号，所有的号角和汽笛都发出进攻的信号。

在警察总署的每一条走廊，每一间办公室，人们都在互相传。

“拉乌尔就是亚森·罗平……亚森·罗平就是拉乌尔。”这时是四点稍过几分。

算上堵车耗费的时间，从警察总署到摩洛哥林荫大道，最快也得十五分钟……

二十 是奥斯特利茨，还是滑铁卢？

四点整，克拉拉躺在奥特伊卧房的床上，还没有醒。将近中午时分，她肚子饿了，醒了一会，迷迷糊糊地吃了一些东西，又睡着了。

拉乌尔有些坐立不安。倒不是他为什么事情心烦，而是他一作出决定，只要这些决定是理智的审慎的，就要立即付诸实行。他不喜欢拖拖拉拉。他想到大个子保尔死里逃生，会给目前的处境增加几分危险，而侯爵的证词和昂托尼娜的申明会使局势变得更为复杂。

一切都准备停当，只等开路。他已把仆人打发走了。每次遇到危险，他总喜欢独自应付。行李已经装上了汽车。四点十分，他突然想起来：

“见鬼！我总不能不向奥尔加道声别就走吧。她对我已经有了什么样的想法呢？她读了报吗？也许把我和拉乌尔作了比较？赶快把这古老的故事了结吧……”

他抓起电话，说：

“是特罗卡代罗大饭店吗？……喂……请接王后陛下的房间。”拉乌尔太性急了，犯了个大错误，没问接电话的是谁。他以为博罗斯蒂里亚国王不在巴黎了，也没听出是秘书还是按摩师的声音，就以为是王后本人在接电话，便用最温柔缠绵的口气，一口气说道：

“是你吗，奥尔加？亲爱的，近来身体怎样？嗯，你大概在怨恨我，把我当作没有教养的人吧？可别怨恨我，奥尔加。我是忙昏了头，好些事儿要操心……亲爱的，我听不清……别像男人似地粗喉咙大嗓子说话……是这样……唉！我得立即出一趟门，临时定的……去瑞典沿岸考察。多不合时宜！可你为什么不上回答，不跟你的小拉乌尔说话呀？你生气了吗？”

小拉乌尔吓了一跳。毫无疑问，耳机里传来的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是国王本人的声音。他已经把拉乌尔的话全听清了，气得大发雷霆，泼口大骂，吐出的大舌音比他妻子的还要多：“您是个混蛋，先生！我鄙视您这个小！”

拉乌尔吓出了一身冷汗。博罗斯蒂里亚国王！另外，他转身一望，发现克拉拉已经醒了。刚才的通话，她想必一字不漏全听了去。

“你跟谁打电话？”她不安地问，“这奥尔加是谁？”他还在为刚才的事发愣，没有立即回答。唉！奥尔加的丈夫对她的荒唐事不闻不问，他又不是不知道。只是多一件少一件而已。不必再想了。

“奥尔加是谁？”他对克拉拉说，“一个老表姐，老是埋三怨四的，隔一阵子我就得安慰她一下。你这不是看到结果了！……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

“是啊。我们得出门。巴黎的空气不利于健康。”看见她在思考，他又坚持说：

“我求你，克拉拉。我们在这儿没什么可干的了。再拖延下去会有危险。”

她盯着他，说：

“你担心了？”

“开始担心了。”

“担心什么？”

“什么也不……什么又都担心。”

她明白形势严峻，赶紧穿好衣服。库维尔有花园门的钥匙，这时买了下午的报纸送来了。拉乌尔拿起报纸扫了一眼。“一切都好。”他说，“大个

子保尔的伤不是致命的，但一个星期之内还不能说话……阿拉伯人仍然保持沉默。” “昂托尼娜呢？” 克拉拉问。

“放了。” 拉乌尔冷冷地说。

“报上宣布了？”

“对。侯爵的说明很起作用。他们就把她放了。” 他是那样镇定，克拉拉也就相信了。

库维尔向他们两人告辞。

“这里没留下什么会引出麻烦的文件纸片吧？” 拉乌尔问他，“没落下什么吧？”

“没有，先生。”

“再细细检查一遍，然后出发，老伙计。别忘了，你们每天都要到我们圣路易岛的新总部来看看。再说，你现在先别走，等我们上了汽车再离开不迟。”

这时克拉拉经不起拉乌尔的催促，匆匆收拾停当。她戴好帽子，抓住他的双手。

“有什么事？” 他问。

“能向我发誓吗，这奥尔加……？”

“怎么！你还在想她啊？” 拉乌尔笑道。

“想一想……”

“可我向你保证，这是个老婶婶，有遗产给……” “你刚才告诉我是一个老表姐。”

“她既是我婶婶，又是我表姐。她的继父娶的第三任太太，是我姨爹的妹妹。”

她嫣然一笑，伸手堵住他的嘴。

“亲爱的，别撒谎了。其实，我对这事不在乎。我嫉妒的只有一个人。”

“库维尔？我向你保证，我对他的友情……”

“住嘴吧……别笑……” 她央求说，“你很清楚我指的是谁。” 他一把把她搂在胸前。

“你在嫉妒你自己。你在嫉妒你的影子。”

“你说得对，我的影子。只是这个影子表情不同，眼睛更温柔……”

“你的眼睛最温柔。” 拉乌尔动情地吻她，“那么情意绵绵的眼睛……”

“流了太多伤心泪的眼睛。”

“还没笑够的眼睛。你缺少的，就是欢笑。我会让你学会怎么欢笑的。”

“再说一句话。你知道昂托尼娜为什么不说出来，让他们错了两天？”

“不知道。”

“因为她担心说出什么事，可能对你不利。”

“为什么要担心这点呢？”

“因为她爱你。”

他一听此话，欢喜地跳起舞来。

“啊！你真好，告诉我这个消息！你真以为她爱我吗？你要我有什么办法，我是不可抵挡的！昂托尼娜爱我。奥尔加爱我。佐佐特爱我。库维尔爱我。戈热莱爱我。”

他把她抱起来，往楼梯口走去，忽然又停住了：

“电话！”

果然，离他们不远，电话铃声响了。

拉乌尔拿起听筒。是库维尔……库维尔气喘吁吁，语无伦次地说：

“戈热莱！……带有两个人……我一出门，就远远看见他们……他们在撬铁门……于是，我走进一家咖啡馆……”拉乌尔挂上电话，木然站了三四秒钟。然后，他一把抱起克拉拉，扛在肩上。

“戈热莱。”他简短地说了声。

他背着人冲下楼梯。

走到前厅门口，他屏息听了听，外面鹅卵石地上，响起了脚步声。透过有铁栏杆护卫的毛玻璃，他看见好几条人影。他放下克拉拉，吩咐道：

“退到餐厅里。”

“走车库那边？”她问。

“不。他们包围了房子。他们不止进来三个人……三个人，我一口就吃了。”

他甚至连门闩都不插上。他一步步往后退，面对着门外试图撬开门的进攻者。

“我怕。”克拉拉说。

“人一怕，就会干傻事。想想你刺的那一刀。昂托尼娜就不怕，关在牢里也不开口。”

他又换了更温柔的口气说：

“你觉得害怕，我却相反，觉得好玩。你以为我把你找到了，又会让你落入那个莽夫蛮汉的手么？克拉拉，笑起来。你是在看戏哩。戏还挺滑稽哩。”

两扇门一下开了。戈热莱几大步就冲到餐厅门口，用手枪对着对手。

拉乌尔站在克拉拉前面，挡着她。

“举起手来！”戈热莱喝道，“不然我就开枪了。”拉乌尔离他大约有五步远，冷笑道：

“你总是改不了！总是这一套愚蠢的办法。你以为你会对我开枪！对我拉乌尔！”

“对你亚森·罗平开枪。”戈热莱得意地说。

“哟，你知道我的名字了？”

“这么说你承认了？”

“贵族头衔，人们总是承认的。”

戈热莱又喝一声：

“举起手！快，不然我开枪了。”

“也朝克拉拉开枪？”

“她要在这儿，也朝她开。”

拉乌尔立即闪开。

“她在这儿，傻瓜。”

戈热莱的眼睛睁得溜圆，举枪的手臂落了下来。克拉拉！他刚还给德·埃勒蒙侯爵的金发小女子！这是可能的吗？……不，他立即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假如这真是克拉拉——这无疑就是克拉拉——那就应该得出结论，另一个女人……

“算了吧！”拉乌尔打趣道，“你着急了……再耐心等待一下……啊唷！行了！……是啊，笨蛋，有两个……一个从她的村庄里来巴黎，你把她当作克拉拉，另一个……”

“是大个子保尔的情妇。”

“你怎么这样粗鲁！”拉乌尔回击道，“像可爱的佐佐特的丈夫吗？”

戈热莱恼羞成怒，命令手下说：

“把这家伙抓起来。你若动一下，我就打死你，混蛋！”两个手下冲上来。拉乌尔一下蹦开，朝两人肚子上各踢了一脚，踢得他们连连后退。

“这就是我的手段！”拉乌尔叫道，“这叫铁腿双飞。”这时响了一枪，不过戈热莱是朝空中打的，没有伤人。拉乌尔哈哈大笑。

“你这一枪把我墙上的突饰打坏了！多么笨呐！你也太蠢了，不采取一点措施，就一头扎进来。我猜出发生什么事了。有人告诉你我住在什么地方，你就像牛看见了红色一样冲了过来。可怜的老朋友，你本应该带上二十个小伙子。”

“我要一百有一百，要一千有一千。”戈热莱咆哮道。他听到林荫大道那边传来汽车停车的声音，便扭过头去张望。“太好了。”拉乌尔说，“我都开始厌烦了。”

“好吧，坏蛋，你彻底完了！”

戈热莱想走出餐厅，去迎接援军。可是怪了，那张门自他进来以后就关上了，他怎么扭也扭不开锁。

“别白费力气了。”拉乌尔劝他，“门自动锁上了。这是实心门，有棺材板那么厚哩。”

他悄声对克拉拉说：

“当心，亲爱的，你看我怎么动作。”

房间右边本有一堵隔墙，后来拆掉了，两间房并成了一间，现在还剩一段墙垛子。拉乌尔跑到那一边。

戈热莱明白他耽误了时间，打算不惜一切挽回，便大叫着，朝拉乌尔冲过来：

“杀死他！他想逃走！”

拉乌尔按了一只按钮。正当警察举枪瞄准之际，一道铁幕从天花板上齐刷刷地落下来，像一堵墙一样，把房间隔成两部分。与此同时，窗户的护窗板合上了。

“哎哟！”拉乌尔冷笑道，“断头台！戈热莱的脖子斩断了。再见吧，戈热莱。”

他从餐橱上拿起水瓶，倒了两杯水。

“喝吧，亲爱的。”

“我们走吧，逃吧。”克拉拉哀求道。

“你别走，克拉拉姑娘。”

他坚持让她把水喝下，自己也把杯中的水喝尽。他很平静，不慌不忙地说：

“那边，你听见了吗？他们像沙丁鱼一样，装在罐头盒子里。铁幕落下来后，所有的护窗板也关上了。电线也切断了。里面一团漆黑。外面的人攻不进去，里面的人却如坐监狱。哎！这机关巧不巧？”

她那模样儿根本提不起兴致。他吻她的嘴，又唤起了她的热情。“现在，”他说，“给我们的，是野外，是自由，休息。老实人勤勤恳恳地劳动之后，是应该得到这些的。”

他走进一个小房间。那是配膳室。在配膳室和厨房之间，有一个壁橱。

他打开橱门，里面有一道通往地下室的楼梯。他领克拉拉走下去。

“我得给你介绍一个办法，供你参考。”拉乌尔用交流学术观点的口气说，“一所设施齐全的房子应该有三个出口：一个正式出口，一个隐蔽的但还是可以看见的出口，这是应付警察的；第三个是隐蔽的看不见的出口，这是撤退时用的。这样，当戈热莱的手下监视车库的时候，我们就从地下钻出去。这事安排得妙不妙？这座小楼，是一个银行家卖给我的。”

他们在地下走了三分钟，又登上一座楼梯，来到一座门窗紧闭，没有家具的小房子。房子外面，是一条人来人往的街道。街边停着一辆大型轿车，由库维尔看着。箱子提包都装上车了。拉乌尔最后吩咐了库维尔一些事情。

汽车立即启动了。

一个钟头以后，戈热莱满脸愧色，向局长汇报了行动结果。他们商定，向报界发布的消息不提亚森·罗平，如果不慎走露消息，他们就予以辟谣。

次日，戈热莱又充满信心地回来，报告说那金发女郎——不是克拉拉，而是被抓进来又放出去的姑娘——在侯爵家住了一夜，刚才与侯爵一同乘汽车出门了。

次日，他获悉两个旅行者到了沃尔尼城堡。根据可靠情报，城堡十五年来主人让·德·埃勒蒙，通过一个外地人之手，在第二次拍卖中再度买下了城堡。根据人家描绘的身体特征，那外地人像是拉乌尔。

于是戈热莱和局长作出了安排。

二十一 拉乌尔行动并且说话

“奥迪加尊长，”昂托尼娜说，“您对我说的话太客气了，可是……”

“别叫我奥迪加尊长，小姐。”

“您总不是要我叫您的小名吧？”她笑着问。

“您如果叫我小名，我将十分高兴。”他甜甜地说，“这表明您满足了我的愿望。”

“亲爱的先生，您的愿望，我既不可能这么快地满足，也不可能拒绝。我来了才四天，我们也刚刚了解。”

“小姐，您认为到什么时候才算了解够了，可以给我答复了呢？”

“四年？三年？这不算多吧？”

他做了个气恼的动作。他明白，这个美丽的小姐永远也不会答应他。对他来说，如果有这位妙人儿相伴，沃尔尼枯燥的生活会变得多么有趣呵。

谈话结束了。奥迪加先生神态庄严，有些愠怒，向昂托尼娜告辞，走出城堡。

昂托尼娜独自一人，在废墟上走了一圈，又在花园和树林里散步。她轻快地走着，嘴角微微上翘，浮现出平时那种微笑。她穿着新连衣裙，戴着宽边大草帽，一路上唱个不停，采着野花，准备送给德·埃勒蒙侯爵。

侯爵在平台边那条石凳上等她。他们喜欢坐在上面。他对她说：“你真漂亮！看不到半点担惊受怕和憔悴的模样了。嗯！可是你什么苦头都吃过了。”

“教父，这些事别谈了。这都是陈谷子烂芝麻，我记不起来了。”“那么，你觉得十分幸福？”

“十分幸福，教父，既然和您在一起……而且是在我喜欢的这座城堡里。”

“可这座城堡不属于我们了。我们明天就离开。”“它属于您。我们不走。”

侯爵揶揄道：

“这么说，你仍然相信那个人？”

“比任何时候都相信。”

“可我不相信。”

“教父，您其实是相信的，不然您不会四次跟我说您不相信他。”

德·埃勒蒙交抱起双臂。

“一个月前随口订的约会，以后又发生了这么多事件，你以为他还会来吗？”

“今天是七月三日了。我在警察总署时，他让人传了个条子给我，确认了这次约会。”

“这只是个承诺而已。”

“可是他的承诺，他都遵守的。”

“那么，他四点钟会来？”

“四点钟会来。也就是说，再过二十分钟，他就会在这里。”德·埃勒蒙点点头，愉快地坦白说：

“其实，要不要告诉你呢？唉！我也抱有希望哩。信任真是个怪东西！信任谁呢？一个冒险家式的人物，不请自到，主动来管我的事儿，而且方式极不寻常，招惹得警察都去追捕他。总之，你读了近几天的报纸吧……报上

说了些什么？说我的房客拉乌尔先生，那与你相像的神秘的克拉拉的情人，似乎就是亚森·罗平。警方予以否认。不过警方过去长期把什么案子都看成是亚森·罗平作的，现在怕闹出笑话，又什么都不是他作的了。我们的合作者就是这样一个人。”

她想了想，更为严肃地说：

“教父，我们信任那个来过这儿的人。我们没法不信任他。”“显然是的……显然是的……我承认，那是个厉害角色……而且我也承认，他给我留下了那样的回忆，以致……”“……以致您希望再见到他，并通过他了解事情真相……至于他叫拉乌尔还是亚森·罗平，那有什么关系，只要他让我们如愿就行了。”

她变得兴奋起来。侯爵吃惊地望着她，发现她两颊现出红晕，两眼也变得晶亮晶亮。

“昂托尼娜，你不会生气吧？”

“不会，教父。”

“那好，我寻思如果拉乌尔先生因为形势严峻，不能前来，奥迪加先生是否可以受到更好的接待……”

他的话没有说完。昂托尼娜的脸涨得通红。两只眼睛不知朝哪儿望。

“啊！教父！”她尽力装出笑容，“您尽想些坏主意！”侯爵站起身。村里教堂的钟楼轻敲了一下钟，表示四点差五分。他沿着城堡正面，走到右边墙角站住。昂托尼娜跟在后面。从那里可以看见入口塔楼低矮的拱道当头那道用铁钉加固的实心大门。“他要在那儿摁门铃的。”

他又笑着补充一句：

“你读过《基督山伯爵》吗？记得书中是怎样介绍这位主人公出场的吗？他在世界各地结识的一些人等他吃午饭。早在几个月之前，他就答应这天中午来，并保证不管旅途有什么无法预料的事情，他都准时赶到。正午的钟声敲响了。最后一声未落，膳食总管就进来通报：‘基督山伯爵先生到。’此刻我们等他，也带着同样的信任，同样的焦急。”

拱道下的铃声响了。看门女人步下台阶去开门。

“这是不是基督山伯爵呢？”让·德·埃勒蒙说，“他提前到了。比起迟到来，这也不会更潇洒。”

门开了。

进来的不是他们预料中的人，而是另一个。他们见了大吃一惊。来的是戈热莱。

“啊！教父，”昂托尼娜两腿发软，嗫嚅道，“不管怎样，我怕这个人……他来这儿干什么？我怕。”

“他是为谁来的？”让·德·埃勒蒙说，他似乎也觉得意外，不舒服，“为你？为我？我们没犯什么事呀。”

昂托尼娜没有回答。戈热莱和看门女人说了几句话，看见了侯爵，便向他走来。

他手持一根粗木棍，当作手杖。手柄是铁的。他身躯胖大，样子粗俗，笨重，脖子粗壮。平时冷峻的面孔此时尽量显得和善亲切。教堂敲响了点四点钟。

“侯爵先生，我能与您谈一谈吗？”他说，声调中那种尊敬显得夸张。

“谈什么？”德·埃勒蒙冷冷地问。

“谈……我们的事儿。”

“什么事儿？我们之间的事早说过了。你们对我教女的行为那样恶劣，我根本不想与你们继续来往。”

“我们之间的事没有全部说出来。”戈热莱反驳道，样子严肃了点，“我们的来往也没有结束。这话，我当着司法警察局长的面跟您说过。我需要了解一些情况。”

德·埃勒蒙侯爵转过身，朝三十米外站在拱道里的看门女人喊道：

“您关上门。如果有人敲门，不要开……不管什么人都不要开，明白吗？另外，把钥匙给我。”

昂托尼娜握紧他的手，表示赞同。把门关闭，拉乌尔如果来了，也不可能与戈热莱发生冲突了。

看门女人上来把钥匙交给侯爵，又转身退了下去。侦探微微一笑，说：

“侯爵先生，我看出来了，您原来指望来的是另一个人，而不是我。现在您希望阻止他来。也许这样做太晚了。”先生，我现在心情不好，”让·德·埃勒蒙说，“任何人来我都不欢迎。”

“从我算起？”

“从您算起。因此我们快点结束。请随我到书房去。”他领着侦探和昂托尼娜穿过院子，走到城堡。

可是他们刚转过屋角，就发现有位先生坐在平台的长椅上，正在吸烟。

侯爵与昂托尼娜都大吃一惊，停住脚步。

戈热莱也像他们一样站住，但十分镇定。莫非他知道拉乌尔在这围墙里面。

拉乌尔看见他们，扔掉卷烟，站起身来，快活地对侯爵说：“先生，我要提醒您注意，约会地点是定在这凳子上的。刚才四点钟敲最后一响时，我已经坐在上面了。”

他穿着浅色的旅行套装，身材匀称，和颜悦色，风度翩翩，委实让人生出好感。他摘下帽子，朝昂托尼娜深深地鞠了一躬。“小姐，我还要向您致歉，由于几个粗夫莽汉办案草率，让您受惊吃苦了。我希望您不会恨我，因为我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侯爵的利益。”

至于戈热莱，拉乌尔一个字也没提，仿佛他没看见侦探，仿佛侦探那粗大的身躯是隐而不显的。

戈热莱没有说话。他也十分镇静，保持一副不惊不怪的神态，仿佛这种情况完全是正常的，他在等着事态发展。德·埃勒蒙侯爵和昂托尼娜也在等着。

其实，这出戏的演员只有一个，就是拉乌尔。其余的人只须听，只须看，只须耐心地等待他请他们上场的时机。这一切并不让他不快。他喜欢出风头，喜欢发表演说，尤其在危险时刻，在他排练的戏到了最后一幕，按照规矩，要求他动作简洁质朴的时候更要如此露一手。他两手背在后面，踱来踱去，忽儿显得自命不凡，忽儿显得若有所思，忽儿轻松，忽儿阴沉，忽儿满面春风。到后来，他停住脚步，对侯爵说：

“先生，我有些犹豫，不知该不该说。确实，我觉得我们的约会是私下的，有外人在场，我们就不能自由商讨要议的问题。不过，细细一想，又不是这回事。我们要说的话，可以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哪怕是当着怀疑您，竟冒昧地问您情况的低级警方人员的面说也行。因此，我准备如实地说明情况，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说明真相，维护正义。诚实的人是**有权昂首挺胸的。**”他停住话头。尽管这是个紧要关头，尽管昂托尼娜觉得是那样不安，那样慌乱，但她还是不得不抿紧嘴巴，免得显出笑容来。拉乌尔夸张的语气，眼睛难以觉察的眨动，嘴唇的上翘，上身的摇晃，无不含有一种可笑的意味，驱走了不利情况带来的不快。面对危险，他显得多么沉着，多么潇洒！她感觉到，他说的话句句有用，都是针对对手而发的，目的在于扰乱对手的神智。

“新近发生的事，我们就不要管了。”他继续说道，“金发克拉拉和昂托尼娜·戈蒂那这两个人，她们的相似，她们和大个子保尔，以及拉乌尔的所作所为，拉乌尔这个十全十美的绅士和戈热莱侦探的一时冲突，前者对后者具有的压倒性优势，这些问题已经彻底了结。世上任何强权都别想再提它。今天我们感兴趣的，是沃尔尼惨案，是伊丽莎白·奥尔南的死，是收回您的财产。先生，前面稍微啰嗦了一点，您不会有意见吧。现在，我们可以用几句短话来解决这几个问题了。这样，您就免得遭受什么人侮辱性的盘问了。”

侯爵趁他停顿的功夫，反驳道：

“我没有什么事要遭受盘问的。”

“先生，沃尔尼城堡的惨案，司法当局一点也不清楚。但我确信，他们试图在您身上做文章。他们不知该朝哪儿走，就希望弄清您在惨案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可我根本没扮演什么角色。”

“这我相信。可是司法当局寻思，您和伊丽莎白·奥尔南有私情，为什么不说不出来呢？这沃尔尼城堡，您为什么要秘密地买下来呢？即使有时来这里也是在夜里，这是为什么呢？尤其是，根据一些给人印象很深的证据，人家指控您……”

侯爵吓了一跳：

“人家指控我！这是怎么回事？是谁指控我？指控我什么？”他愤怒地责问拉乌尔，好像忽然发现拉乌尔是冤家对头，正准备攻击自己似的。他厉声重复一句：

“我再问一遍，是谁指控我？”

“瓦尔泰克斯。”

“那强盗？”

“那强盗搜集了一批可怕的材料，准备指控您。他伤一好，就会报告司法当局的。”

昂托尼娜一脸苍白，惶惶不安。戈热莱也撕下了无动于衷的假面，贪婪地听着。

德·埃勒蒙侯爵走近拉乌尔，专横地命令道：

“说……我命令您快说……那混蛋指控我什么？”“杀了伊丽莎白·奥尔南。”

这可怕的话一说出来，顿时一片沉默。不过侯爵的表情反倒轻松了，露出自然的笑容。

“您说说明白。”他说。

拉乌尔解释道：

“先生，您当年认识本地的一个牧羊人，加西尤老爹。那是个头脑简单的人，有点疯。您在德·儒韦尔夫妇家作客期间，经常去和他聊天。加西尤老爹有一点过人之处，就是身手非常敏捷。他用投石器套上石头一掷，就能

击毙猎物。您收买了那个半疯子，就请求伊丽莎白·奥尔南去废墟土台上唱歌，让那羊倌趁机用石头击杀了她。”

“这真是荒谬！”侯爵叫起来，“妈的，我总得有个动机呀！我爱那个女人，为什么要让人杀她？”

“为了占有那几串项链。她上台唱歌时交给您保管。”“那几串项链是假的。”

“是真的。先生，这就是您的行为中最叫人弄不明白的地方。那几串项链，是阿根廷一位亿万富翁送给伊丽莎白·奥尔南的。”这一次，侯爵忍不住了，身子一挺，勃然大怒地说：“谎话！在我之前，伊丽莎白没爱过任何人！这样一个女人，我会让人把她杀死？我爱这个女人，从未忘记她！什么！我买下这座城堡，难道不是为了她，为了纪念她，为了让她死难的地方不落到别人手里？我不时来这里，难道不是在废墟上为她祈祷？假如是我让人杀了她，难道会在心中保留这种可怕的回忆么？瞧，这样的指控是多么荒谬！”

“答得好，先生！”拉乌尔搓着两手赞道，“唉！要是二十五天以前，您也是这样冲动地回答我，那我们可以避免多少不幸的事件呵！我再说一遍，答得好，先生！请您相信，瓦尔泰克斯那可恶家伙的指控，他搜集的假材料，我个人是一刻也没当过真。至于加西尤，还有那投石器，统统是笑话！这一切都是敲诈，不过这敲诈做得很巧妙，会给您造成很大压力，我们得小心提防才是。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拿出事实真相，百分之百的事实真相，无法改变的事实真相。我们今天就把它交给司法当局，来反击那个指控。”

“事实真相，可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不过，走到这一步，您只需明确地回答我的问题，我可以查明真相了。失去的那几串项链是真的还是假的？”侯爵不再犹豫，明确回答：

“真的。”

“它们是属于您的，对吗？您让一家私人侦探社去秘密调查过一笔失落的遗产。我记得德·埃勒蒙家的财产来自一位在印度作过大富豪的先人，便推测这位先人把巨额财产换成了珍贵的宝石，对吗？”

“对。”

“我还推测埃勒蒙大富豪的继承人从不提到用这些宝石做成的项链，是为了免付继承遗产税，对吧？”

“我想是这样。”侯爵说。

“大概，您把它们借给伊丽莎白·奥尔南佩戴？”“对。她只要一离婚，就会嫁给我。我出于爱情，出于自豪，乐于看到她戴着那几串项链。”

“她知道它们是真的？她那天戴的珠宝都是您的，无一例外？”“不，有一串珍珠项链，是我送给她的。那串珍珠价值连城，完全归她所有了。”

“您是亲手交给她的吗？”

“我是让一个珠宝商送去的。”

拉乌尔点点头。

“您瞧，先生，瓦尔泰克斯对您构成了多大的威胁呀。只要他搜集一份文件，证明那串珍珠是他姑妈的，那您就吃不消了。那样一份文件该有多大的分量啊！”

拉乌尔又补充道：

“现在要干的事，就是发现那串珍珠项链和其他项链的下落了。我再问几句，发生惨案那天，您把伊丽莎白·奥尔南领到通往废墟的坡道下边，对吗？”

“甚至领到稍上边一点。”

“对。领到桃叶珊瑚中间的那条横路上，这里见得到的那条对吧？”

“不错。”

“有一段时间，大家都没看见你们。走那么一截路，是用不了那么多时间的。”

“不错。有两星期我没有机会与伊丽莎白单独见面。我们吻了很久。”

“后来呢？”

“后来，由于她想唱的几支歌都很凄伤，她觉得衣着打扮应该朴素，就要把项链交给我。我没有同意。伊丽莎白没有坚持。她目送我离开。我走到桃叶珊瑚中的小路尽头时，她还站在那儿没动。”

“她来到废墟顶部的土台上时，还戴着项链吗？”“作为我个人来说，我不知道。这一点所有宾客都没有明确地指出来。只是在惨案发生后大家才注意到项链不见了。”“好吧。可是瓦尔泰克斯的材料里有相反的证词。在惨案发生当时，伊丽莎白·奥尔南的项链已经不见了。”

侯爵便问：

“这就是说，它们是在桃叶珊瑚中的小路和废墟顶部的土台之间被抢走的，对吗？”

大家都没作声。过了一会，拉乌尔一字一顿缓缓地说：“项链没被抢走。”

“怎么，它们没被抢走！可伊丽莎白·奥尔南为什么又遭了暗杀呢？”

“伊丽莎白·奥尔南不是遭的暗杀。”

作出这样惊人的肯定，拉乌尔得意极了。他的快乐从他炯炯有神的眼光里看得出来。

侯爵惊叫起来：

“什么？我可是亲眼见了伤口……那是一桩凶杀案，从来没人怀疑过。那案子是谁干的呢？”

拉乌尔举起手，伸出食指，说：

“英仙座。”

“什么意思？”

“您问是谁犯下的案子，我就十分郑重地回答，是英仙座！”他把话说完：

“现在，请陪我去废墟上看看吧。”

二十二 英仙座凶杀案

让·德·埃勒蒙并没有立即答应拉乌尔的要求。他仍有些犹豫，看得出内心十分激动。

“这么说，”他说，“我们就要达到目的了？……我作了那么多的调查，为不能替伊丽莎白报仇而那么痛苦！……是真的吗，我们就要知道她的死的真相了？”

“这个真相，我已经知道了。”拉乌尔肯定道，“其余的事，比如丢失的项链，我相信可以证实……”

昂托尼娜深信不疑，她明朗的面容表明她对拉乌尔毫无保留地信任。她抓起让·德·埃勒蒙的手，把自己的愉悦和信任传达给他。

至于戈热莱，他脸上每一股肌肉都绷得紧紧的，牙巴骨咬得铁紧。他也不能不承认，他费了那么多功夫调查的问题，现在被这可恶的对手解决了。他既希望又害怕对手成功，因为这成功毕竟让他脸上无光。

让·德·埃勒蒙又走上了十五年前那位女歌唱家走过的路。昂托尼娜紧跟着他。后面是拉乌尔和戈热莱。四个人当中，最从容的当然是拉乌尔。他欣喜地看着昂托尼娜在自己前面行走，并注意到她与克拉拉的不同的几个细微之处：腰肢没有那样柔软，步态没有那样起伏，但更有节奏，更见纯朴，那里面少了几分得意，多了一些自豪；少了几分养成的妩媚，多了一些天然的风韵。他明白，他从昂托尼娜步态上发现的这些特点，在她的神态甚至面盘上也能见到。小路上杂草丛生。有两次她不得不放慢脚步，与他并肩行走。他发现姑娘的脸红了。他们一句话也没说。

从凹处的花园里，有一道石梯往上延伸。侯爵步上石阶，来到第二层平台。平台左右两侧都栽着一行行桃叶珊瑚。在开裂的长满苔藓的基座上，摆着一只只古老的花盆。他往左走，来到通往废墟的坡道台阶上。拉乌尔拉他停下。

“你们就是在这儿亲吻的吧。”

“对。”

“在哪个确切地点？”

“就在我站的地方。”

“从城堡见得到吗？”

“见不到。这些小灌木未经剪枝和照料，叶子都落了。可从前不是这样。它们从上到下构成一道厚厚的屏障。”“那么，您走到树篱尽头回头的时候，伊丽莎白·奥尔南是站在这儿喽？”

“对。我还清楚地记得她那模样儿。她向我送来飞吻。我好像又看到了她充满激情的动作、她的神态，这古老的基座在这儿，周围一片绿色。我什么也没忘记。”

“您下到花园以后，又再次回头望了吗？”

“望了，想看到她走出小路。”

“看到了吗？”

“没有马上看到。但只等了一会儿。”

“按正常情况，您应该马上见到她？她应该走出了小道？”“对。”

拉乌尔微微笑起来。

“您为什么笑？”德·埃勒蒙问。

昂托尼娜也朝他倾过身子，用她的身体向他发问。“我所以笑，是因为案子越显得复杂，人们就希望情节也同样复杂。人们从不寻求简单的想法，总是追求荒诞的拐弯抹角的情节。您后来作了搜查，您来找什么呢？项链？”

“不是，既然它们已经被抢走了。我来找的是可以使我们追查出凶手的痕迹。”

“您就没有一次问过自己，项链是否没被抢走呢？”“没有。”

“戈热莱和他手下也没有这样问过。人们总不向自己提出真正的问题，而是热衷于把同一个问题提了又提。”

“什么是真正的问题呢？”

“您迫使我回答的问题真是幼稚极了：伊丽莎白·奥尔南既然不愿意戴着项链唱歌，就不会把它们放在什么地方吗？”“不可能！人家不会把如此贵重的财物放在什么地方，让路过的人去打主意的。”

“有谁路过？您很清楚，她也很清楚，大家都聚在城堡周围。”“那么，照您的意思，她把项链放在什么地方了？”“对，准备十分钟后下来时再戴上。”

“可是惨案发生后，我们跑来时应该看到。”

“为什么……如果放在看不到的地方呢？”

“哪儿？”

“比如说在这个花盆里。它就在她手边。当时这花盆和别的花盆一样，种了一些肉质植物，或者一些喜阴植物。她只要踮起脚，伸出手，把项链放在花盆的泥土里即可。这动作很自然，而且只是暂时存放。只是后来由于偶然，也由于人们的愚蠢，这种存放才变成永久性的了。”

“怎么……永久性的？”

“对呀！植物枯萎了，叶子掉落，也同样腐烂了，形成了一层腐殖土，盖住了存放的项链，就像是一个最安全的藏物处。”德·埃勒蒙和昂托尼娜都不作声。拉乌尔从容不迫的自信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您说得多么肯定！”德·埃勒蒙说。

“我这么肯定，是因为这是事实。您很容易弄清是否如此。”侯爵有些迟疑。他脸色极为苍白。过了一会儿，他才做出伊丽莎白·奥尔南当年做过的动作，踮起脚尖，伸长手臂，在花盆里多年堆积成的湿润腐殖土里摸索，不一会儿，便战抖着低声说：“对……它们在这儿……摸到了项链……宝石的表面……宝石的托座……上帝啊！我一想起她当年戴着这些东西的样子，就难受得很！”

他十分激动，简直支持不住，几乎不敢再摸下去。他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气把项链一条一条抽出来。一共五条。尽管上面沾满了泥垢，可是鲜红的红宝石，碧绿的祖母绿，深蓝的蓝宝石依然晶莹夺目，那小块小块的黄金依然闪烁生辉。他嗫嚅道：“少了一条……本来有六条……”

他想了想，又说：

“不错……是少了一条……少了我给她的那条珍珠项链……这很奇怪，对不对？难道在这些项链放在这儿之前它就被盗走了？”他只是随意提出这个问题，并没有太看重，因为在他看来，这最后一个谜是无法解开的了。可是这时拉乌尔的目光碰上了戈热莱的目光。侦探心想：

“是他窃走了珍珠……他给我们表演了巫师的戏法，其实在今早，或在昨日，他就把一切都翻过了，预先就把他那份战利品提走了……”

拉乌尔点点头，微微笑着，似乎在说：

“是这样，老伙计……你发现了秘密……可有什么办法呢？总得过日子呀！”

天真的昂托尼娜没有作任何猜测。她帮侯爵把宝石项链理清，包好。完事之后，侯爵拖着拉乌尔朝废墟走去。

“往下说吧。”他说，“跟我说说她，说说发生了什么事。她是怎么死的？是谁杀了她？她死得那么惨，我永远也忘不掉……我的痛苦一直未消……我多想弄清这些谜呀！”

他连声问着拉乌尔，就好像拉乌尔掌握了所有事实真相，就好像真相是一块布蒙着的东西，人们可以随意把布揭开。大概，拉乌尔只要愿意，就可以使黑暗充满光明，就可揭示出最为隐秘的真相。

他们来到废墟顶上的平台，在伊丽莎白·奥尔南殒命的土丘旁站住。在那儿看得见整个城堡、花园和入口的塔楼。昂托尼娜离拉乌尔很近，小声对他说：

“我为教父感到欣慰，谢谢您……可是我怕……”“您怕……？”

“是啊……怕戈热莱……您应该走！”

他温和地回答：

“您让我多么快乐啊！可是，只要我没把所知道的情况都说出来，就不会有任何危险。因为戈热莱很想知道那些情况。您说，我应该在这之前走吗？”

拉乌尔感觉到她放了心。这时候爵又连连向他发问，于是他说：“惨案是怎么发生的？先生，您看，为了达到目的，我走的路与我让您走的路截然相反。是啊，我的思考出自于一个相反的出发点。我所以说也许没有抢劫项链的强盗，是因为我一开始就推测也许没有杀人凶手。而我所以作这种假设，是因为如果有杀人凶手，大家不可能看不到。光天化日之下，当着四十个人的面杀人，不可能逃过众人的眼睛。若是开枪杀的，应该听到枪响；若是棒子打的，应该看到棒子；若是石头击的，应该看到投石的动作。然而，什么也没见到，什么也没听到。这一来，就应该考虑，那次死亡，也许不是人为的，也就是说，不是由某人的意志造成的。”侯爵问道：

“难道那次死亡是一次事故吗？”

“那次死亡是一次事故，因而是偶然造成的。偶然的出现是不受限制的，可能具有最异常最特别的形式。我从前卷入过一个冒险事件，那里面一个男人的名誉和财产取决于一份文件。那文件藏在一个高高的没有楼梯可上的塔顶上。有一天早上，有人看见塔楼每面墙上，都有一条极长的绳子，它中间揽在塔尖上，两头垂下来。我发现那绳子是从一个热气球上扔下来的。原来夜里有一只热气球从那里飘过。球上的乘客为了减轻重量，就把球上带的器材扔下来，正好落在塔上，这样就给某些人提供了一个十分方便的攀登办法。当然这是奇迹。但世界是由无数事物组合而成的，这就使得大自然每时每刻都产生出成千上万个奇迹。”“因此……？”

“因此，伊丽莎白·奥尔南的死是由一个物理现象引起的。这个物理现象十分常见，但是置人于死地的后果却是极为少有。我作出这种假设是在听到瓦尔泰克斯指控羊倌加西尤之后。他说伊丽莎白·奥尔南是被加西尤用投石器掷石子击死的。我却认为加西尤可能不在现场，而伊丽莎白·奥尔南却是被石子击死的。而且我认为这是唯一说得通的解释。”

“是从天上扔下来的石子吧？”侯爵不无讽刺意味地说。“为什么不是呢？”

“算了吧！是谁扔的呢，那块石子？”

“亲爱的先生，我刚才告诉您了，是英仙座！”

侯爵好话央求道：

“我求求您，说正经的吧。”

“可我正经得很。”拉乌尔肯定道，“而且我说话极有分寸，并不是以假设，而是以无可争辩的事实为依据。每天，有成百万上千万这样的石头，如火流星、陨石、陨星、解体的行星碎片等等，以极高的速度穿过太空，进入大气层时发热燃烧，落到地球上。每天，这样的石子有好多吨。这样的石子人们拾到几百万块，大大小小各种形状都有。只要其中一枚，出于可怕但可能的，而且已被证实的偶然，击中一个人，就会引起死亡，无缘无故，有时不可思议的死亡。这种……”

拉乌尔停顿一下，又说：

“这种陨石雨虽然一年到头都有，但在一些固定的时期尤为经常、密集。最著名的就是八月份，确切地说八月九日至十四日这段时间的陨石雨。它似乎来自英仙座。英仙座流星群就是得名于此。它指的就是八月这段时间的流星群。我戏称英仙座是杀人凶手，原因也在这里。”

拉乌尔不给侯爵质疑和提出异议的时间，马上接着说：“我手下一个忠诚能干的人，四天前的夜里翻过围墙缺口，来到废墟，一早就在这土丘周围寻找。我本人昨天和今天早上也来这里寻找。”

“找着了。”

“对。”

拉乌尔拿出一颗核桃大小的圆石子，上面凹凸不平，坑坑洼洼，不过棱角都被高温烧平了，在表面留下一层黑亮的釉质。拉乌尔刚刚停住话，又说开了：

“这颗陨石，我相信最初调查的警察也看见了，只是他们没有留心。因为他们找的是枪弹或者某种人造的投掷物。在我看来，这颗陨石在这儿无可争议地证明了事实。我还有别的证据。首先，是惨案发生的日子。八月十三日，正处在地球从英仙座流星群下经过的时期。而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个日子是我首先想到的一点理由。“其次，我有无可否认的证据。它不但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是合乎科学原理的证据。昨天，我把这块石头带到维希，送到一家化学与生物学实验室。科学家在表层发现了碳化的人体组织碎片……是的，人体皮肉的碎片，一个活人身上的细胞。它们一接触燃烧的陨石就碳化了，紧紧地附着在石头表面，岁月的流逝也未能将它们消蚀。这些提取物保存在化学家那儿。他将写成一份正式报告，交给您，德·埃勒蒙先生，也交给戈热莱先生，如果他感兴趣的话。”

拉乌尔朝戈热莱先生转过身：

“再说，这个案子，司法当局已经搁置十五年了，也不会再捡起来，戈热莱先生可能注意到有些巧合，并发现您在其中也起过一些作用。他没有别的证据，只有瓦尔泰克斯交给他的假证据。在这样一个案件里，他表现得那样可怜，他也不敢坚持办下去。对吗，戈热莱先生？”

拉乌尔完全转过身，面对着侦探，似乎突然一下看见了他，对他说：

“老伙计，你说怎么样？我的解释，你觉得站得住脚吗？是否符合事实？”

没有抢劫，没有谋杀。这么一来，什么，你起不了任何作用了？司法当局……警察……都成了摆设了？你们陷在这个案子里，摸呀滚呀，理头绪，找弹头没找到，把那些珍贵的项链扔在那儿不管，就当它们是一些石头串起来的似的……然后你们昂首挺胸，面含微笑，完成了差使，心安理得地走了。而我这样一个小人物，头脑虽简单，人却很热心，居然把这个案子拿下来了。再见吧，胖伙计。请向戈热莱夫人问好。把这件事说给她听。她听了会开心的，也会更加敬佩我。你应该帮我做这事。”戈热莱缓缓地举起手，重重地拍在拉乌尔的肩膀上。拉乌尔似乎大吃一惊，叫道：

“哎？你要干什么？你就这样把我逮住了。好家伙，你真有胆子！怎么，我帮你解决了难题，你却要拿手铐来感谢我？……如果你面前的不是一位绅士，而是一个大盗，你又会干出什么事儿来呢？”

戈热莱一直咬紧牙关，越来越装出控制全局的大人物派头，对旁的事不闻不问，不屑一顾，对于别人会怎么想怎么说，也一概不管。拉乌尔爱饶舌就让他饶舌好了……再说这是多便宜的事！拉乌尔的话，戈热莱大可利用，可以记下他透露的情况，对他的论据作出判断取舍，只用在脑子里来一番加工，就成了自己的东西。最后，他捏住一只金属大口哨，不慌不忙地送到嘴边，吹出一声尖厉的的啸叫。哨音碰到周围的山岩，纷纷发出回音，在山谷间久久地回荡。

拉乌尔面露惊愕之色。

“这么说是来真的？”

戈热莱傲慢地冷笑道：

“你想来真的？”

“又来规规矩矩地打一场？”

“对。不过这一次我时间充裕，作了准备。伙计，从昨天起，我就开始监视庄园。今天一早，我就知道你潜藏在里面。城堡的所有入口，左右两边通往废墟，连接陡峭岬角的围墙，我都派人把守。乡警队，巴黎来的侦探，本地警察局的人马，都守在这里。”入口塔楼的铃声响了。

戈热莱宣布：

“第一次冲击开始了。等这队人马一进城堡，我就吹响第二声哨子，发动进攻。你要企图逃跑，警察就会把你像狗一样乱枪打死。命令是毫不含糊的。”

侯爵插话道：

“侦探先生，没有我的准许，那些人不能进我的城堡。这位先生与我有约。他是我的客人。他帮了我的忙。门是不会开的。再说，钥匙在我这里。”

“侯爵先生，他们会破门而入的！”

“用什么破？羊角撞锤吗？斧头吗？”拉乌尔冷笑道，“天黑之前你完不了事。等他们进来，还到哪儿去找我？”“用炸药！”戈热莱吼道。

“莫非你口袋里就装了？”

拉乌尔把他拉到一边。

“戈热莱，听我说两句。根据我这一个钟头来的表现，我本指望我们可以像两个好伙伴，手挽手从这里走出去。既然你不肯，那我就求你放弃进攻方案，不要毁坏这些有历史价值的大门，也不要当着一位女士的面侮辱我。我是极希望得到她的尊重的。”戈热莱拿眼角瞟着他。

“你在嘲弄我？”

拉乌尔大惑不解。

“戈热莱，我没有嘲弄你。只不过，我希望你考虑一下战斗的后果。”

“我全考虑过了。”

“但漏了一条！”

“哪一条？”

“你若执迷不悟，那好，过两个月……”

“过两个月？”

“我将带佐佐特出门游玩半个月。”

戈热莱身子一震，一脸气得通红，低声朝他叫道：“那我首先宰了你！”

“那就来吧。”拉乌尔快活地叫道。

他又对让·德·埃勒蒙说：

“先生，我求求您，陪戈热莱先生走一趟，叫人把城堡的大门全部打开。我向您保证，一滴血也不会流，一切都会和和平平，体体面面地解决——是绅士之间打交道。”

拉乌尔对让·德·埃勒蒙很有影响。于是他就接受了这样一个解决办法。其实，这个办法也使他摆脱了困境。“你来吗，昂托尼娜？”他边走边问。

戈热莱要求道：

“你也来，拉乌尔。”

“不，我留在这儿。”

“你也许指望趁我去那边时开溜吧？”

“戈热莱，你得碰一碰这个运气。”

“那么，我也留下……我紧盯着你。”

“那好，我就像上次那样，把你捆起来，堵住嘴巴。由你选吧。”“你到底想干什么？”

“在被捕之前，吸最后一支烟。”

戈热莱有点犹豫。不过他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一切都预见到了。对手决不可能逃走。于是他追上了德·埃勒蒙侯爵。昂托尼娜想跟他们走，可是没有力气。她一脸苍白，表明她内心极为不安。甚至她嘴唇上那微笑的形状也不见了。“小姐，您怎么啦？”拉乌尔温和地问道。

她绝望地恳求他：

“您到什么地方躲一躲吧……这里应该有一些安全可靠的隐蔽所。”

“为什么要躲？”

“怎么？他们要抓您！”

“别想。我就要离开。”

“可是没有出口。”

“这理由不能阻止我离开。”

“他们会杀了您。”

“您为这事担心，是吗？假如从前有一天在这城堡里对您非礼过的人遭遇不幸，您会觉得遗憾，是吧？不……您别回答……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只有几分钟……可我有许多话要跟您说！……”

拉乌尔没有碰她，她下意识地让他领着稍稍走远了一点，走到花园里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位置。在从前的主塔残留的一大面墙和一大堆残砖碎石之间，有一块空地，大约有十米宽，当头用石头垒着一道矮墙。下面便是悬崖绝壁。那形状就像一间单独的房子。宽大的窗子朝向一片神奇的起伏不平的

原野，窗子下边是万丈深渊，奔腾着湍急的江流……

这时昂托尼娜开口说话，声音平静了一点儿：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可我没那么害怕了……我希望替德·埃勒蒙先生感谢您……正如您上次提出的，他把城堡保住了，对不对？”

“对。”

“另外有一件事……我想弄清楚。……只有您一个人可以告诉我……德·埃勒蒙先生是我父亲吗？”

“是的。您母亲写给他的信，就是您带交的那一封，我看到了。那封信说得很明白。”

“我其实已经知道了真相，只是我没有证据。这就使我们的关系受了些束缚。我很高兴，因为我可以尽我的儿女之情去爱他了。他也是克拉拉的父亲。对吗？”

“对。克拉拉是你同父异母的姐妹……”

“我去告诉他。”

“我想他已经猜出来了。”

“我认为没有。不管怎样，他怎样对待我，我希望他也怎样对待她。有一天，我会见到克拉拉的，对吗？如果她愿意给我写信……”

她说得很实在，既不夸张，也不过于严肃。嘴角又翘了起来，再次流露出那迷人的笑意。拉乌尔浑身一颤，两眼死死地盯着那两片漂亮的嘴唇。她嗫嚅道：

“您很爱她，对吗？”

他深情地望着她，轻轻地吐出这番话：

“我是怀着对您的回忆爱上她的。而且我为这种回忆没有延续下去而懊恼。我在她身上爱上的，是那个初来乍到巴黎、误进我家的小姑娘的最初形象。那姑娘有一种微笑，叫我一辈子忘不了，还有一种特殊的品质，一开始就让我怦然心动。从那以后我就一直追求这一点。我原来以为你们是一个人，叫昂托尼娜或者克拉拉，现在我才知道你们是两个人，我怀着这美丽的形象……它就是我爱情的形象……就是我的爱本身……您是不可能从我心目中收回这个形象的。”

“上帝啊！”她红着脸叫起来，“您有权跟我这样说话吗？”“有权，既然我们不该再见面了。相貌上相似的偶然性，以实在的连系把我们绑在一起。自从我爱上克拉拉，也就爱上了您，我对她的爱慕中，一丝一毫都糅合着对您的好感……对您的喜爱……”

她一下变得慌乱起来。她并不试图掩饰，只是喃喃道：“您走吧，我求求您。”

他朝护墙走了一步。她一见大惊失色。

“不！不！不要走这边！”

“没有别的出口。”

“可这边太危险了！怎么！我不愿意您走这边！……不！不！……我求求您。”

想到这可怕的危险，她模样大变，转眼之间，与刚才判若二人，满脸惊恐惶乱之色，并充满一个女人不知不觉中芳心大乱的恳求之意。

这时从城堡，也许还从凹形花园传来一声声呼喊。难道戈热莱和他的手下没有朝废墟走过来？

“留下吧……留下吧……”她说，“我会救您的……啊！多可怕啊！”
拉乌尔已经将一条腿跨过了矮墙。

“昂托尼娜，别怕……我察看过峭壁。我也许不是第一个冒险从这里上下的。我向您保证，这对我来说只是游戏。”她再次受到他的影响，控制了自己的情绪。

“朝我笑笑吧，昂托尼娜。”

她勉强笑了一下。

“啊！”拉乌尔说，“您的眼里有这股笑意，我还怎么会出事呢？昂托尼娜，您放心。把您的手伸给我，来保护我。”她站在他面前，向他伸过手去。可是不等他在上面印上一吻，她又把手缩了回来，而把身子倾过去，不过有几秒钟犹豫不决，垂着眼帘不知如何是好。到最后，她下了决心，把身子更靠过去。把嘴唇伸给他。

这个动作是如此纯洁，充满可爱的稚气，以致拉乌尔发现了她只把这看作兄妹之情的表现；这里面有一股冲动，但她并不明白其深层的原因。他轻轻碰了碰那两片温软含笑的嘴唇，那里透出姑娘纯洁的气息。

她觉察到自己的激动，有些吃惊，就直起身子，摇晃了两下，嘟哝着说：

“走吧……我不再怕了……走吧……我不会忘记的……”她朝废墟转过身去。她没有勇气朝深渊望，更不敢看着拉乌尔抠着绝壁凹凸不平的表面往下爬。她一边听着那些越来越近的粗鲁人声；一边等着拉乌尔发来安全抵达的信号。她并不过于担心，因为她坚信拉乌尔会成功。

平台下面，走过一些人影。他们弯着腰，砍倒小灌木。侯爵唤道：

“昂托尼娜！……昂托尼娜！……”

几分钟过去了。昂托尼娜的心揪得紧紧的。接着，从下面山谷里传来汽车的轰鸣，还有一声欢快的汽车喇叭，激起一声声回音。

她那甜美的微笑消失了，换上了一脸忧伤，两眼噙满泪水，喃喃地念道：

“永别了！……永别了！……”

二十公里以外，克拉拉在旅店房间里苦苦等待，一见到拉乌尔，就激动地朝他扑过来：

“你见到她了？”

“你先得问我是不是见到戈热莱了，”拉乌尔笑道，“问我怎样逃脱他那可怕的包围的。真险呐。可我也干得漂亮。”“她呢？……跟我说一说她……”

“我找回了项链……找到了石头……”

“可她呢？……见到她了吗？老实说吧？”

“谁？……哦！昂托尼娜·戈蒂耶？……是啊，她在那儿……偶然。”

“你跟她说话了吗？”

“没有……没有……是她跟我说话。”

“说什么？”

“唔！说你，单单说你。她猜出你是她姊妹，希望哪天见到你……”

“她像我吗？”

“像……不像……无论如何，只是泛泛地像。亲爱的，这些事，我来跟你细细说。”

这天她什么也没让他说。在开往西班牙的汽车上，她不时地向他提问：

“她漂亮吗？比我强，或者，比我差？有些土气的美，对吗？”拉乌尔

尽力回答，不过有时还是有些心不在焉。他在回想逃脱戈热莱的围捕的方式，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确实，命运格外偏爱他。这次传奇般的逃跑，从千仞绝壁爬下来，他确实未作准备，因为他并不知道戈热莱会来那一手，这也就更具有惊人的色彩！而那带有清纯微笑的童贞女给予的一吻，又是多么甜蜜的奖赏！……

“昂托尼娜！昂托尼娜！……”他在心底连声呼唤。瓦尔泰克斯本来已宣布要揭露耸人听闻的罪行。可是到头来又改变了主意，不揭露了。再说，戈热莱发现了一些非常确凿的罪证。事关两起杀人案。瓦尔泰克斯，又名大个子保尔在其中的罪行得到证实，于是这强盗发疯了。一天早晨，有人发现他吊死了。

至于阿拉伯人，他也没有领到告密的赏金。作为两起杀人罪的同谋，他被判服苦役。有一次他试图逃跑，被当场击毙。也许不必记这一笔，三个月以后，佐佐特离家出走半个月，然后回到家里，未向戈热莱作半句解释。

“扔给你一句话。”她对戈热莱说，“你要我吗？”这次从外边回来后，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迷人。两只眼睛亮亮的，浑身上下充满喜气。戈热莱欢喜得不得了，张开双臂迎接她，连声请她原谅。

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应该提一提。几个月以后，正好是在奥尔加王后陪同国王离开巴黎回国半年之际，多河畔博罗斯蒂里亚王国的大钟一齐敲响，宣告一个重大喜事降临。在等待十年之后，眼看生子无望了，奥尔加王后却生出了一个继承人。国王出现在阳台上，怀抱婴儿，让狂欢的臣民瞻仰这位王子。陛下兴高采烈。那份自豪既合法，又合情合理。家族的前途从此可保无虞……

